民國叢書

第四編

·81·

歷史·地理類

上海研究資料續集

上海通社編輯

上海書店

邵序

史地研究，首貴詳實，是故材料蒐集之豐富與其來源之眞確，乃爲必要之圖。然縱有豐富眞確之材料，而未能作系統之整理者則仍僅爲材料之匯聚，未足以言研究也。蓋研究工作，第一須能駕御龐雜之材料，加以剖晰，而指出其脈胳所在；次則復能綜合之，而使其確立體系；終而眞相畢露，無疵可指矣。此研究工作之所以難能而可貴者也。

上海爲瀕海小地，歷史不過千年；然自雅片戰爭後，上海闢爲通商口岸，即一躍而爲我國最重要之都市。因有居留地之設置，而上海成爲我國國際關係最爲複雜之都市；因商業之繁盛，而上海成爲我國經濟之策源地；因人口衆多，學校林立，敎化事業發達，而上海成爲我國現代文化之中心；他若工業、交通等等，幾無不在國內佔最重要之地位焉。

上海之於我國，甚至於國際間，既重要如此，上海之研究自屬必要。然言研究上海，亦非易事。蓋以近百年來之上海，其錯綜複雜之情形，較諸我國其他都市數百年之史實爲尤甚，而欲爬梳整理之，其工作之繁難，自亦爲必然之事。上海通社諸子幸能以專門研究上海爲

責志數年以來，日夕孳孳，成績斐然；其刊行之上海通週刊，讀者千萬人；上海掌故叢書十巨冊，更爲各界所珍視；去歲復有上海研究資料第一集之印行，讀者亦無不讚嘆，許爲研究上海之要籍。今上海研究資料第二集復將付刊，讀其原稿，不僅內容充實，敍述亦頗饒趣味，余喜上海通社諸子之勤且勞也，樂而爲之序云

邵力子　廿六、五、五



凡例

一 本書係將本社民國二十五年間在大晚報上海通週刊及各報等陸續發表之各種文字，加以取捨、修訂，彙印而成，以爲本社前編『上海研究資料』之續集。

一 本書編次，分寫眞、訪古特載、政治、租界、金融、工商業、報業雜誌、教育、文化建設、學藝、體育・娛樂、風土、人物及演講紀錄等十四門，俾便檢查。

一 本書所列各文，如有時間性者，皆在篇末註明寫作日期，以便查考。

一 本書所列各文中之紀時，均並註公元及中曆，以便參照。

一 本書各文之材料，爲整個上海通社所搜集，但材料之整理，由各社員分任，故於書末附著者索引，以明文責。

一 本社對本書附錄各文之作者，謹表謝忱。

上海研究資料續集目錄

特載

政治

租界

金融

工商業

報業雜誌

教　育

文化建設

學藝

體育・娛樂

風　土

人物

演講

附著者索引

上海研究資料續集

特載

洋涇訪古記

一 出發以前

上海鄉賢陸深事蹟的考證文字，近來屢見各報紀載；始見於時報專稿欄，很引起時人注意，以爲敍述精博，頗加讚許。上海市通志館對於本市史蹟，素具探研的熱忱，此刻在陸深事跡轟動全滬情形之下，當然格外不能輕易放過，認爲欲求關於陸深更詳確的紀載，非到浦東陸氏舊居及其墓址去實地考察不可。剛巧，時報館對於此項訪古工作，也極有興趣，這兩方面經過事前態度的接洽，於是訂了同到洋涇之約。本社得訊，也在事前約定，特派記者跟同出發，擔任情報任務。

這一次洋涇之行，是有計劃的。市通志館諸位編纂先生預備訪尋的處所，除陸家宅一帶地方外，還張家樓鎮，欽賜仰殿以及洋涇鎮，都是計劃中的目的地，有統同收它們在鏡頭裡的雄心。

大家預先商定十二月八日，在早晨八時半以前，到東門路碼頭聚齊，事先聲明：「過時不候。」市通志館方面去的人，係編纂主任徐蔚南先生，編纂蒯世勛先生，吳靜山先生，胡道靜先生，郭孝先先生，蔣慎吾先

生。他們在出發的前兩天，就將應備的用具，像地圖啊，照相器啊，拓碑紙墨啊，指南針啊，等等，都收拾妥當；並且製成小型指南卡片分發給各人。張若谷先生同張有德先生偕行，將照相軟片大批預備。市通志館的胡先生準備的更週到，事前由他的好友陳志良先生間接介紹，約定洋涇區保衛團的莊學初先生擔任嚮導。後來，很得他的助力，是我們不能忘記的。在出發前的頃刻，我們還十二分高興的看見徐先生的女公子天明來參加這個訪古的集團，還有胡先生的阿弟道倩着了童子軍的服裝，也來參加。這更使我們精神鼓舞起來了。

二　洋涇到達

當記者跟着市通志館編纂先生們坐了一輛車子到達碼頭的時候，徐先生，黃先生，兩位張先生和小朋友天明都已經先到了。在點頭招呼以後，我們便走上了渡船，談鋒也就飆發起來。這纔知道，市通志館的編纂先生們有幾位天毛毛亮時，就驚醒起來，胡亂梳洗一下，吃些東西，會集在一處的。張若谷先生說得更妙，他說在清晨七時就接得黃先生的電話，自己連洗臉都來不及，就趕到時報館了。

我們正說着有趣，覺得渡船已經靠攏了對岸的其昌棧，時間雖然還早，黃浦兩岸上的人已經很煩忙。在亂嘈嘈的人聲中，我們的一行人便走上了一〇〇一號公共汽車。車子開得快，我們的談話更起勁，精神更加勃發，窗外的鄉景倒是不在意的放過了。沒十分鐘，車子停了，我們到達了上海市洋涇區保衛團第三團部。那就是浦東路三四七號了，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第五區第十三分部也在那裡，胡先生一個人先

走進去，訪問莊先生，一會出來，說他還沒有來。徐先生帶着天明小姐，和吳先生，黃先生以及兩位張先生就先到陸墓去。留着等候莊先生的人，是蒯、郭、蔣三位先生以及胡先生兩兄弟。

在保衛團裡，我們就擱了大約三十分鐘，莊先生終於急忙的趕來。縮短了「寒暄」的工夫，我們幾個人也就趕上陸家宅南邊爛泥渡的陸墓。車子還是沿着浦東大道走，約有七八分鐘，我們便看見了徐、吳諸位先生在那裏招手了。那墓址據云是陸瑎的，「椅子形」的樣子確尙完整（見十二月廿四日時報號外，畫報圖㈠㈢）兩個翁仲（圖㈣㈤）一個石龜，以及石馬，石獸（圖㈩㈤）石柱（圖㈠）之類確都還在。只是碑卻不知去向，石龜已稍殘破。（圖㈧）石馬陷土很深（圖㈥）牌坊已經倒塌了。說到這裡，不免使我們發生幾點感慨：第一，是那塊碑，本是陸深下裡弄起來的關係文獻，非常重要，現在竟不知去向，豈不可惜！第二，是那墓旁餘地，讓那些客民攪七攪八的蓋起茅棚來，成爲殖民地的模樣，把那地方糟塌得不成局面我們當時看到這種景象，本來熱烈的情緒似乎也有些低落下來了。

三　初步的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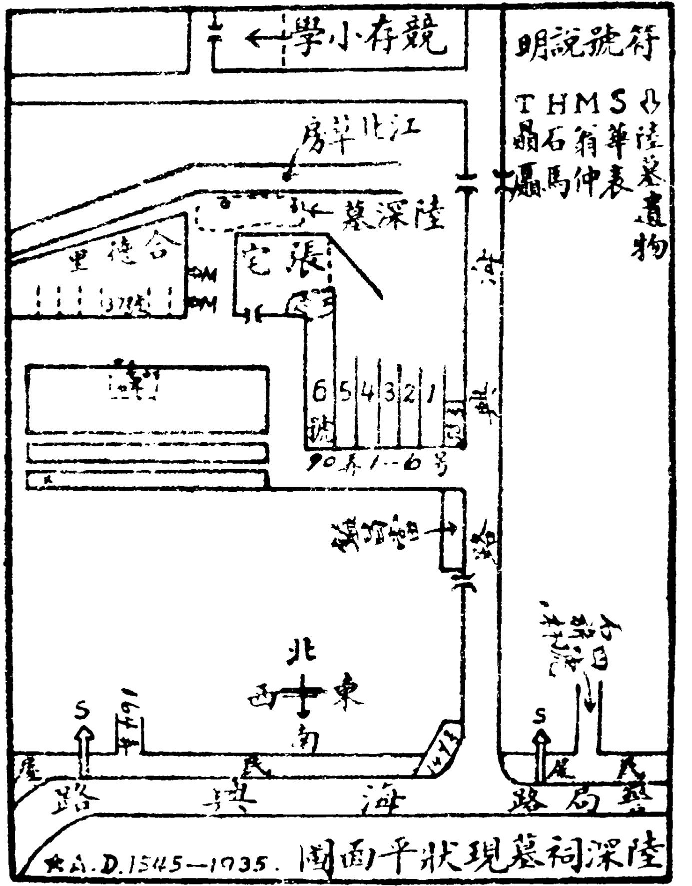
可是，我們知道陸深的墓址是另在一個地方的，在躑躅之下，我們還是鼓起十分勇氣來追求我們這個目的地。途中經過洋涇廟，我們走進去看了一下，覺得沒有什麼可看的，便跑出來。在警局路上，莊先生指着一二九號一座房子告訴我們，說以前是有段神話，這里本來有一座山會長出來，這所房子剛巧在山頂上，後來給屋主人用方法鎮壓了，結果沒有實現。我們對於這話，當時僅筆記下來。當然，信不信由你，要看將

來怎樣的好。走到了營局路的終點，我們便看見高高的一個華表在我們面前了，心想，陸深的墓址是總在這裡的了，我們再走了幾步，這時已經到了海興路上，又看見了一個華表，我們是決定了陸墓的所在地了。帶着緊張的心情，我們闖進路旁的弄堂裡去，路道的窄狹，地上的泥濘，我們都置之不顧。我們衝來闖去，結果，我們發現了一個石人和一個石馬。石人面目的古道可風（圖㊁）不亞於陸璿墓前的兩個。石馬的雕刻够得上稱爲古茂的，只是兩隻脚也是埋入土裡好久的了（圖㊅）那地點也偏促得很，我們不禁代石人和石馬抱屈。

當時，我們就自作聰明，在發現了那裡石人石馬以後以爲另外必定還有石人石馬在對面的地方。一看，對面是一所兩榭樓的房子，外面有籬笆圍着，門口標着「昌明小學」的牌子，我們一行人，便都擁在外面，撳着電鈴，叫開門。一會，一個小女孩出來，把我們都讓進了天井裡，第一樣射入我們眼裡的東西是一個刻着「地母庵」字樣的香爐。在那香爐的後身，有一個大門和兩個旁門，從門樓的上面現出一位年在三十左右和另一位二十許的小姐面影（圖㊉㊃抱狗者）笑問「你們是什麼地方來的？」她們這話倒提醒了我們，纔覺得自己都是人家的不速之客。郭先生便很爽快的說了來由。在這問答之下，黃先生一眼看到那邊籬笆裡還有一個石人頭部露出半個，鬍鬚還依稀可見，他就老實不客氣的，從那人家借了扶梯來，給那石人攝了一個小影（圖㊂）。接着，我們便走進去，和那位年紀大的小姐接談之下，我們纔知道這房子的地基本屬陸氏，經張家於一九三四年租地造屋，內中包含昌明小學，地母堂（原叫地母庵）以及張

淑貞女醫診所三個部份。那位年紀大的就是淑貞女士係浦東六竈人，外科瘰癧專家。她招待我們非常誠懇，除了請進客室讓茶之外，甚至還要留飯。當時，我們雖然饑腸轆轆，可是因爲還要調查旁的東西，只得謝卻了。

我們對於這個而且未曾分明的石人仍舊不能忘情，走來走去，我們便挨門逐戶的去問是哪家把石人搬進房子裡去了。結果，終被我們尋着，是在海興路九十弄的六號屋內。一直走到裡面，我們果然看到那石人高高的豎立在那裡。話且慢說，這時又有一件好消息在那石人的身傍，還有一個石馬和一個石翁那馬的姿態和以前所看見的全部一樣，只是那一個翁實在太可憐了，頭呢，不知去向，就是身子，也有半個陷在泥土裡了。當時，胡先生希望能夠發現墓碑，便主張發掘，捲起袖子來就預備動手了，但那土塊非常堅硬，我們又沒有鐵鏟一類的工具；一時倒無法掘開，後來有人說這翁已經給人打斷了，就是掘出來，也不成其翁形的，這纔饒了牠，到這時候，我們對於那一帶地方任何一樣東西都非常留意，差不多一塊磚，一塊平常石頭都要被我們注視一下。



陸深祠墓現狀平面圖 ★A.D.1545—1935.

從出動搜索到那時爲止，算已經發現兩個石人，兩個石馬以及一個石龜。這都可以決定是陸深墓前的遺物。就只不過另一個石龜還未發現罷了。

四　陸深墓址及墓表

這樣，那像是該去瞻禮陸深墓址的時候了，便有人告訴說，那地方係在張家房屋的後身。於是，我們像不很吃力的就走到那裡，雖然鞋子，衣服的下襟都沾了泥。向前一看，我們眞吃一驚。那是陸深的墓嗎？老上海名人陸深是葬在這裡的嗎？請讀者們猜猜看，那是什麼地方？四圍，除去張家圍牆一隻角外，全是那些草棚，據說，都是陸家租出去的，他們都已經住了兩年，租價每間六元。中間的一個高低不平的泥墩，說就是陸深的墓（同上號外畫報圖㈩㈠），可憐，糯米磚槨（明代三合土之一種）已經顯露了。看這樣的情形，似乎陸瓚墓前的景象還有令人原諒的地方，至少是比較陸深墓被人糟塌，被人盤據，被人侵占的情形好一些的了。當時，我們眞非常感慨，恨不得把陸深從地下請出來問問他，這樣狼狽的情景他知道不知道。因爲那總竟是現在的遺跡，張有德先生也叫閒人走開，拍了一張照。

寂寞和消沉正嚙着我們的心弦，突然一種驚喜的聲音觸到耳膜裡來，打破這惡劣的空氣：「張若谷，張若谷，快來，快來，又發現一隻石烏龜！」原來是黃先生在那里喚張先生。這樣一來，大家都一窩蜂似的蠭擁着飛奔，轉灣抹角的跑到合德里三十七號的對門，果然，看見一個石烏龜現出了牠的尾巴，在一堵短牆之下。不一會工夫，大家七手八脚把那個看門的人找來，開了門，把頭探進去一張。啊，那眞是“Eureka”！那

不是明明寫着：「明禮部右侍郎陸文裕公墓表」的篆額麼？（圖九、十。）馬上，大家都手忙脚亂的把閒人趕開，想起我們帶得的拓碑紙墨是可以有用場的了，就由郭、胡、蔣三位先生先把碑上的汚跡揩抹乾淨，攤開紙頭來，預備拓它一張。那時，門外，也擁了好多人來看熱鬧，胡先生阿弟在維持秩序。就是可惜，那塊碑因爲日曬風吹，字跡模糊，不容易拓下來的了。於是，他們三位便改換方針，從拓手一變而爲鈔手。碑文的頭尾大約是這樣：「明□□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儼山陸先生墓表；」「嘉靖二十三年歲次乙巳冬十二月吉旦。」當中，他們還看出碑文上寫明是靈寶許讚撰，郡人孫承恩書。這兩個人，後來據蔣先生的考證，都有些名氣。許讚是許進的兒子，官至吏部尚書；孫承恩爲華亭人，官至禮部尙書。至於那個贔屭，牠背脊上承擔這寶貴的碑石已經多年，不無有功，也應該表揚一下。說到墓表遺址的地產，又是一筆糊塗帳，所有權早不屬於陸氏，最先是在葛叔莊的手裏，旋爲陳永林的產業，至一九三一年，又轉移爲陳永庠的地產，迄今尙有訟事糾紛，未曾解決。並聞墓表因有礙民居，不久就將撤去

五　陸氏宗祠

在興高采烈，情緒緊張之下，蒯先生，郭先生，吳先生，張先生就先到楊家宅里去看陸氏宗祠。他們回來，告訴我們說那地方並不像是宗祠門口掛着「競存小學」的牌子。走進裡面，果然是一個小學堂。一位顧先生出來招呼，問明來意，就告訴他們一件重要的事，說那課室裡隱埋遺像的後面牆壁藏有陸深的塑像，起初，每年清明時節，陸家還掘開板壁來，向他祭掃盡禮。就從今年起，禮數雖然舉行，而板壁卻不曾掘開，當

時，徐先生聽得，就主張去雇木匠，把那板壁掘開來看看。於是我們一羣人便都跟了去。沒一刻鐘，陸深的塑像完全呈露在我們面前。在頃刻間，我們對於他的像貌所得的具體的印象是：「紗帽，蟒袍，劍眉，大耳，長面，微鬚。」總之在莊嚴之中隱寓着秀美和時報號外畫報上所載輪廓是一樣，只是神氣稍有不同。我們都起勁得很，便慫恿着黃先生拍了一張照（同上號外畫報圖㈠）。因爲屋子裡的光線不很充足，門外已經落着小雨，便將電燈撳亮了。

接着我們在那間課室內，發現了兩張朱漆的方匾，四週雕着雲形花紋，當中紅底金字，都像非常莊重的品物，朝裡面的一塊，因爲光線很黑，簡直無法看出。那朝外的一塊，細看原來是陸深故世時，嘉靖皇帝的祭文，寫的是：「維嘉靖二十四年乙巳秋七月辛酉朔，皇帝遣直隸松江府知府何繼之諭祭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致仕陸深之靈曰『惟爾剛毅之姿，該博之學，甲科振美，翰苑蜚英，史局分曹，編摩維謹……』」這樣一來，當時御祭陸深的日期以及代表主祭的人物也就知道了，這不也是新的文獻嗎？蔣先生對此，很注意的，就把它鈔錄出來。當走出課室時，我們抬頭看見還有一塊朱漆的橫匾，上面大書特書寫着「端愼」兩字。來歷倒有點不明。不過看那朱漆已經斑駁剝落的情形，許是明代古物，亦未可知，還須要再考的了。隨後，我們走到隔壁的一間屋子里，一抬頭，又在屋樑上發現了兩塊朱漆雲紋的方匾。一塊上面寫的是：「奉天承運皇帝制曰：錄善敍功，制實通於今古；贈官賜諡，義斯篤於始終。匪其人式，克以承則，茲命不輕以畀，故致仕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陸深學識優良，性質敏達，早登名於甲第，爰擢秀於詞林。史局紬書，褒貶

不乖於公論；文場校藝，甄拔多得之名流。忤時而改秩留都；作士而歷掌胄監。出佐名邦而薦吏滌臬，久徵敎養之功；入居光祿而載擢宮詹，益重老成之望。效殷勤於扈從；輸獻納於經幃，委任方隆，休間懇遂，宜延遐祉，胡遽長終！念德勛之攸存，肆恤典之增賁。茲特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錫之誥命。於戲！學以致身，已遂平生之志；恩宜逮遠，永垂奕世之光。惟爾冥靈，歆茲寵渥！嘉靖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制誥之寶」原來這道聖旨，就是當時嘉靖皇帝給他的。他的贈侍郎銜以及賜諡文裕的來由，是明白可見的了。蔣先生以爲也是重要史料，就把它全部鈔下來。還有一塊匾，也是皇帝的諭旨，開頭寫的是：「皇帝敕諭浙江按察副使陸深」結尾是一個日腳，寫明是「嘉靖十一年十月初八日。」當中寫的什麼，可惜時間匆促，竟來不及看，更來不及鈔了。

六　後樂園故址

我們正待要走出競存小學的校門，胡先生也趕來了。他告訴我們，他畫了一張平面圖，並且給我們看。現在我們把它附列本文中，以便未去訪問的讀者們觀摩之一助。卻說那時，莊先生便又來嚮導說你們各處都看過，那後樂園的遺跡倒也不可不去巡禮一下的。他的話，我們認爲很對，於是一羣人便走到又一處地方。莊先生指着那一片荒邱說，那就是當時後樂園的假山，從前還有荷花池，現在被附近工人將垃圾塡滿，也看不出來。景象是淒涼不堪，假如拿陸深當時所做的詩和記來對證一下，那眞有面目全非，不堪回首之感。

況且，我們還記得明代上海人朱豹的兒子名叫「察卿」的，做了一首詩，係諷詠後樂園的，道是「亂後重來百感生，青山誰主鶴相迎。已無金谷園中會，空有山陽笛裏情。曲徑秋風衰草合，敗垣斜日亂蟲鳴。門前江水依然在，卻送歸舟似昔平。」可見那時後樂園已經有衰颯氣象，人事本來難說，生前尚且不可預料，何況死後，我們也徒然的爲陸深悲哀。不過站在保存古蹟的觀點來說，已毀者已湮沒者，則已矣，其幸而尚存者，當如何設法妥善保藏之也。

七　尾聲

從後樂園故址折回來，大隊人馬，宣告凱旋，直上歸途。那時，是微雨霏霏，路上是一步一滑，寸步難行。然而這些都不放在我們心上，挺着肚子，往前直衝，竟沒有一會工夫，就到爛泥渡。那裡的市面，拿一個小鎮的鬧市講起來，也不算錯，就是路政差一些。隊伍到鎮上一集中，經徐先生發下一道緊急命令說「過江吃飯！」這時已經是午後兩點鐘，吃飯兩字對於我們的誘惑力實在太強了，差不多把過黃浦的情景都忘記得乾乾淨淨，好像只有吃一口茶的工夫。

浦西的道上，那就是東門路的大街，也是泥濘。上面冒着雨，脚下踏着泥漿，我們便走上了老正興館的樓上，隨便叫了些飯菜，解決饑腸的恐慌。一會餐罷，大家主張寫點東西來紀念這次訪古之行。當時，我雖奉了上海通社的使命，但情報是情報，和紀念文字又不同，我在旁只悶聲不響。可是結果總被他們發現，便順水推舟的把這個責任也推在我身上來。現在，我總算把這篇東西寫成，可究寫得不好，請讀者們不要笑話。

不過要請讀者們留心，聽說他們還尋機會再去呢。此外，他們還決議了好多事，因爲事關機密，囑勿宣佈，我只得向讀者們告罪，讓我賣一個關子吧。

總之，此行我們所得不少，可以算是滿載而歸。除陸深的墓外，關於陸深的遺跡，被人疑爲不知去向的，差不多都被我們發現，如墓址、石柱、石人、石馬、石龜、墓表、塑象等等。這眞可以算是全上海空前啓後的一件採訪工作！市通志館時報館諸位先生的精神眞是値得欽佩。在結束本文以前，我們敬祝參加此項工作的諸位先生們健康，小朋友天明安好！（一九三五・一二・一二）

法華訪古記

一　初次搜尋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說了很久到法華區那幾個寺院和法華鎮上去看看的計劃算是實行了，午飯以後，我們先將書本子上關於法華區內古蹟的記載翻了一翻，然後乘車到徐家匯席滌塵先生家裏約他同去。星期日下午各人都空閒的，候他換了衣服我們就沿着海格路向法華鎮進發。天氣很熱，各人都覺得發燥而出汗，可是「訪古的熱」也許能使天時的熱改變，因此我們是很安然。

走到法華鎮路，最先經過的是翠竹庵，這一所庵俗稱三官堂，是一五九三年（明萬歷二十一年）里人夏可立捐地倡建的，到一六七二年（淸康熙十一年）可立的孫子若時又捐了五畝地，文愍和尚就募

化了一些錢將它重新改建。一七八一年（清乾隆四十六年）敕滇和尚募建大殿寢宮，一七八七年（清乾隆五十二年）又建戲樓。這樣這所庵是很神氣的了。後來歷經修建到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法華鄉鄉董李鴻翥等呈請保存庵產備案立碑，第二年又由住持廣林尼姑和李鴻翥等募修大殿戲樓，並在殿東添建屋子兩間，這是翠竹庵的概史。我們跑進看了一下，如今已經改爲小學校，因爲星期日，沒有學生和教師，我們仔細地搜了一下，沒有什麼發現的，於是離了那里向北進發。

現在法華鎮路五二五號門牌就是所謂法華禪寺，說起這所寺在上海，確是有很久的歷史，它在九七○年（宋開寶三年）就由一位志和尚創建了，法華禪寺的額是博士王臨素請來的，所以推算它的年齡已經九百六十多年了；而法華鎮的得名，也是由法華寺來的。到了一三○八——○九年（元至大初）慶和尚將它重新建造，但後來卻又慢慢地坍敗了，這樣經過了五十多年，到一三七三年（明洪武六年）才又將它修新一次。一六五○年五月一日（清順治七年四月一日），那位建翠竹庵夏可立的孫子夏若時等正在寺裏做佛事，到二十五日夜裏，若時忽然看到佛放毫光，於是便就捐了很多的家產，和文鑵和尚建立了一所滿月閣，因爲是用香楠木來造的，因此又名香楠樓，可惜一八六○年（清咸豐十年）太平軍進佔上海的時候，太平軍他們竟看中了這座樓，拿來充做火藥局，終於在八月十八日（七月初二日）因爲不戒於火，火藥爆炸，這所滿月閣也就成爲焦土了，後來雖然常常修理，可是因爲地理上關係，祇要有戰事發生，它往往會受到影響，所以當我們到達的時候，幾乎不信在過去享有盛名的法華寺，竟會坍敗到如此

情形。沿着法華鎮路的山門，已經關閉起來了，普通都走右邊的一條小徑進去的我們到了如今所謂法華寺的山門，看到門口掛着三塊牌子：一塊是「徐家匯警察所法華鎮派出所」一塊是「上海市市立西鎮短期小學校」一塊是「徐家匯警察所海格路派出所」這樣不問可知，如今的法華寺已暫作「公安」和「教育」的辦公地點了。進了門，當中擺着半只生銹的香爐，左右兩邊的房屋，已充作警士和他們的家眷的住所，大殿上堆滿了桌子和椅子，顯然是短期小學的課堂，正中的佛座還在着，油燈倒也點着，祇是左邊案頭的一個木魚，卻積滿了灰塵。再仰頭向上看，知道在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六月又由里人顧琴堂、顧玄濬、龔而生、高坤生出資刷新過一次，因爲他們曾上過一塊匾在中央懸着呢。

在大殿右首所應要，我們發現了一塊碑，稱爲「閘鎮公立碑」碑文關係歷史很少，我們並不曾抄錄，可是看它末了記載的年份，卻給我們解決了一件事，因爲在嘉慶上海縣志關於法華寺的記載，說「乾隆十年，僧悟相呈請立石」而乾隆、同治等上海縣志，以及民國法華鄉志，都說「乾隆十一年」究竟誰對實在難得決定，如今看到了這碑文，知道是嘉慶縣志錯誤的，因爲碑上的年月是明明寫作「乾隆十有一年歲次丙寅十月」從寺裏出來走完小徑，在左首有一個石砌的井亭，亭裏有口井，已經是乾隆的了，亭的壁上嵌有兩塊石碑，一塊大的是知縣禁止脚夫等需索陋規的，沒有什麼重要。一塊小的因爲被香煙廣告招紙裱滿了，我們沒法撕下來。預備第二次再去設法，可是碑上的大字已經被我們認出是「思源」兩個字。

再向北走到了法華鎮，與狹窄的道路和矮小的房屋，在都市裏住久了的我們並不感到如何的興趣，向

一家雜貨店的老頭子問明到觀音寺的去路，承他和藹的告訴我們，於是轉灣向西一條小路走去，等小路走完，原來已經到達安和寺路的中段，找了一會兒，算是在被柏油塗過的竹籬裏找到觀音寺的所在。說起觀音禪寺的歷史，卻也長久得很，它在一一〇二年（宋崇寧元年）就建立了，高宗南渡以後，在一一七六年（宋淳熙三年）從參政錢良臣之請賜額爲觀音慈報禪院，由覺印和尙開山。元代這所寺曾被燬去，直到一三八三年（明洪武十六年）又由性和尙重新建立起來；而寺的名稱，就從這時候起改爲觀音禪寺。一六一四年（明萬歷四十二年）萬緣和尙又募建無樑緣（又名轉藏殿、亦稱無樑殿）但工程尙未完成而萬緣和尙就逝世了。一六三六年（明崇禎九年）月林和尙重建法堂和天王殿，到一六八八年（淸康熙二十七年）迪涵和尙與他的徒弟操雪募修大殿和文昌閣，如此觀音寺是很興盛的了，可是到一七五〇年（淸乾隆十五年）大殿和文昌閣被火燬掉了，隔了三十多年到一七八五年（淸乾隆五十年）才由里人陸南鍔倡捐，過安和尙重將大殿建造起來，幷且又建了法堂東西兩樓。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增昌和尙又募捐翻建大殿第二年，姚福卿等和增昌和尙又繼續募捐翻建兩廡山門，如今如大殿和屋子，就是那時候翻建的。

黑色竹籬圍着的觀音寺，如果不是特地去找它，偶然經過，再也不知道這是一所寺院，我們進了右首一個門，說明了來意要請增昌和尙出來談談，但他不在，終於由一位增果小和尙來招待我們，寒暄了幾句，我們就將「訪古」的念頭告訴了他，那位小和尙很和氣，他一點不遲疑的引我們到大殿裏去，就在那短

促的時間裏，我們訪到了明代喬一琦寫的金剛經石刻，董其昌寫的妙法蓮華經石刻，和相傳明萬歷間與金剛經同時鐫的十八尊石刻羅漢，同時還知道宋代由一萬個工人所築萬工山在一四〇六年（明永樂四年）紹一和尙豎立的一塊「觀音寺萬工山之碣」石頭亦在寺裏，或者可以找得到。當得我們的一羣，眞是個個興高采烈，都在慶幸此行不虛。古物旣然那麼多，而我們的工具——像拓碑的用品又不曾帶着，并且董其昌寫的妙法蓮華經石刻，一部份是嵌在神龕的後面，非有多數具有氣力的人來將神龕移開，是無法窺得全豹的，於是我們決定暫時擱一下再說，俟將來準備好了以後再去這時候已經四點多了，我們向那位增果小和尙道了勞，同時又請托他尋找萬工山的石碣以後就辭了出來。

爲着要訪古蹟而去，結果竟訪得古蹟而歸，這時候各人的心不單欣喜而且興奮，所以在路上關於古蹟問題，討論得特別起勁，因爲前幾天我們曾說起「雲漢昭回之閣」的一塊石碣，據書本上的記載是在靜安寺裏，而我們找過幾次卻不曾找到，今天旣然很興奮，不妨「乘得勝之軍，直搗黃龍，」於是除滌塵因爲有點事不曾同去以外，其餘的一羣就在海格路乘上了十二路公共汽車直達靜安寺。講到這所靜安寺，以前我們上海通社同人，或者一羣或者單獨，不知去過多少次，固然每一次去並不是都有目的，可是知道它歷史的悠久和古蹟的衆多，當我們到了那裏，對於一木一石，總是很留意的觀察，今天去是爲了古碑自然更加注意，於是分頭搜尋起來。這也是我們的幸運，每次訪古總是「一箭無虛發」結果那塊古碑竟被我們找到了，原來在大殿前面右邊牆夾縫裏嵌着全碑高約六英尺餘，碑額上刻「皇太子書」四字，碑身刻

「雲漢昭回之閣」六字分兩行，每行三字，每字約七英寸大，因爲嵌的地方太隱藏，所以如果不是細心去找，決不能輕易發現的，我們慶幸我們的成功我們互相扮着鬼臉表示內心的喜悅

說起這塊「雲漢昭回之閣」的石碣，確實值得我們來介紹的，原來在南宋初年，一一八三年（宋淳熙十年）的時候，有一位端明殿學士錢良臣在蘆子渡建造了一所閣，特地來保藏當時皇帝寫的「通儒」兩個字，這所閣的閣額「雲漢昭回之閣」六個字，卻是宋光宗的御筆，淳熙是孝宗的年號，那時候光宗還在東宮當太子，所以碑額上作「皇太子書」等字樣。後來這所閣廢去了，而石碑卻存在着，據我們察看的結果，雖然現在仍嵌在牆上，可惜中間卻已經折斷了，如果再不設法保留，就是沒有人去故意摧殘，祇要風雨侵略的力量已經足够使大好的古物日漸磨滅下去。我們常常在志乘上讀到許多古人對於淪湮了的古蹟作慨嘆的詩文，其實事前不知保留，事後又何必假惺惺作態？深望愛好古蹟的人們和負責保存古蹟的當局，趕速設法，將它保藏起來才對呢。

當我們在搜尋那塊宋碣的時候，整個靜安寺的石塊幾乎都被我們注意過，誰知正是那個當兒，我們又在亂石堆裏找到了半塊有字的碑碣，將泥土揩去了仔細地讀一下，知道又是一件珍貴的東西，但是那其餘的半塊呢，原來已經埋在地裏當石檻用了。這塊碑的年代並不遠，是清代的東西，可是它卻關係另外一所寺院的歷史的物件呢。當一七七八年（清乾隆四十三年）那時駐上海的分巡蘇松太兵備道是滿洲人盛保，他先在這一年十一月（十月）裏將靜安寺前面的湧泉修建好了以後，要想改靜安寺的名稱，

但是具有悠久歷史的寺怎能改呢，於是在靜安寺的東隅，建了一所報恩寺，由他捐田二十四畝，以供香火。後來馬路開闢，靜安寺逐漸繁盛，這所寺的房屋也就被改建市房了。關於報恩寺的記載，縣志鄉志都曾提及，而曾經立過碑，卻祇有同治縣志載着「有碑」兩字，但也並沒有抄錄全文，所以拿研究史地的眼光來看，這碑確是值得保存的。因爲半塊既然埋在泥中作石檻，我們自然不好將它掘起來鈔錄，後來我們曾去向該寺帳房裏的一位劉錦榮先生商洽，請他不要將在亂石堆裏的半塊隨意丟掉，他是答應我們的，至於那半塊埋在土裏的，我們想暫時總不致搬動，也就任它去了。

二　再度探訪

第二次去法華是在六月十四日，事先已由我們派人向觀音寺裏住持接洽好去拓那許多石刻，這一天早晨我們七時一刻出發，到達時將近八點。同去的除了我們社裏幾位同人以外，還帶着工友和拓碑的幾位，因爲我們有將所有的碑碣完全拓下來的雄心。

觀音寺大殿的兩廂屋子，在三年前已經租給上海市兒童科學通訊學校當校址，右邊是他們的辦公處，左邊是他們職員眷屬的住所，我們發現董其昌書妙法蓮華經石刻，一部份正在他們辦公室裏面一間的一座神龕後面的牆上，另一部份在他們的廚房間的牆上，所以我們去拓碑，非得驚動他們不可，當我們將拓碑的計劃告訴他們以後，他們是一點沒有留難，於是我們就動手將神龕移開，叫工匠們開始拓刷，嵌在神龕後面牆上的碑有十三塊，再加上隔壁廚房間裏的十二塊，一共是二十五塊，內中三塊不是經文，一

塊是在一六二一年（明天啓元年）由華亭縣人范以端刻的造了觀音像，上面刻着一卷「白衣大悲五印心陀羅尼咒」背面點綴着一叢竹林，挺秀的筆致卻也生動得很；其餘二塊都是捐錢人的姓氏，我們檢點了一下其他二十二塊妙法蓮華經，原來已經殘缺，這也是古物的不幸啊。

金剛經石刻，是明代喬一琦寫的，原來是砌在大殿壁間，一七五〇年（清乾隆十五年）大殿燬，這些石刻也就在頹垣斷壁之中堆積着，隔了三十幾年，到一八七五年（清乾隆五十年），重建大殿，當時有法華里人李炯（字果亭）眼見古蹟的淪湮，要想將它整理一下，就命他的兒子應坡將壞的加以修理，闕了的六塊尋原來初拓善本加以補摹，補完以後，就將它砌在浮海觀音座三週，我們也就命工匠將它拓了幾份下來。

當工匠們在拓刷石刻的時候，我們是無聊得很，想再到附近去走走，天時實在熱得利害，并且沒有目的去瞎撞是決無收獲的，可是留在寺裏總覺得不耐煩，我們就從寺的正門出來，誰知在無意之中在寺門外的牆上左首又看到一塊長約二英尺半闊約十英寸的石額，上面鐫「慈報大界相」五字，作雙鈎文，並沒有年月，當時我們也不重視，可是停一會翻一翻法華鄉志，原來又是一件了不得的東西，據鄉志載「石額在觀音寺山門外，相傳宋淳熙三年賜額立石，文曰「慈報大界相」」這樣如果「相傳」二字可靠，豈不又是宋代的物件？我們很高興的通知了工匠，要他們將這一塊石額亦拓下幾份。

觀音寺裏面及附近，原來古蹟是極多的，如萬工山，是宋時一萬工人所築成，環堆着像土岡，原在寺後

面的，而現在早已沒有遺跡可尋，就是我們前次托小和尚找的那塊「觀音寺萬工山之碣」的石碑也沒有找着。又如祇園的樹嘉林，原來在觀音寺前面在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還知道前面的古柏是它的遺址，而我們如今找了半天，連古柏的影兒也不曾見到；至於明代的十八尊石羅漢，卻仍在大殿正面牆上兩傍嵌着，但是其中的五尊，亦已殘缺，祇有十三尊是完好的了；此外還有明代萬務和尚建造無樑殿的遺址，以及明代的石刻金剛等，都沒有找到，我們相信要發現是很難能的事了。

這兩次出發法華訪古的結果，雖然在時間上及精力上都沒有花大本錢，可是計算一下我們的收獲，卻是使我們滿意的，在過去幾次的訪古成績，雖說我們總是滿載而歸，但所訪得的「古物」在時代上講最遠不過是明代的東西，至於這次法華區去的結果，不但找到明代的東西很多，就是宋代的物件，也被我們找到兩種，這不能不說是我們的幸運了。現在我們可以將訪的古物，列成一表，作爲本文的結束。

名稱	時代	所在地點	附註
雲漢昭回之閣石碑	宋	靜安寺大殿前	碑已中斷
慈報大界相石額	宋	觀音寺山門前	尚完好
石羅漢	明	觀音寺大殿對面牆上	五尊已殘缺十三尊尚完好
金剛經石刻	明	觀音寺殿觀音座上	完好
妙法蓮華經石刻	明	觀音寺大殿前右廡牆上	已殘

送子觀音像石刻	明	同上	中斷
思源碑	清	法華鎮井亭橋上	完好
報恩寺碑	清	靜安寺天王殿前	斷成兩半
閩鎮公立碑	清	法華寺大殿前走廊右邊牆上	碑角已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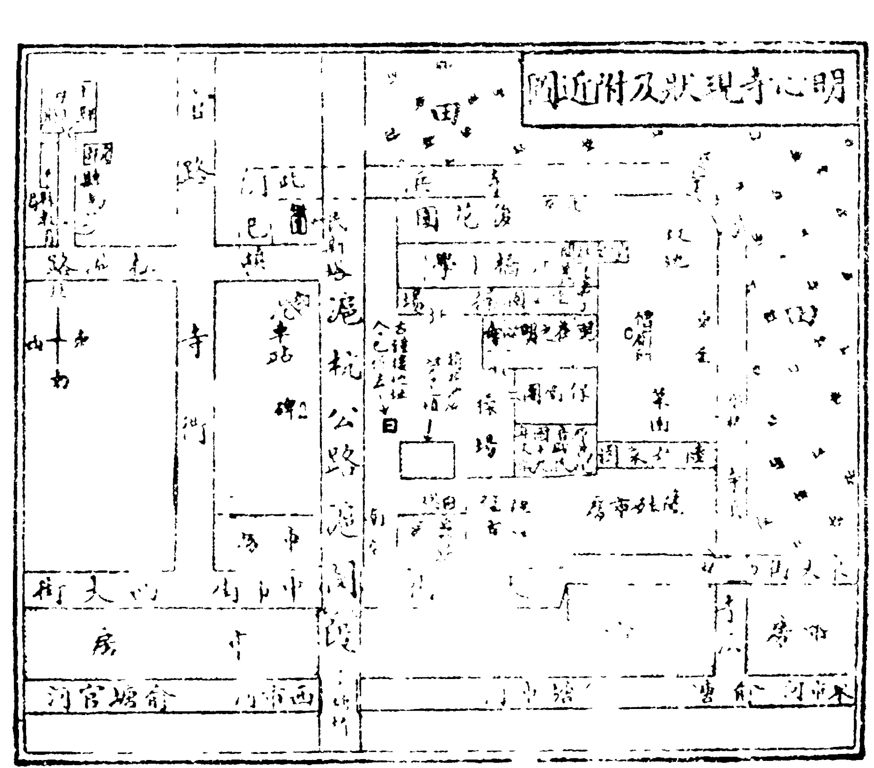
北橋訪古記

是一個晴冷的早晨，太陽光溫和地照耀在滬閔公路上，在九時二十分左右，第一次滬松公共汽車正從上海市境很快的向上海縣進發，經過了漕河涇，惠靈，車身是較前顛撲得更利害，同時因爲公路是煤屑築成的，車後就滾起了陣陣的灰沙。車子向前行得很快，路傍的景物，飛也似的向後跑去。當車子駛過一個大拐灣或者是一頂橋的時候，因爲太快的緣故，常常會將車身成爲三十度的傾斜，然後再搖擺一下，這時候車廂裏的旅客，就會起了紛擾，而膽小持重的人們，更會想像到車子倒下來時候的情形。天氣雖然晴朗，但仍很寒冷，尤其是在高速度的車行中，那尖銳的寒風從窗隙裏吹進來會使人受不住。車廂裏的旅客並不擁擠，我們上海一行五人，就在這車廂的一角裏盤踞着。

我們深知書本上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固然重要，而實地調查和親自採訪的工作也同樣的有效果，因此，我們打算只要時間和經濟不成問題，很有訪遍上海古蹟的雄心。這次事先因爲從葉遐庵先生那裏借

到兩部明心寺志，一部是清康熙戊子寺僧上鑑撰的，一部是清嘉慶十六年里人朱采著的，經蔣愼吾先生吳靜山先生和我抄校的結果，發現內中錯誤很多，和府志縣志矛盾的地方也不少，因爲要想將過去的事實和現在的情形都能够弄清楚一點，於是就利用了這星期日（二月二日）假期的時間，我們實地到北橋鎭去探訪一次。

依原來的計劃，同行的共有七八位之多，可是臨時成行的，卻只有徐蔚南先生，徐先生的女公子天明小姐，蔣愼吾先生，胡道靜先生和我五人。公共汽車到北橋正是九時五十分，在高聳着的民新樓的南面就是上松長途汽車北橋停車站，我們下車以後，立刻想找到古刹的所在，可是結果呢，我們不特失望，不特灰心，簡直只有感慨的心緒了。現在姑且將如今荒涼的情形擱下再談，先來寫一點他的過去光榮的歷史罷。



明心教寺，最初稱爲華嚴院，創建的年代，參據府志，縣志，寺志以及其他有關係的紀載，可以分爲兩說：

第一說稱它在唐龍紀元年（公元八八九年）創建的，有康熙、嘉慶寺志和嘉慶、同治縣志；第二說稱它在梁開平初（開平共四年，公元自九〇七——九一〇年）創建的，有明嘉靖、清乾隆縣志和清康熙、嘉慶松江府志。建寺的人，據宋紹熙雲間志、明嘉靖、清乾隆縣志和清康熙、嘉慶府志，都說是都水使者錢綽所建，並沒有提到別的人；而據康熙、嘉慶寺志和嘉慶、同治縣志，則說是錢武肅王（或作吳越王）遣都水使者錢綽造的。關於第一個建寺的年代問題，考證起來很難，如果根據寺志從第一說，則明嘉靖縣志編纂的時代比寺志早，依時間的遠近而言，似乎寺志不可信；如果根據明嘉靖縣志從第二說，則寺志爲本寺所編，依當事人的地位而言，似乎嘉靖縣志亦不可信。再看宋紹熙雲間志，關於明心寺雖有紀載，但不詳創建年代，所以這個問題，祇能留着日後再解決了。至於第二個建寺者的問題，我們相信建寺的人決不祇是錢綽一人，錢武肅王一定有份的，因爲紹熙雲間志曾有「錢武肅王玄寺記」的按語，而同時明心寺的開山僧也是錢武肅王去聘請來的。說到明心寺的開山和尚叫大通禪師，（明嘉靖、清乾隆、嘉慶等縣志僅一「通」字）最初住在武林大慈山的草庵裏，平素很有道行，每天總唸着華嚴經，當時的人都很崇重，於是就請他做開山和尚，而華嚴院的名稱，亦因此而來的。

到了宋代治平二年（公元一〇六四年），住持希最和尚奏准賜額明心院，華嚴院的名稱，就在這時候告一段落。後來有廬嶽道人文秀遊方到此，邑令嘉其高雅，懇命掛錫，於是他就開始努力經營，而法堂、大雄殿、山門、僧堂等也就先後由他起建成功。明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年）明心院又改爲明心教寺，同

時又歸併子庵十七所，而大藏殿，輪藏，鐘樓，觀音殿，庫堂等建築，早已建築成功，這時候的明心寺，眞是赫赫不可一世！

清代的明心寺，從順治一直到嘉慶，始終是很興盛，每年到陰歷三月廿八日那一天，各鄉各鎭來進香的仍是很多；他如建築方面除原有的時加修葺以外，在這時期裏又起建了觀音閣和文昌閣。但是嘉慶以後，卻一年不如一年了，到如今東性連寺的大殿都已無存，所謂原來的十景：㈠華嚴寶塔㈡義虎講台㈢石函大士㈣元豐老檜㈤子昂筆跡㈥魯班仙壁㈦雲鐘梵響㈧石底蓮花㈨竹窗聽雪㈩羅木古墩，更不必談，那末，對於一家衰落的「侯門」，我們是該如何的感慨啊！

我們一行五人，最先是登了民新樓，這座樓實在是座鐘樓，因爲原來的鐘樓將坍敗了，怕鐘淹沒了可惜，就由葉遐庵先生發起建造了這座樓來保存它；而取名「民新」，也就是以字音來隱射「明心」的。樓的下層和中層，陳列着報紙和國貨標本，頂層的正中，就懸着那只巨大無比的鐘，我們賞鑒了一回就下了樓，各人的心裏都起了一種感覺，就是說：一個以前是豪富而如今窮苦的子孫，被另一家有錢的人領去作養子，如今住着洋房（因爲民新樓是水泥造的，窗子也是鋼製的）卻也很神氣呢。

現在要說到我們的訪古工作了，因爲腦筋裏所猜想的明心寺和眼睛所看到的明心寺相差太遠，突然的打擊是受得很利害的，但是我們必竟仍鼓着勇氣，想將淪淹了的古蹟，能夠搜到一點。我們慢慢地穿過了汽車路向寺前的一塊空地上（也就是現在保衛團的操場）走去，最易使人注目的就是一個坍敗

的磚塔，我們並不走近去，就向北進了北橋小學，到裏面去搜索了一回，並沒有什麼得到，又回出來到了所謂現在的明心寺範圍裏。

從過去的經驗，我們知道要找一點稍爲遠一點的歷史的遺物，除非從殘碑斷碣上着手，因此我們對於每一塊石頭都很注意。果然一進寺門在亂石堆裏發現一塊明碑，尺寸不大，字跡也不很好，胡先生就連忙將它動手抄起來，原文如下：

「推原本殿建於宋淳祐丙午歲，垂今三百餘載，自大明弘治乙卯本房源師太竹泉主修，迄茲又六十六年矣，其樑柱等植，多仍原建，杉木腐者過半，勢迫傾危，只今嘉靖庚申，沙門明文捐貲，細置石柱，以固其四旁，周週磚券，上通翻蓋，下畢完修，一力鼎新，昭垂□□工成，勒此以記乎歲月云。東中房立。」

上面這塊碑文，並沒有截明撰碑者的姓名，照文中的語氣和文字結構來推測，決定是當時和尚幹的玩意兒，因此連句子也有點不通順，不過它卻告訴了我們在弘治八年（一四九五年）觀音殿曾修過一次，這是所有的志書都不載的。

在抄碑的時候，我們一面向傍觀的人詢問有沒有其他同樣的碑碣，有位姓錢的他就說穿過汽車路有一塊，於是我就趁他們在鈔碑的時候，和天明小姐跟着那人到那裏去，那塊碑比在寺裏的高大得多，因爲風雨的吹剝，字跡已經模糊，碑石也有點裂紋，但還可以辨得出來，經我看了原來是「正德元年」的，這樣我就折回寺裏向他們報告，預備停一會再去鈔。

回到原來的地方，胡先生已經將碑鈔好了，我們轉到保衛團裏去看了一下，因爲原來這些地方都屬於明心寺的範圍，所以實在有搜查的必要，經過仔細的探索以後，在廚房外面的天井一角裏，看到一隻直徑約有二尺長的小鐘，上面的鈕已經沒有了，被污穢的水潑着已生了銹，由此可見同是是一只鐘，也有幸和不幸的。

從保衛團裏出來，在操場上徘徊了一會兒，因爲沒有得到什麼，就穿過公路去抄那塊正德元年的碑。這時候發覺那塊碑下面的一部份已埋在土裏，於是我們就動手發掘，可是不巧得很，碑脚跟有一塊較大的石頭砌着，我們又沒有帶着發掘的工具，結果祇能在我們能力所及之下，掘出了幾個字，胡先生和我就開始抄錄，而徐先生，天明小姐，蔣先生三個人再折回到寺裏去拜訪住持，希望從他身上再找到一些別的史蹟。

約摸有半小時的辰光，這碑經胡先生和我分工合作已將它抄成了，字缺去的很多，尤其是埋在土裏沒法抄錄的那些。下面就是我們抄得的碑文：

「明心寺僧砌月台記　本寺發自唐龍紀元年己酉歲華嚴通□主□□華嚴經爲業因名華嚴庵後至宋治……明心院殆我皇明洪武年間勅改寺額法堂禪堂庫□佛殿藏殿觀音殿金剛殿鐘樓兩廊花池外化檀建造金碧交輝□存結界碑稽古略惟月台……古所未有茲寺十八保露……黄仕諱旻字克清偕室李氏同界蔓鯨鵬等痛念先父母之皮膚手足之身體遺貲……膝益子孫哀無補報由是

發大孝心抽施淨金六十兩收買磚石灰木等料命工下日……佛力廣大功勳一心上處顯考恩授散官菊軒黃公顯妣秀貞孺人姚氏雙魂同仗良因同登淨上同證菩提□祈□……泰福壽延洪家道興隆子孫昌盛凡居富足之鄉當處吉祥安樂復重散偈而……華亭東北上海西南鳴鶴橋陰北梁古刹檀越克清諱旻黃氏……男夔鯨鵬賢妻李氏同意同心捐金完砌仰乞佛恩舒金色臂仍異夫妻壽年千歲官顯兒孫永富長貴家宅平安吉祥如意……代代榮華萬民相繼日日清閒神仙同□恢享皇朝萬年千世大明正德元年歲次丙寅十一月初一日吉辰本山住持德慶立

照上面的碑文看，在正德元年曾有黃姓一門在這裏砌過月台，而翻遍了府、縣、寺各志，都沒有這項紀載，那末我們此行，也可算得不虛了。

在公路上胡先生和我遇到了，他們去寺裏拜訪住持的三位，知道住持不在，祇是向寺裏的人討得一張未拆毀以前的鐘樓的照片，我們看了很滿意，一個已經拆毀了的古蹟，居然能夠在紙面上能夠看到它的遺容。後來，我們覺得明心寺的古蹟是無可再訪了，就改換目標向明心寺東面的金山廟裏去看一下。剛穿過汽車公路的時候，從大街的西面走來了一位戴風斗的老和尚，清瘦的面龐上長着兩撇小鬍，年紀大約已經在五十以外了，據徐先生的推測，或者就是明心寺的住持也不一定。我們就冒昧地向他招呼，果然他就是明心寺現在住持定根和尚，說明我們的來意之後，我們就隨着他又回到寺裏，向他要求看一看存在寺裏的寺志，他拿給我們看了，那是嘉慶十六年朱釆著的一部，據他說亦是輾轉抄來的，還花了一塊錢

的抄費呢。那部志的內容，完全和我們抄得的一樣，就是封面卻題着「勅賜明心講寺山誌，」與我們從藥先生那裏借來所抄的稱「上海明心寺志」和「明心教寺誌」不同。這一點我們很想能夠考究一個結果。後來我們又向他詢問關於寺裏的歷史，他都不很明白，祇是對於這條公路直貫了寺的中心，而使一所有一千多年歷史的古寺成爲如今的情形，他是很感慨的；他接着又告訴我們當築公路的時候，他爲了想保全寺基，要求將公路身改道，但是結果他竟不幸因此而吃了六十三天的官司。我們因爲那些事關係古蹟很少，不一會就向他辭了出來向金山廟進發。

金山廟，在明心寺的東邊，建築年代志書都不載，祇知道在明萬歷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年）曾由里人朱宏煥修過一次，到清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年）又重修過。我們到了那裏，看那廟的結構卻也雄偉，可惜因爲年久失修，無處不顯呈着坍敗的現象。明萬歷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年）修廟的碑記仍砌在門口的牆邊，但已是破碎得不堪了。我們在各處轉了一回，沒有得到什麼，不久也就離了那裏。這時候已經正午十二時了，整整兩小時的奔走和搜索，我們各人都有點飢腸轆轆，就踏進了一家中心飯店吃午飯。這家飯店是兼賣茶的，因此除了標明飯店以外，又有中心茶園的幌子。三開間的樓屋矮小得很可憐，樓下右面一間就是廚房，污穢的門窗和煙煤燻黑了的板壁使人一見就生厭，無怪當時天明小姐躊躇着不願進去，以大上海市民的眼光來觀察這家飯店，確實是有望而止步的情形；可是事後的調查，這飯店竟是北橋刮刮叫的呢。因爲飯店的樓下給予我們的印象都不好，而同時在樓梯上又見到「樓上雅坐」的招紙，我們

就一齊登了樓屋雖然低，配着玻璃窗倒也過得去，我們就揀了幾只菜，狠吞虎嚥起來，這一餐我竟吃了兩大碗，造成啓歷元旦以來吃飯的最高紀錄。

吃完飯，我們抹抹嘴巴離了飯店，因爲知道北橋還有瓶山道院和天移井等古蹟，於是就向西一直走去，一路上吃着當地買的橘子，雖然小得很，卻也有它的滋味。太陽光暖和的照在一條平直的泥路上，五個影子就在這路上慢慢的移動。這時候各人的心裏感到分外的舒適，吸着大上海市所不能吸得的空氣，鑑賞着都市裏所沒有的風景。一會兒，天移井的地方到達了，說起這口天移井，據縣志的紀載，在明萬歷十二年（一五八四年）秋天夜間一陣雷雨之後，忽然移開離原來的地方五六尺，而甃着的石塊仍完好如初，水味卻加甘了。當時郡人陸樹聲特地在井上面造了一個亭子，一位董太史就題名爲「天移井」。後來亭子廢去，井依然存着。如今這口井已由民衆教育館瓶山分館在四周加築了水泥的欄干，我們就在那裏由徐先生爲我們拍了一張照。

離了天移井，在瓶山民衆教育館去參觀了一下以後，又進了瓶山道院。這道院是明洪武七年（一三七四年）里人沈子文建的，歷來縣志都稱平山道院，又稱瓶山，是上海古蹟之一，相傳晉朝袁崧曾犒軍長人鄉，酒喝完了，將酒瓶爲山，所以稱爲瓶山。又說吳越王曾在這裏飲宴，瓶山是他遺下來的，後來還有人在此地拾到這項酒瓶。清褚華著的滬城備考，對於這件事曾考證一下，他根據縣志說會鎮下面「淨土寺地接瓶山，皆瓦礫，宋時酒庫所遺也」，這幾句注語來推測這瓶山是酒庫所遺下來的，因爲宋代酒庫設在坊

浜福惠坊，開設酒務在青龍江蘆子城各處，因此，這些瓶爲當時酒庫所賸下來的東西是無疑了。我們在瓶山道院停留的時候並不多，出來又在院外去看兩株古銀杏樹，倒也高大得很，樹身中心都已經空了，想來也不是近代的東西，這樣看完了樹之後，我們是踏上了歸路回到北橋汽車站。二時三十五分，我們從北橋坐上汽車回來，當汽車駛進上海市境的時候，我們望到手裏拿着的碑文照相，筆記，都不禁很高興的笑了。

（一九三六，二，二四。）

華涇訪古記

詩人朋情好，空留家國名；
烈士餘恨長，應合萬衆心。

❖ ❖

無涯棉田，莫非道婆遺跡；
一片桃林，豈是寧國雄姿？

一 出發

鑽出停在急雨中的汽車，我們七個人——徐蔚南先生，胡懷琛先生，郭孝先先生，胡道靜先生，李純康先生，徐天明小姐，和記者——塞進了滬閔長途汽車站的入口。跟以前龍華，洋涇，北橋，法華等幾次訪古出

發的時候一樣，我們爲了正在等待我們的在書本上已經成爲那麼熟悉，在實際上可未免顯得有點隔膜的那地方的一切，爲了即將實現的混合了追究，探索，考核，觀察，證明，發現等等心理要求而成的某種複雜興趣的滿足，誰都顯得那麼精神飽滿，那麼雄心勃勃。而這一回大家塞進那汽車站的時候，不約而同的那種搜索的眼光，却又告白了各人都具的一種輕微的好奇的心理，一種相當新鮮的感覺。原來這一回的華涇訪古，它的動機，它的成行，和它的進行，都跟以前的幾次不同。最初是市立養正小學校長錢選青先生看到了發表在時事新報上的胡懷琛先生的播音演講稿，「上海文化的來源，」其中提到了流寓到上海，隱居在烏泥涇的元朝詩人王逢和他的「梧溪集，」錢先生便很熱心地來信，告訴我們說王逢居處的遺跡，現在還可以有一點影子尋到。是的，烏泥涇這一個鎭，早已不復存在，但它的鄰近却有了華涇鎭，現在屬於上海市未接收區域之一的曹行區；而錢先生正是華涇人。錢先生的信引起了我們非常大的欲望，因爲烏泥涇鎭，豈但僅僅以它的詩人寓所，而且遠在這一點以上，還以它自身的歷史，以它甚堪尊敬的黃道婆給我們以最大的引誘，我們想：爲什麼不應該去看看「時間」這一條洪流是否已經把那一切沖洗個一干二淨了？此外，烈士鄒容的墳，是在華涇，不是值得去瞻仰一下的麼？甚至那昔年的名寺，寧國寺，現在已經衰落了的，豈非不妨附帶去看看的麼？……於是，我們和錢先生之間，開始了訪問華涇的接洽。最後，錢先生以他可感謝的慷慨，約定在八月二日，作我們最勝任的嚮導，並約定在這一天上午八時以前的滬閔長途汽車站上，等待我們一同出發。現在我們是在約定的時間，到了車站了，但那裏幾十個旅客之中，誰是錢先生

呢？到這時爲止，我們誰都還沒有認識過錢先生的榮幸的。

可是，我們無須久等，我們剛立定下來，便有一個大約三十六七歲年紀，中等身材，穿靑灰色直羅長衫，手裏拿着一根「司的克」的紳士模樣的人，向我們走來，以他溫雅的語氣問胡懷琛先生道：「諸位是市通志館的先生麼？」同時向其餘的幾個人掠看了一下，不消說他便是錢先生了。

等到完畢交換名片等等照例的客套之後，我們便擠上了一輛汽車。八點鐘，那裝滿了旅客的兩輛長途汽車，一前一後，開出了那幽暗的車站，在不平的石子路上，開始它們的奔跑了。

二　烏泥涇的遺影

經過了不很惹目的幾條馬路之後，汽車轉入了這大都市附近的郊野。已經停止的雨，偶然也會再輕輕灑下一陣，但越過車窗跳進人們眼中來的一幅圖畫，是那麼夠迷人的。夏日的太陽，好意地躲了起來，天空沒有那種過份強烈，使人眼無力逼視的光，可一點也不顯得憂鬱地陰暗，有的只是一種溫柔的愉快的明朗，甚至那些輕浮的雲片，好像也只是爲了完成那適度的明朗才有的。在這明朗的天色之下，田野無畏地陳展着它的綠色，這綠色是在活潑中不失去寧靜，在鮮豔中仍多含蓄的那一種。

我一邊嘆賞着這一幅迷人的圖畫，不自已地爲了我們的華涇訪古能在這樣一個良辰美景中去實行，而由衷地快慰着，一邊却好奇心旺盛得像個聰明的孩子，一再焦急地自問着：烏泥涇現在怎樣了呢？還可以找到一點遺影麼？

烏泥涇這名辭固然太不漂亮，但在老上海的歷史上，却實在是一個十分繁盛重要的地方。

烏泥涇同時是一條水道的名字，又是一個鎮的名字。烏泥涇本來北通長橋港，南通華涇，從西向東流入黃浦，是很大的一條水道，設有南北兩個石閘，一個渡。涇上有烏泥涇鎮，又名賓賢里，相傳是因爲曾有鄉人在那裏得過一個賓賢里古碑的緣故。宋朝的時候，便有一個「富埒侯伯」的張百五是烏泥涇鎮人。據說宋隆興年間（一一六三——一一六四）田稻歉收，饑荒不堪，張百五出粟賑濟；又捐貲千金，建長橋；而當國寺橋以西稱爲「八千畝」的田地，每苦旱，張復開長渠，從烏泥涇直達黃浦，引潮灌田，那麼烏泥涇的得通黃浦，也許還是這位張百五的功績。元朝至元年間（一二六四——一二九四）還有一個海盜出身，而因做漢奸和海漕富貴起來，甚至留名國史的張瑄，也住到烏泥涇鎮來。華亭縣的倉廩，那個稱爲「太平倉」的，也於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造成於烏泥涇鎮。太平倉是由張俊遇宅改建的，這宅子有四百零九間屋子，十五個園館，三萬五千四百八十四步地皮。單從這一點零星的記載，也可以想到烏泥涇鎮至少從宋朝起便是一個繁盛的鎮，到元朝至元年間而未稍衰。

當烏泥涇鎮已經非常繁盛的那時候，上海不過像烏泥涇鎮一樣，是屬於華亭縣的一個鎮罷了。至元二十九年（一二九二）上海鎮升爲縣，烏泥涇鎮劃歸上海縣管轄，距離它東北方的縣城計二十六里，在二十六保，已經是上海華亭兩縣交界的地方了。

烏泥涇和烏泥涇鎮，當然不難在上海縣獲得特殊的，重要的地位。在交通上，在軍事上，烏泥涇的重要，

也許僅僅比龍華港稍稍差一點，而烏泥涇鎮的繼續繁盛，它居民的愈益稠密，更非縣屬其他各鎮所能相比的吧。

元代上海縣共設巡檢司五個，除杜浦，青龍，鄒城，新涇之外，另外的那一個正是烏泥涇。到了明朝洪武六年（一三七三），烏泥涇有課稅局的設置，這烏泥涇課稅局與縣市局和新涇局，合成全縣所僅有的三個課稅局。建局的人，是糧長陸伯才。所謂課稅局，大概便是關卡，後來鎮荒局廢了，許多許多年以後，還留下「闕橋」「關上」等等名稱。雖然在正統初年（一四三六——一四四〇），烏泥涇課稅局曾經一度被革，關稅併由新涇局徵收，但革不了幾年，正統十一年（一四四六）便又恢復了。

烏泥涇所以能成爲那麼繁盛重要的原因，固然許還有待於更週詳的考據和研究，但植棉和紡織的發達，無疑地是其中最主要的。上海的植棉和紡織，都開始於烏泥涇。相傳烏泥涇最初土壤磽瘠，民多貧困，因謀樹藝以給，遂覓棉種於閩廣，木棉的種子，却意外地特別合於烏泥涇的土壤，於是木棉產量繼續增加，又傳播到附近地方去，終於成爲老上海最主要的農產品了。紡織初不甚發達；它的生產工具的改良，以及因工具改良而來的布疋生產的量和質的突進，也開始於烏泥涇，由於該地人黃道婆的功績。

然而烏泥涇的繁盛的歷史，並不能永遠這麼繼續下去。在烏泥涇重又恢復課稅局之後一百多年，嘉靖三十二年到三十五年（一五五三——一五五六）的倭寇的侵襲，成爲上海的大患，那麼繁盛重要的烏泥涇鎮，便在那期間無可避免地遭了難，落了一個「焚掠無遺」的結果。從烏泥涇課稅局被革於嘉靖

三十三年（一五五四）的這一個記載看來，鎮市的遭焚受掠，許是嘉靖三十二三年（一五五三——一五五四）的事吧。烏泥涇鎮是如此了結，而烏泥涇這一條水道，却也便在人們長時期的漠視之下，從閘廢渡荒而至於漸益淤塞，連僅僅交通上的小小的地位都未能保持下來。

現在我坐在到烏泥涇遺址去的汽車上，心中有着那些關於烏泥涇盛衰歷史的記憶，難道不應該一再焦急地自問着這些話麼：喂，烏泥涇現在怎樣了呢？還可以找到一點遺影麼？

我的耐心無須經過太久的試驗，差不多二十分鐘的行程已經告了終結，汽車停下在錢糧廟站口了，我們八個人好容易掙扎出了那過份擁擠的長途汽車，脚踏在那平滑的滬杭公路上了。我們無法約束我們飢餓的眼睛，它們是那麼急不及待地想一下吞食完那四週一切的形體和色彩。西面，那一二十座小洋房的叢集是「薔薇新村」，我們認識的南北而馳的那條公路，彷彿故意要試驗我們無濟的目力，儘是那麼固執地，頑皮地把它的盡頭躲藏到那無窮的遠處去。木棉佔據了四週的田野，那麼整齊，那麼生動，那麼可愛。

從北面來的兩三輛流線型的黑牌汽車，先後疾馳過我們的身邊，打斷了我們的遠望。汽車中，有外國的商人，有中國的富豪，他們大概倦於都市的行樂，來享受一個內地的星期日的。我們顯然忽而想到了一些嚴肅的事情和問題，不僅關於上海一地，而且關於整個中國的。我們默默地跟在我們的嚮導錢先生的後面，舉步走到公路旁邊，向東通達華涇鎮的一條泥路口頭。路口有鎮公所的一個通告，說該路尚未築成，

禁止車輛通行。路口之北不數步，有李根源題的烈士鄒容的墓碑，想來是作爲指示墓址所在的用處的。

順着那條泥路，我們向東走向烏泥涇的遺址去。

黃霉已經過去，農人最辛勞的「脫花」工作也許剛告了一個段落。一望無涯的棉田，靜靜地躺在那泥路的左右。木棉正在欣喜地默默地，迅速地生長着，高的已有三四尺了；蜜黃色的小花，隱藏在葉叢之中，偶然也有一兩朵爬在較高的枝頭，怯生生地在向我們微微點頭。胡懷琛先生做了一首題名「棉田」的詩：

「我來夏秋間，草棉花正開；臨風慕黃婆，民生關我懷。」

棉田的邊上，夾種着一兩行的豇豆。我剛在注意豇豆的時候，聽到錢先生告訴徐先生他們，說那邊便是錢糧廟。我立刻抬起頭來，順着錢先生所指示的地方，向北望去，只見——讓我討個便宜，引用胡懷琛先生「錢糧廟」那首詩在這裏吧：

「刦後錢糧廟，但存牆半堵；一雙石獅子，依然守門戶。」

從後來提到錢糧廟的談話中，我們知道，這個廟是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火燒掉了的。廟燬雖已有七八年，但它的名字却依然有力地存在着，剛才我們下車的那個站口，不是便稱爲錢糧廟的麼？

泥路向南一轉，接着又彎向東去。路旁一塊石碑吸引了我們的注視，胡道靜郭孝先兩位先生不約而同，立卽蹲下去細察碑上的文字，但只勉強認出了「故處士×××元配吳太夫人……」這幾個字，大概

是一個墓碑吧。錢先生指着北方一個從樹木中透露出來的屋面告訴我們說，那便是寧國寺，我們等一會可以去看一看的。

過了一座已經坍壞的小石橋，（關於這座橋，我們後來還有一點歷史的發見，補敍在後文某一節中，）路南側出現了一條汚濁的，不見流動的小溪，這小溪至多不過三四尺寬從東而來，到近那小石橋的地方塞住了，橋下面僅僅留下了一條彎向北去的水道的遺跡，上寬下狹，最深處約可等於一個普通人的高度，儘讓雜草佔據了去，茂盛地生長着。錢先生指着這一條小溪，告訴我們說，據他的考證這便是烏泥涇。我們本來並沒預先爲烏泥涇打下一個怎樣悅目的遺形，錢先生的話所以不致引起我們的驚異。胡懷琛先生可起了懷古的情緒，他的「烏泥涇」一詩云：

「昔聞烏泥涇，宋元繁盛地；今日至涇上，無限思古意。」

錢先生接着又告訴我們，我們已經走過的一個地方，現在還留下「賣花橋」的名稱，前面有一座橋，名叫「打鐵橋」；他說「賣花打鐵，想來是當年烏泥涇的熱鬧地方吧。」胡懷琛先生吟「賣花橋」云：

「當年賣花處，猶喚賣花橋；不見賣花人，夕陽空無聊。」

是的，烏泥涇的賣花橋頭，如今已不見了賣花的人們，賣花的人們早已跑到租界中洋房的大門前去了。但這裏我們有農人，挑着滿筐的桃子，滿身大汗，擦過我們身邊，跑向我們來的那條路上去。

路旁有房子可以見到了。都是同樣構造的明朝式房屋，也便是我們在上海附近鄉下所常見的那一

種。有一個屋子裏，坐着十多個一二十歲的姑娘，在那裏編結白色漏花的台毯，窗帘這一類東西，抬起她們和年齡不相襯的，已經刻上了辛勞記號的臉兒來，呆呆地望了我們一下，又回到她們辛勞的工作上去了。我說她們辛勞，這可能說出那眞實的情形了麼？不，不，一千個不！土布是早已在走私大發作之前，便給洋布逐出了市場，甚至連烏泥涇的女子如今也收拾起了布機，我們聽不到一聲織布的動響。但農忙終年，難以溫飽一家的情形，是由來已久，今而最烈的，農家的女子非有生產的副業不可。像我們所曾見過的引翔區和高橋區的那些女子一樣，烏泥涇的也早在編結白色漏花的台毯之類的東西了。她們在掙扎着生活。誰能說她們現在所從事的手工業，再能維持多少時日？照被安排定了的「命運」她們的面前只有工廠的鐵門在等待着；然而這鐵門現在不是也早已關閉起來了麼？……

這樣海闊天空的設想，使我落後了幾步，我追上那幾位同行者的時候，聽到他們正在談着烏泥涇，錢先生說，那地方泥土中磚瓦特別多，恐怕是前代建築的遺物，也未可知。這話又引起了我無邊際的聯想。我好奇地問着自己：如果上海的幾位可佩的考古學教授知道了這裏有磚瓦可掘的時候，他們會不會來的？磚瓦之外，說不定還有別的東西可以掘到呢。不過烏泥涇鎮的年代，在他們看來，當然是還欠「古」得很，不值得「考」的。然而，這會成爲問題麼？淵博得驚人的那幾位教授，依照他們不久前所聲嘶力竭地宣傳的發現，當不難在所掘出的可以疑爲烏泥涇鎮的遺物上面，運用最豐富的想像力，來證明還沒有烏泥涇鎮時代的烏泥涇鎮文化或什麼，強制人們相信。

然而我自己一點不想做考古學教授，也不想勸我的同行者中任何一位去做，所以只默默地跟在他們後面，走到一個竹園的地方，轉彎向南，越過一座跟地面一樣高低的木板橋，這便是錢先生剛才提起過的「打鐵橋」。我們發現自己走在一條比較寬整的路上了。

三　最閑園的追憶

這一條路是一條堤岸的形式，高高地橫亘在棉田的中間，由北往南，一直通到華涇鎮。錢先生指着路左方近鎮市的兩個小丘，如今長滿了蘆花的，告訴我們那是筆架山，以前從那裏開出石頭來造過筆架。接着，他又指着路左右兩方更近鎮市的一帶地勢較高的地方，說：「那裏不是比較高起許多的麼？便是最閑園的遺址了。」

原來，元代詩人王逢的烏泥涇故居，有名的最閑園的所在，就在我們的眼前了。

姓王名逢號原吉的這一位詩人，本來並不是上海縣人，他的原籍是江陰。他是一個才氣俊爽的詩人，大約在二十歲的時候，便有很好的名譽。曾經有大官幾次薦他出仕，但他都堅辭不就，只住在他青龍鎮的梧溪精舍裏吟詩自娛；梧溪精舍的題名，是因爲他的祖母曾經手植雙梧於橫河之上，用來紀念他的祖母的。他爲什麼不願做官呢？是不願做元朝的官麼？是根本不願爲但知運用高壓政策的統治者所用麼？我曾經稍稍翻讀過他的遺著梧溪集，並沒發現這兩個問題的肯定的解答，我所感到的是一種極濃厚的隱逸的情緒。

蒙古人的十分高壓的統治，終於發生了動搖。泰州人張士誠，繼方國珍，韓山童，李二，徐壽輝，郭子興等人之後，在至正十三年（一三五三）起兵於高郵，後來雖曾有一度不得已投降元朝，但到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又叛而自立為吳王，據有三吳（按蘇州為中吳，常州為西吳，湖州為東吳）及浙西一帶地方。到至正二十六年（一三六六）張士誠為朱元璋所困，次年張自縊而死，據地盡屬朱有。當張朱用兵之際，蘇常一帶人民頗多避居於未受影響的上海，隱逸的江陰詩人王逢也是其中之一，是至正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一三六六年五月八日）住到繁盛的烏泥涇鎮來的。

王詩人大概是一個家道舒康，（雖然他自己嘆貧）而又非常雅緻的人吧，靑龍鎮的梧溪精舍想來是不愧為「精舍」的那裏面有蘿月山房冥鴻亭小草軒；而他遷居到烏泥涇鎮來，便住在宋張驥院的故居，匾堂曰儉德，園曰最閒。

最閒園中有藻德池，懷湘坡，樂意生香臺，幽貞谷，瀫風所，臥雪窩，流春石，海曙巖，都由詩人自為之記。詩人並作懷先民賦，名其山曰先民一邱，溝曰先民一壑。又有林屋餘清洞，中峙一石名直節峯，列二石曰泗磬，豐鐘，詩人作賦記之，並有贊。最閒園東的荒地，並闢為靑園，蒔菜種麥。他的移居最閒園詩六首云：

「卜宅賓賢里，生涯始有涯；憂緣常念亂，貧為數移家。徑合交枝果，簾當獨樹花，池臺幾峯石，相友臥煙霞。

「平生一邱壑，今住小林泉；樹古走藤蔓，沙虛行竹鞭。紅蛛網右罅，白燕下琴邊；不有故山憶，溪南買祭

田。

「鄉曲敦新好，園林恍昔游；衣冠時徑入，棋局夜忘收；已遂蓴羹興，何煩杞國憂？人生貴行樂，兩鬢颯先秋。」

「地深雛鳳穴，池浸小龍泓；白石垂綸影，蒼苔拄杖聲；人心常淡泊，風物自虛清；多卻詩千首，無由避隱名。」

「邱園宜養病，薄暮一徘徊；倦蝶投烟草，潛魚樂水苔；尊中天影落，巾上月明來；家政傳兒子，惟須藥籠材。」

「無才甘在野，多懶愜行園；石露搏雲氣，池風損水痕；草深眠雉子，林靜習鶵孫；擬著幽居錄，漁樵共討論。」

最閒園中最閒園丁的閒情幽趣，是可以從而想見的了。上海一向以它寓公之中有這樣一位幽閒的詩人而自豪的。而現在，他的最閒園的遺址，據錢先生的指示，是即在我們的面前了。我順着錢先生指示的方向看去，除了地勢的高低不平或者可以疑作園中丘壑的遺影之外，實在看不到什麼了。我正想有所發問，錢先生却引導我們轉入了路右側的一條極小的泥徑上去。

我直覺到這裏是有了一些什麼了。大約三四十步之外，有一座朝南的三開間的明式平房，前面是一個不甚潔淨的池，池東端孤零地矗立着一株很高大的皂莢樹。我們不自覺地加緊了脚步，向那平房走去。

屋子外面一個堆砌得很精細的「花牆洞，」非常引人注意。大門上釘着一塊「華涇鎭曹行鄉一號」的門牌。屋子裏面並沒隔開，像一個較小的廳的樣子，不規則地擺着塵封灰積的一架布機，一架紡車，和幾隻破舊的桌椅，完成整個屋子的那種頽敗不堪的氛氣。正中的地方掛着一個匾額，也已頽敗不堪，僅能勉強看出「閑閑草堂」這四個草體的大字，其餘密密的小字是讀不成句，無法會意了。眞的，我們彷彿忘去了年代的久遠，尤其彷彿忘去了明嘉靖年間的烏泥涇的刦運，奢望着最閑園的遺址的得有所多見了。如今已是頽敗不堪的這閑閑草堂，一定是最閑園荒廢之後，有人追慕那前代詩人，再來築堂於此，大概草堂以外，還有園林亭閣的建築的吧；那麽草堂四週一帶地勢的或高或低，也已不是最閑園中的景色的遺留了。據現在住在草堂的一個五十多歲的農人說，草堂是一個姓唐的人造了的，後來屢經易主，今爲劉氏所有。但同治上海縣志記載着「其（指最閑園）遺址之僅存者，今爲張氏所居。」這僅存的遺址，我想，是使人有極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決不是最閑園的。

胡懷琛先生爲閑閑草堂做了一首詩：

「草堂亦將圮，何況最閑園！堂額數個字，遺蹟恍惚存。」

徐蔚南先生便把這最閑園恍惚尚存的遺址，收進了他的攝影箱裏去了。

我們從小徑折回到大路，繼續向南到華涇鎭去。鎭上的房屋都是古舊得很，像我這樣一個長得不能算高的人，舉起手來也幾乎可以攀到屋簷了，樓房只是極偶然的例外。所見到的二三十家小小鋪子，都好

像塗上了一層褪了一半的灰色。人見到不多，顯得非常靜寂，雖然我們已經在空曠的田野間走了一兩個鐘頭的路了。錢先生對我們解釋道，這裏是早晨爲市的。

錢先生到一家出賣布、煙等等雜貨的鋪子裏去，邀出華涇鄉鄉長吳樹基先生來，一同做我們的嚮導。我稍稍留意了一下那一家鋪子，它的確顯得與衆不同，是比較規模最大貨物最充實模樣最體面了。我們正爲了再多煩勞一位先生而感到不安，這時徐蔚南先生却發現了他的欣喜。徐先生近來在非常熱心而困難地搜集着老上海各主要生業的生產工具，現在他却無意中在一家鋪子裏發現了捕魚戽水所用的「拷斗」，於是不勝欣喜地買了一個。想要再發現一些什麼，可是徒然了。

我們八個人變成了九個，向西轉到鎮的背後去。如果我當時的聽覺沒有欺騙我，那麼我們是從他們本地人稱爲「北街」的那條街上走去的。轉了一個灣，在太平橋堍下，十分破舊的城隍廟，已經改爲公安局第一分駐所第一派出所了。墊脚的一個碑仍很完好，一看是乾隆六年十月知縣王世睿所立的「詳奉憲批勒石頂浚華涇港免派別徭碑記」。廟隔壁有華涇小學校，校舍據說是民國四年（一九一五）把武勝閣翻造而成的。上海縣第二區華涇鎮鎮公所的牌子，也訂在這小學的門旁。

隨即，我們又到了棉田中間了。在田岸上那麼轉灣向北又轉灣向西南，曲曲折折地向烈士鄒容的墳墓進發。

四　鄒烈士的墳墓

明朗的天空，忽然灑下了一陣不很小的雨來，但我們都是那麼興奮着。徐蔚南先生歪着領結，健步如飛。胡懷琛先生的病足，拖着破鞋，一點不肯落後。甚至年紀那麼小的徐天明小姐，拒絕撑傘。臨走時不知是誰隨手帶走了的這一柄小傘，這時剛剛落在我的手裏，送也送不掉，便用來抵禦我背後的胡道靜先生的搗亂了。

可不是麼：如果說詩人王逢是因爲拒絕做漢奸，（不問他爲了什麼原因拒絕，）而值得人們特別敬仰的話，那麼我們面前便是一個身殉革命的烈士的墳啊！

雨好像看出它的不足以打退我們的興奮，終於自認失敗，悄悄地停了。鄒烈士的墳，也望得見了。

小小的一個墳，寂寞地躺在棉田之中。野草掩沒了極短的墓道。誰家的兩頭羊繫住在石桌的脚上。墳的樸素，彷彿愈能襯托出烈士精神的偉大，我這樣感到了。

墓志銘是餘姚章炳麟（太炎）作，騰衝李根源（印泉）寫的，題曰「贈大將軍鄒君墓志銘」一文云：

「鄒君諱容，字蔚丹，四川巴人。以著書稱『革命軍』，爲清廷所訟，與炳麟同囚於上海，歲餘，瘐死，年二十一，時清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也。上海劉三葬之華涇。民國興，贈大將軍。銘曰：

「魂兮無不之也，揚靈於九有，而安宅于茲也。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

「贈大將軍鄒君墓表」是餘姚章炳麟作，三原于右任寫，全文如下：

「君諱容，字蔚丹，四川巴人，父〇，行商隴蜀間。君少慧，年十二，誦九經史記漢書皆上口。父以科甲期之，君弗欲，時意彫刻。父怒，輒榜笞至流血，然愈愛重。君從成都呂翼文學，與人言，指天畫地，非堯舜，薄周孔，無所避。翼文懼，擯之。父令就日本學，時年十七矣。與同學鈕永建規設中國學會，未就。學二歲，陸軍學生監督姚甲有姦私事，君偕張繼等五人，排闥入其邸中，榜頰數十，持剪刀斷其辮髮；張繼者，故嘗與善化秦力山發議排君主立憲者也。事覺，潛歸上海，與章炳麟見于愛國學社。是時，社生多習英吉利語，君調之曰：『諸君堪為賈人耳！』社生皆怒，欲毆之。廣州大賈馮乙，故嘗入英吉利籍，方設國民議事廳於上海，招君，君詰乙曰：『若英吉利人，此國民者，中國民邪？英吉利國民邪？』乙慚，事中寢。君既明習國史學於翼文，復通曉經訓說文部。君疾異族如仇讎，乃草『革命軍』以擯清，自念語過淺露，就炳麟求修飾。炳麟曰：『感恆民，當如是。』序而刻之。炳麟亦自有駁康有為書，與君書同意。時，又有蘇報社者，以論議相應和，則長沙章士釗所為也。君與士釗、繼，皆年少，獨炳麟差長，相得甚歡，約為昆弟交，要以光復漢族事。會清遣江蘇候補道俞明震來檢察革命黨，君及炳麟皆就逮，繫上海租界獄。兩人日會聚說經，亦時時講佛典。炳麟授以因明入正理論，曰：『學此，可以解二年之憂矣。』時清政府自貶與布衣訟，南洋大臣遣法律官擔文來廷辯，兩造爭漢虜曲直於上海知縣前，聞者震詫。吏卒不能決，上其事外務部，外務部亦慚。明年，與外國公使雜定之，兩人者皆罰作，而清尊嚴亦轉替。君以少年為獄囚，獄卒數侵之，心不能平；又啗麥麩飯不飽，益憤激，內熱，數有遺下。明年正月，疾發，體溫溫不大熱，但欲寐，又懊憹煩寃不得

臥，夜半獨語罵人，比旦皆不省。炳麟知其病少陰也，念得中工，進黃連阿膠鷄子黃湯；病日已矣，則告獄卒長，請自爲持脈疏湯藥，弗許，請召日本醫，弗許。病四十日，二月二十九日夜半，卒於獄中，年二十一矣。詰朝日加巳，炳麟往撫其屍，目不瞑。初，獄之竟也，處炳麟三年，君二年；囚至是，君程未滿纔七十日，遽死，內外皆疑有佗故。於是上海義士劉三收其骨，葬之華涇，樹以碣，未封也。君既卒，所著『革命軍』因大行，凡摹印二十有餘反。遠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兩購之，置籠中，雜衣履餈餅以入，淸關郵不能禁。卒賴其言，爲光復道原。逾六年，武昌起兵。民國元年，臨時政府贈大將軍，四川軍府以禮招其魂歸，大總統孫公親拜遺焉。劉三者，性方絜，寡交遊，業爲君營葬，未嘗自伐，故君諸友不能知葬所。十一年冬，炳麟始來得之。十三年春四月，與士釗、繼等二十餘人，祭於華涇，騰衝李根源議曰：『勛如鄒君，而墓無刻石，後世何觀焉？』與祭者皆起立。炳麟亡命日本時，已嘗爲君傳，及是，稍增損其辭，以表於墓。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日公建。」

這一篇墓表，把鄒烈士的事蹟，記得非常詳細了。墓表如它結末所云，係由章舊作「鄒容傳」「稍增損其辭」而成的。鄒容傳被「損」之處，大者，約有二點：一爲鄒章被捕的一點曲折，傳云：

「……會虜遣江蘇候補道俞明震檢察革命黨事，將逮愛國學社教習吳朓，朓故甚容、炳麟，又幸脫禍，直詣明震自歸，且以『革命軍』進。明震緩朓，朓逸，遂按名捕容、炳麟。……」

另一爲關於鄒死及獄中病囚的情形，傳云：

「……內外譁言，西醫受賄，下毒藥殺之，疑不能明。然西醫視獄囚至微賤，凡病，皆令安坐待命，勿與藥。獄囚五百，歲瘐死者，率百六十人。容疾始發而醫不知其劇，比日久病態已著，顧予以熱疾常藥，亦下毒之次也。」

又，入英國籍而設國民議事廳的廣州大商人馮乙，傳中寫明是馮鏡如。

墓表稱「時清政府自昵與布衣訟，南洋大臣遣法律官擔文來廷辯，兩造爭漢虜曲直於上海知縣前，聞者震詫。」上海知縣云云，須稍加註釋。按當時租界司法，不歸上海縣審理，另設會審公廨由中國讞員「會同」外領派員訊辦。愛國學社和蘇報館都在公共租界，所以南洋大臣魏光燾所派的候補道俞明震於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二日（一九〇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來到上海之後，即向領事交涉簽票逮捕諸革命黨人。鄒章等被捕後，故亦「繫上海租界獄。」審訊時，因有外領派員「會審，」於是一時案不能結，成爲一種外交事件，提到了北京外務部去，復由外務部於「明年，與外國公使雜定之，」不過名義上算是由上海知縣判決，判詞是他宣布的。在結案之前，清廷曾商得英公使同意，會審公廨開過四次所謂「額外公堂，」上海知縣到廨會同讞員及英陪審官，審訊鄒章諸人。

鄒烈士所著的「革命軍，」爲上海大同書局印行，約二萬言，分七章：緒論，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種，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革命獨立之大義，及結論。蘇報于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一九〇三年六月九日）發表「讀革命軍」及「介紹革命軍」兩篇文章，對「革命軍」一書推許備至。「

革命軍」和蘇報，便這樣牽合了起來，鄒案成爲蘇報案的一部份了。關於蘇報案現已不乏系統的記載，如上海市通志館出版「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一書中「蘇報案」，上海通社「上海研究資料」中「獅子吼『破迷報館案』索隱」及本書「蘇報案始末」，均可供參考。

「革命軍」，不僅如蘇報介紹文中所云：「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筆極犀利，文極沉痛，稍有種族思想者讀之，當無不拔劍起舞，髮衝眉豎」，而且在光復了二十多年之後，仍有使人讀後不得不深思之處。「革命獨立之大義」一章，列舉中國革命後的根本事項若干條，其中有：

「一、不許異種人沾染我中國絲毫權利。」

「一、敵對干預我中國革命之外國人及本國人。」

「一、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屬天賦之權利。」

「一、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論、思想、出版等事。」

「一、各人權利，必要保護，須經人民公許，建設政府，而各賦以權，專管保護人民權利之事。」

「一、無論何時，政府所爲，有干犯人民權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舊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樂之心；迨其既得安全康樂之後，經承公議，整頓權利，更立新政府，亦爲人民應有之權利。」

記得民國臨時政府時代，南京爲鄒烈士開追悼會，章炳麟曾製一聯云：

「羣盜鼠竊狗偸，死者不瞑目。　此地龍蟠虎踞，古人之虛言。」

墳背後刻着李根源「癸亥（按卽民國十二年）寒食偕太炎、右任、行嚴（章士釗、）溥泉（張繼、）鐵橋（趙鐵橋、）君武（馬君武、）祭威丹墓」一詩：

「英雄造時勢宇宙垂大節；我來吊荒塚桃花共泣血。」

，現在我們中的胡懷琛先生也做了一首「鄒容墓」：

「昔墓烈士節愛讀『革命軍』；今謁烈士墓悵然欲何云。」

烈士的遺恨是多麼長啊！

我們千千萬萬的人的責任是多麼重大，多麼急迫啊！

五　寧國寺的今昔

在鄒烈士的墓前，不覺起了許多最嚴肅的思索。我默默地跟在那幾位默然的同行者後面，向北走動了。起來這一同的目的地是寧國寺。

我稍稍觀察了一下地位。如果我的記憶不錯，那麼把我們下了汽車以後所轉入的那條從西向東的泥路在某一點上截斷了，再加上分居南北的鄒烈士墓和寧國寺，便成爲孩子所寫的一個不整齊的「小」字。但曲折的阡陌是不允許我們筆直地從這「小」字的這一點跑向那一點去的，我們得繞道向東北而去，於是到了那一豎以下被截去部份中的一個地方，有一座已經坍壞不堪的小石橋的。

讀者諸君，你們忘了這一座小石橋沒有？我們來的時候，不是曾經在錢先生指爲烏泥涇的那條小溪

的西端，走過了一座坍壞不堪的小石橋麼？橋下面不是還遺留着一個沒有水點的南北河道的麼？我們現在又到了這小石橋頭了。

小石橋的坍壞和古舊，引起了我們的注意。郭孝先胡道靜兩位先生便不約而同的跳到那乾涸的河道中去，剛立定就發現雜草叢中的一塊石頭，石頭的一面刻着「賓興橋」這三個字。他們又鑽到橋洞下去，抄下了刻在左右橋石上的字，有一塊上刻着：「欽差提督署理工部郎中曲阜臧麟，刑部郎中朱恩，賜進士出身知上海縣事廬龍郭經，同建；」另一塊刻着：「大明弘治壬戌八月吉日。」

建橋者之一的郭經，是第一部上海縣志——明弘治志——的領編者。建橋的明弘治壬戌年，是弘治十五年（一五〇二）。現在坍壞不堪的這座小小的賓興橋，倒是看見過烏泥涇鎮最後五十一二年的繁盛的呢！這座賓興橋是烏泥涇惟一可靠的遺物了吧。胡懷琛先生有咏「賓興橋」一詩云：

「舊是賓賢里，萋萋草滿堤；依稀橋上字，認是郭經題。」

帶着這意外的小小發現的喜悅，我們繼續繞道到寧國寺去。

寧國寺是上海古老寺院之一，相傳建於宋隆興元年（一一六三），是當時那個烏泥涇鎮首富張百五所發起和僧昌月堂主持的；乾道二年（一一六六）請得寺額，與同在二十六保的龍華寺，南北相望。殿前有羅漢松四株，康熙松江府志形容它們道：「枝幹森嚴古色蒼然，蓋三四百年物也。」

明洪武年間，朝廷有清理寺觀之舉，寧國寺因於洪武十六年（一三八三），連同其他一寺二庵一院，

歸併給由慈報寺重建改額的觀音禪寺。所謂歸併，大概僅是管理上的問題，原寺並不廢棄的。天啓六年（一六二六）寧國寺「經張方伯所望重修，復移於張家浜內」；這是康熙松江府志的記載。但看語氣，重修與移寺，如非同時，相隔亦似不能甚久，那麽既已重修，何必又須移寺？這至必可以叫人置疑。或者是張所望另覓寺址，再建寧國寺，也未可知。後來縣志，則率不云移寺，但稱重修。

寧國寺的「重修」，到現在也有三百十年了。這中間曾經遭過火災，是「清道光間」（一八二一——一八五〇）發生的；同治上海縣志云：「今僅存觀音堂。」現在我們去想來至多不過看看那刧餘的觀音堂了。

但我們遇到了意外。

我們從田岸轉到了一條路口，路兩旁栽着極其整齊的冬青，高過人腰，圍住裏面的一片桃林。路口左首樹着一塊木牌，上面寫着：「漢世流傳，西來園，二十三年常德植。」一直等到我們走到這條路像一條甬道似地直達的那所平房的大門口，我看到洞開的那兩扇大門上貼有「法輪常轉」這四個字，這時候我才相信我們的確並來順道去參觀什麽桃園，而到了寧國寺了。我看了看門牌，是曹行鄉西灣村五十三號。

九個汗流的身體需要一刻的休息，我們擁進山門，又擁進了院子旁邊的西齋，趕快剝落外衣來。在這亂紛紛的中間，錢先生把寧國寺法名常德的住持介紹給了我們。他是一個面色黑黑的四十多歲的和尚，口中露出一個已經褪色的金牙，捲曲的外鄉舌子已經能說很有幾分相像的本地話了。他忙着端出一盆

瓜子和一盆香煙來，殷勤的招待我們。但我們急於要看看這寺的究竟，一個又一個地溜出了西齋。

院子裏有兩缸荷花種在那裏，一大一小。院子所對的殿，便是觀音殿，殿上有三四個人在那裏整理蟠桃，許多許多蟠桃平鋪在十個左右竹器中着地擺在那裏。殿的建築似甚平常，若還不算簡陋，正樑上居然被我們看淸了造殿的年月，是「大淸康熙癸亥拾月，」造殿的是張百川。康熙癸亥是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張姓從烏泥涇鎭時代以來，一向是這一帶地方的大族。

觀音殿的後面，儘是桃樹，列着整齊的隊伍，從寺旁兜到寺前去，把整個的寺包圍了起來，只留下我們進來的那條冬青夾成的路。桃實已經大半成熟，樹上掛着的已不大多，地上這裏那裏躺着過於成熟而自行墮下的。每一株樹上掛着一個順次編排的號碼，整個桃林約有二百四五十株。

我們在樹枝下東鑽西鑽着，常德和尙也來了，我們把他包圍了起來。他告訴我們，他是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到寧國寺的，十五年（一九二六）開始植桃。他指着桃林中殘留着幾個很大的礎石，告訴我們說這裏大槪是當年大殿的所在。礎石的確很大，當年大殿的雄姿不難從而推想。我們驚嘆了一下，他似乎稍稍興奮了些，說道：

「原來是很大的寺啊。」指着桃林西面，「那邊是松江縣，本來還有八畝多地的寺基，後來賣掉了；」又指着北面「這邊本來也還有地哩。聽說以前寺裏的房子有五千零四十八間，不是很大了麼？」

五千零四十八，這一個數目，在我的耳中覺得太熟了，正像三十六，七十二，這些數目一樣。但當年的寧

國寺一定很大，這我並不懷疑。

我們又被邀請到西齋中去。這一回是常德和尙請我們吃他自己園中的蟠桃。蟠桃很大，色又鮮豔得很；吃上口，一包湯不過份甜，可是極鮮；吃過之後，儘你故意挑剔地細細辨味，毫無澀意。眞是上品！我們的嘴巴可太忙了，簡直忙不過來，一邊吃桃子，一邊要說讚美的話。我問常德和尙：

「種子是哪裏來的？」

「就是本地種子。」

我眞是吃昏了，竟忘了龍華桃的名產。上海的桃子，以漕涇區出產最多，曹行區次之，滬南區法華區較少，莘莊區最少，統名爲龍華桃。寧國寺所在，便是曹行區的產桃區域之內啊。後來我們臨走時，常德和尙還送了我們許多桃子，每人一份，竹簍上的標記不是寫明爲「龍華西來園」的麼？

胡懷琛先生有「寧國寺」一詩：

「大殿久已廢，空有遺址存；老僧種桃花，眞如武陵人。」

又咏「寧國寺老僧餽桃子」云：

「老僧獨好客，餽我桃一筐；市上費錢買，無此滋味長。」

這位好客的武陵人，據我看，確是比隱居在洞裏的武陵人要「會做人」得多了。你看，他跟教育界名人的錢選青先生，他跟當地鄉長的吳樹棊先生，他跟後來參加進來的當地前淸董事陳平若先生，——他

跟他們是多麼熟習，多麼感情深厚啊！

一直到離開寧國寺，我沒有看見第二個和尙。桃園所雇的工人，好像有好幾個。

六　黃道婆的墓基

正當我們亂紛紛吃着蟠桃的時候，來了一位六七十歲的老人，兩鬢已成雪白，矮小的身體卻顯得頗爲強健的樣子。他是前淸做過當地董事的陳平若先生，錢先生特地約請了來指敎我們的。

吃過了蟠桃，我們便向陳先生問起關於黃道婆的話來。

黃道婆，如上文所曾提及，是改良上海紡織工具的人。關於她，最早的文字記載，見於元末陶南邨所作的輟耕錄中，輟耕錄云：

「閩廣多種木棉，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其土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於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剖去子，線絃竹弧，置案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時，有一嫗名黃道婆者，來自崖州，乃敎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線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帨帶，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人旣受敎，競相作爲，轉貨他郡，家旣受殷。未幾嫗卒，莫不感恩灑泣而共葬之，又爲立祠，歲時享之。越三十年，祠毀，鄉人趙愚軒重立。今祠復毀，無人爲之創建，道婆之名，日漸泯滅無聞矣。」

按黃道婆相傳原籍即是烏泥涇，從崖州回來，是元朝元貞年間（一二九五——一二九六）。黃道婆

祠即在烏泥涇；趙某重建復毀後，又由張某出而繼立。王逢詩云：

「前聞黃四孃，後稱宋五嫂，道婆異流輩，不肯崖州老。崖州布被五色繅，組霧紃雲粲花草，片帆鯨海得風歸，千軸烏涇奪天造。天孫慢司巧，僅解作牛衣；鄒母眞乃賢，訓兒喩斷機。道婆遺愛在桑梓，道婆有志覆赤子；荒哉唐元萬乘君，終醜長衾共昆弟。趙翁立祠兵火燬，張君慨然繼絕祀。我歌落葉秋聲裏，薄功厚享當愧死！」

明成化間（一四六五——一四八七）知縣劉琬重建，後又廢。萬曆間（一五七三——一六一九）烏泥涇人張之象改建於張家灣，有記云：

「上海西南廿餘里，爲烏泥涇，故有道婆祠云。道婆者，姓黃氏，本鎭人也。初淪落崖州，元元貞間附海船歸。閩廣多種木棉，織紡爲布，名曰吉貝；而道婆最善是業，州里宗之。先此，烏泥涇土壤磽瘠，民多困貧，因謀樹藝以給，遂覓種於閩廣間；然尙無踏車椎弓之制，率用手擘去子，線絃竹弧，置案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道婆乃敎以製造捍彈紡織之具，旣以便民矣，至於錯紗配色，綜線絜花，又各有法。故被褥帨帶之類，織以折枝團鳳棋局文字，粲然若寫。土人競相倣習，稍稍轉售他方以牟利，業頗饒裕。未幾，道婆卒，莫不感恩灑泣而共葬之，已立祠，歲時享之。越三十年，祠燬，里人趙某再爲立祠。今再燬，又數十年於茲矣。頃歲，行游其所，求問前所謂道婆祠者，業已頹廢，鞠爲灌莽，撫蹟增感，低囘歔欷者久之。予遂於居舍之東北隅，聽鶯橋畔，捨地二畝，其右爲南北周行。乃集里中嘗所稱尙義者凡若干人，共圖興復，經始方旬，

而煥然改飾，像設具備，神有棲憑。於是里中庶士咸曰：宜之。落成之日，爰來請記，蓋是舉予實倡之也，義何可辭？先王之制禮也，法施於民則祀之。吾松之民，仰機利以食，實此道婆發之，苟被其澤者，無忘追本之思，則祠祀可不廢矣。」

天啓六年（一六二六）「重修」寧國寺的張所望，又把黃道婆祠移在寧國寺西，亦有記：

「吾鄉之祠黃道婆也，始自勝國之季，而燬於兵。其後重建，輒復廢。而吾家王屋公改祠於張家浜者，不三十年，亦已化爲榛莽。余每過而傷之。念昔物壤磽瘠，民困無聊，生養至今，伊誰之賜？且輸貢尚方，衣被寰宇，明德遠矣，食報謂何？閒與里中好事，謀所以似續不朽者。竊謂榱棟惟新，黍離興感，昔人所慨，諒非無因；矧茲數椽，越在荒阻，地僻則寡助，事遠則易忘，旋興旋廢，勢所必至。夫惟金仙氏之教，終古尙存，而道婆故皈依法門，亦諸佛所攝，受俎豆於斯，庶幾永封不壞乎？衆皆是余言，於是議卽寧國寺之西偏，附建一祠。余遂捐貲首事，屬寺僧董其役，就能仁之精藍，作報功之福地。祠宇既飭，聿觀厥成；像設莊嚴，輪奐輝奕。爰易舊額，錫以嘉名，勒之貞珉，是稱黃母。蓋衣食之源，嫗實開之，恩斯勤斯，等於育我，是所謂衆人之母也，而以母道事之，誰曰不然！余乃躬率里人，設蘋藻之奠，拜於祠下。羣情欣懌，神用居歆。衆乃合詞進曰：『歲比不登，吉貝靡所。獲母其陰，相我下土。令杼軸不空，民以康又。繼自今祇奉禋祀，其無斁！』皆再拜稽首而退，屬余記之如此。至其航海來歸，敎民織作之始末，輟耕錄載之已詳，茲不重述。」

這是烏泥涇的黃道婆祠。此外，城內縣署西南梅溪弄中，亦有黃道婆祠，淸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

）金應杓記云：

「黃道婆開民食之源，備詳張方伯課記。予里渡鶴樓右梅溪弄，搆祠崇奉，凡邑中力於紡織者，常年四月中爲黃道婆誕辰，相率報賽。予里素號讀書地，昔邑侯山陰李公，夜行常聞里中誦讀聲，寒暑不輟，謂此間洵仁里也。今奉道婆以勤於紡織，俾機聲書聲相應，實關風教焉。」

惟因祠中所祀，是一個年輕女子，所以說者往往以爲是由黃姑訛爲黃婆，並非眞是黃道婆祠。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方佐所記，則仍以爲黃道婆。

又，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因李林松等聲請，創黃道婆祠於縣治西南半涇李氏園之右。嗣李氏園於同治六年（一八六七）改建爲龍門書院，祠由書院管理。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六）書院改建「蘇松太道道立龍門師範學堂」，祠的頭門戲樓及東西看樓均毀，祠前繞以牆，題曰「先棉祠」。

現在不僅到了烏泥涇，而且有熟悉地方歷史的陳平若老先生在面前，我們當然急於要問問關於烏泥涇的黃道婆祠的話了。寧國寺西部的寺基既已賣去，位於當時寧國寺西首的黃道婆祠，當然早已影跡全無。所以我們問陳先生他曾經看見過黃道婆祠沒有。回答是沒有。不過他告訴我們，他記得自從光緒初年（一八七五——一八八〇）以來，看見黃道婆的神位一向設在錢糧廟裏，一直到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寺燬於火，位亦失蹤。以前，女子學紡織，如果生性不甚靈敏，學不好，那麼便到道婆位前去叩拜請敎的。

據我們想，道婆的墳是應該在烏泥涇的，所以便問陳先生可知道墳的所在。

「黃道婆墳麼？有的。」陳先生回道「不過現在只賸一個墓基了。」

即使只是一個墓基，我們也極願意去看一看。於是一羣人，以陳先生爲首，擁出寺門，向東北方面出發了。

依陳先生的指示，道婆的墳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義塚，不過地勢似乎較高，可以叫人相信那裏本來即是墳墓。徐先生對着那些累累荒塚，不覺十分感慨了起來。胡懷琛先生有「黃婆墓遺址」一詩云：

「黃婆墓已荒，棉田空夕陽；遺愛在人心，墓廢亦何妨。」

從黃道婆墓基回到寧國寺之後，大家談着黃道婆，又談到棉布。徐先生和吳先生關於棉布的談話，是非常純熟，在行。徐先生對於棉布，曾經有過詳密的考證，而吳先生却原來帶做布商的，這眞是無獨有偶了。

我們懷着感謝錢先生，陳先生，吳先生和常德和尙的心，踏上路過錢糧廟開回上海去的長途汽車，已經是下午二點光景了。在興奮不減的歸途中，決定這一回的訪古記要輪到這不文的我來寫，這實在是讀者的諸君不幸啊。

（二十五年八月寫）

附錄　讀華涇訪古記後

青浦金世德

華涇訪古記，爲上海通社實地考察所得，事頗詳盡。惟關於烈士鄒威丹冢一節，據同社李印泉所述，略

有異同，爰爲錄之，以質上海通社諸子。

民國十三年上己日，章太炎、李印泉、柏烈武、于右任、章行嚴、張溥泉、田梓琴、周道腴、馮自由、馬君武、殷鑄夫、劉亞林、趙鐵橋、張季鸞、朱鐸民等，祭威丹冢，冢右甘肅陳竟泉陪葬，並及之。羣議興修，舉李印泉與里人劉季平董其事，次歲工始竣，太炎撰表，右任書志，銘爲印泉書。是日飯於季平宅，季平出素紙索書。太炎云：「落魄江湖久不歸，故人生死總相違；祇今重過威丹墓，尙伴劉三醉一圍。」印泉云：「革命軍聲震，天地爲變色；我來吊荒塚，桃花共泣血。」右任云：「廿載而還事始伸，同來掃墓一沾巾；威丹死後誰收葬？難得劉三作主人。」行嚴云：「藹墓來華涇，重見劉高士；謝君葬友恩，不敢題凡字。」溥泉云：「威丹死後無人葬，只賴劉三記姓名；廿載復仇成大業，敢澆淸酒答前盟。」各詩均未刻石，想里中好事所爲，故詩句有異，年份亦差。再，威丹卒後，吾師陳去病書抵劉三，乞謀片土，季平割宅傍地數畝葬之，即今塚址。時淸光緒三十二年，季平好義，去病重之，寄詩云：「生經倉海求雄駿，死爲要離脫左驂；莽莽風塵論俠客，大江南北兩劉三。」余作陳去病先生年譜中，詳記其事，爰並錄之。

記者按：金先生此文係「華涇訪古記」發表於時報後寄來者，根據李印泉（根源）先生口述，對於鄒墓所刻李先生一詩之寫作年份及前二句，有所更正，並錄示章太炎（炳麟）先生等之詩作，特爲附錄如上項讀「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四年」（按即淸光緒三十二年）在東京印刷的復報第一期，有柳亞子先生「哭威丹烈士」詩二首，茲亦補錄於此：

「白虹貫日英雄死，如此河山失霸才；不唱鐃歌唱薤露，胡兒歌舞漢兒哀。

「哭君惡耗淚成血，贈我遺書墨未塵；私意公情兩愁絕，幾時王氣劃珠申！」

政治

上海道台考略

一 緒言

上海道台為前清時代駐治上海的分巡蘇松太兵備道一種普通的稱謂，但見於官書文札，史乘著述的，極不一律，如：

(一)滬道 (二)巡道 (三)兵備道 (四)蘇松道 (五)蘇松常道 (六)蘇松太道 (七)江海關道 (八)海關道 (九)關道 (十)上海道

實際上則為一事。茲因該項職官名稱及其事蹟關係頗為重要，特為文闡述於下，以供參考。

二 清代道官制的始末

清初，各省設布政使左右參政參議為守道，按察使僉事為巡道，參政道從三品；副使道正四品；參議道從四品；僉事道正五品。有兼轄全省；有分轄三四府州。或典兵備或兼河務；或兼水利；或兼提學；或兼茶馬屯田；或兼糧儲鹽法；各以職事設立，無定員。至一七五三年（清乾隆十八年），撤廢各省守道兼布政司參政參議銜；巡道兼按察司副使僉事銜；定為巡守各道，秩正四品。道員援藩臬之例，可單獨奏議，不須轉詳督撫。

其屬員，除佐雜及候補官外，有幕友和吏胥。迄光緒時，有改革官制之議，定爲海關道，鹽法道，勸業道，巡警道等。其下，設佐治員，分科辦事。

三 分巡蘇松太兵備道的沿革

至於上海道台的名稱起初原不叫分巡蘇松太兵備道，也並不駐在上海。當順治年間，爲分巡蘇松兵備道，駐太倉州，巡察蘇松各地。到了一六六三年（淸康熙二年）將常鎭道歸併，另將鎭江歸併江寧道，即改稱分守蘇松常道，移駐蘇州。一六六七年（淸康熙六年）裁撤；迄一六七〇年（淸康熙九年）復設。一六八三年（淸康熙二十二年），以督糧道兼領，分守蘇松常道復行裁撤。一七二四年（淸雍正二年），因江蘇巡撫何天培建議，恢復分巡蘇松道，如舊制。次年，有巡撫張楷的奏請，乃奉命兼理海關。一七三〇年（淸雍正八年）又經巡撫尹繼善上言，移駐上海，加兵備銜，遂稱分巡蘇松兵備道。一七三六年（淸乾隆元年，）將太倉州併入管轄。至是，分巡蘇松太兵備道的名稱乃經實現。一七六六年（淸乾隆三十一年）將蘇州一府改歸糧道，成爲分巡松太兵備道。一八〇八年（淸嘉慶十三年），因糧道缺懸，和考成有礙，仍將蘇州府歸併，恢復舊稱。自是以後，沿用好久。但自上海開埠以後，交涉事宜，淸廷授權與該分巡蘇松太兵備道掌理，事實上又爲外交長官。同光年間，職務日繁，兼銜至三四項以上。同時，因有巡警道一度駐治，分巡蘇松太兵備道稱爲江海關道，或海關道，以資識別。但其職稱並未廢止，職權也未變更。

四 第一任管理關務的分巡蘇松道

一六八五年（清康熙二十四年），上海縣設置江海關監督，專司海船鈔，以內務府司員監收，筆帖式爲副。一七二二年（清康熙六十一年），撤前差，旨命蘇州巡撫帶管，遴員題委代理，迄一七二五年（清雍正三年）巡撫張楷奏委分巡蘇松道監收，其奏疏略稱：

「查上海一關，界連海面，出口之處甚多，稽察宜嚴，錢粮關係甚大。……今遴得分巡蘇松道朱一鳳才具頗優，堪以委任管理稅務。但該道係爲巡查盜案而設，駐劄蘇州。臣細思上海遠在海隅，更爲宵小出沒之地，盜案最多。若委該道經理關務，移駐上海，不但關稅得有專責，並可辦查奸匪，似於地方更有稗益。」

這樣，自該年起，上海的關務卽由分巡蘇松道管理，但移駐上海的一件事未及實行罷了。朱氏爲河北涿州人，進士出身，一七二四年（淸雍正二年）任分巡蘇松道。那時，該道卽係巡撫何天培奏請設置的。

五　第一任駐治上海的分巡蘇松兵備道

一七三〇年（淸雍正八年），江蘇巡撫尹繼善又經奏請，將分巡蘇松道移駐上海，並加兵備銜，略稱：

「分巡道有巡緝之責，兵民皆得治之，請加兵備銜，移駐上海，彈壓通洋口岸爲便。」淸廷報可。

那時的道台係王澄慧，爲河南睢州人，一七二九年（淸雍正七年）到任。自移駐上海議定，他就着手建造公廨，相度上海大東門內地方，圈地十四畝餘，費錢四千緡，迄一七三一年（淸雍正九年）工成。這就是後來通稱的道台衙門。王氏當時曾立碑紀載其事，有這樣的幾句話：

「蘇松通都望國，被海帶湖，地緊而劇，人稠以哤，主客雜沓，愚黠異數，而魚鹽、鐵冶、菽粟、絲枲之利，人競錐刀；三江、震澤、澱山三泖之區，善藏奸慝。官斯土者，不可以弛，亦不可以急；不可以文令，亦不可以武競。欲求政成，不亦難乎？」

他的措詞雖極空洞，但當時該道成爲繁難要缺，可以想見的了。

六　第一任兼轄太倉的分巡蘇松太兵備道

一七三六年（清乾隆元年），併入太倉，稱分巡蘇松太兵備道，是爲上海道台正式職稱的起原。那時的道台，係翁藻，爲浙江仁和人，進士出身。

當乾嘉時代，上海地方商業繁庶，頗有承平景象，地方官吏得有餘暇，從事藝文的講求。翁氏就任之始，於蘇松兩府和太倉一州地方，甄拔名士不少。另又建啓蒙書院一所，訓育幼童。

說到上海學藝掌故，我們總不能丟開清代中葉的書院制度。那時，很負盛名的，先後有敬業、蕊珠、龍門、梅溪等。而敬業書院實由申江書院改稱，申江書院又由啓蒙書院改稱。所以，說「啓蒙」係清代上海書院之鼻祖，可無疑義。就以上海書院發達的由來，歸功於翁氏，也未嘗不可。

翁氏以後，至勞宗發任時，曾一度移併蘇州府於督糧道管轄，後來恢復前制時，道台爲鄭濟燾。這兩人的事蹟，俱尙不關重要，無須詳說了。

七　第一任管理「夷務」的分巡蘇松太兵備道

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淸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上海在鴉片戰爭結束了以後，根據第一次不平等條約的規定，開始宣佈開闢商埠，列爲通商五口之一。那時的道台係宮慕久，他的事蹟關係上海實在太重大了，不特後來開闢英租界事宜完全由他和英領巴富爾（Balfour）議定，就是上海開埠日期也係由宮氏一手規定的。我們看下面引述的當時署兩江總督璧昌，江蘇巡撫孫善寶會奏原文，便知：

「竊臣等前准欽差大臣耆英咨會樸鼎查派令巴富爾前來，管理該國貿易事務。現據蘇松太道宮慕久稟報，九月十七日，有火輪船一隻，由吳淞口駛至上海，詢即英國領事巴富爾之船。旋據該領事投遞照會，約期面見，該道即於十八日會同在城文武，親赴大關，與之接晤，情形極爲恭順。該領事帶有夷官麥華陀一員，通曉漢語。據稱，俟將章程稅則逐細講論後，即定開市日期等情，當經臣等批飭妥速定議去後。迭日接據該道等稟稱已與該領事將章程稅則逐條覈對，反覆辨論，該領事均能懔遵……隨即議定九月二十六日，先行開市等情。臣等查該領事既已到滬，貨船亦有七隻，自應飭令早爲開市，以廣招徠。」

原來自南京條約訂立以後，經欽差大臣耆英奏請委派各口辦事人員，淸廷當即准可。上海方面，旨命：「着璧昌、孫善寶督同咸齡、宮慕久覈實辦理。」但當英領巴富爾起程來滬時，璧昌，孫善琦旣恐該領「事無鉅細，輒向干求，」復因其位分遠在樸鼎查之下，「體制攸關，」未便玩褻，輕率接見。宮氏蒞分巡蘇松太兵備道任以後，即値上海開埠，那麼事實是很明顯的，所有地方交涉事件的全責是無形中付與宮氏了。

他係山東東平州人，舉人出身。蘇撫對他，很爲契重，曾向清廷奏稟，有「質直出於自然，廉介本乎天性，於華夷通商諸務，斷不致徇私忘公，洵爲實心可靠之員」等語，後遷官按察使而去。

八　第一個兼辦「洋務」的分巡蘇松太兵備道

到了同治年間，太平天國覆亡以後，清廷頗有勵精圖治的氣象。所謂「洋務」者，就應運而生，在上海舉辦的，先後有製造局，廣方言館，招商局，織布局等。

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署江督李鴻章奉命籌辦製造局事宜，因爲丁日昌「學識深醇，留心西人祕巧，」就奏請清廷，調他到上海來，任爲上海道台，並兼製造局總辦之職。該局之得有殊績，實以丁氏之力爲多。

自是以後，上海風氣，逐漸開明。到了光緒年間，新政疊出，如辦學校，辦警察，開埠造路等等，無不由該道兼管，或任總辦。職務至四五項以上，極爲繁重。所以，那時的道台，更非具有比較開明的頭腦不可。那麼，談到當時吏治人選問題，丁日昌要算第一人了。

他爲廣東豐順人，後遷兩淮鹽運使，晉任江蘇巡撫。

九　歷官巡撫的上海道台

說到上海道台陞官，做到巡撫的，原來不止丁日昌一人，還有其他的八個，玆臚列於下：

（一）楊　魁　（二）趙炳言　（三）趙德轍　（四）丁日昌　（五）沈秉成　（六）劉瑞芬　（七）邵友

濂（十）聶緝槼（九）余聯沅

楊魁爲滿洲人（見下），後官蘇撫。趙炳言爲浙江歸安人，嘉慶丁丑翰林。一八三一年（淸道光十一年）由松江知府護理上海道台，後官鄂撫。趙德轍爲山西解州人，道光乙未進士，後官蘇撫。沈秉成爲浙江歸安人，咸豐丙辰進士，於一八七二年（淸同治十一年）任上海道台，吏治頗有可稱，後官皖撫。劉瑞芬爲安徽池州人，附生，後官粵撫。邵友濂爲浙江餘姚人，同治壬戌擧人，後官湘撫。聶緝槼爲湖南衡山人，係曾國藩的女壻，後官浙撫。他的事蹟，和上海市政極有關係。余聯沅爲義和團時代一個要員，東南保護約款以及上海租界條款的訂立，均出其手。他後歷官浙撫。

十　歷官總督的上海道台

歷官巡撫的上海道台已見上述，此外，還有歷官總督的，茲一併述左：

（一）薩　載　滿洲人（見下），兩江總督；
（二）李奉翰　漢軍正藍旗人，兩江總督；
（三）陳　鑾　湖北江夏人，兩江總督；
（四）薛　煥　四川華陽人，兩江總督；
（五）袁樹勛　湖南湘潭人，兩廣總督；
（六）瑞　澂　滿洲人（見下），湖廣總督。

薩載姓伊爾根覺羅氏，乾隆繙譯舉人，以練達河防稱。李奉翰字香林，監生出身。陳鑾字芝楣，嘉慶進士，曾授編修，歷官中外近二十年，卒祀名宦。薛煥係太平天國時代滿廷的一個幹員，道光舉人，選金山知縣，後歷官至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光緒時，始以病歸里。袁樹勛係上海地方自治的一個有力的贊助人，原以知縣指分江蘇，歷權高淳、銅山、上海等縣，後補任南匯，以知府指分江西，調上海，民國後，政府曾授參政職，未就。瑞澂字莘儒，由兵部郎中外授廣九饒南道，移任上海，後在湖廣總督任內，值辛亥革命事起，即棄城而逃，旋死於上海。

十一　歷官出使大臣的上海道台

除上面陞任總督的以外，還有幾個陞任出使大臣的，如下：

(一)龔照瑗　(二)呂海寰　(三)蔡　鈞　(四)袁樹勛

袁樹勛係任英國公使，事蹟已見前說起龔、呂、蔡三氏，倒是中國國民黨史裏的關係人物。龔照瑗字仰蘧，安徽合肥人，爲英國公使。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總理抵倫敦，訪問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antlie)，得識使館隨員鄧琴齋，爲龔氏所知，即設計誘總理入館，禁止自由，並電奏清廷得准，預備出資三十萬元租定克來公司輪船，送總理回國獻功。後爲康氏設法救出，是即後來所謂「總理倫敦蒙難之役」。

呂海寰字鏡宇，山東歷城人，宛平籍，爲德國公使，後任商務大臣。當時上海革命運動很見活躍，呂氏向蘇撫恩壽告密，略謂：「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衆議事，名爲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請即

將爲首之人密拿嚴辦」等語，並指明爲蔡元培、吳敬恆、鈕永建、湯槱、陳範、馮鏡如、章炳麟、黃宗仰諸氏。恩壽接函後，立飭滬道照會各國領事拿人。於是造成轟烈一時的蘇報案。

蔡鈞字和甫，江西人，爲日本公使。在上海拒俄拒法運動以前，章炳麟、馮自由等人都還在日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於東京，並發出宣言書。蔡氏得訊，極爲恐慌，向日外務省交涉制止。後來，鈕永建、湯槱被推爲代表回國運動拒俄，蔡氏復分電袁世凱、魏光燾、端方等，有「東京留學生結義勇隊，計有二百餘人，名爲拒俄，實則革命，現已奔赴內地，務飭各州縣嚴密查拿」等語。鈕、湯二氏幸早避去，否則，怕不免在沈藎以前流血了。

十二　幾個滿洲人的上海道台

原來，那時，正是滿清的天下，說到這裡，不免引起感慨。當元代時，天下是蒙古人的天下，蒙古人做官掌權的，確實不少。現在談清代的上海道台，屈指一算，由滿洲人充任的倒也不在少數。茲特製成一個「題名錄」於左：

(一)蔡永清	鑲白旗	(二)禮　山	正白旗	(三)託恩多	鑲紅旗	(四)傅　椿	鑲藍旗
(五)廣　安	正黃旗	(六)薩　載	正黃旗	(七)楊　魁	正黃旗	(八)棟　文	鑲黃旗
(九)福　安	鑲黃旗	(十)盛　保	鑲藍旗	(十一)通　恩	正白旗	(十二)葆　謙	不詳
(十三)毓　衡	不詳	(十四)咸　齡	不詳	(十五)麟　桂	鑲白旗	(十六)瑞　澂	正白旗

這裏，薩載、楊魁、瑞澂的事蹟已見前述。咸齡係鴉片戰爭以後跟着欽差大臣耆英辦理通商事務的一個能員。其他要算麟桂是關係上海比較重要的角色了。

除以上外，有幾個漢軍，如朱霖，爲正白旗；李泰翰爲正藍旗，（見前；）張廷柄，爲鑲黃旗；宋如林，不詳；楊能格，爲正紅旗。另外，還有兩個蒙古人，一個叫鍾琦，爲鑲藍旗；一個叫善慶，不詳。

十三　兩個做民國官的上海道台

清廷既經辛亥革命之役覆亡，一般故官到民國來做「公僕」的也倒不少。上海道台裏有兩個：一個叫梁如浩，一個叫蔡乃煌。這兩人都是後來袁系的有名人物。

梁如浩字孟亭，廣東香山人，年十二歲時，赴美留學，爲留學生界前輩之一。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一月南京臨時政府任爲交通次長，未就。北京政府成立任交通總長，爲國會否決。同年九月，任外交總長，經過兩月，即退職。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三年）四月，任收回威海衞督辦。

蔡乃煌字伯浩，廣東番禺人，爲後來洪憲帝制聲中的犧牲者。當護國軍正待起事時，廣東方面的龍濟光受民黨的威脅，不得不與袁政府背道而馳，但暗地和駐在那裏爲袁氏耳目的蔡乃煌密電北京，速派重兵南下，頗爲民黨所切齒。事後龍氏得袁政府的暗示，雖宣言獨立，但仍擁護中央，對於蔡氏並予保護。結果，粵桂兩方妥協，定有條件五項，而「蔡乃煌處刑」一項，實爲其中之一。

十四　最後一個的上海道台

談過民國官，對於淸代末脚的上海道台，也預備帶到一筆。

那一個道台叫劉燕翼，浙江仁和人，光緒乙未翰林，是一九一〇年（淸宣統二年）到任的。當上海光復的那天，就是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淸宣統三年九月十三日）了，革命軍發難，焚燒道台衙門，攻打製造總局。劉氏以爲革命未必成功，盡挾所有卷宗，避居租界內洋務局，仍以滬道名義通告領事團。隔了兩天，江蘇全省獨立。他纔知道大勢已去，又怕青黃不接的時候，攜帶公款，頗爲危險，竟以所管庫藏三百五十多萬，交給値年領事薛福德（D. Siffert），乘間棄職而去，迄今尙爲上海寓公。

當時，滬軍政府（後改稱滬軍都督府）不久成立，即以道台所管之軍政、民政、交涉大權分部隸屬都督之下。其司法部分，也經設官專理，海關後來也復設監督一員，道台一職，即此撤銷。至於滬海道尹名稱的出現，係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間事，非前淸時代上海道台職權繁雜可比，容另爲文考述，這裏只得從略了。

蘇報案始末

緒言

當晚淸末季，上海志士的革命怒潮，傕係非常高漲，呈現奔騰澎湃的鉅觀，驚人事件層出不窮，而蘇報案爲其尤著者。蘇報案發生於一九〇三年（淸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距離現在已成爲三十多年的歷史

陳跡。然而，重要關係人現尙有不少健在。事件的本身，在中華民國開國以前革命文獻中占據重要地位，本不待言。卽就事件性質來看，似乎它和清代中葉的文字獄也有些不同。蘇報案是明目張膽的旗幟鮮明的，而清代中葉的文字獄是灰色的，暗昧的，隱藏的。後者只是以種族觀念爲立場；前者似乎已進而有民主政治的認識了。不過現時所有紀載，容尙有缺略貽誤之處。玆特以「蘇報案紀事」（柳亞子先生藏本）爲主要參考書，再就他種書報旁蒐博采，特草此文如次：

一　蘇報和陳範

蘇報原係在駐滬日總領署註册的報紙，雖由胡璋（鐵梅）主持，却由其妻日僑生駒悅出面，創刊於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以鄒弢爲主筆。當時生駒悅曾向鄒弢說這樣的話：

「館由東洋外部大臣來的，領事亦不能管我。我雖平常人，曾由胡鐵梅在日紳日官前保舉爲館主。」

由此看去，那時的蘇報，實際上是日政府在上海的機關報了。在這樣姿態下經營着，內容却不十分的好。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曾因刊載黃色新聞，與法租界公廨發生糾葛；次年，主筆鄒弢又因館主生駒悅強迫撰稿索詐，向英租界公廨控告。略舉以上兩事，可見其無聊的一斑。

直到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蘇報始由湖南衡山人陳範（夢坡）出資購得。陳氏原任江西鉛山知縣，因教案落職，移居上海，憤恨晚淸官場的腐敗，很想主持清議，挽救糟糕的時局，就承辦該報。當時館址設於漢口路二十號，其所主張逐步前進，初由變法而保皇，繼由保皇而革命，乃和愛國學社發

生密切關係

二　蘇報和愛國學社

愛國學社者，名為學校，實為革命機關。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十月十七日，）上海國立南洋公學（即今交通大學）發生罷課風潮，全體學員二百餘人退學，因無力自組學社，乃向成立不久的中國教育會求助，得該會會長蔡元培（孑民）的允許，復得羅迦陵女士等募捐巨款，即於三日間組織愛國學社成立。

南洋公學學員退學的風潮，雖因區區一小墨水瓶而起，實緣於該校當局平素極端壓迫學員言論自由，不許高談革命，甚至保皇派所主持的新民叢報也禁止閱讀所致。這樣，愛國學社就轉換了一種極端相反的風氣。不但在校裏議論時局，毫無顧忌，並由徐敬吾接洽妥當，假地張園，每週開會演說，公開宣傳。各地青年志士，聞風來集，加入學社者很多。

因此，該社深為當時所謂輿論界所不滿，常有頑固的譏評。吳敬恆（稚暉）因主張另闢機關報，以為對抗。於是與蘇報館約定：每天報上的社論，由學社社員七人輪流擔任，報館按月致酬百元，以助學社經費。自此，蘇報主筆，即由吳敬恆、汪文溥（蘭皋）、章士釗（行嚴）等三氏先後擔任，而刊載激烈宣傳革命的文字，則實自一九〇三年六月一日（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五月初六日）起始。其抨擊輿論界的有力的烟幕彈，則為「讀某報」「駁革命駁議」等文，頗膾炙人口。

三　蘇報和革命軍駁康書

當時，上海已於無形中成爲革命志士集合之地，而自蘇報改革編制，昌言革命以後，人們耳目更爲之一新，影響所及，潛移默化，大有功效。有一個由日回國學生四川巴縣人鄒容（威丹）因憤恨清政府的辱國喪權，就著了「革命軍」一本書。

在上海的宣傳革命單行本書籍，「革命軍」要算是出版得最早，內容約有兩萬字，計分以下各章：（一）緒論；（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種；（五）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六）革命獨立之大義；（七）結論。除鄒氏自作序文外，章炳麟（太炎）替它寫了一篇長序。出版時，並得金天翮（松岑），蔡寅（冶民），陶賡熊（亞魂），柳亞子等諸氏的資助，由上海大同書局印行。

「革命軍」和蘇報案牽合的起點，即係蘇報上登了兩篇文字，一爲「讀革命軍」，一爲「介紹革命軍」，均係於一九〇三年六月九日（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五月十四日）發表，對該書推許備至。

同時，章氏復因康有爲有「南海先生最近政見書」之作，抨擊革命，即著「駁康有爲政見書」，痛加駁斥，刊印單行本出版。書中文字，蘇報曾經選錄，這就是蘇報案和駁康書也有關係的緣由。

四　蘇報和晚清官場

上海張園演說會的舉行，已深招晚清官場的疑忌；及至蘇報大張旗鼓，他們更爲之寢食不安。當時上海風聲鶴唳，即有官方拿人的傳說，只格於工部局不允執行，事情只得暫爲擱置。至是，江督魏光燾因「四

川鄒容所作革命軍一書，章炳麟爲之序，尤肆無忌憚，」即飭滬道袁樹勛一併查禁密拿，並用南洋法律顧問擔文（Drummond）之計，以政府名義控訴於會審公廨，意在依法辦理，使工部局方面不得不出票拘人；復爲「詳愼」起見，特派候補道俞明震來滬，會同袁樹勛辦理此案，囑令「設法妥商，使外人允我查拿，不致使其遠颺」云云。於是驚天動地的所謂蘇報案即急轉直下。

一九〇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淸光緖二十九年癸卯閏五月初二日），俞明震到達上海，向領事交涉簽票。領事初堅持不允，繼泛論謂：「如果租界之案在租界審辦，尙可酌行。」滬道袁樹勛聽得此話，就抓牢不肯放鬆，表示只須租界實行審辦，就無問題。領事不便變改主張，於是訂定在租界審辦之約。拘票乃經領袖領事簽署，於同月二十九日（初五日）由會審公廨交巡捕房執行。

五　捉人的經過

蘇報館和愛國學社的所在地，都在公共租界範圍以內。上海官場對於租界的法權，久遭外人攘奪。每當中國官廳欲在租界內拘提中國人犯，拘票須經領袖領事副署，並由工部局巡捕房協助，方可實行。這就是當時委員俞明震和滬道袁樹勛必須向領事苦口交涉的原因。

起先，工部局對於被告密查拿的人，都叫他們報明姓名住址，允予特別保護。至此，捉人消息更見確實緊急，各人遂紛紛覓地暫避鋒頭。六月二十九日（閏五月初五日）上午，有警探多人到蘇報館，拘票上寫陳範，陳夢坡（按係一人）程吉甫，章炳麟，鄒容，錢寶仁，龍積之等七個名氏。一見帳房程吉甫，便問「你是

程吉甫麼?」回說是的，即被鎖上帶走。下午，又有巡捕來問：「陳範在麼?」是陳範自己回的不在，巡捕也就揚長自去。

第二天，章炳麟正在愛國學社帳房里，警探又拿了拘票，指名挨次查問。章氏回道：「餘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來人便將他上了手銬，拿去。臨走，他要求帶點東西，來人卻不答應。隨後，警探又於女學報館捕去陳範的兒子仲彝，以及辦事員錢寶仁。當天夜里，龍澤厚自動到案。鄒容本由張繼（溥泉）把他藏在虹口一位西教士的家裏，聽到章氏被捕消息，也於七月一日（閏五月初七日）到巡捕房自首。

六　控告的條款

接着，巡捕房就將章鄒二氏等移送會審公廨，由讞員孫士鏻，陪審官英領署繙譯迪理斯（B Giles）會同審訊。清吏方面所延律師爲古柏（A. S. P. White Cooper），就是擔文的幫辦。章鄒二氏也延律師博易（Harald Browett）出庭辯護。清吏對此，很爲詫異。

七月十五日（閏五月二十一日）續訊，由原告律師古柏提出中國政府控告蘇報館條款，以爲「故意污蔑今上，挑詆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國民仇視今上，痛恨政府，心懷叵測，謀爲不軌」云云。茲將該報所刊被清吏控告的文字內容摘要如左：

原文刊載日期	主題	指控語句
六月一日（五月初六日）	康有爲	「革命之宣告殆已爲全國之所公認，如鐵案之不可移」。

六月三日（五月初八日）客民篇

「哥老會中屢屢藉事，以名不雅馴，遂變稱爲客民，陽以墾荒爲名，陰實濟其搶劫之計」

「客民者，即客帝遜棲而出者也。此客帝盤踞之久也，悉取其主人而奴之。奴之既光，殆無往非其主人，故二百五十年亦無以爲客。而必欲屏之也者，是非顚倒之既久，而乃以其跳踉之難制者，外之爲客民。」

六月九日（五月十四日）論革命軍

「吾國鄉曲之間，婦孺之口，莫不有男降女不降，老降少不降，生降死不降之諺，而見滿人者，無不呼爲韃子，與呼西洋人爲鬼子者同，是仇滿之見，固普通之人所知也。而今日世襲君主者，滿人；占貴族之特權者，滿人；駐防各省以壓制奴隸者，滿人。夫革命之事，亦豈有外乎去世襲君主，排貴族特權，覆一切壓制之策者乎。」

仝　前　介紹革命軍

「革命軍凡七章：首緒論，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種，次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次革命獨立之大義，次結論，約二萬言，章炳麟爲之序，其宗旨專

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筆極犀利，文極沉痛，稍有種族思想者，讀之當無不拔劍起舞，髮衝眉竪。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是所望於讀革命軍者。」

六月十日（五月十五日）讀嚴拿留學生密諭有憤

「賊滿人。」

「游牧政府人。」

「汝辮髮左衽之醜類。」

「汝誣謬狂戾之上諭。」

「殺滿殺滿之聲，已騰衆口。」

六月十八日（五月廿三日）賀滿洲人

「泰然自豪曰：金城湯池，誠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乃今者睡虎已醒，羣盲豁然，吾漢族之曙光已一發而不可遏，抑視滿人爲九世深仇，切齒裂眥，磨厲以須。」

六月念二日（五月念七日）殺人主義

「今有二百六十年四萬萬同胞不共戴天之大仇敵，公等皆熟視而無睹乎？」

「以四萬萬人殺一人，奚啻摧枯。」

六月廿九日（閏五月初五日）康有爲與覺羅君之關係（按卽選錄章炳麟駁康書）

「殺盡胡兒方罷手。」

「蓋自乙未以後，彼聖主所長慮却顧，坐席不暖者，獨太后之廢置吾耳。殷憂內結，智計外發，知非變法，無以交通外人，得其歡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歡心，無以挾持重勢，而排太后之權力。載湉小醜，未辨菽麥，鋌而走險，固不爲滿洲全部計。」

「載湉者，固長素之私友，而漢族之公仇也，況滿洲全部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命哉？」

除右表所列外，蘇報曾於六月五日（五月初十日）登載嚴拿留學生密諭，也爲淸吏指控。以爲：「其實朝廷並未下有此旨，該報故意揑造，意在憤激謀亂」等語。至鄒氏所著的革命軍，爲政府所指控的，則係第一、第二兩章。

七　官方的交涉

先是，淸吏在章鄒二氏等被捕以後，就想乘機引渡。但其時革命派的友黨維新派報紙頗有不滿於官方處置的言論。此外，旅滬外僑機關報也有責難領事的表示，對於「解往南京審辦」之舉尤爲反對；而工部局方面，爲維護所謂「租界治權」起見，仍堅持謂：

「此租界事，當於租界治之。為保障租界內居民之生命自由起見，決不可不維持吾人之治外法權。」於是，作為地方事件的交涉乃告無效，而公堂開審也因此屢訊屢停，未能判決。

清政府因此復命在京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各國公使磋商，仍以移送人犯為請。各公使又以「此事領事主之，吾人不能侵其權限」等語推托；旋北京發生革命黨人沈藎為清太后旨命杖斃之事，英美兩國公使並各接得其政府的訓令，對於蘇報案犯引渡一事，命不得允可，他們的態度更加堅決。

於是此案愈弄愈僵，結果仍歸上海就地辦理，祇勉得英使同意，在會審公廨開額外公堂，由上海縣會同讞員及英陪審官審訊，並授權於上海縣判決，即由京方於九月十日（七月十九日）函知滬方照辦。

八　兩次的堂供

當時，古柏提出中國政府控告蘇報館條款，其性質，乃成為政府降尊，向所屬下級法庭控告平民之舉，殊於國體有礙；而控告原文語句，在中文中雖為較激烈較勇猛的議論，譯出英文，有許多倒反覺得很平凡。

在額外公堂開訊以前，章鄒二氏等人曾有堂供，茲分別錄下：程吉甫「原籍蘇州，向在蘇報館專管告白，並不與聞主筆之事，其經理銀錢者為李志園。」陳仲彝「蘇報乃公司，由父親陳範經理，總主筆為吳稚暉。父親於事發之前，避赴東洋。」錢寶仁「本名寶仁，在新馬路女學報館被獲。」龍澤厚「職員年四十四歲，廣西臨桂縣人，由優貢分發四川知縣，光緒二十六年漢口唐才常富有票案，職員並不在內。」章炳麟「年三十六歲，浙江餘杭縣人。革命軍序文係我所作。」鄒容「四川巴縣人，革命軍一書，乃我所作。」

及至額外公堂開訊，計於十二月三日（十月十五日）起，至七月（十九日）止，共四次，始分別將程、錢、陳、龍等諸人釋放，復取得章鄒二氏堂供如下：章炳麟「杭州人，先曾讀書，後在報館充主筆。戊戌後，赴台灣，後由日本赴上海，在亞東時報任筆政；復至誠正學堂當漢文教習，未及數月，又至蘇州東吳大學堂。前年，再赴日本，去年回國。今年二月，在愛國學社當教習。因見康有爲著書反對革命，袒護滿人，故我作書駁之。此書係託沙耳公帶往香港，轉寄星嘉坡，未得其回信。所指書中『載湉小醜』四字觸犯清帝聖諱一語，我祇知載湉乃滿人，不知所謂聖諱。『小醜』兩字本作『類』字，或作『小孩子』解。」鄒容「四川巴縣人，年十九歲。初來滬，入廣方言館，後至日本東京留學。因憤滿人專制，故有『革命軍』之作。今年四五月間，請假來滬。聞人言公堂出票拘我，故自到巡捕房報到。」

九　案件的結束

同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初六日），所謂「額外公堂」者宣判：章炳麟、鄒容應科以永遠監禁之罪。領團對此發生異議，相持不能解決，而被告方面以「久繫囹圄，在法律及人道均屬不合」要求立將控案註銷。所以，當時上海又盛傳釋放章鄒二氏之說。

因此，北京外務部深恐此案「勞而無功」，允予採納英使意見，從寬辦結。迄至次年，即一九〇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清光緒三十年甲辰四月初七日），由上海縣知縣汪懋琨去會審公廨會同讞員黃煊，英副領事德爲門（Twymen）復訊，當庭改判：章氏監禁三年，鄒氏二年，自上年到案之日起算，期滿逐出租界。

這樣，蘇報案纔告一結束。後鄒氏於次年，即一九〇五年四月三日（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二月二十九日）瘐死獄中，初由中外日報館備棺殮斂，繼有劉東海、劉三（季平）等以上海華涇鄉宅畔空地捐作墓基。至章炳麟則於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五月初八日）出獄，由同盟會派代表龔鍊百、時功玖等迎至東京。

十　蘇報的被封

清吏預定計劃；在捉人目的達到以後，即擬將蘇報館封閉。結果捉人目的雖然達到，引渡交涉卻完全失敗，而封報一事也不能自由處置。按照租界舊例案件未經審定，不能執行，所以蘇報案在未判決前也不能違法先封。當時外僑多數不贊成封報，於他們的報紙上發表他們的意見：

（一）七月二日（閏五月初八日）字林報：「上海之華報館得西人保護，一旦忽被封禁，而其事為頑固官員所聞，必定大樂，而藉詞將其轄境內所有報館，不論善惡，均行封禁，如是則於維新大有阻礙也。」

（二）七月九日（閏五月十五日）泰晤士報：「現在蘇報館之封禁或別有恰好之原因，惟我等不能決言之，因此案未經裁判也。即使報館當行封禁，亦必須在裁判定罪之後行之。今則未斷案而先封館，我等不知其合法否也。美國之國法本極主張平等自由之權利，現在上海之美總領事乃與中國官員同行此守舊之辦法，余等深為惋惜之也。」

原來那時領袖領事係美人古納（J. Goodnow），腦筋不十分高明，起先允許捕人，就是出於他的主

張。至此，經官方交涉封報，也就由他應允着說：「經公堂判定，速簽封館之票」在七月六日（閏五月十二日）那天，仍由原告律師古柏向公廨請求將蘇報發封，讞員孫士鏻就簽發封條，由英陪審官副署，經英領簽字，交工部局執行。可是工部局仍不允照辦，滬道乃飭公廨停訊，以爲抵制。這樣，蘇報的發封纔於七日（十三日）那天實現。

十一　蘇報案的餘波

在蘇報停刊以後三十二天，上海又出現了國民日日報，宗旨和蘇報相同，而規模則尤過之，由章士釗等諸氏主持出版未久，又惹淸吏注意。但是他們鑒於蘇報交涉的棘手，竟然沒有封禁拿人的勇氣，只主張禁人買看。結果禁者自禁，看者自看，要不是因爲內訌問題，該報的生命也許要久長下去的。

國民日日報停刊，復有俄事警聞（後改警鐘日報）出版，由蔡元培主持，內地同志多集款定購，送到茶坊酒店，供人閱看。實際上，該報和俄事警聞，俱係繼承蘇報的系統。

同樣受到蘇報案影響的，便是在張恭（伯謙）領導下的浙江革命運動。他們也辦了一個萃新報，和蘇報同一論調，竭力譏彈時政，不久，也被官方封禁。這實是浙江運動文字鼓吹的先聲。

還有外人方而受到蘇報案影響的，便是那領袖古納。事後，他奉美政府外部電令調任，也就是他在那樣處置蘇報案志士的辦法之下應得的處分了。

人們總說，上海那時自蘇報案後，革命運動頓現消沈，其實不然，同盟會成立後的上海革命歷史上可

悲可泣，至爲動人的故事，大概還是蘇報案打了個開路先鋒，啓發一種激昂慷慨的情緒的吧！

附錄一　中國教育會之回憶

蔣維喬

我國最早之革命團體，應推中國教育會。是會之歷史，今人鮮有能言之者。其間可悲可泣之事，頗足動人觀感。爰草此篇，以供史家之採擇。然已不能詳，僅就目見耳聞者追記之，名曰回憶云爾。

教育會之創立時期

當民元前十年壬寅，正值義和團亂後，淸廷亦知興學之不容緩，明令各省開辦學堂。而國中志士，鑒於淸廷之辱國喪師，非先從事革命不可。但淸廷禁網嚴密，革命二字，士人不敢出諸口，從事進行，更難著手。是年三月，上海新黨蔡孑民（元培）、蔣觀雲（智由）、林少泉（獬）、葉浩吾（瀚）、王小徐（季同）、汪允宗（德淵）、烏目山僧宗仰等集議發起中國教育會，表面辦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議既定，即馳函各地同志赴滬開成立大會。時鍾憲鬯先生在江陰南菁高等學堂爲理化教員，於課外密談革命意義。某日，鍾師接蔡蔣諸君公電，囑其赴會，並介紹會員。鍾師接信後，赴會與否，意尙未決。而余與常熟丁芝孫、無錫黃子年，皆意氣甚盛，慫恿鍾師，願隨之赴會。即日渡江，趁輪船，值江中大風，浪高丈餘，舟小幾覆。然諸人皆整襟劇談，殊不爲意。及抵江北，適是夕無輪船，屈計赴會之期，已趕不及，乃發電覆蔡蔣諸君，同時入會。

教育會成立之日，蔡孑民被舉爲會長。時會員人數稀少，經濟尤爲竭蹶，發展殊難。暫從文字方面鼓吹，

實行辦學，尙未有具體計畫。

適是年之夏，徐家匯南洋公學五班生沈步洲（䜣）胡敦復（炳生）有論學風潮，堂中處置失當，致全體學生，皆表同情於五班生；蔡孑民爲特班教員，從中調停，不得要領，遂與學生俱退，遂成有來未有之退學大風潮。

斯時內外多故。吳稚暉（朓，後改敬恆）率領男女學生數十人，赴日本留學。中有九人，志在陸軍，擬進成城學校。向例，自費生學陸軍者，須駐日公使作保，以示限制。時公使爲蔡和甫（鈞），藉端不肯出保證書。稚暉與之力爭，公使給之令學生五人，各保一人，即以原保給逕送日本參謀部。公使絕不負責。參謀部以與例不符，不許。蔡公使左右推諉，百般留難。稚暉不得要領，乃偕入使署詰問，不期而集者二十六人，跪求終日，誓不得請不出署。公使乃召日警至，迫令解散。稚暉憤然云：「一出使署不能入，警署則可。」遂與孫叔方（揆鈞）二人，同時被拘，越數日，日本內務部下令，解吳孫二人回國。吳在中途自投於河，爲日警救起。全國志士，東望扶桑，目皆皆裂。七月初十日，吳孫二人抵滬，教育會[illegible]，在張家花園海天深處，特開歡迎大會。到會者百餘人。稚暉登壇，備述顛末，慷慨激烈，淋漓盡致，述及政府腐敗與失國權，聽者皆爲之憤怒；述及蔡和甫舉動乖謬，用語荒唐，又令人失笑。鼓掌之聲，震動屋宇

十九日，張園安愷第開協助亞東遊學會。是會，乃由安徽姚石泉召集，姚係我國第一次送學生在日本留學者，時適道過滬上，聞學生不得進成城學校事，頗熱心贊助，故召集是會，商議向日本交涉之法。首由姚

氏演說，如有妥善之方策，渠願極力贊助之意。有戢元丞主張，擬請中國有名譽之人，赴日本與參謀部商議，此後遊學生歸中國教育會保送，不歸公使。而葉浩吾則言中國無地方自治之制，海上社會未必爲日本政府所承認，不如中國教育會自設學堂，自教子弟，不必赴日本留學。討論結果，即公舉姚君根據戢君之議，赴日本辦理此事，不論成否，俾知中國未嘗無人。一面仍本葉君主張，積極自辦學校。

愛國學社及愛國女學校之先後成立

中國教育會本擬自辦學校；而南洋公學退學生百餘人，無力自組學社，遂推代表請求於中國教育會。會中特開會議，決定接受退學生之請求，予以經濟及教員之贊助，推蔡孑民爲總理，吳稚暉爲學監，於是年十月十七日，在南京路泥城橋福源里租屋開辦，定名愛國學社。

至於愛國女學校，雖亦爲中國教育會所辦，其性質與愛國學社，完全不同。最初擬辦女學者，爲上虞經蓮三。適林少泉偕其妻及妹林宗素自福州來滬，亦提倡女學。蔡孑民亦贊成之，因此偕其夫人黃仲玉，在白克路登賢里寓所，邀集諸人開會討論。到會者經林二氏外，尙有吳彥復偕其女亞男、弱男及其妾夏小正，陳夢坡（範）偕其女擷芬及二妾。復有韋增佩、增英兩姊妹。開會時蔡、林、陳三氏，均有演說。會畢，在里外空地攝影，而吳彥復夫人憑窗望見之，肆口大罵，深不以其女參與此會爲然。未幾，薛錦琴女士到滬，蔣觀雲設席歡迎，乃請蔡夫人與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入席作主人。蓋其時男女界限尙嚴，避嫌如此。壬寅之冬，即由蔣觀雲、宗仰提議，設立女校。蔡、林、陳、吳均列名發起。租校舍於登賢里，名曰愛國女學校，推蔣觀雲爲經理

（當時尙無校長名稱；）經常費由宗仰介紹羅迦陵女士獨任之。未幾蔣觀雲赴日本，蔡孑民繼任爲經理所有學生，卽發起人家中之妻女，有因年齡長大家務分心不久退學者，故學生祇十人左右。

教育會之全盛時期

民元前九年癸卯，爲中國教育會之全盛時期。時愛國學社學生皆入會爲會員。社中春秋開學，各地聞風來學者甚多，校舍不能容，卽添租左鄰房屋，又添租右面空地爲操場。愛國學社社員原以南洋公學之五班生沈聯、胡炳生、俞子夷等爲中堅人物，而推戴特班生貝季眉（壽同、）穆恕齋（湘瑤）爲領袖。學社組織，分學生爲四班級，與今之中等學校相當。社中自總理學監以下教職員，均自行另謀生計，對於學社，純盡義務。如蔡孑民則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長；吳稚暉則任文明書局之事；三四年級之國文教員爲章太炎（炳麟，）一二年級國文教員，則由余任之。章則爲人譯妖怪學講義，余則爲蘇報館譯東報，均藉譯費自給；歷史地理教員吳丹初亦然。理科教員則由科學儀器館中人分任之；英文教員，除高級請一西洋女教員，爲有給職外；至普通英文，均由社員分任義務。體育方面則爲何梅樵、山漁兄弟二人任義務教員。梅樵係海軍學生，山漁係浙江陸師學堂學生。學社既由退學風潮而產生，故學生極端自由，內部組織，分全部學生爲若干聯，每聯約二三十人，聽學生自行加入某聯，公舉一聯長，凡有興革，多由學聯開會議決，交主持者執行。故自總理學監以下，社內外人對之，均有媚學生之批評。蓋官立學堂極端壓制學生，此則反其所爲，不啻聽命於學生也。適時既以退學爲美舉，各省官立學堂學生之反抗退學風潮，乃相繼以起，學社中遇此事，必發電以

賀之。

愛國女學校，於是年開始招收外來學生。由吳稚暉提議，亦遷校舍於福源里，並運動學社社員，各勸其姊妹就學；學社之敎員，亦多兼女校功課，余之爲愛國女校義務敎員，亦於是時爲始。由是女學校學生亦漸增多。

春季，中國敎育會開會，重行選擧。稚暉暗示各社員，擧宗仰爲會長，其意以會中缺乏經費，若選宗仰，則可藉其力，向哈同、羅迦陵方面，捐助鉅款。會員多不以爲然，以爲宗仰是方外人，以長敎育會，不甚適宜。稚暉持之甚堅，且會中社員，佔絕對多數，皆依稚暉意，宗仰卒當選爲會長。然宗仰亦甚乖覺，於經濟方面，並未有甚大助力。

中國敎育會每週率領學社社員，至張園安愷第，開會演說，昌言革命，震動全國。而頑舊之輩，皆極端反對。上海各大報，如申報、新聞報等，亦持反對論調。吳稚暉提議，必須有機關報，以爲對抗，後乃利用蘇報爲機關。

軍國民敎育會之組織

是年三月，忽得東京留學生電：桂撫王之春，借法兵法款，以平內亂。應揭其陰謀，公同阻止。敎育會乃開臨時大會，公電攻擊王之春。嗣得東京續電，留學界已組成義勇隊。從事訓練，養成軍國民資格，國家有事，卽準備赴前敵效命，希望海上響應。由是愛國學社社員，亦擬組織義勇隊，但缺乏敎練之人，無從積極進行。

時各省官立學堂久受壓制之學生，反抗風潮之最爲激蕩者，應推是年四月南京陸師學堂之退學風潮。稚暉撫掌曰：「我們之義勇隊不患無教練之人矣。」發電賀之。而陸師退學生亦推代表林力山、章行嚴二人來滬，接洽會中表示歡迎，增租房屋以容納之，且一切費皆免收，代表歸後，全體學生四十餘人皆來滬，編入愛國學社學籍。

於是由林力山、章行嚴等，合社中原有體育教員，分任教練，改正名稱，爲軍國民教育會。自蔡孑民、吳稚暉、宗仰等重要會員，及年齡較長之社員，志願入會者共九十六人，分爲八小隊，早晚訓練。余亦加入小隊，又兼任初級之教練員。

是時東三省俄事日警，日本留學界義勇隊，推舉鈕惕生（永建、）湯爾和（櫆）歸國，謁見北洋大臣袁世凱，請求發給餉械，至前敵與俄人決戰。袁氏實未之見，而滬上則謠傳鈕湯二人，被袁殺害。而駐日公使蔡和甫致電鄂督端方則云：「東京留學生結義勇隊，計有二百餘人，名爲拒俄，實則革命，現將奔赴內地，務飭各州縣嚴密查拿。」端方即轉電各省督撫。由是拿辦新黨之風聲日益加緊。而張園每週開會演說，鼓吹革命，及蘇報登載之言論，愈益激烈。

蘇報之革新

蘇報者，陳夢坡所主辦者也。其持論較他報爲新。去冬以來，官立學堂，先後風潮迭起，乃在報端，闢學界風潮一欄，大爲世人所注目。至是，與中國教育會攜手，會員及社員，擔任供給每日材料。蘇報館每月出費百

元，資助愛國學社。由蔡孑民、吳稚暉等六人，按日撰論說以酬之，於是蘇報遂爲革命之機關報。排滿興漢之激烈議論，高唱入雲，全國駭目，引起官場之忌。

然陳夢坡之爲人，亦至奇突。當時張園每週開會演說，時有錢葆仁者，登壇演說，且言某處有鑛產，年可收入鉅萬，革命事業非可空言，必須有經濟之助，渠自願加入教育會，將財產供革命之用，流血於中國地面，亦所素願云云。新黨最缺乏者是經濟，聞此演說，皆爲所動。然會中領袖，皆未敢深信此人。獨夢坡別有會心，即日往見葆仁，且延之入居於女報館中。女報者，其女擷芬所辦也。夢坡思得錢葆仁之財產，而葆仁之意，亦似另有所屬。雙方利用，交誼日密。某日，僞謂夢坡曰：「我乃孫文，假名錢葆仁耳。惟可告汝，汝應守祕密。」時章行嚴作一論說，送登蘇報，措詞極端激烈，因篇幅長，祇載半篇。夢坡奔告行嚴曰：「此論既出，我報館必被毀矣，下半篇不能再登。」翌日復謂行嚴曰：「此文錢葆仁說可登，故仍續完。彼孫文也，彼以爲可，當然無可慮。」逾時葆仁出一小瓶示夢坡，謂之曰：「此中貯綠氣。」夢坡益信以爲眞，以爲非孫文那得有綠氣，其愚鄙可笑之言動多類此。余曾居蘇報館半月，見夢坡之行爲，乃亟去之。

革命軍與駁康有爲論革命書

爾時有蜀人鄒尉丹（容）留學日本，因陸軍學生監督姚某有姦私事，容乃偕五人，排闥入其寓，執姚某，榜頰數十，且以利剪斷其髮辮。姚某被毆辱，尚不識爲何人。後事覺，鄒乃潛遁歸上海，與章太炎見於愛國學社，因留焉。容見愛國學社員多習英語，謂之曰：「君等皆堪爲買辦耳。」社員皆怒，欲毆之。然容絕暴悍，卒

莫敢攖。容嘗自稱西帝，而推太炎爲東帝。其篋中攜有小冊子，曰革命軍，凡七章，約二萬餘言，宗旨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文極獷悍犀利，太炎爲之序，宗仰出資刊行之。此書流傳迅速，喚起國人種族思想。同時章大炎因康有爲在海外組保皇黨，作書痛駁之。文古義奧，持論極堅，亦由宗仰爲之刊行。二書既出，大觸清廷之忌，密諭拿辦，乃由風傳而成爲事實。

愛國學社與中國教育會之分立

中國教育會接受南洋退學生之請求，辦理愛國學社，社員全體，加入教育會。會與社，二而一，一而二，原無畛域之分。但學社開辦之初，會中籌措經費，會員任義務教職，僱受社員之愛戴。至本年以來，會中經濟，已形竭蹶，除義務教職員以外，未有大宗款項資助學社。在社員眼光中，似乎中國教育會反藉學社收入之學費以生存。社員之褊激者，即對教育會有後言，而教育會領袖諸君，吳稚暉則陰祖社員；蔡孑民雖不以社員爲然，而態度溫和，不露圭角；章太炎則堅決主張，不與學社合作。當時會中人，戲言此會社頗類似梁山泊，因爲點將錄。有人以稚暉擬宋江，亦有以足智多謀擬爲吳用者。某日，開評議會，議及教育會與學社分合事。稚暉恃其滑稽態度，出語尖刻，偏袒學社方面。太炎當衆，拍桌大罵云：「稚暉，你要陰謀篡奪，效宋江之所爲，有我在此，汝做不到。」稚暉向來口若懸河，當者輒靡，但對太炎之瘋頭瘋腦，不得不讓步，默然無語。從此每遇集會，若有太炎在座，稚暉必避席。太炎恆謂人曰：「稚暉妄人也，烏足與語。」太炎之服裝舉動，亦至離奇。恆服長袍，外罩以和服，斷髮留五寸許，左右兩股分梳，下垂額際，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余與之共一臥室。某日，見

其寫一字條與汪允宗云「今已不名一錢，乞借銀元兩枚，以購香煙。」余笑曰：「既已向人借錢，曷勿多借幾元。」則答云：「此君祇有兩元之交情。」其言動大率類此。

教育會會員中有野雞大王徐敬吾者，曾開雉妓花榜，故得此雅號。是時忽與新黨往來。新黨提倡平等主義，又以敬吾可供奔走，故亦近之。敬吾既日與新黨狎，得為愛國學社之庶務員。遇張園開會時，亦能登臺演說。其演說態度，則載其右指自臺前一躍而上，以自表異，人皆目笑之。結果學社之會計員與敬吾之帳目，發生弊竇。會計員去職，敬吾之帳目始終交不出。此亦為學社與教育會發生裂痕之一因。

宗仰對會與社兩方，始終從事調停，卒歸無效。五月二十四日，愛國學社遂宣告獨立。發布「敬謝教育會」一文，揭之報端。宗仰乃以教育會會長名義，發布「賀愛國學社之獨立」一文以答之。當時論者，莫不歎息我國民族之缺乏團結力。學社獨立未及兩週，而蘇報案之外禍作，亦遭波及而解散矣。

蘇報案及章鄒二人之入獄

清政府嚴諭兩江總督魏光燾，有「愛國黨在上海張園集衆開會，昌言革命，該督形同聾聵」等語。魏奉諭後，惶急無措，乃遵諭密電上海道拿辦蔡元培、吳稚暉、章炳麟、鄒容、陳夢坡、宗仰等六人。領袖領事已簽字，而工部局以保護政治犯為文明各國通例，不允執行，壓擱多時。魏不得已，謀於南洋法律顧問擔文，用其計，乃以政府名義，控愛國黨六人於上海會審公堂。閏五月初，復特派道員俞明震來滬查辦。

此案既依法起訴，工部局自不得不辦，出票拘人。事前，工部局屢傳吳稚暉等六人去問話，表示保護，亦

即示意令各人出走，並無嚴辦之意。而俞明震之姪大純，在日本與稚暉有舊，密約稚暉，往見明震。明震以拿辦六人即行正法之公文示之。且曰「此等舉動，眞是笑話。」並留吳吃麵。恐吳懷疑，即舉箸先食。食畢，謂吳宜速去。吳乃即日遁往法國。事後，章炳麟矢口斷定，稚暉自詣明震處告密；且獻革命軍以求脫禍云云。稚暉至今，莫能自明也。蔡孑民之胞兄，聞此事，自紹興趕至，促孑民離滬，孑民初無去意，其兄逼之。孑民無奈，以愛國女學校委於余。余允維持至暑假。孑民即悄然赴青島，習德語，預備出國。宗仰避於哈同花園。夢坡亦遁至日本。獨章炳麟不肯去，謂鄒容曰：「吾已被清廷查拿七次，今第八次矣，志在流血，焉用逃爲。」且戒鄒容亦勿去。閏五月初六日，西捕持拘票至愛國學社，問誰是章炳麟？炳麟正危坐客室。自指曰「我是也。」欣然隨之去。鄒容畢竟年少，心志不定，自後門遁去。炳麟至獄後，復馳書勸之。越日，自行投到。而搜查蘇報館時，夢坡之子秦生被拘去。同時辦理國民議政會之龍積之，亦被拘。

閏月十四日，第一次開審。原告爲中國政府，代表者爲魏光燾，所聘律師爲英國人擔文。被告爲章炳麟等六人。而裁判官則爲會審委員，英國領事。原被兩造，不倫不類，至爲可笑。所控罪狀，則摘取蘇報中之論說，及革命軍駁康有爲論革命書之語句。但須翻譯英文。有我國視爲大逆不道之文句，一經英譯，反平淡無奇者，如蘇報論說中有「革命之宣告，殆已爲全國之所公認，如鐵案之不可移。」當時譯者並不高明，此數語譯成之英文，失却原意，乃爲「我等之意，欲逐去滿族，以表示中國國民之意。」指控革命軍則重第一第二兩章。指控駁康有爲論革命書重在中間排除滿人之文字，內有「載湉小醜」一語，譯者不得其義，譯作「

載湉小賊。」在中國觀念目皇帝爲小醜，是大不敬；在英領事踞小賊之稱，亦殊不以爲怪。

二十七日，第二次開審。章炳麟正色辯論，滔滔不竭，會審委員無以難之。英領事以拳擊桌，禁止其發言，乃止。擔文律師起而言曰：「此事已成交涉重案，須候北京公使與政府商妥後，再訊」云云。所謂交涉者，蓋欲設計引渡章鄒二人，予以正法也。案遂擱置。而陳泰生、龍積之以無直接關係，得釋出。泰生素有神經病，釋出後，即失蹤。

章鄒既被羈，教育會在滬同人，每週以二人輪值，往獄中探問。太炎索閱瑜珈師地論，此書滬上尙無處可購，惟蔣觀雲寄在會中之書簏中有之。因設法取出，送交太炎，故太炎在獄三年，研究相宗，大有所得。蘇報案起，愛國學社社員星散，一部分往西洋留學，多數則至日本。時孫中山先生適自南洋來日本創立興中會，（是會至乙巳年，改名同盟會）社員多數入會，從事秘密工作。

中國教育會之中衰時期

蘇報案起，中國教育會本身，未遭解散；惟會員大都散去。至六月十八日二十日，迭次在餘慶里本會事務所開會，到者僅十人，公議愛國女學校仍繼續辦理，推鍾憲鬯爲義務經理，而以余佐之。惟會中已不名一錢，節省開支，每月經常費不過一百五十元，分作三十股，每股五元，由會員分任一股或數股，以半年爲限。然當時認者，祇及半數，餘再分任募集。鍾先生借得開辦費一百五十元，租屋於白克路德華里，於七月初十日開學，分學級爲本科預科。葉浩吾、虞含章二君及余，均任義務教員。

教育會雖不能如上半年之公開鼓吹革命，然內地之運動革命者，皆以教育會及愛國女學校爲秘密接洽之機關。是年冬日俄戰爭，風雲緊急。蔡孑民已自青島回滬，於是共同組織對俄同志會，發行俄事警聞日刊，警告全國一致起而抵禦強俄。內地同志多有集款定購此新聞，送茶坊酒肆，供人閱看者，此亦教育會事業之一。

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俄事警聲社開教育會議，決議愛國女學校明年仍繼續辦理，蓋以會員分任之款，僅以半年爲期也，經費則由到會諸人再分認募集，仍推鍾先生爲經理，以余輔之。並決定明年聘常任教員一人，爲有給職。添設婦女速成科，教育已嫁女子。

民元前八年甲辰，愛國女學校，因學生漸多，乃遷校舍於蓬路。正月二十五日，開學。

是時日俄既已開戰，俄人屢敗，對俄同志會已無目標。然因中國以後受各國欺侮將益甚，公議改組爲爭存會，改俄事警聞爲警鐘，仍按日出版。

三月，張竹君女士自南洋來，提倡女子自愛自立，應學習女工，能自生產，不依賴男子。斯時辦女學者，初未知有手工。鍾先生聞其議，大爲贊成。因停止各項功課，設女工傳習所，請張竹君來校，專授手工，以三個月爲期。然張實有野心，未及一月，即暗中運動職員及多數學生，突然離校，自行組織育賢女學校。愛國女學校正在發展中，遭此打擊，幾於破壞。

中國教育會開春季大會，公舉蔡孑民爲會長。

是年四月，章鄒之獄判決，章炳麟監禁三年，鄒容監禁二年，均罰作苦工，監禁期滿，逐出租界。

暑假時，鍾先生因公私交困，對愛國女學校無力維持，向教育會辭職，會中仍推蔡孑民續任經理，余仍被推為義務教員。

教育會之復興時期

民元前七年乙巳二月，警鐘報揭載德人經營山東密謀。上海德領事，致函申辯，報端加以反駁，措詞犀利，適中其忌，遂提出交涉。我國官廳，本恨警鐘，多革命論調，遂於二月二十一日，突然出票拘人，主筆劉申叔，得信較早避去，館中有五人被拘。二十三日開審，中有一人交保釋出，餘四人仍被押。然因非重要職員，以後皆陸續開釋。

二月二十九日，鄒容病斃於獄中。葉浩吾有函告蔡孑民，已由中外日報館，備棺殯殮，十日之內，即須埋葬，囑會中覓地及籌葬費。

三月初一日，教育會同人，在愚園開鄒容追悼大會。到會者五十餘人。

初二日在愛國女學校會議鄒容善後事宜，擬將柩暫停於會館，一面擇地，一面通知其家屬，後有義士劉東海願以其宅畔空地，為鄒容墓穴。會中乃就此地，開始經營葬事。

四月，教育會決議開辦通學所，係補習性質，早晚上課，以便有職業者，前來肄業。學科有拉丁文、德文、英文、法文、日文、初級理化、高級理化、博物、代數、幾何、名學。來學者共百數十人，擔任教科者除會員外，多一時知

名之士，如馬相伯之拉丁文及名學，鍾衡章之博物，龔紫英之代數，壽孝天之幾何。會內則鍾先生任高級理化，余任初級理化。斯時陳英士從湖州來進通學所，對於初級理化特感興味。

五月下旬，開會重行選舉。蔡孑民以多數當選正會長，鍾憲鬯當選副會長。暑假，蔡孑民因接辦愛國女學校滿一年，無力支持。教育會新入會會員，吳書箴、徐紫虬二人銳意接辦，即由蔡孑民委託吳君任庶務，徐君任教務，接續辦理，不設經理名義。蔡孑民先生常言云「余長愛校，前後數次凡革命同志，徐伯蓀、陶煥卿、楊篤生、黃克強諸君到上海時，余與從弟國親及龔薇生等，恆以本校教員資格，借本校爲招待接洽之機關。其時較高級之課程，亦參革命意義，如歷史授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故事；理化則注重炸彈製造等。又高級生周怒濤等，亦秘密加入同盟會云云。

民元前六年丙午，鄒容遺骸既葬華涇，因公議建立紀念塔，造塔工程，託黃任之轉請楊斯盛之營造廠，代爲辦理。

五月初八日，章炳麟監禁期滿，將於是日出獄。事前數日，會中先行預備，購定船票，送往日本。是日之晨，蔡孑民、葉浩吾及余等在滬會員十餘人，均集於河南路工部局門前守候。十時，炳麟出，皆鼓掌迎之。遂由浩吾陪乘馬車先至中國公學。即晚，登日本郵船。炳麟在獄三年，容顏反見豐潤，絕無憔悴之狀，蓋得力於內學也。

五月，鄒容墓前紀念塔落成。乃於十二日，開紀念會。是晨，余偕蔡孑民、嚴練如至南市大碼頭，則黃任之

及中國健行兩公學學生共三十餘人，皆已齊集。乃乘舟行三小時，抵華涇。登岸，行二里許，至劉東海家。午餐畢，羣赴墓前開會。首全體行鞠躬禮，次紀念塔除幕，次報告，次演說。蔡先生是日之演辭，特別警策。因此，陳英士聞而感憤，回里變賣不動產，從事實際革命工作，後來成就偉大事業，發端乃始於此。

蘇報案中拿辦六人，除章鄒入獄外，餘四人，或逃或避，惟陳夢坡雖逃而受禍最酷；蘇報館產業被沒收，兒子失蹤，家破人亡。民國二年，夢坡回國，欲運動發回報館產業而不可得，卒窮死於海上。

民元前五年丁未，前六年戊申，愛國女學校學生衆多，同時接受江南財政局及上海道署兩處津貼，學校性質，始漸漸脫離革命黨秘密機關之關係，而入於純粹的教育事業。然盛極而衰，校中積欠新沙遜洋行租金一千八百元，吳書箴避匿不見，終在戊申年冬，校舍被封，校具亦遭拍賣。斯時教育會已無形解散，在滬會員，不過數人，不復能開會，雖校舍被封，聽之而已。

民元前三年己酉，徐紫虬以名譽關係，令書箴了舊欠，另行組織，租屋於北河南路鴻安里，草草開學。而學生皆觀望不前，祇有十餘人。至暑假後，無力維持；徐君並擬於九月出洋。

昔者中國教育會會員本有激烈溫和兩派：激烈派主張以學校爲革命秘密機關，蔡孑民等主之；溫和派則以名實應求相副，不如純粹辦教育，培養國民，葉浩吾等主之。余之見地，亦比較的偏於溫和派。至是眼見中國教育會之事業，僅留此女校，聽其消滅，於心不安，遂毅然接受徐紫虬之請求，正式出任校長，仍租賃校舍於蓬路。同時以學校已無主體，組織校董會，遂成今日之制。民元余赴北平，由宋俠公接辦；民十由季融

五（遠）接辦；民二十一，由孫翔仲（遠）接辦；現任校長季達卽融五之胞弟。此校於艱難困苦中，綿歷至今，已三十餘年，乃中國教育會事業之巋然獨存者也。

附蔡孑民先生函：

竹莊先生大鑒：奉五日

惠函，並大著「中國教育會之回憶。」所記舊事，半爲弟所不能憶及者，非有

先生此文，中國教育會之陳迹不免湮沒矣。弟所懷疑者三點，誌於上方（已改正——作者。）請酌之。

大稿奉璧。並頌

著安。

弟元培敬啓 八月八日

附錄二 回憶蔣竹莊先生之回憶

吳稚暉

讀蔣竹莊先生中國教育會之回憶，誠如蔡孑民先生所謂：「不能憶及，非有此文，陳迹不免湮沒」之感，並亦有「懷疑之點」不能不略求更正者。今知凡涉他人之事，非但不易憶及，卽憶及亦不免於使本人懷疑。蓋關涉本人之事，略有苦樂者記憶必稍眞切，如蔣先生以愛護教育會爲樂，教育會受損爲苦，故於教育會之興亡，能憶之縷縷。其關涉蔡先生及敬恆者，卽痛癢較不相關，致使有疑可懷矣。我對蔣文，關涉我之部分，除瑣細雖亦多疑點，可以聽呼牛馬外，而略較難堪者，不能不據回憶而懷疑，貢獻三點如左：

一　對蔣先生應當道歉者

我初不知中國教育會爲最早之中國革命團體，直到現在，讀蔣文，經其說明，始鄭重考慮，覺其說可信。故於當初未早注意，不能不向之道歉。因爲我在甲午以前，一懵不知革命爲何物，但慕咬文嚼字之陋儒。經過甲午慘敗，始覺中國不能不學西方工藝，學了西方工藝，才能造大礮機關槍抵抗敵人。所謂「興學之不容緩」，乃開始冒充爲維新派小卒。以後逐漸受了許多激刺，才一步一步的浪漫起來，到如今自吹爲燒了灰亦是國民黨黨員，同時燒了灰又是無政府主義者，實在可笑得很。爲國民黨黨員，黨義不了了。戴了無政府主義者的頭銜，又未研究過無政府主義學說。僅僅許了三千年後可以沒有政府，當前則不敢做官，算做小人之忌憚，故當愛國學社開始的時候，加入中國教育會，我自己便不是一個革命黨。直到彼時明年正月起，在張園演說，演高興了，才開始稱說革命。今將我加入中國教育會以前略史，及加入中國教育會的緣由，回憶了，約略說明，方叫蔣先生明瞭我對教育會的抱歉，出於無心的。

我走第一步，因爲中國吃了甲午的虧，覺悟非維新不可。維新的名詞，便是日本明治維新了，才打敗我們，故我們也想自強，就你也維新，我也維新，這種人綽號爲維新黨。當時却也頗遭守舊的正人君子所疾視，算做一種怪物。他們所做的事，當然十分可笑，無非鼓吹白話，運動不做八股，不纏小脚等等。我自然也跟着吾鄉如裘可桴先生等起緊，曾做了一章白話的女誡注釋，裘先生又叫人續成全篇。諸如此類，叫人驚怪，走到第二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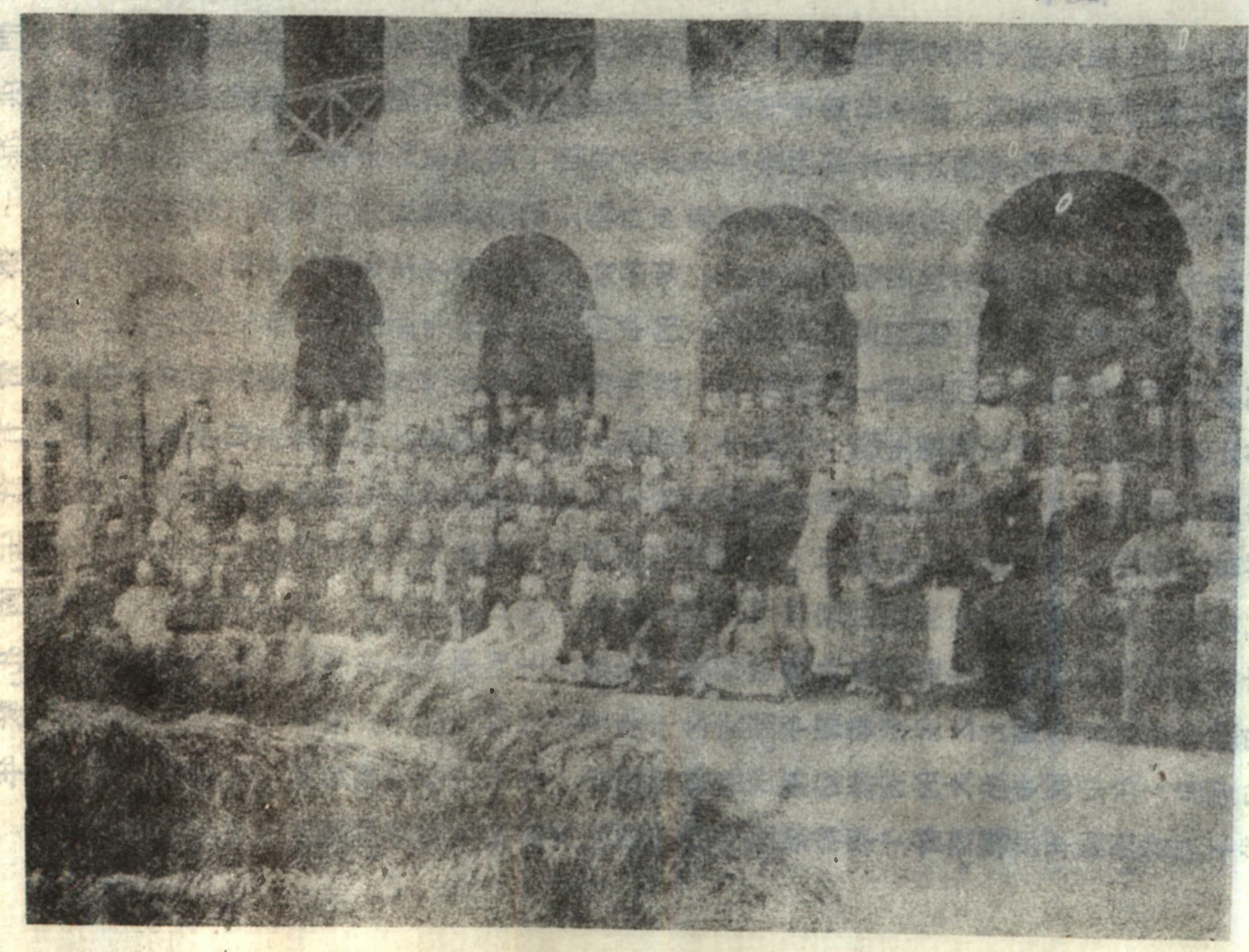
第二步丙申那年張之洞允許康有爲做强學報，爲用了孔子紀年，第一期出版，卽停刊了。我們也不大相信康有爲因爲他叫康祖貽的時節，傳說他年紀未滿三十，已留了長鬍子，做的孔子改制考等等，當時却駭怪得利害。他自號長素，意思是長於素王，孔是老二，他才是老大。此時他又用起孔子紀年，所以他雖在乙未年號召公車上書，終疑心他不倫不類，是江湖一類的人物。是年五月強學報停刊，七月時務報又在上海出版。梁啓超的議論，大家方驚異是聞所未聞。才承認康梁都是了不起的維新黨，我也受了些少暗示，再走第三步。

第三步丁酉冬天我在北洋學堂教書，放了年假，到北平去看康南湖，其時火車尙停在永定門外馬家坡。於十二月十七那一天，南湖約了紹興陶杏南，同我三人，到米市胡同去看康有爲。大家論到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八股，小脚，鴉片三害。我說八股，我們可以自動不赴考，小脚，可以不纏，鴉片，可以相戒不染。康就用兩隻手伸了兩個大拇指，狂喊：「好極了呀，好極了呀。」那種氣概，現在是三四等政客都優爲之，當時我們却從未見過，不覺驚異是天人。當日夜間，吾鄉許靜山先生就告誡我們，這種叛逆，少去親近。又聽見吾鄉惲薇生要參奏，把他正法。我們心雖不以爲然，但從此也不樂去見他。明年戊戌會試，我眞自動的從此不赴考，而梁啓超却還去入場，更暗驚他們說話不大當話，更懶得親近他們。據蔡孑民先生告訴我，章太炎在壬寅年與宋燕生吃館子，宋罵我是康門，章就在答復我的信中，寶爲奇貨。我在南洋公學教書，盛宣懷是面長面短，我也無緣識荊，章又說我是盛宣懷的洋奴，眞太無聊罷。那年見康之後，我又曾發點小瘋，寫了個三千字的

摺子，要叫光緒皇帝如何變法，在戊戌年的元旦，候左都御史瞿鴻禨朝賀回宅，我就在彰儀門大街，把他轎槓拉住，本來京官都坐大安車他却坐的四人轎。他見我穿帶衣冠命轎夫打截，我送上摺子，他竟看了一個大概，說道：「唉，時局到了如此，自然應該說話，但你的摺子，還有可以商量的地方，我帶回去細看再說。你後面寫有地址，我有話，可通知你，你們認眞從事學問，也是要緊的。」轎卽如飛而去。元旦很早，圍看的祇有幾十人，大家都說，喊寃枉，爲什麼在年初一。過了一天，我出京，吳觀岱先生送我到永定門。這從第三步更上第四步。

第四步，我戊戌春天仍在北洋學堂敎書，其時北洋校長，名曰總辦，是寗波王苑生先生，是一個透新的人物。他與夏穗卿、嚴又陵、孫慕韓、潘子靜等，正做國聞雜誌，譯載天演論，做國聞日報，講新政治。夏先生也招我替日報作文，我自以爲新得利害。然因爲學生都說皇帝是公奴僕，我班上的學生是王建祖、徐田等，隔班是王寵惠、薛仙洲等，常常這末議論，我却以爲康梁過激的空氣迷着他們，我就在批改卷子裏矯正他們，而王校長却幫了他們批駁我。他們雖替我感情很好，我同陸煒士先生却恨恨的說道，枉是個翰林，不應該鼓舞學生發狂，就辭職到上海南洋公學敎書了。剛值戊戌六月康梁在北京大變法，我自以爲畢竟是個維新黨，當然也大興奮，也在無錫慫恿朋友，在崇安寺立下一個學堂。能立學堂，自然是當時認爲進步，然矯正皇帝是公奴僕之後，還鬧笑話。在無錫，那已造銅像的胡雨人先生，他來商量辮子，我又怫然曰，我們所以維新就爲要保住辮子，他吐舌而去。惟後來剪辮子，我却先他數年，所以又上第五步。

第五步受了庚子的激刺，我聽了鈕惕生同陳冷血的話，要給學生槍枝，練成軍國民，當局不許而罷。明年辛丑，我又主張校長教員應與學生同組一會，處理校務。這種幼稚病的大進步，就現在人也要好笑。中國教育會與愛國學社的衝突，也未始不暗受此等要求之支配。今讀蔣先生之文，顯然有教育會擺起先生面孔，該享服從，學社也自吹學生是未來的主人翁，老朽應該退就。我彼時雖止進步到師生平等，我在加入中國教育會之先，却已又進一步，有三句口號，叫做皇帝與百姓打官司，我助百姓，先生與學生打官司，我助學生，老子與兒子打官司，我助兒子。只是新近說給蔡先生聽，他一口承認，是我當時常說的。那末，當時我卽注意中國教育會是革命團體，我認愛國學社更是革命團體，倘有衝突，我自助學社。只是主義錯誤，我不承認有何私曲。我至今以為當時章太炎望四十的人，與頭二十歲的人講主義，就不像一個革命黨。大約蔣先生當時年齡止與胡敦復等相若，當然有權計較彼此，我至今原諒。為了師生同理校務的主張，既然通不過，就又離了南洋公學，東渡日本，這是辛丑的三月。同年的冬天，廣東招我同惕生一個去辦廣東大學堂，一個去辦黃埔武備學堂。動身到廣東之先，由范靜生、蔡松坡二人，介紹梁啓超到我寓中談話。我生平見梁三次，第一次就在此時；第二次我在東京被警察解上神戶火車，梁來車站送我；第三次民國五年袁世凱倒了，在上海康腦脫路梁的寓中，大家去議事，又見一面。我在廣東計畫開辦廣東大學堂的時節，有一庚子罪魁江西洪某，謫官到廣州候補的，他告訴許靜山，說我與惕生，都是革命黨。這是第一回送這革命黨頭銜與我們，我們那裏敢當。到許先生面前去求他原諒，替我們辯白。我在廣東同胡展堂至少相聚過三十至十回，雖曾講



愛國學社開校日攝（章太炎蔣竹莊其時皆尚未加入）

着史堅如被殺，十分憤惋，他尚未會過孫總理，說不到革命。第一回招考學生，却有汪兆銘，而覆試又被擯了，當然彼時的精衞更還提不到革命。然其時革命的名詞，好像已經不甚刺耳，故我亦能不知不覺再進第五步。

第五步我在廣東看見了官場內容，覺得格格不相近，故明年壬寅招考完畢，便帶了留學的親友，共二十六個少年，一同再上日本。未滿三個月，就出了因爲送陸軍學生，被蔡鈞叫日本警察把我同孫叔方驅逐回國之事，是乘法國郵船三等艙走的，陪我們走的是蔡孑民。這回章太炎笑我跳在陽溝裏，誠然。我預藏在身上的絕命書尙說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詞氣之間，還忘不了忠君愛國，仍去革命黨尙遠。止有被日本警察捕去之前夜，范靜生招我宿在他牛込區的寓中，他算約我去密談。他說：「有個山東姓鄧的秀才，在熱河赤峯，據有土地七百方里，已立共和國，派人來約梁任公，任公走不開，你若能去，保管有大事可成。滿清派的領兵提督是楊皙子的叔祖，皙子說過，他能幫忙。」這是一件造反的事，我却不曾搖頭，回說想想再談。不料是夜日警已候於范寓左右，出門卽跟着，甫回我寓，立被又一警察捕去。後在八九月的上海報上，見那山東秀才已被滿清殺却。一日遇楊皙子於四馬路客棧，談起此事，他說：「笑話笑話。」大約這一事的暗示，便跑出明年癸卯正月開始昌言革命的第六步。但壬寅十月加入中國教育會時，雖然此一暗示，已潛伏於下意識，我今自寫親供，却絲毫不曾以革命黨心理，加入中國教育會，並也不理會中國教育會是個什麼東西。就我回憶的加入中國教育會，則有如下文之所云云。

我在日本回國，便租寓在垃圾橋北一間小餛飩店的樓上。十月知道南洋公學全體學生罷學，要自成學校，家中不給錢，要求自給之法，我就以爲非譯書不可。能譯西文的，止有少數，要多數能以速成法譯書者，止有譯東文。我聽見蔡孑民替他們到南京去向蒯光典籌措五千元，適其長子病歿床上，不顧棺斂而行。感他的風義，我也情願一同來商量東譯之法，乃由垃圾橋遷居他們福源里樓上的亭子間內。這座房子，至今不曾翻造，就是泥城橋新世界後面周君常醫室的房子。聞他們的組織，南洋公學的退學生，與非南洋公學的年長者，合起來支持。把年長者舊有的中國教育會，叫非公學的來助之人皆加入教育會，公學生亦加入教育會，彷彿這個算是現在的校董會。這是我加入教育會直到現在，未讀蔣文時，我一人之觀念。而一向也未有人來矯正我這個觀念。又這個校董會的學校，便叫做愛國學社。校董會的年長者，也有做學社的教員的，例如孑民之類。也有不做教員的，如宗仰之類。公學生也有自學而兼教員者，例如敎復之類，也有絕對止是上課者，則有大半。他處罷學加入者，或兼教員，或否，皆如公學生。復有少數來學之人，則直學生而已。絕不加入中國教育會。至於蔣先生所說孑民爲總理，我爲學監等，恐少數人有此不成文之名目觀念，即我並不曾知我爲學監，而我當時亦惡用此等名義。即如教員之名目，亦事實有之，在我與公學生之心理中，並不會承認。老實不客氣，除他們佩服蔡先生的人格，除小學生間有需聽中文者外，大多數並不需要我們去教什麼中文，且並不承認我們是個教員，只就是教育會個人，與學社個人，交惡之暗潮。到如今，教育會少數人說起學社，終是不樂意，學社人說起教育會，也是不樂意，眞相乃是人與人，並非會與社。我個人亦倒霉，被人不

樂意，稱我暗助何人，乃是我自吃了謬妄主義之苦。我早曉得中國教育會久已是中國最早的革命團體，並非校董會，我也與蔣先生步調一致了。故今不能不向蔣先生道歉。

二 蔣先生上了一個大當

蔣先生大文有如下一段之記載：

「某日開評議會，議及教育會與學社分合事。稚暉恃其滑稽態度，出語尖刻，偏袒學社方面。太炎當衆拍案大罵云：稚暉，你要陰謀篡奪，效宋江之所爲，有我在此，汝做不到。稚暉向來口若懸河，當者輒靡，但對太炎之瘋頭瘋腦，不得不讓步，默然無語。從此每遇集會，若有太炎在座，稚暉必避席。太炎恆謂人曰，稚暉妄人也，何足與語。」

我想這段記載，止是據他人謠言，隨筆羼入。但顯出蔣先生止從西八鄉裏上城，並未到過學社，且從未看見過章太炎及吳稚暉。

先以理論言之：若見過章太炎的人，所謂「有我在此，汝做不到。」及「烏足與語，」未免太可憐。章先生豈屑作此等語。至於吳稚暉，他若肯「默然無語」，早已一生受用。因爲「恃其滑稽態度，出語尖刻」，他到了應該默然無語，還發出出語尖刻的毛病，就一生喫虧。所以說蔣先生采用那傳來的謠言，恰被人疑是西八鄉上城，這是上了大當之一。

復以事實言之：學社從壬寅十月中起，到癸卯閏五月初散局，一共七足月。初期是專門鼓吹罷學，從正

月起，由野雞大王徐敬吾先生接洽了張園安愷第會場，公開演說。一面又正式就蘇報爲機關，即鼓吹罷學，與夾帶革命雙方並進。據我所知癸卯三月以前，會與社同心一致對外。三月以後，社員便添印童子世界，稍稍語侵會員。據說因爲章太炎無事，終日在帳房聚二三會員閒談，有所批評，其有力份子，即金松岑與某某等。金松岑者，有天在張園演說方罷，有朱葆三欲與余談話，適蔣先生介金相晤，余忙迫，僅一點首，當時即見其怫然。是晚知金係名士，竭意補救，彼終落落。故彼等劇談於帳房，余從未參加，止覺帳房與童子世界，頗有暗潮而已。但我終日忙接外客，彼等雙方作何云云，皆無暇理會。截至五月十八夜間，從前每半月一月開會，從未說到會與社之異同。

癸卯五月初一起，蘇報編輯，改請章行嚴。第一篇就登載章太炎之客帝篇。於是次第登出駁康有爲書，革命軍序等等。革命的旗幟鮮明，一時歡迎如狂，淸官震駭，捕房傳訊，偵探密誘，亦絡驛不絕。五月十八預定在現在泥城橋華安保險公司等房屋的基地上，開運動大會。十六日尙有上海巳革舉人童迦來騙我們進城。他說，他們將開設一文鞭學校，暗寓文人更革之義，叫我與孑民等都去講演，其實他受上海道之使，要騙我等去就捕。五月十八那個運動會，却也可吹爲中國第一個運動會。是日圍觀者不下萬人，等於看跑馬之熱鬧。其中最出色之一幕，即何君梅士將兩足倒勾在高架之鐵槓上，口中將一十五歲薛仙洲胞姪，銜其腰帶於齒頭，懸空至一分鐘，觀者鼓掌如雷。當然是日我往來照料，疲倦不堪。夜色既下，會散入社，張溥泉在門內授余一紙，曰：「你看看看。」我接了納入日本式洋服之袋中，曰：我讀了面細看。溥泉忽然曰：「你不看，算

丁，」一面在我袋口，將其紙抽去，且曰：「夜間再說。」溥泉當時，希罕到社，我見其舉動如此，大詫。但他是少年，我即平和首肯曰，夜間再說罷。

夜八時，據說要開評議會。到的人是，會方有蔡孑民、王小緒、汪允宗、宗仰、章太炎、張溥泉等。社方有穆杼齋、貝季眉、敖夢姜、胡敦復、曹惠羣、沈步洲、何梅士等。余亦當然出席。坐定，溥泉即出一紙傳觀，所說的便是確定主體。於是雙方發言，或說會是主體，社是附屬品；或說號召皆用社，會是附屬品。余恃其滑稽態度，久久無言。心念此時房錢已欠兩月，外款不再有，官場刻刻捕人，尚爭主屬，眞是可笑。大約尚存數百元之校具，即爲可爭之目的物。（即蔣先生朋友告訴他，章太炎要罵吳稚暉陰謀篡奪者）各人支吾已久，余不耐，即出其尖刻之語曰：「大家爭什麽，其內容不過一副校具而已。」語甫畢，蔡先生變其向來和平之態度，鄙余言之無聊，即忿然曰：「何至於此呢？」立即起去曰：「我本要上德國留學去，我辭去會事社事。」語罷，即出。余却頗懷慚，遂各散。從此二三日後，蔡先生即上青島，臨行皆送別。其時我的妻女從日本歸，賃屋在水月電燈公司樓上，即現在泥城橋東大馬路兆芳照相店之舊屋。（今已翻造過）余於五月二十四亦從愛國學社亭子間，遷回余寓。那末就事實言，章太炎那兩句效宋江之所爲的說話，在什麽地方說？又「從此每遇集會，若有太炎在座，稚暉必避席，」會在何時集？豈非海外奇談，白晝見鬼？這位朋友把讕言來欺蔣先生，的確形成蔣先生日日在學社的人，變成偶從西八鄉上城，從未到過學社，這個當眞上得不大不小。

三　感謝蔣先生之愛我

先生大文，說到章太炎對我之誣妄，又有如下之一段記載。

「事前工部局屢傳吳稚暉六人（蔣所謂六人，謂蔡元培、吳稚暉、章炳麟、鄒容、陳夢坡、宗仰，稍誤，在下文述事實時正之。）去問話，表示保護，亦卽示意令各人出走，並無嚴辦之意。而俞明震之姪大純，在日本與稚暉有舊，（也待事實改正，）密約稚暉，往見明震。明震以拿辦六人，（亦誤，）卽行正法之公文示之，且曰，此等舉動，眞是笑話。並留吳吃麵。恐吳懷疑，卽舉箸先食。食畢，謂吳宜速去。吳乃卽日遁往法國。（更大誤）事後章炳麟矢口斷定，稚暉自詣明震處告密，且獻革命軍以求脫禍云云，稚暉至今莫能自明也。」

蔣先生一句結語，不知者以爲「莫能自明，」是助章太炎爲有力之證明。其知者鄭重其「至今」二字之慨想，實是哀人受誣，催人自明，此爲蔣先生之愛我。但蔣先生並未見我之自明，及人之代明，大約止見章太炎文鈔，章太炎文集，我則無有一字流布人間。然我有章太炎集外文之收藏，其稿將代爲問世，卽我之自明，亦可藉之而傳。且我卽不自明，而事實亦能爲我代明。故今回憶事實如左，聊先告慰蔣先生。

當時事實，有待乎曲折敍來，方更明白。自行嚴從五月初一，在蘇報上開始登了章太炎的客帝篇，次第又登載章太炎的駁康有爲書、革命軍序，當然官場格外震動。所以在未捕章太炎以前，雖未如蔣先生所說魏光燾密電上海道拿辦蔡元培、吳稚暉、章炳麟、鄒容、陳夢坡、宗仰六人，或者密電已在三四月間早有之。在五月後想更加多。故就余所知，捕房傳訊凡有六次。好像兩次在五月前，四次在五月後。傳去者有蔡孑民、宗

仰、徐敬吾、章太炎及我。我則被傳四次：第一次與宗仰、敬吾，第二次與才民，第三次與太炎，皆至四馬路老巡捕房。第四次已在五月二十後，傳余一人，至老巡捕房後面三間兩廂房石庫門內（今已翻爲大石廈）見余者，卽英國中國通濮蘭德是也。每次所問之話，大略相同。終說「你們止是讀書與批評，沒有軍火麼？如其沒有，官要捕你們，我們保護你們。」我們回說沒有軍火，卽點頭而別。只等交涉宗仰、敬吾死矣，章太炎、蔡才民皆在。

五月蘇報聲浪一高，官場恐慌。約在五月十四、五，上午十點鐘，余尚臥在愛國學社亭子間裏。余堂弟柳甫在床前桌上看書，聞有少年客在門外問余，余急託言傷風，囑柳甫見告其人乃自揭余帳，探頭入見爲二十許青年，留黑鬍兩疋。彼言，我乃俞愼修，惕生之友。聞惕生與爾和至天津被害，有之乎？余曰，初十左右，盛傳被袁世凱殺害之說，且言頭已解來南中號令。昨已證明爲謠言。彼乃作喜慰之狀曰，如此好了，你安息保養罷。是日午後在客堂又見此少年，且偕數少年及一老官僚在座中與人周旋。余卽縮出，因鬍子少年未見我，朝方託病，不便此時卽健好也。客去，始知老官僚者，卽道臺陶森甲。鬍子少年俞愼修，片子上名大純，卽章行嚴等前在南京陸軍小學，其校長道臺俞明震之子。尚有數少年，內有魏光燾之子。皆前時送往日本留學，今因日本留學生方組義勇軍，故魏命陶森甲赴東，強彼等歸國也。

五月十八日卽開中國第一次之運動會。其夜卽開中國教育會評議會，論爭與社之主體。吳稚暉說到校具，致蔡才民憤慨其言之鄙瑣，卽席脫離關係。兩三日後卽赴青島。五月二十四吳稚暉亦離學社，歸其大

馬路水月電燈公司樓上之滬寓。直至是月三十日，曾未聞學社一點消息。因亦不樂聞，正便編書也。

五月三十日傍晚，何梅士、沈步洲突來余寓，且告曰，今日不了。章枚叔連日與大家爭吵，今日被數人執其手，行毆之。弟陶年脫鞋皮摑章嘴巴，渠亦無可奈何。余卽暗想，此次舉動，難免不疑我指使，卽戲二人曰，他是打過梁啓超嘴巴的，（據說在時務報社，）你們敢在老虎頭上弄虎鬚麼？共一笑而罷。現時敎復陶年皆健在，曾否受我指使，請問彼等可矣。

閏五月初二早上七點鐘，有人上余樓，家人告以尚臥未起，彼傳一柬入，且曰，你去給他看。余在帳中見門外有五十許矮老人，長袍藍呢馬褂，不似下人。余看柬上寫道：

有要事特來滬，與公商辦。乞卽惠臨英大馬路石路公興里第八家進士第楊寓一敍。純患病不能奉謁，乞恕之。此上卽請台安。俞大純頓首，初二日。　篤生、鐵生、爾和已否東渡？（本文附有影印原稿因翻印不清，從略——編者。）

余囑家人告之曰，余當卽來，余卽起床。適余友朱仲超來訪，我與彼同出門。同至盤湯衖橋下送孫叔方回無錫，因孫在滬買一風琴而歸也。孫船啓椗，余卽向仲超曰，又有俞明震之子俞大純，約余去談話，何以一到卽病，恐有蹊蹺。但在租界上，我們不怕他。你能同去麼？朱說甚好。公興里者，卽現在大馬路石路口同羽春茶館背後一弄堂。衖門東出石路，西出湖北路，從前皆爲一上一下之石庫門屋，今已翻造。從前大半是堂子，現皆商號住宅。余等進衖至第八家，果見門標進士第楊。入門却甚詫。則一青布長衫少年中坐，爲敎師。室內

共三四桌分坐年皆十一二之女學生五六人，一律藍竹布衫，均甚清秀。詫者，詫在此時中國尙少女學生。心念此爲堂子中之養女，欲其識字習歌唱也。我等入室，教師即起立，問來意。余問有姓俞者在否？彼曰，你貴姓。我對姓吳，他即指身後扶梯曰，上樓可矣。余前朱後升至樓上，即見靠外窗前坐一老者，面目如俞大純，年則近五十。猛念此必俞明震，無疑是捕人而來，託其子名，騙余至此。然淸晨屋淺，可以叫喚，且有仲超，彼止一人，不懼其如何下毒手也。說時遲，那時快，此人即來迎曰，是吳稚暉先生麼？我曰不敢當。他又與仲超招呼畢。我問曰，先生想即恪士先生，世兄何在？

（俞）實未來，吾有事欲商，請坐。　上海近來風潮太利害了，你們學社果作何事？

（吳）沒有什麼風潮，因爲政治不良，惹起一點憤激的談話罷了。學社乃是講學，別無什麼事。

（俞）當然止是些憤激的話，但不知者都驚怪。

（吳）但如近日鈕湯等的謠言，官場方面也有惹起驚歪的責任。

（俞）中國向多謠言，而謠起亦必有因。

（吳）這個因，也不盡爲了文字語言的激烈罷。

他支吾了半晌，突然的問道：

（俞）龍積之是什麼一種人。

（吳）我們初見面，他尙與我說起年誼不年誼，我想他不是憤激一派的人。

(俞) 原是但近日他在國民議政會內，也算重要分子，政府中人却很注意他。

(吳) 這眞可笑。國民議政會我們是不贊同的，他們是很平和的官場還受不了麼？那末我在張園的激烈，那更受不得了。

他笑了，停一停，又開口道：

(俞) 這當然。喂，我請問你，近來蘇報的話，不也太過分了一點麼？

(吳) 時局到如此，恐怕說話過分，將日甚一日。

(俞) 鹹然。但我不主張激烈，以爲無益中國自己鬧翻了，徒惹起外人的干涉。學最要緊，大家有學問自有法改革。

(吳) 有法改革麼？造反造反，止要不在那裏造，便也反不起來。

(俞) 我們且不講閑話，有法子叫蘇報和平點麼？夢坡也是熟人。

(吳) 如果沒有可說，人家也就不說。不然，像蘇報的，還要多起來。

他止作不聽見，略停又說道：

(俞) 目前必要有個辦法纔好。

我看他，將要託我向夢坡商量。那是我怎好去叫他不說話，我去說，一定疑我得了好處纔去說的。我答道：

(吳) 夢坡是先生相熟的。

（俞）夢坡他的脾氣，我知道的。昨日我到蘇報館，遇不見他，太過分了，叫官也難下臺。

（吳）唯（且微笑。）

（俞）鶴卿在上海麼？

（吳）去青島已有十天。

是時那早上送東的藍呢馬褂的矮老老，已捧了一根水煙袋，坐在上面一張有蚊帳的臥鋪上，似聽非聽的，對着我們談話留神。他是他們講了一半話，才上樓的。又見下面青布長衫的教師託了一隻木盤也上樓來。向中間一張小圓桌上陳設。我們停了話，看他將兩隻碟子的麪交頭，三碗麪，一齊放好。藍呢馬褂人又在小桌的抽屜裏開出象牙筷，放到桌上。俞就跟手立出來，坐到圓桌邊。本是四張椅子，叫我們也移正了椅子，圍了小圓桌坐。他舉起麪碗，呷着湯。隨卽在兩只碟內，各夾一點，送到嘴裏。一面道，請用點小點心，不要客氣，隨意喫菜。這種舉動，一若要表明菜內並未下毒，故不讓客先取。喫麪時談些留學艱難。我新受了趙仲枏的暗示，立勸他的兒子送往法國。他搖頭不贊成，說法國容易講革命。最好是美國。麪罷，他起立，邀我至窗前桌邊。隨於靠窗書堆上，取下一件東西給我看。我一看，是件公文。揭開來，第一項官銜，欽命頭品頂戴右副都御史兩江總督部堂魏爲等，是刻現成的，以後便寫：

照得逆犯蔡元培吳敬恆倡說革命，……着候補道俞明震，會同上海道……卽行就地正法。……

看到這裏，他又奪了去，夾入書堆，說道，笑話笑話。我自然耐住了，面不改色。因爲改也無用。隨卽道，請公事公

辦好了。他說，笑話笑話。請坐，你要到外國留學嗎，還是美國好。我說，美國貴，法國最便宜。他終不以爲然。我也不與他擡杠，即起身辭出。我說，公事公辦好了。他又說，笑話笑話。送我到樓梯口，他說，我們可以常通信，我住在南京芝麻營三號，你來信寫吳謹，謹愼的謹，我回信寫俞燕，罷安燕的燕。我亦莫名其妙，止好唯唯，即下樓。這個吳謹俞燕，就在那兩天告訴董茂堂、許呂肯、鈕惕生。董說，只是一個暗示，叫你謹愼些，躱起來，他是不發覺，安然不問了。我就說，官倒也同巡捕房一樣，恐怕他就要拿，巡捕房不答應，他也沒法。大家因爲這種傳訊之事，當時司空見慣，都笑笑，沒有當一回事，我又在寓中編我的書，兩天沒有出門。

閏五月初五傍晚，又是何梅士、沈步洲二人到我寓樓，說道不好了，今天上午，巡捕拿了一張捉人的票子，票子上據說有六個名字，陳範陳夢坡本是一人，今作二人。又有程吉甫，是蘇報館帳房。聽說還有章枚叔。可怪的是上午巡捕到來，一見程吉甫，便問你是程吉甫麼？回說是的，即被銬去。請文明書局出保狀，捕房要五千元保，書局不肯。上午我舅（夢坡是步洲的親母舅）亦在館，且巡捕也認得他，然問到陳範、陳夢坡，均回說不在，他們就算了。究不知什麼一回事？我便說，我們且到蘇報館去。其時蘇報館就在三馬路近河南路，在現在新聞報館稍西一兩家。當時左近屋宇，均是一層樓，故與老巡捕房好像望衡對宇，大家朝夕見面的。

三人出門，跑到現在的先施公司相近。對面章太炎同了敖夢姜從東來西，這是我五月十八開了評議會後，第一次又見面。我便告訴他如是如是，還有你在內，你高興到蘇報館去問問麼？他們二人答應了，五個人一同到蘇報館，才問清票拘六個人，是七個名氏：陳範、陳夢坡、程吉甫、章炳麟、鄒容、錢寶仁、龍積之。有一個

官模樣的人，初一來過，不曾見到我。（夢坡自謂。）止與程吉甫談幾句話，問他職務據說只是南京派來的官。細想情形，下午巡捕又來一次，對我問陳範在否，我對不在，仍卽走去。他們不應不認識我，可怪之至。夢坡的女兒擷芬急急要問我，還是躱好，還是讓他們捉去好。章見此態，兩眼直注我們。我也不肯示弱，一時不好說躱，就支吾其詞。擷芬也在支吾。章卽忽然對敖曰，我們走罷，揚長而去。

待章敖二人走了，我便響口的答道，官要捕，我們卽讓他捕去，那不如剛上演說臺講革命，下臺便將腦袋割下，送與官好了。我想躱起來亦好。我當時心想捉一帳房，見館主不捉，便是一幕官場慣做的把戲。辦幾個小官了一件大案，終是這末胡塗了結的。然在蘇報館裏，沒有工夫講近幾天的歷史。到安全地方再講。於是我與梅士先出門，夢坡帶上風帽，算有病，遮了面目，同步洲同行。他的小老婆已在愛國女學校讀書，拿了鋪蓋，最後走。相約到愛國學社後門斜對過學社放家具於樓上，樓下住徐敬吾家的房子內暫避。到那房子的門口，大約已有十一點鐘。敲開門出來開的是徐敬吾，他正與蘇報館人不樂意，故一見卽將門閂擲下，自去內室。我們就叨了第一個沒趣。也管不了什麼，直奔樓上，所存床架鋪墊縱橫，已擱好的有三鋪，一臥章太炎，一臥王小緒，一臥俞桐伯。我們五人上樓，當然有聲，又去擱鋪等等，使睡者不安。章太炎卽在被中罵曰：「小事擾擾。」小緒起坐，平視我等，絕不作聲。桐伯透出被頭，看了看，仍復睡去。我們又算叨了第二個沒趣。止賸夢坡住下，我們四人出門。敬吾又從熱被裏出來閂門，又被他罵了幾句。步洲在門外說，這不是好地方，明日還到吳彥復的家裏去罷，便各散。

閏五月初六早上七點，我到學社等候步洲，在前門闖來一個葉浩吾。且走且言曰，稚公，留此身以有待。（此言因上海已鬨傳拿人。）枚叔先生何在？我說在後頭。他是常去的，急急奔往。其時步洲亦到，我們亦往那裏去。浩吾已奔出一句對章說的留此身以有待，餘聲又隱隱在空氣中。彼即匆匆仍穿學社前門而去。我與步洲入門，章太炎在樓梯下一張桌子上獨自吃粥。他見我們上樓，作鄙夷不屑之態曰「赫赫。」我亦不讓步，一面上樓梯，一面對他作鬼臉曰「哈哈。」即飛奔上樓。及扶梯下樓上車，章已不在。三輛車直奔新閘吳寓。彥復往天津。其家老太太駭慌了，使家人出語曰，速他去，不然，止有喚巡捕來。又叨了一個大沒趣。止好轉到派克路登賢里湯中湯愛理所設的人演譯社去暫躲。湯先生欣然容納。我亦回寓去躲着。到了晚間，仍是何梅士、沈步洲來說章枚叔已捉了去。我問如何捉去的呢？他們說，他正在學社帳房裏，巡捕拿了拘票，指名一一問着。章回說，餘人都不在，章炳麟是我。巡捕便將他上了手銬，帶了就走。要求取一點東西，都不曾肯。這正是他的求仁得仁，倘使他那種小事擾擾的氣燄，事前要去勸他躲避，不是要挨他大罵的麼？況且到了巡捕房，馬上寫條子，勸鄒慰丹、龍積之自首。龍連夜到案，鄒則本由張溥泉把他藏在虹口一位西教士家裏，為要聽從章的慷慨，七號便自投捕房。

我到這裏，先要插幾句事實為我代明，不必自明的話。章太炎的駁康有為書，革命軍序，五月初已由章行嚴替他登在蘇報。鄒慰丹的革命軍，已在五月十五以前出版，上海滿街都是。為什麼要在閏五月初二，才由吳稚暉的袖子管裏送與俞明震？此其一也。慰丹且勿論，若有人說當時的章炳麟，是一個無名

小卒，他如何能甘心。那末俞明震的耳朵裏，何待吳稚暉去說章炳麟的重要。此其二也。從閏五月初五上午，出了拘票我們夜間同去蘇報館，說有他在內。明天早上葉浩吾奔告有他在內。捕房到學社，不是遙遠，却隔着二天不捕。吳稚暉若要害人，不好在領逃陳夢坡的夜間，就叫巡捕來捉去麼？此其三也。不是事實已爲我代明得清清楚楚，本不需要什麼「有能自明。」若說我事前不應該將會過俞明震不告訴他。一則他那種小事擾擾的氣燄，誰願意來叨他的赫赫。二則從前我們到巡捕房裏去問話，沒有那一次算大事去警告同人，當時見捕房如此鬆辦，以爲事同一例。

閏五月十二日，知道前日拘票上的六個人，除陳夢坡止將他兒子捕去充數外，餘五人，程吉甫是第一個捕去，章炳麟是第二個，龍積之是第三個自首，錢寶仁是第四個在一客棧捕去。鄒慰丹是第五個自首。陸續審過了，現都押在老巡捕房候審。余於是日乘照例放人探監之時，就走到他們一間沿着甬道的屋子邊，隔着鐵柵去看視他們，六個人一齊站到柵邊來講談，我因爲要寬慰他們，事情並不嚴重，便告訴我初二會晤俞明震的歷史。我並說他們先捕拿帳房，綏了三十六小時，停止不拿人，此中或有用意。我却不好說到你們爲什麼不逃，爲什麼自首。故說話是不能暢。且對程吉甫當面也不好猜想官是止要捕帳房。他們六人皆可憐的苦笑。看守的來催我，我就叫他們寬心而出。並沒有鄒慰丹問我「爲什麼有我與章先生，我面色頓時青黃之事。」還是章太炎因爲後來慰丹死於獄，彼作慰丹傳，卽諱去函囑自首之事，變爲「閧余入獄，卽徒步自首，」被我反詰故編此鬼話，以爲抵制。現在錢寶仁尙生存在鎮江，可以問之。他後來又在公堂上攀供，

說蘇報主筆是我。也被我詰問，問他何以革命黨好在公堂上攀供同黨？他說，因為你探獄時已告他們出國行期。只又是囈語。我的要出國，一因探獄出門，恰有所遇。二即因他在公堂供攀及我，故朋友勸我離開上海。

閏五月十二，我在老巡捕房走出，適遇從前南洋公學的舊帳房某。他常替學生買物落錢，被學生窘詰，我或說他不對。他看見我在老巡捕房出來，就二眼兒覷着我，絕不與我招呼。立定，熟覷我遠走。我知道必有花樣。明天又聞公堂上已為章太炎攀供吾友許呂肖，正同幾個朋友在盛杏生公館裏幫福開森譯文件。他來告訴我，說，昨天某帳房，他到盛公館來對福開森大鳴不平。他說，別人都捕去，什麼吳稚暉到逍遙自在的在街上跑。他慫恿福開森，替盛杏生說了，叫上海道捉捕。許又勸我，公堂現又提起你的名姓，恐免不了要捉，不如既想出國，早點走罷。是夜，我們家中也勸我先躲到虹口朱仲超阿哥伯需開設的石灰店樓上。他們一面替我去買船票，先到香港。

閏五月十四本有廣利輪船可乘，但來不及。到十六一早，就去乘龍門輪船。相伴同行者，為何梅士。送行者，有朱仲超兄弟、王君宜、章行嚴、俞子夷、胡敦復、沈步洲等。十九日上午到香港。梅士到廣州借川資，被其六舅扣住。二十二陳煒士親送來六百元，云他二百，方子顧二百，莊思緘二百，勸我赴英國，不要赴法國。我聽了他的話，直到六月初二，才登日本丹波丸西行，所以蔣先生記我見了俞明震就赴法國，也要改正的。

本來儘有事實可以代明，然而章太炎吃了這番巡捕房官司，當然不比跳在陽溝裏，他又能扯幾句范蔚宗的格調，當然他的文集可以壽世。他竟用一面之詞，含血噴人。於是又他人代明呀，自己自明呀，卻忙了

幾次。畢竟他的高文典册的魔力足以驚動後人，所以又使蔣先生傷我「自明」終是「莫能」不得不再糟蹋可寶刊物的篇幅，謄刊一次，聊慰蔣先生，且希冀章太炎能本着良心說話。

四　鄒慰丹傳之交涉

癸卯是公歷一九〇三，章太炎出獄後，在一九〇七三月二十五的革命評論上，登了一篇鄒容傳，有如下之一段。

（上略，）時愛國學社教員吳朓，故依附康有爲。有爲敗，乃自匿，入盛宣懷之門。後在日本與清公使蔡鈞不協，逐歸，憤發言革命排滿事，而愛國學社生多朓弟子，頗自發舒，陵轢新社生如奴隸。余與社長元培議，欲裁抑之，元培畏朓不敢發。余力駁康有爲政見書事，侵尋聞於清政府，欲逮愛國學社教員，元培徽聞之，遁入青島，而社生疾余甚，間計於朓。會清政府遣江蘇候補道俞明震窮治愛國學社昌言革命事，明震故愛朓，召朓往，出總督札曰，余奉命治公等，公與余昵，余不忍，願條數人姓名以告，令余得復命制府。朓即出革命軍及駁康有爲書上之，曰，爲首逆者，此二人也。遂歸告其徒曰，天去其疾矣，爾曹靜待之。初鉛山知縣陳範，以事免官，欲報仇清政府，設蘇報館於上海，頗訕譏政府醜事。後聞有言革命者，喜甚，乞文錄之蘇報。明震亦列陳範名以上。英租界巡捕承命至蘇報館，範遁。命其子詒余告警，余謂諸教員方整理學社未竟，不能去，坐待捕耳。巡捕至，遂入獄。而容亡匿英教士所，巡捕不敢詰。聞余被繫，即徒步走赴獄自首。（下略）（本文附有影印原稿，因翻印不清，從略——編者。）

這一段文字，因經過我對他自明的交涉，後來他文集中刻的鄒容傳，就稍變了話頭如下：

（上略）會虜遣江蘇候補道俞明震檢察革命黨事，將逮愛國學社教習吳朓。朓故甚容、炳麟，又幸脫禍，直詣明震自歸；且以革命軍進。明震緩朓，朓逸。遂名捕容炳麟。（下略）

刪了歸告社生，天去其疾矣。上明震者，亦少了駁康有為書。我的康門弟子，陳範的報仇清政府，不復言，並諱去鄒先生如何自首，只都是打了幾次筆墨官司的效果。故今姑且先把所打的筆墨官司，先寫出來。

他在一九〇七三月，登鄒容傳於日本革命評論，我在法國，是冬天方見到。故於一九〇八的一月，便很平和寄他一書如下：

枚叔先生執事：去年恆來巴黎，見君所作慰丹傳，登諸第十號革命評論者，中間以恆舊名，敍述恆與俞君相晤事，滿紙孔子若曰，孟子以為，作優孟之聲口。文品如斯，恆乃大奇。恆與俞君相晤，恆親告諸君。君君與恆現皆存在，非如慰丹之既沒，豈當由君黑白者？當時方擬東歸，欲當面就問。今因事滯留，計歸未定，故先函問左右。如慰丹傳所云，有所原本，請將出諸何人之口，入於君耳，明白見告。恆當向其人交涉。如為想當然語，亦請見復。說明為想當然，則思想自由，我輩所提倡，固不欲侵犯君之人權，恆即置之一笑。倘不能指出何人所口述，又不肯說明為想當然語，則將奴隸可貴之筆墨，報復私人之恩怨，想高明如君，必不屑也。敬候惠復，附頌撰祉。寓址別陳。八年一月一日吳敬恆謹白。

他不久就在東京寄來一復書如下：

稚暉足下：吳朓、吳朏、吳敬恆，皆足下也。昨得手書，以革命評論所述足下與俞明震交涉事，來相詰問。案僕入獄數日，足下來視，自述見俞明震屈膝請安及賜麪事。又述俞明震語，謂奉上官條教來捕足下，但吾輩辦事，不可野蠻，有釋足下意，顧足下善爲謀。時慰丹在傍問曰，何以有我與章先生？足下即面色青黃，囁嚅不語，須臾引去。此非獨僕與足下知之，同繫者尙有錢葆仁、程吉甫輩，可覆問也。僕出獄後，見汪君允中，允中曰，前與俞明震賭骨牌爲戲，微及蘇報案事，明震亦於邑，有自悔狀。僕是日亦往東京，不復多語。至最後，足下獻策事，則張魯望言之，魯望語不知得自傳聞，抑親聞諸俞明震者。但僕參以足下之屈膝請安，與聞慰丹語而面色青黃，及允中所謂明震自悔者，有以知魯望之言實也。足下既作此鬼蜮事，自問素心，應亦慚惶無地。計窮詞屈，乃復效訟棍行徑，以爲造膝密談，非人所曉，洶洶然馳書詰問。足下雖詰問，僕豈無以答足下哉？適揚之使愈彰明耳。是非曲直，公道在人。無則言無，有則言有。僕於康梁諸立憲黨，詆諆未嘗過甚。今於無政府黨如足下者，摘發奸回，如彼其至。蓋主義之是非，與心術之是非，二者不可同論。且以敗羣之羊，不可不擯。普天同志，猶未分明。故不得不明著表旗，以示天下。豈以個人之私怨而誣足下哉？嗚呼，外作疏狂，內貪名勢，始求權籍，終慕虛榮者，非足下乎？康長素得志時，足下在北洋拜其門下，而稱弟子，三日自陳。及先生既敗，退而噤口不言者，非足下之成事乎？爲蔡鈞所引渡，欲詐爲自殺以就名，不投大壑而投陽溝，面目上露，猶欲以殺身成仁欺觀聽者，非足下之成事乎？從康長素講變法不成，進而講革命。從蔡孑民講革命不成，進而講無政府。所向雖益高，而足下之精神點汙，雖

强水不可浣滌。僕謂足下當曳尾塗中，龜龍同樂。而復竊據虛名，高言改革，懼醜聲之外露，則作無賴口吻以自抵讕，引水自照，當亦知面目之可羞矣。足下始學批尾家，當中則葆愛對策八面鋒之伎倆。最後效村學究，持至簡且陋之教科書以自豪。今者行役歐洲，已五年矣。僕以爲幡然如蛻，當有以愈於曩昔。及觀足下所著，浮夸影響，不中事情，於今日中國社會情形，如隔十重雲霧。有所記敍，則猶二簧之歷史也。有所褒貶，則猶兒童之說是非也。蓋曩日之以經世文編，校邠廬抗議，汲汲然求術於衆者，今則變相如是。吾於是知縱橫捭闔之徒，心氣粗浮，大言無實，雖日日在歐洲，猶不能得毫毛之益也。足下惡言國粹者，利人之愚。利人之愚者，將以掩己之失（如以講國粹屬張之洞，講吏治屬曾國藩，此純是門外語。張之洞以前，達官之講國粹者多矣。張之洞提倡國粹，亦非甚力。但今之大吏，半起白徒。故名猶歸於張之洞耳。曾國藩惟善行軍，豈嘗講求吏治。稍遠者何不舉林則徐、陶澍。稍近者何不舉閻敬銘、剛毅。而牽一絕不相干之曾國藩耶？此等議論，若稍知近事者觀之，有覆醬瓿而已。幸而人皆蒙昧，得任足下恣意妄言。私心曖昧，灼然可知。而復庸懦議人，不自知其庸妄。指孔孟以相嘲，舉奴隸以相𢭏，此足下嚇素無學術，隨逐波濤之子耳。僕則素志已定，顧自署爲守舊黨，頑固黨矣。豈新黨騖名之士，騰其絕無根據之謗辭，遂足以相懾耶？足下自慕虛榮，以爲人亦慕之，曾不自量所處何地。康有爲門下之小吏，盛宣懷校內之洋奴，不屑爲者衆矣。未知足下屑此否也？書此敬問撰祉。章炳麟白一月三十一日。

我的去書，是登在巴黎新世紀報。他的復信，這篇是登在民報。當時劉申叔夫婦與他不睦，盡發表他的醜歷

史。故於此篇加了小注，駡他不要臉，特寄於我。我今且從緩批露，當於他的章太炎集外文上，替他一一注上。

當時我接到他的復信，又規規矩矩的再寄他一信，冀他悔悟。仍寄東京。特錄如下：

枚叔足下：復我之書已讀悉。又在第十九號民報中重讀之。書中答俞事，除『張魯望言之』一語外，皆想當然之詞，可不辨。僕今但聞張魯望君，果有其人否？何以屢詢留歐同人，無知之者。新從東方來之人，亦不之知。請再明示。並請問明張君彼又聞諸何人？此次足下復書引他人語，知用引號，則慰丹傳中涉及俞事者，獻策爲一事，則云，爲首逆者此二人也。（駁康書等，五月初出版，五月一月中，上海市上人人爭購。至閏五月初二矣，尙待出諸吳朓袖中。所造情節亦奇。）歸告又爲一事，則云，天去其疾矣，爾曹靜待之。皆未容隨便塡寫，足下必已知之。獻策謂有張君言之矣，歸告又何人言之，並希告我。僕願正告足下，君既年少於我，又自信知識勝我，不應自終於書院課生之結習，與人三日居，稍不如意，卽忮狠忌刻，隨意入人以死無葬身之地之罪名。若復書中所謂屈膝請安，鷂髗同樂，爲康有爲弟子等，不過可笑之漫駡，足下不自愛惜其筆墨，此可任君之自由。惟獻策一事，明明誣以事實，誠如足下所謂有則言有，無則言無，豈能供足下洩忿之資料者。足下自適己意，不問他人之能受與否，必穿鑿附會以實之，則我雖極知同黨之不內訌，又深諒足下近日心緒之惡劣，然以足下之逞心妄談如此，終不能不求一最後之解決也。俞君固亦生存，我實洩其見釋，彼豈能爲我諱者，既汪允中君習與門牌爲戲，足下卽可丐汪君親叩之。何必多引影響之言，作支吾之詞者。足下既重提往事，我今亦請略質數言矣

癸卯閏五月五日之夜，我陪陳夢坡君避地徐氏，足下亦居其樓上。早知逮捕中並有君名，足下呵我等曰，小事擾擾。明早又有人流汗走告，勸君引避，君又哂之以鼻。六日之夜，巡捕執票來拘，君與同去。可謂求仁得仁矣，又何怨乎？其時君尚未遇所謂張魯望君，則吳敬恆固明明爲足下完全無過之同黨。足下乃在公堂上供我之名，此載上海各報，千人皆見，因致捕我之信復亟。十五日我始西行。公堂上可供同黨，公德已非所顧，豈足下以己度人，故疑他人從同，此願足下之自省者一也。

慰丹傳者，即足下借以擯敗羣之羊，著表旗以示天下者。乃不登於當日流行方廣之民報，僅登罕入支那國門之革命評論。插表旗於幽巷，已可詫矣。吳朓、吳朏、吳敬恆皆吾，則章絳、章緇、章炳麟皆君。假我記君之醜事，將以明示天下，乃書章絳之避名，我意何居？獻策之事果實，罪人實爲當日陽溝案關傳之吳敬恆，與隱晦之舊名何與？如以爲足下行文，有其前例，則足下嘗詬康有爲矣，何不曰康祖貽。嘗詬嚴復矣，何不曰嚴宗光？故或者曰，吳朓云爾者，欲使近數年之人，不急急於知其爲誰氏。與登諸革命評論之僻報，用意正同。傳說乃不易入於爾耳，欺謬之摘發，可以不速。三年五載之間，恨吳朓者有人，鄙吳朓者有人，凡一事在中國人腦中，有刊本而又耳熟稍久者，遂未許輕易置辨。又或爾適流離客死，則將來知吳朓之爲吳敬恆者，自亦有人皆將目笑存之。而章先生之術遂售。人言如此，我固不謂其必然，然僻名之與表旗，二者不同物，我亦豈能爲足下諱？是誠何心乎？章炳麟固自信內外疏狂者，必無人疑其夾帶渣滓者。此願足下之自省者又一也。

曩年自三月迄於閏月，捕人之事六七見，今日傳甲乙，明日招乙丙，此足下居愛國社親見之而熟記之者。我則四次被招。有云官雖名捕矣，我等不見聽，汝等講學耳，對曰唯唯，誠講學也。有云官捕汝等，以張園昌言革命，顧口舌罪人，姑再說。對曰昌言革命於張園者，誠爲我也，見釋與否，皆彼等意耳，豈我丐之耶？我臥家中，招我者皆彼等以函牘來耳，豈我請之耶？特最後一次邀往者，非西人，爲華官。今日爲甲者有我，明日爲乙丙者有足下等。我則未捕而見釋，足下等則隔夜聞程君吉甫先被捕，有五千金取保之說，知息耗甚惡。陳夢坡、鄒慰丹二君皆避地，足下意不屑，旣靜待引拘，復於捕房作書招鄒龍二君，遂留赫然之蘇報案於人間。於是我之見釋於前夜者，致爲足下之口實。於公堂上以蘇報主筆供之，不見效，復於慰丹傳以賣友誣之，稍抒其積忿。雖然，吾爲足下思之，果何所憾耶？足下爲慰丹傳，則曰整理學社未竟，坐待捕，則似欲逃不獲耳。於事實又以手札邀鄒龍，使已逸者自投矛盾若是。愛他人以德耶，抑落水求侶乎？慰丹瘐死，足下遂諱書邀之事實。而曰聞余被繫，將矜君之名德乎，抑有所中歉乎？足下箴他人以陽溝，誠可感篆。我聞君子之風，當亦還以相箴，願君縱極周張，常直勿曲。我輩鄙陋，提過考籃，曾戴黃銅頂以自豪，若他人必且圂豚於入笠，不爲葑菲之采，則我輩一邱之貉。雖翹其橐橐之履聲，終不能肖文天祥，則足下輒以逐歸憤發言革命，淸鉛山知縣免官欲報仇，始隨某人，繼隨某人等事，輕薄其同黨，亦正所以自謔（有如無謂之詬譏，康有爲之小吏，徒爲可笑之譌言。而梁啓超之助手，適爲調侃之實事也。）豈足下以爲革命黨亦有如翰林衙門，有前輩之可敍也。革命者，不過爲道理上人人應爲之

一事。觀足下相遇同輩之詞氣，直認革命爲一種功業。足下自視；則爲大革命國之尙可喜孔有德輩，他人皆洪承疇、錢謙益，應編大革命國貳臣傳以入之。果爾，是足下卽將來大革命國之漢軍貴族，以吾一日長乎爾，願忠告曰：孺子勿過鄙陋也。（非如君之常以輩行自矜也。因多吃了三斤草，盡其搖本鐸之責任耳。）此願足下之自省者又一也。

至於關係公益之事，惟願足下爲道理愛惜，萬不可以個人之私恨，有所橫決。想此義足下尙能知之，故皆略而不答。（下略）四月十七日吳敬恆白。

他不但不悔悟，又來狂罵下面第二次的復信，且把他載在章氏文鈔。今錄之如下：

稚暉足下：前得手書，造次作覆。今見足下復以此函登諸新世紀中，故復詳疏本末以報。僕始終視足下非革命黨也，非無政府黨也，非保皇黨、立憲黨也，曰康有爲門下之小史，盛宣懷校內之洋奴云爾。足下輒以陵轢同輩爲言，誰視足下爲同輩者。乃牽涉陳範事，摘僕所著慰丹傳之言，云「淸鉛山知縣免官欲報仇」者以相詰。陳範素以贓得名，淫昏欺詐，至免官後尙然。凡人書札封面與範，題云大老爺則怒，題云大人則喜，（範曾捐升知府）此得爲眞革命黨乎？至云提考籃，戴銅頂，二者吾幸脫焉。少小未嘗應試，至今猶是漢族齊民也。足下嘗中式鄉試，私臆他人非舉人卽學官弟子，盜跖以餘財污良家，何足與辯。僕意固非謂應科舉者卽不得爲革命黨，亦非謂曾入仕途者卽不得爲革命黨，要在觀其行事而已。陳範以贓吏免官，發憤而言革命，其心詐僞，非獨僕一人知之。若如香山陳景華者，殺岑春煊差官，因

被拘劾，遂入革命黨中，當其攻殺差官時，已有骾直犯上之氣，故其言革命爲可信，亦誰得以陳景華爲免官報仇者？如範之倫，固遠非景華比矣。民族革命，光復舊物之義，自船山晚村以來，彰彰在人耳目。凡會黨，戶知之。凡婦女兒童，亦戶知之、非自僕始。僕安得以革命黨前輩自居哉。世有材駿，或沈淪科舉仕宦之間，與昌言立憲變法，而卒自悟其非，豹變龍拏，以歸於革命者，吾方馨香頂禮，以造其門獨於足下則異是，要以行事推知耳。昔聞康子有日月二侍者，怪而問其徒黨。則曰，林旭者，吾師之外嬖也。吳朓者，吾師之外嬖也。此所以赫然留吳朓之名也。前次作慰丹傳，由革命評論社人屬僕疏記，以充篇幅。昔此相付。草次操觚，錄其事狀，所以發揚芳烈，酬死友於地下者，無過毫末痛心之事，言之能無訒乎？慰丹而外，死友復有秦力山氏。欲爲作傳，至今未成。誠以二子之提倡革命，收效至宏，與僕交義亦甚摯，悲痛慘怛，度越恆情，故欲記其事而不能措諸文辭，若無革命評論社人之請，斯傳雖至今不作可也。而足下謂以此爲表旗，足下思想自由，僕亦豈能干涉？但自述素心，如是而已。足下詰僕云「張魯望君果有其人否，何以屢詢留歐同人，無知之者。新從東方來之人，亦不之知」今告足下，張魯望乃一幕友，前歲來此遊歷，與僕相見而說其事至其語所從來，僕何必問。度金陵皆已知之足下雖以死抵讕，賜麵請安之事，卒不可諱。且足下既見明震，而火票未發以前，未有一言見告，非表裏爲奸，豈有坐視同黨之危而不先警報者。及巡捕抵門，他人猶未知明震與美領事磋商事狀，足下已先言之，非足下與明震通情之的證乎？非足下獻策之的證乎？僕輩入獄以後，足下來視，自道其情，當是時，足下亦謂僕輩必死，以此自鳴得

意，故直吐隱情而無所諱。（即賜麵請安等，）及今自掩，奈前言不可食何。乃云：「何不向汪君親叩俞氏，」足下既自述，又得二子證明，證據已足，又安用復叩爲。又云：「獻策語與對學生語，未容隨便塡寫，」足下試念僕作慰丹傳，非法庭錄供之爰書。有其事，則略記其語，寧能適與聲氣相肖？非獨僕然，自來記事者皆然、足下自命爲無政府黨，與法律相攻，顧於尋常記敍之言，欲以法吏錄供爲例，豈足下不知文體耶？抑攻擊法律者所以自便，而挾持法律者所以禦人乎？足下以直供蘇報主筆讓僕，抑足下入獄省視時，已自述行期，倉猝告別，既爲遣逃之人，無從捕錄，又何隱焉？足下復以簡邀鄒龍讓僕，抑僕豈顧入網羅，以珠抵鵲者？徒以學社未理，是故守死待之，猶軍吏之死城塞。不然，何苦而不自藏匿耶？學社之爭，僕與慰丹發之，革命軍爲慰丹所著，僕實序之，事相牽係，不比不行。僕既入獄，非有慰丹爲之證明，則革命軍之罪案，將幷於我，是故以大義相招，期與分任。而慰丹亦以大義來赴。使慰丹不爲僕事，亦豈欲自入陷阱者？龍氏雖以他事見捕，而人證未具，則獄不速決。獄不欲決，則僕與蘇報館中二子，將永繫於捕署之中。是故亦以簡邀龍氏。昔呂安嵇康，辭相引證，吾但知漢士先賢，有此成例而已，安知所謂落水求伴者哉。文辭記載，自有詳略，但說慰丹入獄，義不負心可也。縱自述簡邀事，於僕何損，而當深諱其文也。愛國學社先進諸生，忿於社事，抵慰丹之門，拋磚罵詈云：「章某已入獄，爾不入獄爲無恥，」此非足下敎之乎？僕於此事，蓋亦未及詳載也。足下睚眦報仇，與主父偃、朱買臣輩異世同術，而外以博大之語自文。且前在學社，目中惟有南洋退學生。今在巴黎，目中亦惟有法國留學生。自此而外，四千年四百兆

之士民，一切與犬羊同視，黨見狹陋，並世無雙，而反以心量過狹議人，此固足下所當自省者也。足下本一洋奴資格。進而執贄康門，特以勢利相緣，非梁啓超、陳千秋輩從之求學者比。先生既敗，文武道窮，今日言革命，明日言無政府，外變大閙，忘其雅素。一則曰吾年長，再則曰君年少，則明以革命先輩自居，而反以是議人，何其自戾？足下果年長耶？保耄艾者不在多言。善箝而口，勿令舐癰，善補而袴，勿令後穿。斯已矣。此亦足下所當自省者也。章炳麟白，五月二十九日。

章炳麟靠了止有他的刊物流行，我的答復少有人看見，所以蔣先生以為詞屈理窮，我已默認。實則我也曾不客氣的答復如下：

枚叔足下：始吾以為足下雖庸妄，未至過自鄙褻。今與足下書疏三往復，乃甚為悲痛。哀哉章炳麟之末路。慰丹傳中語，僕本謂足下有想當然之自由，足下不自足，輒更造偽證，重為罪孽。今既見哀於無政府黨，謂不當以法律見繩已矣，恕足下無過。然足下應知無政府時代，但無法律內所定之賞罰，未嘗可無法律內所含之是非。願足下自愛重。好言莠言，此後加意慎之。卽如此次外變日月之見詬，又還足下之胸臆，虛構故實，一卽以抵遮吳朓僻名之辨，一以詞成鄙諺，易於揭醜，作僞之勢，用心之險，足下縱不吾愛，豈不自愛，何至於此。章炳麟發之吳敬恆受之。康有為聽之，捷若傳雷。僕於康有為，可謂素昧平生。足下為如此絕無影響之讕言，不過表明章炳麟工於造誣，豈不為康有為所好笑。有人告我，僕為康有為弟子，足下在上海時，曾與宋燕生其人者坐四馬路九華樓上作為有味之快談。僕眞為之噴飯。故前次

答書，僅略致調侃，未加深辨，以其無價值也。不謂足下再費許多之幻想，又扯一大名鼎鼎之林旭，用算命先生之拆字訣，配合而成醜穢之故實，藉以爲傾排。可悲哉，足下亦已四十見惡之年，粗涉書史，何其不自愛重如此。倘僕又欲問所謂徒黨相告，吾師有日月二姬，徒黨究爲粗人，則必又鬧一張眷望僞名之笑柄。否則仍將謂無政府黨不當學法吏之窮詰，如是而已。僕以爲足下如欲謾罵，則龜鼈曳尾吮癰補袴，一切穢詞，已足洩野蠻之忿恨，何以輒造可笑之事實，爲反問之自累。西方對於誣言者，齒之盜賊之下。縱無政府黨必能憐君之愚，不加譴責，然足下方二三其德，詆排無政府黨，從新崇拜有政府之道德，則足下必將爲世俗實加以盜賊之醜詬，復何面目，仰首伸眉，司報館之撰述乎？故僕甚爲足下心痛也。足下又劈空謂愛國學社諸君，抵慰丹之門，拋磚罵詈，其詞則曰，章某已入獄，爾不入獄爲無恥，且加以引語之括號，如此漫空之鬼話，雖平日至親愛於足下者，亦爲之縐眉太息，抵書不欲觀。足下愚謬至此，是直欲以誓誑爲生活。縱不恤道德與是非，獨不慮信用一失，必至不齒於人數。欲快意於見仇者耶，抑反爲見仇者所快乎？至於足下謂則革命軍之罪案，將幷集於我。僕聞此言，毛髮俱竦，倒退三匝，吐吾之舌，久不能縮，疑有慰丹之鬼，附君而言。如此，慰丹之死，不惟爲公義，幷爲私交，海內知識慰丹者，自愈敬悼，而足下則自居何等耶？豈曾懾於會審委員之威，或曾拍案怒目相向曰革命軍之罪，該監生豈能當此重谷，故足下即援世俗之例，一身將爲妻妾之贍養者，故不得不以大義丐友而自活？不然，所謂大義者，何義乎？呂安嵇康，詞相引證，不倫不類，援古自恕，故有人激言，好以中國古書爲野蠻門面語者，其

中絕少良士，其言信乎。已矣勉之。足下所自留之餘地，最可取者，莫如尙有嘘憍之氣，輒稱不欲與人同黨，顯露其嶄然之頭角。（此所謂載角也歟，而不知尙載毛，一笑。）果能擴而充之，不嗜虛名，不說鬼話，庶尙可進於道乎？已矣勉之。順頌撰祉，西七月二十三日吳敬恆白。

當然替章炳麟打筆墨官司，他那裏肯罷休。他隨卽神速的，好像脫了褲子似的，連珠的放着，寄到最後一復。我却眞正止好逼住了理屈詞窮，不再對牛彈琴了。沒有別的法子處這種人，止有得了機會，學章陶年脫下鞋皮，打他十七八個嘴巴。他答我最後的一書，想他也不曾留稿，故不曾入章氏叢書。反正我要替他刻章太炎集外文，畢竟此文也要收入的，所以不妨先替他對我出口氣；錄之如下：

稚暉足下：足下惛忘乎，醒醉乎，夢語乎，病熱乎，耄荒乎？爲女伎所蠱惑，因而喪其神守乎？不然，以執贄康門，明白如黃河白日事，猶復强辭抵讕，卽何事不可抵讕者。吾意爾吳敬恆，惟一藏身之固，恃巴黎窟中耳。此地與舊日天津北京諸新黨相去萬里，而東京亦無此輩蹤迹，足下以爲無人能發其覆，雖有，亦不能當面質證，有惡賓而無故人，不患其盡情摘發，故便於說誑耳。凡爲人僕役者，脫籍以後，必愼之諱之，不惡人道之，人之情也。吾爲足下計，亦不必引西方風俗以自衞，但云在盛宣懷所設公學中辦事無也，拜康門無也，送學生至日本無也，跳陽溝無也，書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等字於懷中無也，辦愛國學社無也，見俞明震告密無也，種種事狀，一切以無字了之。過去之事，既無照相爲徵，亦無留聲機器爲徵，且目擊者亦已星散，誰得證其有者，如是爲足下計，不最便乎？若徒以空言辯駁，欲挽日月二侍之誚，卽試引一

成例，以告足下。且如沈××者，昔爲洋奴，後官於金陵，金陵人稱之曰邦有道，或直曰穀道，誰見陰私事，而作此醜詆乎？然既嘗身爲洋奴，卽其事十可信九。足下在盛宣懷部下作奴最久，非沈××之比歟？轉而執贄康門，非霸次金陵之比歟？他人固未嘗入此奴籍，任足下以讆言相詆，亦猶沈××之轉詆他人，如鵝羽衣，終不受水耳。以足下世爲洋奴，得見幸於康有爲，宛爾稱公羊弟子，猶不失脫籍自新之道。譬若倡婦竄身，尙作良家側室。無如數年以後，仍復洋奴故態，正恐康有爲者未必目笑他人，而當目笑足下。所笑云何，曰足下訐帝國憲政會總長之宣言，使康有爲見之，必將效張同敞嘲孔有德語曰，昔日爲吾輩持溺器，今乃以野蠻語詈人哉。至愛國社生拋磚事，足下亦謂慰丹已歿，幸而滅口，故任意指爲虛誣。不知同時聞者，實繁有徒。足下豈能以一手遮天下耳目耶？僕召慰丹一節，本以大義相招。大義云何，事既同謀，名既同署，甘苦卽當同受，自顧素心，皎如白日，且租界警察網密難漏，假令匿而被獲，罪或加重，乃父彰其怯懦之名，爲慰丹計，亦無算矣。然僕召之卽可，而足下令社生迫之卽非。是何也，僕已入獄，非置身事外，以其禍貽予他人。足下卽身逃其禍，而欲其仇敵當之也。若謂內顧室家者，僕當時已無妻妾，復何贍養之有。欲贍養妻妾者，惟足下跳陽溝時懷此陋念耳。所引嵇呂故事，情節本有相同。如此者亦不止嵇呂。足下不能持論，但云有人激言，好以中國野蠻古書爲門面語者，其中絕少良士，此激言者爲何人耶？以中國古書爲野蠻，其亦洋奴之類耳。夫東西洋道德倫理，根本不同，固不容是丹非素。惟醉心歐化，恨不得爲白人牧圉者，乃往往以彼蔑此。雖然，使出諸嚴、馬、辜、伍諸家之口，彼其濡染歐洲文化

已深，猶無怪耳。足下特一租界買辦之材，略能作一二旁行書，驢非驢，馬非馬，而引此語以自蔑鄉邦，是謂不知恥，是謂不知分量，是謂鼃黽不知日月光明，是謂盲龜跛鼈不知天地高厚，故僕之所惜於足下者，在始終爲洋奴，未能純爲康門小史。若一往作康門小史者，言雖悖謬或未至如是甚也。足下謂僕以一切穢詞泄野蠻之怨恨。僕見足下所作新世紀，以穢詞排斥異己者，南山之竹，不可罄書。僕亦非好學他人不是也，但以足下所用穢詞，上者施於一般社會，其次施於古明哲，其次施於近代上人，其次施於官吏，猶爲未當，而以此施之足下，即爲適當。何也，牛溲馬裾之洋奴，人格在一切圓顱者下，縱腐敗如今之汚吏劣紳，其人格尚在洋奴上也。書此以復。章炳麟白，陽八月十三日。

我懷着用野蠻法子打他一頓，不料辛亥回國，他方記得汚衊了中山先生，不好意思到南京去得意。別立一黨，自命在野黨。不入他的同黨陶成章先生又被人暗殺在廣慈醫院，我再與他相打，好像仗勢欺人，所以隱忍了下來。後來他得了袁世凱的寵眷，在北京拚命獵官。我想機會到了。但一天見他一篇大文，登在報上，我又冷了半截。心想貴重的鞋皮，打他的賤嘴巴，也可以不必。他這篇叫致王揖唐書，今錄於後，供大家欣賞。

揖唐中將左右：行期已迫，不及待民國第二年也。元日恐有一番發表，如稚暉輩決意辭勳，彼自無政府黨，亦未嘗艱難困苦。弟則不爲此矯情干譽之事。蓋賞功論罪，政理所先。圖一己之名，使他人亦不得不相牽而去，此乃於德道強人。失政治之理，負志士之心，必不爲也。但二等勳位，弟必不受。中山但有鼓吹，

而授大勳。吾雖庸懦，鼓吹之功，必賢於中山遠矣。當庚辛擾攘以來，言革命者有二途。軟弱者與君主立憲相混，激烈者流入自由平等之謬誤，弟駁康有爲書一出，始歸純粹。因是入獄，出後至東京，歡迎者六千人。後作民報，天下聞風，而良吏宿儒，亦駸駸趨向矣。此豈少年浮躁者所能冀，亦豈依違法政者所敢爲耶。又中山本無人提挈，介紹中山令與學人相合者，實自弟始。去歲統一告成，南都之說，不可抵禦，弟始大聲疾呼，奠都燕薊。縱不敢自比子房，亦庶幾等夷婁敬。當時若緘默不言，則今之外患，豈獨庫倫雖東三省內蒙古亦已爲他人所有。如上數端，自謂於民國無負，二等勳必不願受。孫黃之間，猶自謂未滿也。然同功者亦非一人。其間或有性情暴亂，舉措不當者，要之功烈必不可沒。由我而推，有五人焉。弟則首正大義，截斷衆流。黃克強百戰瘡痍，艱難締造。孫堯卿振威江漢，天下向風。段芝泉首請共和，威加萬乘。汪精衛和會南北，轉危爲安。如是五人，雖不敢上儗黎公，而必高於孫前總統也。其蔡孑民首倡光復會，宋遯初運動湖南北，功亦不細。其餘乃可二等耳。與弟同事死者，有鄒容、陶成章。與汪精衛、黃克強同事死者，有俞培倫。與段芝泉同功死者，有彭家珍。建祠旌表，亦當在諸烈之上。蓋聞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者，祁奚所以爲直。小辭曲讓，非大人所爲。故爲君道其梗概如此。弟章炳麟白十二月二十三日。

算了，到民國二年夏天，章行嚴在同孚路黃克强寓所，將二次革命的宣言，對衆取出，在其先他以爲民黨應當一致對外，所以他於六月二十四致我一柬，替我與章太炎釋嫌。其柬云：

吳先生奉訪不晤爲悵。二十六號晚六點半鐘，請至敝寓滄洲別墅二號晚餐。以有要談，並非尋常酬應，

務祈勿却。手頌即安。士釗。留字二十四號。

其實二十六晚餐，一句要談未提。止大家心照不宣，我與章俱大家客客氣氣。當日同座有胡瑛夫婦，及熊秉三的夫人朱其慧等。從此偶與章見面，有時也說說笑笑。等到袁世凱倒後，在中山先生處，李協和處都曾一同議事。我終以爲他的鄒容傳必已改作。不料民國十二年在北京看見人家有章氏叢書。一翻他的文集，鄒容傳內的囈話，依然存在。後回上海，有小學生給章氏文鈔我看，還載着一封穢信。我存在心裏，以爲非相打不可。後在十三年見了行嚴給他上壽的大文，觸着憤恨，決意替他編集外文。又在民國日報自明一下。行嚴亦在新聞報上替我代明一下。我以爲所謂「能」者，止有如此。不料蔣先生依然僞爲「莫能」姑先將最後民國日報與新聞報之件發表出來，再向蔣先生解嘲一次。

五　他人的小小代明

說到代明，我是初心不願帶累他人的。所以章炳麟的僞鄒容傳登在革命評論之後，我在巴黎，蔡孑民在德國的延那，他就仗義的願意替我剖白。他剖白的稿子寄來時，附有一書，有如下方。

稚暉先生鑒：久欲駁章氏鄒容傳語，而苦無暇。頃始勉強脫稿，然亦甚不愜意也。所以託爲他人之筆者，因弟此時方專意就學，無暇與人打筆墨官司。而章君方閒暇，思作文而甚苦無題目，彼見駁論，必又有駁駁論之文。應之則無暇，不應則人將以爲理短而不敢辨矣。然使純是假託之名，則又將不足以取信於人。故於後半篇仍出弟名。未知如此辦法，先生以爲然否？又弟意駁辯之言最好亦寄登革命評論中，

始爲針鋒相對，亦請酌之。李石公均此。弟民友頓首。（本文附有影印原稿，因翻印不清，從略——編者）。

我想這種罪孽深重的臭官司，貽累他人，是抱歉的。孑民苦心孤詣，篇中仍出其名。那章文豪必然來得正好，將他亦拖入毛廁。蔡先生明明因爲聽了我在評議會中說及校具的瑣屑，灰心了，馬上出校，遄赴青島，相距蘇案之發，約前半月。章在革命評論的鄒容傳內，已有「元培微聞之，遁入青島」之語。老實不客氣，他的穢腸中也以爲俞明震預先通知。因爲孑民的純潔，一時不好意思塗說，若替吳稚暉駁辨了，必定悍然不顧的，造起空中樓閣來澆糞。那末當時德文也學不成了。故我不願意馬上拖累他。現在也藏起了，附刻在章太炎的集外文裏罷。因爲現在蔡先生也不空閒。當時我不曾登他稿子，就自己寫那八年一月一日的信寄去，且登在新世紀報上。孑民見了，又來書云。

稚暉先生足下，得廿五日手書，於駁章枚叔事，不以第三人代辦爲然，甚善。且所要求於枚叔者，不過欲其承認爲想當然語，此眞和平正當之至，雖以神經病自負之章枚叔，恐亦不能不感服也。先生第一要求在證人，然證人必不可得，故以承認想當然語爲最確之目的。凡積忿有以發舒，則其氣漸殺。先生既以極尖刻之言十餘易稿矣，亦稍稍足以舒受誣之恨，亦必不至有三批其頰罵爲狗屁之事矣。（下略）

（本文附有影印原稿，因翻印不清，從略——編者。）

此外尙有多書，今不悉刊，皆當附章氏集外文中。余既不欲累他人，何以於民國十三年，又累章行嚴。因章先生實爲當時蘇報眞正之主筆。駁康有爲書，革命軍序，均是他親手登出，用不着我去交給俞明震。我閏五月

十六登舶時，他又親自送我。他與俞大純，又是最熟的人。（現在俞尙住南京頭條巷二十四號。）故爾我向他發牢騷。他仍持調和態度，順便也說幾句公道話。我暫時又把氣壓了下去。從十三年到今，我是在黨裏走動，人家看了好像得意。他不願意投青天白日的旗幟之下，好像失意。我若此時去同他相打，終好像我仗勢欺人。今後他也鼎鼎大名的在蘇州講學了。黨裏的報紙也盛贊他的讀經主張了。說不定他亦要投青天白日旗的下面來，做什麼國史館總裁了。那末我也準備着鞋皮候他。知道什麼自明代明終是沒有用的。現在姑且把行嚴先生的公道話寫在下面，不過想減少蔣先生的悲傷罷了。先鈔我的發牢騷書如下：

行嚴先生：讀一月五日新聞報代論，先生說「吳稚暉爲轟報作新年雜話，中有吾兄觀蠡之稱，謂遵愚例。」弟喜歡遊戲，承蒙先生素來知道。那個雜話本是遊戲文章，借着時下名賢之故實，叫他涉筆成趣罷了。（中略）先生應知人各有能有不能。先生所壽之夫己氏，彼之抱殘守缺，當世除已死之劉申叔外，幾無與抗手。先生雖轉十八世人身，依然仍在門外。便是此番不倫不類之壽文，先生自以爲援諛墓之例，不嫌說得肉麻一點。然一個倔強新式書生，要他幹那無骨頭的勾當，到底殭硬的，先生所謂

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

那裏有他集外文鈔裏，他壽別人的說得圓勁。（章太炎集外文鈔，與附錄一卷，是吳稚暉僞編，將要出版。）他東倒西歪，一轉便轉他說。

今大總統聖神文武，咸五登三，簪筆而頌功德者，蓋以千億。（這是章太炎上袁世凱第二書中語，

欲袁允給二十四萬元一年，給他立考文院。故章太炎不與劉申叔同列六君子，使他做出後來的可憐乞命袁眞無識。）

豈知不效，就改口道：

昔樂毅佐燕，以報強齊。故鼎返乎磨室，大呂陳乎玄英，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讒人間之，亡奔於趙，以炳麟之愚戇，誠不敢自比古人也。若大總統猶以爲恨未能相釋，雖仰藥縈組，以從大命，勢亦足以兩解。而懼傷大總統之明耳。如何且隱忍以導出疆，雖在異國，至死而不敢謀燕，亦猶樂生之志也。（這就顯出故訓文的好處。穿着好了，打扮打扮，雖無鹽也像西施。若變白話，便要變成我是出過力的呀，大老爺明見，倘若饒了我性命，小的再不敢作惡爲非。那就還像局面麼？）

他「臨節」，便是大老爺明見，小的再不敢作惡爲非。大度如此，宜先生謂

不奪而已，其於吾兄猶未得髣髴一二也

了，他的「報齊」也有好文章。他說：

克強蕭然解職，果能無觖望否？夸者死權，壯士常態。……南北軍之不敵，意計所知。以令拒命，亦爲無名。……王采丞沈幼蘭習於吏事，善察物情，而皆爲彼股肱，能建謀議。此可爲長太息者也。必將特虛左位，以待二君，庶凡耆秀歸心，不爲敵用。

於是故訓的效果又來了，接下去說道。

蓋四皓來歸，戚氏之謀日戢。馬周見擢，隴西之業以昌。……公處今日，羽毛未滿，不可高飛，

你想，照此看來若袁皇帝萬世一系，劉申叔才算焦頭爛額而已，曲突徙薪，尚大有元勳在。宜乎他致書王揖唐說道：

但二等勳位，弟必不受。中山但有鼓吹，而授大勳。吾雖庸懦，鼓吹之功，必賢於中山。

後來又在菩薩面前燒香，居然勳一位，做了公爺。可惜還比龍王低一級。於是吃得

體貌豐腴。（此亦壽文語）

而劉申叔那位癡太太所謂「志劍小妹」者，現在竟鎖在揚州家宅的鐵窗裏，以矢塗壁。他得了性命，却又「謀燕」起來，便說，

晉陽之甲，庶幾義師。

一般人又將手掌擊碎，歡迎他。自然，我亦一個。其結晶，成了

學問德操，靈光巍然以存。

俗語所謂大難不死，必有厚福。一個東倒西歪的人物，鍊到如此乒乓硬，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先生是個賈誼，倒要想同劉歆揚雄奪起壇席來，豈不是白送了精神的呀。先生之所學，夫己氏亦轉了一百八十世人身，止能做夢，無法竊先生之毫末。（中略）至涉及夫己氏者，亦因先生提起癸卯當年之事，弟倒霉，偏是先生的真令弟陶年先生，去打了假令兄十幾個嘴巴，（這是何梅士、沈步洲兩先生在那

年五月三十日告訴我）我觸上他那隻臭筆，便權做了賣友賊，刻入別人千秋的文集裏了。雖經先生好意勸說，仍舊無效。所以我止好在別人集外文鈔後面做了一個附錄，附他以傳說不定脫了稿，也要師法令弟處置他一下。（猪相打後狗相打。）故因先生之壽文，我先說一句不吉利的話，報告左右，死罪死罪！弟吳敬恆頓首，十三、一、八。

這封信，是登在十三年一月十一的民國日報上面略去的，是勸他不要以農立國的話。他做一篇農治述意答復我，登在新聞報上。我今也把不關本事的農治略去，把答復狗相打的事，鈔在下面。

（上略）此外則稚暉自序其與吾兄太炎相惡之事。自癸卯迄今，鉅細僉載。恐讀者不察，妄議吾黨之鉅人長德，兩有所傷也。請不轉述其詞，而惟以鄙意懸附於後，俾論世者考覽焉。（中涉農治略）吳章交惡，爲革命黨中一大不幸事。至今迹仍未泯，不幸尤甚。釗於兩方，皆有厚誼，曾以調人自居，俾成和解。札中所謂滄洲別墅二號之會者也。今猶是此意。且知吾兄飽經憂患，悁急不似曩日。故請恕釗無狀，即不傳述先生自白之詞，而惟以己所及知者，兩無偏頗，略爲證左。先是癸卯夏間，上海黨事甚急，江蘇候補道俞明震奉檄來治斯獄，名捕吾家兄弟，（太炎威丹，）先生及蔡孑民諸人，而不及釗。蓋俞是時總辦江南陸師學堂，釗先一年習軍旅於是，以英年能文爲彼激賞。後雖離校而言革命，彼此情意未衰。故當時以革命黨而與俞道有通款之嫌者，應先屬釗。而吾兄顧疑先生，以爲己與威丹被捕，乃由先生出駁康有爲書及革命軍，上俞告密。徽諭先生忠亮，不爲此事。而是二書時已流布江湖間，並非奇謀陰計，

何待有人密陳，俞始曉洽。吾兄身在獄中，張琴飲醪，不無悶損。言偶不檢，本可相原。先生曠達，早未介意。不謂吾兄不檢之文字，弟子輯錄章氏叢書，未即削去，致先生疑其故相狃狗，意大不甘。今按來翰，知將編著一書，計五六萬言，以明癸卯黨事始末。憤悶之詞，宜所不免。杈枒如此，誠爲遺憾。夫入民國來，黨中文士，數典自忘，不肯著錄。至今伯先、篤生，死狀無人明之，以此訊釗，卽有大罪。得先生發憤爲此，凡屬吾黨，所當頂禮。釗又何言。惟鬩牆之迹，醜詆之詞，張之祇益吾羞。委細記載，未敢附和。承不見外，爲釗道及。輒陳愚慮，以備采擇。天下之士，無賢不肖，俱以先生翛然不滓失之太過，寧待白狀，始有千秋。竊願宏達，更加審慮。士釗謹狀。

我這種人，那裏敢望千秋，亦卻不願萬年。行嚴先生說寧待白狀，便指章太炎文集由他去好了。然莫能自明，卽常常相聚的朋友蔣先生，且爲我傷之也。故我今又損失萬五千字矣。噫。

清季上海地方自治與基爾特

一　基爾特的特點

上海爲生產都市，和其他消費都市的特點不同。其經濟的基礎，則在清季，早經奠定。試就基爾特組織，加以研究，不難明白。

說到基爾特的組織，似乎中國也是「自古有之」的，不過，清季上海地方的基爾特，却正有它的特點，

那就是：一方面，還保持着封建社會部落經濟的形式；一方面職業類別劃分，已經有相當的嚴密。原來自從上海開埠以後，洋商資本原就在上海到處充斥，經營的方法和中國舊式的商工業者迥不相同，當然，這些地方經濟集團的組織也要和從前稍有變化了。

它們的名稱，可分爲兩大類，一爲會館；一爲公所。前者屬於同鄉的集合，後者屬於同業的集合；同業的未必同鄉，但同鄉的多半同業。至其職業的分類，則有沙船業，鮮肉業，藥業，錢業，匯業，京貨帽業，北貨業，成衣業，花糖洋貨業，油豆餅業，花業，布業，茶業，醃臘業，洋布業，木業，茶館業，米麥雜糧業，米業，酒業，紙業，靛業，珠寶業，裘業，水果業，花樹業，金銀業，典業，參業，醬業，燭業，烟業，火腿業，信業，玉器業，漆業，冰業，麵業，梓業，麻袋業，煤炭業，彩票業，石匠業，染業，刻字業，魚業，皮鞋業，踹業，印刷業，水手業，報業，銅錫業，金業，書業，蛋業，保險業，梨園業，水木建築業，磚灰業，紗業，絲綢業，報關業等，雖然不能和現在名目繁多的同業公會相比，但在清季那時，不能不算是發展的好現象了。

二　會館公所一覽

現在，爲求史實詳明起見，特將清季上海會館公所，按照成立年代先後列表如次：

名稱	地址	設置年份	備註
商船會館	馬家廠	康熙五十四年	沙船衆商公建
徽甯會館	斜橋南	乾隆十九年	安徽徽州甯國兩府人公建

泉漳會館	鹹瓜街	乾隆二十二年	福建泉州同安漳州龍溪海登三縣商人捐建
鮮肉業公所	邑廟豫園	乾隆三十六年	滬幫公建地名香雪堂
潮州會館	洋行街	乾隆四十八年	廣東潮州海陽澄海饒平三縣人公建
藥業公所	藥局弄	乾隆五十三年	即藥王廟址
錢業總公所	邑廟內園	乾隆年間	南北市各分設公所會館
浙紹公所	穿心街	同右	浙江紹興府人公建
京貨帽業公所	邑廟豫園	同右	地名飛丹閣
四明公所	二十五保四圖	嘉慶二年	甯波幫人創建
北貨行公所	凝和路	嘉慶十四年	地名南皐公墅
成衣公所	硝皮弄	嘉慶二十二年	地名軒轅殿
浙甯會館	荷花池頭	嘉慶二十四年	原名天后行宮
祝其公所	裏郎家橋西	道光二年	海州贛榆縣青口鎮船號商人公建
建汀會館	翠微庵西南	道光五年	福建建甯汀州兩郡人公建原設於董家渡名同慶堂
花糖洋貨業公所	豫園東北角	道光年間	福建汀泉漳三府人公立地名點春堂
油豆餅業公所	豫園	同右	地名萃秀堂

潮惠會館	大關南	道光十九年	廣東潮陽惠來兩邑人公建初名潮惠公所
江西會館	妙蓮橋堍	道光二十九年	創建
花業公所	梅家弄	道光年間	正廳名吉雲堂
布業公所	豫園	道光三十年	地名得月樓
茶業會館	二十五保二圖	咸豐五年	初稱絲茶公所
醃臘公所	外鹹瓜街	咸豐六年	醃臘業公建
洋布公所	畫錦里	同右	地名振華堂
木商公所	北門內	咸豐年間	後改稱木商會館
先春公所	孫家弄	同治年間	茶館業創建
舊花業公所	豫園	同治七年	地名清芬堂俗稱桂花廳
米麥雜糧業公所	朝宗路	同治八年	地名仁穀堂
京江公所	方斜路	同右	鎮江府人公建
米業公所	小東門內	同治九年	地名嘉穀堂
酒業公所	豫園	同右	地名四明敦厚堂
紙業公所	福佑路	同治十一年	紙業公建

廣肇公所	二十五保三圖	同右	廣東廣州肇慶兩府人公建
靛業公所	蔡陽弄	同治十二年	靛業公建
珠寶業公所	侯家路	同右	地名仰止堂京蘇幫另有分公所
藥業會館	鹹瓜街	光緒三年	正廳名喻義堂
浙金公所	念五保十三圖	光緒六年	浙江金華府八邑人公建地名積善堂
江甯公所	新閘西	同右	江甯府屬人公建
衣莊公所	道前街	光緒十二年	創建
揭普豐會館	裏馬路	同右	廣東揭陽普甯豐順三邑商人公建
湖南會館	斜橋南	同右	湖南省人公建
平江公所	新閘路	光緒十三年	蘇州府人公建另有莫釐三善堂設復善堂街後改名洞庭會館
裘業公所	曲尺灣	光緒十四年	皮貨業公建
水果公所	小東門內	同右	地名時行堂
楚北會館	念五保十四圖	光緒十五年	地名寶善堂湖北省人公建
花樹業公所	念五保十三圖	光緒十七年	卽花神廟址
金銀實業公所	薛弄底	光緒十八年	銀樓業公建
典業公所	吳家弄	光緒十九年	典質業公建

參業公所	鹹瓜街	同右	地名思義堂
醬業公所	福佑路	光緒二十年	地名受和堂
三山會館	福州路	光緒二十三年	福建福州建甯兩府人公建
山東會館	呂班路	光緒二十七年	地名至道堂
漢幫糧食業公所	穿心街	同右	地名志成堂
海昌公所	海昌路	光緒二十八年	浙江海甯州人公建
台州公所	肇嘉浜南	同右	浙江台州人公建
銅錫公所	念五保十二圖	光緒三十年	地名松春堂
金業公所	二十五保二圖	光緒三十一年	另有金業集市商會
藥業飲片公所	外倉橋北大街	同右	本信義堂址爲藥王廟分公所
書業商會	望平街	同右	以本業納捐者爲會員
蛋業公所	大生弄	同右	地名承餘堂
嘉郡會館	盧家灣	光緒三十二年	浙江嘉興府屬人公建
滬紹水木工業公所	福佑路	光緒三十三年	建築業公建

集義公所	晏公廟西	同右	營運日本海產雜貨業公建
江陰公所	黃家闕路東	宣統元年	江陰縣人公建
磚灰業公所	金家牌樓	宣統二年	地名永諧堂
震巽木商公所	高墩街	同右	洋木業公建
常州八邑會館	斜橋南	同右	常州府屬人公建
紗業公所	愛而近路	同右	紗業公建
絲綢業公所	新閘大王廟後	同右	地名魯豫堂
南北報關公所	蓬萊路	宣統三年	地名通運堂

三　被遺忘者的名稱

上表所列，總算十分詳細。但這是根據上海縣續志所載，加以整理，事實上尙有漏列者，茲分據各書增補如次：

（一）光緒二年滬游雜記

徽州會館	西門外南首
紹興會館	西門外
絲業會館	盆湯弄

匯業公所　文運街
杭綢公所　南書錦里
洋貨公所　同右
綢業公所　三馬路
玉器公所　侯家浜
油麻公所　大東門外太平弄
烟業公所　大東門弔橋堍下
烟業公所　老閘大橋北首
南貨公所　南門內也是園浜
火腿公所　大東門外大生火腿店
燭業公所　南門內也是園浜
信業公所　鹹瓜街南
木作公所　新北門內硝皮街

(二)光緒三十一年上海雜記

東魯會館　虹口

緒綸公所　大東門外

冰業公所　後馬路

燭業公所　也是園浜

南貨公所　同右

漆業公所　洶沙場

書坊公所　四馬路小花園

淮揚公所　小南門外

(三)光緒三十四年上海萬國官商士紳職業住址錄

電政公所　老垃圾橋

徙薪公所　薛家浜十三號

梓業公所　西門外高家弄二十號

烏木公所　福佑路

麵業公所　小東門內錫弄

襪業公所　花草浜九十七號

息影公所　新開浜五十九號

（四）宣統元年上海指南

山東公所　大東門內大街三十一號

錫金公所　海甯路二一八九號

四明公所　塘山路

煤炭公所　福佑路一〇二號

麻袋公所　大東門陸家宅

彩票會館　老北門土地堂五三號

金陵染業公所　新北門內二六號

海味公所　新北門內點春堂

石匠公所　新北門內城隍廟後

刻字公所　大東門城根十一號

鮮魚公所　法租界洋行街

（五）宣統二年上海指南

蜀商公所　寶山路西首

南海邑館　閘北冰廠橋路

定海公所　西門外

鐵錨公所　邑廟老公殿

皮鞋公所　百老匯路

踹業公會　老北門

印刷業公義會　天通菴後

中國水手公會　元芳路師善里

日報公會　小花園

通運公所　派克路

保險公會　四川路八十號

梨園公所　老北門內洪馬橋

以上各會館公所名稱，各書互見者；以及類涉疑似者，均不錄。

四　地方自治的參與

當時，上海地方自治的發端，事實上就賴有此種廣大雄厚的基爾特。光緒三十一年間，上海縣紳郭懷珠、李鍾珏、葉佳棠、姚文枬、莫錫綸等向滬道袁樹勛建議，爲「自動整頓地方，以立自治之基礎」計，擬創辦「總工程處」。袁氏對此非常同情，就在七月初六日那天，照會許可，令其開會集議，擬章送核，最關重要的，

就是「擬卽將南市工程局撤除，所有馬路電燈，以及城廂內外警察一切事宜，均歸地方紳商公舉董事承辦」等語。

原來以前上海地方本無所謂市政，關於清道，路燈，築造橋路，修建祠廟，舉辦團防等事項，均歸慈善團體同仁輔元堂經辦。雖然到了光緒二十一年，有南市馬路工程局成立，於光緒二十三年，又有南市馬路工程善後局的改稱，但其組織，既不完善，而任務成積，也無甚足述。直至此時，淸廷推行立憲，上海紳商彷彿先得風氣，就乘機要求，將地方上事情自己組織起來，自己擔任。

這裡，應該加以考慮的焦點，就是怎樣「公舉董事」了。在八月十二日那天，郭懷珠、李鍾珏、葉佳棠、姚文枏、莫錫綸等，假學宮明倫堂開會，召集各紳商參加，將滬道袁樹勛意旨說明。事前，他們曾經請敎過游學東西洋的法政學家，知道歐美日各國的自治規制，本非一蹴而就；估量當時上海地方情形，普選制度，還不能立卽實行，只有「先就向來辦事諸紳商中公同選舉」的一種辦法。於是接着，除約定善堂、書院、警務，以及各鋪段各項董事於十九日開會投票公舉，得及格者三十人外，曾訂各商業各舉代表一人，於二十六日，在明倫堂開第三次集會，投票公舉，得及格者二十八人；此外，又選定衆論交推的十八人，補足七十六人的數額，呈請滬道於中派定總董，幫董，議董等名額，組織一個「城廂內外總工程局。」後經袁樹勛選定總董一人，辦事總董四人，議董三十二人；同時，總工程局簡明章程經官紳雙方擬定公佈。隨後，南市馬路工程善後局總辦翁秉鈞將經管事項移交，滬道將總工程局鈐記驗發，該局遂告成立。

現在，看看該局職員名單，我們可以發見，不但大半都是商界領袖，並且很多是當時會館公所的董事，如：辦事總董朱佩珍，是四明公所的董事；議董姚文枬，是米業公所的董事；林佇賚，是先春公所的董事；干城，是木業公所的董事；程鼎，是花業公所的董事；沈功章，是典業公所的董事；張嘉年，是米麥雜糧業公所的董事；儼然都是代表他們的基爾特來參與地方行政的。這還只就已經知道的而論，其他未及考出的，尚多尚多。

五　研究團體的中堅

自總工程局成立後，上海商界對於自治，除踴躍參加選舉以外，並紛紛組織研究團體。最先的一個爲「地方自治研究會」，其主旨可於其「緣起」中略見之。茲節錄如次：

「吾中國二千年來，習處於專制政體之下，不復知個人與地方之有無關係；又自邑人任宰之制廢，地方治理之權，遂盡付之素不相謀之官吏。官吏之賢不賢，治理之善不善，徒以地方之幸不幸値之；而地方無絲毫動力。流弊所及，遂至舉地方之人，而詢以利弊所在，興革所宜，瞠目結舌，而不能對者，十且八九；更安知所謂地方自治者？夫開二千來來未有之局，上以是求，而下無實力以爲之備，而盾其後，坐失機會，可惜孰甚？又況一試不效，而守舊之縉紳，貪權之官吏，或且利用以遂其破壞之私，可懼尤孰甚？梅君問羹有鑒於此，爰發起地方自治研究會之議，同志贊成之者十餘人；以當君繼興嘗游學日本，熟精政法學，屬定會章，並任演講，而會遂成立。梅君此舉，其諸知本者歟？」

觀前所述，該會發起人，實係梅豫根。雖然梅氏是一個儒紳，但當時上海商界領袖加入爲會員者，着實不少。茲將其芳名暨其職業可考者摘錄如下：

王　震　大阪公司總買辦
郁懷智　老公茂紗廠經理
顧履桂　永愼和米行經理
葉　逵　源昌源豐號主
顧徵錫　中西大藥房號主
孫多森　阜豐麵粉廠經理
李厚祚　華通水火保險有限公司總經董
李厚祐　上海製造絹絲公司經理
劉樹森　勝利公司經理
樊　棻　奏辦江浙漁業總公司總董

其次，復有「地方公益研究會」的組織。其研究事項，載明該會簡章第三條，大都屬於市政範圍，茲分析如次：

A衛生——清潔，防疫；

B公安——警政，火政；
C工務——路政；
D社會——病院，習藝所；
E教育——鄉約訓練，工商補習。

該會會員中亦多爲商界中人，茲製成題名錄如左：

李祥珍　周錫銊　吳國珍　吳炳熊　鄭錦裳　王增祺　王永堃　王　鍔　王豊詒　王肇基
馮良材　陳士傑　蔣斯來　蔣樹堃　沈若愚　韓濟康　楊　煒　楊承基　楊鴻藻　楊啓鳳
楊德銘　許　模　許陛襄　施爲棻　張希良　張鵬飛　曹基懋　謝恩捷　范文彬　俞熙沐
俞道延　袁家徵　袁嘉熙　倪光裕　顧濟墉　徐靄生　邱上選　蔡昉彬　程　鼎　劉兆安
葉其明　葉長春　薄德照　崇樹森

六　政治勢力的形成

清季上海地方自治，既有衆多的基爾特參加，並有兩個研究團體，以商人爲中堅份子，這樣，他們就造成了地方政治上一種勢力。對內，有商團的組織，係純粹由商人自己武裝起來保衞自己的行動；對外，則對於外人租界擴張的企圖，竭力防止，也曾奏相當成效。至於辛亥革命之役，不血刃而使革命軍得手，實際上，他們一種政治上的勢力是發揮了相當作用的。

在民國紀元的初期，商人在地方上政治勢力幾乎打成一片。高級行政機關，如滬軍都督府職員，很多是以商人資格擔任的。上海縣民政長吳馨雖非商人，但和商人極接近，並且有自己經營的企業。南市市政廳的副市長顧履桂，閘北市政廳正副市長錢允利、沈鏞，都是很有名望的商人。當時，除了新興的革命份子以外，商人是最活躍的了。

接着到二次革命以後，對於官廳當局，上海商界也站在領導者的地位，熱烈的爭取治權，如地方自治回復問題，閘北市政問題，淞滬特別市組織問題等等，俱爲彰明昭著的表現。而這種表現的力量，直到現在，還是有增無已。

本來談到民主政治，就脫離不了產業社會的關係。上海產業界人士在清季打下廣大雄厚經濟組織的勢力——基爾特——而使地方政治放一異彩，也正由於社會發展的因果律的支配。其躍進的姿態是非常自然的。　一九三六，六，八，寫完。

辛亥革命文獻

上海軍政分府宣言書

竊自滿清爲虐，盜我中華，同胞之深仇巨恥未報者，二百餘年矣。屠殺之慘，歷歷在目，臥薪嘗膽，未敢或忘。詎意滿清今復狠毒，假立憲之妖名，行防漢之譎計，塗我四百兆神明子孫之肝腦，以供養彼五百萬之犬

羊賤種，猶復頤指氣使，視漢人若牛馬，苛稅則無不加，而彼滿奴則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也。權利則無往不削，而彼滿奴則握大權執大柄也。而日橫死於滿清虐政下者，尤指不勝屈，又何一非黃帝子孫，我親愛之同胞也。以是我軍政府起光復之師於武昌，不旬日而克復三鎮，天下響應，共起義兵，誓討北虜，重興神州。自兵興以來，皆爲救我同胞於異族虐政之下，拯我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以故市民安堵，鷄犬不驚。蓋我軍政府以愛種愛國爲心，故不惜冒矢石爲同胞請命。凡我同胞均須共體此義。滿將蔭薩，屢戰屢北。今我秦晉革命軍，現已分兵直搗幽燕，逆酋逃亡，將不崇朝，即可全復天下。我蘇浙各省，據長江下流門戶，形勢重要，故我江東革命軍，於九月十三日，起義於上海，以安商業，以甯民居。各守生業，毋相驚恐。有急於大義者，其各來歸。蓋滿惡昭彰，白於天下，胡運已絕，漢族方興。凡我三吳健兒，均當效忠於祖國，以建共和之基，不當盡力於滿洲，以貽萬世之辱；而滿洲將士，其有棄逆投順者，亦概不加誅，視之同等。本軍政分府又念我蘇浙等省，民困已久，暴征苛稅，是皆滿清之虐，而江南水荒，收穫寡少，謀生不易，用特將江浙皖閩境內一切惡稅盡行蠲免，以抒我父老之難，而免奔亡之苦。其條例謹列左：

㈠除鹽酒糖各稅捐外，所有統稅關卡，一律永遠裁撤。

㈡除海關外，所有稅關，一律永遠裁撤。

㈢本年下忙丁漕，概行蠲免。

㈣本年以前積欠丁漕，概行蠲免。

㈤各屬雜捐，除爲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蠲免。

凡我江浙皖閩人民商賈，均宜竭力助餉，以裕軍實。蓋本軍政府之成敗利鈍，係於四省人民之生死存亡。淡口滿兵屠殺商民之事，可以前知，今日共助義師，則我人民商賈即可同享安甯。不然則思日後之慘禍，亦當寒心。凡我商界同胞，俱屬深明大義，諒能慷慨運輸，將來共奠中華民國共和，則自由幸福，實無涯旣，而上海一埠，華洋雜處，關係尤屬重要。人民俱宜極力保衛治安，敬禮外人，以輔本軍政府之不逮，幸毋自相擾亂，以取罪戾。風雲正急，愛國男兒，當速興起，舉北伐之師，討將亡之虜，毋懷觀望，致失事機。上海軍政分府宣言。

上海軍政分府檄南京文

金陵龍蟠虎踞，爲長江下游第一都會，人文鍾秀，冠蓋江南，我明太祖洪武之舊都也。甲申之變，滿虜乘機竊取中原，以少數野蠻之人種，竟陵制我億兆神明之民族，我先民抗義成仁，前撲後繼，以是二百六十年間，光復之旗不絕於道。然往事之失敗，皆由同胞昏昧，不知大義，甘作漢奸，自殘同種，以至含垢多年，未解奴刼。今天下光復之師，同時並起，我江東革命軍，特於九月十三日舉義於上海。人民歡迎，健兒踴躍，遂得克復江南製造局，保守吳淞砲台。地方安靖，不犯秋毫。本軍政分府擬上溯長江，恢復江甯，尅日會合武漢皖浙光復軍，共伸天討，誅鋤野蠻之滿政府，建立共和之新國家。江南多忠義之士，久抱同仇，諒必聞風興起，用特通告。檄文到處，其速響應，爲江南獨立先聲，人民商賈毋得驚懼，須知本軍政府之起義，乃所以救我同胞，非所以累同胞也。至於駐防旗兵，如有忠心歸順者，概免其死，若有敢抗義軍者，殺無赦，此檄。

中華民國軍政府收回上海製造局示

照得我中華同胞建國於斯四千餘年，均屬黃帝子孫，後因明末流寇之亂，被滿奴乘危佔據。我同胞受其殘害者二百六十年矣。本軍政府爲拯救同胞，恢復祖業起見，東南各省已經次第克復。上海爲通商巨埠，自應即日收回，由軍政府管理。本製造局雖係滿清設立，而其實皆吸取我同胞民脂民膏所辦，且所製軍火，本係防外，今滿奴欲以殘殺漢人，其用心之險可知。我同胞稍有智識者，無不切齒痛恨。今本軍政府已命民政總長李平書君經理局務，凡局內司事工作人等，務須一概照常辦事，悉聽李經理命令，毋得違誤，致礙大局。切切特示。

上海軍政分府告海軍同胞文

我同胞屈處滿胡專制政體之下二百餘年，虜酋昏德相承，使我中土日即削弱，人人有奴隸牛馬之憂。凡我漢人，無不爲之痛心疾首。今天佑我漢，鄂省起義，不及三旬，蜀湘秦晉蘇杭閩粵桂滇黔各省，次第光復，共和政體指日告成，甚可幸也。迺者我海軍中之同胞，深明大義，翻然歸漢，相期協力同心，誓驅胡虜，復我河山，非惟本都督深爲欽佩，我漢族全體同胞當皆爲之懽忭也。本軍政府軍事倥傯，不及親來慰問，特派代表鄒君誼，沈君家幃，盧君祥麟前來，代達歡迎之意。除犒銀二萬兩，按發一月恩餉以作犒賞外，謹與我同胞諸君，誓將驅命貢獻於中華民國。其立功有厚賞，死傷有撫卹，鄂軍政府已有明文，本都督惟有一意實行，不必更贅，茲與我同胞共懽呼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共和萬歲！中華民國海軍萬歲！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另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上海軍政分府陳通告(一)

其美忝承軍學紳商開會公舉，才疏望淺，不克擔承。惟當軍務倥傯之際，一再思維，與其推諉誤事，負罪國民，何如勉策駑駘，共扶大義。夙仰軍隊諸同胞志切同仇，心存救國；其美旣勉爲其難，諸君必共匡不逮，爲此卽日視事，特行通告。至祈戮力同心，亟圖進取，所有一切風紀軍律，其美當與諸同胞公共遵守，倘有違犯紀律者，其美當爲大局計，萬不能稍事姑容也。軍律卽日宣佈。特告。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另九年九月。

上海軍政分府陳通告(二)

本軍政分府探得留東滿族學生，妄立敢死隊名目，希圖混入武昌行刺民軍重要人物。茲查有滿奴三名，隨同漢奸多人到滬，行蹤詭祕。本都督除派暗探密拿外，特再布告同胞，如有拿獲眞兇押解來府者，每名給賞洋二千元，來府報密因而拿獲者，每名給賞洋五百元。熱心同胞，其各努力。

上海軍政分府陳通告(三)

十七日下午兩句鐘，各隊長官齊集本府（小東門大街舊海防廳署）聽令，並帶各該管隊兵士名冊前來，勿誤爲要！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另九年九月十六日。

上海中華銀行簡章

財政不修，貨泉滯滯，因之農工商衆不能振興，即政治亦無從措手，此我國貧弱之原因；而同胞所以有坐困危亡之懼也。上海素稱通商大埠，爲全國財源之樞紐，應亟設立財政機關，以便流通而維市面。爰特組織中華銀行，即日開辦，茲將創辦簡章列右：

一　本銀行奉軍政府命令，亟欲維持市面，流傳金融，先行訂立重要簡章數條，准於十月初一日開辦，容俟擬定詳章，再行宣佈。

一　本銀行定名曰中華銀行。

一　總行設立上海南市沿浦吉祥弄口，分行設立北市。

一　股本暫定銀洋五百萬元，分一百萬股，每股五元，先收一半。

一　股本，公股商股各半。所有公股，先收一半，計洋一百二十五萬元。現已籌足，其商股無論何人，均可附股，餘利一律均派。

一　本銀行股東，除應得股東權利外，再當別籌特別優獎，以爲急公嚮義者勸。

一　商股自九月二十四日起開始募集，限五日截止。

一　凡附股者，先給收據一紙，俟股票刊就，再行換給。

一　本銀行營業各項，採取各國商業銀行通行章程辦理，力除通融之舊習。

一　本銀行兼理軍政府所發軍用鈔票，隨時可向本行換取現洋。

一　本銀行兼有中央銀行性質，經理國家所入一切稅賦餉項。

一　本銀行暫行試辦，以六個月爲期，屆期再當開股東會，舉行正式選舉，并宣布詳細章程。

一　本銀行額定監理一員，總理一員，協理一員，董事七員，查帳兩員，其餘辦事各員，均由總協理主政。

一　監理一員，由政府委派股東承認。總協理二員，由股東公舉，政府承認。董事七員，由政府委派三人，股東公舉四人。查帳員則由政府委派一人，股東公舉一人。

一　附有股分二千股以上，有委派監理及選舉總協理之資格，一千股以上，有董事之資格，五百股以上，有查帳員之資格。

一　本銀行現因亟須成立，所有監理總協理董事各員，先由軍政府暫時委用，俟試辦六月期滿，應即照章委派公舉。

以上試辦簡章十六條，規模粗具，其餘一切詳細章程，俟訂定再行宣布。

大英國駐紮上海總領事佛示

本總領事，奉本國駐北京公使飭令注意一千九百另四年本國內閣會議所決條件，照錄於下：

一　凡英國人民，未得英國王之許可，籌備戰事，或與聞戰事，與清政府對敵；或唆使他人與清政府對敵，一經查出，處五百磅以下之罰金，或監禁兩年以下。

二　如清政府所雇用，助清政府攻擊反對清政府之人，處五百磅以下之罰金，或監禁兩年以下。

三　除罰金監禁外，或將犯罪之人逐出境外，悉由審判官裁斷。西歷一千九百十一年十一月二日。

滬寧鐵路總管簽字合同

某某仁兄大人閣下，敬啓者，本日承函請滬甯鐵路嚴守中立一節，當卽照辦。所有兩方面之軍械兵隊，往來上海者，概不裝運，以符中立之例。至閣下云，保護一層，係自何時及人數若干，伏乞迅賜示覆，本路旣守中立，則應請貴處勿預鐵路辦理各事，所有本路進款，並不動用，耑此奉聞。順頌日祉，並乞朗照。西歷一千九百十一年十一月四號，樸愛德簽字。

上海軍政府軍務部第一次的收支報告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八月十九日）革命軍起義於武昌，隔了二十多天，在十一月三日（九月十三日）被目爲東南要地的上海，亦響應起事，推陳其美爲都督，先佔閘北，繼佔南市，滬軍營到了第二日，製造局和龍華子藥廠先後攻下以後，上海是完全入於民軍之手；而「上海軍政府」也就在那時候成立了。

上海軍政府最高的領袖是滬軍都督，那時卽由陳其美充任。照名義上看來，軍政府該是一個軍事機關，不過實際上不論軍事、行政、外交、財政都由它管轄，所以都督以下，有民政、財政、外交等總長的設置。以後各省援鄂攻徐，援皖攻魯，以及北伐各軍隊，多取道上海，這些軍隊的供應，亦由軍政府擔任，因此上海軍政

府在革命的歷史上，實是一個了不起的機關。這是關於軍政府的一點簡要說明。

我們藏有一本稱爲「滬軍都督府收支報告清冊」的冊子，裏面是詳載都督府軍務部當時政府的情形。（其實滬軍都督府是民國成立以後改的名稱，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光復以後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該稱爲上海軍政府或上海軍政分府。）全書有三十五個中國頁，前面是都督府的總收支，分爲兩次；第一次是從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五日起至同月二十日止（辛亥九月十五日至九月三十日）；第二次是從十一月二十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月初一日至十一月十二日止。）後面是軍需，總務，軍械，人事各科的各別報告。賬目是採用中式簿記的。現在將它第一次的總收支錄在下面，看一看當時財政的來源以及軍費的開支：

第一次收支報告（自九月十五日至同月三十日止）收款項下。

一收財政部　洋十六萬八千元
一收又　銀一萬一千二百九十六兩三錢八分二厘
一收又　十月初二日期　銀六千六十五兩二錢
一收助餉　銀一百五十七兩四錢五分九厘
一收又　洋一萬二千六百十一元
一收助餉　小洋四百七十角

一收又　錢八百六十文

一收又　金飾計重一錢六分(連寶)

一收又　信成存簿計洋十四元九角一分八釐

一收兌　洋三千三百五十七元

一收又　小洋三千五百角

一收又　錢四十六千二十文

一收暫存　洋三百元

一收購物找回　小洋十六角

一收購物找回　錢八十文

金飾重一錢六分

銀六千六十五兩二錢(十月初二日)

銀一萬一千四百五十三兩八錢四分一釐

共收　大洋十八萬四千三百十八元

小洋三千九百八十六角

錢四十六千九百六十文

信成存簿計洋十四元九角一分八釐

支款項下

一支財政部　銀一百七兩四錢五分九

一支兌　銀二千六百五十二兩

一支又　洋三百四十五元三角三分

一支淞滬巡防營　洋六千五百八十七元

一支又　小洋十一角

一支又　錢四十文

一支偵探隊　洋九百十三元

一支又　小洋二角

一支衞兵步隊　洋二百九元

一支衞兵步隊　小洋二角

一支衞隊騎兵　洋一千四十八元

一支禁衞隊　洋二千六十八元

一支又　小洋七十六角

一支威武營訓練處 洋八千八百八十六元
一支敢死隊 洋七千四百十元
一支先鋒隊 洋一千元
一支海軍處 洋四千八百二十四元
一支又 小洋七角
一支海軍處 銀一萬一千二百九十六兩三錢八分二
一支團練 洋二十元
一支防兵 洋七元
一支又 小洋六角
一支兵工學堂 洋二百元
一支巡警教練所 洋二十元
一支硝磺局衞隊 洋四元
一支游擊隊 洋二萬四千元
一支砲台兵 洋一百二十元
一支江南船塢護勇營 洋七十三元

一支巡警隊　洋一百元
一支潮州兵隊　洋十元
一支水師　洋一千六百二十七元
一支又　小洋三角
一支蘇省左路巡防隊　洋二千七百四十六元
一支國民軍　洋二千七十六元
一支學生軍　洋一千九百三十四元
一支又　小洋七角
一支龍華防守　洋一百元
一支鈞和兵輪　洋一千四十元
一支又　小洋十八角
一支新募防營　洋五百五十六元
一支吳淞要塞　洋五千元
一支南琛兵輪　洋二千九百十二元
一支又　小洋三角

一支又　錢九十文
一支台州彂兵　洋一百元
一支鳴玉小兵輪　洋八十五元
一支又　小洋三角
一支砲隊營　洋三千六百四十五元
一支又　小洋三角
一支又　錢五十文
一支高昌廟兵　洋二十元
一支南京第九鎮代表葉　洋一萬二千三十六元
一支又　小洋一角
一支又　錢四十文
一支人事科高一謀公費　洋三百元
一支譯員孔天相公費　洋三十元
一支李雲農公費　洋二十元
一支浙軍過滬公費　洋二百元

一支外交總長伍事務所公費　洋二千元
一支粵軍赴鎮江餉　洋四千元
一支軍需科公費　洋五十元
一支軍士飯食　洋一元
一支製造局李公費　洋五十元
一支周昌裕(軍裝)　洋八十六元
一支鄂省通信員　洋四百元
一支北備費　洋四千一百十元
一支維項公費　洋四百六十二元
一支又　小洋二角
一支鎮江聯合軍　洋二萬元
一支硝磺軍械局　洋三百元
一支川資　洋八千四百十七元
一支川資　小洋四十角
一支郵電　洋一千五百七十元

一支又　小洋四角

一支獎賞　洋一萬二百五十四元

一支又　小洋六角

一支又　錢五十文

一支醫藥　洋一百五十元

一支撫卹　洋四百十八元

一支招待學生軍士　洋一千七百六十六元

一支又　小洋八角

一支福食　洋八百二十元

一支又　小洋十角

一支又　錢六百五十文

一支辛工十四十五十六三天　洋三十二元

一支又　小洋十四角

一支又　錢四百四十文

一支工匠水木桶工　洋五百十一元

一支又　小洋一百二十四角

一支工匠　錢四千四百四十文

一支銀洋串馬各力　洋三百九十三元

一支又　小洋三百二十三角

一支又　錢二十三千二百文

一支雜項消耗　洋二千一百三十九元六角二分

一支又　小洋二百六十八角

一支又　錢十一千三百十文

一支軍裝　洋二萬二百十七元

一支又　銀三千四百十三兩二錢

一支又　小洋三十六角

一支印刷　洋四十元

一支採辦總務科支款亦在內由該科咨外報銷附后　洋四千五百二十八元五分

一支又　銀五十兩正

一支又　小洋三百九角

一支又　錢二千一百五十文

小洋一千二百八十六角

共支　大洋十七萬四千九百八十六元

娃元一萬七千五百十九兩四分一釐

銅元四十二千四百六十文

金飾計重一錢六分

小洋二千七百角

收支外應存　大洋九千三百三十二元

銅元四千五百文

信成存簿計洋十四元九角一分八釐

黃帝四千六百有九年九月三十日

滬軍都督府軍務部軍需科具

肇和舉義經過

肇和事件，係中華革命黨人討袁工作中轟轟烈烈鬧動一時的革命運動。當時主持其事者，多屬現今

黨國名公，其論著撰述，涉及肇和事件史實，所在多有，如蔣介石氏的「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劃及事略」邵元沖氏的「肇和戰役實紀」等等均是；而當時主要人物如楊嘯天氏，在每年紀念日大會中報告，尤極爲詳盡。茲特參合各項紀載，爲文敘述事件經過如次：

一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袁黨健將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既於十一月十日死於革命黨人之手，帝制自爲的袁世凱感覺異常恐慌，即下令將上海、松江兩鎮守使裁撤，改組松滬護軍使署，委楊善德爲松滬護軍使，因「松滬防務關係綦重」，故特擴充他的權限，准其遇急自由行事，不必先行請命南京，並令詳報揚子江下游防務。但楊善德爲人，老朽昏庸，絕無辦法。

這時，上海革命黨人領袖陳其美以爲袁氏爪牙已去，可以着手發動事宜，看着人心浮動，準備乘袁軍布置未定時，揭起討伐帝制的旗號。在法租界霞飛路漁陽里五號內，設置機關部，以吳忠信、蔣中正、楊虎、楊滄白、周淡游、邵元沖、丁景良、余建光等分任軍事、財政、總務、文牘、聯絡各職務，積極進行。

同時，長江和江浙方面的黨人又經函催從速起事，表示說：如果上海發難能夠成功，各省必能繼續響應等語。而另一方面，海軍總司令部於十二月三日命令肇和軍艦於同月六日開往廣東。上海黨人以爲肇和軍艦聯絡成績最好，如果聽其離開上海，將來發動很不容易，因此，均以在十二月六日前發動爲請。

二

肇和軍艦的領袖正官艦長黃鳴球，以及海軍練習生陳可鈞等，也經同意。陳其美乃經電請孫總理任命黃鳴球為海軍總司令，楊虎為海軍陸戰隊正司令，孫祥夫為副，定於十二月五日午後四時出動。當時的計劃和任務的支配，大略如下：

（一）以肇和軍艦為海軍總司令部，由楊虎率一部份隊長占領後，即開砲猛擊製造局，孫祥夫率一部份部隊分別占領應瑞、通濟兩軍艦，作肇和輔助。

（二）製造局方面的同意軍隊，以及城內和閘北所聯絡的軍警，聽得軍艦砲聲，就同時響應。

（三）夏次岩擔任在城內各城門舉火響應。

（四）薄子明等率領山東部份同志攻擊警察總廳。

（五）闞鈞、沈俠民、朱霞、譚斌等擔任攻擊電話局、電燈廠。

（六）陸學文等擔任攻擊警署第一區和工巡捐總局。

（七）姜匯清、曹叔實、楊靖波、余建光等，擔任聯絡閘北方面軍警響應。

（八）楊滄白、邵元沖、周淡游等，留守總機關部，並辦理後方勤務。

三

到該日午後，各人就分頭出發。楊虎勇往直前，率海軍陸戰隊長等三十餘人，攜帶着手槍炸彈，乘小汽船襲取肇和。肇和方面陳可鈞等立即響應，遂告占領。孫祥夫一部份部隊預備的小汽船，因沒有照會為巡

捕干涉，不能登船；因此應瑞、通濟的占領沒有成功，而肇和遂成爲孤立的形勢。

那時在肇和艦上的楊氏，因爲尋不到砲彈庫的鑰匙，不得已，到六點鐘的時候，打破了庫門，取出砲彈，裝置停當，向製造局方面射擊。岸上各人聽到砲聲，就分別占領電話局電報局警署第一區和工巡捐總局等重要機關，陳其美也率領幹部同志向華界出發。

不料袁軍方面大隊前來，武器較優，黨人支持了多時，因傷亡太多，只得退却，陸軍也不能響應。袁軍及警察密佈各要區，陳氏不能通過，又折回總機關部。而法租界巡捕房方面正因漁陽里五號連日出入的人太多，疑心藏有軍火，就在這天夜裡，派人前來搜查，捕去數人，並着令巡捕看守房屋。陳氏只得避至別處，黨人相互聯絡的交通網遂被切斷。

向製造局發了幾十砲的肇和，見該局並不還擊，以爲該局已被占領，就不再發砲，而應瑞、通濟兩艦又發信號，表示贊同，請勿攻擊；因此越發不加準備。可是這時袁軍方面薩鎮冰、楊晟等已經和楊善德集議決定，用重金收買應瑞、通濟。在六日的清晨，兩艦向肇和方面取敵對態度，開砲射擊。

肇和因事出意外，匆忙還砲，多不能中的，而艦上汽爐又被擊炸裂，黨人死傷的極多。楊虎至此，知道已經不能再爲堅持，只得改裝浮水退走，肇和遂復入袁軍手。這次轟轟烈烈反抗帝制的革命運動就此失敗。

四

事後，於十二月廿五日，經陳其美寫信給鄧澤如，報告事變經過，茲照錄如下：

「十月間，本擬偕許鄧諸君南游，與諸先生握手快談，抵滬後，本公司開業在即，滬上乏人經理，諸友極力挽留，不得遂南行之願，抱歉何如？許汝兄赴南時，敬托致意，當已達聽。十一月十八日及十二月初一，兩次匯來股款，共銀四千八百五十兩，均已收到，即由敝處報告東京本店電覆，想已達到。近日國事益迫，袁世凱既於本月十三日宣佈承認稱帝，革命軍之勃發即在眼前。據敝友知黨中內情者談：革命黨在滬之運動已一年有餘，然所以不能遽起者，一則由於袁軍屢次調動抽換，運動方有頭緒，已被他調，易以新者，又須從新着手。一則由於經濟之不充，人心之不一。自袁氏謀篡之奸披露，全國人心憤激，均屬望於革命黨，革命之機因而大熟。黨中乃決定進行程序，先刺死袁黨中堅健將鄭汝成，以寒海陸各軍之膽，使輸誠於我。王小峯、王銘山皆革命黨中極熱誠之士，其拚命殺賊，從容就義，雖荊軻、聶政，無以過也。至初五之失敗，實由肇和急於起事之故。海軍各船中，肇和、應瑞與本黨極有關係，其他亦多允相機而動。不料肇和忽得電調赴他處，限初六出發，顯係該艦聯絡革黨風聲敗露之兆，故急速準備於初五晚起事。然應瑞方從他處來滬，未及着手籌劃，其中不免有意見之差池。其日舉事本定兩艦均派黨員乘小汽船逆襲，船中黨人爲內應，引黨員登舟，調度一切。赴肇和之汽船先發，赴應瑞之汽船到半途爲各警所截留，不得前往。（其原因係由款目支絀，只能備購汽船一艘，赴應瑞之汽船至初五午方始購定，不及報牌領照，無碼頭可以停泊，故出發稍遲，爲英警所截留。）加以薩鎮冰到滬，爲袁約束海軍，許以一百萬元犒賞費，即日由交通銀行提出十萬元頒賞。應瑞艦中之不肖者，見利心動，外援不來，艦

上黨員亦不敢輕舉陸上已運動各軍隊見海軍發砲，只有一艘，亦不敢響應。肇和陷於孤立之地，遂致失敗，然從前已運動之結果，仍能繼續進行。故本次之失敗與大局毫無關係，所損失者，黨員被拘去四十餘人，傷七十餘人失去槍枝百餘，又事前準備與事後撫恤等費四萬餘元而已。至於陸上勢力依然仍可一用；海軍則日來接洽亦大有進步。此皆滬上情形，而據彼中人所言者也。又聞西南各省已全成熟，不日即可發動，北方成績亦佳。袁氏滅亡之期，當不在遠矣。國事知關注念，謹以所聞附達。現在公司進步一日千里，需資本甚殷，股份仍望諸先生竭力招徠，從速匯寄，無任盼切之至！」

信尾，陳氏署名「高野英一」係沿用在日本時所用的別名。函中措詞，託爲商業口吻，而以發難情形佯謂得之傳聞，則完全係爲縝密謹愼起見了。

當此信發出的那天，唐繼堯、蔡鍔、戴戡、任可澄等已經正式宣佈討袁，袁氏氣焰更受打擊，而對於駐在上海，仍舊繼續進行革命任務的陳氏，乃由疑忌防範的態度，轉入於懸賞暗殺的企圖。至次年，即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遂有許國霖、程子安等奉張宗昌命，在滬假設鴻豐公司，僞託抵押鑛地事，賄買匪徒，於五月十八日刺殺陳氏於法租界薩坡賽路十四號寓所之事。這位英勇果毅，百折不回的革命領袖，就此放下重大的責任，脫離民國而去！

租界

上海公共租界戰時中立問題的檢討

六月十六日英國下議院開會時，工黨議員某提出下列的問題：

『……如中日開戰，上海公共租界將拒絕交戰國雙方之軍隊開入，抑仍照前次之例（一九三二即民廿一）僅拒絕中國軍隊？』（同日路透電）

於是，所謂上海公共租界中立這一個問題，曾經在四年多前引起過那麼廣大的注意，那麼費力的討論和爭執的，重又提出於上海了。(The Neutrality of Shanghai-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June 17, 1936.)大晚報館見於本社對於上海各種問題頗有研究的興趣，囑爲發表所見，算作該報與學者讀者儘量共同討論的一個序幕。本社雖自知學力有限，見解平庸，當難望有所貢獻，然所提出的問題既有極大的重要性，而歷來中外人士對此問題的意見發表的固然極多，其中因爲或則略少法理的考慮，或則誤信缺乏確實性的史事，以致不能叫人同意的，却也不少；所以敢於忘去自己的淺陋，略書所見如後，以博拋磚引玉的榮幸。

記得四年多前，正當一二八戰事方酣，各方紛紛以中立詰責工部局的那時候，工部局曾發表關於公

共租界中立性的聲明書，(S. M. C.'s Annual Report, 1932, pp. 28-30.)這聲明書固然寫得婉委曲折，把所謂租界當局對於若干應負的責任，輕輕推卸個一干二淨，然而事實所在，掩飾非易，誠如上海市民聯合會和上海各路商界聯合會所云，從這聲明，可知「租界並無實在之中立性質，僅虛有其託辭耳。……

……應即請地主國政府速行盡保護(租界以內)中外居民生命財產安全之責任。」(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新聞報)這兩句話，不僅在當時那種狀態之下，是理直而又氣壯，而且適用於將來或可發生的中外任何戰爭的場合。今請從法理與事實，分別加以說明。

按國際公法，「中立者為第三國對於交戰國所持之公正態度，而獲得交戰國之承認者也。」(L.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War and neutrality.)明言之，「中立者……乃關於至少三國間之一種相互狀態，其中二國處於交戰地位，一國則列於戰事以外。」(Corlos Testa, Le Droit Internationale Marlitime.)上海公共租界既僅為中國領土的一部份，雖然主權遭蒙或明或暗的據有，但無人敢於否認「公共租界非一獨立國家」的這法律地位，那麼租界的無權可以中立，至為明白，不待多說。這是普通的中立，即國際法上往往稱為暫時的中立，或所謂中立國者是。此外，尚有永久的中立或規定的中立，是經通例或條約所規定的中立，有一國規定為中立國，亦有一國的某一區域規定為中立區的，後者又稱局部中立。那麼，公共租界是不是一個規定中立區呢？答案是：在極為狹小的範圍以內，是的；但租界所稱歷來「嚴守」的那種所謂中立，可不在這範圍以內。查同治七年(一八六八)中美續增條約八條，其第

一條中，有可作如下的扼要解釋的規定在『中國轄境洋面及准外國人居住行走之處』當美國與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發生戰爭時，若後者並無戰爭行爲，美國不得有戰爭行爲，換言之，卽應負維持其中立的責任。（原文可參閱商務版中外條約彙編頁一三一）所謂『准外國人居住行走之處』上海公共租界亦在其內，故該項規定應適用於上海公共租界。

今試翻閱歷史，一觀公共租界在過去歷次中外戰爭中，究竟如何維持其所謂中立。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中法戰爭，法國未在上海有何戰爭行爲，駐滬法領致德領函中曾有『中法雖因越南失和，而上海守局外之列』等話；（光緒十年七月十四日益聞錄）中國則仍照常有軍隊隨同文武官員通過或暫駐『洋涇浜北首租界』（卽公共租界，一八九九年以前一八六三年以後的名稱）雖然不無幾次與戰爭無關的小小糾紛。（參閱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第一年第三期頁六五四至六五六）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中日戰爭，戰爭將爆發時，英國政府商得日本政府的同意，如果發生戰爭，日本對上海及其附近，決不採取敵對行爲；戰爭爆發以後，上海縣黃承暄及洋涇浜北首租界會審公廨讞員宋治芳奉令會銜出示佈告，『保護租界諸色人等，』中國軍隊亦仍通過租界，雖工部局曾請領袖領事進行商允道台，『中日戰爭繼續一日，卽一日禁止武裝或非武裝中國軍隊通過租界，』但道台以爲『租界本爲中國領土，中國軍隊因公務而通過，絕不足以擾及外國商務』僅允約束軍隊行爲。（參閱上海市通志館期刊同前頁六五七至六五八）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八國聯軍之役，中國官吏與駐滬各國領事訂定保護上海租界

章程十款（見上海新報）分任保護的責任。

綜上所述，可知歷來中外戰爭時，上海公共租界固絲毫未曾有與一二八時稍稍近似的狀態。一二八時，單從租界問題上考察起來，那麼公共租界歷來曾被若干外國所『尊重』的那種所謂『事實上的中立』被破壞無餘，這固然可以說各有所歸，然而一方面聲明租界並無中立的法律根據，另一方面却反而專對主權國實行保持其所謂『政治上及土地上的完整』，甚至使利用租界以攻擊主權國，以慘待主權國人民的對方，得以從容公然聲明其所採取的種種手段『實可包括在防衞租界計劃範圍以內』（見國際聯盟調查滬案委員團第一次報告書）這是最最嚴重的事態，這是世界上種種奇突的情形。即使純爲辯論計，假定公共租界是一個獨立國家，是一個中立國，租界狀態既是那樣，則『租界當局已給與中國軍隊，以進入租界驅逐××侵略者之正當理由。』(Quo Taichi, China's Defe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至於中國內戰時，租界歷來常維持其所謂『武裝中立』，宣布極嚴厲的戒嚴令，動員萬國商團和巡捕，並有或多或少的外國軍隊的來到。關於這內戰時的租界中立，我們應該認識的，竊以爲至少有後述三點：

一、此種中立，無異對於中國獨立，是國權所關之處。

二、所以曾爲中國政府所否認。當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二月，北京美公使漢口美領事奉令分別

向北京顧維鈞及漢口陳友仁提出說帖，請將上海公共租界圈出戰爭區域以外，顧陳均以上海公共租界爲中國領土依土地完整原則，斷無劃本國領土爲中立區的道理，加以拒絕。（申報）

三、所謂中立僅是若干表面上的狀態，這情形在有意義的內戰時比較明白也尤爲嚴重。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七月，二次革命發動於上海，陳英士二度攻江南製造局未克，退閘北。三日後，工部局發出佈告，驅逐在閘北的『任何方面之軍事長官』若不離去，即『嚴拿不貸』（見 S. M. C.'s Annual Report, 1913, p. 104B.）隨即實行佈告所云，令商團及巡捕『進據閘北，陳英士被迫離去其閘北大本營，退吳淞。』（Hawks Pott: 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P. 198）又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北伐軍節節勝利，進迫浙蘇，工部局一月十日的戒嚴佈告中，有這麼一條：『本局爲治安計，將一如既往，與治理租界接聯地帶之中國官廳，繼續合作。』（S. M. C.'s Annual Report, 1926, p. 58.）到同年七月，納稅華人會在駁斥工部局增捐備忘錄的文件中，對工部局提出警告道：『不妨礙我國之國民革命及暗中援助軍閥！』（申報）

所以總結起來，租界中立既無任何法律的根據，而按諸過去事實，尤多使我們不得不奮勉於今後的教訓。日人信夫淳平在所著關於一二八的一本書的末尾寫道：

『……若所提議之會議（按即指當時曾盛傳一時的所謂圓桌會議）成爲泡影，若抗日運動繼續其活動，則誰得擔保歷史之不致重演哉？』（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Shanghai Conflict P. 258）

但重演的歷史，決非原來的歷史，這是歷史學家告訴我們的名言，也可以適用於本問題的。

（廿五年六月寫）

上海萬國商團史略

一　必要的引言

提起萬國商團，先得引用一下所謂公共租界『治理憲章』的地皮章程。我們且把地皮章程的合法與否及侵犯中國主權至於若何程度等等根本問題，擱開不管。現行地皮章程第九款規定：『租界地方必當預籌治理，以資妥善：一、設立工部局；一、興造各項應辦工程及常年修理之事；一、租界全境應行妥當整治潔淨，設立路燈，以水灑地，開溝通渠；一、設立巡查警察；一、辦理工部局所需公用基地房屋或租或買事宜；一、籌措工部局應行延請僱用之上下各項辦事人員月支公費，因舉辦以上所開各事需用經費，或應行借支，或另行措辦；……抽收捐款及依附律各條發給執照，……』（抄自『約章成案匯覽』所載中譯文，惟經校對英文原文，稍有修改。）

地皮章程所規定的租界當局的所謂權力，盡於此矣。然而事實上呢？美人密勒氏曾經指出過：『租界實於萬國商團後備巡捕，水上巡捕之中，擁有其自身的海陸軍。……此項軍隊直接受工部局總董之指揮。』他並以為工部局總董指揮軍隊之權，簡直等於美國大總統。（註一）徐公肅氏也寫道『現行章程之規

定，工部局亦祇有通常之市政權力，斷不容擁如許之軍隊（名爲義勇隊，實際上其中之俄國隊是僱用的常備軍，）在吾國領土內實行武裝中立，儼然成爲一小國，……此無論條約或章程，均無絲毫根據者也。』（見所著『上海公共租界制度』）

二　商團的肇始

考公共租界萬國商團，實肇始於一八五三年（清咸豐三年）成立於當時英租界中的英僑義勇隊。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是租界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代。太平天國軍隊既下南京，又於四月一日（二月二十三日）克鎭江，僑滬外人，恐慌之餘，忘其置身於中國領土之內，隨卽越權從事各種軍事措置，準備所謂『武裝中立』。四月八日（三月初一日）英美領事召集的會議上，所決定的案件之中，一件便是組織所謂義勇隊或商團，他們那時稱之爲『上海本埠義勇隊，』而英國僑民須一律編爲隊員。旋卽實行議案，並聘定曾任職印度孟加拉第二步槍團的上尉屈隆生爲隊長，積極訓練；所需軍火，亦卽運來。

這便是後來萬國商團中稱爲『甲』隊的一隊。接着成立的是後來稱爲『乙』隊的一隊，隊員也都是英國僑民，成立於一八五五年（咸豐五年）。

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七日（咸豐五年正月初一日），被小刀會佔領了一年又五個月的上海縣城，終於被清軍所攻破。爾後，太平天國亦聲勢日蹙，上海英僑義勇隊於是漸漸成爲有名無實的了。到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太平天國重振軍威。是年三月（二月）太平軍再度克杭州，東迫蘇州。五月（四月，）上

海英僑義勇隊卽行重組由上校倪爾指揮，負『保護』英租界的責任。

從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到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之間，太平軍曾三次攻上海，未克。上海英僑乃於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又有商團上海輕騎隊的組織。

三　屬隊的增設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以後，商團的存在，漸有成爲永久的傾向。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英僑又成立商團上海重砲隊。

商團的組織，本來是獨立的。一八七〇年七月二日（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商團開會，通過下列議案：

『商團之管轄，應授諸工部局，工部局得經由其總董，決定組織之一切問題，並約束各隊之行動』（註二）

此議經工部局接受，商團就此歸工部局指揮了。那以後，商團屢經擴充改組，屬隊的增加，簡直有無已之概。

考商團屬隊之中，也有中途解散，現已不存的，如海關隊成立於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解散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是。茲就現存各隊，按其成立年月的先後，列表於下：

隊別	國籍	成立年月

「甲」隊	英	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
「乙」隊	英	一八五五年四月八日(咸豐五年)
上海輕騎隊	英	一八六二年一月(咸豐十一年)
上海重砲隊	英	一八七〇年七月二日(同治九年)
日本隊	日	一九〇〇年七月六日(光緒廿六年)
美國隊	美	一九〇六年一月十七日(光緒卅一年)
葡萄牙隊	葡	一九〇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光緒卅二年)
中華隊	中	一九〇七年三月十七日(光緒卅三年)
上海工程隊	英	一九〇九年六月十五日(宣統元年)
上海蘇格蘭隊	英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十日(民國三年)
美國騎兵隊	美	一九二三年九月(民國十二年)
俄國隊第一隊(常備)	俄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
俄國隊第二隊(常備)	俄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
俄國隊第四隊(常備)	俄	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
菲律賓隊	菲	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民國二十一年)

美國機關槍隊	美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民國二十一年)
美國後備隊	美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民國二十一年)
運輸隊	英、德、奧、意、捷克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民國二十一年)
通信隊	英、德、奧、意、捷克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民國二十一年)
譯員隊	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民國二十一年)
防空隊		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民國二十一年)

上表所列俄國隊共三隊，都是僱用的常備性質，與其他各隊之爲「義勇」者不同。其最初成立的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及增設一隊的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都是上海歷史上發生空前重大事件的年代，隔開現在爲時未久，可以不必多述。對於這常備的俄國各隊，商團司令常常不乏稱讚之辭，像『較之任何國常備軍隊，可無遜色』這樣的話，是不僅一見的(註三)

日本隊的成立，如上表所記，是很早的，在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是年發生義和團事件，當時的日本人協會於六月二十八日，召集居留民會，決議創設日本人義勇隊。該隊卽於次月六日，正式加入萬國商團，教練亦採英國式。第一任隊長是上尉稻村新六（後陞至少將）。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卽日本明治四十年）日僑創設上海居留民團，萬國商團日本隊卽編屬該居留民團管轄，由小畔四郎爲隊長，改採日本式教練，其軍帽的徽章亦用日本陸軍的星章。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六月大谷恭助就

任隊長之後，該隊始恢復與萬國商團的正常關係，帽徽亦卽用商團規定式樣。現任隊長爲上尉大島居武彥。上海居留民團所編記述「一二八」的上海事變誌一書中，對於萬國商團日本隊，有過這樣的稱讚：『日本隊創設以來三十餘年，其間遭逢種種事件，屢次動員，負防衞租界之重任，大正十四年（按卽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之所謂五卅事件及昭和二年（按卽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之革命戰，暨此次之上海事變，尤値大書特書也。』（該書頁四九六）

四 中華隊的由來

至於商團中華隊，它的前身叫作華商體操會。華商體操會組織於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黎黃氏案（俗稱大鬧公堂案）發生之後，由虞和德、胡寄梅、袁恆之等發起，邀集華商百餘人爲董事，以當時上海總商會會長爲名譽會長，籌款組織，設備種種。操場在北浙江路旁邊的空地，敎練則邀請聖約翰大中兩學畢業生陳旣明、鄭松生、徐通浩、石運乾等擔任。一時應召而集的會員，計有五百餘人之多。分爲步兵四隊，騎兵一隊，軍樂一隊。軍裝槍械，均經購辦。操場健身房辦事處，亦都創設。

華商體操會辦理了一年之後，始終未能與租界發生任何關係，而會員人數亦逐漸減少，乃由發起諸人議決，要求加入萬國商團爲中華隊。當他們致函工部局提出此項要求時，曾有如下的聲明：

『租界設有事故，當服從萬國商團團長命令，欣然負責保衞租界。』(註四)

嗣經工部局批准，訂立章程，由發起會長，於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在當時南京

路『市政廳』簽約入團隊員計八十三人。

入團所簽之約，包括下列各條：

一、人數自五十至一百；

二、隊員須體面商人，與政界無關係，而體格健全者；

三、每人須有殷實商保；

四、隊長先須由西人充任；

五、槍械槍刺，不得帶回，用前領取，用後歸庫。

約既簽定，萬國商團團長即呈准工部局委派西人三名，其一為中華隊隊長，二為副隊長。代理排長則由華人充任，為石運乾、徐通浩、胡筠秋、胡筠籟、金繼揚諸人。

中華隊成立後第一次參與全團各隊射擊比賽，是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十月十日的『腦維斯』獎杯比賽，且以一百三十五分的優良成績獲得該杯。比賽代表是徐通浩、石運乾、胡筠秋、胡筠籟、金繼揚、袁恆之、陸葆泉、劉綬蓀、王薌侯、楊振驪等十人。

入團時所訂各約條，除第二、三兩條外，亦先後有了更改。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九月二十一日起，團長准中華隊隊員帶回槍刺，『以資整理，而示敬意。』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三月一日起，又准註銷領槍保單，帶回槍枝，惟隨時有收回全權。至於華人充任隊長的開始經過如下：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七月十六日，徐通浩陞授少尉副隊長。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二月十日，隊長因病請假回國休養，由副隊長中尉徐通浩代理隊長職務，該隊長於同年十一月返滬爲止。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徐通浩升授上尉，就隊長職。

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一月一日，中華隊隊長上尉徐通浩調任團部華顧問，這是團部有華顧問的開始。（徐通浩現爲少校銜）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常備射擊上士王衍慶調入團部射擊科辦事，這是中華隊員入團部辦事的開始。

現任隊長是陳時俠，陳爲海關職員，入隊甚早。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已由正備棚長升爲排副，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三月並考取射擊教員，升上士銜，現在他是上尉。

五　商團的組織

萬國商團由團長司令統領。自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以來，團長人選，係由工部局與英國陸軍部訂立契約，借用該國陸軍常備軍官充任，惟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至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因歐戰關係，另由義勇軍官充任。現任團長是葛利安上校，係英國烏爾斯特步槍軍軍官，於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二月一日就職。他的前任是湯士上校，於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三月十日繼亞本包滿上校就職的。

商團人數，歷來增加頗多。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時，計有：

軍官　　八人
團員　一七三人
共　　一八一人

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計有：

軍官　　一八人
團員　二二七人
共　　二四五人

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計有：

軍官　　四二人
團員　八一三人
共　　八五五人

二十二年之後，即在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計：

軍官　　八四人
團員　一、三一〇人

共　一、三九四人

到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隔不過五年，而人數却增加到：

義勇部份計　一、九七八人

常備俄國隊計　二六〇人

共　二、二三八人

不過那以後，全團人數總計略有減少，常備的俄國隊則相反，又增加了。

全團編制，自現任團長葛利安上校就職後，曾有整頓。茲將現行編制列表於下，並附記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的人數：

總司令部	官佐一七人	各級一四人
騎兵隊		
司令部	二人	
上海輕騎隊	三人	七四人
美國騎兵隊	四人	六七人
砲兵隊		
司令部	二人	

上海重砲隊	三人	三八人
上海輕砲隊	三人	五六人
聯隊		
司令部	二人	
上海工程隊	七人	三六人
鐵甲車隊	七人	一一四人
日本隊	四人	一二五人
中華隊	六人	一三九人
譯員隊	二人	七一人
運輸隊	四人	六八人
交通隊	七人	五一人
「甲」大隊（步兵）		
司令部	二人	
「甲」隊	四人	九一人
「乙」隊	二人	二七人

上海蘇格蘭隊	四人	九三人
猶太隊	三人	六一人
防空隊	三人	五四人

「乙」大隊（步兵）

司令部	二人	一人
美國隊	六人	九四人
葡萄牙隊	四人	一〇六人
菲律濱隊	五人	八一人
美國後備隊	二人	三四人
美國機關槍隊	二人	三七人

「丙」大隊（步兵）——俄國隊

司令部	三人	三一人
第一隊（傭用）	三人	九三人
第二隊（傭用）	三人	九三人
第三隊	三人	九八人

第四隊（僱用）	三人	九四人
牧師	五人	
軍醫	一六人	
官佐後備隊	三七人	
總計	一八五人	一、九四一人

六　商團的訓練

商團訓練，分整隊遊行，射擊，行軍進行，動員練習，野戰，控制『暴動』及野營等項。

商團練習射槍擊的地方名曰靶子場。場初在當時租界界外約當今靶子路與北河南路相近之處。後來，該處附近居民逐漸增多，於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九月向工部局提出遷移靶子場的要求。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工部局乃『租』地預備另設一新靶子場。這便是現在租界界外虹口公園旁邊的靶子場了。該場佔地計二百三十七畝二分八釐八毫。

現任團長葛利安上校就任以來，對於商團訓練頗主積極。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內，訓練方面，除各種例有者外，並舉行野戰多次，平時演習則尤注重於所謂『暴動』的控制。又特編關於戰略的書，書中所載悉屬正式軍隊的訓練知識，並參以上海當地的實際情形云。

全團每年由駐華英軍司令官或其代表檢閱一次。

七　歷年經費

最後，謹將萬國商團最近三十年每年經費，列表於下：

年　份	經　費
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	四八、五〇五・三九兩
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	三二、五五二・一四兩
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	六七、一九八・三八兩
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	三八、一〇二・七七兩
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	四七、三六一・六九兩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	四四、七一七・五九兩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	四五、六八二・六八兩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	四五、九三九・九四兩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	五五、七〇一・一五兩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	五七、一二一・八一兩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	四六、三六二・八八兩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	五四、七三〇・七九兩

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	四五、四七一・〇三兩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	五五、七七八・七二兩
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	五三、〇五八・三四兩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	二一四、〇七三・九一兩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	二〇一、一七七・八二兩
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	一五四、四三五・五七兩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	一二八、四六五・九〇兩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	一三九、〇三五・三九兩
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	一二八、一五三・九四兩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	一五一、四〇七・九〇兩
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	一六五、四五七・五九兩
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	三二三、八七九・六五兩
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	三六六、六七〇・四三兩
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	四五一、八九一・一三兩
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	四〇〇、一二三・三六兩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	四八〇、九五六・二二兩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	七四四、七五三・六四元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	七六七、四二五・三八元

應該附帶提及的是，自從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以來，萬國商團每年經費，半數以上都是化在那並非「義勇」性質的俄國隊上的。　　（二五，六，三・）

（註一）T. F. Millard: China, Where It Is Today and Why.

（註二）S. M. C.'s Annual Report, 1870.

（註三）S. M. C.'s Annual Reports, 1927–1930.

（註四）"... and in the event of any trouble in the Settlement we shall be glad **to** do our share of the duty of protecting the Settlement under the directions of the Commanding Officer of the S. V. C."

本文中譯名對照表

「甲」大隊	"A" Battalion
「甲」隊	"A" Company
防空隊	Air Defence Company

美國隊	American Company
美國機關槍隊	American Machine Gun Company
美國後備隊	American Reservists Company
美國騎兵隊	American Troop
鐵甲車隊	Armoured Car Company
「乙」大隊	"B" Battalion
「乙」隊	"B" Company
「丙」大隊	"C" Battalion
中華隊	Chinese Company
砲兵隊	Corps Artillery
騎兵隊	Corps Cavalry
聯隊	Corps Troops
海關隊	Customs Company
上校葛利安	Graham, F. R. W., Colonel.
交通隊	Intercommunication Company

譯員隊	Interpreter Company
日本隊	Japanese Company
猶太隊	Jewish Company
地皮章程	Land Regulations
上校倪爾	Neale, Colonel
上校亞本包滿	Orpen-Palmer, H. B., Colonel
上尉大鳥居武彥	Otori, T., Captain
菲律濱隊	Philippine Company
葡萄牙隊	Portuguese Company
靶子場	Rifle Range
英國烏爾斯特步槍軍	Royal Ulster Rifles
俄國隊第一隊	Russian Detachment No. 1 Company
俄國隊第二隊	Russian Detachment No. 2 Company
俄國隊第四隊	Russian Detachment No. 4 Company
上海重砲隊	Shanghai Field Battery

上海工程隊	Shanghai Field Company
上海輕砲隊	Shanghai Light Battery
上海輕騎隊	Shanghai Light Horse
上海本埠義勇隊	Shanghai Local Volunteer Corps
上海蘇格蘭隊	Shanghai Scottish Company
上海萬國商團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S. V. C.)
上校湯士	Thoms, N. W. B., Colonel
運輸隊	Transport Company
上尉屈隆生	Tronson, Captain

從工部局緊縮說起

一

工部局緊縮，這已經成爲近來報上常見的標題了。記得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的時候，工部局財政情形不好，但未談緊縮，却決定自七月起加捐。公共租界的納稅華人羣起反對，繼以拒付，聲勢甚爲壯大。納稅華人會在駁斥工部局加捐的文件中，痛快地指出：

「……支出方面，則我華市民視爲可省者甚多：巴爾狗不必養；音樂隊不必有；少用坐領巨薪之外人，多用華人；公用汽車及除足以維持公安外其他不必要之軍事設備，可以不要；洋員之避暑牯嶺費取消；最要緊的，就是造成中英惡感五卅慘案之罪魁愛活生每年養老金四千兩及麥和之恩俸二萬零一百六十兩，與潑來德麥高雲等坐俸……」（見民國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申報）

但結果捐還是加了的，納稅華人會特別聲明，稱之曰『抗議下撥付』。次年，爭執多年的華董問題解決，工部局中出現華董三人，而到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工部局出售電氣處，財政寬裕，次年七月取消一九二七年的增捐。同時，華董從三人增至五人。華人既不必再在『抗議下撥付』增捐，那以後中外合作，據說亦成績尤好，幾乎每年都有人在一個盛大的會場上十分正經地告訴大家說：現在工部局是租界中外居民所共有的工部局了，外國人硬把工部局劃分爲中爲外，實在是不對的，我想外國人當然樂於承認工部局是中外共有的，雖然例如一二八時期中董事會有一次開會未曾邀請華董出席，華捕的槍械也曾繳扣不發，等等等等。所以，一切都似乎很好，沒有問題。

一九二七年以來工部局究竟仍養着『巴爾狗』沒有，如果養，又多養了多少『坐領巨薪之外人』，多了些，少了些，還是怎樣——關於這些問題，不明白租界情形的我是回答不出的。但我知道：十多年以來繼續不斷地爲中外報章雜誌所指斥的音樂隊，卻至今還成績斐然，在演奏軍事方面最著稱的是並非『義勇』、等於常備軍的萬國商團俄國隊，已經從一九二七年的一隊，擴張爲三隊；而五卅慘案發令開槍的

捕頭(Inspector 現稱巡官)，愛活生(E. W. Everson)，以及曾由北京公使團命令撤職查辦的巡捕房總巡(Commissioner of Police 現稱警務處處長)麥高雲(K. J. McEuen)和總辦魯和(E. S. B. Rowe)，仍每年拿養老金，一直拿到現在，僅僅十一年，以後自然拿下去，不知道要拿到那一年。照他們殺人的功績比較起來，拿的也不能算多，愛活生和魯和每年各五百金鎊，約各合國幣七八千至一萬餘元，麥高雲每年一千五百金鎊，約合國幣二萬餘至三萬餘元，十一年一共不過四五十萬元，就假定以後再付三十年吧，總計也決不會超過二百萬元。而另一方面，工部局的確也曾於一九二九(民國十八)年度付過所謂五卅恤金十五萬元。十五萬元這數目別說不很大，因爲比工部局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原定的七萬五千元，已經大了一倍，十十足足，不折不扣的一倍。一九二五年時，這一筆所謂恤金，曾經爲全國人民所反對，認爲是重大侮辱之一，上海交涉員曾於請示外交部後，把支票退了還去。翻遍當時的報紙，我並未見到任何記載說工部局在這事上太吝嗇，或者說烈士應該相機待價出售，出售後還可以『吃』但四年是一個極長的時期，它會改變一些可以改變的什麼。租界歷史有些部分也許需要改寫一道，中外合作，必須排除障礙，而且還得掩蓋或者洗刷過去的『汚點』這是天經地義，不許非議的。恤金多了一倍，這據納稅華人會主席的某次報告，應該感謝五卅公墓董事會董事虞洽卿、袁履登、成燮春三位先生的奔走努力。我們就感謝這三位先生吧！……

然而，總之，所謂中外居民共有的工部局，財政却又不見佳起來了。約五年前，加捐又將成爲事實，湊巧

逢到一二八，甚至連租界「管轄區域」的華居民能保全了性命的已經算萬分幸運，結果只得取消。今年工部局終於不得不轉個方向，想從緊縮入手，以爲平衡財政的手段。租界的所謂繁榮和復興，看來連一向相信的人都有點難以自信了吧。

工部局緊縮的第一聲，是十月初董事會批准即日解散萬國商團砲隊（S. V. C. Artillery）。砲隊共兩隊，其經常開支小得很，可是買不起新砲，也造不起新的建築，但最重要的恐怕還是因爲砲隊在這裏並不有用，否則，如果爲了財政，爲什麼不把每年要化上三四十萬元的俄國隊解散呢？工部局當然是最聰明的。接着十月中旬，董事會又批准明年一月一日起裁撤人力車務委員會（Ricsha Board），但成立於前年五月的這個委員會本來是臨時性質。然而同時，又批准明年一月一日起裁撤情報處（Press Information Office），這纔似乎叫人可以相信工部局眞的在那裏緊縮起來，倒並非虛張聲勢，以爲提出加捐的預備的。

情報處成立於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年末，據報紙所說，則歷史雖短，成績甚好云云。我呢，根本不明白工部局各機關如何才算是成績好的，不過我從統計中知道情報處遠不如音樂隊重要，有用。自從情報處成立的一九三一年以來，情報處與音樂隊每年的開支是：

年份	情報處	音樂隊
一九三一	九、〇〇五•六六元	二八三、六九三•四三元

一九三二	五五、一四六・〇三元	二三七、四九二・八二元
一九三三	五四、八五二・三二元	二五六、六〇八・九七元
一九三四	五四、九九六・六五元	二五三、二七五・五四元
一九三五	五七、二六四・九五元	二四五、九五五・〇二元
一九三六(預算)	六七、〇五〇・〇〇元	一二六、五〇〇・〇〇元

如果因爲音樂隊開支浩大而吃驚，這人是幼稚的。如果因爲不裁撤最近在設法減低開支的音樂隊，忽然把成立以來年年增大開支似乎在擴充着的情報處裁撤而覺得詫異，這人也還是幼稚的。我懂得情報工作可以交付總辦處兼管，但總辦處或別處可沒有音樂家善於欣賞音樂的人倒不會少吧。而音樂隊的演奏，對於租界中極少數居民，似乎不能少去的。他們願意付在一般人算是高價的門票，再把每年一二十萬元開支丟在納稅人身上，在音樂聲中未始不能暫時忘掉那個驅逐不了的不景氣。結果不過苦了納稅成問題的人們。納稅華人會至少最近三年以來，每年有取消音樂隊的決議，請工部局執行。工部局到底是最聰明的，它不說納稅華人還沒爭得決議的權利，因爲這樣一說似乎又有硬把工部局分爲中外之嫌，有播故意勸中國人做夢者的雅興；它只是不理，不理，又不理。於是音樂隊繼續演奏，演奏，演奏不已！

二

情報處決定裁撤以後，到十一月下旬，董事會又批准「員司緊縮委員會」(Staff Economy

Committee）的報告，據該委員會估計，依所定所謂『普遍減薪』辦法的結果，一年可節省開支一、○六○、○○○元。一個署名『非工部局僱員』的外國人投函字林西報說是減薪足以減低購買力，影響上海商業，所以十分憂慮（North-China Daily News, Nov. 28, 1936.）這樣憂慮的恐怕大有人在。但憂慮到底不能驅逐掉不景氣，似乎他們命定地還得更不景氣下去。十一月二十七日該報評論則謂所節省的開支中大約百分之八十都是減在外國職員身上。這話是否準確，固然尚須精密計算，但有一點倒洩漏了出來：既稱『普遍公平減薪百分之八』，則可見工部局外國職員的薪給原來是那麼多於中國職員的。

不怕麻煩，我們根據工部局英文年報來計算一下去年工部局的薪給吧。工部局的薪給，是合本來的薪給及各種津貼而成的。歸併合計，去零化整之後，結果如下：

A外國僱員：

薪給	八、四七四、五九四元
薪給匯兌補償金	四八二、二四六元
長假匯兌補償金	一○三、六五五元
兒童津貼	六七、五三四元
學習語言津貼	二六三、七一一元

捕房人員各種津貼	一八〇、四四五元
商團俄國隊獎勵金	二二、四八九元
音樂隊私務費	四、八三六元
共　計	九、五九九、五一〇元

B中國僱員：

薪給	五、五二二、九六八元
長假匯兌補償金	一、一八七元
學習語言津貼	三、九一二元
捕房人員各種津貼	三四八、四三八元
共　計	五、八七六、五〇五元

C中外僱員共同：

退職基金	九九五、七八六元
川資	六四〇、七五三元
醫藥津貼	四二三、六四六元
商團義勇部養老基金	六、九三八元

學務委員會酬勞金	九、〇〇四元
人力車務委員酬勞金	四四、四〇〇元
共　計	二、一二〇、五二七元

D外國僱員抑中外僱員共同未曾標明者：

遲付薪給匯兌補償金	一〇、三〇七元
退職基金匯兌補償金	一〇〇、七三九元
共　計	一一一、〇四六元

以上四項總計已有一七、七〇七、五八八元。但工部局除了供給現任僱員外，還供給退任或死傷僱員的；去年這一筆帳是：

外國僱員：

養老金	三二七、八〇九元
養老金匯兌補償金	八七、四〇九元
共　計	四一五、二一八元
減去養老基金投資收入	二九一、二三五元
淨　支	一二三、九八三元

慰賞金等　一二五、五五一元

兩　　共　二四九、五三四元

中國僱員：

恤金等　五八、八三六元

中外僱員共計三〇八、三七〇元。連同前項現任僱員全部薪給，工部局去年一共化了一八、〇一五、九五八八元。此外，如僱員免繳市政捐的數目，僱員宿舍費用估計等還都未曾計入。去年工部局全部經常開支計二五、五四五、五六八元，所以卽以我所計不完全的數字工部局養現任及前任僱員的費用已佔經常開支的百分之七十一了。

三

如果照我在前面所開的數字，來估計工部局中外僱員全部薪給的差數，還須記得：C項雖屬中外僱員共同所得，但照A項B項相差之大看來，已可知決非二一添作五的，其比例也許比AB項更大；D項第一款大概是外國僱員所獨得，第二款卻或有中國僱員所得在內，亦必係甚少。

不消說，工部局中國僱員的數目一定數倍於外國僱員。中國僱員中絕大多數位置低，報酬小，自每月十數元起數十元者更不知凡幾；外國僱員則最少每月百元以上。中國僱員薪給很大的也有好幾個。如會辦何德奎先生的薪給，今年的預算爲一六、七八〇元，與日籍會辦相同，但跟更高級的外國僱員比起來，

還是望塵莫及，如總裁今年預算爲四一、九六〇元，警務處處長和財務處處長各有三八、六〇〇元，總辦有三一、〇五〇元，衛生處處長有二九、八八〇元，法律處處長有二九、一六〇元，教育處情報處處長各有二三、五〇〇元……其他還有許多，懶得一一舉出，總之，不過剛剛跟工部局某一所西童學校校長的相等而已。會辦以下，高級中國僱員尚有警務處副處長姚曾謨先生今年預算薪給一五、五三〇元，衛生處病理學專家一〇、九一〇元，警務處幫辦處長一〇、〇七〇元，中文報紙稱爲『華人教育處處長』的華人教育股長，九、八二〇元，情報處華文股股長九、二三〇元，常常莊嚴地爲租界尊嚴雄辯的所謂捕房律師，一共八位，僅合支七三、四〇〇元，至於工部局所設各中學裏惟一的華人校長，那位華人女子中學校長，則更少得多，僅五、四〇〇元，比各西童學校校長約少兩倍至三倍以上。

巡捕的雄姿，我們至少有看到的榮幸的，那麼說說他們的薪給吧。先說三種巡官的薪給，照現在減薪辦法，巡官每月薪給分爲：

國籍別	正巡官	巡官	副巡官
西人	自六二〇至七五五元	五三〇至五九〇	四五五至五二〇
日人	四八五至五九五	三八〇至四五五	二五〇至三二五
華人	二九五至三六八	二〇七至二八五	一一〇至一六五
印人	（無）	一六〇至二一五	九五至一四〇

爲什麼同等職位會有不同的薪給？這問題很容易回答，不過人們一定不願意聽到老實的回答。但這究竟只是小事，因爲不是個個人相信只要他們薪給平等之後，工部局便眞是中外居民所共有的工部局了。但巡官的地位已經很高，你看，印度人便沒正巡官做，而去年警務處三、五七四個左右的華籍人員中，做到正巡官的只有六個，巡官只有十五個。一個華捕要『爬』到巡官的地位，不知道得立下多少『功』而且也許永遠不可能，亦未可知。至於巡捕呢，則西人巡捕是沒有的，所以得奬章，拿恤金，他們很少有份兒，如果不是完全沒有。但日人，華人，印人却有。去年照工部局支出報告，日捕共一八六人，印捕四六四人，華捕三、〇六二人；日捕平均每人一年共支一、四六〇元，印捕每人三六六元，華捕每人三五五元。依照現在減薪辦法，其每月薪給規定爲：

日捕　自一四五元至一九五元

印捕　二四元五角至三七元五角

華捕　一八元至三五元

本文開首曾引納稅華人會文件中言涉及五卅慘案。現在順便再說五卅慘案。慘案之後剛剛一星期，工部局華捕罷工。據工部局發表，華捕一、七三七人中，罷工者僅二七七人，都是至多不過服務一年多的年輕人，在上海並無家室或利益的；至於服務期較長的，則幾無一人不『忠』云云(S. M. C.'S. Annual Report, 1925, p. 31.) 可見華捕薪給雖少，『忠』則決不後人的。

寫到這裏，也可以停筆了。至於此次所謂『公平普遍減薪』的如何中外欠公，上下失平，我不想說什麼，好在納稅華人會已經指出要點，注意這問題的人當已見諸報端。（一九三六，一二，四，夜。）

金融

上海停歇各內國銀行略史

引言　上海自一八九七年（淸光緒二十三年）中國通商銀行開幕，金融界裏有了內國銀行的蹤跡以後，到如今先後成立及分設的總行和分支行辦事處已有二百多家，論總數確是不能再說少；可是歷年因爲時局影響，或金融恐慌，或本身營業困難，或不願繼續營業而停業、收歇、解散、合併、裁撤、改組的銀行，却是同樣的很多。如今，內國銀行在上海金融界，誰知道是一位主人翁；但是要知道現在發達的情形，尤其該明白過去它們奮鬥的歷史，所以我們現在將時期劃到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底止，凡是在這個時期以前停歇的內國銀行，祇要我們調查得到，都一一將它們的歷史約略地敍述一下。當然遺漏的是很多，不過我們希望在以後能增補和修正。

（一）戶部銀行　戶部銀行爲前淸戶部奏請設立的銀行。當一九〇四年，（淸光緒三十年）戶部因當時正在整飭幣制；而天津造幣總廠，已着手籌備將來新幣鼓鑄推行，必須有官立的機關，爲收發的樞紐，故於是年三月二十九日（二月十三日）擬定「試辦銀行章程」三十二條奏准朝廷，規定資本四百萬兩，分四萬股，每股庫平足銀一百兩，由戶部籌款認購二萬股，其餘二萬股由商民購買，然當時官商諸多隔

隔，二百萬兩商股應募者甚少，乃由戶部先撥銀五十萬兩，着手開辦。翌年九月間（淸光緒三十一年八月）該行北京總行開辦，以張允言爲總辦，瑞豐爲副總辦。上海爲分行之一，於十月三十一日（十月初四日）始行開幕，行址設於漢口路。嗣該行於一九〇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淸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改組爲大淸銀行，上海分行，亦同時改組。

（二）濬川源銀行　濬川源銀行開辦於一九〇五年，（淸光緒三十一年）總行重慶；上海爲分行之一，於次年二月十三日（淸光緒三十二年正月二十日）成立，設於甯波路，經理爲董蘭舫。該行開辦之初，由川省當局撥官股三十七萬兩，另集商股十三萬兩，共爲五十萬兩。一九〇七年（淸光緒三十三年）撤退商股，撥官股十三萬兩補足，遂成爲純粹官辦性質。辛亥革命事起，該行損失二十餘萬兩，總分行因之一律歇業。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十一月，重行開設，由川省長官添籌新資本四百萬元，改設總行於成都；上海分行，旋亦成立，設於南京路集益里，以吳庶咸爲經理。嗣因故歇業，其原因及歇業時日均不考。

（三）信成銀行　信成銀行爲周廷弼、唐浩鎭等發起組織，籌議於一九〇五年（淸光緒三十一年）當時以「滬上銀行林立，其大宗款項存儲固便，而各工人之積有工資小本經紀者，每以未能普及爲憾，」遂具呈商部，倣照日本各銀行辦法，創辦儲蓄銀行，（嗣又改爲商業銀行，兼辦儲蓄業務。）規定資本五十萬元，先收一半。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淸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初五日）該行正式開幕，總行設於南市大東門萬聚碼頭，分行設於北蘇州路一七六號，總經理爲周廷弼，協理爲沈懋昭。該行開業以後，營業尙

稱發達，除辦商業儲蓄等業務外，並發行鈔票，流通市面。辛亥革命事起，該行所受影響極鉅，民國成立，該行尙勉強維持，壬子年帳略，亦照常公布，然至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又因該行協理沈懋昭參加二次革命失敗出走，行務無人負責，遂於是年秋停止營業，着手清理。

（四）信義工商儲蓄銀行　信義工商儲蓄銀行，總行設於鎭江，開辦於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次年十月（清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卽於上海北河南路鵬程里鎭江造紙公司設立代理處，嗣又改爲分行。總董馬良，總理尹克昌，滬行經理鄒善瑜。該行除經營商業儲蓄等業務外，亦得發行鈔票。一九〇九年五月四日，（清宣統元年三月十五日）該滬行發生提存擠兌風潮，雖經商務總會竭力設法，結果至六月四日（四月十七日）無法維持而停業，所有在上海發行的鈔票由滬道蔡乃煌移請商務總會籌墊銀三萬兩於六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五月初一日至初三日）在公共租界會審公廨照兌。

（五）大淸銀行　大淸銀行，係戶部銀行於一九〇八年（淸光緒三十四年）改組而成。當時度支部於一九〇八年二月十七日（淸光緒三十四年正月十六日）釐訂銀行則例時，謂「臣部所設銀行，原名戶部銀行，卽爲中央銀行。現臣部已改爲度支部，擬改銀行之名曰大淸銀行。」當蒙照准，於是遂將戶部銀行改組爲大淸銀行，增加資本總額爲一千萬兩，其所增加的六百萬兩，仍由官民各半購認。上海分行這時的經理是席德輝及焦樂山。辛亥革命事起，各地大淸銀行先後停業，上海大淸銀行分行，卽由商股股東組織的商股聯合會將該行淸理，一面改組中國銀行，而大淸銀行上海分行至此卽告一段落。

（六）裕商銀行　裕商銀行，係盛昌頤等發起設立，於一九〇八年七月（清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呈請度支、農工商兩部核准，資本總額一百二十萬元，分二萬四千股，每股五十元，分四期繳納，第一期先收三十萬元。十月二十五日（十月初一日）該行開創立會，至十一月十二日（十月十九日）正式開幕，上海爲總行，設於南京路，總經理爲盛昌頤，協理爲胡炳垚，經理爲蔡吉安，專營商業銀行事務，但亦兼辦儲蓄，嗣因故歇業。

（七）浙江銀行　浙江銀行，係由官銀號改組而成，創立於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總行杭州；上海爲分行之一，於次年分設，行址設於北京路三九號，開辦之初，計官股庫平銀三十萬兩，集合商股二十四萬兩，辛亥革命事起，上海分行因受抵各項股票及不動產過多，價值低落，虧損極多，遂於是年冬間由浙省官廳派員會同商股股東檢查帳目，提議將原有股本槪作六折，再由股東補足四成，重新組織中華民國浙江銀行。

（八）中華銀行　中華銀行，創辦於一九一一年，（辛亥年）當十一月三日（九月十三日）上海光復以後，軍政府爲維持市面流轉金融起見，特囑當時軍政府所屬的財政總長沈懋昭着手籌辦，草訂「試辦章程」十六條，規定資本五百萬元，官商各半，總行設於南市吉祥弄口。十一月二十一日（十月初一日）該行正式開幕，除經營銀行業務以外，並兼理軍政府發行的軍用鈔票，嗣以僞票叠出，遂由滬軍都督府（即以前軍政府）出示收回，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該行開股東會，僉以開辦之初原擬

官商合辦而嗣後官股則並未繳納，均由商界擔任，故於是日決定將該行改爲中華商業兼辦儲蓄銀行。

（九）中華民國浙江銀行　中華民國浙江銀行，係由前清的浙江銀行改組而成。總行設於杭州上海爲分行之一，與總行同時於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一月十六日開辦，行址設於北京路，以楊漢汀及李銘爲經理。（一九一四年由李銘專任）是時資本據章程規定爲三百萬元，然實收僅七十二萬二千八百五十元，內官股四十七萬餘元，商股二十五萬餘元。當開辦之初，浙江官庫奇絀，全恃該行代爲週轉，是以總行所經營的事務，專代官廳收付公款及代理軍用鈔票；上海分行，亦協力調款接濟總行。嗣財政部將浙江省分金庫委託總行代辦，事務繁劇，而業務亦逐漸發達。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春，杭州中國銀行分行成立，財政部遂電商該省，將金庫移交中國銀行辦理，經數月的磋商，至七月一日正式移轉管轄，而該行亦卽於次年六月，改組爲浙江地方實業銀行。

（一〇）上海中華實業銀行　上海中華實業銀行，係國內華商與南洋華僑聯合創設，設立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五月一日，以振興實業及便利南洋各地華僑經理國內實業爲宗旨，總行設於上海江西路九號，於是年五月十五日開幕，資本六百萬元，先收四成，卽二百四十萬元，總理沈懋昭，協理吳世榮，經理席綏華。嗣因故歇業。

（一一）山東銀行　山東銀行，創立於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八月，爲山東省行政公署所組織，原定資本總額五十萬兩，先由行政公署撥交庫平銀十四萬七千四百三十餘兩開業，總行設於濟南。是年十

二月，改爲商辦，仍名山東銀行另招商股一百萬元，所有官撥資本，如數清償，總行仍設於濟南。上海分行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分設行址設於河南路天后宮橋嗣又遷至北京路一五號樓上。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又增加股本總額爲五百萬元分五萬股，每股一百元，然截至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底的調查僅繳足一百四十一萬一千二百元。是時該行總行的總經理爲張肇全，滬行經理爲劉茂桐。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滬分行因擴充營業，又將行址由北京路遷至天津路鴻仁里口。其業務可分爲匯兌、存放、押匯、押借、貼現等項。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該行行址再度由天津路移至山西路天津路轉角營業，同時添設儲蓄部，經營各種儲蓄存款。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十二月，該行名稱改爲山東商業銀行；而上海行址，又移至天津路鴻仁里口。是時正經理爲劉鳳堦，副經理爲張興周。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該行因時局改革而停業，上海分行亦一律照停。

（一二）殖邊銀行　殖邊銀行係徐紹楨所籌設，以輔助政府調劑邊疆金融並貸款於沿邊實業爲宗旨，總行北京，於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開業；上海爲分行之一，於同年十二月六日分設行址設於南京路三三號。資本總額二千萬元分二百萬股，每股十元，先收十分之一。該行除經營拓植銀行的各項業務以外，並有發行鈔票之權，在上海亦曾流通市面。嗣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五月帝制風潮發生，滬行因紙幣擠兌無法應付，於五月十五日停業。以後雖經滬地人士一再呼籲，而北京總行亦有上海分行復業的計劃，終以負債過鉅，無法清償。

（一三）浙江地方實業銀行　浙江地方實業銀行，爲原有中華民國浙江銀行改組而成。成立於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七月一日，資本總額一百萬元，分一萬股，官六商四，實收六十九萬八千八百五十元，總行杭州，上海爲分行之一，僅將原有中華民國浙江銀行名稱加以改組，行址仍設於北京路，經理亦仍由李銘充任；但業務則較前更爲擴張，如儲蓄事務，即於是時起設立儲蓄處經營。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七月，又設國外匯兌部，經營國外匯兌業務。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五月十四日，該行因業務發達，又將行址由北京路移至漢口路一四四號營業。嗣因增資問題官商股東意見不一，遂於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三月經股東會議決官商劃分，杭州、海門、蘭谿三行歸官股，改組稱爲浙江地方銀行，上海、漢口兩行歸商股，改爲浙江實業銀行，所有各行債權債務，亦照劃分後兩組的兩銀行各自承受。

（一四）上海興華銀行　上海興華銀行，係李茂之、解和卿、馬瀛亭等發起設立，資本一百萬元，上海爲總行，設於甯波路四四號，於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開幕。專營香港、星加坡各項匯兌，實業借款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總理張瀛亭。其停歇原因及時日均不詳。

（一五）蔚豐商業銀行　蔚豐商業銀行，係原有蔚豐厚票號於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所改組，資本總額定爲三百萬元，總行設於北京，上海爲分行之一，即將以前設立的蔚豐厚分號改組，於是年五月重新開幕，專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行址設於甯波路三五號，經理爲龔壽伯，協理爲范鼎三。嗣因北京總行被陳樹藩提取巨款，滬行受其影響，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五月三十一日停業。

（一六）上海華商貿易銀行　上海華商貿易銀行，發起於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二月至十一月八日正式開幕。上海為總行，設於天津路，資本總額一百萬元，先收四十萬元，除營商業銀行一切事務外，並兼營儲蓄。經理為陳廷孚，副經理為范筱珊，嗣因故倒閉。

（一七）通惠商業銀行　通惠商業銀行，係原有的通惠銀號所改組，開幕於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十一月，係商業銀行性質，資本一百萬元，分一千股，每股一千元，先收四分之一。上海為總行，其閉歇年月及原因均不詳。

（一八）華孚商業銀行　華孚商業銀行，發起時原稱浙江商業銀行，嗣由股東決定，改為今名。創立於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十六日正式開幕，資本總額一百萬元，分一萬股，每股一百元。除經營商業銀行業務外，並兼營儲蓄。總行設於杭州；上海為分行之一，於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三月十一日開業，行址設於甯波路九號，經理為洪念祖。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六月二日行址由甯波路移至南京路五福弄口。次年，總行遷至上海，經理改由厲樹雄充任，並由朱子文及陳正翔為副經理，六月間，厲樹雄因事繁辭經理職，改由袁寅防充任，然至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二月，又由吳芭汀為經理。重要職員既屢屢更易，總行又復於是年三月一日移至杭州，上海又成為分行。五月二十四日，南京路房屋租限已滿，行址又移至甯波路阜安里口營業。七月二十八日，該行杭州總行召集臨時股東會議，謂有重要事項商決，至十月二十三日，杭州總行及上海分行先後倒閉。至其停業原因，則係投資交易所虧損所致。

（一九）豫源商業儲蓄銀行　豫源商業儲蓄銀行，爲原有豫源錢莊改組而成。開幕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二月十一日，資本規銀三十萬兩，一次收足，係蘇州程氏獨資開設，負無限責任。行址設於甯波路興仁里口六四號，專營存放、抵押、匯兌及各種儲蓄存款。嗣因股東程靜記逝世，於同年五月十五日停止營業。各項存款，均皆發還。

（二〇）新華儲蓄銀行　新華儲蓄銀行，開辦於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當時中國、交通兩銀行，以「近歲以來，民生困瘁，百業不興，此其原因雖多，而因資本之缺乏，以致企業者不能遠圖，實爲最大弊害，然資本之充裕，非有最良之樞紐，集合各方面之遊資耗羨爲之挹注流通，則其力不宏，而用不廣。」於是發起合辦新華儲蓄銀行，擬訂簡章三十一條，定資本總額一百萬元。是年十月該行正式成立，總行設於北京，除專營各項儲蓄事務外，並得發行有奬儲蓄票，由各地商民購認。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四月四日，增加資本總額爲五百萬元。五月二十四日，該行上海分行於天津路鴻仁里口開幕，以林祖溍爲經理，專營儲蓄業務，及發行有奬儲蓄票。嗣以袁世凱帝制失敗，未中籤的儲蓄票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以五年內國公債換回。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起，以國內戰爭頻興，營業頗受影響，遂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一月一日改爲新華商業儲蓄銀行。

（二一）國民合作儲蓄銀行　國民合作儲蓄銀行，爲提倡合作主義，資助合作事業，及鼓勵儲蓄而設立，簡稱合作銀行。係薛仙舟任復旦公學教職時聯合該校師生所創辦，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十月

一日先行試辦，至二十三日正式開幕。上海爲總行，設於徐家匯路（卽今海格路）該校。行長爲李登輝，總經理卽由薛仙舟充任。該行資本定十萬元，分二萬股，每股五元。開業以後，營業尙稱平穩。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五月，該行爲擴充營業或縮小範圍兩問題，特於十七日召集股東會議，討論結果，決縮小範圍，作爲復旦商科學生實習之用。自此該行與社會金融，已不復發生關係。

（一二）北京中華儲蓄銀行　北京中華儲蓄銀行，創立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總行設於北京，除經營儲蓄事務外，並兼辦有獎儲蓄，資本總額一百萬元。上海於同年十月間，卽分設辦事處於甯波路中旺弄，並請上海甯波路的蔚豐商業銀行代理收付儲蓄事宜。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二月，又在北四川路四六號正式成立分部，以薛夵髡爲經理，經營各項儲蓄業務。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因原有房屋不敷辦公，遂移至九江路望平街口營業。嗣北京總行因受政局影響，於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停閉，上海分部於事先收歇，抑同時歇業不詳。

（一三）正利商業儲蓄銀行　正利商業儲蓄銀行，係王寶崙發起組織，創設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資本總額五十萬元，分五千股，一次收足。總行設於上海小東門大街，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開業；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三月八日，又添設北分行於江西路B字五一號。總董爲葉逵，總經理爲王寶崙，經理爲劉鴻源，專營商業往來、押款、儲蓄業務。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因總經理王寶崙有病辭職，二月八日，該行召集臨時股東會議，當決定南北兩行，卽日解散，所有存款均一律發還。

(二四)華商實業銀行　華商實業銀行，發起組織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七月。資本五十萬元，總行設於上海南京路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一月十七日開幕。董事長爲張弧，總經理爲董芸生。七月間，總經理董氏另有高就，遂繼聘柴和庭充任。然不久該行卽行收歇，對外存款，如數發還。

(二五)上海華豐銀行　上海華豐銀行，開幕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二月六日，總行設於上海南京路，董事長爲王學侃，總經理爲許承之，副經理爲范少珊。專營商業銀行各種業務，並兼營信託及儲蓄事務。資本總額六十萬元，收足四十萬元。六月間，又於蘇州路福興里設立堆棧，代客堆貨。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十一月，董事長已由樓暎齋充任，經理亦已改由范少珊充任。嗣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五月，因放出款項不能收回，一時週轉不靈，於十七日起停止營業，並委託朱斯芾律師清理。

(二六)慶豐合資銀行　慶豐合資銀行，開幕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行址設於北京路慶順里。資本銀二十萬兩，全數收足，專營商業銀行業務，並兼辦儲蓄。經理鄭聲和，協理傅裕經。其停歇年月不詳。

(二七)東陸銀行　東陸銀行，係賀得霖所創辦，資本一百萬元，總行設於北京，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月十日開業；上海爲分行之一，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三月十二日開幕，專營商業銀行業務，並兼辦儲蓄。經理爲方椒伯，副經理爲賀荇舫。旋以不願繼續營業，於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二月停歇，對外存款，如數發還。

（二八）富華儲蓄銀行　富華儲蓄銀行，開業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五月七日，資本總額二十萬元，總行設於常州，上海最初設辦事處於南京路民樂里。總董于瑾懷，協董黃閼塵，江上達，總經理徐果人，除經理普通儲蓄外，並辦理有獎儲蓄。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爲推廣業務起見，上海辦事處改爲分行，於四月二十七日開幕，行址設於江西路，以史雪舲爲經理，嗣以滬分行事務較簡，將滬行裁撤。次年十月，爲便利有獎儲戶計，又設代理處於牯嶺路。然不久卽以常州紗廠借款擱淺而停業。

（二九）豐大商業儲蓄銀行　豐大商業儲蓄銀行，設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資本一百萬元，先收半數。總行濟南，上海分行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六月十三日開幕，行址設於南京路四九〇號，辦理商業儲蓄銀行一切業務，兼辦有獎儲蓄；總董潘馨航，總經理劉子玉，滬分行經理顧克民。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二月，山東總行因發覺滬行經理顧克民虧欠行款二十萬元，遂派代表李伯謙來滬控訴於公共租界會審公廨；而該行卽於三月二日交薛邁羅會計師淸理。嗣該行因開辦五年還本有獎儲蓄，於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二月，又設駐滬經理處於民國路新北門，辦理有獎儲蓄事務。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四月，五年短期有獎儲蓄收束，所有應兌各期獎金於是年五月三日截止，駐滬經理處亦卽收歇。

（三〇）華大商業儲蓄銀行　華大商業儲蓄銀行發起組織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資本總額定一百萬元，分二萬股，每股五十元，先收半數五十萬元。八月二十八日，該行正式開幕，總行行址卽設於民

國路一三二號至一三七號。辦事董事爲顧履桂，經理爲張文煜，專營商業銀行一切事務及儲蓄業務。嗣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因受時局影響而停業。

（三一）淮海實業銀行　淮海實業銀行創立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六月六日，總行設於南通；上海爲分行之一，於九月十七日開幕。資本總額五百萬元，分五萬股，每股一百元，開業時收足四分之一，卽一百二十五萬元。董事長爲張退庵，總經理爲張孝若，滬行經理楊瑞生。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春，滬行奉總行令裁撤。

（三二）蘇州儲蓄銀行　蘇州儲蓄銀行，總行設於蘇州，資本五十萬元，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四月十四日開業，專營普通儲蓄及有獎儲蓄。總董洪少圃，經理爲吳伯英。上海分行於九月十六日開幕，設於南京路七五號。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六月十六日，又於南市董家渡設立分行；其餘如熙華德路，福州路新開路，均設立辦事處，經理有獎儲蓄事務。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因滬行營業發達，特聘周雝甫爲北行經理。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四月四日，蘇州總行因被軍閥挪用款項而停業，上海南北兩行亦於是月七日宣告停業。

（三三）勸業銀行　勸業銀行，創議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三月，係虞和德、靳鳴臯、李雲書等發起組織，資本總額定爲五百萬元，分五萬股，每股一百元，十月十日該行開創立會，總行設於北京，於十月二十日成立上海分行，設於北京路一六號，於十二月六日開幕。總行行長爲張壽鏞，滬行經理爲石運乾，副經

理陳淮鐘。該行係依照勸業銀行條例設立，並兼營儲蓄事務。嗣因時局變遷，宣告停歇。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四月二十日該行上海分行又改組復業，行址仍設於北京路，以葉希明爲經理，葉慶茂爲副經理，然至翌年，又復停業，再行整理。

（三四）大豐商業儲蓄銀行　大豐商業儲蓄銀行，係蘇筠尙等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發起組織，資本十萬元，上海爲總行，設於民國路一三號，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開業，經理爲祝依才。嗣因故歇業。

（三五）大生銀行　大生銀行，係由前財政次長蘇慕東聯合銀行界魏濬泉等創辦。總行設於天津，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月開業；上海爲分行之一，於次年分設，行址設於南京路集益里九六號，經理爲邱凌雲。該行資本總額二百萬元，先收十分之三，即六十萬元。專營商業銀行業務，嗣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因受時局影響，上海分行當即裁撤。

（三六）惠商銀行　惠商銀行，籌備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十二月，資本一百萬元，先收四分之一。至次年（民國十年）一月二十四日開業，行址設於南京路餘慶里五二一號，嗣因故歇業。

（三七）民新銀行　民新銀行，爲李雲書、洪益三等發起組織，創立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十月三日，至次年（民國十年）三月二十五日開幕，上海爲總行，設於河南路，資本總額一百五十萬元，先收四分之一，即三十七萬五千元，專營信託業務，及商業銀行各種事務。董事長爲李雲書，辦事董事爲蔡琴孫、張

申之，經理爲馮芝汀。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該行經董事會議決召集臨時股東會議，謂有重要事務商決，旋於六月間即成立清理處，宣告清理。至其停歇原因，則因受交易所風潮所致。

（三八）滬海實業銀行　滬海實業銀行，創立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資本五十萬元，除遵照公司條例辦理實業銀行事務外，並兼營商業銀行業務。設總行於上海天津路，以沈潢鍔爲董事長，陸冲鵬爲總經理，四月二十一日該行正式開幕。嗣因投機交易所失敗，至是年十二月三日即行倒閉。

（三九）中華國寶銀行　中華國寶銀行，係海外華僑聯合國內商人所組織，總行設於香港，呈准香港政府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開設。資本總額英金一百萬鎊，已收三分之一以上；上海爲分行之一，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五月一日開幕，行址在天津路河南路轉角。董事長爲王少咸，總司理爲何麗石；滬行監理爲李硯莊，正司理爲李孝述，嗣改由翁沅青充任。其經營業務，可分國內外匯兌、押款、貼現、定期、活期、往來存款等項，並兼辦儲蓄事務。嗣於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停業。

（四〇）上寶農工銀行　上寶農工銀行，開幕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五月十日，上海爲總行，行址設於河南路三六四號，資本總額三十萬元，分三千股，每股一百元，然至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八月間之調查，僅實收十五萬八千元。董事長爲李定庵，經理爲錢汝雯，專營農工銀行一切業務。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十一月，該行因被竊鉅款，遂於九日起宣告停業，並委託林滐慶、葉少英律師，及童詩聞會計師代表清理。

(四一)日夜銀行　日夜銀行，係黃礎玖所創辦，以日夜營業（自上午九時至下午十一時）而定名。當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滬上交易所風起雲湧，除別出心裁交易各項物劵外，對於交易時間，又有日市、晚市、夜市等不同，故該行最初設立的目的，亦即是供應這項的需要。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八月一日，該行開創立會，至十日正式開幕。總理黃礎玖，協理葉山濤，經理孫慎欽。資本總額五十萬元，除經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外，又兼營儲蓄事務。行址設於愛多亞路，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及五月二日，為推廣業務起見，又在浙江路甯波路轉角及北四川路虬江路北設立兩分行。嗣因總經理黃礎玖病故，該行亦於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一月十九日停業。

(四二)大成銀行　大成銀行，為原有大成銀號所改組，成立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八月十一日，總行設於北京，上海為分行之一，與總行同時改組成立，行址設立南京路天發棧內，資本總額一百萬元，先收二分之一。嗣因故歇業。

(四三)惇敍儲蓄銀行　惇敍儲蓄銀行，開幕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九月一日，資本總額十萬元，專營儲蓄業務。上海為總行，設於天潼路一五二號，經理蔡松甫。嗣於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六月一日，改為惇敍商業儲蓄銀行。

(四四)中國棉業銀行　中國棉業銀行，創辦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為薛文泰、秦祖澤等發起組織，資本總額一百萬元，分二萬股。每股五十元，先收一半，即五十萬元。五月二十九日，該行開創立會，至九

月四日正式開業，總行設於上海漢口路河南路轉角。董事長為秦祖澤，經理為馮味琴，副經理王尊古。其業務以經營紗花押款、押匯及匯兌事業為主，成績甚著。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春因時局改革，於是年三月十三日經股東會議決解散，所有存款，如數發還。

（四五）民興合作儲蓄銀行　民興合作儲蓄銀行，開幕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九月十四日，上海為總行，設於漢口路三三五號。至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五月，即委託穆安素律師宣告清理。

（四六）百貨商業銀行　百貨商業銀行，為鄔挺生、陳德培等發起組織，係交易所風潮中之百貨交易市場所改組，行址設於廣東路，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十月三日開業，至十五日正式開幕。董事長為鄔挺生，總經理為陳培德，經理為鄔志豪。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八月，該行股東因無意經營，遂委託穆安素律師代表清理。

（四七）工商銀行　工商銀行，創設於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資本總額五百萬元，分一百萬股，每股五元，總行設於香港，在香港政府註冊；上海分行至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十月二十四日成立，行址設於江西路五十一號；總經理為薛仙舟，滬行經理初為徐廷爵，嗣又由容顯麟充任。該行除經營商業銀行業務外，又兼營儲蓄事務。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七月一日，以營業失敗，香港總行倒閉，上海分行亦於三日起奉令停業。

（四八）惠工銀行　惠工銀行，上海為總行，行址設於九江路，由李瑞九等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

發起組織，資本總額一百萬元，先收四分之一。八月七日，該行開創立會，至十一月三日，正式開幕。董事長李瑞九，經理沈奎年，協理馮叔源。該行除經營商業銀行業務外，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一月四日，又開辦儲蓄事務，嗣於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二月三日因內部週轉不靈而停業，並委託海德理律師宣告清理。

（四九）上海合作銀行　上海合作銀行，係提倡合作主義及發展平民經濟的銀行，發起籌備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九月，資本總額五十萬元，分十萬股，每股五元，先收四分之一，十一月十八日開創立會於四川路青年會，二十七日開業，至十二月四日正式開幕，經理章柏初。嗣於次年三月間，即宣告清理。

（五〇）大同銀行　大同銀行，籌備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六月，係徐季鳳、陶希泉等發起組織，資本三十萬元，分三千股，每股一百元，一次收足。次年二月七日，該行正式開幕，行址設於天津路乾記弄口，總董陶希泉，經理徐季鳳。嗣因故歇業。

（五一）百匯商業儲蓄銀行　百匯商業儲蓄銀行，創立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次年二月七日正式開幕，資本原定一百萬元，然據該行業務報告，則爲二十五萬元。行址初設百老匯路，後遷天津路，董事長爲孫遵濟，經理初爲林鳳翔，嗣由徐季鳳充任。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滬戰發生後，該行即行收歇。

（五二）農商銀行　農商銀行，係高凌霨長農商部時發起設立。創立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七

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七日開幕。資本總額一千萬元，先收五百萬元，分五萬股，每股一百元。該行係官商合資性質，總行設於北京，上海爲分行之一，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二月十三日開幕，行址設於天津路六五號。該行有代理金庫、發行紙幣，及保管農商部指定款項等特權。總行總裁爲齊耀珊，副總裁爲高凌霨；滬行經理爲余采生。嗣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三月因時局影響，呈奉部令停業整理，發行的鈔票，如數兌現。

（五三）香港華商銀行　香港華商銀行，成立於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在香港政府註册，資本港幣五百萬元。總行設於香港，上海爲分行之一，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開幕，行址設於甯波路十號。以趙灼臣、郭樂軒、梁綸卿、黃式如、徐冠南爲參事，以趙市臣爲監察，劉亦焯及司徒堯爲經理，除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外，並設立儲蓄部，收受儲蓄存款。嗣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因總行虧累停業。

（五四）華一銀行　華一銀行，發起籌備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十一月，至次年（民國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開幕。總行設於上海山東路如意里，資本總額定五十萬元，爲商業兼辦儲蓄的銀行，董事長爲袁寅昉，總經理爲周德甫，協理爲張楓庭。嗣因故歇業。

（五五）道一銀行　道一銀行，總行杭州，開幕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上海爲分行之一，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開幕，行址設於河南路漢口路轉角，經理田永祥，副

理王調甫，資本三十萬元，專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嗣於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滬行因受滬戰影響而收歇。

（五六）浙江絲綢商業銀行　浙江絲綢商業銀行，係陳靜齋募集浙江絲綢商股份開設，總行設於上海，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二月發起，資本總額二百萬元，六月十六日開創立會，嗣內部已籌備就緒，因正式行址未曾擇定，遂轉租天津路同吉里房屋先行營業。次年五月，北京路三九號房屋選定，乃於二十三日遷至該處，正式開幕。該行董事長為陳靜齋，經理為裴雲卿。嗣以放款於北京財政部及各分行各自獨立，不相輔助，因之營業為難，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該行經股東大會議決合併於通易信託公司；而該公司亦於三十日股東會議決承受合併，於是該行除紹興分行對外債務不在合併之列外，其餘上海總行及杭州分行的債權債務統歸通易信託公司承受，所有該行的股票，以三百元調換通易信託公司股份二百元。

（五七）聯華銀行　聯華銀行，總行設於香港；上海為分行之一，成立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七月一日，資本港幣一百萬元，在香港政府註冊，專營國內外匯兌，存放項款，及貼現押匯等業務，並兼營儲蓄。行址設於黃浦灘路一號。總經理韋榮駱，經理宋子文，協理吳啓鼎。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該行經股東大會議決，自六月一日起，宣告停業，所有帳目，委託薛邁羅會計師清理。

（五八）東南植業銀行　東南植業銀行，係嚴敬輿所組織，開幕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七月

十日，上海爲總行，設於九江路山東路轉角。董事長爲奚萼銜，總經理爲嚴敬輿，副經理爲吳萃五。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一月二日又開始兼營儲蓄。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因時局改革，內容困難，經董事會暫行交易，一面定期召開股東會，開會結果，決停止營業；並委託朱斯芾律師宣告清理。

（五九）生大工商業銀行　生大工商業銀行，發起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五月，資本總額一百萬元，分二萬股，每股五十元，先收四分之一，卽二十五萬元。總行設於上海南京路貴州路口，於九月十日開業。董事長爲盛蘋臣，經理孫愼卿。十一月八日，孫愼卿辭經理職，由副理周仲卿代理。十二月二十四日，該行舉行臨時股東會議，議決停業淸理，當選定童亢聆、秦待時、巢少梧爲淸算員，並委託哈華託律師公告。

（六〇）永大銀行　永大銀行，創立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資本二十五萬元，全數收足。總行北京，以高叔彝爲經理，王竹坡爲副經理；上海爲分行之一，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分設。嗣因故收歇，其原因及時日均不詳。

（六一）美華銀行　美華銀行，係甬紳黃和卿發起創辦，上海爲總行，開幕於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一月五日，行址設於河南路一八三號，經理陳正翔。嗣因故停歇。

（六三）裕華商業儲蓄銀行　裕華商業儲蓄銀行開幕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四月，總行北京，上海爲申莊，於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二月分設，莊址天津路如意里。該行曾開辦五年定期特別奬勵儲蓄。上海分莊卽經營此項有奬儲蓄事務。嗣奉政府命令暫行停止營業，遂於一九二五年（民國十

四年）七月通告儲戶限期領回中獎獎金。

（六四）濟東實業銀行　濟東實業銀行，創立於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資本總額三百萬元，先收四分之一，即七十五萬元，總行設於上海甯波路，於是年四月四日正式開業，專營各種存款，放款，押匯，貼現匯兌等。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五月十五日，該行召集股東會，至六月二十二日即委託李瀲會計師清理。至其停歇原因，則因時局改革，內容困難之故。

（六五）東方商業銀行　東方商業銀行，係美洲、南洋等處華僑聯合港、滬商界組織而成。資本總額港幣五百萬元，在香港政府註册，總行設於香港，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九月十一日開業；上海為分行之一，設於江西路三六號，於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五月三十日開幕，監理鍾南溟，經理黃滌泉，專營國外、國內匯兌，存放款項，及儲蓄業務。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香港總行因發生提款風潮而停業，上海分行亦於六月十日宣告停業，並委託張鏞雲律師為清理員。

（六六）中華通運銀行　中華通運銀行，發起時稱中華通運實業銀行，籌備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六月。資本總額為五百萬元，分五萬股，每股一百元，先收四分之一，即一百二十五萬元。翌年九月六日，開創立大會，選定段少滄為董事長，陳其昌、葉禮文等為常務董事。九月八日，該行正式營業，總行設於上海九江路一七號。總理馬子貞，協理為陸彤瑜、鄭涵清，行長為王國賓，嗣因故停歇。

（六七）蒙藏銀行　蒙藏銀行，係蒙藏院呈奉政府創設，籌辦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九月。原係

官商合股性質，嗣又決定先儘商股成立。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二月十日，奉大總統核准，遂於五月八日開創立會。總行設於北京，於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二日開幕，資本五百萬元，先收四分之一；上海爲分行之一，設於甯波路，於同年十一月四日開幕，總理袁述之，協理俞東屏；上海分行經理楊漢汀，副理鄒頌丹。嗣因受時局影響，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收歇。

（六八）華利銀行　華利銀行，總行設於香港，資本港洋一百萬元，於香港政府註册成立。專營商業銀行業務，並兼辦儲蓄事務。上海爲分行之一，設於九江路，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一月十九日正式開幕。總理爲莫俊偉。嗣因奉香港總行命令，將上海分行收束，當於是年十二月宣告清理。

（六九）中華勞働銀行　中華勞働銀行，開業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二日，上海爲總行，設於天津路六四號。董事長徐彰浩，總理陳忠臯。開業後一年餘，因股東無意經營，於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經臨時股東會之議決，自十二月三十一日起宣告停辦，同時通告存戶，取回存款。

（七〇）正華商業儲蓄銀行　正華商業儲蓄銀行，係李詠裳等發起組織，上海爲總行，設於小東門大街，於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開業。經理樓耿如，副經理宋文賓。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因受時局影響，於二月二十六日由股東大會議決停業，存款一律發還。

（七一）新華商業儲蓄銀行　新華商業儲蓄銀行，係原有新華儲蓄銀行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

由黃明道充任。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政府南遷，該行營業較前更爲減色，遂由中國、交通兩行於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加以改組，易名爲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七二）意誠銀行　意誠銀行，開幕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總行設於上海黃浦灘路七號，並於漢口、南京、杭州等處各設辦事處。資本總額定五百萬元，先收一百二十五萬元，總理爲郭幹卿，協理爲楊文愷，經理爲任鴻慶。嗣因時局關係，由股東會議決於是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停止營業，着手清理。

（七三）華新銀行　華新銀行，總行設於天津；上海爲分行之一，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九月六日開始營業。資本總額一百萬元，爲專營商業事務的銀行。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的經理爲陳正有。嗣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終收歇，存款一律發還。

（七四）隴海實業銀行　隴海實業銀行，總行設於上海江西路五一號，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開業，專營存放款項及匯兌業務；關於隴海鐵路沿線信託事業，亦可特約該行代理。董事長爲沈東生，經理爲魏炳章。嗣因時局改革營業困難而停業。

（七五）正義商業儲蓄銀行　正義商業儲蓄銀行，開幕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上海爲總行，設於江西路六二號，經理朱嘉瑞，資本二十萬元，一次收足。嗣因時局關係營業困難於一九

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宣告停業。

（七六）和豐銀行　和豐銀行，開辦於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總行新加坡，係當地著名華僑林秉祥、林秉懋聯合該地華僑組織而成。資本總額二千萬叻幣，已收四百萬；上海爲分行之一。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二月開辦，以黃漢樑爲經理，專以國外匯兌業務爲主。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一月，黃氏任財政部長，以許明業繼任經理。七月間，該行與新加坡的華僑、華商兩銀行提議合併，十月二十九日，該項合併的合同成立，遂於次年一月一日改組爲華僑銀行，上海分行仍繼續營業。

（七七）正元銀行　正元銀行，開業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一日，行址設於愛多亞路三洋涇橋東，專營商業銀行業務，並辦理各種儲蓄，經理胡朗夫，副理陳子受。嗣因故歇業，其原因及時日均不詳。

（七八）匯通商業儲蓄銀行　匯通商業儲蓄銀行，開幕於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一月三日，行址愛多亞路九七號。嗣因故一度歇業，至次年四月十日改組就緒，並移至百老匯路四五號開業，係商業儲蓄性質的銀行，後復停歇，其原因及時日均不詳。

（七九）松江銀行　松江銀行，開辦於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總行設於松江；上海爲分行之一，設於南市荳市街吉祥弄，於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四月二日開幕，該行資本已收二十萬元，總行經理爲謝良達，滬行經理爲莫次賢。嗣因投機公債失敗，總分行均於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五日

倒閉，於十日委託張葆培律師等清理。

(八〇)惠源銀行　惠源銀行係程霖生、龔子漁等發起組織，籌設於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至十月十一日正式開幕。上海爲總行，設於天津路九九號，資本一百萬元，經理黃念劬。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二月，該行股東要求暫停營業，當於二月二十日召集臨時股東大會，將內部加以改組，於三月二十五日開始繼續營業，嗣因時局改革，內容困難，又復停業，其時日不詳。

(八一)中華市民銀行　中華市民銀行，籌備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九月，至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創立，係宣俊侯、余生湛等發起設立，資本五十萬元，繳足四分之一，於是年十二月十二日開始營業，行址設於廣東路一九號，總理余生湛，協理劉丙葆，除經營商業銀行業務外，並兼營儲蓄、信託、運輸等事務。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夏，該行曾一度停業，嗣經吳希白籌定新資五十萬元，始於六月十五日復業，而總理一席，於是時起亦由吳希白充任。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三月，該行內部已呈空虛之象，經董事會議決改爲香港上海市民銀行，簡稱港滬市民銀行，然不久該行總理吳希白即被控押款不贖，經第一特區地方法院將其拘押，該行亦於五月上旬停業。

(八二)道德銀行　道德銀行，開幕於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係世界道德學會同人所創辦，上海爲總行，設於愛多亞路四六號至四八號，資本五十萬元。總經理鄭德祺，協理汪士達。嗣因營業不振，於是年八月七日停業，委託潘肇邦會計師呈請法公堂核准辦理清算。

（八三）大達銀行　大達銀行，係唐壽民、唐海珊、黃明道等發起組織，創立於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一月十八日至三月九日正式開幕，資本五十萬元，總行上海，設於北京路一〇四號，總經理爲黃明道，協理兼滬行經理爲唐海珊，除經營商業銀行業務外，並兼營儲蓄事務。一二八滬戰發生以後，債市下落，該行於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宣告停業，委託謝霖會計師清理。

上海內國銀行的資本

引言　事業的經營，資本是唯一的要素，銀行營業雖以信用爲前提，無關資本的多少，然信用與資本，實有連帶的關係，資本厚，信用鞏固，資本薄，信用薄弱。一般人分析銀行資本的性質，與其他企業資本的性質完全不同，這是很對的；因爲普通企業，是靠資本爲主要營業資金，其營業範圍的大小，關係資力的厚薄極鉅；而銀行的資本，則含有保證性質，其目的在博得社會對銀行的信用，並不靠着它運用以圖利殖。

上海是我國金融的中心，這是誰都知道；而執上海金融界牛耳的金融機關是上海的內國銀行，這又是誰都不能否認，所以上海內國銀行的資本，實在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以前研究上海金融的人，時常感到外商銀行資本的雄厚，而對於內國銀行資本的薄弱而發生感慨，其實最近六七年以來，內國銀行資本的增厚，與以前已是不可同日而語。現在我們將上海內國銀行的資本依行別逐一述後，以便見各行歷年增厚的情形：

（一）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是我國的國家銀行，在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成立的時候，資本是定爲二千萬元，一次收足，但到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已增加到一萬萬元，這樣資本是可以說是很雄厚的了。現在列表如下：

年別	實收資本額
一九二八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九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〇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一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二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三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四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五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是大清銀行遞嬗而來的，在中央銀行未成立以前，它是我國的國家銀行，不過自從中央銀行成立以後，它已改爲「國際匯兌銀行」了，它歷年資本增加的情形，可以在左表看到大概：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一二年	七、五〇〇、〇〇〇	二、六六三、三三九
一九一三年	七、五〇〇、〇〇〇	二、九三〇、五八二
一九一四年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五年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三六六、三五五
一九一六年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三六六、二八五
一九一七年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二七九、八〇〇
一九一八年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二七九、八〇〇
一九一九年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二七九、八〇〇
一九二〇年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二七九、八〇〇
一九二一年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二七八、六〇〇
一九二二年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七六〇、一〇〇
一九二三年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七六〇、二〇〇
一九二四年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七六〇、二〇〇
一九二五年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七六〇、二〇〇

一九二六年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七六〇、二〇〇
一九二七年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七六〇、二〇〇
一九二八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四、七一〇、二〇〇
一九二九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四、七一〇、二〇〇
一九三〇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四、七一〇、五〇〇
一九三一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四、七一一、七〇〇
一九三二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四、七一一、七〇〇
一九三三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四、七一二、二〇〇
一九三四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五年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交通銀行　交通銀行，是前清郵傳部奏准設立的銀行，民國成立以後，曾頒佈條例，成爲特許銀行，然而事實上因爲它也有經理國庫的特權，所以在中央銀行未成立以前，和中國銀行同樣都被認爲國家銀行。自從中央銀行成立以後，則已改爲「特許實業銀行」了。它的資本的增加是這樣的：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一二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兩	五、〇〇〇、〇〇〇兩

一九一三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兩	五、〇〇〇、〇〇〇兩
一九一四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兩	五、〇〇〇、〇〇〇兩
一九一五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兩	五、〇〇〇、〇〇〇兩
一九一六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兩	五、〇〇〇、〇〇〇兩
一九一七年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七、五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八年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七、五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九年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七、五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二〇年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七、五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二一年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七、五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二二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七、五七八、九五〇元
一九二三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七、六九一、二二五元
一九二四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七、七一一、三五〇元
一九二五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七、七一三、三〇〇元
一九二六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七、七一三、六二五元
一九二七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七、七一四、六〇〇元

一九二八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八、七一五、一五〇元
一九二九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八、七一五、二二五元
一九三〇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八、七一五、二五五元
一九三一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八、七一五、五七五元
一九三二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八、七一五、六〇〇元
一九三三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八、七一五、六〇〇元
一九三四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八、七一五、六五〇元
一九三五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七一五、七五〇元

（四）浙江興業銀行　浙江興業銀行，是浙江鐵路公司發起組織的銀行，在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就在杭州開辦了，上海分行是一九〇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分設的，所以講歷史它在金融界的資格是很老了。如今總行已移至上海。它歷年的資本總額和實收資本的增加是如下表：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〇七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二六三、八二五
一九〇八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四八六、九五〇
一九〇九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〇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一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二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三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四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五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
一九一六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
一九一七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八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九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〇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一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六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七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八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九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〇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一年	四、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二年	四、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三年	四、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四年	四、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五年	四、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

（五）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係莊得之陳光甫諸氏所創辦的，在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開業，最初資本是祇有十萬元，（據是年底業務報告則爲二十萬元）但如今已增加到五百萬元，二十一年之間，竟較原額增加五十倍，確是一家最有生氣的內國銀行，它增加的過程是如下表：

年別	實收資本額

一九一五年	二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六年	三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七年	三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八年	五八七、〇〇〇
一九一九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一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六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七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八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九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〇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一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二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三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四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五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六）浙江實業銀行　浙江實業銀行，是由原有浙江官銀號一再改組而成的，成立於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在清代稱浙江銀行，在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七月以前稱中華民國浙江銀行，在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三月以前稱浙江地方實業銀行，所以浙江實業銀行的名稱，是從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三月纔開始的。它歷年的資本總額和實收資本是如此：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一二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	七二二、八五〇
一九一三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	七二二、八五〇
一九一四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	七二二、八五〇
一九一五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六九八、八五〇
一九一六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七〇八、六〇〇

一九一七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七〇九、二〇〇
一九一八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七一〇、三〇〇
一九一九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七一〇、三〇〇
一九二〇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七一〇、三〇〇
一九二一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七六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七六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六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七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八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九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〇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一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二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三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四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五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七)中南銀行　中南銀行，成立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是南洋僑商黃奕住君發起組織的。它的資本總額原定二千萬元，後改爲七百五十萬元，歷年實收額的增加可以看下表：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二一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六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七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八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九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〇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一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二年	七、五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三年	七、五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四年	七、五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五年	七、五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〇

（八）中國通商銀行　中國通商銀行是我國內國銀行的鼻祖，提起內國銀行的歷史，怎也短不了它。它在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就在上海成立了。所以推算一下它的年齡，已經有四十歲了。現在將它歷年資本增加的情形，列表如下：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八九七—一九三一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兩	二、五〇〇、〇〇〇兩
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	七、〇〇〇、〇〇〇元	三、五〇〇、〇〇〇元

（九）中華勸工銀行　中華勸工銀行，籌設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到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十一月才開幕。它的資本總額是一百萬元，分五萬股，每股二十元，開業的時候，僅以實收的五十一萬六千

五百元爲股本。但到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已完全收足了。現在列表如下: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二一—一九二九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五一六、五〇〇元
一九三〇—一九三五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〇)中孚銀行　中孚銀行是孫多森發起組織的,開幕於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資本總額是二百萬元,分二千股,每股一千元。最初祇收足二分之一,卽一百萬元,以後陸續增加,到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已如數收足了。它增加的過程是如此: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一六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二〇、〇〇〇
一九二一—一九二九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〇—一九三五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永亨銀行　永亨銀行,開幕於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一月,總行設在上海。它的實收資本最初祇有二十五萬元,但如今已有七十萬元了。增加的情形如下: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	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一九三〇年	五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年	七〇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

（一二）金城銀行　金城銀行，成立於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總行天津；上海爲分行之一，在第二年八月分設。資本總額最初是二百萬元，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改爲五百萬元。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又改爲一千萬元，進步的神速，是很值得欽佩的。講到實收數額，最初祇有五十萬元，而如今已是七百萬元現在將歷年增加的情形，列表如下：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一七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八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九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〇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一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四、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六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七—三五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東萊銀行　東萊銀行，是魯商劉子山所創辦的，成立於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上海是分行之一，它的資本最初祇有二十萬元，到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改組以後，已增加到三百萬元了。現在列表如下：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年	二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一九三五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大陸銀行　大陸銀行，成立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總行在天津，上海是分行之一，在第二年三月開業。資本總額原定二百萬元，到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改爲五百萬元，歷年實收的數額如下：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六八、三〇〇
一九二四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五八、五〇〇
一九二五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三四五、八〇〇
一九二六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六一、九〇〇
一九二七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七〇、四〇〇
一九二八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七五、四〇〇
一九二九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七五、五〇〇
一九三〇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七五、五〇〇
一九三一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七八、六〇〇
一九三二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七五八、六〇〇
一九三三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七八一、〇〇〇
一九三四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七九一、〇〇〇
一九三五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七九一、〇〇〇

(一五)聚興誠銀行　聚興誠銀行，係股份兩合公司，爲四川成立最早的商業銀行，創始於一九一四

年（民國三年）十二月，到第二年三月十六日開幕。總行初設重慶；復遷漢口，現仍遷回重慶；上海爲分行之一。它的資本總額和實收數增加的情形如下：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一五—一六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七—一八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九—三五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六）江蘇銀行　江蘇銀行，係江蘇省政府撥款設立，爲省立的銀行。當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辛亥九月十三日）上海光復以後，至五日（十五日）蘇州亦已響應，遂由當局積極籌設，以爲軍興時財政金融之助。最初總行設於蘇州閶門中市德馨里，於是年十二月三日（十月十三日）開幕。民國成立，又規定總行設在上海，二月二日該行先行交易，到三月一日正式開幕。它的資本最初定一百萬元，實收僅六十萬元，如今到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底却已收足了。看下表：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一二—三〇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一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二—三三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四—三五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七)東亞銀行　東亞銀行總行香港，成立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一月四日，在香港政府註冊；上海爲分行之一，到第二年四月才分設。它的資本最初僅二百萬港幣，嗣後一再增加，到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底止，資本總額已增爲一千萬港幣，實收數亦已達五百五十餘萬港幣。歷年增加的情形是如下：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一九—二〇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一—三一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二—三五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五九八、六〇〇

(一八)中國實業銀行　中國實業銀行，係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由財政部奉令籌辦，到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成立。總行初設天津，上海爲分行之一；至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始將總行移到上海，並改爲總管理處。它的資本總額原定是二千萬元，從開辦時起歷年實收數的增加情形是如下：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一九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二一、五〇〇
一九二〇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四八、六四八

一九二一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二九〇、五五〇
一九二二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六〇五、六五〇
一九二三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七九〇、六五〇
一九二四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八六九、三五〇
一九二五—二七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八九九、三五〇
一九二八—二九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一九、三五〇
一九三〇—三一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二九九、三五〇
一九三二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三〇五、三〇〇
一九三三—三五年	三、五〇七、四〇〇	三、三〇五、三〇〇

（一九）鹽業銀行　鹽業銀行，成立於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總行天津，上海為分行之一，於同年六月十八日開幕。它的資本總額最初定為五百萬元，先收四分之一以上開業。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又增加股本總額為一千萬元，截至最近已收足七百五十萬元。增加的過程是如下：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一七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八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九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〇—二一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六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七—三五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〇

（二〇）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係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成立的新華儲蓄銀行一再嬗遞而來的：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改爲新華商業儲蓄銀行；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始稱今名。總行初設北京，上海爲分行之一，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改組後，總行遂移到上海。它的資本總額原定一百萬元，如今卻改爲二百萬元。其中經過的情形如下表：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一四—一六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
一九一七—一八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九—二二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五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五一、七〇〇
一九二四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六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二九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〇—三五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二）四明銀行　四明銀行，開辦於一九〇八年九月十一日，（淸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初六日）論資格在內國銀行裏堪稱得上是個先進。總行設在上海，爲甬商經營的金融機關。它的資本在開辦的時候僅規元五十萬兩，先收半數開業。後來一增爲七十五萬兩，再增爲一百五十萬兩，到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則已改爲二百二十五萬元了。歷年實收數的情形在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以前無法調查，從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起，則有如左表所列：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一八—二三年	七五〇、〇〇〇兩	六四九、八二五兩
一九二四—二六年	七五〇、〇〇〇兩	七五〇、〇〇〇兩
一九二七—三〇年	一、五〇〇、〇〇〇兩	一、五〇〇、〇〇〇兩
一九三一—三五年	二、二五〇、〇〇〇元	二、二五〇、〇〇〇元

(一二)中華商業儲蓄銀行　中華商業儲蓄銀行，係由成立於一九一一年十一年二十一日（辛亥十月初一日）的中華銀行在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二月改組而來的。中華銀行的資本，照章程規定是五百萬元。先收半數，但事實上是沒有收足的。到中華商業儲蓄銀行改組成立，即改資本總額爲一百萬元，先收四分之一，即二十五萬元，這樣整整過了二十年，到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才增爲五十萬元，現在列表如下：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一二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不詳
一九一三—三一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一九三二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七、九五〇
一九三三—三五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一三)中國農工銀行　中國農工銀行，爲原有成立於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十二月的大宛農工銀行在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所改組。總行原設北平，現移上海。當成立的時候，資本僅收足二十萬元，嗣後逐漸增厚，到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底已收足五百萬元。歷年增加的情形如下：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一九年	二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〇年	四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一—二二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二四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
一九二六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七—二八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九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九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〇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九一〇、〇〇〇
一九三一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一九〇、〇〇〇
一九三二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二〇五、〇〇〇
一九三三—三五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四）中興銀行　中興銀行係非列濱華僑李清泉等發起組織，成立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八月，總行非列濱，上海分行到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才分設。它的資本總額是一千萬非幣，歷年的實收數如下表：

年別	實收資本額

一九二〇年	二五〇、〇〇〇
一九二一年	四、九三七、一一五
一九二二年	五、一三一、九〇〇
一九二三年	五、三一二、一〇〇
一九二四—三五年	五、七一三、三〇〇

(二五)上海國民商業儲蓄銀行　上海國民商業儲蓄銀行，成立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三日，總行設於上海，資本總額定五十萬元，歷年實收數如下：

年　別	實收資本額
一九二三年	一九八、八二八
一九二四—二五年	二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六—二八年	二五〇、七四〇
一九二九—三四年	二五〇、〇〇〇
一九三五年	四四九、一二〇

(二六)惇敍商業儲蓄銀行　惇敍商業儲蓄銀行，爲原有成立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九月一日的惇敍儲蓄銀行，在一九二〇年(民國十九年)六月所改稱的。上海是總行。最初資本總額十萬元，實

收四萬三千六百元，資本的薄弱，在內國銀行中是少見得很。現在資本已收足二十萬元，雖然並不能稱雄厚，與成立時實收數相較，已增加三倍多了。現在列表如下：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二一年	一〇〇、〇〇〇	四三、六〇〇
一九二二年	一〇〇、〇〇〇	四九、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一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年	一〇〇、〇〇〇	五〇、六〇〇
一九二五——二七年	一〇〇、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
一九二八——二九年	一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〇——三五年	二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二七）國華銀行　國華銀行，上海為總行，成立於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一月，資本原定二百萬元，至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又改為四百萬元，歷年實收額如下表：

年別	資本總額	實收資本額
一九二八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三五、〇〇〇
一九二九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〇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六八二、〇〇〇
一九三一年	四、〇〇〇、〇〇〇	二、三三七、九〇〇
一九三二年	四、〇〇〇、〇〇〇	二、四二七、六〇〇
一九三三年	四、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七五、三〇〇
一九三四—三五年	四、〇〇〇、〇〇〇	二、六三二、一〇〇

(二八)其他上海的內國銀行，除各地分設來滬的辦事處通匯處，分莊以外，截至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底的調查，總分行的總數共爲七十三家。以上已經敍述過二十七家，尙有四十六家，如果逐一分述，怕所佔的篇幅太多，現在將它們列成一張總表，並說明各該行資本增加與否的情形。

通和銀行　該行開辦於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總行上海。資本總額開業時原定五十萬元，一次收足，至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又經股東會議決再增加五十萬元，共實收一百萬元。

嘉定商業銀行　該行成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三月，總行嘉定，上海爲分行。資本原僅十萬元，至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又增加十萬元，共實收二十萬元。

上海煤業銀行　該行成立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八月八日，上海爲總行，資本總額原定八十萬元，實收四十萬元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修正章程，改股本總額爲四十萬元。

浦東商業儲蓄銀行　該行成立於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三月，上海爲總行。資本初僅二萬元，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增爲二萬五千元，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增爲十萬元，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增爲三十萬元，到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又增爲五十萬元，一次收足。

恆利銀行　該行成立於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六月三日，上海爲總行。資本原定三十萬元，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增爲五十萬元，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起又增爲七十五萬元，一次收足。

中匯銀行　該行成立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三月七日，總行上海。資本總額初定一百萬元，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收足五十萬元，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收足九十六萬七千五百元，至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完全收足。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因業務發達，又增資一百萬元，共實收二百萬元。

中國墾業銀行　該行成立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上海爲總行。成立時即定資本二百五十萬元，一次收足。現仍爲此數額。

中國國貨銀行　該行成立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十月，上海爲總行。資本總額爲二千萬元，自開業至今實收數均爲五百萬元。

上海市銀行　該行係上海市政府所設立，開業於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二月十七日。總行設

於上海，資本總額一百萬元，一次收足。

太平銀行　該行成立於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七月，上海爲總行。資本總額一百萬元。開業時收足五十萬零五千元，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收足七十一萬三千元，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收足八十一萬五千元，到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全數收足。

大來商業儲蓄銀行　該行成立於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九月，上海爲總行。資本總額五十萬元，一次收足。

亞東商業儲蓄銀行　該行成立於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三月，上海爲總行。資本總額五十萬元，一次收足。

四川美豐銀行　該行原爲中美合辦，成立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總行重慶。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美股東讓與華人，遂成爲純粹華資的銀行。上海分行至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始分設。資本原僅二十五萬元。至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改爲一百萬元，實收半數五十萬元。

中和商業儲蓄銀行　該行成立於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七月三日，上海爲總行。資本總額五十萬元，一次收足。

上海綢業商業儲蓄銀行　該行成立於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八月，上海爲總行。資本總額初爲六十萬元，一次收足，至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又增收股本爲一百二十萬元。

中國企業銀行　該行開辦於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十一月，總行上海。資本總額爲二百萬元，自開業至今實收數均爲一百萬元。

華僑銀行　係原有華商和豐華僑三銀行在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合併而成的。總行新加坡，上海爲分行之一。資本總額四千萬元叻幣，至今實收數均爲一千萬叻幣。

江浙商業儲蓄銀行　該行成立於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六月，總行上海。資本總額三百萬元，自開業至今實收數均爲一百五十萬元。本年十一月，該行已與中匯銀行合併，但本文資料是截至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底止，故仍列入。

惠豐儲蓄銀行　該行成立於一九三二年（民國廿一年）八月，上海爲總行。資本二十萬元，一次收足。

統原商業儲蓄銀行　該行成立於一九三三年（民國廿一年）八月，上海爲總行。資本總額一百萬元，一次收足。

華安商業儲蓄銀行　該行成立於一九三二年（民國廿二年）七月上海爲總行，資本總額五十萬元，一次收足。

富滇新銀行　該行爲原有富滇銀行蛻化而來。成立於一九三二年（民國廿一年），總行昆明，上海爲分行，至一九三三年（民國廿二年）七月始分設。資本滇幣二千萬元，是年實收數爲一五、一二五〇、五

一三・四七元滇幣，一九三四年（民國廿三年）實收數爲一六、一一一、九八七・八五元滇幣

大中銀行　該行成立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總行原設重慶後移天津，上海爲分行之一，一九三四年（民國廿三年）又移總行於上海．資本原定一百萬元，至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改爲四百萬元，實收一百六十萬元，自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起，則已收足二百六十萬元。

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　該行開辦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上海爲總行。資本初定二十萬元，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起實收二十萬另另六百五十元。至一九三三年（民國廿二年）又增爲五十萬元，一次收足。

辛泰銀行　該行成立於一九三三年（民國廿二年）十月，爲辛泰銀公司改組而成，總行上海．資本總額一百萬元，一次收足

惠中商業儲蓄銀行　該行成立於一九三三年（民國廿二年）十月，上海爲總行。資本五十萬元，一次收足。

至中商業儲蓄銀行　該行亦開辦於一九三三年（民國廿二年）十月，設總行於上海。資本五十萬元，一次收足。惟自一九三六年（民國廿五年）起該行已增資五十萬元，共爲一百萬元．

民孚商業儲蓄銀行　該行開辦於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總行設於上海資本五十萬元。一次收足。

川康殖業銀行　該行開辦於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總行重慶上海為分行之一，在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分設。資本在開辦時定總額四百萬元，實收一百萬元，到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經股東會議決改減資本總額為一百萬元，這樣實收數和總額是附合了。

國泰商業儲蓄銀行　該行開辦於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二月，總行上海，資本總額一百萬元，一次收足

江海銀行　該行開辦於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三月，總行上海，資本總額一百萬元，一次收足。

正明商業儲蓄銀行　該行開辦於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上海為總行，資本五十萬元，一次收足。

光華商業儲蓄銀行　該行開辦於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五月，總行上海，資本總額五十萬元，一次收足。

江蘇省農民銀行　該行創立於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總行鎮江，上海分行於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六月成立。資本總額四百萬元；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收足二百二十萬元，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收足二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二元六角六分，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收足三百九十三萬五千六百十一元三角一分。

大康銀行　該行成立於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上海爲總行，資本五十萬元，一次收足。

農商銀行　該行爲原有停業的農商銀行在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八月改組復業的。總行設在上海，資本總額三百萬元，一次收足。

大亞銀行　該行開辦於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上海爲總行，資本總額五十萬元，一次收足。

建中銀行　該行開辦於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十月，總行亦設於上海，資本總額五十萬元，一次收足。

亞洲銀行　該行開辦於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總行上海，資本總額五十萬元，一次收足。

信孚商業儲蓄銀行　該行開辦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總行蘇州，上海分行至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分設，資本總額一百萬元，實收五十萬元。

中國農民銀行　該行爲原有四省農民銀行在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四月所改組。總行漢口，上海分行到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二月才成立。資本總額規定一千萬元，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實收二百五十萬元，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實收三百萬元，至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已實收七百二十萬元。

國信銀行　該行成立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上海爲總行。資本總額一百萬元，如數收足。

永大銀行　該行成立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六月，總行亦設於上海。資本總額一百萬元，先收五十萬元。

浙江地方銀行　該行在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三月以前，與浙江實業銀行實爲一行，自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起官商劃分，官股稱浙江地方銀行，商股稱浙江實業銀行。該行總行設於杭州，上海分行至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始分設。資本總額三百萬元，已收足一百六十四萬元。

建華銀行　該行開辦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上海爲總行。資本五十萬元，已如數收足。

邊業銀行　該行創辦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現總行設於天津，上海爲分行之一。資本總額二百萬元，實收一百萬元。

上面這七十三家內國銀行，它們的資本歷年增厚的情形，已經從各行的數字上可以看得出一個大概。如果我們再將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底的實收數加以分析，又可以看得出如今內國銀行的資本最少是二十萬元，最多是一萬萬元；依行別而言，則資本在一百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的最多，共有

二十六家，佔總數百分之三十六；次之是在五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共二十一家，佔總數百分之二十九。現在列表如下：

資本級數	家數	百分數
二十萬元以上	五	七
五十萬元以上	二一	二九
一百萬元以上	二六	三六
三百萬元以上	七	九
五百萬元以上	九	一二
一千萬元以上	五	七
合計	七三	一〇〇

至於上海各內國銀行的資本總數，事實上極難統計，因為我國銀行組織，是採用「分行制度」(Branch Banking System)的；在上海如果是總行，它的資本決不全存總行，分行愈多，在上海總行的資本亦愈少；在上海如果是分行，則它的資本亦不過是總行的一部份。所以要將各行的資本劃分清楚，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統計上海七十三家內國銀行的資本在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的實收總數是三萬萬一千六百餘萬元，再根據民國二十五年全國銀行年鑑的調查，說我國現有內國銀行(包括國

內外及各地本埠分支行）是一千四百九十六家，而上海共有一百八十二家，佔總數百分之十二以上，那末從兩種統計參照着來推測，上海內國銀行資本的總數，至少當在三千萬元以上。也許，上海是我國金融的中心，而各行的總行又大都在上海，爲了業務上的需要，在上海的總分各行，它的資本都比較各地來得多，那末上海內國銀行的資本總數，竟是有三千五百萬元，或者是四千萬元也不一定。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寫）

上海內國銀行的本埠分支行

所謂本埠分支行，就是指內國銀行在上海除成立總行，（總管理處）或分設分行以外，在本埠尙設有其他的分支行而言。這種制度，在各國已是行之很久，因爲區域遼闊的地方，銀行本身爲推廣業務及便利顧客起見，就酌定地點，設立分支行或辦事處，如此這地點附近的顧客，即可就近與該行交易，不必再跋涉遠處了。

上海內國銀行最早採行這種制度的是信成銀行，它總行於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淸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在南市大東門外萬聚碼頭開幕的時候，同時就在北市自來水橋北堍開設分行，與北市的一些商民交易，可惜這家銀行因爲辛亥政變在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停閉了，它的事跡，也多半被人所遺忘了。

以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五月七日在虹口設立分行，算是民國成立以來最早採行這種制度的一家。後來中國通商，蘇州儲蓄，金城，正利商業儲蓄，浙江實業等銀行，也先後在本埠虹口和南市這些距離各該本行較遠的地方，設立分支行或辦事處，這一種制度，才算稍稍地發達起來，不過，突飛猛晉的時期，却是在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開始的。我們看下面的表就可以知道了。

年別	家數
一九〇六年	一
一九二〇年	一
一九二一年	二
一九二二年	二
一九二三年	二
一九二五年	一
一九二七年	一
一九二九年	七
一九三〇年	二五
一九三一年	一七

一九三二年	五
一九三三年	一三
一九三四年	一九
一九三五年	五
合計	一〇一

照上表的數字看來，自從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開始採行這種制度起一直到現在，上海內國銀行在本埠設立分支行及辦事處的，總數共有一百零一家之多，其中分設得最多的一年，是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共二十五家，平均每一個月即有兩家強開設；次之是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共十九家，平均每一個月也有一家多；再次之是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共十七家；其餘則十三家，七家，五家不等。我們現在再看一下各銀行那一家本埠分支行設立得最多：

銀行名稱	分支行家數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一〇
中國銀行	八
中國實業銀行	六
金城銀行	六

銀行	分支行數
國華銀行	六
交通銀行	五
大陸銀行	五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五
浙江興業銀行	四
中國墾業銀行	四
上海綢業商業儲蓄銀行	四
上海市銀行	三
中國通商銀行	三
四明商業儲蓄銀行	三
中國興業銀行	三
中孚銀行	三
中南銀行	二
儉德商業儲蓄銀行	二
浦東商業儲蓄銀行	二

日夜銀行	二
東萊銀行	一
中國國貨銀行	一
江蘇銀行	一
鹽業銀行	一
聚興誠銀行	一
中國企業銀行	一
大來商業儲蓄銀行	一
亞東商業儲蓄銀行	一
浙江實業銀行	一
永大銀行	一
五華實業信託銀行	一
寧波實業銀行	一
信成銀行	一
蘇州儲蓄銀行	一

正利商業儲蓄銀行	一〇一
共計	

照上表看來，上海內國銀行本埠分支行分設得最多的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共有十家，幾佔全埠分支行總數十分之一；次之是中國銀行共八家；再次之是中國實業，金城，國華銀行，共六家；其餘五家，四家，三家不等，合計是一百零一家。不過這是歷年分設的總數，如以現在情形而論，則並沒有那樣多，像信成，正利，蘇州儲蓄，日夜，中國興業，甯波實業，五華這些銀行，本身的總行或分行早已倒閉，本埠的分支行，當然亦已不存在；又像交通，國華，金城，中國國貨，亞東等銀行，最先曾在某某路分設過分支行或辦事處，嗣後卻將它裁撤掉了，所以到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底止，上海內國銀行存着的本埠分支行或辦事處，共是八十家，其餘二十一家已先後停閉或裁撤了。

因為這項分支行或辦事處的數目太多，所以雖說上海地方很大，但亦有一個集中的地點，像南市民國路，老西門一帶，公共租界虹口，靜安寺路一帶，法租界八仙橋霞飛路一帶，都是這項分支行會萃的地方。我們可以將它們分別摘下來看一看聚集的情形：

南市民國路老西門一帶：

交通銀行支行	民國路二二七號
四明銀行分行	民國路八四號

四明銀行辦事處	方浜路
中國銀行辦事處	中華路一二三號
綢業銀行分行	中華路九華路口
中國銀行辦事分處	荳市街六九號
上海銀行分行	老西門
上海市銀行支行	老西門
上海銀行分行	東門路七七號
中孚銀行支行	老西門和平路
金城銀行辦事處	老西門和平路
新華銀行辦事處	老西門和平路
大陸銀行辦事處	方浜路
中國企業銀行支行	方斜路一四號
國華銀行分行	東門路口五二號
中國實業銀行辦事處	小東門大街一號
中國墾業銀行支行	文廟路文廟公園

上海市銀行支行　民國路一八九號
大來銀行分行　民國路一七一號
公共租界虹口及靜安寺路一帶：
中國通商銀行分行　乍浦路六六號
浙江興業銀行支行　百老匯路二六九號
交通銀行支行　百老匯路一一五〇號
浙江實業銀行分行　百老匯路一四七號
上海銀行分行　東百老匯路一一〇四號
新華銀行辦事處　東百老匯路一一六二號
綢業銀行支行　東熙華德路五五三號
上海銀行分行　熙華德路三二五號
上海銀行分行　北四川路八三八號
中國實業銀行辦事處　北四川路一三〇〇號
大陸銀行辦事處　北四川路六二〇號
中南銀行辦事處　北四川路四一六號

國華銀行分行　北四川路一二九四號
浙江興業銀行支行　靜安寺路一一六六號
四明銀行支行　靜安寺路白克路口
中國銀行辦事處　靜安寺路八〇一號
上海銀行分行　靜安寺路七七八七號
中孚銀行支行　靜安寺路一〇一九號
金城銀行辦事處　靜安寺路卡德路口
新華銀行辦事處　靜安寺路一六二二號
大陸銀行辦事處　靜安寺路七七一號
綢業銀行分行　卡德路一號

法租界八仙橋及霞飛路一帶：

中國銀行辦事處　麥高包祿路一一五號
上海銀行分行　敏體尼蔭路一二一號
金城銀行辦事處　敏體尼蔭路
聚興誠銀行辦事處　敏體尼蔭路六八號

東萊銀行支行　敏體尼蔭路八四號
國華銀行分行　敏體尼蔭路五號
中國實業銀行辦事處　法大馬路四二八號
中南銀行辦事處　愷自爾路四四號
綢業銀行支行　愷自爾路五四號
浙江興業銀行支行　霞飛路九六九號
上海銀行分行　霞飛路五八九號
新華銀行辦事處　霞飛路五〇〇號
大陸銀行辦事處　霞飛路呂班路口
中國墾業銀行支行　霞飛路五四三號

以上是幾個分支行比較最多的區域，其他如界路、愚園路、新聞等地段，亦有兩三家分設。至於散在各處的其餘那些分支行和辦事處，恕這裏篇幅有限，我們不再一一寫出來了。（一九三六年九月）

工商業

上海四明公所研究

楔子

上海四明公所，俗稱寧波會館，是居留上海的寧波人的同鄉會館。該公所不僅是以一府所組織的會館的典型，其規模的巨大，勢力的旺盛，可說是上海各同鄉會館的翹楚。日人因知我國人同鄉觀念至深，對於同鄉會館亦加以注意，而於上海四明公所的研究亦着了先鞭，那就是以研究中國商業著名的根岸佶的一篇「上海四明公所」。本文組織，大體即譯用岸根的著作；但其中統計材料都更換，幷有所增損了。關於四明公所的資料，則以上海市通志館搜集得最多，有該公所內的各種碑拓以及歷年徵信錄，只是整理未竣，而尚未發表。

一　寧波幫與上海

前清末葉，我國的經濟界有兩大閥閱：就是山西幫和廣東幫。山西幫是保守的，但謹愼，精密，勤儉，而且最雄於財力，經營全國的滙兌業，而支配着各地的金融。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時，上海的山西票號，計達二十二家之多。廣東幫是急進的，斂疾而豪放，最會做生意，到處經營着工商業，尤其是外國貿易以及

其他關於對外事業，簡直是獨步。介在這兩大閥的中間，隱然成爲兩大閥的一個競爭的，那便是寧波幫。寧波幫財力雖則不及山西幫，但謹愼、精密和勤儉，却跟山西幫相彷彿，而沒有一點頑固，寧波幫是進步的；又雖則沒有廣東幫那麽的果敢決斷，能在國外國內活躍，但寧波幫却穩健而着實的，和廣東幫正旗鼓相當。在這貿易總匯新式企業中樞的上海，寧波幫種下了根，其枝葉則蔓延於作爲我國大動脈的長江的流域。山西幫的設施，不合於日新月異的大勢，又逢着辛亥革命，資金空乏之，無法迴轉，弄到不能再起。寧波幫却一天興隆一天，終於取了山西幫的地位而代之，而與廣東幫比肩並進了。

寧波幫這句話，包括頗廣，是指前寧波府所管轄的鄞縣、鎮海縣、慈谿縣、奉化縣、象山縣、定海縣、石浦縣這七縣的商民的。舊寧波府在浙江省，是比較處於中央部分，以橫在錢塘江南一帶的海岸和扼着杭州灣的舟山羣島而成的，它的大陸部分，一半是爲海所包圍着，一半是爲山所包圍着的。彙集了甬江本流支流諸谿谷的水，從其中央部分注入於大海，除開甬江沿岸之外，起伏着大小的山脈，可以耕種的土地雖則不多，戶口却還稠密。據民國二十一年度的調査：

縣名	人口數	密度(每公方里平均人數)
鄞縣	六八〇・五七八	一二四
慈谿	二六六・五九〇	八〇
奉化	二五一・一〇二	四九

鎮海	三七〇・八八七	一一六
定海	四〇六・九三九	八三
象山	二〇四・八二九	四七

石浦已併於象山，故不列入。就上列統計，可知寧波人口的大概。就全浙江省各縣人口百分比，鄞縣竟列於第二位哪！

寧波人和沿海的省分，像山東、福建、廣東，完全一樣，都是向外發展，通商於各地。鄞縣志中頗能說明這種情態：

「生齒日盛，地之所產不給於用，四出營生，商旅遍於天下，如杭州、紹興、蘇州、上海、吳城、漢口、牛莊、膠州、閩廣諸路，貿易綦多，或一歲一歸，或數歲一歸，攜帶各處土物，饋送親友。甚至東洋日本、南洋呂宋、新嘉坡、西洋蘇門答臘、錫蘭諸國，亦措資結隊而往，開設廛肆，有娶婦長子孫者。」

寧波的環境與歷史，使寧波人適於做海商與移住。寧波是我國中部的要津，所以從古以來，海外交通就很繁盛，宋太宗淳和元年（九九〇）就在寧波設置市舶務，經過元朝到明朝正德這樣五百多年之間，老是經營着海外貿易的，自從明朝中葉倭寇起了，因爲倭寇是借貿易而侵入的，所以到嘉靖二年（一五二三）便廢止了市舶務。但是葡萄牙人靠了閩浙人的傾導，到了寧波設置了居留地，於是重新開始和西洋人貿易。據稱當時居留寧波的西人，有三千之多，可是葡人狼籍不堪，到了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二）

全部肅清，禁止海外貿易。清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始解除禁令，在寧波設立海關，後以不便，而搬到舟山羣島的定海，並爲居留英國人起見，特建紅毛館，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許可設立。至乾隆年間，又廢去。直到雅片戰爭時代，南京條約訂立，於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寧波始又成爲通商口岸。八百餘年間，習慣和東西洋各國人做海上生意了。寧波人之爲海商，活躍於各地，故一無足怪。

寧波背面的大小山脈，盡是鬱蒼蒼的樹木。木材從甬江的本流及其支流輸送，至爲便利。鄰省福建木材的運入，也極容易。造船材料既多，水運業又盛，寧波的造船業自然發達了。造船業分東鄉與南鄉兩處。東鄉是做浙西諸郡各幫糧船，或出海的大小對的漁船。南鄉是造那通商南北的蛋船，及往來於河上的百官船，烏山船等。蛋船一名烏槽船，船身塗黑色，和福建的綠頭、廣東的紅頭、台灣的白底等顯分區別。船底頗廣，能容積二三百噸貨物，但速力不快。另有一種容積二百噸到五百噸的船，名爲四不像，是倣效外國帆船製造的，可張三個帆，那速力就快了。這兩種船由寧波商人所指揮着，每十隻組成一隊，共同負起担保的責任，以從事海上的貿易：南風北上，北風南下，遙遠的地方，一年來回一次，其他每年來回二次至四五次。上海、膠州、烟台、牛莊、天津等處，和北方通商的，稱爲北號；在福州、廈門、廣東等處南方貿易的，稱爲南號。他們各地組織會館，雄飛於南北海上。

寧波海商最初運載的貨物，是寧波的特產——魚、鹽。宋輿地廣記稱：「居民喜遊，販魚鹽，頗易抵冒」，就是明證。浙江東面一帶，因爲地瀕大海，魚類最富，就中寧波海岸，尤其是舟山羣島，正是魚類積集之地。寧

波人多半到那兒去捕魚的、鄞縣志稱：「鄉民力田者什六七，漁於海者什二三」漁船正和商船一樣，每十隻編爲一甲，清末報告稱有八十甲七千十九人。實際上，漁夫人數比這報告恐怕要多得多，魚產需要冷藏的，因此時有冰廠的設立。甬江兩岸數十里間，冰廠累累不絕，漁夫出海載了冰去，到捉魚之地將魚冰起來，以便輸運遠處、據最近調查每年漁產量：

黃魚	三百餘萬元
帶魚	二百九十餘萬元
墨魚	二百九十餘萬元
鰳魚	六十餘萬元
鯊魚	二十餘萬元
鰻	二十餘萬元
鱏	二十餘萬元
鯧	二十餘萬元
比目魚	八十餘萬元
海蟹	十餘萬元
螺	八十餘萬元

蛤　　十餘萬元

上海所需用的海產，幾乎全部都是寧波貨。寧波幫除魚類之外，又將寧波及錢塘江流域所生產的茶、棉花、紙、酒等物販運於南北各地；又將南方的木材、米、藥料、棉織品、內外雜貨，販運於北方，而將北方的豆、豆粕、豆油、花生、高粱酒等，轉賣於南方。其最重要的市場，也和海產相同，就是上海，最近上海經營上述各貨的賣買，還是多握在寧波幫的手中。

凡是通商的口岸，寧波幫總是設立分店或者代理所，又設立客棧輪船局，以便船員的寄宿，以及賣買貨物，經營各種行業。寧波人是大家庭制度的擁護者，鄉黨的觀念非常強烈。只要有一個人在一處地方成功，立刻一家、一族、朋友、親戚，甚至同鄉，都聞風蝟集了，不數年間，就成爲一大羣。他們因爲寄居地，怕被土著欺侮，從互相保護的同鄉之誼下，團結起來，而組織團體，如同鄉、會館等。寧波因逼近上海，於是寧波幫在上海便獲得了大勢力。

上海是長江口的要港，自開關爲通商口岸之後，成爲全國商業工業的唯一中心。從上海到寧波，海路不過一百三十四英里，陸路亦得與運河相通，非常便利。山東、福建、廣東各幫在上海比寧波相差一籌的緣故，就是因爲遠近的關係。寧波幫雖和上海交通甚早，但是四明公所的創設，却只是在清嘉慶二年（一七九七）。

寧波幫頗有經營的才能，大小事業都來得，上自政治舞台的人物、金融家、實業家，下至爲水手僕役的

工人，都是效率極強的。他們不僅在上海的工商業中占了極重要的地位，並且以上海為大本營，伸張他們的勢力到長江流域，又連絡了南北各地，與日本遙通聲氣。他們能得如此活躍，他們的團結力亦是一大原因。表現他們團結力的，就是四明公所。所以把四明公所當作研究的對象，也決不是鑽到牛角尖裏去的徒勞的工作。

二　四明公所沿革

上海四明公所的沿革，可分三期說明。㈠上海開闢商埠以前；㈡上海開埠後至清末；㈢民國以來。

第一期　上海開闢商埠以前

舊寧波府治之內，會稽山的文脈連亘，其主峯奇挺插天，上有四穴，像窗一般，通着光線，所以稱為「四明」。「四明」就是寧波的別名。因此四明公所，俗稱「寧波會館」。

乾嘉時代，上海已成為繁華的港口，寧波人在上海也愈聚愈多了。到了嘉慶二年（一七九七）有錢隨、黃元圭、潘鳳占、王忠烈等發起一文願捐，旅滬寧人每日輸一錢，歷年積累，便在上海北門外二十五保四啚，買了三十多畝地皮。嘉慶三年（一七九八）就建廠寄柩，而以餘地為義塚。到嘉慶八年（一八〇三），建正殿五楹，廊廡畢備，崇祀關帝，公所規模始具，乃額其門曰：「四明公所。」嘉慶十四年（一八〇八）收買公所附近土地，增建內舍三十楹，又推廣義塚，並從寧波風俗，建一土地祠，奉祀土地，以伸報賽。從這時起，公所董事是王偉等人。從一七九六年起至清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歷三十五年，因歲無經常費，殿宇

乃漸剝落。上海寧波幫日衆，而殯舍狹隘，柩莫能容；塚地又低窪不潔。董事謝紹心、方亭甯、方亭賢、莊錦等，於是發起募捐重修，願捐每願四百八十文，共得一萬六千餘願，便推擴塚地，增建丙舍五十楹，修飾殿宇，計自道光十四年六月，（一八三四年七月）開始動工，至道光十六年七月（一八三六年八月）完工。其後將每年羨餘，購買市房土地，以及存款生息，以養公所的財源。當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時，並設賒材會，貧乏之者得先領棺木，隨時量力交費，不索償，不取利。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定海藍蔚雯做上海知縣，四明公所董事便請托他將公所地產編入官圖，免去稅課。翌年，更建後殿，奉幽冥教主。此時，公所體裁已全部具備了。

第二期　上海開埠後至清末

上海開埠以後，商業愈盛。習慣於與外人相交通的寧波人乃陸續來滬，經營各種商業；上海四明公所乃亦得逐日發展。不幸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時劉麗川等佔領上海縣城，與清兵作戰，公所房屋全被燒燬。經過二年間的紛亂，要恢復舊日公所的情景，却不容易。幸有鎮海的大商家方仁照弟兄捐助巨資，發起重修，乃舉邵炳掌工事。經過二年的經營，新公所房屋又巍然建立。計建正殿、後殿、土地祠等。後於兩翼設龕，以安歷代董事之神位。土地祠旁則置丙舍，別建濟元堂，以為同鄉集會之所，辦事室即附於其間；此外，更造賒材局，及館丁寓舍。新公所結構的莊麗，且超過舊日的了。本時期內，公所的大事，應特別寫述的，便是與法租界「當局」的衝突，所謂「四明公所血案」者是。英人既依道光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一八四二——

四三）的條約而在上海設置居留地，法人倣效，也在上海設立所謂法租界而四明公所的地址，在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就被劃入法租界了。因爲公所素不納捐稅，法租界『當局』認爲有損其權力，又以公所附有丙舍與義塚，認爲有礙衛生；於是在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法租界計劃建築貫通公所的一條馬路，要求公所遷讓義塚。寧波人大怒，立刻發起抗法的民衆運動。法方派遣水兵登岸，殺死國人七名。事件於是擴大，我國與法方幾經交涉，至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北京總理衙門與法公使談判結果，中國賠償法方三萬七千兩，法國賠償死者七人千兩，四明公所則仍照原狀維持。但法人總不甘心，後以公所所有地的一部分沒有確定所有權爲口實，在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五月十三日命令公所退讓，二十八日，並飭法兵毀壞公所牆垣。甬人異常忿怒，開始罷市，輪船中的甬籍水手一律上岸，西人所雇的甬籍人伕，也一律辭退。法水兵任意屠殺市民，國人被慘殺者十七人。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一九〇〇年一月）法租界第二次擴充，此案乃連同告了解決。在此案中，沈洪賚最爲努力。因於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沈氏被舉爲公所經理。沈氏曾組織長生會，四明公所的實權於是落入於長生會之手。此外，在本時期中可以記述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在寧波甬江北岸設置丙舍。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在上海褚家橋西南建西廠丙舍，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在慈谿小隱山購買義塚，光緒二十八年（一八九八）於褚家橋東置東廠丙舍。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於公所大殿兩廡設施醫局，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設病院於西廠甯壽里。這一切都是寧波幫活躍的成績。

第三期 民國以來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經理沈洪賚發起組織公義聯合會，以監督公所的會計。這是一個平民式的團體，會員有個人，有商號，有團體，商店團體會員是以代表出席的。原來公所董事會爲少數富商所專斷，沈氏故特發起此會，與董事會相對抗。民國四年（一九一五）沈氏逝世，由公義聯合會推薦原司會計的陶宗耀爲經理，以司常務，但損益興革諸大端，悉由董事會裁決。其時董事爲朱佩珍、周晉鑣、沈敦和、虞和德、嚴義彬、方舜年、方積鈺、周鴻孫及葛恩元等九人。

跟着上海的發達與繁榮，寧波人居留於上海的也愈衆多，不下五六十萬人。因之，四明公所有增設丙舍、推廣善舉之必要。上述的九位董事乃與公義聯合會相商，重建日暉港的南廠，並分設北廠於虹口，又計劃建造四明醫院。南廠是因與法租界「當局」衝突後而建置的寄柩所，但地處低濕，設備不周，乃別於徐家匯購地，以遷南廠傍殤孩義塚，而將舊廠改建，至民國九年（一九二〇）竣工，費十八萬一千八百元。此廠建築費需二十萬元，募集不易，乃定二百元爲一願，以十願爲一團。每團以寧波山名爲名，共設一百團，每團置一團長，而以朱佩珍爲總團長，王正延、虞和德爲副團長，葛恩元爲事務總長，定期一個月中募集之，到期共募到二十三萬元，竟超過預定額一成多，北廠乃卽着手進行，至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八月落成，共支出二十一萬六千元。南北兩廠既落成，便着手建築醫院，又發起募捐，共得十萬五千元，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醫院落成，共費八萬元。在浦東的寧波幫要求於浦東分設公所分所，又發起募捐，共約五千三百

餘元，公所又補助一萬餘元。浦東分所於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落成。此四大工程，從民國七年至十一年，（一九一八——二二）先後均得完成，而募集之款，竟達五十二萬餘元之多，可謂偉大了。出貲者富豪名士固多，而勞動階級與小商人却也都盡力相助。公所爲報酬出力的諸人，特於南廠大廳東序設崇報祠，西序設彤輝祠，公所又設長生祿位。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又特爲朱佩珍，周鳴孫，葛恩元三董事建立紀功碑於公所內。

三　公所的組織

四明公所的組織，係根據章程所規定着的。但是公所章程，從創立以來，已屢經改訂的了。民國五年，（一九一六）方稽審參照各國普通協會的章程，起了個新章程，旋經大會通過採用。這個新章程的體裁和舊章程的面目，自然大不相同。今以新章程爲基礎，參酌舊章程及習慣等，以說明該公所的組織。

公所會員資格，章程中並無規定。凡是同鄉人，原來都可加入做會員的。同鄉團體中，或因行政區域的不同，或因職業的相異，於是同一行政區域的，或同一職業的，各自組織小團體。從這種種小團體結合起來，便成爲一大團體。四明公所就是包含許多小團體的一個大團體。公所中所包含的小團體，不僅是職業的團體，幷有許多什麼會、什麼堂、什麼社的非經濟團體。凡是職業團體，普通常將職業說明的，例如某某業，至於爲做善舉或爲出會等等而組織的團體，則常稱某某社、某某堂、某某會。四明公所裏包括的經濟的與非經濟的小組織，簡直不遑枚舉。現在略分五類，各舉若干，以供參考。

(一)同業團體

(魚業)同善會　(海味行)崇德會　(酒業)濟安會　(南貨)永興會　(洋貨)永濟社　(猪業)敦仁堂　(藥業)喻義堂　(肉莊)誠仁堂

(二)手工業團體

(石作)　長壽會　(木作)年慶會　(銀樓)同義會

(三)新式同業團體

錢業公會　五金公會　泰西食物公會

(四)勞工團體

四明長生會　水手均安會

(五)非經濟的團體

惜字同仁會　大乘聚心會　清明協議會　善濟萬靈會　關帝會　焰口會　冬至會

這種種的團體，各有章程，選舉理事，處理本團體內的事務，逢到在團體內不能處理時，或者有關全體同鄉的，便提交公所處理。

四明公所組織與其他公所不同之處，就是除了做執行機關的董事會外，還有個補佐監督的機關，稱爲公義聯合會。這是可以矯正少數有力者的專橫，而使多數會員得有參政的機關。

董事會是公所全體的代表，握有議定各事執行的權力。最初公所董事是錢隨、費元圭、潘鳳占、王忠烈等；道光以後，方家握權了，加了當時的豪富與名流，約共五六人，組織董事會。其中一人處理常務，此人任期既不規定，其產生亦不由會員選舉，只是由董事會推定就任的。照民國五年（一九一六）的新章，則董事會的組織，由創立者的子孫及原任董事九名組成的。出缺時，由董事會公議推補之。每年公推一值年董事，管理公所內一切事務。

公義聯合會，係由每年捐納會費十元的會員所組織的。如會員係屬商店或團體，則可派代表一人至十人。由會員選舉董事共九人。董事之間，選一人爲會長，任期一年。此外，加入於該會的各團體的代表做司月董事，每月輪流查核公所的會計賬目。該會的本旨，前已說明，是爲民衆的參政，所以不僅監督公所，幷且規定負有輔佐董事會處理內外一切事務之責。

董事會與公義聯合會之下，設事務員若干人，以處理公所事務。最高級的事務員爲經理，受兩會董事的指揮，而部署司賬司事以下各員執行職務。經理與司賬，關係較重，故須經兩會董會的贊成，方得任命。做董事的都有行業，幷且是有錢的人，所以都是名譽職，並無報酬；經理以下，則均支薪俸。

從來因爲事務簡易，所以關於會議，並無規定，有事之時，董事到會商量就完了。民國以後，事務煩雜起來，尤其因爲公義聯合會成立後，富豪與民衆的關係非常脆薄了，於是在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始規定開會規則，其大要如下：每年夏四月開常年大會一次，由董事會與公義聯合會共同召集，公推列席的董事

爲議長，選舉公義聯合會的董事報告會計賬目，提議案件。如有緊急事物時，得召集臨時大會。董事會與公義聯合會董事每季開常會一次，會議公所一切事務。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可派代表。如有特別事件，得開臨時會議。該會議的議長由値年董事擔任之。董事到三分之二以上時開會，列席過半數的通過得議決，由議長簽名，然後施行

四　公所的目的

（一）公所的職分減少

四明公所本是由寧波府下的人民所組成的同鄉團體，和其他會館的目的，並無不同。最初許是爲了商業買賣而組織的，後來始用「同鄉之誼」的名義，設立丙舍義塚等等，經營互相扶助的事業。但依公所的擴大與時勢的變遷，公所本身漸起分解作用，因之目的範圍也就縮小了。當公所創立時，同鄉不多，各種同業者都以公所爲大本營，凡是關於各業方面的事務，都在公所裏討論的。但是後來同業人數加多，資力也漸次增加，於是另行設立旁的會了，以會員爲限，做慈善事業等等，換言之，在公所之外，又組織起小的自治團體了。幷且舊寧波府下各縣的同鄉，又各自組織以縣爲單位的同鄉會了。四明公所雖經沈洪賚等的努力，使上流階級獨占的公所稍稍民衆化，但傳統勢力終究非常之大，組織也失於陳腐，於是依新興的勢力開始樹立新式同鄉團體的運動了。宣統三年（一九一一）於是有寧波同鄉會的產生。這個寧波同鄉會對於公所自然影響不小的。因上述種種事實，所以四明公所的使命已漸漸薄弱了。在說明公所的職分

之前，先來說一說那個寗波旅滬同鄉會。

（二）寗波旅滬同鄉會

寗波旅滬同鄉會，係由知識階級所發起組織的。最初頗不振，前後經過好幾回章程的改訂，以適應時勢，幷推上海實業界的元老虞和德做會長，於是漸漸始有成績，在虞洽卿路上造起了高大的會所，此會宗旨經規定如下：「以團結同鄉團體，發揮自治精神爲宗旨」。爲了完成其目的起見，頗致力於「保衞鄉人」「排解紛難」「普及教育」等事。其中對於普及教育一項，所費最多。援助鰥寡孤獨及殘疾者，亦所費不貲。此外又有職業介紹等新式的社會事業。總之，該會雖係承繼從來同鄉會館的相當事務，却排除了宗教事項，而依時勢的需要，增加了社會的教化的新職分。

（三）公所現在的事業

四明公所，照上述各項，其職分已漸被分割，事實顯然。目下公所的事業，明白規定爲：「本公所以建丙舍，置義塚，歸旅櫬，設醫院等諸善舉爲宗旨」。公所的事務當然並不止此，只是略舉所用經費較巨而其他團體所不能舉辦的事業罷了。公所中所祀者，爲土地與關羽，寗波人稱「社」爲境主，奉土穀之神。每逢元宵，必集衆設醮誦經，以祈幸福，或求籤以卜年歲。又稱關羽爲「帝」，以爲關帝最靈驗，每逢陰曆五月十三日舉祭一次。傳說金人最怕關羽，金兀朮追趕南宋高宗到寗波時，見有廟宇，便即焚毀，獨有對於關帝廟，不敢稍有毀損。因此四明公所倣效其故鄉習慣，在公所內建武聖殿以安「關帝」，幷另設土地祠以祀社神。

上海的寧波同鄉除於新年團拜外，又舉行歲時祭典。

公所設立時卽有丙舍的設置，以安同鄉人的柩棺，凡經過一定年限不去搬取的棺木，則安葬於公所義塚。曾因法租界的抗議丙舍，公所乃於日暉港購地約三十六畝，以建南廠；後於虹口購地二十二畝餘以建北廠；復於浦東購地九畝七分，以建東廠。然棺木久寄上海丙舍勢所不能，乃於寧波分設分所，名爲甬公所，幷於慈谿小隱山設置義塚，以收容幷安葬從上海送回去的棺木。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時，公所丙舍保管的棺木共三千四百三十五具，運回故鄉三千八百二十四具，又賒材五百十三具。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公所所設的病院，初極簡陋，後投以八萬元的巨資，得建一巨大的院所，對於門診貧民，不論是否寧人，均不收醫藥費用，同鄉人且可免費入院醫治。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時，入院病人計一千九百五十一人，而門診達六萬零三百四十三人之多。此外對於社會事業，教育事業，也多有相當的補助。

公所的事業，到現在爲止，大抵如上所述。每逢寓滬寧人發生重大事故時，例如最近薛邁維會計師事務所失銀事件，還是以公所爲大本營的。所以四明公所不拘寧波旅滬同鄉會如何分割其職分，終究還是上海寧波幫的中心。

（完）

上海織布局的始末

上海織布局的創辦，不僅是上海近代化時期中的一大躍進，並且也是我國棉織工業的嚆矢。上海織

布局因此在上海歷史中，在我國經濟史工業史中都佔着極重要的一頁。但是像中國經濟年鑑，中國新工業發展史大綱等書所記織布局都沒有仔細考訂，不是寥寥數行便是弄錯。因特將上海織布局的始末撮要寫述，以供參考。

第一是織布局倡議籌備的日期，多少書中都說是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作「光緒八年三月初六日」，那末光緒八年像煞毫無問題的了。但是光緒十三年織布局自己所登的告白，却是光緒六年（一八八〇）；而告白文中又處處足以證明光緒六年之無誤。然則李文忠公奏稿的日子如何會弄錯呢？我們再查先出李肅毅伯奏議，發見「試辦織布局摺」下面，却未註明年月，可見編李肅毅奏議時，對於這本奏摺，有點弄不清楚，隨便湊在光緒八年裏的。後來編李文忠公全集時竟貿貿然加上了光緒八年三月初六日等字樣，弄得現在編經濟史工業史的人一經錯誤下去永無止境了！

上海織布局係創議於一八八〇年（清光緒六年），由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奏請試辦。李飭三品銜候選道鄭官應，三品銜江蘇補用道龔壽圖會同編修戴恆妥細籌劃。後鄭官應等估計需成本銀四十萬兩，分招商股足數，並議定合同條規。經李鴻章批准，卽派龔壽圖專辦官務，鄭官應專辦商務，又添派郎中蔡鴻儀、主事經元善、道員李培松會同籌備設局開辦。鄭官應等延聘美國人丹科及其他洋匠四人爲技術人員。丹科以我國棉花抽絲不長，必須就花性改製機器；乃令丹科攜帶棉花赴英美各廠試織，並酌購機器，當於光緒六年夏秋之交回滬，正式開局。

織布局籌備創立後，收到股銀五十萬兩，（每股百兩，計一萬股。）但以任事人任意揮霍，局事未成，所用途已至四萬餘兩，且又有買空賣空等弊，以致延擱八年，毫無成就。到一八八七年（清光緒十三年）復由李鴻章委江海關道龔照瑗督同重辦，將前局存件澈底清查，以冀挽回殘局。當此重辦之時重訂新章十八條。此項章程特於一八八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清光緒十三年六月初七日）登載申報。舉其要者，約有下列各端：

（一）與前局截清界限；

（二）更換新股票，每股票額仍爲銀一百兩；

（三）老股每股酌加三十兩（原每股是一百兩，）三個月內換新股票，否則作廢；

（四）局用每月不得過銀三百兩；

（五）千股以上新股東公舉一人司理內櫃鎖鑰；

（六）公舉公正明曉局外董事稽核月結；

（七）局中股本不得私自挪借；

（八）廠中諸事責成丹科專理；

（九）決照西法訂定每日工作時間；

（十）購機四百張；

(十一)所出布疋仍請專利十年。

到一八九〇年(淸光緒十六年)織布局籌備完畢，宣告正式成立。局址在楊樹浦，前臨馬路，後依黃浦。局地面積約二百八十碼。廠房長二百五十尺，樓分三層。此外，有棧房、辦事房、軋花局等局中共有美國製紡紗錠三萬五千條，英國製織布機五百三十架。男工約二千人，此外還有女工。這是已成爲一個很大的棉織工廠了。可是不幸到一八九三年十月十九日(淸光緒十九年九月初十日)以不戒於火，織布全局被焚。當焚燒時，曾由英會審蔡乞租界當局飭令界內水龍馳救，豈知巡捕房竟不允所請。蓋西人見我國自立機器織布，甚爲妬忌，恐怕不久中國用布自能織作，洋貨不能進口，今見織布局一旦被燒，正合洋人之意，自然不肯施救了。

上海第一，也是中國第一的機器棉織廠於是完全化爲灰燼。李鴻章因見洋布進口之巨大，認爲織布局斷難中止，亦難緩圖，主張應仍在上海另設機器紡織總局，籌集股項，官督商辦，以爲提倡。於是派津海關道盛宣懷(杏蓀)赴滬會同江海關道聶緝槼商明前辦紳商將前局妥爲結束，截淸界限，分籌資本，一面規復舊局，一面設法擴充。

恢復擴充的計劃是如此：「一面招徠新股，仍就織布局舊址，設立機器紡織總廠，名曰華盛，另在上海及寧波、鎭江等處招集華商分設十廠，官督商辦。總廠請辦紗機七萬錠子，布機一千五百張。各分廠請辦紗機四萬錠子至二萬錠子不等，其有兼辦織布者，請辦布機五百張至二百張不等，統共紗機三十二萬錠子，

布機四千張。」

華盛機器紡織總廠，於是於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在織布局原址興建房屋，所招新股定爲八十萬兩。但是多方招募應者寥寥，後由他方籌款，得以開辦。與華盛同時籌備的，尚有華新、大純、裕源等廠。華新運轉紗機計一五・五七六錠子，其後如何已不可考。裕源則於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六年）開工，於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售於日人，大純於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創立，因經營不良，於一九二〇年（清光緒二十八年）時售於日人。至於華盛，則至今尚爲國人所經營，即楊樹浦路申新第九紡織廠。

報業雜誌

(1) 赤縣神州

祝神州日報復刊及其創刊三十周

神州日報在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創刊於上海，它的使命是在喚起國民負責的思想與推動光復漢族的高潮。在它創刊後的第五年，漢族就推翻了滿清政府，而建立了一個五族共和的民治國家。可惡的是被北洋軍閥四分五裂地割據着擾亂了十多年，弄得中國是勢益凌替了。這時候保留着西南還是革命的策源地，在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發動了國民革命，來掃蕩封建的殘餘，得到廣大民衆的擁護與響應。國民革命軍俄而克復湘贛，進規江浙。此時，日暮途窮的軍閥，在他們所暫握着的境域內，對於革命的民衆任意摧殘，神州日報亦因受壓迫而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一月停刊！可是兩個月後，上海就歡迎了革命軍進來而驅逐軍閥惡魔滾蛋。時隔十年，神州日報在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日復刊，這時候中華民國已進入憲政時期，撥正軌道，努力修明政治，改造社會，以期完成一個近代的國家了。回溯神州日報之三十年，與中華民國國運的關係可謂密切之至，它的存在的意義也自然是偉大得很！

因爲神州日報的經歷是反映着中國近代的過程，牠的本身就是有意義的。所以現在就說述神州日報的歷史，聊當復興祝詞。並且上海通社裏收藏了幾件神州日報的文獻，類如創辦時的招股章程，晶報發刊的告白等等，現在也引用進去，想執事諸公見之，也要一粲吧。

*　*　*

神州日報始刊於一九〇七年五月（淸光緒三十三年四月），是于右任、楊篤生、汪彭年等幾位先生創辦的，以鼓吹革命爲職志。在前一年，就已經開始籌備，當時公佈的招股廣告云：

〔緣　起〕爲消除省界，揚厲國徽起見，開辦日報於海上，定名華商神州日報社。

〔股　額〕仿有限公司辦法，集足資本十萬元，分二萬股，每股銀五元，非本國人之股不收。

〔收股期〕除由發起人承認六千股外，餘股有願認者，從光緒三十二年六月朔日起，每股先收掛號金一元，七月望日起收第一期股洋二元，九月望日起全數歸收。

〔官　利〕週年八釐自收第一期股銀之次日照數起算。

〔紅　利〕每年進款除應付股息及各項開支外盈餘，作爲紅利，分十二成算：二成作爲公積，二成作爲辦事人員酬勞，八成按照額股分派。

〔紅　股〕另設紅股八百股，凡入股或代招至一百股者，即酬四股，多則遞加。

本報自四月發起，所有認定及代招股金現已過半，一面訪延通才，一面公請專員赴東調查機件，幷老

綜各大報館辦法，以資借鏡。

神州日報始和讀者見面的時候，上海的報紙都主張君主立憲，對於種族革命，尤非所意。且懾於清廷淫威及鑒於蘇報和警鐘日報的覆轍（參考一）更抱明哲保身的主義。（參考二）然神州日報獨不畏强暴努力主張革命，因此深得人心，銷路大增，幾爲上海各報冠。

神州日報不僅是對於國是有所主張，且能於所在地爲地方服務。有一件著名的故事足爲之證。一九○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淸宣統元年三月三日）上海發生印度巡捕侮辱華女事，各報皆略而不詳，神州日報卻敢大膽記載，遭工部局干涉，且控之於公共租界會審公廨。神州日報卒不爲權勢所懾且用大號字每日刊載旋公廨判決此案不過責令報館將公堂堂諭，並自撰解釋之論，登入本報三日。（參考三）上海租界內居民，當時有呑聲忍氣地受巡捕房壓迫者，得此一紙皆爲大快，認爲能言人之所不敢言。當時上海各報，銷數罕有超過萬份者，神州日報則以敢言之故，超過一萬以上。

就在這件事發生的時候，于右任先生已經另外在籌備辦一張日報，名叫民呼報，以更激進的主張鼓吹革命。同時楊篤生先生去國留學，故神州日報報務由汪彭年先生一人主持。民呼報在一九○九年五月十五日（淸宣統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出版，當時神州日報的言論和民呼報一吹一應，互相唱和，好不熱鬧！

革命勝利，民國成立。在紀元第一年的五月十五日，神州日報舉行共五周年大祝典，正値主張貫澈之

時，其歡忻可想而知！

這時候汪彭年入京做議員，報務完全委託給汪允宗主持。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冬，汪讓與孫鍾（震東）。中經滄桑，頓失舊觀。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孫又將神州日報出讓給於錢芥塵先生。錢先生聘余洵（大雄）先生爲協理，從事復興。次年冬，錢先生以積勞養疴，乃讓由余先生任經理。

余大雄先生計劃了一個恢復舊觀的方針。他將神州日報的編輯事宜委給吳瑞書，自己另去辦一個三日刊的小報名「晶報」，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三月三日創始，專載幹練之小品文字；除單獨發行外，更隨神州日報附送。晶報出版的告白是這麼說的：

「世風澆漓，每況愈下，苟不砭箴，誰爲藥石？本社以改良社會爲職志，特組織破天荒之小報一種，定名晶報，已於三月三日出版，敦請葉小鳳、包天笑、王鈍根、劉迦公、漱六山房、歐陽予倩、採臏蝯、錢生可、張丹翁、周瘦鵑、沈能毅、胡寄塵諸文豪担任短評、小說、筆記、俏皮話諸作，馬二先生、張繆子諸戲劇家担任劇談、脚本，泊塵、丁悚諸畫家担任插畫。每期必有插圖及名優名妓寫真四五張，且有「三日一人」之名家題字，末附衣食住新智囊、新常識、風俗談、花界叢談、求疵錄，并請各大著名記者錫以佳篇。每三日出版一次，每期僅印六千份，售罄決不再版。」

余大雄先生的本意是想借晶報之力，挽回神州。然而它的結果是出人意外，「晶自晶，神州自神州」，晶報的銷數逐日激增，並且創闢了小報的新路；神州却未有起色，且賴晶報的經濟補助。迨一九二六年（

民國十五年）末，余乃將神州日報盤讓給蔣光堂先生。

蔣光堂先生是革命同志，在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春在上海辦有中南晚報，次年年底接盤神州日報，不虞在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一月，蔣先生被殘守東南的軍閥所捕，中南晚報被封，神州日報亦告停刊。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革命軍克上海。那時有一插曲，即在五月間，申報會載一「新聞紙公司啓事，」稱該公司接辦神州日報，並擬擴張教育、印刷等事業。但是後來無有下文。

十年霎時過了。在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蔣光堂先生決心重謀復刊，乃邀集同志從事籌備，於是在這年的雙十節日，這張有革命歷史的報紙重與讀者相見。

當今內政漸上軌道，而外侮日亟之時，正予吾國國民與政府以試金石，願神州日報以其剛正的精神，宣達民衆的意見，鼓勵民族的精神，以與中華民國永垂於久遠！

〔參考一〕蘇報和警鐘日報都是清末鼓吹革命思想的報紙，均辦於上海，且均觸清廷之怒而遭摧殘：蘇報於一九〇三年七月七日（清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三日）被封，並捉去多人；警鐘日報於一九〇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清光緒三十年二月二十日）被搜查，捕去五人，旋判印報機充公。

〔參考二〕神州日報創刊時，上海所有之重要的中文報紙為：申報，新聞報，中外日報，同文滬報，時報，南方報等。

〔參考三〕工部局控告神州日報案，在東方雜誌第六卷中有詳細之記載，今摘要如下：

「宣統元年三月初三日（一九〇九年四月二十二日）鄉女劉翠英行至潭子灣中興麵粉廠附近，被住居該處之管工印人二人強辱。神州日報對於此事在三月初七日、初九日、四月初二日、五月十一日（公歷四月二十六日及二十八日、五月二十日、六月二十八日）四次作論說評之。工部局以為違礙治安，擾亂人心，因而呈控。六月初三日（七月十九日）初審，英副領事布辣德與會審委員寶子觀研訊。時上海各大報館激於義憤，特聯合組織日報公會，公延律師愛禮司助神州日報辯護。開審時，原告律師高易謂：「日報言論公正，捕房本不能干涉，惟毀謗印人，妨害租界治安，捕房屢次警告，該報置之不理，又請其取銷前論，登報道歉，該報又復加以評論駁詰，茲將該報呈堂請察。」被告律師德雷司於是先請以譯文符合否，繼提出印捕犯罪之證據。工部局協董麥倫供訴：由工部局擬稿交一西人，轉神州日報，要求登報道歉情形。愛禮司謂此稿於神州日報名譽有礙，即不能登載，故駁斥之。初六日（二十二日）復審，愛禮司謂：「敝律師祭得擾亂人心一語，範圍甚廣，如遇反對軍國大事，始可用之，今查　力派脫（西書名）工部局既非國家可比，意者該報所載，其即反對工部局總辦之意乎？現在呈堂之報紙，敝律師與德雷司律師，可分兩說：一則論說中並無擾亂人心之意，二則著編之人，如有意義，有權登報，且該報閱者甚眾，華字報注重題目，如四月二十六號

所登印人案使人一望而知。……查印人犯案，如一九〇八年全年，統計百名中，犯案者竟有五名之多。神州日報所載實事求是，與衆有益，並無不合，如以其爲擾亂人心，應由原告交出擾亂的據，方爲合理。」德律師起而伸說曰：「工部局所交之稿，似非專爲要求登報道歉，直欲破壞該報名譽。」原告代表高易幫辦瓊司律師起而言曰：「現在兩造案情，伸訴已畢，惟原告具控原因，實有兩端：一則工部局以該報爲政治機關，此數次論說，係嘗試工部局者，應請堂上嚴辦；一則原告並不欲堂上懲儆被告，但求當衆宣布嗣後報館持論務須公道，斷不可以此爲成例。」中西官會商，諭於六月十一日（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三宣布堂諭。堂諭云：「查此案工部局控神州日報登載印人各節，祇應就犯事印人立論，不應涉及全體印人，有礙租界治安，請爲究辦等情前來。據神州日報訴稱，報載各節，確祇就兇橫之印人而論，並未指及全體印人而論等語。公堂查神州報登載各節，幷未聲明專指犯事印人而言，據稱係專指犯事印人而言，其措辭宜有範圍，未便過於激烈，以致構成訟端。本公堂因該報前曾撰有解釋前論，此次可以作爲和平之解決。判令神州報館將公堂堂諭，並自撰解釋前論，於一禮拜內，登入本報三天，以釋羣疑。嗣後報載論說，須嚴範圍而清界限，不可涉於含混致生枝節，此判。」」

(2)美查兄弟

申報創辦人考

創辦申報的美查先生，名字叫安納斯特，他的哥哥名字叫腓力德立克（Messrs. Frederick and Ernest Major）美查兄弟起先都在中國業茶，旋因折閱，思改業，安納斯特美查乃創辦申報；其兄仍業茶。這一件事實是不錯的。中國報學史上記載申報創辦的經過也是這樣，但是在「美查」文下注的原名作 F. Major，那是錯把哥哥的名字當做弟弟的名字了。後來別的講述中國新聞史的文字與書籍，都因襲這個錯誤，並且對於美查的名字，也祇知道一個縮寫字，而不能舉出全稱來。這錯誤是怎麼樣造成的呢？查申報館存有美查夫婦合像一幅，下注 F. Major 字樣（曾印於「最近之五十年」中），這幅照實在應該是創辦申報的安納斯特美查的兄嫂的，因爲 F. 是 Frederick 的縮寫，否則應作 E. Major 了。

近讀白瑞華教授所著的中國報紙（Prof. R.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裏面把美查兄弟的名字的全文都寫出了，解決了不少的疑惑。但是白教授却以爲申報是腓力德立克美查所創辦的與經營的，這却是一個錯誤。查申報係安納斯特美查所創辦與經營，除前記之中國報學史所載一說外，尚有兩個有力的證據。一爲一八七五年字林報行名簿（此書現藏於 Mr. Bosack 處）對於申報的記載：

申報館 Office, 197 Shantung Road.

"Shun-Pau†" Daily News.

Major, Ernest, ed. and mgr.

第二是當安納斯特美查在故國逝世後，申報於一九零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淸光緒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刊「報館開幕偉人美查事略」云：

「美查，英人也。於同治初年來申營洋布業，能通中國語言文字，於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創辦申報等。嗣以年老歸國，所辦各事，委人經理。昨本館接美查逝世電耗，爲之憮然者久之。美查享年七十有幾。」

再查 North-China Herald 一九零八年四月三日號，也有一段記載：

A telegram was receives here on Saturday from home announcing the death of Mr. Ernest Major.

這裏證明了死者乃是安納斯特美查，而當時申報所明認爲「報館開幕偉人」者，所以以 F. Major 爲申報創辦人是錯誤的。

至於申報所載美查事略，說他初營洋布業於中國，那又和普通記載不同。這問題且保留暫不研究。

〔注〕 † Pau 係照原文。

(3)上海德文報紙小史

在最近五年之中，上海有一份德文報紙，名叫上海德文日報(Deutsche Shanghai Zietung)，是遠東德僑的唯一的重要喉舌。這張報紙在一九三六年的一月換了主筆，並且報名亦改做了東亞勞合日報(Ostasiatischer Lloyd)這件事，在最近幾天的報紙上都有記載，但是有的地方說得未免錯誤——譬如他們說，現在改的這個名稱「歐戰前該報曾用此名」，就很含糊，並且微誤。現在我們把上海德文報紙的歷史說一遍，那末其前後關係，始得明瞭了。

上海第一次有德文報，是在一八八六年(清光緒十二年)這張報的名稱是德文新報(Der Ostasiatische Lloyd)，請注意這名稱的原文，與現在東亞勞合日報的原文，雖甚相似，但微有不同的地方的，細辨即可知。德文新報原來是一張每晨出版的單行報紙，但沒有幾久，就變做了晉源西報(Shanghai Courier)裏的一欄，而不單獨刊行了。晉源西報是一張英文晚報，然而她到了此時，是容納過一個德文欄的。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五年)，晉源西報主人英國人才克爾(J. G. Thirkell)逝世，該報即歸併於文匯報(Shanghai Mercury)。德文新報此時乃重起爐灶，又復單獨出版，不過是每週出版一次。主編爲德人芬克(C. Fink)，這位先生是一位理想的新聞人才，故德文新報在當時各種客報之中，是甚佔勢力的。芬克爲聯絡我國人感情及推廣鋼鐵商業起見，在一九一〇年(清宣統二年)創刊一種中文週報，名

叫德和報，印刷極爲精美。到了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歐戰爆發，德文新報與協和報却變做了德方在遠東的宣傳機關。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八月，我國參加協約陣線，對德宣戰，德文新報及其附屬出版物於是被封禁。

此後，德國在華勢力既削，商業狀況亦銳減，故雖自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中德復交，但是德僑並無一有力的言論機關設於上海。直至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以後，德國工商業入於復興時代，對華商業關係亦重現緊密之象。於是船長西蒙愛白哈德(Captain Max H. H. F. Simon-Eberhard)在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創刊上海德文日報。如果就政策方面說來，這當然是在華德僑之繼續德文新報一貫目的底刊物，不過在一般情形方面看，相隔之日久，實在也沒有什麼連帶關係了。

西蒙愛白哈德船長在一九三五年回國，報事交由他的夫人負責。現在，德國方面，覺得和中國關係愈加密切，於是着手扶植上海德文日報，因有最近實隆赫德門（Paul Huldermann）接辦之舉，而名稱亦改做「東亞勞合日報」了。

(4)上海報學社

「勞合」(Lloyd) 一字的意義是「商船」這是可以使我們明白該報產生與存在之意義的。

中國報學先進戈公振先生之死，新聞界莫不同聲一慟。論戈先生一生的事業，實泰半爲樹立中國新聞事業的基礎工作。如服務於報館，當記者，做編輯，教授新聞學，訪詢於國際，著譯報學書，創立報學社，莫非爲報業盡瘁。當戈先生去世時，報載生平事略，說及先生創立報學社事，謂「曾任各大學新聞學講席，循循善誘；並發起中國報學社，從事新聞學之探討。」戈先生旁的事業，現在已有許多人爲文記之了，而報學社尙罕有說及者。該社初名上海報學社，到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才改名爲中國報學社。牠的存在，對於中國新聞事業研究之策進，是有很多的援助的。

上海報學社成立於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那時候戈先生正在國民大學教授新聞學，而當時各大學設新聞學科者亦頗多。聯絡各校報學同學在同一組織之下爲研究報學而一致努力，實爲共同之理想。在這年的十一月，戈先生於是發起組織報學研究會，於十一月十九日在戈登路國民大學第二院開籌備會，到者除國民同學外，尙有大夏大學同學，首先提議該會名稱，議決保留至下次開大會時決定。二十七日開大會，決定名稱爲上海報學社，通過草章，並選舉黃養愚，周尙等十五人爲執行委員，廿九日就在大夏大學禮堂開成立大會，到者有社員五十餘人，和戈先生等。戈先生演講云：「中國自漢即有邸報，爲世界最早之報紙，現與各國比較，幾至落伍，甚屬可恥！但經濟不足，交通不便，亦爲報紙發達之阻礙，然人才缺乏，更爲阻礙之重大原因。近年各大學漸有報學科之添設，諸位今創報學社，研究報學，社員亦極踴躍，甚爲可喜。」可見戈先生對於報學社的期望是很大的。

後來光華大學報學科同學也加入社中又出版「言論自由」雜誌，蜚聲海上。社員漸漸分佈於四方，人數日增於是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十月十二日成立了「上海報學社杭州分社」分社開幕之日，戈先生特赴杭參加典禮，並舉行公開演講。

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秋，上海報學社徵求社員，加入人數極多，如蔣光堂成舍我先生等亦都加入。社務進行本極順利，旋因東省事變一二八滬戰相繼而作，戈先生自己亦復出國考察，社務於是無形停頓。現在戈先生雖已病故這事業的基礎應仍安好存在，當有望於他的同志們奮起而光大之也，

(5)六十年前的白話報

距今六十年前，申報館另外出過一種用通俗文體編寫的報紙，名字叫做「民報」牠於一八七六年三月三十日（清光緒二年三月五日）創刊，次日本埠字林西報裏對於牠有過一段記載至本年三月三十一日，恰爲六十年現在字林西報裏有一欄是專抄六十年前舊報的，剛正抄着了這一段，是這樣說的：

「我們已看到申館報新出版的一種報紙的創刊號，名字叫做民報，賣五個小錢一份，牠的特點是在用白話寫的，可以幫助讀者容易懂得牠的內容。每一句的末尾都空着一格，人名和地名的旁邊均以豎線號（——）和點線號（……）表明之，並且祇售半個銅板一份，是使牠可以達到申報所不能及於的階級，譬如匠人工人，和很小的商店裏的店員等。牠將每天刊行。」

(6)三個辦報的上海道

上海道台是清朝時候駐上海的最高行政長官，關於道台的解釋及歷任上海道台的歷史，在上海通第一百〇六期已經詳細的談過，對於那現在看來是很古怪的名目，而當時爲一有威有福的大老官底一切一切，可說是講得很仔細完備了。現在，我要提出其中的三個上海道台來說一說，就是馮焌光，蔡鈞與蔡乃煌，此一馮二蔡所以要拚在一起說，因爲他們都在上海辦過報紙，故可認爲特別同行也。

第一個辦報紙的道台是馮焌光，他於一八七四年（淸同治十三年）到任，至一八七六年（淸光緖二年）即用道庫經費辦一張「新報」，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夏曆十月初八日）開始出版。那時候，除此之外，上海祇有一張申報，至於新聞報則尙未出世。新報是用中英文合刊的。原來在道光末年以後，上海道台是兼管洋務的，就是說他兼任地方外交官的；那末他辦一張中英文合刊的報紙，正是爲「公告華洋」的吧。這張報紙妙得很，在當時候，國人呼之爲「官場新報」，而外僑則目之爲「道台的嘴巴」（The Taotai's Organ）。到了一八七七年六月十一日（淸光緖三年五月初一日）牠取消了英文，大槪因爲外人看牠的並不多。不過，另一原因，或緣此時道台已換了劉瑞芬，就任，作興是他不贊成中英文合刊吧。但劉道台總之還願意維持新報出版。到了一八八二年（光緖八年），新道台邵友濂到任，就把新報裁撤，這第一種官場報乃休刊。

馮道台辦報是在任期內，且經費亦出於道庫。蔡鈞這位道台辦報，則在脫離官場以後，他是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就任，而於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卸任的，可是到了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他在上海開辦一家「南方報館」這報紙也是中英文合刊的。他的目的，是在「遇事辯護，以通外郵」從前的新報，所負的外交責任是地方的，而南方報則爲國際性的了。因蔡氏任上海道以後，又出任日本出使大臣，他當然是明白創辦外國文報紙對於外交上的效用了。不過收效也不大，而經營得又大虧其本。到了一九〇八年二月一日（光緒三十三年除夕夜）南方報館就收莊了。

馮道與第一蔡道，確實是「辦」報，而第二蔡道，卽蔡乃煌，實在是「收買」報紙，而沒有創辦報紙。他於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到任，就收買滬上輿論著名的「中外日報」（一種報紙名稱）卽於此時盤給了他，他特差了親信到報館中去監視，於是館中編輯先生，不得不總辭職，這樣中外日報弄不到幾年，就此一命嗚呼了。姚公鶴的上海閒話說：「上海報界之有政治意味，當以前淸季世某上海道，購買某報始。」所謂某上海道，卽蔡乃煌是也。所謂某報，卽中外日報是也。

(7)最早的畫報

張若谷先生的「紀元前五年間上海北京畫報一瞥」是一篇極有趣味的文字，同時也是一篇極有價値的史料，因爲文中第一段講到了最早的畫報，我們想就討論這一個問題。

畫圖新報並不是頂早的畫報；而頂早的畫報原來就是畫圖新報的胞姊，名字叫小孩月報。她們都是上海淸心書館出的（後來改由中國聖敎書會出版）小孩月報創刊於一八七五年（民國紀元前三七年卽淸光緖元年），三月，畫圖新報創刊於一八八〇年（民國紀元前三二年卽淸光緖六年）五月。小孩月報的內容有詩歌、故事、名人傳記、博物、科學等。所用插圖都是銅版雕刻物，很精緻，和後來畫圖新報是一樣的。

薩空了先生於一九三一年（民國二〇年）在北平燕京大學演講「五十年來中國畫報之三個時期及其批評」也提及小孩月報爲上海編輯印刷甚佳之畫報，但是他自己未曾見過，並且他還問過戈公振先生，「戈似亦未曾親睹。」現在上海市通志館裏已經收集了小孩月報若干份，不過第一號還沒有至於畫圖新報的第一號，通志館已藏有之。

淸心書館卽淸心書院（今中學），它所以印刷書報的原因是：淸心書院本是紐約長老會創立的，所以校中一切開支，都由該會供給。一八六一年（民國紀元前五一年卽淸咸豐十一年）美國發生南北戰爭，該會因捐款支絀，凡隸屬機關，都減少供給。此時書院院長范約翰敎士（Rev. J. M. W. Farnham）遂改學校爲半工半讀制，略事收入，以資維持，其工作分爲兩項：一爲種植園藝，一爲印刷。後來就出版月刊兩種，一爲小孩月報，一爲畫圖新報，報中附印精美銅圖，極受人稱異讚揚。至於此種銅圖的來源，是由英美敎會用過之後送來，所以實際上是「廢物利用」呢。

約在一八八〇年（民國紀年前三二年卽清光緒六年）以後，小孩月報和畫圖新報都移交給中國聖教書會（Chines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Shanghai.）印發。一八九四年（民國紀元前一八年卽清光緒二〇年），中國聖教書會跟華東聖書會併合爲一，改名「聖教書會」，兩種月報仍繼續出版。後來小孩月報到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纔停刊，畫圖新報則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停版。

* * *

在小孩月報和畫圖新報創刊時代之間，申報館也曾出過一個畫報，名叫「瀛寰畫報」，創刊於一八七七年（民國紀元前三五年卽清光緒三年）九月，出五卷而止；見中華各報源流年數表（載於畫圖新報第十年第十二卷。）當時申報館還出過一種文學雜著的月刊，名叫「瀛寰瑣記」，普通都知道；而它的姊妹刊「瀛寰畫報」則罕聞人提及。一八八四年（民國紀元前二八年卽清光緒十年）五月八日，點石齋畫報創刊，查點石齋印書局是申報前館主美查（Ernest Major）辦的。而點石齋畫報出版之時，申報刊登廣告亦云「本館新創畫報」，那末說瀛寰畫報是點石齋畫報的前身，也未嘗不可以吧。

(附錄)紀元前五年上海北京畫報之一瞥〔張若谷作〕

神州畫報及其他

中國自從有現代日報產生以來，差不多已有八十年的歷史。最早的，是伍廷芳創辦的中外新報；(註一)

該報爲香港孖刺報的中文版，創刊於民國紀元前五十四年（清咸豐八年即公元一八五八年）。最早的畫報，恐怕要算紀元前三十二年（清光緒六年即公元一八八〇年）上海出版的畫圖新報（註二）從那時起到如今，也有五十六年的歷史了。

中國報紙上最初所印的畫圖，都是不出乎歷象，生物，汽機，風景一類的範圍，圖畫都是用銅版鏤雕的，費錢很多。上海新報（註三）在紀元前四二年（清同治九年即公元一八七〇年），每期刊「機器圖說」，繪一幅機器的圖樣，並加以說明。紀元前四〇年（清同治十一年即公元一八七二年）起，報頭上曾刊有黃浦江風景圖。到了紀元前三〇年間（光緒初葉），石印術流行起來，才開始有關於時事新聞的畫報出世，最著名的有紀元前二十八年（清光緒十年即公元一八八四年）出版的點石齋畫報（註四）等，這個時期的畫報，還偏於書畫美術方面，圖畫的題材，也祇以社會風尙爲對象，和點石齋畫報同時印行的，有飛影閣畫報，書畫譜報數種，都是無關國事大局的。一直到了紀元前五年間，才有諷刺時局兼報道新聞的畫報出現，雖則繪畫技巧尙幼稚，不能把眞相正確地表現出來，但是也足以和報紙文字相輔並行，頗能收到刺激讀報人的功效了。

中國自辦新聞事業，是從清末創始的，其敢公然提倡民族主義，鼓吹排滿，主張革命者，有蘇報（註五）國民日日報，（註六）民報，（註七）神州日報，（註八）民呼報，（註九）民吁報，（註十）民立報（註十一）等，這幾種鼓吹革命生力軍的報紙，都出版在辛亥年以前，革命志士，藉爲利器，終於推翻了帝制。辛亥年武漢起義，揭竿一呼，各地聞

風響應，不過三個月時期，宣統退位，清室顛覆，民國成立，論者都歸功於報紙的輿論。

報紙除了揭載文字之外，還可以利用圖畫吸引一般人的興趣。因為文字有深淺，非盡人所能閱讀，若借圖畫表現，可以使村夫稚子，都能一目了然。英國名記者北巖氏說過：『圖畫是一種無音的新聞，最能吸引讀者注意。』

中國日報開始有銅版製圖的畫報，當以民國九年六月九日上海時報(註十二)創始附刊的圖畫週刊為第一。但在時報方創辦的當初，（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時報發刊例中，第十六條載有『本報設插畫一門，或寓意諷事，或中外名人畫像，或各國風景畫，或與事實比附之地圖，隨時采登。』可見在光緒末葉時期，國內新聞界已經知道在報紙上采用圖畫的需要了。民國紀元前各報都尚未利用照相製版印行畫報，在那個時期，却已有幾種報紙發行石印畫報的了。

在紀元前的三五年間（光緒宣統年間），上海北京兩地紛紛刊印畫報，單是據我個人目下收藏的，有下列八種：

在上海發行的：

一，神州五日畫報。

二，民呼圖畫日報。

三，滬報新聞畫。

四，圖畫日報。

在北京發行的：

五，北京當日畫報。

六，淺說日日新聞畫報。

七，燕都時事畫報。

八，北京醒世畫報。

神州五日畫報是跟神州日報附送的。神州日報創刊於紀元前五年（光緒三十三年陰歷三月），從那個時期起發行畫報，雖無法查考。但是翻閱我所收藏的幾十份畫報（自第八期起至第三十六期止）在第二十五期中，有兩張關於舉行慈禧光緒喪儀式的插畫，及在第三十一期中刊有宣統肖像字樣，可知神州五日畫報是開始發行於光緒末年及宣統初年間。在這個時期產生的各種畫報中，神州五日畫報有一個與衆不同的特點，其他的畫報如民呼圖畫日報，滬報新聞畫等都是作長形書卷式的，祇有神州五日畫報的篇幅較大，作橫形帳簿式。每期爲八開紙兩頁，印有時事諷刺，上海風俗，上海新聞，各地新聞，國外新聞，女界偉人各種圖畫十數幅，並有長篇連載小說「姊妹花」（述英國二少女豔事，原作者署名錢生，天僇潤詞）附有插畫甚多。畫報編輯爲馬星馳君。

民呼圖畫日報是民呼報的附刊，簡稱民呼畫報。民呼報創辦於紀元前三年五月十五日（宣統元年

三月廿六日，）從出版到停刊，祇有九十三天就夭殤了。我藏有該報圖畫一二卷，（自己酉年三月二十六日起至五月二十二日止，零散不全。）其中有不少頗具歷史價值的資料，特多攻擊官場的諷刺漫畫。圖畫編輯爲現尙健在的張聿光先生。

滬報新聞畫，創刊年月日不詳，我藏有紀元前三年（卽宣統元年戊申）七八九十月的合訂本三卷。內有畫評數十幅，多半是諷刺淸末政府官吏的寓意漫畫。

圖畫日報爲上海環球社編輯發行，是一種單獨出版的畫冊，紀元前三年（卽宣統元年）七月創刊，每日出版一冊，作經摺式，每冊本埠初售銅元三枚，後改爲大洋二分四釐。每期共十二頁，內容總目分大陸之景物，上海之建築，世界名人歷史畫，中外新列女傳，社會小說「續海上繁華夢」長篇偵探小說「羅師福，」世界新聞，上海社會之現象，營業寫眞，新智識之雜貨店，外埠新聞畫，雜俎等十二門類，圖文對照。該社部員，爲中日兩國人士合作。著述部有晉玉，雨田，秋石，宜甓，捷走，陸靑涵，秋聲，夢癡仙，南風亭長，蔣景緘諸君；繪畫部有式如，爾蓀，詠霓，如蘭，紫詳，箴齋，秉鐸，韞方女史，井原太郎等。攝影部有雲蒸，福井三島等。初辦時常隨報附送「十日小說」「勸業會報」等書，我藏有該報自第三十期起至二百八十三期止，殘缺不全。

北京當日畫報，創刊於光緒末年，總理張少泉，經理發行兼編輯李瑞臣，繪圖編輯英銘軒。內容有北京新聞，燈謎懸賞，時事諷刺畫等。我藏有宣統己酉年出版者數份。（自第七期起至第一百七十二期止，殘缺不全。）

淺說日日新聞畫報，北京出版。經理編輯人柳贊臣，繪圖德澤臣，每日一張，售銅元一枚。內容有諷畫，寓言，諷字及有關風化新聞的插圖。我藏有紀元前三年（即宣統元年）三月份合訂本一卷，（自第一百三十一號起至一百五十九號止。）

燕都時事畫報，宣統元年創刊，北京出版。發行編輯人廣仁山，編輯人來壽臣，經理督印人劉雁如。日出一張，售銅元一枚。內容有演說，北京新聞，及時事諷畫等。我藏有紀元前三年（即宣統元年）七月份合訂本一卷，（自第六十一期起至第八十九期止。）

北京醒世畫報，創刊於紀元前三年（即宣統元年）十月間，編輯者張鳳綱，總理人韓九如，發行者恩樹人，繪圖者李菊儕，印刷人魏根福。逐日出版每張銅元一枚。內容與燕都時事畫報略同，少諷刺畫多社會新聞。我藏有該報紀元前三年十一月份合訂本一卷。（自第十二號起至第四十號止。）

以上北京出版的幾種畫報，都是適合於北方婦孺閱讀的通俗刊物。此外在天津方面，也有同樣性質的畫報，如正風畫報等，其編輯體裁，略仿宣統元年北京出版的正俗畫報及白話畫圖日報等，這幾種畫報，都以迎合北方一般低級讀者的心理，對於鼓吹革命思想方面，並沒有什麼影響，若和上海出版的神州五日畫報民呼畫報相比，是不可同年而語的了。

（註一）中外新報有二種：一為半月刊，寧波出版，創刊於紀元前五十八年（清咸豐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為西人瑪高溫主持。紀元前五十六年改為月刊，由應思理主持紀元前五十二年（咸

豐十年即公元一八六〇年）停刊其二為伍廷芳主持者，香港出版，初為兩日刊，後改為日刊，為中國日報最先的一種，今已廢刊。

（註二）畫圖新報為上海中國聖教書會出版，月出一期，連史紙雕刻銅版精印，有地圖，風景，天文，地理，科學，風俗，時事，名人像等，民國二年停刊。

（註三）上海新報為上海英文字林報的中文版，創刊於紀元前五十一年（清咸豐十一年即公元一八六一年）初係週刊，次年改為每二日出一張，由華美德，林樂知等編輯，申報出版後，改為日刊，不久自動停刊。

（註四）點石齋畫報創刊於紀元前二十八年（即光緒十年）為英人所設點石齋石印局承印。姚公鶴「上海閒話」載：『石印書籍之開始，以點石齋為最先，在南京路泥城橋堍，開點石齋石印第一獲利之書，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萬部，不數月而售罄。於是寧人則有拜石山房之開設，粵人則有同文書局之開設，三家鼎足，壟斷一時，誠開風氣之先者也。』

（註五）蘇報創於紀元前十五年（即光緒二十三年）初為保皇黨代言，後改為革命報，延吳稚暉等為主筆，二十九年章太炎為文介紹革命軍一書，卒成文字獄，即新聞界著名之蘇報案，旋被封閉停刊。

（註六）國民日日報，創刊於紀元前九年（即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為蘇報中人所發起，惟由

外人出面發行。

(註七)民報創刊於紀元前六年(卽光緒三十二年)爲月刊，發行於東京，創刊號有孫中山先生發刊詞。

(註八)神州日報爲于右任先生手創，創刊於紀元前五年(光緒三十三年陰歷三月)。北平馮翰飛藏有神州日報首尾不缺，自創刊號起至民國十六年一月停刊，歷二十年，發行九千餘號，黨人報紙以此爲最早最長，誠爲瑰寶。

(註九)民呼報亦爲于右任先生所創辦，發刊於紀元前三年(卽宣統元年)出版僅九十三日而殤。

(註十)民吁報亦爲于右任先生創辦，因攻擊日本，爲上海道封禁，出版僅四十二日。

(註十一)民立報亦爲于右任先生所創辦，創刊於紀元前二年(卽宣統二年)九月九日，二次革命後停刊。

(註十二)時報爲狄楚青創辦，延陳冷爲主筆，獨創體裁，樹立了中國報紙重要的改革。

(8)納許自述

六年之前，上海有一張著名的英文晚報，文匯報 (Shanghai Mercury) 忽然停刊，而歸併給英文大美晚報。文匯報曾有五十一年的歷史，當它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舉行五十週紀念時，曾有舊日

館中的要員納許（R. D. Neish）寫過一篇自述，記載館中許多的趣事，特別是關於文匯報和字林西報的競爭，和日本人謀取文匯報管理權的記錄，極爲重要。今特譯錄如後。至於文中說該報一直是保持着純粹營業的地位，却不盡不實，該報分明是在日俄戰爭時代就變做日本的宣傳機關了。譯者誌。

我在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清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到達上海，在黃浦灘遇見接待我的巴拉德君（Ballard），是他邀我從倫敦來到文匯報館工作的。巴拉德立即領我去見館主開樂凱（Clark）。這一天不出報，開樂凱和我寒暄之後就領我到宿舍裏去。下一天，我開始會見我的同事們，每件事情都很新異，而我的第一個印象是開樂凱和同事們都很好的。這天晚上，印刷間裏出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紛擾得很。我看見所有的西籍職員，連開樂凱在內，跟了小工帶着末一頁版子進印刷間，於是我也跟了進去。來了這麼許多的「工頭」，倒使得印刷匠手足無所措了，似乎每樣東西都是錯的，時光過得很快，而沒有一張滿意的報紙印出來，騷擾到了頂端，開樂凱怒得去打倒一個不幸的小工。我想還是退出來的好，就趁人不留意的時候溜了出來。到第二天，我才明白昨晚哪個場面的原因。原來昨晚是第一次用一架新的印刷機，而且是第一次印刷增加篇幅的報紙。開樂凱找哪個小工來慰撫他，并給他一元錢，我才覺得要是把開樂凱當做一個兇暴的主人哪才遠得很呢。開樂凱對於他的中西雇員都非常的優渥，而我們的關係尤其像朋友一樣，看不出是雇主與被雇人。薪水實實在在是很低，但是要曉得文匯報在哪時候，即使到現在，一直是保持着純營業的地位，沒有一點津貼或補助，所以一點利潤祗够開銷用。因此，開樂凱很慷慨的允許他

的職員找兼職做，可是，照我想起來，這個允許的範圍是過於寬大了。

在我進文匯報的時候，這報館是在四川路的一個貨棧裏，四周幾無路可通。但是不久就搬到南京路的一個房子裏，舊爲彙司公司之所在。

搬場到南京路之後不久，這事業就改組成爲一個股份有限公司，有幾個巨大的英國公司購得了大部份的股權。之後，開樂凱在假期內回到歐洲去，而使他的好友巴拉德掌理主筆幷代理總董職。格林（Green）是祕書，我是副主筆兼經理，莫爾根（Morgen）是協理兼帳房，蘇砦（Souza）是記者，赫基（Hickey）是記者兼一般幫忙的人。莫爾根幹得很勤苦，幷且他是專門爲文匯報公司服務的，因他之故這公司的經濟狀況弄得很好，他直到身體的康健失去了才離館。

在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上海有四種英文日報——字林西報（North-China Daily News）及益新西報（Shanghai Daily Press）都是晨刊，捷報（The China Gazette）及文匯報都是夕刊。字林西報的機會利益比別幾個報紙都好，因爲它有津貼——上海工部局予以優厚的資助——並且得到路透社電信的專用權。文匯報的董事決定去挑戰它這種專用權，於是將字林西報的路透電重印過來，且加以直認。當然，字林西報就以侵害版權罪起訴，這場官司是文匯報輸了。但是最後的結果却是打破了字林西報的路透電獨佔權，因爲那時候開樂凱在倫敦，就去謁見路透總社的經理，而這樁案件的報告於批覆時，上海各報都可以得到路透社供給電信的平等權利的條款就告成功了。

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是多事的一年，特別是上海和中國，而且是記者們最紛忙的一個時代。英非菩爾戰爭尙未結束中國義和團又復起事因爲北京使館被圍以後音信許久不通造成了上海方面的焦急與擾亂。這些事變使報紙的銷路激增。這時候上海的街頭叫賣是構成了一幅奇景。

開樂凱所擁有的讀者圈對於這報紙的助力也不小，他們常常供給許多特別的消息。在義和團事變之前，一位文匯報的好友海克司博士（Dr. Hykes）也是開樂凱的一位老友，從美華聖經會的華北經理人哪兒帶給我們一個消息。這位先生吉茂爾（Gammell）是一位縝密的觀察者，他斷定事變必作於未發生之前，他的消息寫得很詳細，這使文匯報的價值大增。後來這篇通信和別的特別通信，合印了一本冊子，題名曰「義和團興起史」（History of the Boxer Raising）很是成功，印刷了兩版每版一千冊，很快的就賣完了。（譯者按，這本書上海市通志館藏有一部，是第二版印的。）

文匯報更幸運它的著名的投稿者，其間如中國學專家艾約瑟博士（Dr. Edkins），金思密（Kingsmill），福開森（J. C. Ferguson），蘭能（G. Lanning）都是經常投稿而使報紙生色不少者。

我們還有幾點成功的地方。當義和團之役後，中外代表談判條件的時候，字林西報準備把大秘密刊布，頗爲自得，但是我們從中國方面得到來源，也把這條約刊布了。當條約簽字的消息達到時，我們發刊了一次號外，比正式公布要早發表一天。

我在文匯報的第一年雖然替報紙本身幹了許多事，但大部份還是爲業務方面服務，新式的印報機

置備了，許多的進展曾造就。可以提及的是我們承印幾個會社及公司的文件，曾得了好些利潤，替上海總會圖書館印刷書目，因爲造成了時間的新紀錄，頗獲榮譽。

開樂凱回來，重理舊業，覺得他的人員和他的工作很抵觸。他很博愛，而他遭着一羣川流不息的訪客包圍。他因此叫我做助理主筆，莫爾根做總經理，勝下經理一職無人擔當。最後，開樂凱又歸國一趟，雇用一位經理。

在開樂凱的訪客中，有一位德文週報的主筆，芬克（Fink），他說他來供給特殊的消息，但是總是有作用的，或者是從中國報紙上得來的。這張德文報有一時期在字林西報館印刷，但是因爲和德羅蒙海（Drummond Hay）卽字林西報之獨裁的經理意見不合，就由亞諾爾特和卡堡(Arnhold and Karberg)出錢辦一個德文印刷所來印這張報，兼做別的印刷業務。但是營業不大靈光，於是芬克來勸開樂凱去盤這印刷所，且保證有上海的幾家德國商行做主顧。於是文匯報公司就增加資本，並收買了這家德文印刷所。可是哪些保證的主顧原來是虛謊的，營業終於不利，印刷這張德文報紙起初尙爲僅有的利潤。兩年之後，重訂條約，則覺是無利可圖了。但是彼此的關係仍舊保持着直到大戰時止。芬克和他的朋友不知在那裏弄來一筆錢，我們便賣還給他一架舊機器及一套舊字模，搬到他們自己的屋子裏去。這結果呢，是使我們的資本過於估價了。

現在我想起一件有趣味的事來——在當日是很惱煩人的——這意外的事是產生於上海舉行大

祝典的日子。我想一定是英皇愛德華行加冕禮的一天吧，賈克歐希(Jack O'Shea)，一位有名的可是在哪時候不足稱的記者，正在館中任職，這天每個人都派定了職務去幹。照我想，歐希得到去聖式弋大禮拜堂採訪典禮的新聞，是最妥全的了，他勝利地回來，得了一篇何吉司教士(Rev. Mr. Hodges)的演講詞原稿。但是一忽兒他跑來找我，爲的是這篇演詞讀不懂。我細細的辨別一下，才發現何吉士是用着他私有的縮寫字及演講姿態的符號。我正有工作在做，乃對歐希說你去弄吧，能弄得怎樣就怎樣是了。可是約莫一個星期還是沒有發表，而原稿也失去了。我後來好容易去安慰那可厭的牧師呢。

日俄之戰，又供給了許多好資料給新聞記者。由此又岔出一件有關文匯報命運的事來，日本人佐原，本在捷報工作，哪時候欲了出來——因爲捷報擁護俄國——而加入了文匯報，他成爲文匯報職員中極有價值的一人，特別是在戰時於我們有益。

現在，我是擔任着主筆和副總董，這年夏天開樂凱因身體不健離滬，我就一人獨斷辦事。在一九〇九年四月(淸宣統元年三月)我們舉行文匯報創立三十週紀念，邀集了上海的外國新聞記者午餐。

橡皮風潮是擾動上海的一件大事，也是測驗新聞記者的一個時代，他們不得不預料崩潰的到來。開樂凱和我寫了許多文章在報上阻止這投機的事業，別的投稿者亦然，但是我們自己仍然不能脫出漩渦，結果是大危機出現了，幸而開樂凱和我的經濟情形還好吧，不然就是運氣算我們受害較少。

在世界大戰時，我們竭盡愛國的職任，拚命鼓勵同盟國而攻擊敵人。但是我們的出力非特不常得到

獎勵，而有時倒遭受阻止。這裏我可以把保存着的幾封信公開出來：

「上海，一九一八年二月八日。

「我奉總領事之命通知你們，他因瑞典總領事的照會注意貴報本月四日的社論「對於皇上的大辱」一文。

「我現在命令你們應卽向瑞典總領事道歉並且解釋你們的行爲。代理刑事律師莫蘇柏。」

* * *

「上海，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五日。

「本月九日來函悉。茲通知你們，我所以有上次的信給你們，是爲了貴報本月四日的社論「拘禁在華之德人」一文係犯一九〇九年中國違警律（修正本）第二款。代理刑事律師莫蘇柏。」

* * *

「上海，一九一八年四月二日。

「前於二月八日及十五日致函貴報，關於二月四日貴報社論「拘禁在華德人」一事，茲奉公使館命警告貴報以後當避免發表任何擾亂治安之言論爲一九〇九年中國違警律（修正本）第二款所規定者。代理刑事律師莫蘇柏。」

* * *

我們不願向瑞典總領事或英國官吏道歉，而寧可被起訴，雖爲我們始料所不及。

* * *

現在講我所極不合意的事，爲我艱於應付的。他們起始和愛資拉(Edward Ezra)購買南京路的一方地，包括文匯報館址在內。因爲前面的房子要重造，文匯報祇好搬到後邊去，極感不適用。開樂凱不憚，乃決定文匯報當自己建築房子。開樂凱和佐原商量預算款額，於是重新增加公司股本。大部分的股票是被佐原所組織的辛狄加按票面價值購得，但開樂凱所執的股權仍有左右議權的能力。佐原於是和開樂凱訂約，要開樂凱給他一個書面憑據，證明當開樂凱擬出售股權時，佐原或其繼承人應有優先承購權。一座很精美的屋子於是在香港路建造起來。但是有許多的原因，也許是增加資本一事使他們起了爭鬥，利益是減少起來。開樂凱埋怨經理不好，就換用一人。可是營業仍無起色，這時候，有一個美國公司要買開樂凱手中的股票；並預備收買德國人的股票，該項股票已落入監理敵產人手中。開樂凱這時通知我來商議，我提醒他哪件寫給佐原的憑據（我亦曾副署）並且勸他去和他的法律顧問商酌。法律顧問的意見是他的股票應由佐原儘先承購。正在這期間，文匯報的新經理已經把這轉移股權的擬議洩露給佐原知道，所以當開樂凱出賣股票與佐原時，他已經準備好商議了。最後，開樂凱把他的大部分股票賣與佐原，隨後舉行一次會議選舉新增的董事。我預測影響要臨到我身上了，我得到六個月的歸國休假期，企圖在我未回來之前把一切都改組。我在離開之前，察覺了新董事部的這個企圖，雖然他們是向我保證我的位置沒

有妨礙，則正式向開樂凱通知，已後不再回上海了。我於是分別了這些友情的董事們，他們贈送我一份極美麗的禮物和一張誇稱的獎狀。到底使我最感激的是開樂凱的熱誠的情誼。開樂凱身體這時很不好，一部份是爲了歷經許多難受的事之故，幾個月後，他就病逝了。

敎育

上海學校溯源

一　高等學校

國立交通大學，最初爲南洋公學，由盛宣懷奏辦，於一八九六年四月八日（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在徐家匯開學，設師範院一級，招收學生四十人，課以中西各學，側重敎育一科。更於翌年設類似附屬小學的外院，招收十歲左右的幼童一百二十人，課程爲國文、算術、英文、輿地、史學、體操六門。聘張煥綸爲總敎習，督促師範生分班敎授，以作實習。該校設立宗旨，在盛宣懷奏陳開辦南洋公學情形疏內敍述極明，略云：『……臣前年創設天津頭二等學堂，旁求敎習，招收學徒，大抵通曉英文者，多懵於經史大義之根柢，致力中學者，率迷於章句佔嗶之迂途，敎者既苦乏才，學者亦難精擇，竊喟然於事半功倍之故，蓋不導其源則流不可得而清也，不正其基則構不可得而固也。』盛氏既抱此宗旨，遂決定舍去以前借材異域的敎育政策，而首先辦理此作育敎師人才的師範院。

該校至今四十年，校名已變換十個：（一）南洋公學，（二）上海商務學堂，（三）商部高等實業學堂，（四）郵傳部高等實業學堂，（五）南洋大學，（六）交通部上海高等工業專門學校，（七）交通大學，（八）交通部南

洋大學，(九)第一交通大學，(一〇)國立交通大學，前四者係前清時代的校名，後六者爲民國肇建後的校名，不過至今附近人們仍稱該校爲南洋公學，於此足見歷史的偉大了。

國立同濟大學，最初名同濟醫院附設德文醫學校。

初，德僑寶隆（Paulun）在白克路設同濟醫院，（嗣寶隆卒，該院改名寶隆醫院，以示紀念。）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在醫院對門附設德文醫學校，十月開學，學生三十三人內二十五人入三年制的德文科，其餘入兩年制的預科。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夏添設正科，學生僅五人，是時，辣斐德路金神父路新校舍（佔地十二畝）落成，故正科添設時，獨留原處肄業，其餘預科德文科均遷入新校舍

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日（宣統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僑居吾國的德人，組織建設中國工業學校促進會，開會議決三事：（一）在上海設工科學校，（二）校址附設醫校內，（三）將德文科變更科目，同時爲醫、工兩科的預備學校；并由普魯士商部介紹，委托工程師貝倫子(Dipl.Ing.Berrens)主持籌備越年餘，籌備完竣，即於民國元年六月十二日開學，設機械、電工兩科，嗣陸續添購基地七十餘畝，於是校舍擴充至亞爾培路。

歐戰爆發，吾國對德絕交，該校特組華董事會，處理校務，不意民國六年三月十七日，校舍被法租界捕房封閉，祇得停辦、

該校停辦後，華董事會電請教育部設法維持，學生會亦推代表入京請願，於是教育部乃派員來滬，和該校華董事會商議收歸自辦計畫，一面咨請江蘇交涉員向駐滬法領事嚴重交涉，移出一部份校具，爲接

辦的基礎，一面由華董事會向董事會（卽德籍董事會，因成立時，尙無華董事會對立，故僅稱董事會）磋商，結果由雙方訂立遷淞辦事規約十條，是時，適吳淞中國公學停頓，因借該校全部校舍及海軍學校一部份校舍爲校址，由校董會聘阮介蕃爲校長，報部認可，定校名爲同濟醫工專門學校，於四月十五日開課，距停課時僅二十九日耳。

民國八年，敎育部撥款一萬元，充該校購地費（購吳淞衣字圩地一百五十畝），復由敎育部撥款建築，至民國十三年五月十八日舉行落成典禮。

民國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國民政府派張仲蘇爲該校校長，幷改定校名爲國立同濟大學。

國立暨南大學，原名暨南學堂，創始於淸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校址在南京，民國十年，將所設商科遷至上海，與東南大學合辦，幷籌建校舍於眞如（全部約二百五十畝），民國十二年，眞如校舍落成，男子部悉行遷入（商科於前一年獨立，同時遷入），惟女子部仍留南京，民國十六年夏改名國立暨南大學，南京女子部亦倂入眞如，由鄭洪年校長規畫，分全校爲大學、中學、小學三部，大學部商科改爲商學院，分爲普通商學、工商管理、國外貿易、會計、銀行、交通管理六學系，幷添設中國語文、外國語文、敎育心理、數理、法律、政治、生物、歷史、社會等八學系，民國十八年，改設四院（法學院、商學院、理學院、敎育學院）、一科（師資科），幷將法律學系獨立，分設上海，以資延聘兼任敎員及學生參觀法庭之便利。民國二十年春，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設國立暨南大學董事會，推定孫科、林森、陳立夫、孔祥熙、宋子文、馬超俊、余井塘、吳鐵城、鄭洪年、

陳耀垣、蕭佛成十一人爲董事，於是該校辦理益見精神，雖經「一二八」之巨創，能於六個月內恢復原狀，足證該校同人之努力。

私立復旦大學，原名復旦公學，最初校址在吳淞，嗣後再度遷移，始於民國十一年遷至江灣今址；它是震旦學院離校學生組織，上海教會學校退學生獨立組織的學校，以該校爲嚆矢，二十年後始有光華大學繼起。

初，馬良（相伯）請求教會，創辦震旦書院，由馬良主持教務，訂定一切章則，招生開課。翌年，教會另派南從周爲震旦教務長，盡變舊章，學生大譁，相率離校，尋謀另組學校，以謀脫離教會束縛，努力籌備，稟准署理兩江總督周馥撥給吳淞提督行轅爲校址，於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開學，定名復旦公學，商請震旦創辦人馬良爲校長，分高等正科第一類第二類二學級。考該校所以定名復旦的緣故，表面雖似取卿雲歌「旦復旦兮」的意義，實際是表示脫離震旦的獨立精神。

辛亥之役，校舍爲淞軍司令部借用，校務停頓，民國九年，由同學會合謀恢復，呈准南京臨時政府，撥補助金萬元，並由敎育總長批准立案，復呈准蘇滬當道，撥徐家匯李公祠爲校舍，設文理二科。民國六年，更定校名爲復旦大學，校譽日盛，學生益多，乃陸續在江灣購地七十畝，民國九年開始建築，及一部份落成，大學部卽於民國十一年春遷入。

私立震旦大學，最初名震旦學院。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吾國發生戊戌政變，蔡孑民等竭力

提倡新學，除任職南洋公學（今國立交通大學）外，並聯絡馬良（相伯）議創學校，敎授當時所謂西學，由馬良徵求耶穌會同意，於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一日正式開課，定名震旦學院，由馬良主持校務，校址在徐家匯土山灣北（今徐家匯天文台原址）學生共二十人，學科僅哲學、拉丁文、英語、法語四科（最初僅哲學、拉丁文兩科）。

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學生激增至八十人，耶穌會調安徽敎士南從周至滬，任該校敎務長，南從周任事後，盡變以前定章，學生大喧，相率離校，馬良亦引咎辭職，該校因之停辦。

震旦停閉後，卽有張季直、李平書、姚子讓等協謀恢復該校，翌年暑假後，始得實現。由李問漁總理校務，於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八月開學，學生九十四人；是時，該校創刊法文課本一種，各處學校亦多採用。

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四月，遷校址於呂班路自建校舍，并於西院建造宿舍一所，以便遠道學生之住宿。

該校經常費來源，以馬良所捐泗涇田產租息，中法文化會所撥庚款利息，耶穌會補助費，法政府常年補助費爲大宗，租息每年約八萬元，占全部支出百分之二〇左右。

私立中國公學，是吾國留日學生不甘受人節制，相率退學回國，自行組織的學校。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日本文部省頒布「關於許淸國留學生

入學之公私立學校規程」吾國留日學生，以此規則，原名淸韓學生取締規則，今雖去韓留淸，然日人本意，未免視吾國和亡國的韓國（卽朝鮮）一律，且吾國留學西洋，未聞有取締的先例，緣何日本首創其端，羣情沸騰，相率停學，組織聯合會，宣布自治；未幾，湖南留日學生陳天華，蹈海自殺，全體留學生，經此刺激，紛紛回國，羣聚上海，謀自組大學，以免受人節制，而表獨立精神。於是推舉職員，負責籌備，租定北四川路橫浜橋北首民房爲校址，定名爲中國公學，於翌年春開學，設高等預科二班，專修科等六班，共學生三百餘人，經費除紳商捐一千餘元外，全恃學費開支，支絀萬分。且是時社會對於該校，疑忌叢生，幹事姚宏業見環境惡劣，憤而自殺，遺書云：「……人情所最畏者禍耳，當客歲初歸國時，蜚語四起，留學生居海上者，俱有頭顱不保之虞，我同志爲興學故，弗顧也。……我願我四萬萬同胞之官之紳之兵之士之農之工之商，皆曰無學無識無才無勇如某某者，其臨死之言可哀也，而貴者施其權，富者施其財，智者施其學問，籌畫以共維持扶助我中國公學。卽向來之仇視我公學，誹謗我公學，破壞我公學者，我亦願其哀我臨死之言，翻然改悔，將仇視誹謗破壞我公學之心，謹移於我既死之一傷心人之身，則我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當時中公之環境，惡劣，不言而喻矣。

中國公學既草草開學後，卽由劉棣華、張邦傑、王敬芳先後稟請江督撥給經費，嗣後江督端方，奏派候補四品京堂鄭孝胥爲該公學監督，主持一切，並飭財政局每月籌撥銀一千兩，作正開支，至此中公基礎，始臻鞏固。

民國十一年秋改辦大學，民國十五年八月始經教育部批准認可大學部。

私立上海法政學院，最初名上海法政大學，於民國十三年秋由徐謙、張一鵬等發起試辦，越一年，校務發達，始募集款項，在金神父路建築校舍；初發起人公推徐謙爲校長，至是徐謙因事離滬，校長職務，由其妻沈儀彬代理。民國十六年，清黨事起，以政治關係，爲當局查封，於五月一日由上海特別市黨部委派黃惠平等會同該校代表（計教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各三人），組織校務維持會，接管校務，嗣又經政治會議上海分會議決借該校校舍辦理黨務訓練所；紛擾數月，校務停頓。

黨務訓練所完竣後，始由黃惠平呈准當局，繼續開課，由校務維持會推選易培基等十一人爲校董，更由校董會公舉張知本、黃惠平爲正副校長，未一月，相繼辭職，遂另推鄭毓秀長校，時在民國十六年十月，該校至此始復興。

私立東吳法律學院，最初名上海中西書院，一八八二年（光緒八年）美人林樂知創設上海中西書院，爲監理公會附屬事業之一。初，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監理公會華教徒曹子實曾創設小學於蘇州，嗣即擴充爲博習書院，至此監理公會在滬蘇兩地各有學校。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將博習與上海中西書院合併，在上海崑山路上課，仍名爲上海中西書院。博習書院既歸併後，蘇州監理會即將原有宮巷中所設學校遷至博習書院舊址（天賜莊），擴充爲東吳大學，與上海中西書院雖同屬監理公會，但各個獨立，不相聯屬。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蘇州東吳大學校長孫樂文逝世，校董會推上海中西書院院

長葛賚恩繼任，葛氏卽率上海中西書院學生至蘇，將兩校合併，於是上海崑山路校址空閑。

民國四年，東吳大學分設法科大學於上海中西書院原址，民國十三年，經教育部批准試辦，翌年正式立案（北京政府立案），民國十六年春，改名東吳大學法律學院，聘國人吳經熊爲院長，盛振爲爲教務長，吳氏等就職後，卽遵照教育部公布辦法，大加整頓，民國十八年，始經國民政府教育部批准重行立案。

註：該校於民國二十四年春教育部批令更改校名爲東吳法學院，但此文撰於改定校名之前，故仍用原名。

私立同德醫學院，原名私立上海同德醫學專門學校，由沈雲屛等發起，於民國七年九月在麥根路十九號開學，分正科預科兩班，中西教授共十六人。民國八年春，籌設實習醫院於青島路；是年教育部派員視察，認爲滿意，同時公私捐款者甚多，始設化學實習室，病理實習室，屍體解剖室，規模粗具，幷經該校董事會委員會通過於翌年春實行男女同校，校譽益隆，學生日多。

麥根路十九號校舍，係普通民房，至民國九年，已苦隘仄，因於校外另租女子宿舍，嗣又陸續組織細菌學院，解剖實習室，病理學院。民國十一年秋，該校解剖學教授龐京周，解剖成人屍體，使學生得實際明察人體臟腑狀況，爲該校開一新紀錄。民國十五年，覓校舍於同孚路，幷承某君擔任墊款，就餘地添建房屋，翌年夏落成，因在新校舍內舉行第七屆畢業式，自此校務蒸蒸日上。

私立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最初名美術院，爲吾國最早的美術學校。

民國元年，劉海粟創美術院於乍浦路，時社會閉塞，尙未感到藝術的飢荒而急求食糧，因之美術院學生絕少公開招生，報名入學者祇十人，民國四年，改校名爲上海圖畫美術院，呈准滬海道尹公署立案，於是基礎漸固。

民國四年七月，該校舉行成績展覽會，陳列品中，有人體習作數點，爲該校學生對模特兒寫生的成績，羣衆見之，驚詫疑異，某女校長且斥之曰：『劉海粟眞藝術叛徒也，亦教育界之蟊賊也！』報紙紛紛記載該項新聞，上海圖畫美術院因之鬧得『遐邇馳名，』一般有志美術的青年，都抱定『認明「藝術叛徒」招牌，庶不致誤』宗旨，於是該校生徒增驟；嗣又組織校董會，籌募基金自建校舍於徐家匯路永錫堂舊址至民國十九年，改定今名。

交通部吳淞商船專科學校，最初爲南洋公學附設商船科。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南洋公學改隸商部，改校名爲商部高等實業學校，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增設商船科一級，惟以該校校址在徐家匯，而商船學校，宜於海濱，因遷該科於吳淞，定名爲郵傳部高等實業學堂附設商船學堂。無何，淸鼎革，該校仍繼續辦理，及民國三年始改隸海軍部，未幾，舉行第三屆畢業式，嗣以經費無着，宣告停止。

國民政府成立後，交通部及國內航商鑒於船員之重要，遂籌備恢復該校，經常費由交通部於噸鈔附稅項下提充（全年約十餘萬元）並免收學費宿費等，給予膳貼，以便普遍造就航海技術專門人才。民國

十八年秋，黌舍重新繼續開學，設駕駛及輪機兩科，均係四年畢業，在校修業二年後，再登船（駕駛科學生）或在工廠（輪機科學生）實習二年，即由交通部給予相當證書。

私立滬江大學城中區商學院，本爲私立滬江大學之一科。

前清末年，浸會大學（校址在楊樹浦）創立，嗣即改名爲私立滬江大學，除文、理、教育、專科外，并設商業科，民國十八年，呈奉教育部批准立案後，將商業科擴充爲商學院，仍附設於楊樹浦校內。民國十九年夏，該院設分校於圓明園路，其目的爲便於中心區有職業者補充知能起見，故擬定名爲夜商學院，分大學本科、大學專修科、普通科、新聞學科、特科五科，惟以巨大院舍，僅辦夜校，日間空置不用，未免可惜，遂添辦日校，將楊樹浦商學院遷入，以便學生就近分赴各商號實習，改定今名，於民國二十一年春開學。

東亞同文書院，由日本東亞同文會根據日本專門學校令組織的，其宗旨，以訓練本國青年成支那通爲目的，爲便於考察計，校址設在上海。

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該校在南市高昌廟開學，學生由日本地方政府和公共機關就中學畢業生選派，更招收日籍私費生，分政治、商務、農工三科，完全用日語教授。民國二年，二次革命戰事爆發，該校因鄰近製造局，致被焚燬；事後，經我國政府賠償損失，於十月三十一日遷至虹口赫司克而路授課，并爲易於了解我國社會情形計，擬加授我國國語和各地方言，及民國四年，實行增加，聘熟於上海等地語言的教員，於每日午後三時至五時分班教授。

民國六年四月二十日，虹橋路新屋落成，舉行典禮，次日卽遷入上課，幷爲實行所謂「親善」計，決定於最近的將來添設中華班。民國九年中華班開課，入學資格，以中學畢業生和同等程度爲限，修業期爲預科一年，本科四年，經我國前北京教育部批准立案，特許該校和國立專門學校受同等待遇。最近該校廢止中華班，中日學生，一律待遇，幷改分科爲混合編制。

國民軍到滬後，該校華生爲收回教育權計，於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全體罷課，幷組織宣傳隊，要求改善；但是弱者的呼聲，於事何補！

聖芳濟學院，爲聖母文學會修士所設，設於一八七四年九月二十日（同治十三年八月初十日）在公館馬路開學。學生祇西籍兒童四人，由校長神父 Father Turdy S. J. 支配校務，分爲兩教室，依據歐美初級學校標準授課，訓育以教理爲基礎，幷租賃鄰近棧房空地爲操場。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始錄取國人學生，幷遷校舍於聖約瑟教堂的比鄰，以圖擴充。但新校舍亦祇房屋一幢，越二年，學生增至百餘，又不能容，因謀自建相當校舍，旋於虹口南潯路覓得校址，動工建築，一八八四年六月三日（光緒十年五月初十日）落成，學校當局卽下令遷移，時學生共一百九十二人，國人僅八分之一强，續辦至今，已逾五十年，學額大增，連西華德路分校計之，已達七百十人。考其發達之由，應歸功於前清蘇松太道邵友濂，當時，邵氏參觀該校，認爲滿意，於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贈大時鐘一具，以作紀念，該校卽嵌於校門頂端，以示殊榮，於是國人知本國當道推崇該校，相率遣派子弟入學，久之就造成該校的繁榮。

二 中等學校

江蘇省立上海中學，爲江蘇省立第二師範等校合組而成。

江蘇省立第二師範校，校址在尙文路，最初名蘇松太道立龍門師範學校，於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由龍門書院改組而成。初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湯壽潛就任龍門書院院長，卽建議於巡道袁樹勛，將龍門書院改組爲道立師範，袁道卽轉呈督撫批准，照會李鍾珏、姚文枬爲蘇松太道立龍門師範學校校董負責改組，幷遴派沈恩孚、袁希濤、葉景澐夏日璈赴日本考察師範規制，以便仿行。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龍門書院原址（石駁岸）由李姚兩校董監督增建的樓房三十一幢（內中式二十四幢西式七幢）落成，卽於是年五月（陰歷四月）舉行師範學校開校禮，任命沈信卿爲監督，設本科一班，定期三年畢業，簡易科二班，定期一年畢業，幷將半段涇楊保恆、賈豐臻創辦的二十二鋪小學堂，改組爲附屬小學，以便師範生的實習。民國肇建，該校改歸省立，定名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

民國三年，江蘇省政府在南市陸家浜中國圖書公司舊址設商業學校，十月開課，定名江蘇省立第一商業學校。民國十四年春，奉江蘇省教育廳令，改校名爲江蘇公立商業專門學校。

民國十六年六月，江蘇省政府電聘歐愧安爲第二師範接收委員，七月函請歐委員兼任公立商專接收委員，幷將該二校合組爲江蘇省立上海中學。及接收完竣，卽將省立二師原址設初中部，公立商專原址設高中部，秋季開學，定名國立第四中山大學上海中學（改組之初江蘇方試行大學區制）。

民國二十一年，組織籌建校舍委員會，陸續圈購上海縣吳家巷附近（漕河涇南首）民地，標賣原有校基，以充建築經費，於民國二十三年落成，十月一日開始遷移。

市立務本女子中學校原名務本女塾。初，吳馨（懷久）在小南門花園衖設家塾一所，課其二女，及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上海遵詔興學，乃稟奉其母張太夫人嗣母楊太夫人將原有家塾擴充為務本女塾。蓋其時風氣閉塞，目學校為洋化，吳公不欲標新立異，故定名女塾而不名女學校。是時校舍祇花園衖樓房八幢，披屋五間，春季開學時，祇學生七人，設尋常高等二科，分甲乙二級，延陸仲炳、陳菊生等擔任教員，沈竹書、葛尚平二女士為舍監。越二月，請求入學者甚多，至是年冬，新舊生已達四十人，新生中大都為年長失學者，因增設特科一級，惟學生既增，校舍不能容，因陸續添租俞家衖、大南門口民房為校舍。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改賃西門外生生里民房為校舍，該處計有樓房三十六幢，空地一方，將三處教室一并遷入，是年計有學生一五五人，教職員二十五人，設師範正科、預科、簡科、中學各一級，高小二級，歲出經費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八元。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價購西門外黃家闕衖營地十一畝，民地二畝，共計價一萬零八百五十元，越一年開始建築，又翌年落成，計課室二十間，辦事室等十幢，宿舍二十幢，平屋七間，共計建築費四萬八千二百六十六元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七月，遷入新校舍開課，計設師範三級，中學二級，小學四級，學生共一百九十

人。

該校創辦時，經費完全由創辦人籌撥，最初五年，計墊支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七元，至一九〇七年十月（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始得道署補助費按月三十六元及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秋，道署補助費停止發給，且以軍事倥偬，故翌年春季，該校停辦一學期。

民國元年秋，務本復活校務由曾公治主持，設高等科二級、高小三級、初小一級，學生一四〇人，教職員十九人民國二年暑假後由縣議會議決收歸縣立，改名縣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學校，經常費由縣款開支，學級以小學爲主，並依中學程度，設置各種講習科。民國五年，始將國文專修科改爲舊制中學二級。民國十二年秋，遵照部令，改訂新章，分設三三制的兩級中學。民國十七年，改歸市立，始更今名。

市立吳淞初級中學校原名寶山縣立初級中學，該校於民國十三年秋由袁觀瀾等創辦，嗣遭齊盧之戰，校務因之停頓，戰事停止，始行復課。民國十六年，上海特別市政府成立，吳淞劃入市區，翌年，由特別市教育局（今名市教育局）派員接收，改名市立吳淞中學校，委朱復任校長，又二年，奉令未設高中各校，均冠初級二字，該校僅辦初中三級，因遵令改今名。

「一二八」之役，校舍爲敵軍所佔，教室全部被焚，其他校舍，亦都遭砲燬，校具或被燬，或被刼，該校因遷至上海，暫借新閘路市立和安小校及聚奎街市立敬業中學爲臨時校舍，學生輟學者過半數；越半年，始得遷回故址，恢復原狀。

私立南洋中學校，原名育才書塾，於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由王維泰創辦，在大東門王氏家祠隙地特建數楹（定名省園）以作教室，其餘如宿舍等，則借用原有祠屋，學生計共五十餘人，分正館備館二級，正館課程爲經史詞章、掌故、算學、化學、英文等科，備館爲國文、英文、算學三科，三科中側重國文一科。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夏王培孫繼任校長，始訂定中學章程，規定畢業期限，於翌年起實施，經兩江學務處派員調查合格，更定校名爲南洋中學。至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由總督端方批准歲撥補助費四千二百圓，該校至此基礎已固，學生日增，主事者以原有校址狹隘，難圖擴充，因謀另築校舍，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始購妥外日暉橋基地十八畝餘，雇工建築校舍十九間（講堂六，化學室一，辦公室四，臥室二，膳室一，廚房三，門房二），共建築銀一萬一千四百餘兩，至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遷入開學。

私立民立中學校，最初名民立上海中學堂。

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蘇本立（道生）、本炎（鈞尙）、本銚（穎傑）、本浩（養戍），奉其父夢漁遺命，創辦中學校。是時，本立等四弟兄曁其叔紹柄同居於邑廟東安仁里，及本立等擬創辦民立上海中學校，因一時適當校舍難覓，因請求其叔覓屋遷居，同時四弟兄各自遷徙，將安仁里房屋改爲校舍，更就原有空地，增築樓房四幢，以爲教室之用，並公推曾鑄（少卿）等爲校董，組織校董會，由校董會公推蘇本炎任經理，蘇本銚任校長。翌年二月（光緒三十年正月）開學，設正科四級，預科三級，學生六十餘人。該

校管訓嚴密，蘇紹柄記云『本銚任全校事務，規則尙嚴肅，學生有不馴者，雖周親亦不相容，蓋恐害羣也。並稟承嚮昔庭訓，以正心誠意爲立身之本，實事求是爲學問之本，即以誠意二字爲校訓；不期年而負笈者紛至』。至一九〇五年五月（光緒三十一年四月）辦理商約事務大臣呂海寰蒞校參觀，認爲滿意，彙案奏奉傳旨嘉獎，於是校譽日隆，學生益多。

該校開辦費五千元，經常費每年約六千元，均由曾鑄、蘇本炎擔任，至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增設免費學額後，經費益感困難，幸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秋，總督端方飭巡道署歲撥補助費二千四百元，按月支付（上海縣續志作三十三年，今據該校三十周紀念册），始得渡此難關。

該校安仁里校舍，既苦湫隘，復以鄰近鬧市，諸多不適，會南門外山川壇歷年失修，廳屋傾圮，石牌破損，遂稟承巡道瑞瀓知縣李超瓊願爲修葺廳事壇牌，以備歲祭，請將餘地撥作校基；於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蒙批准在案（共地七畝七分九釐，除祭壇外，實撥校基一三·七二六公畝）。於是開始籌募建築費（共得一萬餘元），於翌年四月開工建築，至十一月落成，共計正屋樓房十幢（樓下爲教室八間，膳堂二間，樓上爲宿舍），西偏樓房三幢（樓下爲辦公室，應接室，樓上爲監院宿舍），後部平屋十間（爲庶務會計及公役住宅），前部平屋一椽（爲司閽室），共計建築費二萬一千五百元，除募捐所得，不敷一萬元左右，悉由蘇氏兄弟撥款補充。

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遷入新校舍，舉行春季開學典禮，同時重行釐訂章程，提高程度，以學生畢

業後得直接升入大學正科肄業爲標準。是時學生已達三百餘人，校舍又苦不敷，因租賃西鄰毗連之建汀會館基地二　一六公畝，於翌年夏增築樓屋四幢，以爲課堂及宿舍之用，嗣更陸續添建西首屋樓八幢，平屋五間。及上海拆城，該校卽預購城濠基地五・一四八公畝以備校用。

民國四年，該校修改章程，改爲秋季始業。是時圖書室（十二年夏始擴充爲圖書館）校友會已經成立，更陸續增建校舍（南首樓房及同門廳等）發行校刊（定名民立，規定爲半年刊，第一期於四年七月出版），設備完備，畢業生服務中外各機關者日多（民國七年，江蘇省教育會調查全省以該校爲第一），校譽益隆，至民國十八年四月，卽由上海特別市教育局核准立案。

私立愛國女子中學校，原名愛國女學。初，經蓮三、林少泉、林宗素，擬辦女學，中國教育會會長蔡孑民贊成之，因邀集諸人籌議進行辦法，議決租賃白克路登賢里房屋，創辦愛國女學。公推蔣觀雲爲經理，定於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日（清光緒念八年壬寅十一月初三日）開學，經費由中國教育會會員宗仰（烏目山僧）介紹羅迦陵（哈同夫人）擔任。未幾，蔣觀雲赴日本，蔡孑民繼任爲經理。

愛國女學校創辦時，因風氣閉塞，且其時男女界限尚嚴，故招生困難，不得已，卽以發起人（蔣觀雲、蔡孑民、林少泉、吳彥復、陳夢坡等）之至戚妻女充任學生，惟或以年齡長大，或以家務分心，大都不久退學，故最初之愛國女學校祇學生十餘人。

一九〇三年（光緒念九年）愛國女學始招收外來學生，遷校舍於南京路泥城橋福源里，是時中國

教育會贊助之愛國學社社員之姊妹，相率入該校肄業，故愛國女學學生漸增。又翌年春，遷至蓬路，學生益多。至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該校接收江南財政局及上海道署兩處津貼，方擬擴充校務，不意以積欠新沙遜洋行租金一千八百元被封，至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始賃屋北河南路鴻安里繼續開學。翌年冬，與孫姓訂造海寧路天保里校舍，並闢運動場，設備漸臻完備，校譽日上。

民國十一年遵教育部學制，分設初級中學，高級中學，體育專修科，附屬小學四級。上海特別市教育局（今名上海市教育局）成立後，該校即遵章呈請立案，於是改定今名。民國十九年，以學生日衆，原有校舍，不敷應用，遷至江灣路廬園原址。

中法學校，最初名法文書館，是法公董局設立以教授華人法語爲目的的學校。

該校於一八八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在公館馬路六三號開學，招收華籍學生一百人，專授法文，夜間附設補習科一班，專教法租界各巡捕以淺近法語，由薩坡賽（Chapsal）、莫利斯（Morris）、杜納德（Touruade）組織委員會，負管理學校的全責，所有學生一概免費，書籍也由校中發給。一八八九年（光緒二十四年）派遣學生兩人赴法留學，嗣一再遷移天主堂街寶昌路（今霞飛路）。至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五月十五日，遷至敏體尼蔭路自建校舍內，規模始偉大，分高中、初中、高小、初小四級，高小初小均每日讀國文三時，法文三時，初中每日讀國文一時外，其餘均課法文，各項科學，亦以法文教授，高中學科，和法國國內各中學一律，畢業者得直接升入該國大學院；學生一律通學，學費小學部每

學期十六元，中學部二十五元（本校小學升入者減五元）；此外，該校又設特別班一級，專爲青年具有中學資格，漢文清順暢達，而有志補設法文者而設，每日讀國文一時，法文五時，收費和中學部同。

三　初等學校

市立梅溪小學，是上海的一所老小學，它最初名正蒙書院，嗣後改名梅溪書院，至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始改組爲正式學校。

正蒙書院於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由張煥綸會同沈成浩、徐基德等創辦，學生四十餘人，分大小兩班，教科爲國文、輿地、經史、時務、格致、數學、詩歌等門，經費由姚天來捐助。時風氣閉塞，社會對於此種教法，奇詫萬分，目爲洋學堂，疑忌叢生，張煥綸等仍我行我是，百折不撓，至一八八二年（光緒八年）得巡道邵友濂嘉獎，幷撥給基金六千千文，於是蜚語漸息，張氏爲適應環境計，加課英法文字，幷注意體育，令諸生分日輪習軍事拳術等項，定和厚、肅靜、勤奮、精熟、敏捷、整潔六項爲校訓，於是校譽日隆，學生益衆，原有校舍不能容納，因募集捐款，於原址西首購基地一畝三分餘，建築校舍落成遷入，改名梅溪書院，繼續進行，至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始正名爲梅溪學堂。

梅溪尙有一個特點，是上海最早實行軍事訓練的學校，同時是上海童子軍的老祖師，蔣維喬張煥綸傳略說：「中法之役，俾學生受軍事訓練，率之夜巡城廂，聞履聲者，皆知其爲梅溪生也，」可以證明。

市立龍華小學校，在龍華寺附近，龍華爲上海航行交通要道，居民衆多，前清頒布欽定學制以後，地方

父老都擬辦學，但『言之非艱，行之維艱，』以致久久未能實現；吳紹基見彼輩之空言無補事實，毅然抱『坐而言不始起而行』的決心，獨力奮鬥，籌備久之，卒能建設蒙養小學堂，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春，該校即在岳廟中舉行始業式。

民國四年遷校址於漕河廟，收歸公立，定名漕河涇鄉鄉立第四國民小學校，翌年，由創辦人聯合吳士英等，款籌建築新校舍於龍華廟西南周家灣。民國十三年，齊盧之戰突起，動產被刼一空，校務停頓，差幸校舍無恙；故越半年即能恢復原狀。及上海陞格爲市，該校亦被收歸市立，於民國十七年七月改名爲市立龍華小學校，是時該校僅設初級四班，至民國二十一年八月，添辦高級，始成爲完全小學校。

該校創辦人吳紹基，終身致力該校，其子吳如珪，亦能繼承遺志，主持校務，那眞是『爲教育而教育』哩！

市立養正小學校，校址在張家衖，爲中西啓蒙學堂改組，而中西啓蒙學堂，爲王琪等所辦的義務夜課擴充而成。

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王琪、錢允中、張元基、蘇庭猷、曹浩等，糾合同志二十四人，發起組織義務夜課，於是年十月（陰歷九月）在亭橋西首（該處爲葉逵宅，暫假作課室）開學，學科中西並授，由發起人擔任義務教授，嗣即呈准上海知縣汪懋琨撥給業已發封的小天竺僧寺爲永久校址，翌年，由張軾、葉逵捐助臨時經費，添辦日校，定校名爲中西啓蒙學校，其經常費由邑廟豫園茶捐和錢糧廳房租（該處房

屋十四間，由該校籌款贖回）開支。

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該校收歸官立，改名養正學堂；八年後，清室退位，校長葉景澐，因該校財產，完全爲市款，特函致市政廳，要求收歸市立，才由市政廳接收續辦。

私立留雲小學校，是佛教學校之一；佛教徒在上海所創立的學校，最早爲同岑小學，次之爲留雲小學，前者由佛教公會擔任經常費，後者由僧人密通、印廣獨力擔認，苦心孤詣，方之教會學校，正不多讓。

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冬，滬南留雲蘭若住持僧密通，偕其徒印廣，柬請富紳周金箴、朱葆三、虞洽卿等，申明破產興學的素志，幷懇代辦手續，略云：『將來學校成立，課本悉遵部章，不參釋典，惟敝師徒託跡方外，未便擔此重任，致招物議，故求諸檀越主持，至開辦費（無限制）經常費（年約千金）均由敝寺獨力擔任，不需外求。』周金箴等嘉其熱忱，爲訂校章，聘汪錫增爲校長，管肇奎、戴兆熊、王師曾、張耀、陳因、吳衡、汪志達爲教員，定校名爲留雲小學堂，招收生徒六十名，於翌年春在留雲蘭若（在陸家浜）餘屋開學。嗣於寺北隙地，特建新校舍，以謀擴充。

私立通惠小學校，最初名水木公學，由滬紹水木工業公所創辦，今該公所已與浙寧水木工業公所合組爲上海市營造廠同業公會，通惠小學遂由同業公會繼續辦理。

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秋，滬紹水木工業公所董事楊斯盛、顧家曾、江裕生等，捐資二萬五千元（約數）購置西門外打鐵浜西首基地三萬零六百九十七方尺，建築凹字形樓房十九幢，平屋八間，翌

年春，招生開學，定名水木公學，共有學生六十餘人。宣統三年（一九一一）改名爲水木業兩等小學，民國二年改今名。

民國十三年，法租界公董局開闢白來尼蒙馬浪路，該校校舍，適當其衝，不得已拆去舊校舍，讓基地九分五釐，以便築路。讓路後，丈見基地凡五畝零，由公所出資重建樓房三十八幢，繼續授課。

孤兒院，成立至今已三十年矣。

初，夏令青年會同志高翰卿等，偕遊普陀，見幼僧流離狀況，即感到孤兒的可憐，而思有以拯之。返滬後，即與王一亭等集議創辦孤兒院，並推張廷雍赴日本參觀岡山孤兒院等，以便模倣；及張君返國，即籌備進行，商借長老會所有雨化堂（在城內火神廟隔壁）爲校址，由會衆集款三千元爲開辦費。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開幕，時孤兒僅男性十五人，越三年，乃兼收女性孤兒。是時院務發達，房屋湫溢，主事者已存心「遷地爲良」了。

龍華寺東，龍華寺旁，有廣大隙地，爲六合公司所有，孤兒院院董以該地僻處西南，土人樸實，市無澆風，於此建築院屋，環境頗佳，因商請六合公司割讓，數度接洽，由孤兒院以每畝一百五十元代價收買二十畝。院中既得此地基，即大興土木，幷由夏粹芳、金松泉等捐建巨廈，落成後遷入，仍行半工半讀制，嗣後陸續添購校址，擴建校舍，布置菜圃花園，使院中兒童獲享人生樂趣。

上海貧兒院，在南市局門路，成立至今已二十八年矣。

該院由曾鑄（少卿）發起，得盛宣懷捐助局門路基地四十畝，曾鑄因奔走籌募建築費，至一九〇九年（宣統三年）落成，由曾先生自捐二萬元，存入銀行爲基金；一面招收貧兒，舉行開幕禮，院生全體住院，衣食住均由院中供給，實行半工半讀制，讀書爲小學程度，工作分籐工革工木工三種。民國二年二次革命起事，該院女生院舍，完全被燬，於是將男女院生合院教授。

該院本和孤兒院同採半工半讀制，但是人們智力有限，貧兒自不能例外，既要工作，又要讀書，常常顧此失彼，工既做不好，書又讀不熟，終至一無成就。院董一再會議，決定自民國十三年起，將工場停止，使院生專心讀書；其中年齡較長的，撥入另設的小規模的針織廠中作工，不再讀書。民國十五年，該院設一特例，收納非貧兒入院附讀；因爲該院究非普通小學，管教當然較嚴，故一般社會常有情願貼費將子弟送入該校，以受嚴厲教育，該院因之特設附讀學額，一方面既迎合社會心理，又一方面可以增加院中收入，眞是「一舉兩得。」

文化建設

上海市博物館建設經過

博物館是保存人類活動遺痕的機關，與圖書館爲保存人類活動紀錄的機關相輔而行，缺一不可。近代文明都市，莫不有圖博兩館之設，使智識廣播於民間，歷史永垂於久遠。上海圖書館事業較爲發達，博物館則甚罕，良以博物館建設經費浩大，而搜集陳列物品亦較難。然人類活動痕迹，以實物陳列昭示，所給予人的印象必更佳而更深刻，所以博物館的建設，實不容遲緩於圖書館。考上海之有博物館，始於一八六八年（清同治六年杪）天主教法國神甫韓德（Père Heude）創立的徐家匯博物院，其次則爲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創設的上海博物院（Shanghai Museum）。上海博物院以收藏東方古物與珍異禽獸爲主旨，與上海圖書館（Shanghai Library）同受工部局之津貼。徐家匯博物院以收藏中國動植物標本爲主旨；其時，天主堂葛修士（Fr. Al Beck）留心搜集中國藝術品與古物，所得頗多，貯於土山灣孤兒院之空室中，初不公開，迨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徐家匯博物院因院址陳舊狹小，不敷應用，因建大規模的新式院所於呂班路震旦大學北側，落成後，舊院所有之標本暨葛修士所搜集之物，一併移貯其中，完全公開，管理權則移交於震旦大學，於是改名爲震旦博物院；又爲紀

念韓司鐸之故，亦名韓德博物院（Musée Heude）。

以前上海僅有此二所博物館，皆為外人所主持。自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市博物館落成後，始有莊嚴偉大的自立博物館，為此浩繁的城市生色。並且市博物館的主旨，格外注重於上海本地方史蹟的收集，以及上海本地方進展的表現，使此國際聞名的都市的長成，將在遺物與模型之間映成一部歷史，其意義尤為重大。茲述上海市博物館建設之經過如後：

籌備委員會的成立

上海市博物館的創設，為吳市長（鐵城）所一力主持。其主旨在促進社會教育，兼以造成市中心區為全市的文化中樞。原來市中心區市政府大廈於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秋季落成後，大上海的初步計劃已經實現，此後將進行市中心區第二期建設工程。吳市長因籌劃在市中心區設立完善的博物館，圖書館，體育場各一，使上海成為真正典雅與健康的都市。為使此三項文化建設之進行與實現，市政府於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下旬組織「上海市圖書館博物館體育場籌備委員會」，延請專家擔任委員，以資籌備。其聘請委員之公函如下：

「逕啟者，本府為籌備設立完善之市立圖書館博物館體育場，並集思廣益起見，擬聯合圖書館專家，藝術專家，體育專家，建築專家，及熱心人士，組織圖書館博物館體育場籌備委員會，以資籌備。素仰先生識廣見宏，熱心公益，茲特奉聘為上海市圖書館博物館體育場籌備委員，共襄進行，尚祈不吝賜教，至紉公感！」

計所聘之委員共二十四位，卽：

葉恭綽　陸費逵　趙　深　陳光甫　秦潤卿　虞洽卿　王一亭　劉海粟

王雲五　沈嗣良　張效良　董大酉　關頌聲　鄭洪年　黎照寰　錢新之

徐聖禪　吳蘊齋　杜月笙　史量才　王曉籟　吳開先　程貽澤　馬宗榮

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吳市長召集各籌備委員於楓林橋市政府大禮堂開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到籌備委員二十餘人，由吳市長主席首由主席報告，次分配各籌備委員工作。該籌委會分經濟、工程、行政三組；三組之外，另置設計組，爲事業進行之樞紐。設計組設主任一人，下分圖書館股、博物館股及體育場股。設計組主任推定葉恭綽擔任。博物館股推定葉恭綽、黎照寰、錢新之、馬宗榮、史量才、劉海粟六人擔任。

成立大會舉行之後，又添聘張公權、李馥蓀、唐海安、盛蘋臣、陶桂林、王正廷、吳蘊初、李濟之、宋春舫、董事茂、謝似顏、柳士英、邵汝幹、徐則驤、衛聚賢、杜定友十六人爲籌備委員（連前共四十人），共襄進行，積極籌備。

建築費的決定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九日下午四時，上海市圖書館博物館體育場籌備委員會經濟組在市府會議室開談話會，議定發行公債二百萬元（後來因爲計劃建築屠宰場及閘北道路溝管等建設的用途，發行時總額增加爲三百五十萬元）以作建築博物館、圖書館、體育場和醫院之用，其分配額如下：

體育場　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圖書館	三〇〇、〇〇〇元
博物館	三〇〇、〇〇〇元
醫院	四〇〇、〇〇〇元
共計	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並且議定，上項費用，完全作爲建築費；設備費在外。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上海市政府發行民國二十三年上海市市政公債三百五十萬元，指定其中之三十萬元爲博物館建築經費；幷指定博物館建於市中心區域行政區。

博物館和圖書館等建築於市中心區行政區，本來在建設上海市市中心區域計劃書裏曾經預定，其文云：「凡行政機關及重要公共建築，宜設於城市之核心，與形勢優勝之地，所以示莊嚴而與觀感也。市中心區域之中央部分，爲兩幹道（指三民路及五權路）之交叉點，又有園林點綴其間，最宜劃爲政治區域。市政府與附屬各局，市黨部，市參議會，圖書館，博物院，美術館等皆宜建造於此。」（第十二頁）

館舍施工經過　上海市博物館的地點和經費均經確定後，就從事於館舍的建築。建築圖樣由市中心區域建設委員會主任建築師董大酉及助理建築師王華彬擬具，其說明如下：

【形位和面積容積】　本館在市中心區域行政區府前左路與府南左路之間，府東外路之南，坐東向

西，與圖書館相對。平面形狀與圖書館相仿，惟前翼兩端僅向前突出耳。南北兩端最大距離約六十八公尺，東西兩端最大距離約五十八公尺，建築面積約一千九百平方公尺，各層面積合計約三千四百三十平方公尺，容積約一萬九千立方公尺。

本館之中部及前面兩翼，爲二層建築，外牆高十公尺有半。另有門樓，屋脊約高二十四公尺。其前面兩翼之突出部分及後面兩翼則爲單層建築其外牆高六公尺半許。本館將來擴充之計劃，亦以就餘地加建爲目標，擴充後之建築面積可增加二倍。

【外觀】 館屋之外觀，大致與圖書館同，惟門樓樑柱外露，並於左右兩翼凸出部分之前，各設噴水池，以資點綴。全部建築物亦爲鋼筋混凝土防火構造，外牆用人造石砌築。

【地面層之內容】 就內部佈置而言，地面層中央入口處爲門廳；寬約十七公尺半，長約十四公尺，登樓之梯級及衣帽售品等室附焉。由此向內爲大廳，寬約十一公尺半，長約十八公尺。主要樓梯在焉。大廳兩旁爲過道，通前部左右兩翼之辦公、研究、庫藏等室。左翼突出處爲圖書室，寬約十公尺，長約十五公尺，約容座位一百。右翼突出處爲演講室，長寬與圖書室同，約容座位三百。

【第二層之內容】 第二層佈置，中央分兩部爲歷史陳列廳及藝術陳列廳。其中以在前面者爲最大，計寬約十七公尺，長約十四公尺。兩翼爲書畫陳列廳，各寬約十一公尺半，長約二十五公尺。上蓋玻璃頂棚。

【屋頂及地下室】 中央二層前面陳列廳之上有夾層，地面與後部平屋頂齊平，由此循露天梯級以

達第四層之門樓，門樓四週亦設平臺，以便遠眺。門廳之下有地室，爲設置鍋鑪等之用。

【室內裝璜及換氣設備】　內部裝飾以形成陳列物之適當背景爲目標。門廳及主要陳列廳飾以紅柱及宮殿式之彩畫欄栅平頂。大部分地面用磨光石，重要陳列廳地面用花鋪檀木，過道亦鋪磨光石。各陳列廳室之採光，以多數光線投射於陳列品，而無反光入觀衆眼目爲鵠的。懸掛繪畫作品之處由上方側面納光，使斜射牆面，俾觀衆於陰影中面對亮畫，更覺明晰。燈光設備，採「間接式」其旨趣與上同。因上層各陳列廳不設窗牖，而藉玻璃天棚採光，故須用人工方法更換空氣，館屋內置換氣設備，隨時序之遞遭，分別放送冷暖空氣。

是年七月三十一日，上海市工務局通告招標，其原文云：

『上海市工務局通告第二二二二號　茲有建造市立博物館圖書館工程，須招商投標承辦。凡曾依本市營造廠登記章程在本局登記，並曾承包三十萬元以上之工程而具有豐富經驗之營造廠或建築公司，可自即日起至八月十日止之期限內，至市中心區本局領取工程經驗調查表，填具詳細經歷，並檢送各項證明文件，聽候審查再行通知領圖投標。不合格者，所繳經歷及證明文件，一概發還，特此通告。』

九月十五日開標，張裕泰合記營造廠得標，標價爲二十二萬元。九月底開始興工。十二月一日，舉行奠基典禮，由吳市長親奠基石。基石文云：

『上海市博物館奠基紀念　市長吳鐵城敬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敬題二字之下，鈐有方印二曰「鐵城長年」及「中山吳氏」）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六日，博物館衛生煖氣設備工程在工務局開標，得標人亞洲合記機器公司，衛生設備計三、二九五元，煖氣設備二六、九八〇元。

同年七月中旬，鉅大工程已告竣，工所剩者僅油畫綵漆及鋪地板等細小工程。市府為益增館舍之富麗，因向北平聘宮殿綵畫油漆名手南下，專司其事。

週圍園景布置由「鄒盛文庭園設計所」主持進行。選用材料，完全國產；品種方面，如銀杏、香樟、柏、黃楊等，均取生存年齡久長而色態高尚者。

臨時董事會的成立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上海市博物館籌備委員會在市政府舉行籌備會議，議決組織「上海市博物館臨時董事會」，籌辦開館事宜；籌委會則告結束。同時推定吳鐵城、黃賓虹、徐積餘、潘公展、沈怡、俞鴻鈞、蔡增基、董大酉、蔡元培、馬衡、李大超為臨時董事會董事，葉恭綽為董事長，程演生為副董事長，李大超兼秘書。旋又加聘柳亞子、王一亭、狄平子、吳湖帆、程霖生、何遂、董聿茂、董修甲、江小鶼、商承祖等為董事。

四月一日正午，博物館臨時董事會在市政府食堂舉行成立會議，通過組織規則（附見於後），並推定潘公展、沈怡、董大酉為常務董事。又規定博物館之性質以歷史藝術為主。

七月下旬，市政府又添聘上海市通志館編纂主任徐蔚南及美術專門學校校長劉海粟爲董事。（董事共計二十五人。）

上海市博物館臨時董事會組織規則

第一條　上海市博物館臨時董事會（以下簡稱本會）暫設於市政府內。

第二條　本會董事除市長教育局長爲當然董事外，餘由市長聘任之。

第三條　本會設董事長副董事長各一人，常務董事五人至七人，由董事互推之。

第四條　本會設秘書一人，由董事互推之。

第五條　本會之職務如左：

一　關於籌備博物館成立事項；

二　關於議決博物館經費事項；

三　關於復議市府交議事項。

第六條　本會由董事長定期召集會議，其議事細則另定之。

第七條　本會董事均爲義務職。

第八條　本會因辦理紀錄、收發、繕寫及其他事務，得酌調市政府職員兼任之。

第九條　本會議決案經市政府核定施行。

第十條　本會俟董事會正式成立後撤消之。

第十一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會提議，經市政府核准修改之

第十二條　本規則自市政府公佈之日施行。

臨時董事二次會議　上海市博物館建築工程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雙十節告竣，市政府於十一月下旬派員正式接收。十一月十四日下午四時，臨時董事會在敏體尼蔭路上海青年會九樓舉行第二次會議。主席葉恭綽，紀錄李大超。報告事項：

一、本館開辦費、籌備費、設備費及經常費經審定後，請市府核撥經過情形；

二、本館建築工程已告竣，市府分別接收情形；

三、本館急需着手籌備，已在愛麥虞限路中華學藝社租定房屋爲籌備處，先由市府酌派人員籌辦情形。

討論事項：

一、擬訂本館籌備處組織簡則案。議決，修正通過。（附載於後。）

二、推選籌備處正副主任案。議決，推李大超爲主任，胡肇椿爲副主任。

三、請追認本館籌備處地址案。議決，通過。

四、請議本館選購委員會簡則案。議決，修正通過，並推衞聚賢、周仁、江小鶼、黃賓虹、吳湖帆、程演生、葉恭綽爲選購委員。

五、定期視察館屋案。議決，定本月十八日下午二時，在市府集合前往。

籌備處開始辦公　上海市博物館籌備處因辦事便利起見，設在愛麥虞限路中華學藝社內。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起，開始辦公。其主要的工作之一是徵集陳列物。徵集範圍，暫定歷史、藝術二部。徵集方法，分購置、捐贈、寄存三種。是月下旬，在本市各大報紙刊登啓事云：

「上海市博物館籌備處啓事　逕啓者，本館館舍業已告竣，茲爲徵集陳列品便利起見，先設籌備處於上海愛麥虞限路中華學藝社內。即日起開始徵集。凡關於文獻制作，歷代書契，藝術作品，服御器物，及其他有關文化產業之品物，不論實物，拓片，攝影，模型，標本，圖籍，均在徵集之列。惟草創用始，實用戰競；大業勉成，是資羣力。倘蒙割愛見貽，推情相假，或承採訪，或代購求，雖僅一物之微，亦拜大德之賜！尚祈無間遐邇，共襄盛舉。另印徵集辦法，如蒙函索，即當寄奉。謹此布聞，祇希垂察。」

籌備處印有「上海市博物館徵集陳列品辦法」一冊，分贈各界。內容首載緣起，次徵集陳列品辦法，次捐贈辦法，及寄存辦法。中裝本，凡七葉，瓷青紙書衣，高二十一公分六，寬十三公分九。

上海市博物館籌備處簡則

第一條　上海市博物館臨時董事會，爲便利籌備起見，設立籌備處。

第二條　本處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由董事會推定，函請市政府聘請之，秉承董事長主持處務。

第三條　本處設專任幹事三人，兼任幹事三人，及僱員若干人，辦理籌備事宜。

第四條　本處每半月開處務會議一次，由主任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

第五條　本處籌備時期，以三個月為限。

第六條　本簡則如有未盡事宜，得由董事會隨時設法修正之。

第七條　本簡則經董事會議決，函請市政府核准施行。

籌備期間的工作

籌備處成立後，積極籌備開館事宜：計劃館內布置，收購有價值的歷史藝術陳列物，處理各界的贈物，并置辦一切應用鋼器木器等。並且為充實館內的陳列物件，與市長及葉董事長特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四時假座敏體尼蔭路上海青年會邀集全市各同業公會領袖籌商徵集事宜。市長又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日下午七時在海格路市長公館宴請各收藏家，交換博物館徵求陳列品意見。進行得十分努力。

博物館事業，在中國創行得還不久，所以普通管理人才，異常缺乏。上海市博物館籌備處因特設專班訓練服務生，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招考服務生六名。錄取後加以專門訓練，將來使之管理業務，得有熟練之技能。訓練課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十八日開始。由籌備處副主任胡肇椿，委員徐蔚南、鄭師許、陳端志等分擔講授博物館學，上海史地，美學，考古學，攝影，製圖等科目。此外並由董事長葉恭綽，董事黃賓虹，江小鶼，兼籌備處主任李大超，學界名流陳柱，商承祚，杜定友分任專題演講。這是一個創舉，而確是一個良法可供效行的。（關於這一點的較詳細的情形，在陳端志所著之博物

館學通論「工作人員的養成」一章裏有記述。）

籌備處初設在中華學藝社內，因為對外接洽較為便利之故。後以徵集的陳列品，須有專庫儲藏，而登記目錄，及設計陳列等，均須在館中辦理，故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底遷往館中辦公。

董事會及首任職員產生　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底，市政府將原有之上海市博物館臨時董事會改組成立上海市博物館董事會，分函敦聘葉恭綽為董事長，程演生為副董事長，蔡元培、吳湖帆、柳亞子、何遂、馬衡、張善孖、俞鴻鈞、沈怡、董大酉、劉海粟、李大超為董事，又市長及教育局長潘公展均係當然董事。

同時，籌備處結束，市府即委派胡肇椿為館長，陳端志為總務部主任，徐蔚南為歷史部主任，鄭師許為藝術部主任。其他職員，均為籌備處原有人員蟬聯，以資熟手，亦由館長分別委定。

博物館字符之建議　在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的時候，圖書館學家杜定友氏發明以「圕」為圖書館的字符，以一字代三字，在書寫的時候，可以節省許多的時間，在印刷的時候可以節省很多的地位，至於這一個字符的讀音，仍舊讀做圖書館三個字音。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中華圖書館協會舉行第一次年會，曾將採用「圕」新字案列於一〇九・二四案通過。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春，上海市博物館提議製定「䉼」為博物館字符，以與「圕」字一律。中國博物館協會以此項提議，很有意義，因製就表格，分送全國博物館界同志，徵求意見，準備提出於協會年會，以待表決。

中國建築展覽會 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二月間，上海市博物館臨時董事會董事長葉恭綽等，聯合國內建築師、營造家、建築材料業，及對於建築上有興趣的個人的及團體，共同發起中國建築展覽會，徵集中國歷代建築之模型、圖樣、材料、工具等，公開展覽，藉以表揚中國建築藝術的偉大，及演化的表徵，並以引起社會上對於中國建築的認識與研究。籌備一月有餘，徵集陳列物一千五百餘件，假上海市博物館展覽自四月十二日起至十九日止，會期凡八天，參觀人數總計逾四萬，咸極讚美。這是上海市博物館開幕以前的一次盛會。（請參看本書「中國建築展覽會紀錄」篇。）

出版叢書 博物館事業近年來已在我國盛行，但是討論與研究博物館學的書籍，還是少見，所以經營者常感缺乏專書參考之苦。上海市博物館成立後，就籌備出版一套「上海市博物館叢書」，計分博物館學、歷史、藝術、考古四類，每類各刊印要著若干種，以供有志博物館學及研究歷史藝術者的閱讀。第一期擬出書十種，目錄已經發表，如下：

甲類　博物館學通論　陳端志著
　　　古物之修復與保存　胡肇椿曹春霆編著
　　　地方博物館實施法　陳端志著
乙類　上海棉布　徐蔚南著
　　　顧繡考　徐蔚南著

丁類　考古學研究法　鄭師許胡肇椿合譯

考古發掘講話　胡肇椿著

古玉概說　胡肇椿著

銅鼓考略　鄭師許著

漆器考　鄭師許著

綜觀上海市博物館建設的經過，是在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動議，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九月開工興建館舍，同年十二月一日奠基，至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十月館舍落成，同年三月成立臨時董事會，十一月十六日成立籌備處，從事選購徵集陳列物，訓練服務人員以及其他一切開館事宜。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底結束臨時董事會及籌備處，正式產生董事會及首任職員，現正安排佈置陳列物，製造說明書，又在館屋的後部添建倉庫及技術室一座，以資擴充，定期於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十日開幕。這是由於市政府熱忱的提倡文化事業，並得建築家、博物館學家、歷史學家、藝術家專門人才的刻意經營，故有現在的美滿的成就。館內歷史部分，專以表現上海發展的過程為宗旨，蒐集精博，布置有序，尤其是一個特徵。這一部份實係以上海之歷史使之立體化與現實化，將使閱覽者一瞥而親受此世界六大都市之一的視覺的歷史教育。關於這一部分陳列物的綱要及旨趣，上海通社將於該館開幕後另撰一文說明，以供閱覽者的參考。

震旦博物院史略

Musée Heude

formerly Siccawei Museum

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震旦大學在呂班路校址的北部興建一座宏偉的博物院院舍，次年落成，就把徐家匯博物院裏陳貯的自然博物，和土山灣育嬰堂裏陳貯的中國古物三千五百件全部遷移過來，從此震旦大學就有了一所極可稱誇的博物院。

徐家匯博物院是韓伯祿司鐸（P. Heude）於一八六八年（淸同治六年杪）創立的。韓司鐸係動植物學家，所搜動物及植物標本很多，繼任者承其志，藏物日增月益；至於採搜標本的區域，特別注重於中國的長江流域，故該院具有專區博物院的特色。

一八八三年（淸光緒九年），始在徐家匯建專用院舍，但歷年以來，物品日增，致舊院舍不敷應用，於是在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另建新院舍於震旦大學內。震旦大學和徐家匯博物院都是天主教耶穌會在上海舉辦的文化事業。徐家匯博物院本爲耶穌會行政單位之一，與震旦大學並立；遷移以後，由震旦大學管理，並撥給經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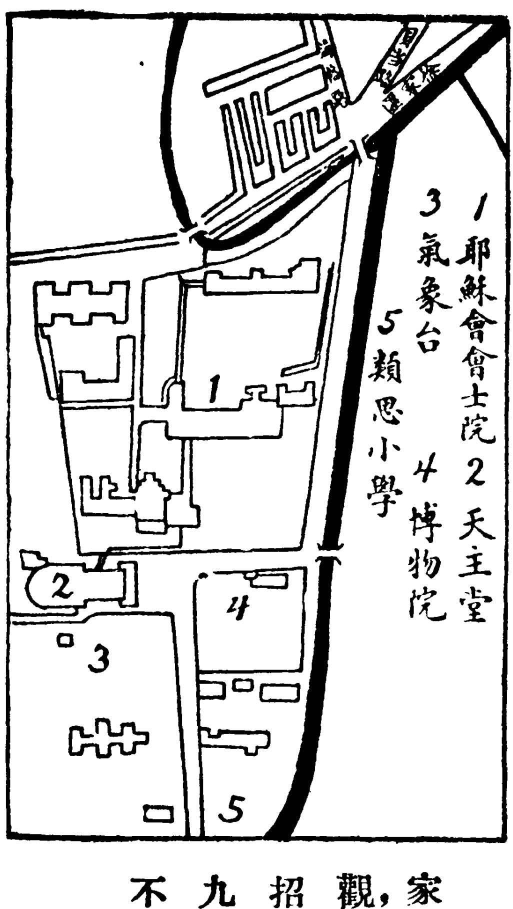
震旦博物院的經過情形和內容的大概，分述如後。

韓司鐸及舊院舍

當韓伯祿司鐸未來中國之前，徐家匯天主堂裏略已收藏生物標本，但是未嘗有博物院的設置。韓司

鐸於一八六八年一月九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上海，就在徐家匯創立博物院。韓司鐸精物理動植諸學且足迹極廣，人嘗稱述之云：「他精通植物學、鳥類學、地質學、支那學等——實在是一位無所不曉的人，而且無處不曾去過的人，他從爪哇到了西藏。他收集的中國植物實無匹敵，而中國的動物標本亦極多。」(Rev. Darwent: Shanghai, 2nd Issue, 81.)

韓司鐸蒞滬未久，就入中國內地，隨處考察，而對於長江流域，特加注意。且每次返滬，必攜帶多量的珍奇標本，妥為貯藏；內以麋鹿門為最富。他曾著「說鹿」一書，經法國教育部於一八七七年五月十二日（清光緒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批准，定為科學名著，并頒給獎章。



1 耶穌會會士院　2 天主堂　3 氣象台　4 博物院　5 類思小學

一八八三年（清光緒九年），始建院舍於徐家滙耶穌會總院之南，貯藏標本。每日午後准人參觀，不取遊資，亦無入場券，入門後須投名刺，即有人招待導觀。院內布置狀況，據第一版上海指南（一九〇九年即清宣統元年出版）卷四略有記述，雖不甚詳，可見大概，其文如下：

「大門內圍地蓄活物一二種。樓下貯獸類及魚鳥之枯骨。樓上陳列，約分數種：如甲蟲、

貝介、獸類之皮骨，禽鳥蛇類是也。其中尤以皮骨一種爲最多。

「樓上蛇類中有四足蛇一，長六尺餘，渾身作灰色。其所產卵，形體顏色酷類雞子，並浸於防腐藥水中。

「又有一鳥，西人咸不知名，云自湖北飛來，被教堂中人獵獲者。鳥羽作淡黃色，燦爛有光。每一黃羽，旁有黑色以爲之緣。頭小，體亦不甚修，而其狹長之尾，竟長至三尺餘。

「又有方磚一，長約一尺八寸，闊約一尺五寸。磚之中央有一白色之痕，長一尺四五寸，其形宛似一尖峭之山峯，又似一光潤之石塔，據云得自宜昌府。

「此係法國教士專管，欲入觀者，須先投刺於法教士請其准許。」

繼任者及新院舍

韓司鐸主徐家匯博物院凡三十餘年。嗣後由栢永年司鐸（P. Courtois）主任。栢司鐸精禽鳥門，每年出遊遠地，獵得珍禽以歸，細心研究，著書問世。

栢司鐸後由松梁材司鐸（P. Savio）主任。現在的主任是鄭璧爾司鐸（P. Piel），而前主任松司鐸仍在院中任研究員之職。鄭松兩位司鐸都注重於昆蟲學的研究。

積年累月以來，物品之數漸增，徐匯舊舍已不敷應用，乃於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興工建築大規模的院舍於震旦大學內。院舍作』字形，計三層，每層的總長度約爲八十公尺。內分陳列室三間，以及研

究室、試驗室、圖書室、攝影室等。院舍之南，另闢植物園一所，培植花卉樹木，以供研究。是年四月二十日奠基，次年落成。第一陳列室在地面層，貯列古物，係由土山灣育嬰堂移來。第二陳列室在二樓，貯列動物標本；第三陳列室在三樓，藏植物標本；均由徐家匯博物院移來。徐家匯博物院中所種植的珍奇品種，現在多已移植至新院的植物園中。（遷移以後，徐家匯的舊院舍改為聖教雜誌社。）第二陳列室入門處，左右分別懸掛「韓司鐸遊獵區域圖」及「本院物品出產地區圖」，使觀者一望而知何地已經考察，何地尚待考察。

震旦博物院佈置完畢後，仍公開展覽，於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冬開幕。規定參觀的條例是：

每星期日、一、三、四、五、六的下午二時至五時開放，入門費每次國幣二十分，第一第二陳列室都可自由參觀。

植物及昆蟲標本約有一千餘箱，專供學者研究之用，並不展覽，但各界需要研究者，亦可聲請入內瀏覽。

這所博物院，在徐家匯的時代，中文名稱是「徐家匯博物院；」西文名稱是「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有時也寫作「Natural History Museum」，譯意是「自然歷史博物院，」因爲那時候院中所藏，完全是屬於生物標本的緣故。在西文中也曾有稱它爲徐家匯博物院的，寫作「Siccawei Museum」見中國雜誌（China Journal）第十九卷第二二〇頁。

搬到呂班路震旦大學內新建院舍之後，名稱經正式改定：法文爲「Musée Heude」；中文爲「震旦博物院。」法文是以紀念創辦人韓司鐸得名，中文是以表示現在的管理者震旦大學得名。中文有時候也寫做「韓德博物院，」係譯法文名稱的音，見徐匯紀略（第二版）第三十四頁。

自然科學貯品紀要

院中貯藏中國所產的植物等標本之富，實爲遠東第一。此外亦復收藏日本、菲律濱、安南、暹羅、麻六甲、馬來等地的產物，因爲創辦人韓司鐸曾盡其最後十五年的心力，考察中國鄰邦物產，而特別注意於哺乳動物之類。

現在震旦博物院之名，已漸聞於世。每年來院研究的各國科學名家很多。且該院時時選擇標本中之特色者，分寄世界各處，以供專家的考定，所以有些貯藏物，是以前埋沒而未嘗研究的，現在已發現它的價值了。

該院最初的宗旨，原爲著述發表，所以完全是注重在研究方面的。而主院者的研究目標一定，就朝夕

從事於一個部分搜集材料，並加以研究，無復旁騖。因此各個部分間的藏物數量，多寡懸殊，有的是已經種類畢備，有的還寥寥無幾。現在將每部的概況敘述如下：

（甲）動物

【哺乳類（Mammifères）】　此類動物，該院庋藏甚富：計皮約千張；未得皮者，則藏其顱骨，顱骨之數，當在一千以上。此外竟有藏其全副骨骼者。凡哺乳類的體大者，該院貯藏尤多，且每種必具標本數件，多係中國原產，餘則來自日本、安南、暹邏、馬來、爪哇、麻六甲，以及西比利亞東部、堪察半島等處。標本既多，珍奇的品物當然不少，該院所藏的犀、熊、麞、鹿、牛、羊、羚、羱等大哺乳類動物中，實具世界所罕見的門類。韓司鐸親自考定整理，惜工作未竟，遽然長逝。近年幸承上海博物院名譽院長沙韋佩（Mr. Arthur de C. Sowerby）繼續工作，致有今日的大觀。

【鳥類（Oiseaux）】　該院現藏禽鳥標本數千件，約分三百屬，一千餘種，大抵屬蘇、皖二省之產，亦有來自冀、鄂、閩、越南等地者。這部分大部是栢司鐸所採集的，其中有若干新發現的品種，曾由韓司鐸及栢司鐸命名。

又有上海禽鳥一組，計一百四十三屬，二百二十六種，係上海法國總領事館參贊葢雅（Mr. Ch. Gayot）所集。凡本地的鳥類，差不多都完備了。而且裝置精良，栩栩欲活，極顯自然的狀態。

禽鳥之外，還有上海近地的禽鳥集一組，是該院前任主任松司鐸所集。凡是滬地能見的，幾已盡備。

【爬蟲類(Reptiles)】 該院貯蛇約三百五十尾，可分三十餘種，大概屬蘇、皖之產。蛇類之外，尚有蜥蜴數種，及鱷類之揚子鱷數條。至於龜鼈千餘頭，藏在研究室內，尚待專門學者的考定。

【兩棲類(Batraciens)】 僅有大鯢魚四五尾，蟾蜍、蝦蟆各數種。

【魚類(Poissons)】 貯藏極少，且大概係杜芝氏(Mr. de la Touche)所贈之秦皇島產品。

【軟體動物類(Mollusques)】 西自雲南，東至淞滬，全長江流域所產之水陸軟體動物，該院悉皆貯藏，計有一千五百餘種；凡韓司鐸所考定者盡在於此。此組標本僅該院獨有，尚有來自各方的海產介殼類約二千件，其中不少珍異之品。關於中國所產的斧足類(Pecylopodes)一部，近由閻敦達氏駐院考定整理。

【昆蟲(Insectes)】 現時該院所注意的工作，是昆蟲學，因為它和農業有密切的關係之故。溯自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松梁材、鄭壁爾二司鐸，深致研究，先從江蘇、安徽二省着手，漸及於舟山羣島，與廣東之一部，近則推至閩、浙等省。標本雖已豐富，然猶遠不足代表中國的昆蟲界。

該院之保藏昆蟲標本，極為謹慎，雖在上海潮溼氣候之地，仍不受霉腐之損，而稍減其本色。茲將昆蟲各目之大概情形，述之於下：

膜翅目(Hyménoptères) 該院所藏長江下流的膜翅昆蟲，為數極衆，已有數百盒，且皆考定種類，標明名稱。其中不乏新發現者。鄭壁爾司鐸又於收集昆蟲體標本之外，並搜集膜翅昆蟲的巢窩，且又飼養

生者，以究其生活，考其本能，開中國昆蟲生活與本能學的先聲。研究所得，編著成書，業已出版數種。其餘稿件亦在整理中。至於考定工作上，遇有疑難之處，則分寄標本以徵求世界各地著名昆蟲專家的意見和合作。

鞘翅目(Celéoptères)　松梁材司鐸任本目研究，而特專於斑蝥(Cicindellides)及天牛(Ceram-byeides)二科。此二科標本之富，可謂應有盡有，恐怕以後難得再有新發現了。現松司鐸正在著述他對於此二科的研究。

該院尚有羅塞尼氏(Mr. Jacques Loseigneur)所贈的鞘翅昆蟲標本六千二百三十七件，分一百五十科，集自五大洲，且經專門家之考定。該院每用之爲考定之標準。

鱗翅目(Lépidoptères)　此組標本已重行補集，除舊換新，且自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以來，補添新種不少。新種既由該院的司鐸及專家瓊司鐸(P. J. de Joannis)所考定，近承專家何臬(Mr. Hone)重行校對。何臬自備鱗翅昆蟲標本一組，盡羅中華全國所產之種類，其聲名久已昭著於世。

脈翅目(Nevroptères)　該院的脈翅目昆蟲實具重大的價值。全部標本，均由西班牙國薩拉高砦城(Saragosse)脈翅昆蟲專家那佛士司鐸(P. Longinos Navas)所考定。所有新種，皆詳載於該院出版之中國昆蟲誌一書中。業已有蜻蛉(Odonates)數種，是尼德漢氏(J. G. Needham)的「中國蜻蜓」一書出版後所發現的。

直翅目（Orthoptères）　此目昆蟲，正在捕集與研究中。

半翅目（Hémiptères）同翅目（Homoptères）　此二目昆蟲，也正在研究之中。

雙翅目（Diptères）　此目標本已捕集極多，近由巴黎博物院塞根氏（E. Seguy）開始研究。

（乙）植物

植物部由韓司鐸創設，栢司鐸慘淡經營，大加擴充，白司鐸（P. Belal）補添更換。最近由白、松二司鐸整理佈置，另闢植物專室，貯藏標本五萬件。其中的三萬餘件，約二三千種，屬江蘇、安　之產。栢司鐸著有「江蘇植物索引」早已行世，當他在著述「安徽植物索引」的時候，遽然長逝，未竟全功；白司鐸繼其工作，搜集遺稿，整理就緒，並添入新發現的植物數種，付印問世。於是長江下流所產的植物，乃盡入網羅。蘇、皖植物之外，尚有各界所贈之他方植物標本，包括蒙古、雲南、芝罘、福建、河北、貴州、浙江等地。

古物部貯品紀要

該院在徐家匯的時代，僅收集及陳列自然科學的物品，所以它的西文名稱是「自然歷史博物院」，前面已經講過了。等到遷至新院舍後，始添設古物部。該院所陳列的古物，初由土山灣育嬰堂葛修士（Fr. Al Beck）所集，經數十年的蒐集，積有三千五百件之多，當時候是存貯在育嬰堂內，而不公開的。

在這三千五百件中國古物中，各種品類都有，年代則自商以下，以至明清，無不網羅。其中固然有不少的僞品，但是看看它們的形色，也可略知古代的遺制，兼可以供辨別眞僞的參考。茲將各品類分述如下：

(甲)金屬類

金屬品約六百五十件,計:彝器三十七件,奠器一百二十八件,是周、秦、五代、唐、宋時物。爵類五十一件,是商周以下物。花瓶三十二件,是明清之物。鼎類四十八件;中有六脚長方螭形之鼎,據云得自古墓,似爲周代物。香爐一百二十八件,製作精巧,形式各異,有鶴形、鹿形、犀牛形、夏桃形,其中一二爲唐朝物,餘爲明清物。明朝好以紅銅做造周物,此種共藏十四件。鐘二十九件,梵鐘、彝鐘、鎛鐘,有款識者,爲周、漢時物;刻有彌陀佛像者,爲五代以下之品。鐃鈸十三件,爲明清時之釋家物。偶像一百七十二件;儒釋道三家像數件,爲唐朝物;餘則宋元以下物,中有雷神像十尊,頷作鸚喙,最爲特別;清代蒙藏所敬的佛像尤多。丹爐七件,爲宋朝道家煉丹器。手爐八件,爲明淸時物。燭扦三十三件,都是唐宋至明清之物,其一爲明宣德年製,鐫有宣德御製詩。銅瓦二件,爲漢宮舊物。雙鯉吉慶三件,刀劍三件,是宋以下的製品。鑼十一件,中有二小鑼,係宋物。泉幣五百十二件,上起周秦,下迄明清,各代均有;交趾、朝鮮、日本、台灣的錢幣佔少數。厭勝品八十八件,爲唐朝以下物。文房清玩七十八件;書鎮、筆架、水盂,式式俱備。

(乙)玉器類

鈐印二十二件,以青田石刻成,或爲宋朝士大夫物。油石所雕佛像,共二十四件,中有壽星一尊,來自福建,手工精巧;更有佛像三,以背面所刻字考之,當爲大梁時物。磬,周漢時春秋祭天時用;懸在陳列室的東西北三面壁上。硯,以磚刻成,或以端石製,名貴不亞於玉。煙壺,清朝煙壺計有一百二十五件,都是玉石、珊瑚、水

晶、陶瓷、柴砂、竹根、莫核等原料琢雕而成；間有以北平人造玉石做的，即俗稱京料者是。朝頂，淸朝之物四十六件，冲石、水晶、金銅居多。朝珠，淸朝之物，以檀香、象牙、水晶、翠玉等物礎成，綴以銅絲，間以玉片爲飾。

（丙）陶器瓦器類

印泥缸三件，作「雨過天青」色，出自柴窰。冰凌碟一，餅一，亦柴窰出品。宋朝粉黃陽文餅一。冰凌嵌龍瓶三，又黃瓶二，都是淸朝遺物。又福建陶器數件，似宋時物。古墓中所得缶數件，時代不一。宜興之紅土紫砂品式樣玲巧，光色鮮潤，不亞陶瓷。琉璃器中，有一香爐，色澤鮮明，是康熙間物。其間有一件東西形如葫蘆，註云：「八世紀物，得自東蒙古墓。」一隻狗，來自皖北項繫一宋錢，當爲宋朝遺物。櫥中又有青年騎士與駱駝各一件，是元朝作品；察其勇武狀態，閑逸姿勢，似脫胎於唐代的刻品。

瓦器館中陳有殉葬俑偶四十餘件，得自洛陽古墓；觀其衣冠似爲隋唐古物；有歌女作宮妃妝者；又有二尊，鬚髮長鬚，似爲西方人像，櫥中有一騎士，爲唐時塑品，雖已殘毀，但神悠情逸，爲中國罕有的美術品

古物陳列室四週櫥上陳列者，爲明朝之宮瓦，塑成種種神仙禽獸等形；其中數件，來自洛陽，旁列各種木刻、漆品、翠屏、翠掛、漆屏、王展磁屏等等，數量至多。

北端面東的一個櫥中陳列崇明謝家鎮黃泉口的遺形；泉口是淸順治舉人，死於一六七七年（淸康熙十六年丁巳）至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即距其死後二百四十一年，子嗣掘其坟，屍未朽，衣衾如新，夫人林氏亦然，柩爲葛修士所得，以木塑泉口像，而以原來的殮衣著在上面，即今所陳列者；櫥內除置泉口

遺形，旁邊尙置有柩中所列的各物。

出版物

震旦博物院的自然科學研究的出版物，舊有沼澤介類學及中華自然歷史志二種。近年新刊的叢書，版本較小，以便閱者，已出多册，暫分三類，即昆蟲類、植物類及介蟲類。總計所刊各書名目如下：

沼澤介類學 (Conchyliologie Fluvial) 韓司鐸著。

中華自然歷史志(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Naturelle de l'Empire Chinois)共六册本書的第一册分三篇，第一篇爲韓司鐸所著論鼈屬之文，第二篇爲蔣其儀司鐸 (P. C. Rathouis) 所著論產蠟之水蠟蟲之文，末篇爲韓司鐸所著論陸地產之軟體動物之文（此篇與沼澤介類學一書，完成軟體動物學之研究）。第二册至第五册爲韓司鐸所著論哺乳類動物之文，第五册內尙有栢司鐸所著敍述前徐家匯博物院中所藏的禽鳥之文。第六册爲栢司鐸所著敍述前徐家匯博物院中所藏的江蘇植物標本之文。

中國昆蟲誌 (Notes d'Entomologie Chinois) 已出版十四册，其內容爲：長江下游之長觸角甲蟲(Longicornes du bas Yang-tze) 四册，松司鐸著。中國及其鄰邦之脈翅目昆蟲(Névroptères et insectes voisins, Chine et pays environnants.)六册，那佛士司鐸著。長江下流具毒針之膜翅目昆蟲研究 (Recherches biologiques Sur les Hyménoptères vulnérants du bas Yang-tze) 四册，鄭

璧爾司鐸著。

中國植物誌(Notes de Botanique Chinois)已出版二冊，其內容爲：江蘇之植物(Contribution á la Flore du Kiangsou)白司鐸著，此書係補錄栢司鐸著作中未言之新物。安徽山地之植物(Flore de la region montagneuse de Nganhoei) 栢司鐸遺稿，經白司鐸補訂。

中國介蟲誌(Notes de Conchyliologie Chinois)在編著中。

上海博物院史略

上海博物院在公共租界博物院路二十號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四樓及五樓。該院係文會於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所創立，迄今已六十餘年。歷任名譽監院，多係博物學家與生物學家，現任名譽監院沙韋佩氏尤爲巨擘。故院中陳列之物，多屬生物標本；但美術品及古器——尤其是古錢——亦不少。品物來源之地域，多係在中國，因文會係以研究中國爲對象者也。該院完全公開，故對於文化與社會教育之影響甚鉅。

N. C. B. R. A. S.
Shanghai Museum

博物院路原名上圓明園路，約在一八八六年(清光緒十二年)始改今名。於此可見租界市政當局對於該院之注重。工部局並按年捐款補助該院，自一八七七年(清光緒三年)即開始。現在工部局按年捐鉅款給文會，對該院乃不另加補助。

上海博物院因偏重蒐集生物標本之故，所以亦稱爲「上海自然歷史博物院」。此一目的，在該院創始時卽然，所以設立之先，亟亟欲得一動物剝製專家。

上海博物院以其悠久的歷史與顯著的成績蔚爲上海特出的文化事業之一。今將簡單述其經過，以其爲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所設立，特自文會之建立說起：

亞洲文會北支的成立

皇家亞洲文會總會設於大不列顛帝國京城倫敦，成立於一八二三年（淸道光三年）。支會徧設於孟買、孟加拉、錫蘭、海峽殖民地。一八四二年（淸道光二十二年），英國得香港，數年後香港外國居民中有許多人有一個期望，盼能組織一學會以調查與研究中國之藝術科學文學及天然產物，至一八四七年（淸道光二十七年）正式成立，卽名爲香港亞洲文會中國支會，惟德維思爵士爲會長。[illegible]，[illegible]文會北中國支會之設，在中國支會的成立後，多少受了香港此種事業興起的影響。

文會北中國支會的創立會舉行於一八五七年十月十六日（淸咸豐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雖則據會中的舊的記事簿所載，說同年九月二十四日（同年八月初七日）已經舉行過一次籌備會議了。該會開創立會時共到十八人，卽：

尼柯遜從男爵（主席）　裨治文教士　帥禮教士　艾約瑟教士　納爾遜教士

亞昔遜教士　德維思教士　納爾遜博士　西柏多博士　領魏林博士　蒙克里

夫先生　康普東先生　荷巍爾先生　凱絲威先生　威廉士先生　漢璧禮先生

弗蘭克先生　李一德先生

該會創立時取名爲「上海文理學會」至一八五八年（清咸豐八年）始與皇家亞洲文會鏈結，而改名爲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所以名爲北中國支會者，係立於香港的地位觀之，上海居於北方故也。

該會第一任會長爲裨治文敎士，他是一位非常熱心而有興趣於「中國學」的人。一八〇一年（清嘉慶六年）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司州，於一八三〇年二月（清道光十年正月）抵達中國，爲第一個來華之美國敎士。他任了兩年會長。一八六一年（清咸豐十一年）去世，距他來華後約三十二年。他的遺軀葬在上海山東路公墓。

文會北支曾經一度夭逝，因爲此會使人感覺缺乏興味，除了一小部份會員之外；特別是裨治文敎士之死，是致此會短命的一大原因。末一次常議會是在一八六一年十月十五日（清咸豐十一年九月十二日）舉行，當新職員選出之後，我們就不聽得牠有什麼活動了，直到一八六四年（清同治三年）牠的復活。金思密先生係於文會北支復活時加入，對於牠盡了很多的力。

英政府協助事業進行

文會北支的目的與事業，在會章第一節第二條內規定：

（甲）調查中國與其鄰近國家各項事情；

(乙)發行會報;

(丙)設立一個圖書館及博物院。

一八六八年(清咸豐八年)駐滬英國領事阿利國上書英國政府,代文會北支請求英國政府捐地一方爲建築一座會所包括圖書館、博物院與演講廳之用。英國政府允以所有坐落上海上圓明園路北京路左近的地基一方見贈,但附有條件:這一方地基不能改作捐贈之目的以外的用處,而該會停止進行時或在三年內不能建築起房屋時,那末這地基應卽歸還英國政府。

地基有了以後,捐款造屋又是一個問題。至三年期滿時,該會幾不能如約。後始極力籌款建築會所;文友輔仁會以餘款贈之,以將來得在文會北支新會所內開會爲條件;漢壁禮先生捐銀五百兩;金思密代繪圖樣,純盡義務;會所始於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秋落成,建築費共計銀三、〇〇〇兩。

文會北支的事業,是要刊行會報與設立博物院及圖書館。會報之刊行,自一八五八年(清咸豐八年)卽已實行,第一期尚名上海文理學會會報,至第二期始名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報。圖書館則自會所落成時卽已具雛形;偉烈亞力教士以其所藏之書〔全部份是關於東方與中國的〕悉數捐入。惟博物院遲至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才成立。博物院之設置,不獨文會北支有此企圖,卽上海外僑社會當時亦堅強地有此盼望;故文會北支博物院的成立,一方爲會的本身努力,一方實受社會之助。其成立之經過,第一任名譽監院樸賚懿先生嘗繕於報告書中云:

上海博物院開始建設

在上海設立博物院的意念雖數經提議，但迄無實際的方案製成，因爲有兩個困難存在，卽：必需有一處適宜的與專用的場所，與必須以高値的薪俸聘任一位專門的與熟手的動物模型技術家。文會北支新屋造成之後，其第一個困難卽解決。接着，又是一個機會來了，在一八七四年之初（淸同治十一年杪），著名的博物家但維特神父因被疾病苦纏，不得已地放棄了他的硏究中國的工作，經過上海準備取道回至法蘭西，那時他帶了一位名叫王樹衡的中國人，那是一個技巧精熟的動物剝製家，在但神父指導之下做了多年的助手。因此，就使人想到，倘使這人能夠雇用過來，他或者不致於要很大的薪俸使文會北支的經濟力過於爲難的。

一八七四年二月十三日（淸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文會北支舉行會議，米區先生提議：

「委託本會理事部卽行組織一個博物院，並與上海運動事業基金董事會協定借款銀一、五〇〇兩。」（借款係作開辦費用。）

此案由偉烈亞力敎士附議，並由全體出席會員通過。

第二步活動是一個半正式的集會，於同年三月二十四日（淸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七日）在文會北支會所內舉行，出席者爲上海外僑社會中各色人士。會中通過下列之議案：

「選舉米區、葛羅、費慈格拉爾特、樸賚懿四位先生組織一個委員會，使之與文會北支理事部聯

絡，並要求諸人設法雇用那位但神父手下的中國博物學技士，並採取適當之步驟使此議案在文會北支的年議會中通過。」

博物院委員會於是等候次日（三月二十五日卽夏歷二月初八日）舉行的文會北支年議會處理他們的議案。年議會中經過若干討論之後，決定理事部應接受委員會的工作，並授權委員會實行博物院的程序。

委員會於是立卽任用王君，開始為博物院搜集物件。一面卽要求專家協助，這是得到熱烈的賜與的，下面就是協助博物院的專家的名單及他們所擔任學科的部類：

麥華陀及蘇德爵那許二先生＝植物學

金思密先生＝地質學與介殼學

凱絲威先生＝爬蟲學與動物學

樸賚懿先生＝鱗翅類學

偉烈亞力先生＝考古學與貨幣學

魁克特先生＝魚類學

科提爾及福倍司兩先生＝人種學

海蝸黎及費慈格拉爾特兩先生＝鳥類學

泰音托先生及谷特堡博士＝實業與生產

亘特生博士＝顯微鏡檢查

亞米里神父

滬地蒐集標本的困難

隨後就有一點小進展，王君製了一些標本，包括各種鴨類是在上海地域可以獲得，都是米區先生所供給的；但是在夏天裏王君缺乏工作可作。不過到十一月頃，標本越來越多，他的兩手又有空閑的時候了。這些標本大部份是鳥類，但也有幾件獸類。

圍繞上海的境域是一個貧乏於蒐集自然歷史任何部份的地方。偏地種植五穀與花，缺乏叢林與葉片，使植物學家殊感無用武之地。植物的種類既少，而蟲類亦因之不多。又缺少曠野與耕的廣場，獸類在附近於是也有限得很。上述種種原因也影響於鳥類，好的是牠們時時飛來飛去，故尚有若干希望。至於淤積性的泥土，實使地質學家棘手，而河流距揚子口外太遠，魚類學家也大感不便。雖然，對於有興趣於爬蟲學的，這裏到是一塊未經開發之良於研究的地方。

送東西給博物院的人士很多，許多是上海的居民，而外埠來的亦不少，特別是鎮江與寧波，更有人以標本奉贈。一冬忙碌未絕，結果是使上海博物院有了一個如下的收藏：

鳥類標本　二五六具　占種類一一五

獸類標本　三六具　占種類二四

爬蟲類標本　一四具　占種類九

貝殼　多件

中國藝術品及產物　若干件

上面不過是第一年的成績——其實也祇有幾個月，並不足一年。以後歷年有新的陳列物增加，來源出於受贈與購置。現在要特別述及一事，卽博物院藏書部於一八七八年（淸光緖四年）得到了一批極有價値的自然歷史學的圖書，原爲博物院第二任名譽監院馬丁先生所藏，馬丁先生故後，由其夫人售與博物院，代價爲中國通用銀元五〇〇〇元。

經濟援助與新屋落成

上海博物院成立後之第三年，卽一八七七年（淸光緖三年）工部局開始捐款助之。一八七七年（光緖三年）捐銀二五〇兩，一八七八年（光緖四年）同，一八七九年（淸光緖五年）增至五〇〇兩，以後每年均捐給五〇〇兩。一九〇六年（淸光緖三十二年）起，再度增至一、〇〇〇兩。

文會北支的會所建成於一八七一年（淸同治十年），迄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秋，已達六十年，朽舊不堪再用。博物院卽停止參觀，以防危險。文會北支則設法募捐，以資翻造新屋。估計造價約需十六萬兩。工部局於一九三一及三二兩年（民國二十及二十一年），在每年經常補助一、〇〇〇兩之外，並

特別撥助建築費五〇、〇〇〇兩，

文會北支新會所於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冬季落成博物院經各職員悉心布置，於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由工部局總董貝爾舉行啓幕禮。

文會北支的會址在博物院路（北京路北），昔時門牌爲五號；改建之後門牌爲二十號。新會所共計五層：一樓爲演講廳，（名「伍連德講堂」）二樓爲圖書館，三樓及四樓爲博物院自然歷史物件陳列於三樓，古董及美術物陳列於四樓；故四樓亦稱爲美術館。五樓則爲中國科學美術雜誌社借用。

文會北支新會所落成後，工部局所贈之經常補助費爲：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銀四、〇〇〇兩，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七、〇〇〇元，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七、〇〇〇元。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預算同上年。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並額外捐贈銀二、〇〇〇兩，以補助建築費。

博物院路原名上圓明園路，圓明園路則名下圓明園路。上下之分，係以立在黃浦江濱，向西而數，靠東的路爲下，西爲上。當時貴州路名上廣西路；可知用上下來判別路名的不少。迨文會北支內設立博物院後，約至一八八六年（淸光緒十二年），上圓明園路始改名爲博物院路；這固然是帶着紀念的意義，但是或恐因一般已用此稱呼用得很熟了。香港德臣報所印的中國紀年指南錄，一八八七年版（淸光緒十三年版）始將上圓明園路改爲博物院路，故疑其前一歲始正式改名。

院長沙韋佩平生經歷

上海博物院歷任名譽監院中，不乏專家博學之士；但現任名譽院長沙韋佩先生經驗尤豐富，對於該院之改進與充實尤極努力。沙先生爲該院服務已十餘年；新屋落成後，始任名譽監院。沙先生並爲著名之中國科學美術雜誌的創辦人與主編者。

亞沙特卡爾沙韋佩，生於中國山西太原府，是沙韋佩敎士與其夫人之子。沙先生一生中的大部份時間是消納在中國。他的敎育，一部份是在中國乏罕的學校裏受的，隨後則到英格蘭進了現代學校，巴士工藝學校及不里斯它兒大學。但是在大學畢業之前，他爲冒險性之熱誠所衝動，趁了一隻大划船飄翔至坎拿大的大西北，即在該地畜植場中當過學徒。當他回到中國，就開始到山西省的西部去探險——那些地段並且是不爲本地人所熟悉的。他在天津英華書院敎了十八個月的書，及至一九〇八年一月，加入了安特生的貝多福公爵東亞洲探險隊。替大英博物院蒐集動物學的資料，此次探險終了，他又參加一九〇八年至〇九年的克拉克探險隊，在該隊內充當一名博物學家，進入甘肅，從此時起，就代表美國國家博物院爲駐華田野博物採集者。他探險的足跡遍及於中國的北部、東部、中部及西南，並至內蒙及南滿。

世界大戰時，他在英國軍隊中服務，代表英軍爲赴法參戰華工團的通譯。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再次回到中國，此時定居上海，遂爲文會北支服務。他加入文會北支爲會員，是從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起，那時候尙居華北。他在文會北支裏的工作，大部份係在博物院，雖則編過一年會報，迨一九三二年（民

國二十一年）新屋落成，乃被選爲博物院名譽院長。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一日，文會北支理事部舉行會議，選沙先生爲會長，以代勃勒克本先生，因他已離職赴北平英使館。沙先生當選會長之前，本爲該會副會長二人中之一。

沙先生又是中國科學美術會的會長（此會是由他負責建立的）；中國科學美術雜誌的主編。他又是以下各學會的會員：皇家地理學會，倫敦動物學會，美國哺乳動物學家協會，華盛頓生物學會及英國鳥類學聯合會。

他平生除了搜集大量的中國動物之外，亦曾費了不少的時間研究此間的自然歷史，因之，他的工作路線，遂系統化起來。有許多新種類的動物是他所蒐集得的，曾由他加以敍述，創製學名，而爲動物學界所公認而應用了。

本文所用專門名詞表【附錄一】

Aithison Rev. 亞昔遜教士

Alock, Sir Rutherford 阿利國先生

American Society of Mammologists 美國哺乳動物學家協會

Anderson, Mr. Malcoln P. 安特生先生

Anglo-Chinese College 英華書院

Annual Meeting (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年議會
Bath Art and Technical School 巴士工藝學校
Bi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華盛頓生物學會
Blackburn, Mr. A. D. 勃勒克本先生
Bridgman, Rev, Dr. E. C. 裨治文教士
Bristol University 不里斯它兒大學
British Museum 大英博物院
British Ornithological Union 英國鳥類學聯合會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中國科學美術雜誌
China Society of Science and Arts 中國科學美術會
Chronicle and Directory for China 中國紀年指南錄
Clark Expedition 克拉克探險隊
Compton Mr. 康普東先生
Cordier Mr. 科提爾先生
Council (文會北支) 理事部

Daily Press 德臣報

Davis, Rev. T. 德維思教士

Davis, Sir John F. 德維思先生

Duke of Bedford's Exporation of Eastern Asia 貝多福公爵東亞探險隊

Edkins, Rev. J. 艾約瑟教士

Titzgerald Mr. 費慈格拉爾特先生

Fobes Mr. 福倍司先生

Franks Mr. 弗蘭克先生

Gottburg Dr. 谷特堡博士

Groom Mr. 葛羅先生

Hanbury Mr. 漢璧禮先生

Hawtrey Mr. 海蝠黎先生

Henderson Dr. 亘特生博士

Howell Mr. 荷魏爾先生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

文會會報

Journal of the 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 上海文理學會會報

Keswick Mr. 凱絲威先生

Kingsmill Mr. 金思密先生

Literary Debating Society 文友輔仁會

Lockhart, Dr. W. 頟魏林博士

Lower Yuen Ming Yuen Road 下圓明園路

Martin, Mr. J. P. 馬丁先生

Medhurst Mr. 麥華陀先生

Michie Mr. 米區先生

Moncrieff Mr. 蒙克利夫先生

Museum Committee 博物院委員會

Museum Road 博物院路

Nelson Dr. 納爾遜博士

Nelson, Rev. R. 納爾遜教士

Nicolson, Sir Frederick W. 尼柯遜先生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文會

Pere Aymeri 亞米里神父

Pere David 但維特神父

Pryer Mr. 樸賚懿先生

Quekett Mr. 魁克特先生

Reid Mr. 李1德先生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China 皇家亞洲文會中國分會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皇家地理學會

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 上海文理學會

Shanghai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上海自然歷史博物院

Shanghai Recreation Fund Trustee 上海運動事業基金董事會

Sibbald Dr. 西柏多博士

Sowerby, Mr. Arthur de Carle 亞沙特卡爾沙韋佩先生

Stronach Mr. 蘇德羅那許先生

Syle, Rev. E. W. 帥禮教士

Taintor Mr. 秦音托先生

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 美國國家博物院

Upper Yuen Ming Yuen Road 上圓明園路

Williams Mr. 威廉士先生

Wylie Rev. 偉烈亞力教士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倫敦動物學會

歷任監院職員名錄【附錄二】

上海博物院起先是採用名譽監院（Honorary Curator）制，到了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才改用名譽院長（Honorary Director）的名稱，以代過去的名譽監院。在一八九二年（清光緒十八年）該院曾擬添設有給職監院，使他以全部工夫專任院務，但是迄未成爲事實。至於技術師，則開辦時聘用王樹衡，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聘用唐旺旺，後來由唐旺旺的兒子唐仁宮繼任。現在把上海博物院歷任名譽監院及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首任名譽院長及管理委員會委員的名單開列如下：

第一任名譽監院是樸賓懿（W. B. Pryer），自一八七四年至一八七五年（清同治十三年至光緒元年）。

第二任名譽監院是馬丁（J. P. Martin），自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七年（淸光緒二年至光緒三年）。

第三任名譽監院是福維爾（A. Fauvel），自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〇年（淸光緒四年至光緒六年）。

第四任名譽監院是健生（D. C. Jansen）自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二年（淸光緒七年至八年）。在他的任內，吉貝博士（Dr. H. B. Guppy）送了一套精美的地質標本給博物院。

第五任名譽監院是史密司（Dr. H. L. Smith），一八八三年（淸光緒九年）在任。

第六任名譽監院是史丹陽（F. W. Styan）自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六年（淸光緒十年至十二年）。史氏爲一著名之博物家，許多的中國鳥獸曾經他命名。史氏在任時，曾替該院搜集了大批的鳥類標本，爲博物院光榮歷史的一頁。

第七任名譽監院是好勃生（H. Elgar Hobson）自一八八七年至一八八八年（淸光緒十三年至十四年）。

第八任名譽監院是蒲克（Carl Bock），自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四年（淸光緒十五年至二十年）。在他的手裏，曾於一八九一年（淸光緒十七年）向榮權斯基（Captain Yankowsky）收買進一大套蝴蝶標本。

第九任名譽監院是華塞巴爾旁（H. Vosy-Bourbon），自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淸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在一八九六年（淸光緒二十二年），安特生（A. L. Anderson）以一套澳大利亞洲

的兵器及礮碓贈給該院。

第十任名譽監院是考克司（Dr. R. H. Cox），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在任。

第十一任名譽監院是萊門（Professor E. R. Lyman），自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年（清光緒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在任。

第十二任名譽監院是自拍臨（Dr. Stephen [illegible]），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三年（清光緒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

第十三任名譽監院是威四脫（J. West），自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illegible]年）在任。

第十四任名譽監院是史丹萊（Arthur Stanley）。他是上海公共租界的衞生行政官。現在負起這艱巨的博物院名譽監院的責任來，自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二〇年（清光緒三十二年至民國九年）。史丹萊把這博物院完全改組過、檢點過，幷且將全部收藏物重行分類。

在史丹萊的時代，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位有名的中國鳥類學權威者杜芝（J. D. D. La Touche）得到上海博物院的同意，來替該院的鳥類收藏重行佈置及妥善地分類。他發現院中的大半鳥類標本已壞得祇好拋棄了。現在院中的鳥類收藏，多數標籤上寫明它們是杜芝贈送的，或是在他經營院中鳥類收藏時所得的。他還送了許多的哺乳動物及昆蟲標本。

史丹萊在任十五年之久，在他的時代，院中的收藏增加得很多。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他離開上海，當時是打算就要回來的，因為他的標本分類工作與布置工作尚在半途中，並且是草草的擱置着，顯然沒有什麼預防也沒有交一點關於處理這些標本的材料給台維司（Dr. Noel Davis），即臨時代理他任工部局衛生處處長及博物院名譽監院的人。後來曉得史丹萊是不回上海了，台維司就正式繼任這兩處的職務。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冬，沙韋佩(Arthur de C. Sowerby)受任名譽監院，與台維司共同工作，他們兩人開始整理這些陳列品，把許多的蟲損及黴壞的危害除去。

沙韋佩指導院中的技術師唐仁宮製作一套中國魚類標本，是院中很珍貴的陳列品。他又曾請一位著名的人種學家俄國人薛洛科殼洛夫（Dr. S. M. Shirokogoroff）擔任臨時工作，替院中的全部標本編號，重新分類，及製造卡片索引，并着手整理以前未注意的物件。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台維司倦勤，沙韋佩於是獨任院務。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沙韋佩受任該院名譽院長，因為這時候覺得名譽監院這名稱是已經過時而不適用，故廢棄它。

在決定改名譽監院職為名譽院長職的時候，同時計劃擴充院內的人員，於是選任下列各人專任各個部份的職務，而成為一個管理委員會：

植物學管理＝樸德斐爾（Prof. W. M. Porterfield）

鳥類學管理＝威金生（E. S. Wilkinson）
考古學管理＝樸德（Harold Porter）
貨幣學管理＝吉勃生（H. E. Gibson）

中文書報裏的記載【附錄三】

上海博物院的創立在一八七五年十一月四日（清光緒元年十月初七日）的申報裏也有一段記載，標題是「創設博物院」一文中所謂「總理斯事者朴來阿君」即指樸賚懿先生，所謂「珍藏羽毛各類，西國向有妙法，現在此法華人已得之」即指剝製技術師王先生。今錄這段記載於後，以資參考：

『泰西各大城池夙有成例，凡在該地方人必公建一院，將飛禽走獸以及各動物並列於內，以便博物者隨時賞玩。如在府城，則將闔郡之物實之；如在都城，則將天下之物實之，名曰博物院。現在旅居上海之西商亦倣效泰西規模，在本埠設立一院，將中國與東洋各物齊集院中，事雖創始，而所羅列者已不少。計屬毛蟲者，有震澤湖旁之野猪；羽族者，有鷹鵲麻雀等；又有水族中名物，不能殫述。餘如螳螂、蚱蜢、蝴蝶之類亦各分其種，各標其名。每一物件係從何處得來，何人相贈，必書明懸貼於上。中外人有往觀者，俱不取值也。珍藏羽毛各類，西國向有妙法，雖皮已乾枯，而毛可不落。現在此法華人已得之；且又從外國購到玻璃眼睛，故無論是何異獸珍禽，一經裝點，便栩栩然大有生氣。凡院內一切，俱係博物之西人所供給。其總理斯事者，即元芳洋行朴來阿君也。』

至於上海博物院尙在博物院路五號舊屋裏時候的布置的樣子，第一版上海指南（一九〇九年出版）卷四裏也有一段記載，幷且舉出了博物院中所蒐藏的幾種罕見的動物的狀態。其文如下：

『物品室在樓上，共兩間，右間所貯者，均係獸類，如獐貓狠豹猴野猪刺蝟等是也，此外則貝介一類，蛇一類，魚一類，礦石一類；左間所貯者，統係禽鳥，大半爲中國產，其餘則蛾蝶一類，鳥卵與鳥巢一類，礦苗一類而已。

『有一怪獸，自首至尾，長約三尺八九寸，高約二尺五六寸，體如小牛，毛作黃灰色，鹿頭無角，足蹄如馬，尾甚細，尾尖芃鬆略如獅尾。此獸得自北京，西名大鬫鹿，華名四不像。

『又有一魚類，無名字，體甚扁，長尺有半，渾身獸毛，作黑灰色；前後四足如鴨掌，嘴亦如鴨喙；短尾，黑灰色，宛如貍尾。

『又有一鳥，名華麗鳥，亦曰風鳥，西人稱爲天堂鳥。高不及五寸，頭係平常鳥類，而喙甚尖，作黑色，睛亦黑，遍體羽毛皆黑，惟胸前略帶翠色，兩翼緊闔，而背上另有一翼，如摺扇之高張，胸前亦垂一翼，較小，略帶翠色，尾似孔雀，特甚小。此鳥得自南洋爪哇埠。

『又有木製之模形，名曰猪生之象，形體如豬，而首則如象，且有長鼻，據云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淸光緖二十年）產於鎭江府。

『觀者每日早九時起至晚五時止，星期六則下午二時起至四時止。任人入覽，不取游資。所置物

品，均可任[illegible]覽、者不得損壞。

上海的動物園與植物園

在三所博物館之外，上海現在有兩所動物園和一所植物園，那就是：

（一）上海市市立動物園　在滬南區文廟路，佔地面積十畝九分。上海市教育局管轄。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十月開始籌備，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一日起開放。

（二）兆豐公園動物園（Jessfield Park Zoological Garden）　在極司菲爾路，佔地面積二畝九分三釐九毫。上海工部局工程處園地監督管轄。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建造，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起開放。

（三）上海市市立植物園　在滬南區龍華路新橋路口，佔地面積八畝。上海市教育局管轄。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八月開始籌備，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起開放。

在上海縣的時代，還有過一所上海縣植物園，現在是改做市立園林場了。

（四）上海縣植物園　在高行區東溝。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浦東塘工善後局闢東溝地一四七公畝七公釐爲花圃，後改爲縣教育局植物園，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八月由社會局接收，則改爲市立園林場。

據棚橋源太郎的意見，動物園、植物園和水族館在習慣上雖若與博物館相並立，實則均可視爲博物館的一種。至於就其性質而論，博物館的收藏品以死物（標本）爲主，而其他三者乃係以展覽生物爲主的。

上海各個動物園與植物園成立的經過，將如下述。

*　*　*　*

上海市教育局在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八月間，擬具建設動物園計劃草案，提經第二〇四次局務會議修正通過，就在同年九月十七日呈請市政府撥款設立，至十月二十七日，奉市府第一二四一五號指令核准籌辦，並指定文廟路芹圃爲園址。（芹圃在文廟對面，原來是文廟的一部份。現在文廟改做了市立民衆教育館，而芹圃則改做了市立動物園。）市教育局乃函請市工務局繪圖設計建築，至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圖樣確定，招標承建，八月六日在市工務局當衆開標，三森公司以標價一三、四〇〇元得標，同月十六日開工建築，到十二月底，第一期工程完畢。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十三日市政府派員驗收，交由市教育局接管。但是第一期工程範圍中，因爲限於經費，對於必需的熱水汀、自來水、駁岸、假山、草地、花木等都沒有列入，故在第一期工程將竣時，作第二次請款，計請得七、〇〇〇元，繼續興工，到二月底，第二期工程完竣。市教育局詳審園中應備的男女廁所，孔雀棚舍，雛禽舍和全部動物舍前的鐵欄杆等還付缺如，故又作第三次請款，計請得四、七〇〇元，仍由三森公司承建，到五月底，全部

工程告竣。六月九日，市府派員驗收第二第三兩期工程，交由市教育局接管，乃開始布置並籌備開放。七月三十一日市教育局令委沈祥瑞為該園主任。八月一日，正式開放。每天開放的時間是：上午八時到十二時，下午二時到六時。門券分兩種：普通券每張銅元六枚，常年券每張一元。兒童在標準高度以下者購普通券減半收費。

市立動物園陳列的東西有獼猴、象、獅、虎、豹、野貓、熊、羆、狼、狐、狸、獾、靈貓、家兔、豚鼠、袋鼠、袖鼠、豪豬、鹿、麂、麞、野豬、蝙蝠、鯪鯉、鸚鵡、鷹、鴟鵂、姣鳳、芙蓉、畫眉、鴿、斑鳩、孔雀、藍鷴、孔雀、錦雞、雉、珠雞、來克亨雞、九斤雞、吐綬雞、白鶴、鷺、大翻、鴛鴦、雁、天鵝、鳧、鵝、鶖、鵜鶘、食火雞、鱷、龜、大鼈、鬥魚、金魚、蟒等。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收回園後民屋，改建為標本室，於十月一日開放，內貯巨鯨標本（巨鯨得自崇明紅梅鄉）。

市民們對於動物園的興趣非常的高。計一九三三年度（民國二十二年度）參觀者凡一一、一五九、三〇六人，一九三四年度（民國二十三年度）參觀者凡一、〇五九、七八一人。並且大家對於園內的巨大動物都很關切的，所以當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十月，那隻猛虎患肺病而死，和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巨象觸電暴斃的消息傳出的時候，這個社會曾經為之大大的震動呢。

* * * *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上海工部局開始建設兆豐公園(Jessfield Park)，當時園地監督麥克

利（D. Macgregor）所提出的計劃書，就指明當於園內布置一個動物部（Zoological Section）。但是實施之時，對於動物並沒有刻意的蒐集，起初也沒有專設一個地方安置牠們。在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陳列有鴛鴦、三種鴿子、鶴、舞鵠、文鳥、小貓頭鷹、黑兔和白兔、沒有角的山羊、白鼠、鵰、猴子等幾件東西。小孩們對於這些是覺得非常有味道的。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工部局購進毗連兆豐公園北部（三和土橋正西）的空地二畝九分三釐九毫，就闢爲動物園（Jessfield Park Zoological Garden），裏邊布置了一片安頓食草獸類的圍場，一個安頓鳥類的檻，一條小河以備鴨等之用，一個兎子場和一個熊檻。檻中央的房子有熱氣設備，以供猴子及熱帶鳥類居住。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起開放。當時公園祇供外人之用，並不收取門票；動物園則需購備「半年券」（每張價三元）後始可入。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六月一日起，公園實行門票制度，對中外居民一律公開後，執有公園門票，就可以自由往來於公園及動物園。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添造了一間鋼筋三和土的屋子，陳列一條鱷魚。

* * * *

上海市市立動物園開幕以後，市教育局又進行籌設市立植物園，委陳白（旋改蔣樹勳）、沈祥瑞、陳頌春、呂海瀾、袁增煌爲籌備委員。先是上海縣教育局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在蓬萊路今尙文小學校址籌設公共學校園（次年五月十七日成立），內備動植物若干種，專供各校學生課外參考之用，至

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改歸市立，內容逐漸充實，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十月間，尚文小學在該處建築新校舍公共學校園，遂即結束園內動物都搬到市立動物園裏去，而植物則移到現在的植物園。

市立植物園是用龍華路格致書院藏書樓的原址建造，內設辦公室、展覽室、研究室及農具室等。研究室內備有植物分類表、植物形態表和製作標本用具，以供各學校實驗參考之用。展覽室內，陳列各種植物標本。室外是園地，盡供栽培植物之用。計分十二區，即觀賞植物區、食用植物區、森林植物區、水生植物區、工藝植物區、藥用植物區、熱帶植物區、沙漠植物區、苗圃堆置盆花盆景區、盆景作業區、標本陳列區、熱帶植物區，係花房一所，周圍及頂端均裝玻璃，內備熱水管。計修理房屋，建築花房和布置園地共費一萬三千餘元。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市教育局委任蔣希益為該園主任，於是積極布置庭園，整理內部，於十一月一日起正式開放。每天開放的時間是：上午八時起至下午五時止。無須門券。

一九三四年度（民國二十三年度）參觀者計七七、六二五人。

* * * *

在上海設立水族園的計劃，也曾一度有過。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四五月間，有中日商人多人擬集資十萬元在蘇州路華人公園中造一個大規模的水族園，園內分兩部，一置淡水水族，一置海水水族，舉凡揚子江中一切奇物，均擬羅致。據云目的不在斂錢，而在輔助教育進行的方法之一是要請求工部局將

華人公園出讓。結果這個計劃沒有實現。

上海市圖書館建設經過

上海市圖書館在市中心區府前右路一〇〇號，是上海市政府所設立。建造於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九月，所費凡三十萬元，佔地面積凡一千六百餘平方公尺，館屋的外觀，採取現代建築與中國建築的混合式樣，既極美觀，復甚堅固，並且利用防火防溼的材料，採取通風透明的裝置，完全符合於現代圖書館的建築。書庫能容書五十萬册。主要閱覽室可容三百座位，另外還有兒童圖書室、雜誌報紙閱覽廳、研究室等。全部建築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十月造竣，經過布置和設備，已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全部開放。這是市立的第一所大圖書館，它對於上海的社會教育與文化建設將負起極鉅大的推進的職能。

在許多年以前，上海的行政機關及教育機關就有建立公共圖書館的擬議，如：（一）一九一〇年上海城自治公所，（二）一九一二年上海市議會，（三）一九二一年上海縣教育會都曾經有過計劃，然而均未實現。上海特別市（於一九二七年）成立後，市教育局在一九二八年度社會教育設計中，有撥款五十萬元建築圖書館的計劃，市政府並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三月委王雲五、王彬和、陸費伯鴻、黃兆鴻等爲上海特別市圖書館籌備委員會委員，旋亦因市庫支絀，未能告諸實現。直至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

上海市教育局繼籌得經費二萬餘元，在滬南區市立民衆教育館中建築了一座市立圖書館，於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六月開幕，但是這所圖書館的面積僅二一〇平方公尺，自然是不敷發展。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冬，本市吳市長遂決計建設一座大規模的市圖書館，爲市民學藝上研究觀摩之資。經過三年的經營，就使這座偉大的圖書館完全告成，而上海才彌補了多年以來文化設備上欠缺的遺憾。

上海市圖書館係於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下旬經吳市長發起，與博物館、體育場共同籌備。籌備委員會成立的經過，和建築費與地點決定的經過，都和博物館是一樣的，所以這裏不再多說。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籌委會成立大會時，推定設計組圖書館股由葉恭綽、王一亭、王雲五、陸費逵、鄭洪年、黎照寰、馬宗榮七人擔任。

館舍施工經過

上海市圖書館的地點和經費均經確定後，就從事於館舍的建築。建築圖樣由市中心區域建設委員會主任建築師董大酉及助理建築師王華彬擬具，其說明如下：

【形位及面積容積】 本館位於市中心區域行政區，在府前右路與府南右路之間，府西外路之南，坐西朝東，與博物館相對。平面作「工」字形，而於前部兩端橫展向前後突出，成廂屋狀。南北兩端極大距離約六十六公尺，東西兩端最大距離約五十一公尺，建築面積約一千六百二十平方公尺，各層面積合計約三千四百七十平方公尺，容積約一萬六千立方公尺。

本館之大部分爲二層建築，外牆平均高約十二公尺。惟正面中央設門樓，其屋脊高出地面約二十五

公尺將來如擴充之時，毋需將現有館屋加高，僅須就後面餘地添建附數相同之房屋，卽可增加容量至二倍以上。

【外觀】　館屋之外觀，取現代建築與中國建築之混合式樣，因純採中國式樣，建築費過昂，且不盡合實用也。門樓則用黃色玻璃瓦蓋，附以華麗之簷飾，其四週之平臺圍以石欄杆，充分顯示中國建築色彩。全部建築物係鋼筋混凝土防火構造，外牆則用人造石砌築。大門前設大平臺，種植花木。平臺前兩邊各豎旗杆，以壯觀瞻。

【地面層之內容】　關於內部地面層之布置，中央入門處爲大廳，寬約十二公尺，深約十三公尺，旁通兩翼之過道及登樓大梯。大廳後爲雜誌報紙閱覽廳，寬約十七公尺，深約十四公尺。再後爲書庫，寬約三十公尺，深約十一公尺，直通後門。此項書庫爲特高之一層式（外牆約高十三公尺半），以便裝置五層二公尺餘高之鋼製書架，其書籍排列之總長約一萬五千公尺，容書約四十萬卷。*左翼之下層爲各項辦公室；右翼之下層爲兒童圖書室、善本書庫、演講廳（寬約十公尺，長約十八公尺）。

【第二層之內容】　第二層中央分兩部，前面爲展覽室，寬約二十二公尺，長約十三公尺半，後面爲借書室及目錄室，寬約十七公尺，長與上同。左右翼爲過道、研究室、特別閱覽室，其兩端橫展部分各爲閱覽室，寬約二十六公尺，長約十十公尺，可各容一百五十座位。

【屋頂及地下室】　第二層中央前部之上，有夾層，爲儲藏室，由此達後面平屋面，藉露天梯級以登門

樓。此項門樓可用作陳列廳，其四週平臺則備登臨遠眺之需。雜誌報紙閱覽廳下面開挖一部分，建地下室，爲裝置鍋爐之用。

【室內裝潢】　大廳、借書室、陳列廳內部均用純粹中國式富麗裝飾，設朱紅色之柱。樓梯及過道地面鋪磨光石，閱覽室樓面鋪軟木塊，其餘部分之地面樓面用樹膠塊。

*按，館屋建築完畢後，書庫內裝造鋼鐵書架，據計算列架約一萬五千公尺，能藏書五十萬本。

旋由上海市工務局招標承建。是年九月十五日開標，張裕泰合記營造廠得標，標價爲二十一萬八千元。九月底開始興工。十二月一日，舉行奠基典禮，由吳市長親奠基石。基石文云：

『上海市圖書館奠基紀念　市長吳鐵城敬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敬題二字之下，鈐有方印二，曰「鐵城長年」及「中山吳氏」。）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六日，圖書館衛生煖氣設備工程在工務局開標，得標人琅記營業工程所，標價衛生設備計三、二一〇元，煖氣設備二二、〇二〇元。

同年七月中旬，鉅大工程已告竣工，所剩者僅油畫綵漆及鋪地板等細小工程。市府爲益增館舍之富麗，因向北平聘宮殿綵畫油漆名手南下，專司其事。

週圍園景布置由鄒盛文庭園設計所主持進行，選用材料，完全國產；品種方面，如銀杏、香樟、檜、柏、黃楊等，均取生存年齡久長而色態高尚者。

臨時董事會的成立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上海市圖書館籌備委員會在市政府舉行籌備會議，議決組織「上海市圖書館臨時董事會」，籌辦開館事宜；籌委會則告結束。同時，推定吳鐵城、馬宗榮、杜定友、潘公展、沈怡、俞鴻鈞、蔡增基、董大酉、洪逵、伍連德、丁福保爲臨時董事會董事，蔡元培爲董事長，王雲五爲副董事長，洪逵兼秘書。旋又加聘張元濟、戴超、李公樸、童致旋、桂質伯、徐則驤等爲董事。（加聘之決定，另詳於後。）

四月一日正午，圖書館臨時董事會在市政府食堂舉行成立會議，通過組織規則（附見於後），議決加推李公樸、戴超爲董事，又規定該館購置圖書應以注重國際關係爲範圍。

上海市圖書館臨時董事會組織規則

第一條 上海市圖書館臨時董事會（以下簡稱本會）暫設於市政府內。

第二條 本會董事除市長教育局長爲當然董事外，餘由市長聘任之。

第三條 本會設董事長副董事長各一人，常務董事五人至七人，由董事互推之。

第四條 本會設秘書一人，由董事互推之。

第五條 本會之職務如左：（一）關於籌備圖書館成立事項；（二）關於議決圖書館經費事項；（三）關於議復市政府交議事項。

第六條 本會由董事長定期召集會議，其議事細則另定之。

第七條 本會董事均爲義務職。

第八條　本會因辦理紀錄、收發、繕寫及其他事務，得酌調市政府職員兼任之。
第九條　本會議決案經市政府核定施行。
第十條　本會俟董事會正式成立後，撤銷之。
第十一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會提議經市政府核准修改之。
第十二條　本規則自市政府公佈之日施行。

臨時董事二三四次會議

上海市圖書館臨時董事會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下午五時舉行第二次會議，六月十日下午五時舉行第三次會議，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時舉行第四次會議，地點均在白利南路國立中央研究院。歷次會議通過之要案如下：

第二次會議

加聘童致旋、桂質伯、徐則驤爲董事。
修正通過上海市圖書館進行計劃大綱。
指定王雲五、戴超、杜定友、洪逵四董事草擬上海市圖書館第一年預算案，由洪董事召集。
推定董大酉、杜定友、馬宗榮三董事商承董事長負責計劃圖書館館內一切布置設計。
推定王雲五、潘公展、李公樸三董事擬定徵購圖書目錄，由王副董事長召集。
在圖書館建築未完成以前，所有捐贈書籍，暫由市政府圖書室庋藏保管。

第三次會議

加聘張元濟先生爲董事。

通過圖書館開辦費、經常費及購置圖書三種預算草案，幷將購置圖書預算列入前項圖書館經常費預算。

請市政府從速成立「上海市圖書館籌備處，」由蔡董事長、王副董事長與市政府接洽。

第四次會議（議決案略）

籌備處的工作　上海市圖書館籌備處，根據臨時董事會決定，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一日成立，由市政府委派洪逵爲主任，杜定友爲副主任。該籌備處在館屋尚未完工以前，暫設於市政府圖書室內，迨館屋於十月十日完工，並經於年底接收後，籌備處乃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一日遷入館內辦公。

籌備處成立後，按照上海市圖書館進行計劃大綱實行。該計劃大綱及限定的日期如下：

第一期（七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

一、計劃書庫及用具設備，繪製圖樣招標承造；

二、定購專門用具應備機件；

三、調查國內外出版文化；

四、編印及寄發徵求書報；
五、擬定捐贈及寄存圖書條例；
六、調查中外出版書目；
七、與出版家接洽贈書事宜；
八、調查市內各大圖書館所藏大套舊雜誌及貴重參考書；
九、定購各種書目及圖書工具；
十、印購各項登記表册。

第二期（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布置新舍；
二、擬訂圖書組織大綱及各項規程；
三、定購下年中外雜誌；
四、擬定各科應購書目；
五、接洽購書事宜；
六、定收及登記外來書報；
七、訂定分類編目等條例；

八整理圖書編目；

九、編印籌備經過報告；

十、籌備於廿五年一月一日開幕。

在本兩期計劃中，購置經費約三萬元，購書費約二萬元。

籌備時間本預定六個月，嗣以館屋遲至年底方才接收，書架及木器式樣均未確定，以至耽延，在此六個月中僅從事於內部各項章則的擬訂，中外文化機關的調查，應購中西文圖書的選擇、訂購，及收到贈書之點收登記等事宜。至年底經臨時董事會決定，並經市政府核准展期四個月，這四個月的工作，除訂購的中西文圖書計二、五〇〇餘種陸續到齊，中西文報紙亦自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起各訂一份，均分別登記編目庋藏外，最要工作，就是建築書庫，該書庫採用最新疊架式，全部用鋼鐵構造，列架約一萬五千公尺，能藏書五十萬本，先建築全部五分之三，其上二層俟將來圖書增置不敷排列時，再行添造，該項工程由大華鐵廠得標承辦，於四月十日完工，其他目錄櫃（鋼製）及全部木器傢具，均繪具圖樣，由美藝鋼器公司和汪森記營造廠分別得標承造，都在該館正式成立期前，全部移交。

正式成立與第一任館長

上海市圖書館係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一日正式成立，首任館長由市政府根據該館臨時董事會會議的提請，發表該館籌備處主任洪逵任之。

先是，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上海市圖書館臨時董事會在白利南

路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五次會議（亦卽末次會議），議決以下各個要案：

一、市圖書館籌備事竣定於五月一日正式成立。開始閱覽日期，將來再行酌定。

二、關於徵求書籍方法，分爲國內徵求及國外徵求二部份。

三、推王副董事長雲五、俞董事鴻鈞、潘董事公展審查各項章則草案，由王副董事長召集。章程的種類如下：（一）上海市圖書館借閱規則草案；（二）上海市圖書館寄存圖書條例草案；（三）上海市圖書館捐贈圖書條例草案；（四）上海市圖書館購書委員會規程草案。

接着，主席蔡董事長元培臨時動議「決定市圖書館館長人選以便提請市府委任案」，議決：推王副董事長雲五、俞董事鴻鈞、潘董事公展爲提名委員，擬定館長人選，報告董事長市長決定。

旋於二十三日在市政府開提名委員會，決定以市圖書館籌備處洪主任逵改任館長。

洪館長的經歷如下：「洪氏名逵，字芰舲，安徽懷甯縣人，五十一歲。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畢業。曾任敎育部僉事及普通敎育司各科科長，京師中央大學敎授兼文學院院長，高等敎育處長，國立曁南大學敎授兼副校長，法學院院長，現任上海市政府祕書兼第二科科長。」

成立的時候，該館印有「上海市圖書館成立紀念册」一本，內載吳市長序，蔡元培、王雲五題詞，吳市長、蔡董事長、王副董事長、杜副籌備主任、洪館長肖像，市圖書館圖樣平面圖、外表內部各種照片計二十四幅，市圖書館略史，職員姓名，贈書人題名錄，贈送期刊日報一覽表，市圖書館狀況表，規則及臨時董事會會

議錄等版本係二六・六×一九公分，凡六十華葉（即一二〇頁），用玉色銅版紙精印。

市圖書館的組織

據上海市圖書館組織規則草案的規定，該館隸屬於上海市政府，設館長一人，秉承市長及董事會綜理全部館務，下設祕書一人，承館長之命辦理祕書職務；設總務、徵集、編藏、參考、流通、推廣六部，每部設主任一人，幹事若干人，事務員若干人，書記及服務生若干人。

規則草案內又規定該館設董事會及各種專門委員會。董事會由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組織之，除市長及敎育局局長爲當然董事外，餘由市長聘任之，均爲無給職；董事會的職權爲：（一）館務之監督指導；（二）館務之設計擴充與革；（三）館長之選薦；（四）預算決算之審核。各種專門委員會係該館爲協助選購圖書及圖書館之學術研究起見而設，委員由董事會遴請市長聘任之。

依據上項規則所規定的上海市圖書館的組織系統，凡如下表：

上海市圖書館組織系統表

- 市政府
  - 董事會
    - 館長
      - 祕書
      - 總務部
      - 徵集部
      - 編藏部
      - 參考部
      - 流通部
      - 推廣部
    - 專門委員會

藏書數量及書目卡　截至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底即籌備期告終的時候止，上海市圖書館收到的中西書報共有三、四〇九種計：

已到中文圖書

一：購入　六二三種　共值四、〇七一・七六元

二：購入　一、一四九種　共值三、三四八・八二元

已到西文圖書　一、二三七種　共值六、八三〇・二二元

已到中文雜誌　二三八種（贈送）

已到西文雜誌　一五九種（內贈送者一九種）

已到中文日報　五四種（內贈送者四種）

已到西文日報　一〇種

這些書報，已製好書卡八、七五〇張，分類卡五五〇張，字典式目錄卡二、一九〇張，排架目錄一〇七八張，通信卡片一、一五〇張，贈書人登記卡二三張。所有卡片均採用明見式(Visible Card System)。

在籌備時期內，所購訂的圖書凡：（一）已定中西文圖書二、六六二種，約值一六、八一六・九四元；（二）已定西文期刊一九六種，日報一一種，約值二、七二九・七〇元。

開放閱覽

上海市圖書館自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一日正式成立後，至六月一日，吳市長邀本市藏書家、教育界、新聞界及籌備期間協助該館的各界人士於下午四時前往該館參觀，並舉行茶會。

六月八日，市圖書館的閱報廳及兒童閱覽室先行開放，每日到館閱覽者，成人及兒童數在二百人以上。九月一日起，全部開放。

市圖書館每日開放時間：七月至九月，上午八時至十一時，下午七時至九時半；十月至翌年二月，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五時；三月至六月，上午八時半至十一時半，下午一時至六時。凡到館閱覽者，請在入門處先領閱覽證，至離館時交還。

上海市圖書館為謀專門學者來館研究的便利，特闢研究室，專供專門學者的借用。凡借用研究室者，應先向流通部填具請求書，經該館審查認可後，發給研究室座位證、研究室借書證各一張。研究者憑研究室座位證，得借用研究室書桌一張，附鑰匙一把，借用時，該證繳存流通部，至退座時收回，座位以原有空額者為限。座位證及借書證的有效期間，以兩星期為限，期滿時如仍繼續需要，經該館之認可，得展期一次。

出借圖書辦法，分信用保證和現金保證兩種：（一）信用保證須先向該館出納處領填請求書和保證書，由有正當職業和固定地址者擔保，并隨繳特種保證金法幣二元，經該館審查認可後，發給借書證一張，以後憑證借書。借書證有效期間以一年為限，期滿應另換新證。（二）現金保證，以每次所借圖書全部定價

爲標準，不滿一元者亦以一元計算。

珍貴的捐贈　衞生署海港檢疫處處長伍連德氏，爲輔助該館開發民智，決將所有珍貴西書四千餘册，陳列該館。現在作爲陳列，將來卽作捐贈。該館特闢一室爲之陳列，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十九日將書全部遷入。

上海澄衷中學捐贈了許多的舊報紙，其中有一九〇二年（淸光緖二十八年）上海出版的中外日報，很可貴。

震旦大學新圖書館及法文書版展覽會

一　圖書館的狀況

最近，上海天主教耶穌會立的震旦大學，新建有一座大廈；這新廈的二層樓作爲圖書館。此所圖書館內計包含有書庫、目錄室、閱書廳、雜誌室、祕書處等等。

閱書廳共有二處，一個是學生用，計有二百十四隻座位，一個是教員和來賓用的，計有五十多隻座位；這兩間閱書廳，都與目錄室相接連。

關於圖書編目的方法，外國書則除了依字母順序排別以外，尙有一種按着國際十進編排法；中文書亦是按着十進編排法，不過却應用些適應震旦大學各系需要的編製法。在這編目室內，幷陳列有徐家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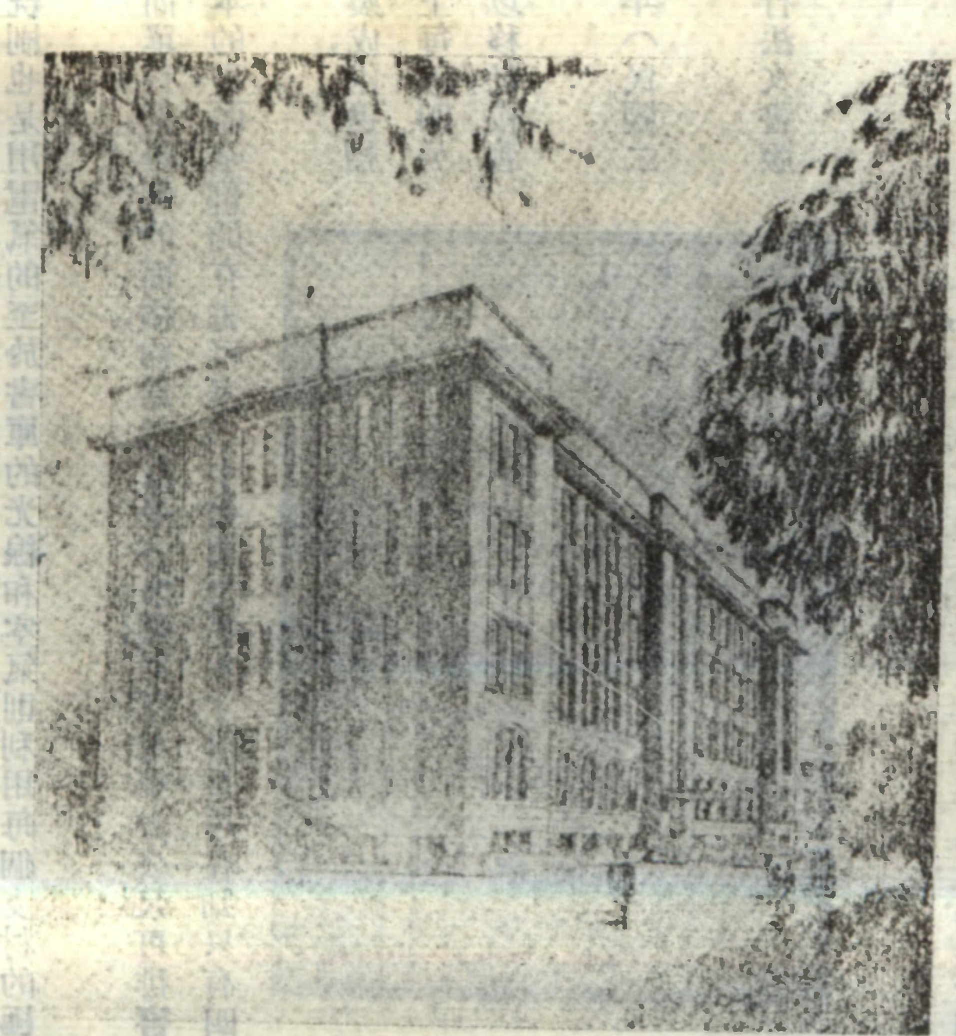
中文圖書館的書目。

至於書籍的存貯，是依着房屋的高度垂直地配置的；每層樓上，都配有兩層的存書；如此的配置，便可使各書架，最高亦不過兩公尺，人手可及。

全部書庫，計有八層，每層長十九公尺，寬八公尺二公寸五公分；有個扶梯，連接着各層，梯的各階層，互相重疊，可免多佔地位；另有一電力升降機，敏捷服務。

書架是用鐵製成，深達三十公分，兩面對靠着，其中留有八十公分的間隔，架下的地面，是平滑而有色的水門汀。

鐵質的書架，是有清潔的長處；所



有的塵埃，是用吸氣機吸去，而書籍的洗刷，也是用電氣的；至於書庫的光線和空氣，則利用每個支材的極端，開着一批的小窗。

每層樓上，計有一百七十公尺的簡單書架，每架的面積，約爲三百平方公尺；如以每平方公尺可排書一百本計之，則每層可存有三萬四千本的書，而全部的存書，可達二十七萬二千本了。但是現在却只有四層的存書，才整理好呢。

書架係用厚達一公釐半的薄板製成，兩邊摺起，靠着粗達二十一公釐的鐵柱；鐵柱上每隔四公分處，各鑿有一孔，中貫鐵條；此鐵條可以移動，按着需要的高度，以升降鐵板。……

這震旦的新圖書館，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十二日舉行開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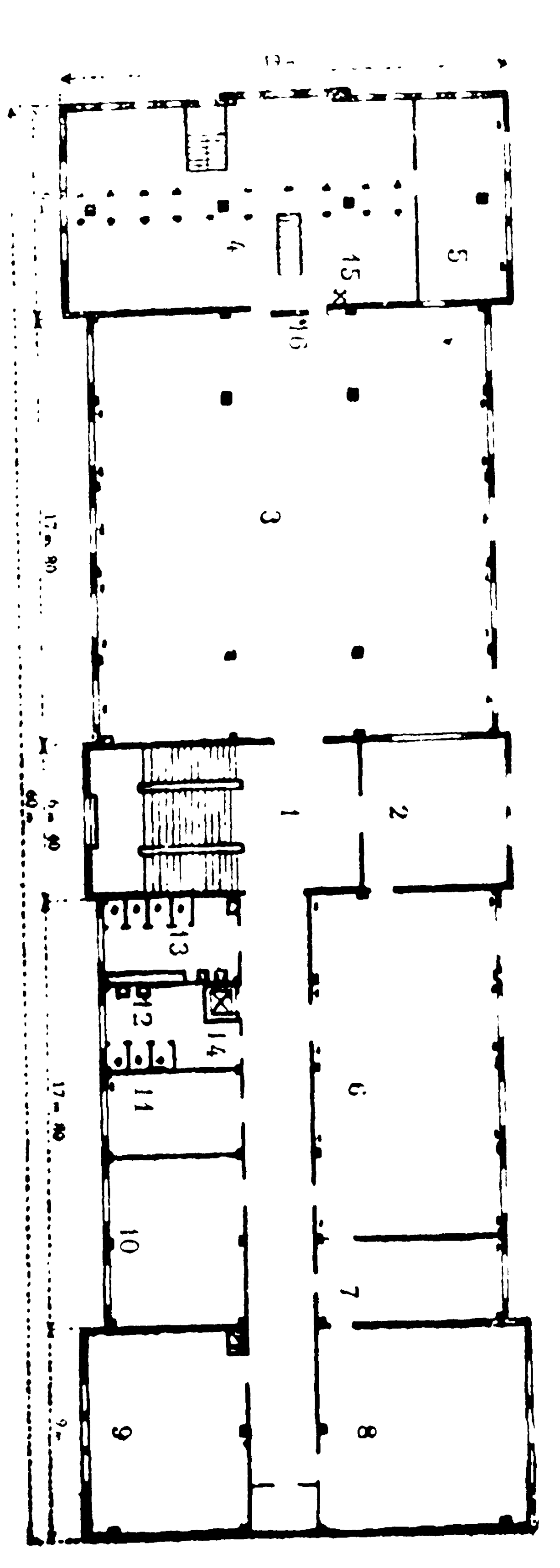
在開幕那一天，震旦大學同時舉行法文書版展覽會。

二　法文書版展覽會

法文書版展覽會，經過和法國出版人一年以上的談判，才達到完全成功，卽布置於震旦大學的新圖



書館內，與圖書館同時啓幕，舉行半個月的公開展覽。



復旦大學新圖書館主要部份平面圖

1. 入口　　6. 典藏室　　9. 講演室　　13. 學生盥洗室
2. 目錄室　　6. 公衆閱覽室　　10. 辦公室　　14. 電梯
3. 學生閱覽室　　7. 館長室　　11. 職員辦公室　　15. 送書機
4. 書庫（地下層）　　8. 教授閱覽室　　12. 女賓盥洗室　　16. 出納處

展覽會在接洽成功之時，巴黎的法文圖書展覽常務委員會主席吉郎（Gilon）通知本校，共四十六

單位出版物，共同參加。在另一方面，則法國大主教國外友誼會主席布那主教和上海天主教會駐法帳房務利神父，曾代震旦圖書館呼籲，因以得到了許多公私圖書館和私人的贈書。最後，則巴黎學區主席賀洛那參議員，亦代震旦集成有法國各大學和各高級學校的參考書；這些參考書，當附在各書旁展覽，以引起中國朋友對於法國文化策源的注意。

在展覽中最引人入勝的部份，無疑的，定是十八世紀的偉大書本。其中若干是有大價值的，這書本由巴黎書誌與國立北平圖書館展覽的茲以該館館長袁同禮的友誼同意，先在震旦預展，以供上海公衆的快睹。

開幕之前，震旦大學發出一張「新建圖書館籌開「法文書版展覽會」通啓」云：

「本館近以書冊日增，流通日繁，原有館址，不敷應用。乃於本校西院（呂班路二八〇號），鳩工興建四層大廈一座。除一部份用作大學辦公室及各院講室外，其餘專充圖書館之用。自去年六月破土，迄今已將一載，外部工程大致告竣，現正日夜趕工，裝設內部鋼鐵書架、水汀管、電梯等。預計七八月間，可以正式遷移。現爲紀念新屋落成，特定於本年九月，在新館舍內舉行「法文書版展覽會」。除館藏珍本圖書外，幷徵集法國各大出版家新出品，以資觀摩。近已得法國覆函，該項與展圖書，業已起運來滬，計四十六單位，共約一百念五方公尺，價值十萬佛郎。其中除大學各科參考書外，幷有法國書業公會寄往我北平國立圖書館之大批美術圖書二百餘種，極爲名貴，亦先假此會舉行預展。屆時恭請

各界惠臨指數，不勝榮幸之至！謹啓。

展覽的書籍計分十一類，即：

一類　百科字典

二類　史地

(甲)歷史(乙)地理(丙)旅行(丁)風景

三類　關於中國之書籍

四類　社會科學

(甲)法律(乙)經濟(丙)教育

五類　文學

(甲)文學史(乙)傳記(丙)小說

六類　關於青年之書籍

(甲)課本(乙)插畫

七類　自然科學

(甲)專門學術(乙)農業

八類　哲學與宗教

九類　醫學

十類　土山灣印書館所出版之書籍

十一類，藝術・裝訂

展覽日期自九月十二日至二十七日；時間：平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下午四時至六時；星期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下午三時至六時。

三　開幕典禮

震旦大學圖書館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十二日下午四時在該圖書館東邊的大禮堂內舉行開幕典禮，市長吳鐵城，法國總領事鮑黛斯（Baudez）及中法各界士女參加者千餘人。典禮於中國國民黨黨歌及法國國歌聲中開始，樂畢，即由該校才董事致開會詞；法國總領事鮑黛斯演說；校長胡文耀報告；繼由吳市長致詞云：

「胡校長，各位先生，各位來賓：今天震旦大學新校舍及圖書館舉行落成典禮，鐵城得參與盛會，榮幸之餘，尤當掬其熱誠，代表全市市民，謹具慶賀之忱。震旦大學非但在中國有極久的歷史，並且是溝通中法文化有數的高等學府。文化是人類共同努力的產物，非但不能有國界，並且正有賴於互助切磋，互相交換，才能發展。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化民族；而法國的學術文化，在歐洲在世界也頗有其崇高的地位。我相信這兩個富有天才的文化民族的合作，對於世界文化、人類進化的貢獻，

將來一定是非常偉大，而未可限量的。近年以來，中國赴法留學的青年，日有增加；法國名著在中國出版界也時有譯本；同時我們又聽到在法國的有名學府巴黎大學，且有中國學院的設置。這種文化合作的象徵，實在令人欣慰。其次，圖書館於教育文化的發展，關係當然亦甚重要。所以在上海市方面最近已有規範較大的市圖書館的設立。去年承法國方面贈予東方圖書館許多名貴書籍，此種合作的精神，鐵城至今尙未忘懷。今日震旦大學圖書館的落成，將來嘉惠士林，當更非淺鮮。同時今天舉行法文書版展覽會，琳琅滿目，美不勝收，當更可增加國人對於法國學術的認識。今日這個盛會充滿了中法文化合作的精神，余得緣參加，實深欣幸！震旦大學努力於中法文化合作，素著盛譽，因此余乘此盛會，尙有不能已於言者，就是要希望震旦同學本此目的，努力溝通兩國文化，促進兩國邦交，爲整個人類文化的前途，完成其崇高偉大的使命！」

末由天主教上海教區惠主教致詞，至五時禮成。散會後，即由才董事、胡校長等領導來賓至圖書館門前，行啓門禮，即同人新舍參觀各部房室，及在二樓圖書館的法文書版展覽會。

四 圖書館對外公開的規程

震旦大學圖書館以前是專供校內學生及教職員用的。自新舍落成，遷移進去後，就實行公開。其「外賓閱覽室」規程如下：

一、時間 本室於下列時間開放：平日上午七時半至十一時半，下午一時半至六時；星期日上午

九時至十一時，下午四時至六時。

二、閱覽　在開放時間內得借閱圖書或期刊，閱畢送還。

三、手續　凡欲借閱圖書者，請妥填索書條親向出納櫃館員索取；或以電鈴通知工友前來代取亦可。

四、借出　館外出納圖書時間如下：上午七時半至九時，下午四時至六時。（星期日停借。）

五、期限　借出館外之圖書，限期一月。期滿後如有他人索借，館方得隨時催請送還。

六、結束　學期終了時，借出圖書無論已否滿限，概須繳還，以資結束。

七、禁借　叢書、參考書、期刊，不能借出館外。

八、繳費　欲在本室閱覽書報者，須先向圖書館繳費一元，領取閱覽證，方能憑證借閱；該證有效期間爲一學期。如欲將圖書借出館外者，並須加繳保證金西文每冊十元，中文每冊五元。

九、館址　上海呂班路二八〇號。

該校圖書館對外公開，福利社會不少。至於上海的大學圖書館對外公開，以上海商科大學圖書館爲嚆矢，該校圖書館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五月即訂定「校外借閱圖書規程」實行向社會公開；後來因學校本身改組，圖書館才停止對外公開（該校即今國立上海商學院。）上海商科大學圖書館的創舉，後來也並無繼起者，直到十年以後，才有復旦大學圖書館再行使這方法。我們知道武昌文華大學圖

書館，是中國最早的對外公開的學校圖書館，而且成效卓著，盼望上海的震旦大學圖書館能與他媲美；也期望別的學校圖書館能公之於社會。

徐家匯氣象台

一　五十年科學工作

耶穌會會員回到中國後的三十年，自一八七三年開始，又從新從事十六、十七世紀間一班先輩的科學工作這班先輩如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都是數理界的偉人，他們的大名，已在歷史上長存不朽了。不過，這一次工作的地點卻不在北京，而在距離上海約四英里遠的徐家匯小村內，設立着一處研究的總部。

經過了五十年的歲月，上海竟變成了一處擁有三百餘萬居民的國際大都市，是世界第五最大商港，同時也是中國最重要的商業中心徐家匯現在是它的郊外一部了。在那裏，法國教士建立了不少的教育建築物；有大學，有專門學校，有中小學，有師範學校，有孤兒院，有技術工場。徐家匯天文台便矗立於這許多教育機關的中央，住居四周的教徒，總數也不在五千以下。

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個小小科學研究所僅在急速地發展，徐家匯竟一躍而為世界最大私立研究氣象機關的中心它的連絡網，北從西比利亞，南到馬尼剌，又從印度支那到太平洋中的瓜姆島，在這區域以內的測候所，無不密接相聯絡。附屬的許多科學研究室也逐漸集中在一起，時至今日得以成立「地球物

理院，」列爲亞洲此項研究所的最重要的一個。

二　報告航海船舶氣象的中心

因中國海關在沿海岸都設有氣象台，又因電報局擔任免費拍發氣象電報，所以徐家匯不久便有互通電信的永久氣象台五十處，還有在海洋中定期航行的船隻，也藉無線電的應用，得以互通氣象情報。

每天總有二百通電信遞來，供給每兩日發刊一次天氣圖的材料。這種天氣圖的功用，可以精密蹤跡中國海的可怕的颶風。如有一次風暴蒞襲上海，便可察見這種工作的重要。商船和定期航行的船隻在準備離港的時候，船主常抱着不安，要來垂詢。貼在法外灘的天氣預報，還不完全足用，電話的過度使用，也不足應付迫切的需要，於是派神父一名，跑到信號台，在危險時期未過以前，常川駐台揭發報告颶風的風力非常強烈，風勢的變化非常迅速，在颶風中心漸漸迫近時尤甚。幸而各地的電信大量到達，正在海中航駛的船隻已得警告，且更將詳情明晰無遺的報告前來，以爲這是一種應盡的義務。這對於管理預報的神父真是一個悚然震顫的時候，當他看到圖上，颶風已觸到海岸，或者將緊切迫近時，覺得對於大隊船舶負有重任，便向港務長報告警信，俾點放通常的警砲。這種警號在怒吼的風中，發出一種深沉哀慘的聲音，表示危險的來臨，卽黃浦江上亦所不免，港內一切船隻均不應出口，在過去五十年間，徐家匯發出的颶風警告及信號，多至一千次以上，航海船隻，因而避免颶風的危害，不至衝入岩石嶙峋的海島，其數之多，可以推想而知了。

關於颶風的警告，先前都從信號台發出，但在過去十五年，已改由法租界無線電台發出。這曾經救了無數船隻和生命。因爲有氣象台的緣故，先前到達上海的航路，原是很險惡的，現在却像其他航路一樣平安。它已獲得航海人員的感謝，贊許的褒狀也不絕而來，而神父的工作，便愈加鼓勵起來了。人們都異口同聲地一致頌讚。一家著名的英國海軍評論上說：「徐家匯氣象台應受全航海界之感激」。還有的說「徐家匯氣象台所獲的高度效能，台內人員對於遠東航海界的勞作與興趣，吾人對之實深感謝，幾無可當的報酬焉。」

三　氣象研究部

因此種種情形，徐家匯對於天氣預報的工作，竟擔負了一件例外重要的任務。但和其他組織完善的氣象機關一樣，這種爲公衆利益，將事實結果每日編製報告紙，是一部分工作人員的活動而已，實際上，此種爲人類的服務，是會減少氣象台的重要性。

所以，科學的探究，常爲主任人員及助理者日常殫心之工作，即在氣象學方面，發表在氣象年報或法文評論或別種評論中的最初測候記錄，其多已不可勝數。凡垂直氣流、颶風、風暴等現象，從未有一件輕於放過，不加研究。

有時，遠遠行到中國各地，例如，探查揚子江上流時，曾作成五十四張地圖，確定五十個市鎭的位置，後來，越南總督爲了建築氣象台塔燈和沿海測候所，也曾請徐家匯氣象台主任前去代爲確定各台的地位，

並爲較準各台的儀器。

在這多次旅行中氣象觀測仍隨時隨地進行，且因商業機關及各個敎會的協助，產生了不少的氣象台；這些氣象台都按時發送觀察結果到徐家匯；有時觀測報告遲到，雖不能用在當日的天氣預報中，但至少也可以積聚各地的氣象記錄，在總合及平均計算以後，可使吾人對於遠東氣候的大概，一目瞭然。

徐家匯所刊行的中國的氣溫三卷，中國的雨量二卷，遠東的天氣一卷，六百二十次颶風的路向一卷，連同二萬張天氣圖，構成亞東氣候學的基本工作。

四　時政部

除天氣預報的一部外，爲了船隻的關係，又添設了一所時政部。觀測星辰通過子午線的運動，測定時刻，藉極精確時鐘的記錄，於每日正午及午後九時，發出信號，以便在港的船隻，可以調整他們的時辰儀。

因無線電信的發達，得到測定時刻的更精確方法。自一九一四年以來，法租界工部局無線電台，在送出氣象報告以前，先發送一組從巴黎愛弗爾高塔發出的信號。徐家匯氣象台現雖有一架自動拍發信號的發報機，直接由時鐘運轉，但除普通時鐘外，還有兩隻新式時計，藏在一處溫度與氣壓定常不變的深窖地室內，能指示正確的時刻，每天錯誤不超出一百分之一秒以上。

當國際天文協會將徐家匯選定爲三個地球經度基本地點之一，時政部也開始做科學的工作了。徐家匯的位置必須精密測定，更須與其他觀象台密切合作。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及十一月，這項工作，便卽開

始，居然沒有意外，而得完滿成功。

徐家匯備有最精確的天文儀器，又有最強的無線電收音器，可從記振儀直接記錄遠方的時刻信號，不必用到聽筒。

由於觀察近二千個恆星的運行，再比較各地觀象台的時鐘，接到一百五十組以上的時刻信號的精確，測定徐家匯、阿爾奇、聖笛哥的各個位置錯誤不出數公尺以外，其結果的精密，可稱空前未有。

單單這一件事實使氣象台的時政部，成爲最完備時政機關之一。它發出的時刻，能不超過百分之一秒的錯誤。

同時還從事各種試驗，或檢查近時使用的儀器，是否有錯誤原因發生，或即使之更形調整。例如從前的懸擺，每擺動一次，便和電柱接觸一回，這樣每足發生微小的擾動，現在改用新法用無線電從遠處控制鐘擺的動作，因而擾動的重要原因便趨消滅。

這是現時正在進行的一組研究之第一步，預期將來當能更加精確。

五　天文部

在岩石嶙峋的佘山，早於一九〇〇年時，建築了一所圓頂的屋宇。當時就決定爲了研究天文而建立的。室內置有一架大形的赤道儀，目的就在觀測天空。赤道儀的構造，由焦點距離七公尺，開徑四十公分的兩遠鏡連合而成。另外還備有許多小型的儀器，一所相當完備的工場；這是四周爲農田所隔絕的一所觀

象台，所必不可少的一種附屬場所。

研究日斑的照片達一萬二千張；觀察日面赤緯的畫約近七千張；測定恆星的位置約一萬四千以上；研究雙星及各變恆星約一千二百座；計算各行星徑路因木星影響而起的擾亂：這都是佘山天文台所做的主要工作。

此外還有另外的工作，其重要亦不亞於上述種種。例如：製成長二十四公分寬三十公分月面圖形十五張，附以中文解釋；參考中國古書編為恆星目錄；刊行關於日斑研究的中文本。

六　物理部

在一八七七年，徐家匯已開始作磁氣的觀測。這種工作，除因上海建築電車，不得不將儀器從徐家匯搬到離上海約三十英里遠的陸家浜，而停止幾天觀測外，從始至今，尚未有第二次的間斷。

在徐家匯與陸家浜所刊的年報中除去對於「擾動」「波動」等幾種特別研究外，凡屬五十年來地磁要素的變化，無不有記錄可考。這種記錄的收集，極為重要，因在亞洲方面，這樣的資料，現在仍極貧弱的緣故。中國政府於一九二二年，訓令海關，會同日本科學家出發考察中國沿海岸的磁力，便是由於這個原因。當時他們曾求助於陸家浜，商借人員及儀器，並就在徐家匯氣象台裏舉行儀器的檢驗。

地震的研究着手較遲，但備有製造最精感性最敏的儀器兩具：一具是衛若氏（Wiechert）的水平擺，形式甚大，重約一千二百公斤；一具是嘉禮氏(Galetzin)電氣自計垂直地震儀，附有照相記錄器。此外，

爲研究近地時常發生的地震起見，更備有一組感性稍弱的地震儀。

徐家匯既有許多儀器設備，於是在先進的地震觀測所中佔有重要地位。它按期發表觀測結果，並將重要記錄電告國際協會。

地震年報中並包含各種專門研究，如：因颶風而起的微震的研究，與陸家浜合力研究地震對於磁學儀器的影響，及過去十年間華北兩次大地震的研究。

直到現在，除幾種已失時效的觀測外，祇有空中電氣，還不曾特加研究。（但在一九二四年，巴黎地球物理院曾着手於這種研究了。又在法國米地省的畢克氣象台，也曾着手過研究風暴傳播對於電場的擾動；苟資源充裕，結果也許會產生地球物理學的一個新的部門。）可是，在這範圍以內，我們已可記錄遠處氣象台無線電測向器的研究，並可指明：僅靠天氣觀測，如各處通常所測颶風性低氣壓，來預告颶風的迫近，是不可能。

學藝

老上海展覽會紀錄

近九十年來上海進展成了全國經濟文化的總樞。她的歷史，就是國史之鑰。可惜了她的歷史，向不為人注意與保存。迨一九三二年，上海市通志館成立，開始有了市立的地方史紀錄與研究的機關。一九三四年，上海通社成立，又有了一個地方史紀錄與研究的民間團體。經過通志館和上海通社兩機關努力研究上海，「歷史的上海」的空氣就一天天地濃厚起來了。一九三五年春，上海市通志館編纂之上海市年鑑出版，以煌煌二百萬言之巨著，紀述上海的過去與現狀，造成了良好的第一次有上海年鑑的紀錄；這一年的中段，上海六百年來的重要掌故著述秘本，都經上海通社輯刊於上海掌故叢書第一集中而出版；到了冬天，法磊士夫人在萬國藝術劇院主辦的「老上海展覽會」又以豐富的西文紀錄的陳列，在八天的公開展覽期間增濃了都會裏的人們對於地方歷史的興味。這種現象並不是偶然的，地方史的研究將在都會人士的生活中衍成史普泛的興趣，牠的重要性也將更為人們所明瞭，而一九三五年是成了「上海歷史年」的基礎。

老上海展覽會的發起

老上海展覽會是法磊士夫人(Mrs. Frazer)主辦的。法磊士夫人的本名是陶拉斯·李·弗蘭克琳(Miss Dallas Lee Franklin)。她辦老上海展覽會的趣旨是在把關於上海的舊紀錄、舊圖片、舊物件，收集陳列出來，供給大家閱覽使大家明瞭上海發展的經過，與知道文獻保存之重要。

老上海展覽會裏的許多陳列品是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怡和洋行和白俠客及考欣尼亞兩位先生(Messrs. S. B. Bosack and I. S. Coushnia)等幾處借來的。白先生和考先生都是以私人之力，收集上海文獻極其豐富，所借出陳列者不過百分之一而已。其歷史興味之濃厚與魄力之堅強，深可佩也。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貯藏自身的行政及其他檔案很多，此次亦慨然擇要送會陳列。其目錄載於十一月二十日工部局代理總辦腓力浦氏(G. Godfrey Phillips)寫給弗蘭克琳女士的信中：

『我同意你和法磊士先生的布置，現在送呈歷史的展覽會中所用的物件如下：

『照片九幅(一)五十年前的黃浦灘，(二)一九一二年的黃浦灘，(三)一九二三年的黃浦灘，(四)自新天安堂的塔尖俯視上海全景一八九二年，(五)黃浦灘未紀年份，(六)一八五七年工部局董事會董事照像，(七)又一八六五年的一幅，(八)公共租界火政處紀念維多利亞女皇即位六十年圖，一八九七年，(九)外白渡橋圖。

『地圖三幅(一)一八五五年上海圖，(二)一八六四—六六年英租界圖，(三)一八六四—六六年虹口租界或稱美租界圖。

「照片冊子兩本(一)總辦間案卷冊(二)商團指揮間案卷冊

「還有(一)董事會議事錄一八五四至一八六三年(二)現金收支簿，一八五四年，(三)年報，一八六四年(四)稅額一覽表，一八六九年，(五)工部書信館郵票簿兩本

「我已經命令巡捕到會場在展覽期間服務兩星期，純盡義務我希望你收到這三十件物品後出一張收條，並聲明護區保守這些物品直至歸還於工部局」

老上海展覽會所陳列物品的最早年代爲一八五四年，即清咸豐四年，亦即上海始有外僑市政機關的一年，恰和洋行所陳列的紀錄冊的物件，年代雖均甚早從十九世紀初葉起；但是這些文件圖記都是關於廣州澳門通商的，和上海並沒有多大關係又外僑陳列物中有1832年的上海法租界地圖。查實係1582年繪製者，因年久風傷，第三個「5」字蝕壞，乃被誤認爲1832年其實，上海開闢爲通商口岸在一八四三年，始有法租界在一八四九年。然則安得有所謂「一八三二年的法租界地圖」者乎？

會場布置與展覽日期

老上海展覽會的會場是假用圓明園路五十五號上海女青年會四樓萬國藝術劇院(International Arts Theatre, I. A. T.)的大廳舉行會場布置如平面圖可分爲七部份，現在將牠們說明如下：

(一)置大書桌一，在玻璃板下陳列五十年前的蘭心劇院秩序單及各種總會的報告冊多種，及「一八五七年上海與其周圍地圖」「一八七五年洋涇浜北首外僑租界地圖」兩幅。

(二)置大書櫥一，陳列關於上海的書籍及報告冊四十七種，是白先生和考先生所收藏的。

(三)置長桌一，陳列長幅黃浦江濱照片一，自中國外灘(Chinese Bund) 起迄楊樹浦止，爲一大京觀。除了這照片外，還放了幾本關於上海的書，如「上海雪景」「業餘馬戲團紀念冊」「上海跑馬名人畫像冊」德文「上海立法行政司法論」均在焉。壁上懸工部局董事會董事照片、怡和行紀念維多利亞女皇一八九二年之上海、一九一二年黃浦灘、淞滬鐵路第一次通車等圖片。

(四)這地方原來是一座戲台，就在戲台的壁上掛着那一幅面積巨大的一八八二年的上海法租界地圖，而被許多人繆做了是「一八三二年」的。

(五)置小書桌一，陳列怡和洋行紀念冊、工部局總辦間案卷冊和公共租界商團指揮間案卷冊。壁上懸一八六五年法租界地圖及一八七七年法租界地圖各一幅，是法國駐滬領事館所繪製之舊物，紀載地段，分劃界別，均極清楚。

(六)壁上懸一八五五年五月上海租界地圖及一八六四—六六年的英租界地圖與美租界地圖各

A TABLE (3)
A BOOK CASE (2)
A DESK (1)
STAGE (4)
A DESK (5)
(6)
A CASE (7)
Lift
ENTERANCE
N S E W

老上海展覽會會場平面圖

一幅，又小型的一八八二年法租界地圖一幅。係由縣掛在會場舞台上的那一幅大圖縮成的。

（七）還有[illegible]廳一，內陳列工部局送來的珍貴陳列品，如議事錄、現金收支簿、年報、稅額一覽表、郵票簿均在焉。（八）另有一幅五十年前的黃浦灘及一八七〇年的外白渡橋。

老上海展覽會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十五分啟幕，同時請來華已四十二年的安妮·華爾德·費恩女醫生（Dr. Annie Walter Fearn）演講老上海的故事。會期預定兩星期；但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據大陸報發表消息，該會會期是十天。事實上至十二月三日晚間即行閉幕，綜計會期共經八天。

開幕日的入場費為國幣一元，次日起收參觀費二角。

費醫生談老上海風景

費恩女醫生在很早的一八九三年來到上海，不久就赴蘇州行醫。一九〇八年以後，仍舊回到上海來居住。她回憶起她所親目看見過的韶年的上海，確已如同她自己一樣的已經老了（十一月二十七日有一張報記費醫士講辭，說她於一八八四年到中國，那是記載錯了的。）

老上海展覽會開幕之夕，請費醫生來演講老上海的故事。講壇主席是高修禮爵夫人（Countess（Consenalles）先由蓋樂岡士（Dr. E. Gale 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報主筆）致詞介紹。費醫生開始說她第一次到上海租界中來的時候還是一位很年輕的姑娘，當時給她最深刻的印象是坐了老式的

小馬車穿過五光十色的街道，那馬夫的頭上戴着一枝小小的紅色羽毛，是那末奇形怪狀的。

往日的南京路是和現在大不相同，費醫生說無論哪一邊的房子都是低而矮的中國式的。靠近現在惠羅公司的地方有一片網球場。她到上海的那天，許多人正是穿了古怪的衣服在球場上玩球。護界河（Defence Creek 今虞洽卿路）一帶是中國商店的集中區。

費醫生說她離家的時候，她母親給了她金幣十元，叮囑她這款子是專供遞送信息回家之用的。「這信息祇要包含一個字，而這個字就是「平安」（Safe），」她母親這樣的叮囑費醫生到上海的第一天，就急急忙忙的趕到電報局裏遵從她母親的慈命，但是用「愉快」（Delighted）這個字代替了「平安」拍發回去。這些都是一八九三年時的上海。

生動的演講繼續地進行，說她怎麼坐了「公司船」沿了吳淞江到景色如畫的蘇州去行醫，她的第一個病人是一個小寶寶，給她用草蔴子油醫好了；一位政務官又請她去給他的夫人看病，她用香檳酒處方治愈了這病。費醫生自此在蘇州深負盛譽，回春有術，濟世多年。

費醫生說她在一九〇八年回到上海來居住，這時候正值光緒皇帝崩駕，她說上海從這時候起就有了許多的變遷，她相信中國婦女是現代中國的特出成就者之一。對於中國婦女，她又說「已經衝破了過去的灰色而站在光華燦爛的前線上了。」

老上海展覽會陳列的物品，約在一百五十件左右。可以大別爲四類，即書籍、照片、地圖與實物。實物僅工部書信館（Local Post Office）最早發行的郵票整套和工部局董事會議事錄、現金收支簿的手寫本幾種。書籍類最多，包括印成的史地專著、史料、指南等。現在將各種重要書籍略記如下：

【專著】　上海之興起，裘西司著(C. A. Montalto de Jesus: The Rise of Shanghai)，文匯報館一九〇六年印行。二十八頁，前有引言爲金思密作。（白俠客先生藏。）〔裘西司所著之歷史的上海（Historic Shanghai）於一九〇九年由文匯報館印行，上海之興起即歷史的上海的一部份的初稿。〕

上海史迹，一八四二——一八五六(Some Papers in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1842—1856)此爲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卡爾斯（W. R. Carles）在中國協會（China Society）宣讀的論文，倫敦維多利亞街東方與西方公司印行。二十頁。

上海租界的生長、少年時代及開港五十年紀念(The Model Settlement: its birth, its youth, its Jubilee)　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文匯報館印行。包括三篇文字：（一）上海的生長及少年時代；（二）開港五十年紀念；（三）滬港十年貿易報告末篇爲江海關總稅務司白里同（Mr. R. E. Bredon）著，紀錄一八八二——一八九一之商業狀況。

上海英國屯軍狀況研究(Etude sur la Garnison Anglaise)，巴黎聖商門路拉維齋里書店印行。

法國在遠東上海之法租界(La France dans L'Extrême Orient-Le Concession Francaise de Chang-hai)。此爲一八八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麋鹿氏(Ernest Millot)在印度支那學會(Société Académique Indo-Chinoise)宣讀的論文。麋鹿氏爲該會會員，前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主席。此爲一八八二年之再版本，巴黎張里爾兒愛因納書店印行。

一九〇四年上海經濟狀況(Shanghai, situation économique en 1904)，比利時駐滬總領事薛福德著。從比國領館報告冊一三一號錄出。比國波因康街四十九號威彝倍魯許書店印行。二十六頁(自藏)。

上海立法行政司法論 Dr. G. Pernitzsch: Schanghai, Ein Ueberblick Ueber Seine Verfassung Verwaltung Und Rechtspflege)，潘尼士雪博士著。一九一四年上海德國總會出版。五十五頁。

上海史話，麥克倫著(J. W McLellan: Story of Shanghai)。自開埠起敍至國際貿易狀況止。一八八九年北華捷報館印刷出版。一二四頁(考欣尼亞先生藏)。

上海運動事業基金史(History of the Shanghai Recreation Fund)，一八六〇至一八八二年；附一八六二年上海馬路(今靜安寺路)紀載及外灘公園紀載。華洋通聞報館印行。一八八二年出版(自藏)。

【史料】　一八五四年泥城之戰(The Battle of "Muddy Flat" 1854)。此書著於一九〇四

年四月，特為泥城之戰五十年紀念而作，以歷史筆記體記載此著名之事變，並附述上海商團歷史。」北華捷報館印刷出版。十七頁（白藏）。

徐家匯之戰（The Battle of Si-ka-wei）。從通聞西報錄出重印，一八七一年刊，二十四頁（白藏）。

維多利亞皇后金鋼鑽紀念在上海及其他各地(Queen Victoria's Diamond Jubilee at Shanghai, etc.)，一八九七年七月八日，文匯報館印行(白藏)。

維多利亞女皇仙逝記（In Memorian Victoria, proclamation of King Edward VII in Hongkong），從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四日的字林西報及一月三十日香港日報選刊。北華捷報館印行。

皇家訪滬記(The Royal Visit to Shanghai, 1890)，紀英康腦脫公爵及公爵夫人遊滬事。文匯報館印行。十八頁（考藏）。

一九〇五年上海事變（The Shanghai Riot, 1905），紀大鬧公堂案。北華捷報館刊。三十一頁。

一九〇五年上海事變（The Riot in Shanghai, 1905）又一種，係從字林報摘出。北華捷報館於一九〇六年出版。十九頁。

海寧路血案（The Haining Road Tragedy），紀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英國駐滬最高法院審訊彼得亨德門氏暗殺案之全部紀錄，從文匯報錄出重刊。文匯報館印行。四十八頁（考藏）。

電車計劃書(The Tramway Scheme)，提呈於一八九八年三月十日上海納稅人會議。八頁，附地圖一幅。

洋涇浜北首租界地皮章程及附律。別發洋行印行，一八七〇年刊。四十九頁。時別發洋行尚在福州路。(考藏。)

一八六九年地產評價委員會報告及評價表：英租界本五十一頁；虹口租界本二十七頁，(Schedules and Reports of the General Land Assessment Committee of 1869: 1, English Settlement; 2, Hongkew Settlement) 北華捷報館印行。該委員會係由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舉行之上海租地人常會中委定。

中日運動競技紀錄(The China and Japan Sporting Register)，此書爲香港及中日兩國的通商口岸的重要運動競技紀錄。別發洋行刊行，一八七七年出版。內容分跑馬、板球、棒球、飄艇、划船、運動會、槍擊七類。運動會類上海無紀錄，蓋此時上海尚無大規模之田徑運動會也。槍擊類上海有兩個紀錄，即商團隊與來福總會隊(考藏)。

上海板球總會規則及附則，一八九九年北華捷報館印行。十五頁(考藏)。

上海總會規則，一八八一年別發洋行印行(考藏)。

白魯衞灘地案(The Browett Foreshore Case)，從一八九九年七月十五日十八日及十九日字林

西報錄出刊印。內有附啓云：「這本小冊子是因爲一部份上海納稅人的要求並出資而印出分送他們切望以他們的正義維持地皮章程以獲得本社會的利權。」（白藏）

【指南】　上海游覽指南（Guests' Guide to Shanghai），美國加利福尼亞指南公司編，上海禮查飯店印贈，文匯報館代印四十頁。

禮查飯店上海指南，一九一一年本，字林西報館代印。四十一頁，附地圖一幅。

匯中飯店上海指南，一九〇九年本，四十六頁。

都城飯店上海指南，一九〇三年本，法興書館代印。七十六頁，附地圖一幅。

嘉利飯店上海指南，上海泰晤士報館代印五十五頁。

密采里飯店上海指南，一九〇四年本，白禮爾(Berol)編，法興書館代印。七十八頁，附地圖一幅。

希克謨氏上海指南(A. G. Hickmott's Guide to Shanghai)，一九二一年文匯報館印行。七十五頁。

上海及中國指南(Guide to Shanghai and China)，法興書館印行。一百頁。

上海及揚子江流域(Madrolle: Changhai et la Vallée du Fleuve Bleu)麥德羅著，一九一一年出版。巴黎海嘉德書店印行。一三一頁。

我們看了上面的許多書目，便會深感上海文獻之浩多和保存的需要了。那許多書大部爲白俠客、耆欣尼亞兩先生所藏。他們各有一本書目登記自己所藏的關於上海的書籍。白先生的目錄計有十八頁之

多，考先生的目錄計有七十四頁之多，他們借與會場陳列的物件和他全部珍藏比較起來，眞是不過九牛一毛而已我們很感謝兩位先生他們已經把他們的目錄借給我們拷貝了一份，並願與我們縮成上海研究的合作此後我們對於上海歷史的研究資料既更豐富進行也必將更其努力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發表〕

中國建築展覽會紀錄

中國建築展覽會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在上海市中心區上海市博物館及中國航空協會舉行，陳列我國歷代建築的模型、圖樣、材料、工具等，藉以表揚我國古代建築藝術的工緻偉大近代建築技術的進步，並以引起社會上對於建築藝術的興趣與探討，使我國未來的建築術獲得進步的、統一的作風。

這展覽會是上海市博物館董事長葉恭綽發起的，聯合了全國的建築師、營造廠、建築材料業，和對於建築藝術有興趣的個人和團體，共同進行。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舉行首次發起人會議，主席葉恭綽報告發起的宗旨，大略說：

「建築展覽會原爲建築界本身之任務，本人僅爲發起之發起而已。年內國內建築事業，不可謂不發達，惟在建築工程上，對於社會文化，對於工商業，未見有若何巨大貢獻表現出來此爲社會需要

太急，各人忙於自己業務，未遑籌思精研。去歲北平營造學社，曾擬以該社歷年研究所得，與上海各界聯合舉辦一建築展覽會，嗣以時間關係，未曾實現。現在擬趁市博物館未開幕前，即假該館館舍聯合各界，舉行一建築展覽會。至於如何進行，仍請諸位通力合作，共籌妥善辦法。」

這展覽會因爲得到全國建築界的通力合作，有五十二單位供給的陳列品一千五百餘件（遲到的尚未統計在內），確能將中國建築藝術的過去的成績，現在的實況，未來的趨勢，薈集一堂，而給各界人士以一個淸晰的印象，並引起深刻的注意。在會期內，這展覽會又假座上海青年會舉辦學術演講，藉以宣揚建築方面的各種學術。

會期八天，參觀者無慮四萬人；並且經報紙的宣傳，故傳播於社會的影響很大。至上海市博物館館舍係費三十萬元築成，倣宮殿式，極富麗堂皇之緻；中國航空協會會所係費十萬元築成，屋形似一飛機，爲一最新式之建築；這兩座屋舍的本身，在建築術上就很有價値，這時候都方纔落成，而未曾開幕，中國建築展覽會先假此開會，可謂得地利之宜。

發起和籌備

中國建築展覽會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二月間發起，二十八日舉行第一次發起人會議。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徵集布置接洽宣傳，於四月十二日起開幕。籌備期間，由常務委員會議決幷辦理一切事務。常務委員會每週開會一次，共舉行過五次。首次發起人會議及歷次常務委員會議的經過情形列

表如下：

屆次	時期	地點	出席者	主席及紀錄	開會情形
首次發起人會議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七時至十時	敍體尼蔭路青年會九樓	葉恭綽 黃伯樵 陸東磊 顧蘭洲 張繼先 李錦沛 莊達卿 趙深 沈君怡 梁思成 裘燮鈞 董大酉	葉恭綽主席 陳端志紀錄	【報告】主席報告開會意旨，並請共籌妥善辦法，以利進行。【決議】(一)通過章程。(另詳)(二)推舉職員(另詳)(三)由出席之發起人再行徵求個人或團體加入為發起人。(四)常務會議每星期五下午四時在青年會九樓舉行。

			吳秋繁 李大超 姚華蓀 陶桂林 等三十餘人		
第一次常務委員會	三月六日下午四時至六時	同上	葉恭綽 黃首民 杜彥耿 湯景賢 陶桂林 董大酉 李大超 裘燮鈞 莊俊	同上	【決議】 (一)決定陳列品範圍以房屋爲主，其他爲副。 (二)普遍徵求陳列品。除由本會分函團體及個人徵求外，另託下列四團體設法徵求，即： 甲、工程師學會　請裘委員燮鈞接洽 乙、建築師學會　請趙委員深接洽 丙、建築協會　請湯委員景賢接洽 丁、營造廠同業公會　請張委員效良接洽。 (三)決定經費概算籌措方法，除請市政府撥助

			等十二人		一千元，四團體分任一千二百元外，尚餘八百元，由發起人自由認捐
第二次常務委員會	三月十三日下午四時	同上	葉恭綽 李大超 陳端志 鄭師許 徐蔚南 董大酉 張繼先 等三十餘人	葉恭綽主席（李大超代）陳端志紀錄	【決議】(一)對於出品者應給予紀念狀。(二)編輯紀念刊案，交編輯組計劃後，分送各委員指正。(三)各大報出特刊案，由編輯事務兩組辦理。(四)展覽日期改爲自四月十二日至十九日。(五)推董大酉先生負責計劃陳列設計。(六)加推關頌聲先生負責進行徵求外埠陳列品。
第三次常務委員會	三月二十日下午四時至五時	同上	李大超 葉恭綽 陳端志	葉恭綽主席 陳端志紀	【決議】(一)在會期內舉辦關於建築上之學術演講，地點假青年會，時間爲下午五時至六時，推請盧樹

盧樹森　黃首民　鄭師許　徐蔚南　杜彥耿　莊俊　湯景賢　童雋等二十餘人

錄

森童雋負責主持。

(二)規定陳列室租費案：全部面積約有五十餘室，每室一百二十平方尺，租費每間十元，由杜彥耿詳細計劃。

(三)通過本會概算書草案。

會別	日期	地點	出席	主席	紀錄
第四次常務委員會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至六時	同上	童雋　趙深　杜彥耿　盧樹森　董大酉	葉恭綽主席	

【報告】

(一)陳列組已將陳列用具，雇工趕做。

(二)編輯組擬將紀念刊單獨出版。

(三)開幕日申報及大晚報擬出特刊，申報一大張，大晚報半張，已由事務組接洽，並定四月九日

會議	日期時間	地點	出席	主席	內容
			李大超 湯景賢 葉恭綽 裘燮鈞 徐蔚南 陳端志 李錦沛 黃首民 陶桂林		發稿。 (四)材料商租用陳列室者，已有二十三家。 【決議】 (一)徵求出品以四月七日爲截止期，登報公告。 (二)紀念章圖案由董委員大酉設計，假定製二百枚。 (三)除請柬優待券外，門票每張收費五分。 (四)開幕典禮由事務組辦理。 (五)會場中可代售關於建築之書籍照片，提取百分之十手續費。
第五次常務委員會	四月三日下午四時	同上	黃首民 董大酉 張棨熙 徐蔚南 裘燮鈞	葉恭綽主席	【報告】 葉主席報告： (一)關於徵集陳列品方面，有中大建築系、復旦、上海市政府、北平圖書館、營造學社、兩路管理局及個人方面，均已陸續送會。

陳端志
莊　俊
趙　深
葉恭綽
鄭師許
盧奉璋
（趙深代）
陶桂林
李大超
胡肇椿

(二)關於材料商租地情形，據杜彥耿先生云：已有三十二家；並以零星出品，另關通間陳列。

(三)關於經費方面四團體中除營造廠同業公會未交外，其他均已交來。另有奚福記等四家，亦已認捐，陶桂記等十二家允於日內將捐款送會。

(四)關於開幕日發刊特刊，除申報、大晚報外，大陸報亦已來會接洽刊印特刊。

(五)會期中行駛專車事項，已由李大超先生接洽，華商公共汽車自實山路口直達會場，每人收費四百七十文。

【決議】

(一)函請公安局於會期內派警保衛。

(二)決定開幕儀式。

(三)開會期內除博物館原有職員外，另行添請建築師學會、建築協會各派十人，協同辦理，並由

會中供給膳宿。

(四)學校出品另行陳列。

(五)爲便利觀衆起見，可在會場附近設立食堂，由事務部招商承辦。

【註】*展覽日期，原定的是從四月九日起至十五日止。

†陳列室出租，是專門租給建築材料商陳列出品的，因爲他們的出品是帶營業性質的，所以略收租室費，以補助開支。

【附錄】中國建築展覽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爲中國建築展覽會。

第二條　本會聯合本國建築師、材料商及對於建築上有興趣之個人及團體，共同發起組織之。

第三條　本會徵集中國古今建築之模型、圖樣、材料、工具等，公開展覽，藉以表揚中國建築演化之象徵與偉大，並以引起社會上對於中國建築之認識與研究爲宗旨。

第四條　本會設於上海市。

第二章　徵集

第五條　徵集範圍分(一)模型、圖樣，(二)材料，(三)工具等三種，除由發起人各省搜集送會外，並向各界公開徵集。

第六條　徵集日期，自三月一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第七條　關於運送出品之一切費用，概由出品人自理，其路途過遠，費用過大者，得由本會酌量補助之。

第八條　展覽地點假上海市博物館。

第九條　展覽日期，自四月九日起至十五日止，*必要時得延長若干日。

第十條　陳列手續，先由本會估計出品所佔面積之多寡，通知出品人，自四月一日起開始布置，其有交通不便，出品人不能親自到會者，得於三月底以前預爲聲明，由本會代爲設計陳列。

第十一條　展覽終止後，仍由各出品人於三日內收拾退回；其有委託本會以陳列品捐贈其他機關者，本會亦可代爲辦理。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　本會經費，除酌收參觀券資外，由發起人認籌。

第十三條　本會經費不足時，得請政府或團體補助之。

第五章　職員

第十四條　本會設名譽會長一人，名譽副會長二人，會長一人，副會長二人，委員若干人，常務委員十五人，由發起人公推之。

第十五條　本會設徵集組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陳列組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宣傳組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事務組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或二人，辦理會務，均由委員中互推之

第十六條　本會視事務之繁簡，設幹事若干人，由會長指定之，必要時得商請市博物館、或其他機關調用職員。

第六章　會期

第十七條　本會發起人全體大會，於展覽前後各開一次，常務委員會，每週舉行一次，均由會長召集。

第七章　附則

第十八條　本章程經發起人會議通過之日施行。

〔注〕　*展覽日期經第二次常務委員會議決改爲自四月十二日起至十九日止。

大會職員

中國建築展覽會的職員名單如下：

名譽會長　吳鐵城

名譽副會長　曾養甫　沈君怡

會　　長　葉恭綽

副 會 長　李錦沛　張效良

常務委員　朱桂莘　莊達卿　袁同禮　趙　深　李大超　湯景賢
董大酉　黃首民　杜彥耿　張繼先　裘燮鈞　梁思成
姚華孫　劉士能　盧奉璋　陶桂林

徵集組主任　關頌聲

副主任　趙　深

陳列組主任　林徽音　董大酉

副主任　胡肇椿

編輯組主任　徐蔚南

副主任　杜彥耿

事務組主任　李大超

副主任　鄭師許　陳端志

按，該會職員，係由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首次發起人會議按照會章第五章的規定推舉。不過後來加推袁同禮爲常務委員，故常務委員得十六人。又加推董大酉爲陳列組主任，故陳列組主任得二人。又改宣傳組的名稱爲編輯組。這些是和最初的名單及會章上所規定的不同的地方。

展覽物的數量及來源

中國建築展覽會的陳列品，計一、五九〇件（遲到的尚未統計在內），分爲七部，其詳如下：

(1)模型之部　六一件

(2)圖樣之部　三二一件

(3)書籍之部　一一七件

(4)攝影之部　六〇四件

(5)材料之部甲　三一五件

(6)材料之部乙　一三二件

(7)工具之部　四〇件

總計　一、五九〇件

【注】材料之部甲是現代的建築材料，都由材料商租用陳列室陳列，此部與工具之部均設在中國航空協會內。材料之部乙是古代建築材料的遺物及仿古材料，由收藏家及研究家供給陳列，此部與一至四部均設在上海市博物館內。

陳列物件的出品人計五十二單位，可略分為五類，即政府及學術團體、學校、營造廠、個人、建築材料商。現在將這五十二個單位的名目分類開列在後面；每單位下邊所注的數目字是指明他們所陳列的為何類物品，數目字代表的意義見前面的陳列品分部統計表。

甲、政府及學術團體

國立北平圖書館(1)(2)(3)(4)

上海市政府(1)(2)(4)

上海市博物館(1)(2)(4)(6)

中國營造學社(1)(2)(3)(4)(6)

上海市建築協會(2)(4)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1)(4)
漢口市政府(3)(4)
國立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鋼鐵試驗場(7)
中國旅行社(4)

乙、學校

國立中央大學建築系(1)(2)(6)
復旦大學(1)

丙、營造廠

基泰工程司(1)
凱泰建築事務所(1)(2)(4)
馥記營造廠(1)
徑和洋行(2)
奚德記(1)(5)

丁、個人

童大酉(1)(2)(4)
陸士基(2)
莊　俊(2)(3)(4)
盧奉璋(3)
范幾個(2)
李錦沛(2)(4)
黃平樂(3)
釋範成(4)
葉聚廷(2)
蔣金泰(2)
葉恭綽(3)(4)(6)

戊、建築材料商

泰記石綿製造廠(1)
中國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4)(5)
元豐公司建築裝璜部(2)
啓新洋灰廠(4)(5)
中國化學工業社(5)
雅記製造廠(5)
北平石綿製造廠(5)
中國鋼鐵工廠(5)
康元製罐廠(5)
上海泗汀材料製造廠(5)
新成鋼管廠(5)
振業石桿製造廠(5)
利用五金廠(5)
長城磚瓦公司(5)
開山磚瓦公司(5)
中國窰業公司(5)
興業瓷磚廠(5)
泰山磚瓦公司(5)
葛德和陶器廠(5)
亞光製造公司(5)

同興公司(5)　新和興鋼鐵廠(5)

興業鋼鐵公司(5)　永固造漆公司(5)

新中工程公司(5)

特著的展覽物

中國建築展覽會的全部陳列物，都是非常有意義而使人感覺興味的。其尤特著者，可以略舉如下：

上海市政府（一）市中心區各種市立的建築物模型；

（二）上海市各種市立的建築物圖樣；

（三）市政府及圖書博物兩館的各種照片。

北平圖書館（一）北平圖書館模型；

（二）圓明園圖樣；

（三）北平圖書館及圓明園照片。

中國營造學社（一）各種古建築特點部份的模型；

（二）各種古建築的圖樣，代表偉大與美觀；

（三）各種古建築的照片三百五十四幅；

（四）中國營造學社出版物四十九種；

(五)古代建築材料(有周、秦、漢、明歷代的東西)。

基泰工程司(一)宮門、千秋亭、風月亭、皇穹宇、祈年殿、隆恩殿、四柱七樓牌樓、扇式亭、紫禁城角樓模型。

上海市博物館(一)上海龍華塔模型;

(二)壁畫。

中央大學建築系(一)宮殿屋角及琵琶撐等模型;

(二)本系同學所繪各種建築的圖樣、透視圖等一〇六作;

(三)磁磚、琉璃屋脊等。

除了這些以外,即那一大批陳列在中國航空協會裏的現代建築材料,也令人發生極佳的感念,因為這些是和我們現在的居住問題有密切關係的,並且這些完全是國產的材料,看它們已經進步到這個樣子,是非常的令人興奮的。

基泰工程司陳列的一套我國前代建築模型,占據了博物館地面附後廳一大間,是模型部中的大觀之一,很吸引人注意。基泰工程司關頌聲氏著略旨一篇,說明製造的意義和經過,茲附錄於後:

「我國建築之學,自周禮冬官殘闕,考工一職遂廢,公輸墨翟之技,日久而失其傳。然歷代以來,偉大精美工程見於史乘,爲後人稱述者,尙復不少:辟雍明堂,古而難稽;如長城,如阿房,如建章,如迷樓,或則橫亙萬里,或則萬戶千門,鳥革翬飛,重簷複室,巧工美術,與埃及金字塔足堪媲美。惜我國前代建築,

取材於木者多，久易朽腐，遇火則焚，不能如鐵石等質，歷劫而不壞，其能強半留存至今者，僅一秦代長城耳。晚近學士遨遊歐美，過其古都，覩其歷代建築物，輒驚歎其工程之偉，彫刻之精，徘徊仰止而不忍去，而留學工科專門者，又習於科學化，見其物質進步，日新月異，詫爲高深，抑知吾國工程之學，雖無專科，亦世守其業，各傳師說，大匠誨人，不失高曾之規矩，造詣之深，實有不容湮沒者。鄙人自歐美畢業歸國，研求建築事業有年矣，間嘗徧覽祖國歷代相傳之建築物，見其格局堂皇，彫刻精妙，飛樑垂柱，山節藻棁，朱堊丹漆，嵌空玲瓏，無不匠心獨運，合乎科學計算之準，手工之巧，視諸他邦，利用物質利用機械者，實有過之，而其氣魄之雄厚，尤足睥睨於世界，用是不憚煩勞，延聘工師，造爲模型，共數十座，以資觀摩，按比例尺度其大小，絲毫不爽，一切形式鐫刻，悉存舊觀。運來陳列，以公同好之研究，亦使我同好者曉然於吾國工程之都偉，固大有可以取法者，是亦補存國粹之微意也。我國工人，嗜守成法，師徒授受，莫或變通，其心思靈巧者，偶有獨得，又多奇秘自居，每成絕調，錮敝之甚，更有惑於堪輿，無創造之膽氣，以致數千年來建築技術，徒知法古，而無所闡發，種種狃陋，處今之時，勢在必革，而有志之士，遍遊湖嶽，歷涉關山，又往往有所不能，茲乃古宮崇殿，集於一堂，俾足不出戶，目徧各方，此又模型陳列不無補於建築學者之一。我國最新建造法，歐美之峭麗，仿國工之堂皇，兼取並用，幾成時尚，然欲採擇適宜，爽盡研究能事，模型雖小，對景如眞，摘妙抉微，足資探討，此又模型陳列不無補於建築學者之二。至於模型仿做，貴乎逼眞，故雖一椽之微，一瓦之細，形體必求維肖，度量必求準確，不使草草，致失原樣，所聘工師，

曾於幼時即參與前清頤和園偉大工程，於古建築深通訣竅，率其黨徒，代僕舊都，布柱度棵，調彩設色，於頤聲及本工程司諸同人纘緒監察之下，經十數載聚精會神，乃得有此成績，臚列於此。想就其所有，申而發之，俾於世界建設界中，獨放異彩者，當有人在，是則馨香祝禱以望者也。」

陳列的狀況

中國建築展覽會的展覽品，模型、圖樣、書籍、攝影、古代建築材料等，都陳列在上海市博物館內；現代建築材料及工具，則陳列在中國航空協會內。中國航空協會是上海市博物館的貼隣，由博物館的南翼走出即可達。

博物館的大廳的中央，陳列着中國營造學社的河北薊縣獨樂寺觀音閣下簷角科和上簷柱頭鋪作的巨大模型，兩旁為山西應縣佛宮寺遼釋迦木塔的正面圖和斷面圖，及江蘇吳縣羅漢院雙塔、明圓鑑時鳥瞰圖、河北趙縣安濟橋現狀實測圖、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寶殿復古圖、善化寺普賢閣等圖樣，以及歷代斗栱模型多種；模型兩旁陳列製釉原料、製琉璃坯子原料、黑色琉璃六樣合角獸、明代綠色琉璃魚銅門獸面、周代蕨文瓦當、山文瓦當及瓦、秦代鳥文瓦當、漢代關安瓦當等。大廳兩旁走廊陳列中國營造學社的「山西雲岡大同石窟」、「河北趙縣安濟橋」、「山西汶水文廟」、「大成殿」、「薊縣北門外石橋欄干」等中國古代名建築的照片數百幅。後廳陳列者為基泰工程司的「四柱七樓牌樓」、「千秋亭」、「紫禁城角樓」、「皇穹亭」、「風月亭」、「宮門」、「隆恩殿」、「扇式亭」、「祈年殿」等模型。大廳外南

翼陳列室內置中央大學建築系及復旦大學土木系學生的作品。二樓的後廳陳列上海市政府各新建築的模型，如市府新廈、各局新廈、市醫院、圖書館、博物館、平民村等；龍華塔模型亦置於此。兩旁走廊陳列彩繪圖樣。前廳陳列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陳英士紀念塔、中國航空協會、無名英雄墓等模型；沿窗置一長桌，陳列各種建築學的書籍，如莊俊建築師的「內部裝飾」「古典式派」「中國建築」上海市建築協會的「建築百科全書」「建築月刊」中國建築師學會的「中國建築雜誌」中國營造學社的「營造彙刊」「清代營造則例」及手抄本「撫郡文昌橋志」「灞橋圖說」等；右翼陳列中國建築師學會的公署、工廠、紀念建築、學校、銀行等照片及圖樣。左翼陳列上海市建築協會的公寓、商店、銀行、紀念館、住宅等照片及圖樣；又工具模型，如挖泥機、打樁架、排水泥機等。

參觀的順序是這樣的：先入博物館的大廳，次繞北廊上梯級登樓，樓上參觀完畢後，下樓至後廳，次繞南廊至南翼陳列室，然後由南翼出館，至中國航空協會參觀現代建築材料的陳列物。

大會的盛況

(1) 四月十二日星期日　晴

中國建築展覽會於本晨九時在市中心區博物館大禮堂舉行開幕儀式，到葉恭綽、沈怡、袁履登、徐佩璜、顧馨一、李錦沛、朱桂辛、梁思成、林語堂、黃伯樵、陳中孚、莊俊、趙深、張子斌等五百餘人，首由會長葉恭綽致開會詞略謂：

「今日中國建築展覽會開幕，承黨政代表各界諸君光臨指導，無任欣感！上海爲我國經濟中心，各種文化事業，亦均趨重於此；而於民生四大問題之一件的問題，竟不能引起各界深切之注意，故關於居住問題之集會甚少，機關之設立亦鮮，更無論觀摩攻錯。惟關於居住之建築事業在中國可謂特殊重要，而且嚴重。蓋其關於民生者至大。本會發起之意義，欲在集合全國之專門學者及建築同業，共謀改進之策，期於學理上、事實上，獲得新智識、新方法，以適合時代需要。同時於我國建築固有之優點，使大衆有充分之認識，並以應用於現代之建築物上，以創造中國建築之作風，樹立東方建築藝術之一新規模。懇到會諸君，以及全國民衆，人人負起責任，向文化復興經濟建設，學術進步之途邁進，以奠定富強之基礎。此次蒙各學術團體建築專家，及製造材料公司，中大建築系等供給材料，深爲感謝！至於招待不週，良用抱歉，還望各界深予原諒。」

次由吳市長代表周雍能致詞，略謂：

「今天中國建築展覽會開幕，吳市長因事，派本人代表參加。中國建築展覽會之目的，係在表揚中國建築演化之象徵與偉大，並引起社會上之認識與研究，此舉意義，至爲偉大。我國文化發達甚早，各種建築均已具有規模，惜不力求改進，以致落後。此後希望建築界諸君及國人多爲研究提倡。」

繼由中國營造學社社長朱桂莘代表梁思成演說，其要點爲：一，今後希望多提倡建築教育，培植人才；二，建築用具應多採用國產出品，挽回利權，彌補漏卮；三，注意建築民居住宅，設法改良。

次中國建築協會李錦沛代表莊俊演說：『今天建築展覽會開幕，謹將敝會近來宗旨，略爲報告：一，聯絡同業苦幹，引起國人信用；二，提倡國產，採用最經濟建築；三，改良模式使適合民衆需要；四，提倡古物希望各界人士加以協助。』

繼由來賓袁履登演說，略謂：「中國建築展覽會粹集全國偉大建築於一堂，使我人先覩，非常榮幸，望國人深加研究，並盡力提倡，使中國建築事業，得日臻進展。」

該會原定下午一時起公開展覽，因上午十時後，到達的參觀者已極擁擠，故於上午十一時起，即行開放；中國工程師學會、中國建築師學會、申報館及各大廠商，都有印刷品在場分發。至下午五時止，參觀者有七千多人，學校團體尚不在內。晚間在敏體尼蔭路上海青年會舉行學術演講，由該會會長葉恭綽主講「今後我國建築的作風應如何轉變。」

(2)四月十三日星期一　晴

本日爲公開展覽之第二天，全日參觀人數逾八千人。立法院院長孫科等均特來滬參觀，歎爲觀止。學校計有民立、中華職業、坤範、國光、明德等校三千五百餘人，又有上海市公用局等數團體。晚間仍在上海青年會舉行公開學術演講，請梁思成主講「中國建築之結構」，佐以幻燈，聽者亦甚擁擠。

(3)四月十四日星期二　雨

昨晚續到北平市政府及中央大學等出品數百件，今日即行陳列；尚有書籍兩大箱，多爲名貴之作。

本日下午，細雨濛濛，但參觀人數仍極多。個人參觀者，計有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中國營造學社社長朱桂莘，上海市教育局長潘公展，及葛蘭博士等四千餘人；團體參觀者，計有交通、同濟、大夏、復旦、敬業、新亞等十七校二千餘人。外籍士女亦有百餘人，中有勞勃生博士，偕同眷屬連來三日，據云：一經參觀，斯曾方知中國文化之偉大，細覽一周，不啻環遊全國之名山大川，以及古今有名之建築，因陳列品甚多，故連來三天，尚覺不能滿足云。晚間仍在上海青年會舉行學術演講，李大超主席，中央大學建築系主任盧炳烈主講，講題爲「擴充建築教育之籲請」。

(4)四月十五日星期三　晴

今日天氣晴朗，參觀人數較前三日更多，下午尤爲擁擠。杭州、天津、南京、蘇州各地，均有團體專程來滬參觀。吳市長於下午在市政府招待扶輪社（Rotary Club）社員二百餘人，亦到會參觀；各社員對於我國古代建築的偉大，與現代建築進步的神速，均認爲滿意。學校方面計有滬江、同濟中華模範等校三千餘人。下午五時，仍在上海青年會禮堂，請名建築師杜彥耿演講「介紹代替洋貨之新材料。」

(5)四月十六日星期四　晴

今日參觀人數更見興盛；上午十時，已十分擁擠。團體方面計有北京大學、震旦大學、上海商學院、光夏中學、滬江附中等十五校。並接得杭州之江大學來電，要求准予參觀。下午五時，在上海青年會舉行第五次公開學術演講，陳端志主席，華蓋建築事務所建築師童雋主講，講題爲「現代建築。」

(6)四月十七日星期五　雨

今日終日下雨，參觀人數較前幾天略減，但是全日亦逾三千人以上。團體方面有聖約翰、愛國等學校十餘。下午六時演講李大超主席，蕭慶雲博士主講，講題為「防空與建築」。

(7)四月十八日星期六　雨

今日參觀人數達五千以上。團體方面有之江大學、國立工學院、松江縣立職中、同濟附中、市立實驗小學、殷行小學、位育小學及工部局局立各小學等十九校。下午五時仍在上海青年會舉行最後一次公開學術演講，葉恭綽主席，上海市工務局局長沈君怡博士主講，講題為「市政與建設」。

(8)四月十九日星期日　晴

今天是會期的最後一天，又值星期休假，終日前往參觀者，達七千人。至下午五時許，尚有數百人要求參觀，且有蘇州等地來的，故該會特延長一小時乃閉幕。

總計八天會期，參觀人數達四萬多人，是市中心區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舉行第六屆全國運動大會後，未曾有過的熱鬧。

閉幕後的會議

四月十九日下午五時，該會假座敏體尼陰路上海青年會開第二次發起人會議，出席者有葉恭綽、黃伯樵、周仁、沈君怡、李謙若、莊俊、杜彥耿、吳德潤、盧樹森、陳端志、張效良、李大超、胡蘇樁、孫孟剛、王星垣等三十

餘人，葉恭綽主席行禮如儀，首由主席報告展覽經過，經費收支等項；次討論：

一，本會宣言案　議決：通過。

二，本會呈行政院文草稿案　議決：通過。

三，推舉紀念刊編輯案　議決：推葉恭綽、梁思成、董大酉、杜彥耿、徐蔚南、胡肇椿、陳端志七人爲編輯委員。

四，本會經費不敷尙鉅應如何彌補案　議決：推張效良、李大超、盧奉璋、湯景賢、董大酉五人負責籌足。

五，本會應否永久存在案　議決：推葉恭綽、沈君怡、朱桂莘、張效良、李大超、關頌聲、莊俊、杜彥耿、董大酉等九人設計。

六，應由大會名義感謝本會葉會長及全體職員，幷致送出品人謝狀案　議決：通過，幷交事務組辦理。

中國建築展覽會宣言全文如下：

『住爲民生最大四種問題之一，近年我國因力圖建設，其地位尤趨重要。然自西洋建築輸入以來，我國固有建築，既因之感受極大之變動，而取長棄短，猶未得一最後之結論，因是建築格局，每依不規定之路線行進，雖變化繁夥，而雜亂愈增。求其獨出心裁表現特有之意匠者，蓋極稀少。至建築原料，

則由外國沥進，源源不絕，全國每年所費，至少達數十萬元，其關係民生問題者，尤爲嚴重。同人深感於是因有中國建築展覽之發起，徵求模型、圖樣、材料、工具、書報五大類，凡二千餘件，假上海市博物館及上海中國航空協會陳列，公開展覽，並邀請名人及專家假上海青年會演講建築上之各重要問題，以期引起國民之警覺與探討，自四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展覽八天，每日觀衆輒數千人，足證建築問題固已爲國民所深切注意矣。本會依據開會之本旨，幷日來交換意見之結果，深覺我國建築界之現狀，若不亟圖轉變，則時光易過，金錢難得，徒事浪費，而不能創立本色之建築作風，實爲民族文化之最大之危機！雖然，及今圖之，猶未爲晚，而切實改革，不在大言，故特舉其最基本者數點，經同人一致認爲要求社會注意政府倡導者，申述如下，邦人君子，幸賜鑒焉：

「一，各學校宜急注重建築教育也。近世科學進步，技術精晉，專賴專門教育爲之基礎。建築之學，事非例外。近年國內因各項新建設，年耗數千萬金，從事建築，統計須要建築師、監工，當逾數千，而國內養成此類人才，年不逾百，全國公私大學之設建築科者，現僅首都中央大學與廣州勷勤大學等三數處，篳路藍縷，設備更多未完；其中級專門職員之養成機關，更未之見。供需之不相應如此，無感乎建築成績之不良，因以影響於一般建設之成績也。茲擬懇請行政院責成中央及地方教育當局，推廣建築教育，擴充訓練設備，或於中央設立建築學院，專精從事，俾成才較衆，得應事實之急需。

「一，國產建築材料亟宜倡導也。查全國公私較新式之建築，用料取之外國者殆佔十分之七以

上，每年漏卮，不下三數千萬元。自十七年國民政府成立以來，至今當已數萬萬元，實爲驚人之巨額。若不急圖補救，將致日言建設，而貧弱益增，可爲憂灼！按與建築有關之事業，如鍊鋼、製鐵、製銅、造林、製木材、製油漆、顏料、玻璃、陶磁、水泥、磚瓦、石，以及諸般裝飾，直接間接，均與國民生計有關，亦即利權消長所繫。默察一般心理，未嘗不知漏卮之可懼，但國內產物，實未足供其需要，有時國產雖屬可用，而經營不善，拙於運銷，遂致無從取給，而工師與建築業畏難取便，轉成習慣，因愈以杜塞國產發展之途。因果相乘，江河日下，設値非常之際，危險更不堪言。應請行政院速通令京外各機關，凡有新建築，務須儘量採用國產材料，並飭下財政、實業、鐵道三部及各省市政府，於設計、經營、運費、捐稅各方面，竭力扶助上列各項事業，使之產生、成立、發展，並監督其產量品質，使之敷用、合用，庶利益可少外溢，而運用亦得自如。

「一」建築材料之標準規範，應速製定也。查建築材料規範所應制定者，不外品質與尺寸二點。目下國內市場上建築材料品質之標準，或依從他國之定制，或由商號所自擬。等次既極混亂，名稱亦復分歧；尺寸號次，更欠劃一。如南京、上海、北平諸大都市，雖略有規定，然各自爲政，並不統一。建築材料品質之標準及名稱尺度，乃若有而實無，坐是之故，不特建築工程之進行，時遭困難，且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亦缺保障。倘政府將各種建築材料，如水泥、木料、鋼鐵、磚瓦、五金、玻璃、油漆等，一一釐訂品質標準，審定名稱，劃一尺寸號次，則各地制度統一，劣貨次貨自難頂替欺矇，而出品商及計劃人與業主，亦均得各蒙其益，即工業上之危險，亦因載重量、任拉力等品質標準之嚴格限制，而日益減少，可斷言也。

應請行政院卽飭內政、實業兩部從速訂定，以示刷新，而資應用。

「一，國內各古代名建築應由政府飭令各省市政府認眞保護也。査我國建築，在世界上素具特長，雖時代習慣現有變遷，而可資模範者，仍屬不少，類如敦煌、雲崗之石窟，龍門之造象，棲霞之舍利塔，類皆表現民族之精神，成爲文化之結晶；且爲探討我民族藝術之重要材料。近年我國著力現代建設，於往古著名建築未遑多顧；重以民間未知愛護，毀損實多。學稽泰西古代羅馬競技之場，希臘敬神之廟，雖頹垣危柱，而其民族遠大精神寄焉。故建築遺物之保存，不僅爲博物之助，實以昭民族之德。抑我國建築學上之當前問題，爲應如何產生一種新作風，既不徒事摹仿歐西，更不因循自限，而求所以適應國民習慣與現實生活並經濟現狀之途，則我國固有建築之優點，尤急待研究與參考。應請行政院飭行內政、教育兩部，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及各省市政府，對歷代著名建築及其遺物，飭官民認眞防護，講求有效之措置，勿得視爲具文，庶文化經濟前途，交受其益。

「一，各機關關於建築之職務，宜一律用建築專家，並多予建築師以工作機會也。査建築師與普通工程師相似，而實不同。蓋建築之要素，在安全、適用、美觀三者。夫工程師(Engineer)對建築之責，唯在結構安全而已；建築師(Architect)則不然，必更兼求合用、堅固與美觀。爲夫結構安全固亦要點，但時勢衍進，事類賾繁，建築物之必適合其專門用度，已無疑義；而地位經濟之考慮，資金節省之策劃，咸以建築本屬藝術，其格局方式，卽所以昭示民族文化，故建築師之服務，不但供企業者之需；於工務行

政，尤以賴建築師運其學術經驗，監導一切，以冀人民福利之增進。今各地公私建築，日新月異，而詳加研考，則衙署等於住宅者有之，圖書館類尋常辦公廳者有之，於合用、堅固、美觀之三大要件，罕能兼顧。又或迷信外籍建築師，設計監工，唯外人是求，其是否適合我國之用，及經濟與否，固未之計；其相因而至之多用外料，阻抑專才等事，實復爲必然之勢。而各機關之主管建築者，因乏才之故，往往以外行或淺學者勉司工務行政，致一切措置，多失其宜，監督指導，更說不到。故每年雖耗巨量建築之費，而實未能予本國專門人才以充分展施技能之機會，且亦無以促進建築事業之進步與改良。擬請行政院通令全國，以後凡關於管理建築之職務，應一律用專門建築人才，不得仍以非此項專門者充數。其公家建築，更宜給本國建築師以工作機會，勿輒用外籍建築師，俾得琢磨上進，蔚爲通才，於一切新事業之發達，所關非小。

「以上五者，經本會大會通過，認爲均屬切要之圖，應速呈請政府施行，並希望全國同業同志，一致贊助，期早實現。其社會方面應有之設施（如工廠等），並望積極預爲準備，與政府之設施，相爲呼應，以完成建築界所負之使命。謹此宣言。」

南社的始末

一　緣起

南社是成立於二十六年前的一個文學團體。他在辛亥光復前後，不但是和中國的文學有很大的關係，而且和中國的政治有很大的關係。這是不必多說的了。但這個團體的歷史，一般的人，未必十分明瞭約在民國十七八年之間，我方在編輯某雜誌，曾寫信給柳亞子先生，請他寫一篇南社的歷史。誰知柳先生不肯寫。我自己呢，雖然也是社友之一，但對於社事也不能十分清楚，當然不敢寫。後來只把我手邊所有的關於南社的文章，集合在一起，題名爲南社掌故，完全是述而不作，只是輯錄他人的文章，自己並沒有寫什麼。

今年越風雜誌又囑我寫一篇關於南社的短文。同時也請柳先生給我些材料。柳先生依舊是沒有把材料給我，他只叫我自己寫。寫一篇南社的歷史，本來是我的初意，但事情太難，實在辦不到。今既承越風要求，我便將我個人所知道的南社，隨便寫一點。當然，我所知道的是有限得很，但所寫的力求準確。讀者或可以知道南社歷史之「一斑」；至於「全豹」，則盼望有他人能做這工作。

二　南社的發起及集會

南社係成立於清宣統元年的十月初一日（公曆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發起人爲陳去病、高旭、柳棄疾等三人。

陳去病字佩忍，號巢南，江蘇吳江人。已於民國二十二年逝世，年六十歲。

高旭字天梅，號鈍劍。江蘇金山人。已於民國十四年逝世年四十九歲

柳棄疾字安如，號亞盧，又號亞子，今以號行（亞子）。江蘇吳江人。現年四十九歲。（民國二十四年）

南社第一次集會的地點，是在蘇州虎丘張東陽祠，時間是宣統元年冬季。我是在宣統三年夏季才加入的，第一次集會的情形，我當然不知道。後來從柳先生處得知第一次雅集到會的人計有下面幾位：

社友

陳去病字巢南江蘇吳江人　已故
柳亞子以字行江蘇吳江人
朱錫梁字梁任江蘇吳縣人　已故
龐樹柏字檗子江蘇常熟人　已故
陳陶遺以字行江蘇金山人
朱少屏以字行江蘇上海人
俞　鍔字劍華江蘇太倉人
馮　平字心俠江蘇太倉人
趙正平字厚生江蘇寶山人
林懿均字立山江蘇丹陽人
沈　礪字道非浙江嘉善人
諸宗元字貞壯浙江山陰人
胡穎之字栗長浙江山陰人

黃　質字濱虹安徽歙縣人

蔡　守字哲夫廣東順德人

林之夏字秋葉福建閩侯人

景耀月字秋陸山西芮縣人　共十七人

來賓　張宗甄　張季龍　江蘇陽湖人

自第一次集會後，規定每年春秋兩季各集一次。地點臨時酌定，爲集會便利起見，大概常在上海。在上海的地點，不是愚園便是徐園。愚園今已廢，遺址在靜安寺路愚園路。徐園在康腦脫路，當時候是很清靜的，現在已變成熱鬧區域了。

三　南社的職員

南社的組織，是公推編輯員三人，會計書記各一人，庶務三人。每歲一易，在集會時公舉，連任者聽。編輯三人，分爲文選、詩選、詞選三部，每人各管一部。第一次當選的編輯員，是陳去病、高旭、龐樹柏等三人。第二次當選的，爲甯調元（字太一）、景耀月、王鍾麒（字无生）等三人。第三次當選的，爲宋教仁（字漁父）、景耀月、王蘊章（字西神）等三人。但二、三兩次當選的人，均忙於他務，一切都由柳亞子一人辦理。從民國三年起，取消編輯員，改選主任一人，總攬社務，由柳亞子連任至民國六年十月爲止。最後的主任是姚光（字石子，松江金山人）支持殘局，也有六年之久。

四　南社的出版物

南社的出版物，始終只有南社一種，就是前面所說由編輯員選編的社友之稿。自清宣統元年起至民國十二年止，先後共出二十二集。每集分文、詩、詞三類：規定文詩各四十頁，詞二十頁，共一百頁。但事實上前數期頁數不足一百頁，最後數期又超過一百頁，第二十二集甚至分爲上下兩冊。第一集印數不多，我始終沒有見過。我所見到的從第二集起。但因遷徙及屢次戰爭關係，現在家裏一本也沒有了。

此外有胡樸安所選的南社叢選，他是用私人名義印行的。內容是從第三集南社起至二十一集止，（第二十二集未及錄入）選出一部份比較的簡單易讀。他選輯的標準，是以人爲重，大約每個人的作品，只要是南社中曾收入的，他至少要選一二篇（他自己的一篇也不選）。此書有汪精衞、傅鈍安、柳亞子諸人序，及其本人自序，說明選此書的命意，並連帶說到關於南社的話。今以文長，不及備錄。又有南社小說集一種，是用南社的名義編輯，而由文明書局出版的（出版在民國六年三月）。至如社友個人的出版物，則多不勝計。

五　南社社友數目及其籍貫

南社社友，在辛亥光復以前，還不十分多。在我加入時，大約將滿一百人。在辛亥以後，繼續加入的很多，總數，我不能知道得的確，大約總在一千以上。在辛亥以前加入的社友，宗旨比較的純粹一些，在辛亥以後

加入的，就很複雜了。到了民國六年十月後，就因內部的糾紛，而有趨於無形停頓之勢。以後曾舉行集會兩次，發刊社集兩期，至十二年十二月以後，始完全停止進行。而南社在社會上的地位，却已成爲歷史的了。

社友的籍貫，以江蘇、浙江兩省爲多。次則廣東、湖南、福建、四川、安徽、江西；再次則山西、陝西、山東、湖北、廣西、雲南、貴州、河北、河南、甘肅、遼甯各省，均有人加入。這是大概的情形，詳細的社友地理分配表，我無法可以做。

民國元年，南京臨時政府中要人，有許多位是南社社友。民國初年，上海及江浙內地國民黨各報館的記者，大多數是南社社友。今中央政府中要人，也有好多位是南社社友。而已經殉難及病故的社友，約數已在十分之一以上了。

六　南社廿週紀念及臨時雅集

南社自停止進行以後，直到民國十七年，由第一次集會到會人發起舉行二十週紀念，於該年十一月十二日集會於虎丘冷香閣。（按，是日爲舊曆十月初一，當時依此計算，故比前文所記開成立會之日差一天。）那天雖然天氣不好，有些小雨，但是由京滬杭各地赴會的人，依舊很多。當時曾提議恢復社務，但因種種關係，沒有實行。到民國二十三年，又由柳亞子等發起，於三月四日晚上，在上海北四川路新亞酒店舉行臨時雅集。那天到會的人更多，社員及非社員（臨時參加的），共一百〇九人。那天晚上，我雖也到會，但是因事早退，第二天在報上見到那晚上的情形，非常熱鬧。柳先生也很高興，曾當筵朗誦詩詞。可惜我早退，不

能一同「盡歡而散」。後來又發起點將，推蔡孑民先生爲晁天王（蔡先生是來賓），柳亞子先生爲宋公明。以外各人都一一分配。剛巧連晁天王共一百〇九人。這張點將錄的名單，曾載於該時上海各日報上。當時也有人提議恢復南社，但柳先生却以爲不必，不如讓他永久成爲一個歷史上有名的團體。或隔幾時，臨時集會一次，只是紀念的性質，並不是繼續進行。但以後也便沒有舉行過紀念式的集會，我很希望能舉行。

七　附記新南社

在民國十二年間，曾由柳亞子發起，糾合一部份社友和非社友組織新南社。新南社成立於十二年十月十日。柳亞子當選社長，邵力子、陳望道、胡樸安當選編輯員。曾出版社刊一冊，名爲新南社社刊。主編人是邵力子。該刊所載宣言則爲葉楚傖所撰。出了一期以後，便沒有續出。而新南社以後也只集會過兩次，就無形的停止進行了。

八　附言一

這篇短文雖是由我寫的，但寫成以後，曾經送給柳先生看過。我所不知道的事，因而遺漏了的當然是不少不少。但是寫入這文中的事實，大概不會有甚麼錯。讀者如要看南社發起時的宣言書及其章程等，或是新南社的宣言書等，可看上海的學藝團體一書（上海市通志館期刊抽印本）。讀者如要讀南社社友的作品，可讀南社叢選（胡樸安編，現由上海膠州路佛學書局發行）。讀者如要看南社臨時雅集時點將錄的名單，可看第一回上海市年鑑（上海市通志館發行）。讀者如要讀南社小說集，可向上海中華書局

去買，或者還可以買得到（原是文明書局出版的，後歸中華代賣）。

此外南社社友個人的詩文詞集，或其他著作，多至不可勝數，在這裏也無法可以略說其一二了。

九　附言二

大家都知道幾社和復社，是明清間兩個極重要的文學團體。但是他們的歷史，很少確實而詳盡的記載。關於幾社的，有杜登春的社事始末。關於復社的，有陸世儀的復社紀略，吳偉業的復社紀事等書。然今細讀他們的書，終不免有主觀的話。至於記載無系統，更是前人著書的通病。但我們有了這些書，究竟能知道一點關於兩社的事。可見這類的書的重要。今我寫此文，當然不敢妄比古人，只不過聊供讀者參考之一助而已。事實的確實性前面已經說過；至於主觀一層，究竟有沒有，自己也不能知道，只不過是極力想免去罷了。

新南社的前前後後

心眞兄：

我的記憶力眞是很奇怪的。很久的事情似乎都記得清楚，像南社的第一次虎丘雅集，第二次唐莊雅集，第三次味純園雅集，眞的是「顯顯然猶在目前。」但新南社開會的次數，却居然被我弄錯了。我的記憶中記得第一次是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十月十日在上海愚園，這時候正是曹錕賄選告成，東南與

論大譁的時代，那一天邵次公先生以不受安福支票脫身南下的資格來出席，我們還大家起立拍掌歡迎呢。這記憶是決不會錯的了。第二次，我本來以爲是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五月五日在上海新世界，並且以後就沒有開過會了。但前天看見老上海第廿五回你的「新南社第二次雅集」一文，才知道我這個記憶是大錯而特錯呢。

問題倒並不是我把都益處弄成新世界的簡單問題；而是我把第二次雅集的時間和第三次雅集的地點混爲一談，而且把第二次雅集的事情完全忘記乾淨了呢。由你根據民國日報的紀載，才引起我的記憶，知道新南社第二次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五月五日第二次雅集是不錯的，但地點是在都益處而並非新世界。那末新世界的一次一定是第三次，而且時間上一定是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的十月十日了。因爲新南社社章規定，每年舉行雅集兩次，上半年是雙五節紀念孫先生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而下半年却是雙十節紀念武昌起義呢。這樣，可以證明新南社的停頓期，不在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五月五日以後，而延遲下去要在同年十月十日以後了。

並且，因爲這一來，倒引起我許多其他的回憶來：第一，我們不論南社新南社，向例雅集以後是要留一照相的；但十月十日那一天，新世界的管事人却奇怪，忽然干涉起來，不許我們拍照，其原由，大概他們自己設有照相館，要想專利，而我們是阿木林，不曉得入國問禁，却從外面雇了一個照相師進去的緣故吧。但我們却是倔強的，並且那天老酒也喝飽了，我們甯願到外面去照，而堅決不請教新世界的照相館。於是胡樸

安先生站在石樑上面，高叫大家到兆芳照相館去。原來兆芳和新世界不是相距很近的嗎？到了兆芳，除了團體照以外，樸安先生和陳巢南先生兩個還拍了一張赤膊打拳的雙人照片呢。第二，邵元冲先生和張默君先生的結婚，好像也在這時候的，我們新南社同人都在滄洲飯店吃喜酒。結婚的禮堂上掛了青天白日的黨旗和再加上滿地紅的國旗，在這時候很爲別緻。葉楚傖先生得意地說：「這旗子掛在滄洲飯店是第一遭，怕外國人看見了一定會莫明其妙呢，——因爲滄洲飯店是很多外國人住的——誰知道這才是我們中華民國眞正的旗子呀！」隔了幾天，邵先生和張先生要去杭州蜜月旅行，我們新南社同人又在雅聚園聚餐請他們倆，好像到的人不少，也很熱鬧呢。第三，這時候正在孫段張締結三角聯盟對付曹錕吳佩孚的時代：江蘇督軍齊燮元是屬於曹吳的；浙江督軍盧永祥和松滬護軍使何豐林，却是屬於老段的。所以在齊盧戰爭中間，我們在希望盧永祥能夠打倒齊燮元，而這一個戰爭却正在雙十節前後爆發起來。在我的仗劍集上（即磨劍室詩三集第三卷，一九二四年五月起到一九二七年五月止的作品），有以下的兩首詩：

（一）寄林秋葉諸貞壯杭州

勾踐當年啓霸圖，夫差愎諫卒爲奴。千秋種蠡謀臣在，霸越亡吳事有無？

（二）次韻和馨麗女弟

百道旌旗蔽海陬，自攜儔侶說登樓。願隨十萬貔貅去，桃葉青溪問莫愁。

第一首是那年的八月廿七日做的，正是齊盧開火的一天。林秋葉諸貞壯都是新南社社友，同時又都是盧永祥的秘書。我這首詩的命意是以勾踐比盧，夫差比齊，希望林諸兩位做文種范蠡，建亡吳霸越之功。在現在看起來這自然還是古典主義的把戲，而且意識也太封建了吧。第二首是同年九月十三日做的，講勝將是八月中秋之夜，齊盧兩軍正在打得難分難解的時候。馨麗是陳巢南先生的小姐，也是新南社發起人之一，我們同登樓外樓賞玩月色，她做了一首中秋賞月詩送給我，我便和了她這一首「桃葉青溪問莫愁」，自然是想打破南京吃月餅的意思了。此時我和巢南先生正在組織江蘇民治建設會，想在上海攪起來，新南社社友加入工作的很多很多，馨麗小姐還是參預機要的女秘書呢。誰知事情不湊巧，孫傳芳從福建打過來，盧永祥和何豐林都逃走了，於是我們也只好偃旗息鼓，仍舊做上海的寓公。後來，又有以下的兩首詩：

（一）次韻答胡寄塵

覆枰黑白一齊收，不信懸門伍相眸。功罪自憑千刦史，犧牲甯惜萬人頭。便教失敗休言辱，略破沈冥足遣愁。捲土重來知有日，莫從頑鐵問剛柔。

（二）乞顧青瑤女士篆前身青兒小印報謝一截

刻劃金刀感女嫈，深勞頑石爲鐫銘。誓師殺賊渾無計，愧負荷花桂子名。

這兩首已是盧何失敗後的作品了。胡寄塵先生是吃素唸佛的，他那首詩大概有些不贊成內戰。我這

時候却堅持到底，以爲非大犧牲大流血不能把中國來弄好。「功罪自憑千劫史，犧牲甯惜萬人頭，」不儼然是黃巢宋江的口氣嗎？第二首是送給顧青瑤女士的，顧女士是陳小姐的朋友，曾續盡刻石，她刻了一方「前身青兒」的小印送給我，我報以一詩。講起來這又是一幕古典主義的把戲，原來我有一個大名叫「棄疾」這是鈔襲宋朝辛棄疾的，辛棄疾是南宋初葉的文武全才，他本來是北方人，少年時隨耿京起兵抗金，失敗後逃來南方，他在耿京部下時，有一個和尚，最初也是同夥起義的，後來忽然倒戈，想逃還北方去投降韃子。辛棄疾把他捉住了，他說：「你不要殺我，我曉得你前身是一隻青色的野牛，你有殺人不眨眼的本領呢。」這大概是他怕死而想灌老辛米湯的話，但老辛不領情，依舊把他斬掉了。於是「前身青兒」四個字，就變成了老辛的神話，而「青兒」也成爲老辛的代名詞了。我既然鈔了老辛的正名，自然還得鈔他的綽號，一九一一年（民國前一年）冬天，我在天鐸報做文章，還署名「青兒」呢。「荷花桂子」正是老辛的名句。「誓師殺賊渾無計，愧負荷花桂子名。」我也是在傾吐着失敗後的牢騷罷了。經此一番刺激，我們知道運動軍閥和掉書袋都沒有用處，要革命非喚起民衆不可，於是毅然替方新的中國國民黨努力，連新南社也丟在九霄雲外了，這便是新南社停頓的眞因。這樣，新南社從成立到停頓，有一年半的壽命，從各方面證明起來，是確切沒有差誤的了。

本意在根據你的紀載，證明新南社到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十月十日舉行過第三次雅集以後才停頓的。但野馬一放而不可收，寫了這許多，我的手已經酸了，怕你的眼光也會吃苦吧。只好學魯迅先

生的一句話，叫做「就此帶住」了。再會！　亞子　一九三六．二．二三．

附錄　新南社第二次的雅集

講到新南社，我曾於前次輯錄其初次成立的紀載，茲翻閱舊報，又發見一段紀載。茲轉錄如次：

「新南社雙五聚餐

南社發起於民國紀元前之三年，爲國內文字鼓吹革命之中心組織。去年，由柳亞子君等協商結果，改組爲新南社，以應時代之要求，爲世界文化之介紹。該社於昨年十月十日成立，並定每年出社刊兩册，舉行雅集兩次，雅集日期，定爲雙五雙十兩節。昨日在鄒益處舉行第二次雅集，到者有汪精衞、張溥泉、居覺生、柳亞子、陳佩忍等三十餘人。席間，且有汪精衞、張溥泉、居覺生、汪蘭皋、陳佩忍、邵力子諸君關於革命的文學之演講。至三時餘攝影而散。其第一期日內卽可出版。本年社刊編輯事務，仍由邵力子擔任云。」

原來這段紀載，是發表在民國十三年五月六日民國日報上的。所謂「去年，」當然就是民國十二年，而這次第二次雅集日期，也就是民國十三年五月五日那天。時光過得眞快，距離現在，也就成爲十多年前的事情。這裏所說到的人，除陳佩忍氏已故外，汪精衞氏現已出國，張溥泉和居覺生兩氏現在南京，柳亞子氏現在上海，邵力子氏現在西安。要是他們在什麼時候再來集會一下，倒也十分有趣的，就怕遇合不易罷

了。不過，現在，南社紀念會已由柳亞子氏發起成立了，歷史的榮輝彷彿又映射在我們面前，大概他們都還能抖擻精神再幹一下吧。（按本文作於去年二月，時至今日，汪邵二氏均已返京。一九三七，四，三補注）

那段紀載又曾說到新南社社刊，筆者因偶然的機會曾見其第一期內容。茲為補充上項紀載起見，將該第一期目錄寫出如下：

詩九首　　呂天民　劉大白　何心冷等

存了這第一期目錄，我們可以知道它所介紹的，有政治理論，哲學研究，科學原理，新時代文藝等等，似乎迴然和南社出版物的內容不同。這分明是那時文化界中一個以嶄新姿態出現的刊物了。

南社紀念會之史的回溯

南社紀念會的成立，是上海學藝界一件大事。

該會宣言有這樣的幾句話，說是：

『南社以後，還有新南社，這和中國同盟會以後有中華革命黨完全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地方，是我們沒有中山先生的毅力和勇氣，能夠把中華革命黨再改組爲中國國民黨罷了。』

雖沒有把南社紀念會自身作爲南社的中國國民黨，但言外之意，我們都很懂得了。

且有作爲中國同盟會的南社所發的「南社啓」吧，那裏面係這樣說：

「國魂乎！盍歸來乎！抑竟與唐虞姬姒之版圖以長逝，聽其一往不返乎！惡是何言！是何言！……今者不揣陋鄙，與陳子巢南、柳子亞盧有南社之結，欲一洗前代結社之積弊，以作海內文學之導師，蓋幾幾乎不自量矣。然而今之學爲文章爲詩詞者，固無一不喪其國魂者也。荒蕪榛莽，萬方一轍，其將長此終古耶？抑即呂氏（按指謂呂晚村）所謂其壞在人心風俗者耶？倘無人也以支柱之，則乾坤或幾乎

息矣。」

原來南社係高旭、陳去病、柳亞子三氏發起的。當時他們的共同目標，係「借詩文以鼓吹革命，」對於文學的見解，他們也並非完全一致的。右項宣言由高氏署名，分明是他個人的口氣了。

我們再看作為中華革命黨的新南社所發的「新南社發起宣言」那裏面是說這樣的話：

「南社的發起，在民族氣節提倡的時代；新南社的孵化，在世界潮流引納的時代。南社裏的一部份人斷不願為時代落伍者，那一點新南社孵化中應該向國民高呼聲明的。……南社是應和同盟會而起的文學研究機關，同盟會經幾度改革以後，已有民衆化的傾向，新南社當然要將裏原來的使命，追隨着時代，與民衆相見。南社在民元以前，惟一使命是提倡民族氣節。因為要提倡民族氣節，不知不覺形成了中國文字的交換機關。新南社是蛻化文字交換，而蘄求進步到國學整理和思想介紹的。」

果然，新南社的精神在這簡單的文字已經完全表現，雖然和南社是一個系統，但南社是有南社的歷史價值，新南社是有新南社的社會背景的了。

這一次南社紀念會的主旨，我們是要在宣言的前半段文字裏看來的。它是這樣的寫着：

「南社已成為歷史上的名詞了。要把它復活起來，不特事實上不可能，在理論上也非必要。因為世界的文學潮流是前進的，現在中國文學的環境決不是一九〇九年的文學環境。我們倘然主張抱殘守缺，和一般開倒車的朋友們去同流合汙，哪兒會有好的結果呢？不過，南社的文學是絕對不需要

復活的了，南社的精神卻還有可以紀念的價值。我們現在發起這南社紀念會，一方面是追慕過去的光榮，一方面還希望未來的努力。但這努力的途徑，決不是南社復活罷了。〔註一〕

由此看來，南社紀念會是有廣大的前途的。我們現在也不必空手說空話來補足前面文字含蓄未盡的意思，我們只在企望着南社紀念會在這世界危機爆發的一九三六年，在這偉大時代展開的一九三六年，開始大踏步向前去，接受新興的、活潑的、壯健的社會產兒。

童子世界

今年一月，在東方雜誌上讀到吳稚暉，蔣維喬兩先生關於中國教育會的文章，覺得給予我們整理上海黨史資料工作方面幫助不少，尤其是像吳先生所說：「據我所知，癸卯三月以前，會與社同心一致對外，三月以後，社員便添印童子世界，稍稍語侵會員」等語，我當時卽感覺得那所謂「童子世界」裏面定有罕見的史料，便想有機會能夠拜讀一下。

好，隔了幾天，柳亞子先生來信了。信裏的話，首先是問我吳蔣兩先生的文字看到沒有，接着他便告訴了我一個好消息，說這書他那裏是有，不過在黎里，要叫人檢出來，大約一禮拜後，可以帶到上海，給你看一看。（除此以外，柳先生還說關於蘇報案有「蘇報的紀事」；關於南洋公學退學風潮及愛國學社的創立有「教育界之風潮」，他也可以一併檢出來。這是另一重公案。）我接了這信，眞高興極了。除覆信感謝以

外，我便靜候着。

過了些時，柳先生果然將那童子世界叫人送來了。打開一口氣讀完，覺得裏面最值得重視的，是「愛國學社之主人翁」一篇文字，各種有關革命的典籍紀載，不特未曾提到過「童子世界」，就是關於愛國學社的稱述，雖始末俱見，終有略而不詳之憾。有了這篇文字，當時社員的姓氏就班班可考，是第一點；社和會衝突的由來也可以知道，是第二點，而吳先生文中所謂「稍稍語侵會員」一句話也可以明白，是第三點。它具有以上的三個優點，使我們對於愛國學社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那篇文章是登在第三十二期餘錄欄內。茲將原文照錄並妄加按語如下：

『愛國學社之主人翁誰乎？愛國學社者，愛國學社之愛國學社也。』

謹按　此語初似不甚重要，實則係針對會方某來賓有「學社即教育會之一部份」一語而發，實爲開宗明義的警句，看到下文便知。

「愛國學社者，南洋公學退學諸君所創立也。壬寅冬十月十七日，諸君因公憤退學，共謀建設新學校。五日而議決，十日而功成，上海泥城橋西首之福源里，始有所謂「愛國學社」者矣。』

謹按　以上數語，雖屬簡略，但愛國學社創立經過情況，業在此中包羅一切。退學的遠因，即學校專制，壓迫自由，近因爲對郭教習不滿，贊助被革的同學；而其導線則起於一墨水瓶事態的擴大，則引起全校學員的退學，總辦的辭職。事實容另詳。

『當時社員五十五人如左：

貝季美　裘劍岑　錢伯圭　胡敦復　沈步洲　何梅士　王君宜　吳步雲　穆抒齋　裘祝三　孫孟剛　俞子夷　張季源　平海瀾　張菊臣　朱搏雲　胡漪村　郁少華　夏叔良　謝吉士　楊先籌　陶介如　王遐先　楊頌椒　楊懷谷　宋新伯　程子箴　吳叔田　魏鼎甌　殷次伊　陶仲賓　葉拜石　曹梁廈　馮伯始　史三多　張迪周　唐仲希　伍特公　施伯安　陳別公　馮松卿　孫永年　郁子青　曾覺黃　葛仲勛　項廉夫　曾劍夫　蔣文卿　穆洛如　胡沈東　王勇公　范均之　劉鋼五　張季傳　貝幼彝

此五十五人者，皆南洋公學退學生，即皆愛國學社之主人翁也。苟與乎此者，則爲其團體所放逐，則失其爲主人翁。不然者，其主人翁皆與學社相終始者也。其義務，其責任，固不容一日放棄也。故此五十五人者，爲永久之主人翁。』

謹按　此五十五人，俱係別字。貝季美先生又稱「季眉」，名壽同。胡敦復先生名炳生；沈步洲先生名聯；穆抒齋先生名湘瑤；朱搏雲先生名文鵬；曹梁廈先生名惠羣；伍特公先生名正鈞。他非本人所知，惟何梅士、平海瀾、俞子夷諸先生大名俱甚熟耳。

『迨乎今歲學界　潮相因並起，同志先後來者不下一百。學社之歷史頗繁，不能殫述。今本四月二十一日之調查，而臚記其主人翁。

永久之主人翁五十三人（較去歲少二人）

敖夢姜　蔡禹門　王楚生　毛樹伯　梁嘯庵　華明村　王鈞豪　陸冠春　陸定九　陸才甫　許修直　朱鹿卿　何伯希　何望東　何佐新　計烈公　余睡醒　毛湫泉　丁祥生　顧榆青　盧蟠丞　鍾壽夫　虞齡舫　虞賡慶　顧翔冰　王造周　胡硯鋤　朱頌安　王頌高　姚建侯　魏勁　趙挹青　毛西壁　瞿仲恭　湯文友　吳聖紱　朱行中　王寵臣　王紹基　劉祝君　胡圖新　朱興士　田逸雲　葛兆容　周靜涵　謝仁炳　胡雪齋　朱不凡　賴仰之　薛鏢萪　李筱普　俞道明　華弼丞　陳士辛　龔振公　董竹香　陶敬民　孫小平　姚孟塤　沈兆鵬　湯桂臣　巢雪軒　張覺生　黃季偉　楊秉初　王鼎臣　鄒彬如　侯駿千　朱叔源　林力山　章行嚴　陶友苔　楊希說　吳路雲　周浩吾　黃桂軍　邵仲尊　張亞鸦　章陶嚴（七十九人）

右共百三十二人，皆今日愛國學社主人翁也。學社之主人翁，皆在是矣，皆在是矣，凡我同志有願紱至學社膺此榮名者乎？吾代學社諸君祝之；吾代同志諸君賀之？[一]

謹按　當時繼南洋而起的學校風潮，計可考者，有南京陸師學堂，即章行嚴、林力山兩先生的出身學校。另尙有浙江大學、杭州陸師學堂等等。右列名單，不少知名之士。現爲南社紀念會會員者，如許修直、胡硯鋤、朱叔源諸先生等。容尙有未爲本人所知者。

「一」愛國學社之主人翁，其界說既分明若是，無庸吾更嘵嘵矣。雖然，吾微有所聞，吾代爲不平，吾妥公布

肺腑於大衆。

「四月二十八日，中國教育會開月會於張園，來賓某君演說，有「教育會立愛國學社」等語。噫，人也，何其冥頑不靈一至此耶？去歲南洋公學之破壞稍有腦筋者當能知之；愛國學社之建設，稍有腦筋者亦有能知之。諸此驚天動地空前絕後之奇劇，而不一問其演劇之主人，人縱無心，曷至於此？雖然，吾知彼必當所藉口也，吾將辨之，使彼無所置喙。」

謹按　上文如云，即係會社分立的由來。而如吳先生所謂「稍稍語侵會員」一語，或即指此，亦未可知。同時，於該刊「紀事」欄也發見此項類似紀載，茲爲印證上文起見，附錄如下：「四月二十八日，中國教育會開四月月會於張園之安塏第，會員到者約百餘。午後二時，鳴號開會，會員王君首登台，宣讀本年修改章程草案，經衆議決，畢，某君繼之，語不可辨，惟中涉愛國學社，謂學社即教育會之一部份，不通之語令人欲嘔。四時，議事畢，舉行演說，吳君稚暉歌新編上海碼頭一曲，鄒君慰丹論改革中國現時大勢。五時，鳴號散會。」所謂「學社即教育會之一部份」和「教育會立愛國學社」涵義似稍異，但均爲當時教育會月會中某來賓的演詞，則當無疑義也。

「一，教育會捐助經費也。愛國學社初成立，一時同志慨助財力者，頗不乏人，而教育會諸君尤熱心贊助，學社之得持久，吾不敢不歸功若輩。雖然，學社果教育會所立乎？如其然也，則教育會所捐助之款與他人之款有何殊異？教育會既可爲學社之主人，則凡贊成學社之成立者皆將爲其主人。何怪乎某某之姪

以「我立愛國學社」一語自驕於日本也。（某某曾允捐助洋二千元。）

『一，學社社員多兼教育會會員也。學社與教育會諸君宗旨相同，臭味相親，其樂爲會員也，固宜。然學社自學社，教育會自教育會，二者各有界限，不可混而一之也。使因學社諸君多兼爲會員，而卽以學社爲教育會所有，則教育會會員學社諸君占其多數，何獨不可以教育會爲學社所有乎？彼不知情勢者，竟昧然而出此言矣，而學社諸君固明於公理，不肯出此也。

『總而言之，愛國學社與教育會者，平等之二團體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有密切之關係。教育會贊助學社，學社亦未始不贊助教育會也。學社之成立，爲中國學界前途放一線之光明，凡我國民皆有贊助之義務；而況乎同心同德之教育會？教育會諸君並未居功，而某君肆口妄議，出此大謬不通之語，是重誣教育會也。吾知教育會諸君多明於權限，若蔡君鶴欽，若吳君稚暉，若蔣君觀雲等，更以侵人權限爲大恥，聞某君之言，其亦有以一雪此恥乎？』

謹按　「愛國學社之主人翁」全文至此完畢，除第一批名單，完全爲南洋公學退學員，當無問題外，其第二批則「據四月二十一日之調查」共爲一百卅二人，而又謂「同志先後來者不下二百，」顯係因「學社之歷史頗繁，不能殫述」而仍有缺略之處，如柳亞子、蔡冶民、陶亞雄、任味知等諸先生大名俱未列入，卽其一例。不過，說到學社歷史此文總算詳細的了。

除以上一文外，爲革命張目的文字也不少，如第二十三期錢瑞香的「論中國民族無尚武精神之原

因」陳君衍的「革命書」第二十四期「國事駭聞」欄的「王之春借外兵，殺我廣西的同胞，」「事件」欄的「爲外人之奴隸與爲滿洲政府之奴隸無別」第二十七期陳君衍的「論中國是誰之中國」第三十一期覺憾琴的「鑄自由鐘說，」以及「時局」欄的「廣西問題，」第三十二期翁筱印的「外侮篇」等等，不一而足。文字淺鮮明白，原來當時的主旨，係供給一般所謂「蒙學生」閱看的，我們只要看下面文字中幾句話就可以明白：

記童子會　陳君衍

去歲南洋公學退學諸君創設愛國學社，以來遠方志士，今歲，又設附屬蒙學，來者日衆。各教習以德行學業相勸勉，輸灌熱血，惟務在改良教育，一洗前此蠻野壓制之積習，而以自修自治爲目的。吾童子者，得廁身文明學校，而與師若友相切磨，其爲幸福何如哉！雖然，自修不可以無方法；自治不可以無規則。一人之省察不如衆人之鼓勵也；一人之究解不如衆人之講習也。力以合而易舉，智以集而愈宏。於是始於三月初八日，約同班諸人爲童子會。中國前此所未有也。設會長一員，幹事二員，用公舉法，以德優學長者充之，批定章程，期於共守。（下略）

論童子世界之緣起並辦法

（上略）我想中國之病，在乎閉塞；對病發藥，在乎交通；交通之道，厥惟報章。於是同人集議倡辦斯報，欲以世界之重擔共肩，分即定名爲童子世界，贊成諸君提議辦法，有倡旬報者，有倡禮拜報者，有倡日報

者，有以日報為期期接作，不得稍鬆，為難事者。同人爰亦倡一說曰：「此報定名曰『童子世界』，宜順童子之性情字多而期遠，一則盼切甚苦，一則長篇取厭，不如日報之按日而文短，有鼓舞而無厭倦之為得也。」贊成諸君曰：「爾曹以童子知童子，較我輩更密切，決如此可矣」。於是遂定日出一紙云。

關於「童子世界」

吉里先生：

童子世界雖然是由我借給你的，但看到你鈔錄的愛國學社主人翁的名單，卻使我惘然不勝今昔之感。

現在，有一件事得和你談一談：我自己是在愛國學社當過學生的，而且時間正在童子世界第三十二期出版的時候，但是主人翁的名單上並沒有我的姓名，難道我是冒牌的學生嗎？並且當時在「愛國」唸書的伙伴不止我一個人，還有我的姑夫蔡治民，老朋友陶亞魂和任味知，我們正是一行四眾，（蔡和陶均已去世）為什麼名單上通通沒有呢？事情是這樣的：當時愛國學社和中國教育會的情形，是在不接不離之間；經濟好像兩方面是獨立的，但有時候又互相混雜，教育會的會員在學社當教育是不拿錢的，這好像學社揩了教育會的油，所以有時候教育會也要想揩還來。揩還來用什麼方法呢？就是會員在學社當學生的，把學費繳到教育會而不繳到學社，對於學社，這名義就叫做附課生。我們一行四眾原來都是教育會的

會員，而介紹我們入「愛國」的又是教育會的會計員金松岑先生，一切交涉都由他去辦，我們本身是糊裏糊塗，一點兒都沒有參加意見。這樣，我們四個人就輕輕兒丟掉了愛國學社主人翁的資格了。不過，講實際，我們總不能不算是學社的學生吧。

我近來的精神眞正壞得可怕；腦力一些都不能用，用了就得頭痛目眩。所以，談話和寫信，能夠避免的就儘量的想法避免，顧不到人家駡我搭松香架子，寫文章和寫詩詞，當然更是應該絕對戒除的了。這一封短短的信，不瞞你講，間歇了好幾次，還害我腦痛了半個鐘頭呢。以後，是不想再寫什麼的了。

再會！　亞子　一九三六，四，一八，

上海本淳化閣帖

淳化閣帖是一部極著名的彙刻法帖，刻於宋太宗淳化三年，內容分十卷，盡係當時內府所藏歷代法書。原刻用棗木以銀錠相連接，由王著編次摹勒，用澄心堂紙及李廷珪墨拓印。當時大臣非登中書省，或入樞密院，決不能獲到賜帖的殊寵。所以極爲貴重。原搨全本在宋神宗年間，流傳已極稀少，而翻刻本便應運而起，所謂紹興國子監本、淳熙內司本、賈似道刻本、世綵堂本等，都是在南宋時翻刻的。到了明代翻本更多，在上海也居然有兩種翻本：一種是潘氏淳化閣帖，另一種是顧氏淳化閣帖。查上海縣志藝文志金石目在潘氏帖下注「潘允亮自摹刻石」；在顧氏帖下注「潘允亮家藏宋搨，顧從義摹刻。」以上兩帖現俱不易

得見，偶閱近人歐陽輔所著集古求眞，對於潘本及顧本俱有敍述，茲轉錄原文於下：

「上海潘氏本　明潘元諒用賈似道所藏本覆刻。昔人謂其筆意清遒，雅有勝趣，卷一下摹似道名印，及悅生葫蘆陽文印，十卷末耳字下，摹曲脚封字印，後有齊周密印章五字，其中仿銀錠擬紋其石久已殘缺，初拓竹紙淡墨本，亦不易得。

「上海顧氏本　明顧從義借潘氏所得賈藏本摹刻，亦稱精善，諸印文悉與潘刻相同，惟字略肥，而第五卷古法帖標目失刻帖字，末卷周印在淳化年月之上，以此爲二本之分別。顧嘗作閣帖說文，頗勝於劉次莊。顧有宋拓，已被蛀蝕，而字無損，名爲夾雪本，朱竹垞極稱之，以爲可睹銀錠未擬以前面目。乃借潘本入石，殆夾雪本後得耳。」

上說鑑別頗稱精要，其於潘帖先於顧帖，與上海縣志所記相合，但閱方景文筆記，載「上海顧研山刻閣帖，請文待詔父子摹勒，一時爭重，同邑潘氏候其成，隨購初搨鏤版，同出亂眞，研山後以家藏玉玦印之，文奇不能贋也」似顧帖又先潘帖而出了。

考潘允亮字寅叔，別號樗庵，是明左都御史潘恩的第三子，由吏部選人授詹事府錄事，歷官至南京後府都事。其長兄允哲官至湖廣提學副使，次兄允端便是開創豫園的主人，官至四川右布政使，詩書家世，累代簪纓，碑帖自有相當收藏，況其後嗣又刻六體千字文等帖，方景文所說殊不可靠。

再考顧從義字汝和，號研山，是明御醫顧定芳的次子，由上舍生選授中書舍人，官至大理寺評事。其兄

從禮官至大理寺少卿，也是一家閥閱世家。從義好文愛士，吳越間推爲風雅藪澤，家有玉泓館，多藏名書法書金石鼎彝，工書善繪事，極爲文徵明王世貞父子所重，嘗自手摹古帖，除淳化閣帖外，還摹刻柳城縣蘭亭、玉泓館蘭亭、右軍蘭馨帖及十七帖數種或者因顧氏的書畫俱極著名，而收藏的豐富，鑒識的精確，都爲世俗所稱道，不似潘氏的沒沒無聞，致啓方氏的懷疑吧！歐陽輔所說似覺最近於事實，特以未見原本及顧氏法帖釋文考異，只好留待再考了。

明褚東汀銅墓誌書後

上海古爲汪洋，舊稱澤國，陸綠漸積，地居海陬，泊乎宋而市，元而縣，明而城，啓發猶遲，歷世尚新，古初文獻，杳渺難稽，於是金石文辭，最爲考古所重。邑乘於玆雖亦首冠赤烏吳碑；然眞僞有無，昔人已謂存疑其他宋元碑版著錄數亦不鮮。但余經竭力蒐羅，僅獲元至正劉侯去思碑墨拓一通，且爲最古元碑。有明知處所而訪求結果終不可尋。至於鐘鼎彝器，向須三代秦漢，方躋鑒賞之林，無論斯時吾邑恐猶沮洳藪澤，草萊未芟，斷無文物遺存，即至宋元之際，日臻開化，然金屬器物，未嘗獲見。是故余此褚東汀銅墓誌，物雖近明代，而猶亟爲購藏，貴其罕覯，且繫鄉故，匪敢帚自珍，知難免乎爲識者笑也。

誌爲銅製，作圓鏡形，面徑漢尺七寸半弱（按連周框計算直徑一七·九公分，橫徑一八·一公分。）正書陽識鑄銳，背文都十六行，行字不等，鼻處空四格。民國初元至今福煦路陸家觀音堂左旁發塚出之。福煦

路士名今尙稱長浜路，蓋係因河築路者。長浜之與誌文所云之長浜，地望相符，實古今名耳。誌中人物稽諸縣志，除東汀本身及其祖父行外，姓名之可見者，如撰文之高洪謨，附見其父舉傳爲萬曆十年順天鄉試解元，㳺遷穀城令，有善政。東汀女夫唐仲賢，亦萬曆十年舉人，官至嚴州同知；至其子孫輩永善，萬曆間爲秦府長史，亦見選舉。士廉工詩詞，精考據，附見其族人永祚傳。又誌中所舉之實官，似卽藝術傳中之士賓，傳言因武藝著。福王嘗以伏波營游擊被徵，行字世代，二者悉皆吻合，且滬俗呼孩提某官，而長多徑以之爲名字也。惟苦別無佐證，姑置待考。由此以觀，褚族氏姓繁衍，人才表表，不愧衣冠巨姓，所居故宅，在今八仙橋西畔，隣近尙有褚家橋名地者；然遷塋時晷久易主，已極式微，第由一老嫗主之，似已不復有男子。余旋聞發塚獲物事，輾轉探訪，始以劉攄雲孝廉志濤作介，因而面嫗，乃僅得此誌於某骨董商手，其餘同時所出，云尙有佛經瓷盎等數事，則均已莫可究詰矣。卽此誌亦不爲收藏家喜，實亦世代太近，且四垂所發黝光，半遭妄人磨刮，故得幸存列架，否則亦且不脛而走，[illegible]條蹤跡，固可喜亦復可歎也。

余考釋志文既竟，因思吾鄉位處三吳閭尾，江海要衝，海舶往來，賚爲上下，西北郊外，白楊衰草，墟墓鱗次，固皆馬鬣崇封，奚啻牛眠佳壤，曾幾何時，白門締約，畫地通貿，傑構層樓，廛肆日闢，肩摩轂擊，馳道四達，遂令長眠幽藏，永安窀穸，咸有遷徙靡寧，粉骨露齒之苦。古喻世運推移，轉眼桑田滄海，苟或舉是相況，恐猶未足擬此劇變。前人記此，目爲鬼劫，誠痛乎言之也。且邑自宋元以還，不乏名家巨室，羈宦寓公，身後榮哀，經營自厚，辟邪翁仲，偶立成行，巨碣豐碑，鋪張遺徽者，近百年來概遭平毀，所謂諛墓之文，或毀匠手，或埋土壤，曾

無片言隻字挂人齒頰，留供後人憑吊者，獨褚氏此誌，形製奇特，自我作故，於金石文中石誌磚誌外，自創銅誌例，儻亦中明季嬗異不經之習者歟，然緣此而三百年後，尚有搜求故紙，探究身世，斯亦異於沒世無聞者矣。是不可謂非不幸中之幸事也。雖然黃泉播擾，白骨摧殘，余也不敏，終覺愀怛，有加嗟咨不已，初未計辭之過冗而無文也。

丙子仲春上海孫鑑子山識於高昌書舍。

同治上海縣志札記補

同治上海縣志，俞曲園總纂，於方志中頗稱名著。然踈漏訛誤，亦所不免。秦炳如（榮光）札記六卷，訂之詳矣，今讀俞志及秦札記，偶有所得，爲秦札記所未及者，聊附於其尾云。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著者自記於上海通社。

柳枝詞

同治志卷十八，人物一，第十八頁：「顧彧……所傳柳枝詞，亦非全稿矣，」按，補遺第十頁，有顧彧竹枝詞十二首。一作柳枝，一作竹枝，前後不同。

山陰人

同治志卷十八，人物一，第二十頁「王楨，其先山陰人。父逢元季避兵海上，遂於烏涇家焉。」按，山陰應

作江陰。明史作江陰，本志游寓傳亦作江陰。

若守

同治志卷十八，人物一，第二十九頁：「郁文博，官居清介，……曰予如貞婦若守重門矣。」按，「若」字應是「苦」字之訛。

自鶴下來

同治志卷十八，人物一，第四十五頁：「易贊之先，自云自鶴下來，乃吾去時。果於庭中聞鶴唳三聲而逝。」按，「自鶴」之「自」字應是「白」字之誤，或「有」字之誤。

董華亭

同治志卷二十二，藝術，第十一頁：「賈淞，字右湄。……其山水得董華亭秘（據川志補）。」按同治志曾辨明董其昌爲上海人，今似不得復稱爲「董華亭」，想係襲川志原文而未修正也。

徐熙杲

同治志卷二十二，藝術，第十二頁：「徐熙杲」據目錄，「杲」作「昶」字。

青龍雜志

同治志卷二十三，遊寓，第三頁：「梅堯臣，著有青龍雜志。」光緒青浦縣志序，作「青龍鎮志」

浦上潮

同治志卷二十三游寓，第三頁，李行中條註：「醒步時聞浦上潮。」嘉靖志「浦上潮」作「夜半潮。」

石湖漁唱

同治志卷二十三，遊寓，第四頁，陳允平條：「允平著石湖漁唱。」按，「石湖」應作「日湖。」「日湖漁唱，」見阮元四庫未收書目。

元史有傳

同治志卷二十三，遊寓，第六頁：「王逢，字原吉。江陰人。」又云：「元史有傳。」按，王逢元史無傳，明史二百八十五文苑傳戴良傳內附見。明史作「字元吉。」按以作「元吉」爲是，「元」字在明代多改作「原」，以太祖諱故也。此因襲明時舊文故作「原。」

楊維楨

同治志卷二十三，游寓，第十一頁附註云：「按，前志游寓不載楊維楨，修例謂明史著其至上海，何反略之，查明史稿「維楨，山陰人，嘗築元圃蓬台於松江之上，海內薦紳大夫，與東南材俊之士，造門納履無虛日。」並不言其至上海。豈以兩句連讀，故誤會耶？今仍不載。」按遊寓既不載楊維楨，然藝文又載楊維楨竹枝唱和集，不免前後矛盾。

南吳舊話錄

同治志卷二十七，藝文，第五頁：「南吳舊話錄，李延昰撰。」按，本志卷三十二第九頁，顧廷評家刺繡條

所引，作「南吳舊話」無「錄」字。光緒南匯縣志作「南吳話舊錄。」

節孝闡幽賡正編

同治志卷二十七，藝文，第五頁：「上海縣節孝闡幽賡正編，倪福穰輯。」按，先有旌表上海縣節孝貞烈闡幽錄四卷，徐渭仁，金樹濤同輯。倪氏賡正編即為賡正該錄而作。今只載賡正編，而未載闡幽錄，未免遺漏。賡正編係八卷，同治志失載卷數。

嘉靖志十卷

同治志卷二十七，藝文，第六頁：「上海縣志十卷，嘉靖三年知縣鄭洛書領修。」按，「十卷」應作「八卷。」嘉靖志原本不易見，今有影印本，固八卷也。

測量全義一卷

同治志卷二十七，藝文，第十一頁，崇禎曆書註：「測量全義一卷。」按，「一卷」明史藝文志作「十卷」。應依明史訂正，方與崇禎曆書總數一百二十六卷相合。

二香四六

同治志卷二十七，藝文，第十四頁：「二香四六，曹樹杏撰。未梓。」按，此疑是四六文，應入「集部。」同治志列入「子部雜家類，」似誤。

滄螺集八卷

同治志二十七卷，藝文，三十頁，游宦著述：「洽蝶集八卷，孫作撰。」按，四庫全書作六卷。今見汲古閣元四家集本栗香室叢書本皆六卷。

楊維楨竹枝唱和集

同治志二十七卷，藝文，三十頁：「竹枝唱和集，楊維楨撰。」按，同治志遊寓門不載維楨，並有附註，駁修例謂應載維楨。何以宦遊著述內又載維楨書？不免前後矛盾。

贏壯遲速

同治志卷二十八，名蹟上，第一頁，黃浦註引陸龜蒙迎潮送潮辭序：「且贏壯遲速，繫望晦盈虛也。」按，「贏」字係「羸」字之誤。「羸」字對「壯」字而言，與下文「遲」字對「速」字而言相同。又謂「繫望晦盈虛」，蓋望則壯，晦則羸，盈則速，虛則遲也。若作「贏」字，於全文不貫。同治志札記但云前志作「羸」，而未言其詳。

濡餘澤稿

同治志卷二十八，名蹟上，第一頁，黃浦引陸龜蒙迎潮送潮辭：「濡餘澤稿兮潮之恩。」按，「稿」應作「槁」。「濡」「餘」字亦疑有誤。

碑在赤烏年

同治志卷二十八，名蹟上，第二頁，王逢詩：「碑在赤烏年。」按，王逢梧溪集作「碑存赤烏年。」以作「

存」字爲是。同治志於「赤烏碑」一條附註云：「碑蓋宋時物，漶漫不可識，僅存赤烏字，遂名赤烏碑。」是逢詩所謂「存」者，是指碑文存「赤烏」二字也。若作「在」，則似確指碑爲赤烏時物矣。一字之訛，相差甚遠也。

水客

同治志二十八卷名蹟上，第二頁，赤烏碑條，成廷珪詩：「水客不知前代跡，月明涼夜漫歌詩。」按，嘉靖志卷七文志，「水客」作「木客」。

初潤

同治志二十八卷名蹟上，第二頁，赤烏碑條，唐奎詩：「河水初潤瓠子決，東吳滬瀆復漫淮。」按，嘉靖志卷七文志，「潤」作「閏」。

殿前

同治志二十八卷名蹟上，第五頁，陳朝檜條，成廷珪詩：「殿前風雨正蕭條。」按嘉靖志卷七文志，「殿前」作「殿頭」。

西村

同治志二十八卷名蹟上，第五頁，蝦子潭條，釋守仁詩：「回首西村鎖暮烟。」按嘉靖志卷七文志，「西村」作「胥村」。蓋智儼赴胥村會，胥村爲村名，非泛指方位也。

華之岑

同治志二十八卷名蹟上，第六頁，綠雲洞條，釋壽甯詩：「耶之溪兮華之岑。」按，嘉靖志卷七文志，「岑」作「嵒」。

滬城八景

同治志卷二十八，名蹟上，第七頁：「滬城八景：曰海天旭日，黃浦秋濤，華龍晚鐘，吳松烟雨，石梁夜月，野渡蒹葭，鳳樓遠眺，江皋霽雪。」註云「八景曰黃浦，曰海，曰龍華，曰吳松，曰鳳樓，皆有蹟可指。惟石梁，野渡，江皋，不知所在。」今按，石梁原註言之詳矣。野渡，江皋，原註仍未言所在。竊以爲野渡應是指蘆子渡，爲靜安八景之一。自元釋壽甯以來，題詠者甚衆。渡在蘆浦上，故曰野渡蒹葭。江皋，應是指吳松江。因境內只有此水稱江也。若靑龍江，似太遠矣。

竹露寫淸韻

同治志卷二十八，名蹟上，第十八頁，露香園註引王世貞詩：「竹露寫淸韻，荷飈來暗香。」按，「寫」似應作「瀉」。

帆檣比望

同治志卷二十八名蹟上，第二十頁，日涉園註引陳所蘊日涉園記：「中一峯，亭亭直上，小峯附之，磴道透迤可登閣。南望，則浦中帆檣比望，則民間井邑一一呈眉睫間」。按，應作「南望則浦中帆檣櫛比；北望，則

民間井邑一一呈眉睫間。」

古址

同治志二十八卷名蹟上，第三十頁，張大經訪古址詩：「古」應作「故」。

王楫登

同治志卷二十九名蹟下，第九頁，處士陸哲臬註：「王楫登作傳」按「楫」應作「揖」。

六月龍華雨度遊

同治志卷三十一，雜記二，第十八頁，陸深詩：「六月龍華雨度遊。」按，萬曆志作「六日龍華雨度遊。」以後諸志皆誤作「月」，同治志亦因襲其誤。

縶之縶下

同治志卷三十二，雜記三，第二十三頁：「負陸文裕公家奴田租，縶之縶下。」按，「縶」應作「縶」。

甚菊橈

同治志卷三十二，雜記三，第二十八頁：「司馬莊前碧玉橋，黃龍浦上甚菊橈，弱流此去知非遠，借我長竿釣巨鰲。」按「甚菊橈」不成文，「菊」字係「蘭」字之誤，草書「蘭」字與「菊」字相似。

每於此岸

同治志卷三十二，雜記三，第三十頁：「後寇舟每於此岸，或北入劉家河，南至柘林。」按，「岸」字上脫

去一字，疑是「泊」字。

彈九

同治志卷二十二，雜記三，第四十一頁：「海邑彈九。」按，「九」應作「丸。」

十餘人

同治志補遺第十三頁：「城中兵男僅一十餘人。」按，「十」字疑是「千」字之誤。

附上海縣續志札記

遂安人

續志卷九，學校上，十三頁：「孫鏘鳴，號渠田，浙江遂安人。」按，「遂安」應作「瑞安。」孫鏘鳴爲孫詒讓先人。「遂安」與「瑞安」因音近而誤也。

王玉英

續志卷二十五，列女四：「王氏，名玉英。興化朱椿年妻，涇縣長庚女。光緒三十四年，椿年歿於滬，氏即日手書訣父母，仰藥以殉。冉中以所遺飾物變價助充學堂公益，得一萬三百五十元。」按此述其父與夫之籍貫互誤。應作「涇縣朱椿年妻，興化王長庚女。」余涇縣人也，此事又爲余所親聞，故知之悉。

孫氏十家志

續志卷二十六，藝文，第三頁，子部，兵家類：「孫氏十家志辨，葛士達撰。」按，疑應作「孫子十家註辨」「孫子十家註」甚通行，若「孫氏十家志」則未聞有此書。

南匯縣分目原稿

續志卷二十六，藝文，第十三頁：「南匯縣分目原稿一卷，顧成天撰。」按，「縣」下脫「志」字。光緒南匯縣志，藝文，載此書有「志」字。

天問略等四種

續志卷二十六，藝文，第十五頁：「天問略，表度說，五緯表，圜容較義，俱明徐光啓撰。據法華鎮志補。」按，「天問略」明史作「利瑪竇撰，」無徐光啓名。四庫全書作「陽瑪諾撰。」「表度說」明史作「利瑪竇撰，」無徐光啓名，四庫全書作「熊拔三撰。」「圜容較義」明史作「利瑪竇撰，」無徐光啓名。四庫全書作「利瑪竇李之藻合撰。」未知孰是。五緯表一種，至法華鄉志已不載；蓋已歸入崇禎曆書中。同治志有崇禎曆書，此不必複出。

泰西水法

續志卷二十六，藝文，第十五頁：「泰西水法一卷，徐光啓撰。」泰西水法即農政全書中一部份。此不識爲重出？抑爲別本？

隸書

續志卷二十六，藝文，第十六頁：「量書一卷，徐光啓撰。」按，同治志藝文，載測量法義、測量異同、句股義各一卷，註云：「舊志作量書，即此。」似量書不宜重出。

梟林小史

續志卷二十六，藝文，第十七頁：「小家語，梟林小史，俱黃本銓撰。」按，小家語係小說，梟林小史則係記咸豐三年小刀會劉麗川擾亂滬城事。兩書雖合刻，然性質不同，梟林小史應入史部雜史類，續志則與小家語同入子部小說家類，似誤。

石湖漁唱

續志卷二十六，藝文，第二十一頁：「石湖漁唱，陳允平撰。」按，「石湖」應作「日湖」。續志據前志本傳補，亦即沿前志本傳誤也。

安塏地

續志卷二十七，名蹟，味蒓園條：「有廣夏曰安塏地。」又云：「安塏地尤宏敞。」按，「地」皆應作「第」。

堂構也

續志卷二十七，名蹟，第七頁，太初園條註引侯孔齡八憶詩序：「太初園森立江上，蓋始祖勝國時堂構也。」按，「堂」字爲衍文，因其右行有「堂」字而誤衍。

湘煙

續志卷二十九，雜記二第十九頁：「湘煙（僧名）駐錫朱霞殿，工山水，意在法外。善彈琴。」按，湘煙已附見於同治志「振錫」條云：「又有聖欣號湘煙。出家小武當。亦善鼓琴，兼精山水。」未知爲二人？或一人也？

躍龍鱗

續志卷三十，雜記三，第十八頁：「雨飄松節躍龍鱗。」按，上文言「雨，」下文「躍」字應作「濯」字。

體育・娛樂

「江大」及其前身

——大學校際競技組織之三十年

十多年來，主持華東區大學校際運動比賽的固定組織是江南大學體育協會；簡稱爲「江大」。在學校運動事業中，當然以大學爲最高，而華東區的各項運動成績均甚優秀，所以江大運動歷年以來是頗有威望的。江大組織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而其前身則起源於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此項組織的全部歷程，實即運動事業在中國的大學裏面發展的全史。

教會設立的學校最先提倡業餘競技；但是官立的南洋公學（今國立交通大學）亦未嘗相輸。在一九〇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清光緒三十年三月初八日），南洋、東吳、中西、聖約翰四校即有「中華大學聯合運動會」(China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Asso.) 的組織，每年按季舉行足球、網球、田徑賽的校際競技。到了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由東吳大學教授司馬德氏的發起，擴大上述之會而有「華東各大學體育聯合會」(East China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Asso., E. C. I. A. A.) 的組織，加入者爲上海的南洋、聖約翰、滬江，蘇州的東吳，杭州的之江，及南京的金陵共六校，於同年五月十五日成立。當時至爲

活躍，不獨這一個組織的按例各項比賽十分引起學校與社會的注視，並且遠東運動會的我國代表亦多自該會產生。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上海的復旦大學和南京的東南大學也加入該會，於是有「東方八大學」之目。復旦的加入，在整個運動事業上的意義，就是說明私立大學對於運動事業的注意及其進步了。

華東各大學體育聯合會歷屆各項比賽錦標得主

年份	棒球	籃球	足球	網球	田徑賽
一九一四	—	—	南洋	—	約翰
一九一五	—	—	南洋	—	約翰
一九一六	約翰	—	南洋	東吳	約翰
一九一七	—	南洋	南洋	約翰	南洋
一九一八	約翰	—	約翰	約翰	南洋
一九一九	—	約翰	南洋	約翰	南洋
一九二〇	滬江	滬江	東吳	約翰	—
一九二一	—	約翰	約翰	約翰	復旦
一九二二	南洋	約翰	約翰南洋	滬江	東吳

一九二三	南洋	約翰	復旦	東吳	東吳
一九二四	約翰	復旦	滬江	滬江	東南
一九二五	—	約翰	金陵	—	約翰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五卅慘案後，華東各大學體育聯合會解散。由南洋、光華、復旦三校的發起，另有「江南大學體育協會」的組織。江大的第一次委員會係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四月十六日舉行，但開會之前已經舉行過籃球比賽。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加入的會員有持志大學、中國公學（自參加五月田徑賽起）及暨南大學（自參加十二月越野跑起）三校；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上海大夏大學加入（自參加十二月越野跑起），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南京的中央大學也加入，本屆田徑運動會即假中大運動場舉行。這時候又成爲八個大學的運動聯合組織，足與昔日東方八大學比其盛了。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南京的金陵大學也加入，可是一方面中公則因一二八之役，校舍被燬，組織未健而退出，所以仍然是八校；這幾年間，實在是江大的黃金時代。

不意好景不常；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交通先退出；次年，大夏繼之。而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中央和金陵因爲另行組織南京市大學體育協會亦宣告退出。於是江大會員僅賸四校了。至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舉行田徑運動會後，由年會議決將江大改組爲「上海各大學體育協會」，這一年的暑假後，江大就消滅了。

江大田徑賽歷屆錦標得主

年份	男子田徑賽 田賽	男子田徑賽 徑賽	女子田徑賽
一九二六	復旦		—
一九二八	暨南		—
一九二九	暨南		—
一九三〇	暨南		—
一九三一	中央	暨南	中央
一九三三	中央	光華	中央
一九三四	中央	光華	中央
一九三五	中央	中央	—
一九三六	復旦	光華	—

在江大的時代，華東區的運動事業又已有了許多的進展；在江大的事業中亦可爲它們表現出來。其要點有二：一爲項目增加，江大的運動項目，除保持華東舊有五種外，復增加全能、越野、游泳等；二爲女子加入競賽。至於運動成績的遞進，紀錄的新造，因篇幅關係，暫不置論。

附帶述及一點，就是在江大組織以後，華東區教會大學也另有「華東四大學體育聯合會」的組織，參加者爲東吳、之江、滬江、金陵四校；但是在一九三一年以後就停頓了，所以後來金陵參加了江大。至於往年稱雄沙場的聖約翰自華東解散後，就沒有參加過固定的校際聯合運動組織。

民衆體育的先導者

——記三個體育會的創立

二十八年前，上海有三個體育會，都是提倡民衆健身的。後來學校裏的競技會聲勢日盛，有十多年的時間，運動事業似乎都是學生包辦的；直至國民政府公布國民體育法後，形勢始轉變，體育乃普及於民間。今錄此二十八年前（清宣統元年）之三體育會概況於後，以見當年民衆體育的提倡：

（一）上海華商體操會　會址在南京路高陽里第四號，操場在北浙江路會審公廨之北（靠近北火車站的地方。）借商餘之暇練習體操，以健身衛生尙武强種爲要。組織爲：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監察四人，評議二人，幹事一人，理事一人。正會長爲虞洽卿。會友額定二百四十人，每人每月繳會費一元。

（二）上海南市商業體操會　會址在南市萬聚碼頭信成銀行內，操場借用南碼頭沈縵雲氏基地。以經商餘暇，先習體操，後習兵操，擬與北市華商體操會聯絡，互相保護爲宗旨。組織爲：正副會長各一人，監察四人，評議二人，幹事四人。正會長爲沈縵雲。會友額定一百二十人，入會費四元，月費五角。

（三）上海體育會　會址在西門外斜橋姓元里四衖，操場有二，一在小南門內，一在西門斜橋。為四民無暇入學校者擇一酌中時刻學習體操學額百名，每星期一三五日晨六時至八時習操。每班三個月畢業。納費每月一元五角。

按，其時各會所提倡者，均是體操，而非競技的運動；又皆注重兵式操。兵式操原為甲午中日之戰以後所發起者，曾盛行多時，至一九一九—二〇年間（民國八年九年間）以後始止息。（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發表）

上海電影院的發展

（附）上海各電影院紀錄

電影在上海的娛樂生活中佔一位置，自一九〇三年（清光緒二十九年）始。此項新興的藝術，實能引起極多數人的愛好與欣賞，所以電影商業隨時俱進，迄今不特與中國舊劇分庭抗禮，並且有駕而過之的趨勢。上海現在有專門放映電影的劇院三十三所至三十六所之間；去年有一本電影畫報名叫電通畫報的，曾將這許多電影院的攝影標於一張上海地圖上，加一行大標題道：

「每日百萬人消納之所！」

電影的魔力跟電影院在上海市民生活中的地位，蓋可知矣。

追溯極原始的電影（幻燈片）在上海最早公映的紀錄，乃係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三日（清光緒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及十七日）顏永京氏在格致書院的映演世界集錦；但這是業餘性質的，而且僅偶一爲之，所以發生的影響並不大。到了一九〇三年，西班牙人雷瑪斯開始在上海以放映電影爲營業，才奠定電影放映事業未來發展的基礎。

這三十多年來上海電影院發展的經過，在最近出版的英文中國年鑑的電影卷裏「史的檢閱」和「電影院」兩節中才有一個簡單的敘述。現在，我們爲使事實更其清楚起見，因此有這一個較爲詳細的記載。而「上海各電影院紀錄」一部份是更能夠幫助閱者對於本市電影院的發展的體認的。

就各電影院在他們自己生命中的全體時代而論，我們可以概括上海的電影院的發展爲五個時期，即：（一）雷瑪斯稱雄時代；（二）卡爾登和與迪安的對立；（三）中央影戲公司的崛起；（四）一九二八—三二年間之澎漲；（五）聯合電影公司與聯怡公司的對峙。茲分述如後：

雷瑪斯稱雄時代

上海開始有電影院是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內的事情。發動者是西班牙人雷瑪斯。雷氏最初到滬的時候，大約是在一九〇三年（清光緒二十九年），帶了一架半舊的電影放映機與若干卷殘舊的片子，另外雇了幾個印度人拿着銅鼓和洋喇叭，每天在福州路昇平茶樓大吹大擂地鬧着。對於看客們每人收錢三十文。數年後，雷氏因大獲利潤，於是在海寧路乍浦路口建鉛皮影戲院一所，僅容二百五十座，即今之虹

口大戲院。後又在海寧路北四川路口建維多利亞影戲院，裝飾甚爲華麗，這是上海有正式電影院的第一聲。

稍後，有衛籍俄人郝思倍鑒於電影院事業有可爲，就在北四川路設愛普廬影戲院，於是就和維多利亞在營業上起了正面的衝突，當競爭中愛普廬似稍佔優勢。不過那時候上海祇有這二家正式的電影院，且每院皆祇有六七百座，所以營業都很發達。後來雷氏因財力較厚，就改變競爭的方法，另於靜安寺路建夏令配克影戲院。於是雷氏競爭的成績，乃逾越愛普廬。

又有西人林發也是最初經營電影事業的，專以各種影片租映於華人所設的遊藝場，此時乃見電影院已在上海盛行，因亦改組海甯路鳴盛梨園爲愛倫影戲院。其股東粵人鄧子羲和意大利人羅樂旋就虬江路中華大戲院原址改設上海大戲院，作爲愛倫的分院。上海大戲院的股本多出於粵商曾煥堂。

當雷瑪斯和郝思倍競爭時代中電影院中的觀衆十分之九是外國人，華人往觀者尚不多。迨至愛倫影戲院和上海大戲院開演後，中國觀衆日見增加。雷瑪斯氏競爭的標準，於是也注意及於中國人。更賴其歷年所獲的財力，先後建恩派亞、卡德、萬國三院於南中東各區。而雷氏的經理西班牙人古藤倍氏，亦建中國影戲院於梧州路，及共和影戲院於方浜橋。雷氏的勢力愈雄厚。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下旬，古藤倍氏被人暗殺，共和影戲院於是售入粵商潘澄波之手；中國影戲院則爲雷氏所收買。雷氏又恐不及兼顧，乃將該院轉租於他人。但是雷氏因獲有六個電影院

（虹口、維多利亞、夏令配克、恩派亞、卡德萬國）的營業權，依然稱雄於上海。

卡爾登和奧迪安的對立

天津有一家「中國影戲院公司」，資本很雄厚，在中國各埠開設電影院，先在天津和北京（今北平）設有電影院多所。後來看見上海電影事業極其發達，乃來滬創設卡爾登影戲院，於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二月九日啓幕。規模甚宏偉，而陳設之富麗，尤爲彼時上海所有各電影院冠。開幕之後，觀衆歸之，竟得「上海第一影戲院」的榮譽。

烟商永泰和公司總理陳伯昭鑒於電影院營業之佳，於是獨資建造奧迪安大戲院於北四川路，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十月九日啓幕。其布置之華麗，足與卡爾登相頡頏。陳氏復經營奧迪安電影公司，辦理影片配給事務，美國派拉蒙片均歸其經理，奧迪安大戲院因此復得巨片供給泉源的便利，卡爾登乃大受威脅。

卡爾登欲弱奧迪安之勢，乃於奧迪安附近，租中央大會堂，創設平安大戲院；不過，不久就失敗了。後來，卡爾登的本身也沒有多大的發展，結末歸入盧根的勢力下，而脫離了中國影戲院公司。

奧迪安公司卻有長足的發展，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設百老匯影戲院於東區，做奧迪安的連鎖戲院。同年經營三年的新光又落成於中區，勢力也不小。及至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奧迪安大戲院燬於上海事變，而新光亦漸顯其建築設備之陳舊（因爲有了南京、國泰、大光明、大上海等新電影院

做比較），百老匯更不足以談爭雄，其往日的光榮乃成爲過去了。

中央影戲公司的崛起

當中國製片事業在上海興起來的時候，映演場所，必先輪轉於雷瑪斯電影院（第一輪多在夏令配克），而雷氏挾其勢力以操縱，於是製片公司在上海出映片子的利益，不免感受影響，故大家都深思挽救之策。初擬聯合各有力之製片公司，包租雷氏各電影院；卒以租價不合未成事實。最後明星影片公司各職員會商辦法，由張石川氏提議自辦電影院。適亦舞台被百代公司購入，百代的經理張長福跟明星公司本來有很密切的關係，於是會商決定把亦舞台改做電影院，名爲「中央」。從此明星有了自己的戲院。作品的出路自然不成問題了。而其他國片公司出品也多在中央出映。彼此都是受過外力托拉斯壟斷的痛苦的，所以有了這一所國人經營的「國片之宮」，製片業乃得一轉機。

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中央大戲院成立後的一年——三月，雷瑪斯挾其二十年來在滬經營電影事業的盈餘，行將回國休老，他所辦的各電影院則擬租與他人經營，風聲既傳，張石川張長福等立起集股悉數承租夏令配克、維多利亞、恩派亞、卡德、萬國五院（祇有「虹口」未收），同時組織「中央影戲公司」管轄各院，並以原設之中央大戲院爲領銜戲院，從此雷瑪斯的勢力在滬取消，由中央影戲公司起而代之。

中央影戲公司租來的五院，除夏令配克轉租與愛普廬主人郝思倍外，餘均自行管理。維多利亞則經

改名爲「新中央」同時，又吸收中華、平安二電影院。

中央影戲公司設總辦事處於仁記路三十五號，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四月二日起正式營業，所轄的電影院計有中央、新中央、恩派亞、卡德、萬國、中華、平安七家。其目標爲「提倡國產電影」。此後，國片在滬除第一輪在中央上映外，尚可輪轉數院。

同年六月，新愛倫影戲院又讓與中央公司；但後來改歸華威貿易公司管轄。華威公司亦係明星公司巨頭所組織的。

中央影戲公司承租雷瑪斯氏五電影院，所付租金極鉅，係約定每年照一百萬元投資之利息給與之。迨至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六月，雷氏始將該五電影院及北四川路維多利亞旅館，一併售絕於中央影戲公司，取價八十萬兩。夏令配克仍由中央公司轉售出。

由於雷瑪斯勢力的自動消滅，我們還得一說向來和雷氏處在敵對地位的郝思倍。郝氏從中央公司租得夏令配克，就擁有兩個電影院的管理權。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六月，吸收孔雀東華戲院；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一月，自建東海大戲院。於是組織赫孔公司管轄各院，一時也成了一個影院業的托拉斯。不過到了這時候，這一類「中級建築」的電影院已不能有開展之機會。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九月，孔雀東華和東海，都脫離了郝氏的勢力範圍（皆一度屬於遠東游藝公司）。至於那個在第一時期中設立的愛普廬，至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拆除，其故址今爲一旅社所占據；夏令配克亦於一

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十月輟業。

中央影戲公司所屬各電影院降至近今，其建築年代已老，絕不能和現代的電影院相比，因此地位日跌；映片輪次亦退落。明星影片公司的出品，一向首輪是在中央公司領銜戲院中央大戲院上映的，後來却放棄自己劇院的首輪權，而改在新光上映了（現又移至金城）。因此在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該公司的股東大會裏，通過了停止繼續營業的重要議案；至於所轄中央、新中央、恩派亞、卡德、萬國等電影院，則分別出租與人，計算中央影戲公司自成立迄輟業，適爲十年。

五年間的澎湃

電影藝術的猛進，使影劇無敵地在上海市民的娛樂生活中佔了最高的位置。到一九二八—三二（民國十七至二十一年）年間，電影院的生長，有非常可驚的速度。單就第一流的電影院說，即有光陸、大光明、南京、新光、闗心、國泰六家。於是昔日以卡爾登、奧迪安爲口碑的時代，是成爲過去。其第二流以下的電影院，在這五年間起建者，更有十餘所之多，詳見後載「上海各電影院紀錄」。

這種澎湃，並無已時，到了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百萬金重建的大光明，和八十萬金造成的大上海，又復先後在上海租界的中心點矗立起來。上海有了這樣奢費地建築、布置和設備的電影院，市民對於電影的享受，更爲起勁了。

聯合與聯怡之並時

上海影院業強烈的競爭，重現於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的下半年，由盧根氏指揮的聯合電影公司成立後，開始展施他的托拉斯手腕，收買和建築的頭等電影院至三家之多（新大光明、國泰、卡爾登），又管轄了好多次一等的電影院。這類彗星的掃射，頓時使別個系統的影院業大受威脅。

盧根是英籍華人，向在中國各地經營影院和經理外國影片公司的出品，上海方面也有幾家電影院在他的潛勢力之下。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他和中外鉅商數人，發起組織聯合電影公司，募股額爲規銀三百萬兩。計劃以二百三十萬兩收買上海及外埠第一流電影院至少四十家的管理權；其餘七十萬兩建造攝影場，自製影片。後來，第二個計劃並沒有成功，而影院托拉斯的夢倒給他做了一回。

聯合公司的實際經營，是用一百十萬兩建新大光明影戲院，四十五萬購入國泰大戲院，又五十二萬經營其他大小戲院。共投資二百零七萬兩。

當融光大戲院開幕的那天——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二日，聯合公司正式宣布此院及國泰、卡爾登均爲其管轄下電影院之一。到新大光明落成的時候，上海、巴黎、明珠、華德等幾家中小戲院都已陸續歸該公司管轄。這是聯合公司的全盛時代。

盧根用百餘萬的資本開設這大光明影戲院，是他手段高、野心大的地方，他以大光明爲聯合公司的主將，建築和設備，力求其完善，使之居滬上第一；而座價卻低壓下來。這樣，使別的頭等戲院招架不住，便可使他完成獨霸上海電影院事業的雄心。果然光陸的營業首先大受影響，雖然跌價仍不足以抵抗，終至於

關門。當時傳聞聯合公司也預備把它廉價收買進來；但是沒有成爲事實，而「聯合」的惡運也到了。

聯合公司的資本額爲三百萬兩，但繳足的僅一百九十一萬七千兩，尙有未繳股金一百另八萬三千兩，由聯合公司股東兼董事長美人格蘭馬克所經營的國際抵押銀公司所承購，限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底繳足。此項繳足的股金不足二百萬兩，悉已投資於各電影院的不動產。而經營之際因週轉不靈的緣故，積欠頗巨。在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九月，該公司董事長被債權人七商行聯名向美按察使署呈控，并請清理該公司財產，變買各大戲院來償清債務。尤其是大光明已有四個月未付地租，計銀三萬餘兩，地產主人欲按照租契收回該地，最是聯合公司致命的危點。同時，格蘭馬克亦向美按察使署控該公司總經理盧根，責他主事未克盡職，以致對於債務無法履行，發生訴訟；并要求按署派員接收及管理大光明、卡爾登、國泰三電影院。聯合公司遭此內外夾攻的打擊，幾乎瓦解。幸而措置得宜，風潮沒有擴大。大光明則由美按署指派公證人彼得氏於九月三十日接收管理，俾於營業項下，續還舊欠；卡爾登、國泰亦經美按署接收。其他中小電影院多家在此前後均已脫離聯合公司。聯合公司所轄三大電影院中，大光明、國泰的營業狀況是甚好的，所以它雖經波險，至今依然是上海影院業中的首指；不過盧根氏的托拉斯好夢就此完結了。

當今和聯合電影公司力能對峙，並稱兩雄的，乃爲聯怡公司。聯怡的經理是何挺然，該公司初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設北京大戲院，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設南京大戲院，到一九三四年管轄

大上海大戲院後，就擁有租界中心地段兩大頭等戲院。南京又從大光明奪得米高梅巨片的專映權，一時也就炙手可熱了。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北京改建，並改名爲麗都落成，以消納南京與大上海所映各片的二輪映權。（附註：聯怡公司在一九三五年以前名南怡怡公司，又前則名怡怡公司。）

上海各電影院紀錄

次序依創設的先後排列。凡在開幕時係屬映第一輪影片之劇院，均註明其開幕日獻映之片名；其未查明者暫缺。

虹口（Hongkew） 這是上海第一家電影院，位於海寧路乍浦路口。西班牙人雷瑪斯（A. Ramos）設。一九〇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開幕，第一次開映的片子是「龍巢」（The Dragon Nest）

維多利亞（Victoria） 在北四川路海寧路口。雷瑪斯繼虹口影戲院設。座容七五〇人。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三月，改隸中央影戲公司，並經改名爲「新中央」。

愛普廬（Apollo） 在北四川路（海寧路北）。郝思倍氏（S. G. Hertzberg）於一九一〇年（清宣統二年）創設。至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底停閉。

愛倫（Helen）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十二月，西人林發（A. Runjahn）就海寧路北江西路口鳴盛梨園改組後改名「新愛倫」。一二八戰事後廢。

夏令配克（Embassy, Formerly Olympic） 在靜安寺路（卡德路東）雷瑪斯設，於一九一四年

（民國三年）開幕。在中央大戲院開設之前，國片十之九在該院首映。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三月，改隸中央影戲公司，復經轉租與愛普廬主人郝思倍。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首先裝置聲片放映機，一時營業極盛。但是建築年代已過老，不足與新電影院競爭，卒於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八日以後停業。其末次放映之片爲「孤軍魂」。

共和　在民國路方浜橋。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古藤倍(B. Goldenberg)建。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租與粤商潘澄波（潘崇德堂）。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失火焚燬。但是在同一年又重造起來了。

上海(Isis)　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口。粤商曾煥堂經營。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五月十七日開幕。一二八之役燬於兵火；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重建，十一月五日啓幕。

卡德(Carter)　在卡德路（靜安寺路北）。

恩派亞(Empire)　在霞飛路麥高包祿路口。

萬國(China)　在中虹橋，以上三院均爲雷瑪斯設。後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租與中央影戲公司，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售與中央影戲公司。

卡爾登(Carlton　在派克路（靜安寺路北）。天津中國影戲院公司設。建築陳飾，執當日電影院界之牛耳。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二月九日以名片「盧宮秘史」(The Prisoner of Zenda)啓幕。

現屬聯合影片公司。

申江(Athena) 在北海路雲南路口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二月十六日開幕。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三月合併於亦舞台，改演京劇。

中央(Palace)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就申江亦舞台改組開幕，是明星影片公司的戲院，兼映其他國片公司出品。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起屬中央影片公司，爲該公司的首輪戲院。

奥迪安(Odeon) 位於北四川路宜樂里舊址，煙商永泰和公司總經理陳伯昭獨資創設。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十月九日下午九時十五分以曼麗畢克馥「劍底鴛鴦」(Mary Pickford in "Dorothy Vernon of Haddon Hall")啓幕。該院布置之華麗，足與卡爾登相頡頏；選片則多爲派拉蒙巨製，成爲當日卡爾登的唯一勁敵。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秋，又與哥倫比亞締專映權約。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戰事中，全院中彈炸燬。

世界(Universal) 在寶興路青雲路口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二月十三日開幕。燬於一二八之役，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重建，同年十月六日啓幕。

新中央(Victoria) 見維多利亞條。

東華(Palais Oriental) 在霞飛路（華龍路西）。丁潤庠氏經營。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五月

二十九日開幕至次年一月一日，該院租與孔雀電影公司，改名「孔雀東華。」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一月五日主人再次改易院名換爲「巴黎。」

百星(Pantheon)　係就福生路儉德儲蓄會（今中華儉德會）裏的演講廳改建，三陽公司經營。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十月九日開幕。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一日改名「明珠」。

北京(Peking)　在北京路貴州路口怡怡有限公司設。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開幕起初專映二輪以下的外片。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八月三十日刷新後，放映聯華影業公司第次出品「故都春夢，」這張片子是國片復興的第一聲，大受觀衆歡迎，北京大戲院因亦著盛名。以後聯華出品在滬的第一輪映權，十之八九歸北京，直至金城大戲院落成後此種專權，乃被奪去。而北京亦於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十月拆去重建，改名「麗都。」

光陸(Capitol)　在博物院路蘇州路口光陸大廈主人斯文洋行設。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九時十五分以愛溫麥斯鳩肯「採花浪蝶」(Ivan Mosjukine in "Casanova", an Ufa Picture)啓幕，起初專映歐洲影片，營業不利。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六月，遠東遊藝公司將該院購下，裝置西電公司有聲映片機，並專映派拉蒙有聲對白片，生意之佳，爲光陸全盛時代。隨後轉租與英人華生經營，並兼租蘭心大戲院。自國泰、新大光明相繼落成，光陸營業頓受打擊，加以聯合影片公司出重價將派拉蒙上乘影片購去，光陸不能支持，至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宣告破產。不

久，閩心主人反而收縮光陸，作爲閩心之分院，於是在同年十二月七日重行開幕，以映歐洲片爲主體。後來閩心輟演電影，光陸乃改映二輪以下美片。

大光明(Grand) 在靜安寺路(派克路西)，即卡爾登舞場舊址。中美合資組織，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六月在美國台力威州(State of Delaware)註冊，同年十二月造成，二十三日下午九時十五分以寰球鉅片「笑聲鴛影」("The Man who Laughs," an Universal Picture)啓幕。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十一月起輟業，由盧根取得地產租借權，投資百萬金拆舊建新，蔚爲上海空前完美的電影院。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下午九時十五分以米高梅超優作「熱血雄心」(M-G-M Super Special Production: "Hell Below")啓繡幃。

東海(Eastern) 在東熙華德路茂海路口。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一月三十日開幕。

東南 在民國路舟山路口。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二月十日開幕。

好來塢(Hollywood) 在海寧路乍浦路口。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二月開幕，未幾即停。

長江 在茂海路平涼路口。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九月七日開幕。

巴黎(Paris) 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一月五日就孔雀東華影戲院改置。初創設時，値國外有聲片輸入始盛期，各大電影院都改裝聲片放映機，巴黎獨未裝聲機，而取得卡爾登影戲院讓與的預訂之默片首映權，所以在那時候也具一特點。不過後來外片已不復製造無聲的了，巴黎也裝起有聲機來；而地

位則不能與初創設時相比了

蓬萊(Boon Lay)　在蓬萊市場。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一月十八日開幕。

山西　在北山西路（海甯路北）。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一月二十九日開幕。

光華　在孟納拉路成都路口。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一月三十日開幕。次年二月，該戲院之管理權爲聯華影業公司所獲得。

黃金(Crystal Palace)　在敏體尼蔭路法大馬路口。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二月三十日開幕。現在改演京劇

南京(Nanking)　位於愛多亞路敏(體尼蔭路西)，南怡怡公司經營。建築設備，壓倒卡爾登、奧迪安而與光陸抗衡。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九時正以寶球聲片「百老匯」("Broadway," An Universal's 100% Talking, Singing, Dancing Melodrama)啓幕。該院獲有福斯及雷電華片專映權；但自大上海建成後，此種專權被奪去，乃改映聯美及第一國家片。旋於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獲得米高梅片專映權。

國民(People's)　在海寧路乍浦路口。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七月開幕。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七月歸英商高品洋行接辦，改名「威利」。

百老匯(Broadway)　在匯山路（百老匯路北）。奧迪安影戲院在公共租界東區設立的連鎖戲院。

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開幕。

明星（Star） 在派克路青島路口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開幕。

新華 在亞爾培路中央運動場內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開幕未幾卽停。

新光（Strand） 在寧波路廣西路口與迪安電影公司在公共租界中區經營的偉大戲院建築參照西班牙及意大利中世紀式。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時正以麥唐納「璣琪仙子」（Jeanette Mac Donald in "Let's Go Native" with Jack Oakie, a Paramount Picture）啓幕。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秋季起取得明星影片公司鉅片首映權現在改演京劇、申曲等。

福安 在小東門外，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一月一日開幕。

威利（Willie's） 見國民條。

明珠（Pearls） 見百星條。

蘭心（Lyceum） 在蒲石路邁而西愛路口。它本來是上海西人業餘劇團上演的戲院，創立遠在一八六七年（清同治六年）。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二月，在蒲石路重建新屋落成。同年十二月八日起兼映電影。是日下午三時正，以凱弗蘭茜絲「女兒經」（Kay Francis in "Girls about Town," a Paramount Picture）啓幕映派拉蒙及哥倫比亞片。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八日起，與光陸合作，同映派拉蒙片到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纔分手。此後為英片經營公司所包

租，於同年九月一日起專映歐洲出品。

國泰(Cathay)　在霞飛路邁而西愛路口。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一日以瑙瑪希拉「靈肉之門」(Norma Shearer in "Free Soul" with Lionel Barrymore, M-G-M Picture)啓幕。布置富麗堂皇，專映米高梅名作。新大光明開幕後，米高梅片權轉移，乃改映華納及可倫比亞片，旋爲聯合影片公司所吸收。

西海(Western)　在新閘路池浜橋。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九日開幕。

融光(Ritz)　在海寧路（乍浦路西）。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二日開幕。

榮金(Venus)　在康悌路（藍維藹路西）。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開幕。

華德(Ward)　在熙華德路。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一月開幕。

大上海(Metropol)　在虞洽卿路南京路之北。建築壯麗，與大光明媲美。是融融股份公司創辦的，由李迪雲氏主持一切。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下午九時十五分以麗琳哈慧「女性的追逐」(Lilian Harvey & Lew Ayres in "My Weakness")啓幕。該院創辦時，以巨額現金的存貯，從南京大戲院奪得福斯、雷電華兩公司出片的上海首映權，使南京幾岌岌可危。但至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一日，該院竟歸南怡怡公司接收經管，隸於南京之同一管轄者下。這個消息傳出時，是被稱爲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本埠影業下半年開始時最驚人的事件。

金城(Lyric) 在北京路貴州路口，和北京（今麗都）大戲院相對。柳中浩氏經營。以映國片爲主體，與聯華影業公司締專映約。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二月一日下午二時以阮玲玉「人生」啓幕。同年九月，又取得藝華影業公司出品首映權。接着，明星天一兩公司的上海首映權亦均屬金城。

麗都(Rialto) 就北京大戲院舊址改建。南怡怡有限公司經營。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三日開幕。

月光(Moonlight) 在白爾路（西門路北）。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四日開幕，未幾即輟業。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五日重行開幕，改名「亞蒙」。

除了上述的各個電影院之外，還有兩所已經造好了的電影院，但是迄今已有四五年，却未曾開幕；它們的建築也都很華麗，可是在這幾年中，既無人過問，時被風雨所侵，門面已損毀得不成樣子了。這就是普慶和民安。它們不幸的遭遇是如下：

普慶(Cosmopolitan) 在熙華德路華記路口。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永明影戲公司創辦，聘任鴻達(C. H. Gouda)工程師打樣。設備完美。冷熱氣管都有，幷裝置西電公司聲機，預備專映歐美名貴出品。次年秋，工程完竣，不幸在這時院主和作頭涉訟，雙方均有實力，彼此都不肯讓步，普慶乃一再延擱，迄未開幕。［在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八日，筆者曾去觀察，見該院外表已損壞很多。門面的一部份已改做了洋貨店，恐怕這個戲院終於要沒用了吧。］

民安(Arhambra)　在白老匯路底，面對茂海路。有座位一千二百個，建築頗佳，興工至今已有六年，完工至今亦已四年，椅子電燈都已配齊。該院初係倪氏協隆公司所建，旋售廣東人陳某，陳挾之以投入盧根所辦的聯合公司，欲與大光明、國泰、卡爾登、融光、上海合而爲連鎖電影院。不料尚未開幕，聯合公司發生了訟事，自身幾乎崩裂，也就管不到民安了。該院的名稱改換了多次，初名威星，旋改珠光，又改平安，迨屬於聯合公司時，始改今名。就改名「民安」一點看，可知盧根是很重視它的；無奈因爲力量顧不及，也祇得讓它去荒廢着了。

露天電影場

在固定的電影院之外，到了夏季還有一種臨時的露天電影場，那大都是借用涼敞的花園或大廈的屋頂，在每年的六月至八月期中的夜間繼續映演影片事業。它吸收觀衆的特點是兼娛樂消暑而爲一；但是逢到雨天不能舉行，以及光線的不適宜也是它的缺點。上海最早的露天電影院，是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的消夏電影場，其後大華露天影戲園和花園電影場等都很有名。但是上海的露天電影場營業都不甚利，是和北平不同的。

消夏電影場　在靶子路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始設。是獨立的露天映畫場。

聖喬治露天影戲院(St. Georges Open Air Cinema)　在靜安寺路底聖喬治飯店內。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始設。是愛普廬的夏季分院。

大華露天影戲園(Majestic Lawn Cinema)　在戈登路大華飯店內意大利花園內。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始設。一九二五至二六年（民國十四至十五年）是上海大戲院的夏季分院，一九二七至二八年（民國十六至十七年）是夏令配克的夏季分院，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是光陸的夏季分院，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秋，大華飯店拆除，以後就沒有這個露天影戲場了。

雨園露天影戲場　在北四川路江灣路口，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始設。

凡爾登露天影戲院(Verdun)　在霞飛路法國拍毬總會（俗稱法商新毬場）的草地上。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始設。

逸園夏令影戲場　在亞爾培路逸園內。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始設，是奧迪安的夏季分院。

花園電影院(Lawn Cinema)　在霞飛路法國拍毬總會的草地上。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始設。一九三二年至三三年（民國二十一至二十二年）是光陸的夏季分院。

巴黎花園露天電影場　在兆豐公園對面。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始設。

大華屋頂花園露天電影院　在愛多亞路馬霍路口。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始設，是新光的夏季分院。

跑馬場影戲院(Race Course Cinema)　在馬霍路跑馬廳內。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始設。

滄洲飯店花園影戲場(Burlington Hotel Lawn Cinema)　在靜安寺路滄洲飯店內。一九三五年

（民國二十四年）始設。

電影院的建築和設備

電影院的場所，是一種專門的建築，並且不同於舞台。但是起初的上海電影院，往往把舊的舞台修改一下，裝上映片機和銀幕，便算是一家電影院了；即使有完全新建築的，無論外表與內部，亦復簡陋之至。維多利亞、愛普廬、夏令配克幾家才算略具規模，卡爾登、奧迪安才比較的考究起來。

誠如高元氏所說：「影迷們不僅是要求選映質地頂好的片子，並且需要這些片子是在一所安適而完善的電影院裏放映。」所以電影院建築和設備的向上，乃是勢所必然的事實。大抵一個理想的電影院，在建築和設備上，對於外觀的華麗，座位的舒適，映機的完善，安全的布置，都得顧慮周到。及至聲片盛行了起來，又得注意發音的清楚。在近幾年中，因爲大量投資於經營電影院事業者多，所以這種理想的電影院在上海也數見不鮮了。現在我們把南京大戲院、大光明大戲院和大上海大戲院的建築與設備的特點，寫在下邊，作爲舉例；在這裏面亦可觀察上海的「都會文化」。

（一）南京大戲院

南京大戲院在愛多亞路敏體尼蔭路西，地點是很適中的。建築採用雷納桑古式，外表極高尙美藝之致。串堂大部用大理石和人造石；樓上下各有休息廳，足容千人。

場中地板，是採用一種混合物質製成，視之似堅，踏之則軟，走在上面，絕無聲息；這樣，在放映有聲片時，

觀客遲到入內時，可以不礙及發音。並且因爲欲使影場宜於音浪的遍及，事前特將建築圖樣請美國西電公司修改，使一牆一柱，都合於有聲片音浪。

對於場中空氣的澄淸，特設備「空氣調變機」。這機器可以洗滌空氣，使空氣中無濁質。並且可用以支配溫度至任何程度，所以場中能夠冬煖夏涼。

在南京開幕之前一月，美國紐約日報的上海通訊裏，曾有對於它的記載，而稱它爲亞洲的「洛克賽」呢。

按，洛克賽（Roxy）是美國設備最完美的戲院。

（二）大光明大戲院

百萬金造成的大光明，自然是後來居上。它的特點，在裝飾方面是：（甲）全部建築採用現代的立體式，別具風格。門面大部份用大理石鑲嵌而成，益形華貴，計值二十萬元，色調有淺綠、淡金、鵝黃；欄楯則悉以鋁製。（乙）內部設噴水泉三座，水花能幻五色，綺麗奪目，價值十餘萬元。（丙）門首光柱，高矗雲霄，燈火通明時，遙在數里外望見之。在設備方面有：（甲）冷氣間以三十萬元造成，由世界著名的甘利亞冷氣公司承辦，每分鐘用水三五〇介侖，每天可出冰四十四萬鎊；冷氣可自由支配，使室內溫度適中。（乙）有聲電影放映機，是ＲＣＡ最新實音式，代價廿五萬元，發音純粹，絕無雜聲。（丙）座位約二千，一律柔軟舒適，排列審慎，務求視線集中，聲浪普及。

(三)大上海大戲院

大上海大戲院的建築和設備，差不多足與大光明對抗。它的建築，也是採用立體式，外牆用黑色玻璃爲之，現出整潔靜穆的美感，門前間以淺藍色玻璃柱八株，雄偉瑰麗，益增姿態，夜間光芒四射，成一特殊景緻。內部地板悉用橡皮鋪成，履之無聲。座位一千六百餘，都用彈簧座墊花綢座套，四壁鑲以不燃正音紙版，上有細孔能收音浪，所以銀幕上所發的對白歌唱，雖全院最偏的座位，也能夠聽得很淸晰的。發音機採用亞爾西愛巨型實音機，映片機由孔雀影片公司承裝最新式的拍拉斯映片機，光線充足而發音淸晰。

大上海的建築及設備各項費用，傳聞是如下數：

建築費	二十萬元
冷氣設備	五萬元
暖氣設備	一萬八千元
映片機	一萬三千元
發音機	二萬元
椅座	一萬七千元
開辦費	八萬元

發音機的裝置

有聲電影的製作，在美國是開始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兩年之後，大告成功。在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以前，上海的電影院裏並沒有發音機的裝置；自從國外有聲影片告了成功之後，它們爲了要放映有聲片，也就開始裝置發音機了。

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一月七日，法蘭西皇后號郵船到達上海港，攜來了一位美國的電氣工程師高樂仕（Mr. J. P. Koehler）他隨身帶了一套亞爾西愛福托風公司(R. C. A. Photophone Company）的發音機。這第一套到遠東來的發音機是裝在夏令配克影戲院裏；從二月九日起夏令配克就開始放映有聲片了。第一次開映的片子是「飛行將軍」（"Captain Swagger," Synchronized with Music.）。

夏令配克獨家裝了聲片機，在上海電影院界中稱雄了半年。到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的下半年，上海各個高等電影院統統趕裝發音機，放映有聲片了；雖然在當時購置發音機的代價是非常大的。這幾家高等電影院初次放映有聲電影的日期和所採用的片子，是：

大光明　一九二九年九月三日開始。所映的片子是華納公司維太風「可歌可泣」（Al Jolson in "The Singing Fool"），同時加映福司慕維通新聞片「蔣介石主席演說」。

光陸　一九二九年九月七日開始所映的片子是維太風「舞女血案」（The Canary Murder Case）。

卡爾登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三日開始所映的片子是聯美公司出品「水落石出」(Alibi)。

奧迪安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開始所映的片子是拍拉蒙公司出品「愛國男兒」(The Patr-iot)。

此後，因有聲影片製作的發達，上海的中小電影院也一律添裝有聲機了。至於新造的電影院，自然更不消說得有聲機是設備上必需之物。在一九三〇年，上海華威貿易公司自己製造發音機，定名為「四達通」，雖非甚佳，却亦不劣，價格則較外貨低廉數倍；這對於中小電影院的要求發音設備有很大的幫助。

上海各電影院所裝的美國製的有聲機，共分兩種：一種是西電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的出品，裝用者為光陸、蘭心、卡爾登、南京、麗都、新光、中央及明星；一種是亞爾西愛公司(R.C.A.Co.)的出品，裝用者為大光明、大上海、金城等。蘭心所裝的是西電公司新出的廣波機，此種機械在全中國電影院中裝用者現僅二家，大光明及大上海所裝的是亞爾西愛公司新出的巨型實音機；其中尤以大光明所裝者耗費最鉅。

有聲電影在上海最初兩次的試映

上海電影院之常置聲片放映機，開映片邊發音有聲對白影片的，第一家是夏令配克影戲院，我們早就講過了。但是在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二月夏令配克裝置福托風有聲設備之前，上海已經有過

兩次片邊發音有聲影片的試映了。第一次尙早在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十二月，是爲片邊發音有聲影片傳入上海之始；第二次在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十一月。

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上海百星大戲院從美國運到特福萊（De·Forest）有聲短片若干種，十六日，非公開的映演於新中央大戲院，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公開的在百星大戲院放映。秩序如下：

（一）司密克三弦琴獨奏(Roy Smeck in Bonjo Solo)

（二）音樂舞(Cielito Lindo)

（三）合奏名曲「我將奈何」(Paul Specht and his Hotel Alamac Orchestra "What'll I do")

（四）美總統柯立芝在白宮演說(President Coolidge's Speech taken on the White House Grounds)

（五）包婉兒女士球舞(Tbe Bubble)

（六）包婉兒女士埃及舞(Egyptian Dance)

（七）黎亞妮女士曲萊維亞名曲(Traviate, sung by Eva Leoni)

（八）海娜女士音樂班合奏(Helen Lewis and Her Girls)

（九）羅森梵亞林獨奏(Melody by Dawes, Played by Max Rosen)

（十）朋黎樂隊合奏名曲(Ben Bernie and his Hotel Roseveh Orchestra)

（十一）沃斯加及麥娜女士合演莎翁名劇(Harliquin Serenade Dance, by Mr. Odscard and Miss Marley)

（十二）埃迪康托喜劇(A Few Moments with Eddie Cantor, Star of "Kid Boots")

（十三）爵士舞曲(Raggedy Ann, Played by Roger Wolfe Symphonic Jazz Orchestra)

（十四）白萊睨女士匈牙利舞曲(Second Hungarian Rhapsody (Liszt) by the Mark Strand Ballet)

（十五）西班牙歌曲(Conchita Celebrated Spanish Cancioneitsta)

（十六）西班牙鬪牛舞("Furruca Bull Fighting Dance")

（十七）黎麥及瑪麗德女士探戈舞(De Lima and Marieta in Tango Argentino)

公映時，美國技師對於片邊發音的原理，盡力辨釋，并將映機、影片、擴音器等公開，任便觀衆參觀。祛除他們以爲是留聲機器發音的疑惑，歐美僑滬科學界及工程師等組織的西人科學研究會，特於二十二日下午七時半召集全體會員，在百星大戲院開會研究特福萊博士這種新的發明。

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十一月，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西幹事饒伯森博士(Dr. C. H. Robertson)剛從美國回來，他帶了一副特福萊有聲電影機，因於是月十一日在殉道堂試片（殉道堂就是上海青年會四川路會所的禮堂）。映演的情形，有沈浙聲君爲之記，今錄於下：

『首先開映的是四位音樂家合彈着曼特琳，同時在幕後發出了曼特琳的樂聲。其次是美國共和黨開年會時全體唱着故國吟，而慷慨激昂的歌聲也同時隨之而出。還有一位美國的歌女歌曲，一位舞女跳舞伴着樂隊，抑揚宛轉各如其調。並有特福萊爲饒柏森博士所收的演講片，宛如饒博士親自登台。

『饒博士同時預備一副幻燈機，把有聲電影機的各部放大起來，並且把特福萊廠中的內部情形一片一片的映着。

『最後則開映長島旅行記。火車由遠而近，機聲輪聲亦隨之而起。到了長島，長島的鄉郵風味一一映入童子軋牛乳聲、雞聲、鴨聲、牛鳴聲、犬吠聲，還有一個小孩子被窗外的一頭花狗叫醒了，揉着眼睛哭啊，眞太妙了！』

* * * *

以上所說的有聲電影，均屬片邊發音即現在通行的聲片的一系。至於蠟盤發音與電影配合，在一八九四年（淸光緒二十年）美國大發明家安迪生(T. Edison)就在研究，製造一種卡尼托風(Kinetophone)了。這種蠟盤發音的聲片，遠在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就運到上海，在維多利亞影戲院公映過一次，座價售至銀二元。當時安迪生是被寫做「伊地臣」呢。

百星大戲院放映特福萊有聲電影時所登的廣告

PANTHEON THEATER

West end of Range Road, near N Honan Road

To-day at 3.00, 5.30 and 9.15 p.m.

The management of this theater gladly announce that, through considerable expense, we have secured the right of first screening in Shanghai

De Forest PHONOFILM

The latest invention from America

PROGRAM

(1) Roy Smeck in Banjo Solo
(2) [illegible] Lodo
(3) Paul Specht and his Hotel Alamac Orchestra "What'll I do"
(4) President Coolidge's Speech, taken on the White House Grounds
(5) The Bubble
(6) Egyptian Dance
(7) Traviate, sung by Eva Leoni
(8) Helen Lewis and Her Girls
(9) Melody, by Dawes, Played by Max Rosen
(10) Ben Bernie and his Hotel Roosevelt Orchestra
(11) Harlequin Serenade Dance by Mr Oscard and Miss Marley
(12) A Few Moments with Eddie Cantor Star of "Kid Boots"
(13) Raggedy Ann, Played by Roger Wolfe Symphonic Jazz Orchestra under Direction of Arthur Lange
(14) Second Hungarian Rhapsody (Liszt) by the Mark Strand Ballet
(15) Conchita Celebrated Spanish Candeleerista
(16) "Furruca" Bull Fighting Dance
(17) De Lima and Mareta in Tango Argentino

Book your seats early!

Matinee: **80 cts. $1.20** Evening: **$1.00 $1.60**

Motor cars can be parked along the road without Chinese license.

Dec. 21 1926, Ch. P.

國片之宮

距今十四年前，中國電影製片業開始興盛起來。上海爲全國繁華之首區，製片復多在上海進行，當然各片均在上海作第一輪公映；但是這時候雖有國人自製的影片，尚乏自營的大電影院，製片廠與映畫館，原如血脈運行，有不能切斷之密接關係，可是此時的中國製片家固尚無意且無力於此。於是所有出品不得不仰仗於並無密接關係的電影院承映，而在當時，夏令配克影戲院確一時成爲了國片首輪公映的場所。

夏令配克在去年才停止了營業，可是靜安寺路（卡德路東首）的老屋上端的圓心中鐫着「一九一四」的字樣，還和下面冷清清的門庭一齊保存着，告訴牠的歷史是有這麼長久了。牠是舊上海影院大王西班牙人雷瑪斯（A. Ramos）創設的，有座位一千。在一九二二至二四年（民國十一至十三年）我國製片事業初興起來而尚未有自立的影戲院時，雷瑪斯就專門承包佳片在夏令配克放映，條件未免苛刻，而我國製片家亦以祇有此路可走而聽從之，確使雷瑪斯發了不少的財。那時候上海影戲公司出品「海誓」新亞影片公司出品「紅粉骷髏」以及商務印書館影片製造部的多量出品，明星影片公司的初期出品，都在夏令配克作處女映。這情形必有許多老牌影迷可以回憶得來的。

明星影片公司的基礎逐日穩固起來了，她就首先覺得有自設映畫館之必要，否則片子的出路悉爲

映片商所操縱了。於是在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春收買北海路雲南路口申江亦舞台，改建爲中央大戲院設座凡一千一百七十七作爲自己出品的基本地盤。但是別的公司出品被接洽來在中央放映的亦很多，上海、國光、百合、中華、神州、長城、民新等公司，所有名作咸薈集於中央，中央與是取了夏令配克的地位，成爲新興的國片之宮了。

「夏正四月朔後一日，就是上海多添一家影戲院底一天。上海影戲院也不少，再添有何必要？有，有，上海的影戲院太不替中國人打算，我們不願意給外人操縱電影事業太過，所以認爲確有添設的必要。」這是中央大戲院開幕的宣言，說明了牠的目的和所負的使命。夏正四月朔後一日，即公歷四月二十四日中央大戲院在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至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春夏間，確然是宣揚了牠的使命。其間亦有故在。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五卅慘案爆發，國人對於外片的興味也冷淡起來，同時國片產量陡形增加，故中央雖每星期內換片兩次，在一年之間，竟連續不斷的有各公司自製之片供給。

可惜的是，自製影片漸趨粗濫之途，打武神怪活躍於影壇，而減了牠前途的光明。中央大戲院因可入選的國片減少，其管轄機關——中央影片公司乃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七月下旬決定一個營業方針，即川歐美影片加入放映。外片是時既又十分活躍，而國片則入中衰之途了。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國片有了復興的趨勢。此時各大公司出品的放映地點，卻是分而不

合的。聯華影業公司的片子大多包與北京大戲院放映，天一影片公司的片子大多包給卡爾登放映，明星影片公司的片子則包給新光大戲院放映。因爲新光的地位比中央高，賣得起價錢，而中央則退列映自己公司的二輪片的電影院了（卽映新光映過之明星片）。

首都世界大戲院經理柳中浩氏，經營電影院頗有方略。在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冬，他展拓長才到上海來，在北京路貴州路口北京大戲院的對過，租定地基，斥資十萬零二千五百元，聘華蓋公司建築師趙深製樣，建造新式電影院一所，內有一、七八六坐，錫名曰金城（Lyric），次年二月一日開幕。三日起正式營業。開幕之初，先從北京奪得聯華出品專映權，其年秋冬，又獲得新興兩公司——藝華及電通出品的特約；迨至今年十一月，復從新光奪得明星出品首映權；天一製片今亦在金城放映。這不滿兩足歲的新生電影院，氣燄已自不可一世了。外片在華，現在勢力固甚雄厚；可是像金城這樣的爲國片出路努力服務，如以眞正的合作精神，加以持久勉勵，其收效必定是曾意想不到的了。

勉矣！國片之宮！（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發表）

上海與廣播事業

中國八十九座電台・上海居其半數

一九二二年始立基礎・進展極迅速

在中國的八十九座廣播無線電台之中，上海獨占了四十一座，而廣播無線電在中國是由一個美國人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創始的。這些事實是在實業部國際貿易局近來出版的一本中國經濟月刊裏有正式的敍記。

它說在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一位具有企業心的美國人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無線電公司，造起一座五十瓦特的電台，開始播音，這就造成了廣播事業在中國的起始。但因經營失敗，此電台不久即停閉。隨後另一廣播無線電台在上海開幕，也是一個美國人的店，該店乃售賣收音機械與其附件的，但是約經六個月之後，這電台也停止了。在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開洛公司在上海設了一個分行，售電話及收音機等物，同時建造一座一百瓦特的電台開始播音。約在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時，國人自辦之電台始繼續建立，當時新新公司辦了一座五十瓦特的廣播電台，以放送行市報告、時事報告及中國音樂。

同年，無線電在天津和北平開始。交通部天津無線電報局在一座長波放送機廣播。北平電話局亦建一座廣播電台，電力僅二〇〇瓦特，後來增至三〇〇瓦特。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浙江設一座電台，用以傳播政府命令及重要消息至本省之各縣，電力初爲二五〇瓦特，後遞增至二、〇〇〇瓦特。中央廣播電台係於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造於南京中央黨部內，電力爲五〇〇瓦特，後來遷至江東門外，電力增至七五、〇〇〇瓦特，現爲中國最大之廣播電台。

繼續在內地建設，於是各處均有廣播電台，如雲南之昆明，電力六、九三七瓦特；湖北之漢口，五〇〇

瓦特，廣西之南寧，四川之重慶，福建之福州，廣東之廣州，每台的電力都是一、〇〇〇瓦特；江西之南昌，山東之濟南，河北之北平，都是五〇〇瓦特。還有許多別的廣播無線電台從七·五至三〇〇瓦特。在中國的八十九座廣播電台之中，無慮四十一台設在上海，十三台在江蘇之其他部份，十台在河北，九台在浙江，四台在山東，廣東及安徽各有二台，江西、湖北、河南、四川、山西、雲南、廣西及福建各有一台。各台電力之總量爲一〇四、六七三瓦特，其間江蘇佔最大部份，爲七五、九九二瓦特；次之爲雲南六、九七三瓦特；再次之爲上海六、一八〇瓦特；湖北五、〇〇〇瓦特；浙江二、四八五瓦特；廣東二、〇〇〇瓦特；河北一、五九〇瓦特；廣西五〇〇瓦特；河南二〇〇瓦特；山西五〇瓦特；安徽四五瓦特。

在政治中心之電台，如南京、昆明、漢口、杭州、重慶、南寧、廣州、福州、南昌、濟南、北平、鎮江、太原，或爲國有，或爲省政府所辦理，它們的主要效用是廣播政府命令及意旨。在商業中心之電台，如寧波、天津、青島、無錫、嘉興、蘇州、蕪湖及其他，皆是私有，大部分爲商業性質的。

除了交通部及市政府所辦電台之外，所有的上海的廣播無線電台都是私有的，其主要之目的在於廣告與娛樂。福音及佛音二台則爲宣傳宗教而設。

因爲本地的廣播電台堅定的進步而收音設備亦堅定的增加，據上海國際電訊局之統計，在該局註冊之收音機已超過六三、〇〇〇具。但有許多具在兩租界內還未曾登記，倘使此數亦加入計算，那麼總數必更大。這些收音機幾乎全是外國製物。無線電收音機全部及其零件在近三年之進口價值額，一九三

三年（民國二十三年）爲一、九四〇、五五六金單位，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爲二、三三八、二五三金單位，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爲二、三一一、九七八金單位換言之，在過去的三年之中，無線電收音機之全部及其零件輸入中國，每年之代價爲兩百萬金單位，重要之出品者，美國貨於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增加，而減少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英國貨每年下落，德國貨則反之。但最堪注意之增加者莫如日本，該國貨物之輸至中國者爲數至鉅，雖然本埠亦有自造之收音機，但較舶來品爲差。本牌貨的價格，四燈機自八元至一四元，五燈機一五元至二一元，六燈機自一五元至三〇元。

下面是一個表，內載上海的重要的廣播電台的呼號、電力瓦特與波長千週率，即：

中國電台

呼號	電力	波長
XLHB	四五	五六〇
XHHK	一〇〇	六二〇
XLHG	一〇〇	六四〇
XMHC	五〇〇	七〇〇
XLHC	五〇	七二〇
XHHB	一〇〇	七四〇

XLHI	七・五	七六〇
XLHJ	一五	七六〇
XLHA	五〇	七八〇
XLHL	一〇〇	八〇〇
XLMD	一〇〇〇	八四〇
XHHD	五〇	八六〇
XHHV	一〇〇	八八〇
XHHX	一〇〇	九二〇
XHHE	一〇〇	九四〇
XHHF	一〇〇	九六〇
XMHB	五〇〇	九八〇
XHHB	一〇〇	一〇二〇
XHHH	一〇〇	一〇四〇
XHHI	一〇〇	一〇六〇
XHHS	一〇〇	一一〇〇

XLHM	五〇	一一二〇
XLHM	二〇〇	一一二〇
XHHL	一〇〇	一一四〇
XHHU	一〇〇	一一六〇
XHHZ	一五〇	一一八〇
XHHX	一〇〇	一二〇〇
XQHG	二五〇	一二二〇
XHHY	一〇〇	一二四〇
XHHP	一〇〇	一二六〇
XHHR	五〇	一三四〇
XQHD	二〇〇	一三六〇
XLHE	五〇	一三八〇
XLHF	五〇	一三八〇
XLHQ	五〇	一四四〇
XQHF	二五〇	一四八〇

外人電台

XQHA	二五〇	五八〇
XMHA	一〇〇〇	六〇〇
XQHB	三〇	八二〇
XQHE	二五〇	一四六〇

市政府電台

XGOI	五〇〇	九〇〇

交通部電台

XQHC	五〇〇	一三〇〇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發表）

張園掌故

（一）剪影

光緒季年，有一位餘姚人，筆名叫賾安主人，在「滬江商業市景詞」裏曾經寫了一首關於張園的詩，道是：

『海天勝景讓張園，寶馬香車日集門。客到品花還鬥酒，戲樓簫鼓又聲喧。』

時雖不算頂好，但他至少是給予我們當時張園的一種剪影，據他所說，好像張園的盛況，不可一世，這確是實在的。吳縣臥讀生在「游歷上海雜記」裏曾寫道：

『近年稱盛之處，厥惟張氏之味純園。拓地既有七八十畝，園中占勝之處則有舊洋房一區，新洋房兩區，皆極華麗，其中最大之一區可容六百人以故一應勝會皆不樂捨此而他屬焉；而日涉成趣，士女如雲，車馬之集於門外、門內者，殆不可以數計。噫！何其盛歟！』

(二)歷史

昔考張園歷史，據云起先原為西人格農所築，後為無錫張叔和購得，始改稱味純園，又稱張園。因不收游資，裙屐往來，因此竟無虛日。張氏更不吝重資，在「海天勝處」設置髦兒戲班，以供游園之樂。後來又建築洋樓，仿佛中國戲院的型式，取名為「安塏第」。內有茶點，以餉游人。凡一桌一椅，無不依照西式。當時上海各種議事、演說、跳舞、宴樂等會，都假地於此舉行。清季寓滬革命黨人也很多在此聚集，公開宣傳民族革命，曾被清廷指名捉拿。現在，黨國先進中，一提到張園，怕還能引起很深的印象吧。

(三)文獻

有一點可惜，就是關於張園的文獻不多。這不多的原因，大概也可以拿吳縣臥讀生的話來解釋。他說：

『滬城北郭，本屬北鄙。民居甚稀，安有園囿？自互市後，居民日盛，遂易山邱而為華屋，幾於櫛日連雲，

由是，而徐氏之雙清別墅啓也；張氏之味蒓園興也；又張氏之愚園作也。爭奇鬥勝，鼎足而三，游屐往還，宛若山陰道上。」

這樣看來，張園是華洋互市以後的新興園林，文獻的不多，自無足怪。並且，即使有兩樣東西，也是近代人的舊跡，當然不能和城內萃秀堂等等相比。

關於張園，今人包天笑曾有「賽珍會雜誌」七首，自註本事，大可增補史料的不足。茲特轉錄如下：

白羅衫子繡芙蓉，兜賣人前韻玉容。三字溫存做好事，語音清脆是吳儂（各閨秀以繡帕香囊兜售者最多，逢人輒曰做好事。人感其慈善之心，多購買之）

酣紫嬌紅貯碧筠，茶闌酒罷小逡巡。不看花而看人面，珍重羅襟扣一輪。（各女郎以筠籃貯各色紐子花，每枝僅一角兩角。大家閨秀均作賣花女郎，爲江淮飢民也）

羅襪弓鞋小婢扶，阿誰人引出迷途。盤旋宛似穿珠蟻，狹猾嗔他八陣圖。（會場中有諸葛武侯八陣圖，入此者往往迷不得出。婦女之纖趾者大受奔波之苦，呼爲促狹弄人之物。）

萬能電氣儷西歐，火灶風鈴太自由。驀地忽聞獅子吼，教儂一步一回頭。（有一電氣屋，電燈、電灶、電扇、電鈴無一不用電。又有一電氣叫子，作獅子吼聲。每有婦女行近其前，輒按其機關作吼聲也）

昨宵中暑喜新添，不薄吳綾與越縑。莫把儂身比屋宇，壁衣纔罷又窗簾。（海上士女好穿舶來之品，輕綃重綿，人謂是歐洲人製壁衣窗帘之需者，亦穿諸身上，適爲彼中所笑也）

織手親調一餅茶。春風開遍自由花。可憐淹斷藍橋路，玉杵瓊漿莫浪誇。（會場中有女子茶社，名禮茶，諧音頗似海上西餐館也。當爐者，均女學生等。）

相逢我欲喚眞眞，心裏穠春亦夙因。最是低頭佯不見，卻來簾底暗窺人（上六詩，興已盡矣，復添此詩，徒增惆悵，雖然似曾相識，無可奈何。不删風懷，是我本色。）

(四)游覽

看了上面各項文獻，大概未曾領略過張園面目的人們，都不免心嚮往之，其實，對於張園憧憬的熱情，絕非這一些文獻所能滿足。爲彌補這種缺憾起見，我現在將當時張園的「游覽須知」附列於下，算作本文的一個結束。

(一)茶資　泡茶每碗兩角，並無小帳。

(二)茶座果品　每碟一角。

(三)洋酒　起碼二角。

(四)點心酒菜　湯麵每碗一角半；炒麵每盤三角；紹酒每斤一角；魚翅每碗八角；牌南每盆三角；獅子頭每盤五角；滷鴨每盆三角。

(五)望樓　登者，概不取資。

(六)書場　安塏第夏季有之，每人六角。

(七)灘黄　海天勝處有時有之，每人約二三角。

(八)彈子房　租大木彈一盤，給二角；租小象牙彈一盤，給二角五分。

(九)鐵綫架　打者，給一角。

(十)抛球場　租地一方，每月十五元。

(十一)照相　四寸六角；六寸一元；八寸二元；十二寸四元；光華樓主人在園開設。

(十二)外國戲　有時有之，座價計分三角、二角、一角等三種。

(十三)花園　有玻璃花房，出售外國花，如石蘭紅、美人粉等，價數角至一元數角不等；又有益田花園，出售日本花，如寒牡丹、櫻花、靑簾楓、紅簾楓等，價目一元至數元不等。

(十四)假座演說　包租安塏第一日，價四五十元，茶房另給十二元。夜加電燈費十二元；禮拜日酌加租價，如事關公益，亦可酌減。凡租賃者，須先一日關照。

(十五)假座燕客　每次給煤水及伺候人等各費共十四元，廚房代辦酒席，每桌自五元至十餘元不等，在外叫菜亦可。凡租假者，須先一日關照。

風土

百年前的上海

一　區域和人口

上海的區域，一二九〇年（元至元二十七年）立縣的時候，共轄五鄉，二十六保，但是一分青浦，再分南匯，三分川沙，到百年以前——一八三六年（清道光十六年）時候的區域，僅存長人鄉十之三，高昌鄉十之九，較元代初立縣時，三分之一還不到。兩鄉分轄十二保，十八區，二百十四圖，茲列表於後：

鄉別	保別	區數	圖數	備註
長人鄉	十六保	三	一四	本爲五區三十圖分南匯後存此
	十八保	四	三二	
高昌鄉	二十一保		一六	本爲四區二十六圖分南匯後存此
	二十二保	二	二四	本爲四區三十九圖分川沙後存此
	二十三保	二	一五	
	二十四保	四	四一	

二十五保	一	一六
二十六保	二	一一
二十七保	一	一四
二十八保	二	一四
二十九保	二	六
三十保	二	一一

區域的四至，計東至川沙界三十里（到海五十里），西至青浦界三十六里，南至奉賢南匯界七十二里，北至寶山界十二里，東南至南匯界十里至四十里不等．東北至寶山界三十六里，西南至華亭（今松江）界二十四里，至八十里不等，西北至嘉定界三十里。東西計八十六里，南北九十里。

關於人口，我國以前素來沒有統計的，就是有亦零碎得可憐，並且這些零碎的是否準確可靠，仍是問題。上海在一八一六年（清嘉慶二十一年）的調查，實在人口五十二萬九千二百四十九口，內計男二十八萬一千二百四十四丁，女二十四萬七千五百零三口。（此係根據清嘉慶松江府志，但男女兩數相加與總數不符，相差五百零二人）但是這項統計調查的時候，離「百年前」相差二十年，決不能算爲百年前當時的人口數額。一八三〇年（清道光十年），賦役全書雖然列節年孳生人丁二十四萬二千七百八十二丁，可是沒有女人的數額，不過我們如果再將一八五二年（清咸豐二年）離現在八十四年的調查額

——男二十八萬五千九百八十八口，女二十五萬八千四百二十五口，共五十四萬四千四百十三口——來推測，可以知道百年前上海的人口，不會六十萬強，也不會五十萬弱，大約是五十多萬。

二　衙署

百年前上海的衙署，有分巡蘇松太兵備道署、縣署、儒學教諭署、縣丞署、主簿署、典史署等。茲分別敍述其興廢及所在地點如下：

（一）分巡蘇松太兵備道署　在大東門內，建於一七三一年（清雍正九年）按上海在一五五四年（明嘉靖三十三年）因倭寇關係已設有海防道，到了清代在一七三〇年（清雍正八年），從中丞尹繼善奏請，始將原有駐蘇州的分巡蘇松道加兵備銜移駐上海。當時巡道王澄慧，到上海後，明代原有的海防道署不得，就在縣城的東南將籍沒入官的房屋，又買了一些民地共十四畝，修改作道署，計一百五十楹，共費公帑四千緡。

（二）縣署　上海在一二九二年（元至元二十九年）立縣，當時的縣署設在舊有的榷場裏，到了一二九八年（元大德二年），上海市舶司歸併四明，於是縣署便移到市舶司。次年，縣署爲海潮所壞，由達魯花赤雅哈雅（達魯花赤爲元代監縣的官名，雅哈雅爲人名）增修堂宇，並建鼓樓。明清兩代屢經修建，茲將截至一八三六年（清道光十六年）止歷次修建的紀載，逐一列後：

一三九二年（明洪武二十五年）知縣林廷瑛重建鼓樓。

一三九六年（明洪武二九年）知縣張守約建穿堂。

一四三九年（明正統四年）知縣張禎以巡撫周忱命重建儀門中堂，署後寢曰絃歌深處。

一四六〇—六二年間（明天順中）知縣李紋重修。

一四六五—八七年間（明成化間）知縣劉宇改建鼓樓。

一五一二年（明正德七年）知縣黃希英新廳事。而廳爲戒石亭，廳東爲鑾架庫，廳西爲典史廳架閣庫，兩廡爲六房儀門，東爲土地祠，西爲獄舍。

一五二二年（明嘉靖元年）鼓樓毀，知縣鄭洛卽其地立絃歌坊。

一五三七年（明嘉靖一六年）知縣梅凌雲重建鼓樓。

一五四〇年（明嘉靖一九年）知縣張秉壺在儀門內立牧愛坊。

一五五三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倭寇突至，廳宇悉燼，至次年知縣劉克學重建門廡、堂、寢、庫、獄，及東西衙署。

一五六三年（明嘉靖四二年）知縣黃文煒於儀門西置迎賓館，重建土地祠。

一五七七年（明萬曆五年）同知鄭復亨於大門內建東、西、南三坊。

一五八二年（明萬曆十年）知縣鄧炳闢西偏馬道，與東對稱。

一五九八年（明萬曆二六年）知縣許汝魁重立戒石亭，並立親民坊。

一六〇八年（明萬曆三六年）知縣李繼周重建內衙廳事及丞尉衙舍，改造獄舍。

一六一二年（明萬曆四〇年）知縣徐日久建存中堂，右建可堂。

一六一八年（明萬曆四六年）知縣呂濟重修內外，改建大門，設左右榜廊，易民居餘地恢廓舊規，重建東西兩坊曰潔愛、廉平

一六六〇年（清順治一七年）知縣涂贄各加修葺。

一六七〇年（清康熙九年）知縣朱光輝建堂於內衙之西。

一六七三年（清康熙一二年）知縣陳之佐建二亭在東坊外，為人民有事於縣者之休息所。

一六八一年（清康熙二〇年）知縣史彩改建內衙，題額曰問心堂。

一七三一年八月（清雍正九年七月）知縣張濤重修大堂

一七四八年（清乾隆一三年）知縣王健築月台，重建吏舍及皂設班房。

一七八七年（清乾隆五二年）知縣周雲翮重修內外堂屋，並刷新絃歌深處額。

一七九七年（清嘉慶二年）知縣湯燾於署之正西重建自新所，閱年又增修衙署。

一八一二年（清嘉慶一七年）知縣王大同改革大堂及勤補堂諸舍，移絃歌深處於問心堂左。

一八三三年（清道光一五年）知縣黃冕就署東前道建問耕亭

(三)儒學教諭署　在縣署東縣學內，門曰樹人堂，即三友軒一六五四年（清順治十一年）教諭尙

遇修。

(四)主簿署　在縣儀門外西偏。舊制西有三衙：一爲水利丞，一爲管鹽簿，一爲典史，後併水利丞於管鹽簿，一署廢。

(五)典史署　在主簿署南。所司監獄在署前。

(六)黃浦巡檢司署　在閔行鎮東。一三七三年（明洪武六年）建，署久廢，駐住民房。

(七)吳松巡檢司署　初在吳松江北減水渡，一七四四年（清乾隆九年）移建法華鎮。

此外尚有右營游擊、右營守備等衙署，因署屋均廢，茲不贅。

三　官場題名錄

上海在百年以前是縣治，故當時的官場，最高行政長官爲知縣，知縣以下，另有縣丞、主簿、典史、巡檢、教諭等官。但上海爲通洋口岸，尚有蘇松太兵備道駐紮，除執行分巡事務外，並兼理海關事務。此外關於武備方面則有提標右營遊擊、右營中軍守備、千總、把總、外委千總把總各員，均自一七一九年（清康熙五十八年）起移駐上海，惜自千總以下各員無紀載可尋。茲將一八三六年（清道光十六年）上海官場題名錄列後：

職別	姓名	備註
分巡蘇松太兵備道	汪忠增	子方川，安徽人。道光乙酉拔貢，蘇州知府署。

提標右營遊擊　李　湘　丹徒人。
右營中軍守備　楊光祚　阜寧人。
知縣　黃　冕　字南坡，長沙人。
縣丞　沈立裔
主簿　陶　禮
典史　李　約　山東人。
黃浦司巡檢　陳得慶　字縈堂，山陰人。
吳松司巡檢　惠玉麟　西安府人。
教諭　張兆青　字敏齋，宿松人，嘉慶癸酉舉人。

四、教育

這裏所謂教育，並不是近代的學校，乃是指上海以前的縣學、書院和義塾而言。

上海的縣學，在縣署東，最初爲鎮學。一二九二—六四年間（宋景定中），唐時措市韓姓的房屋立文昌宮，請於監鎮董楷建古修堂，作爲諸生肄業之所。到一二五四年（元至元三一年），上海那時早已升鎮爲縣，由知縣周汝楫改爲縣學，但不曾構舊完成，次年（元元貞元年），由費拱辰將它創建成功。一三〇一

一〇四年間（元大德中）府判張紀，知縣辛思仁，知縣丞范大增又加以增拓。一三一〇年（元至大三年）瞿霆發助田移建縣學於縣治之西，到一三一四年（元延祐元年）又由縣丞王珪將宅遷到原來的地方。一三五一年（元至正十一年）知縣劉輝創教諭廳講習堂監縣兀奴罕，縣丞張議又修葺殿廡齋舍，後來知縣何緝又別建明倫堂，於是縣學的組織較前更完備了。明清兩代，縣學的房屋屢經修建，內部也不時的整頓。縣學的事務原來設有訓導和教諭二人分任的，但到一七二六年（清雍正四年）移訓導於南滙縣學的事務，遂由教諭一人專理了。上海縣學的沿革和在百年以前的情形是如此

至於書院和義塾，在元明時代，已經有很多，如清忠書院、沂源書院、仰高書院、筠溪義塾、社學等均是，但是到百年以前，所存可考的，祇是敬業書院和蕊珠書院而已。茲將兩書院的沿革，略述於後：

（一）敬業書院　初名申江書院，在縣署北明潘恩宅，後爲外人寓所。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清康熙年間）籍沒入官，到一七四八年（清乾隆十三年），由按察翁藻和知縣王侹，改建書院。一七六五年（清乾隆三十年），巡道李永書移建大門，修講堂，題爲誠正堂；後有春風樓，供朱子位，其前有觀星台。一七七〇年（清乾隆三五年）巡道楊魁及川沙同知于方柱等重修，遂改爲敬業書院。一七八二年（清乾隆四七年），署巡道袁鑒，知縣范延杰重修，增建後軒。一七九四年（清乾隆五九年），巡道通恩，知縣年埜同紳士改建春風樓爲敬業堂，又增建穿堂、後齋，及左右書室。一八一二年（清嘉慶十七年），巡道鍾琦，知縣王大同重整條規，通詳存案。該院的經費，由紳士公捐不等則田蕩共五頃五十一畝餘，除納糧以外，每年收租

錢三百三十五千餘文；院門左右樓房上下共十四間，每年收租錢四十三千餘；二十五保七圖沿壕基地，每年收租十二千餘。一七九八年（清嘉慶三年），巡道李廷敬，知縣湯燾整理條規，並捐資以倡紳士，共捐錢六千六百八十餘千，發典生息，每年收息錢八百〇二千餘，遇閏增收六十六千餘，此項經費，田房租錢由縣書承辦；存典取息，由道書承辦，以備院長束修及諸生膏火等用途。

（二）蕊珠書院　在縣治南蕊珠宮，一八二八年（清道光八年），署巡道陳鑾選敬業書院諸生三十六人月課於此，取十八人爲登瀛上舍榜。其內園爲蕊珠書院，建文星閣、太乙蓮舟、方壺一角、榆龍榭諸勝，其後巡道陸蔭奎，知縣卞翰繼之，由道縣輪流授課，但不久因經費無着而停辦。一八三二年（清道光十二年），陳鑾擢蘇藩司，乃從院董金樹濤之請，飭籌經費，當由本縣紳士捐資若干；一八三五年（清道光十五年），巡道陽金城汪忠增，知縣黃冕各捐廉，共集六千餘緡，遂闢地於蕊珠宮之南，建珠來閣育德堂，堂前建兩廡爲學舍，於是規模亦較前完備。

五　寺觀

因爲傳入歷史的悠久和歷代帝皇的推崇，佛教在中國可以說是最有勢力的。上海據說在三國吳赤烏年間已經由孫權爲康僧會建了龍華塔，如果確實，則上海佛教的歷史已經有一千六百多年了。至於道教在上海的歷史，在唐代以前是不可考，從唐代起，從道觀方面，可以推測他的情形。百年前的上海，雖然天主教勢力，已經由徐光啓的介紹而有了它的種子，同時回教也有它的地位，但是大多數的人民，仍是信仰

佛教和道教的現在將當時上海境內的寺觀，列表如下，就可以看出佛教和道教的情形：

廣福講寺	積善講寺	小普陀禪院	立雪庵	丹鳳樓
延眞觀	觀音閣	眞武廟	潮音庵	長壽庵
小武當	三元廟	沉香閣	萬壽庵	西林禪院
九華禪院	羅老太廟	大境	青蓮庵	地藏庵
一粟庵	斗母閣	彌羅閣	寧海禪院	東華道院
財神殿	臨江閣	致思庵	雷祖殿	三昧庵
纍珠宮	小天竺	大佛廠	明心教寺	萬壽禪院
通濟庵	春申道院	長壽寺	齊敕庵	慶寧教寺
法華院	猛將堂	太平教寺	圓通庵	石仙廟
崇福道院	海會寺	西昌庵	杜莊廟	天竺庵
小洋涇廟	欽賜仰殿	龍華寺	寧國寺	梵壽庵
淡井廟	靜安寺	報恩寺	陳涇廟	江境廟
施相公廟	安國講寺	觀音禪寺	翠竹庵	淨土庵
虞姬廟	福田庵	福林寺		

（右寺觀六十八所係筆者考訂各書斷定在百年前確係存在者，其有疑問者，均不列入。至各寺觀建修沿革及所在地點，因限於篇幅，均從略。）

老上海十二個月的行事

正月

在融融的守歲燭光之中，舊年悄悄地溜走，新年的輕步走入了人間。在人們的渴望中，雞在這兒那兒發出了嘹喨的報曉的啼聲，圍爐守歲的人們，這才收拾起期待的心情，投入了新的興奮之中。別的一些人，本來只朦朧地睡着覺的，也都被雞鳴聲喚醒，真真地置身於美麗的夢境之中了。老上海的人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在心中充滿了希望，想着：「啊，元旦到了！元旦到了！」

聽啊，誰家已經開門燃放起爆竹來了？接着，——您再聽啊！——有多少人家都燃放着爆竹了？遠遠近近，先先後後，爆竹是響遍了老上海了！

家家都忙了起來。人人都把衣冠穿戴得那麼整整齊齊，端端正正，先得虔虔誠誠地燃起臘燭，點好線香，獻貢出隔年預備好的茶果和新煮的粉圓，依着長幼的輩份，拜過天地，又拜過家廟，然後小輩向尊長「拜年」。這「拜年」在大約十二三歲以內的孩子們，是不僅可以表現自己的知禮懂事的程度，藉此博得若干口頭的稱讚，還有實實惠惠的一串「壓歲錢」可拿哩！長輩們隔年用紅繩穿好的這一串串「壓歲錢」

每一個錢都曾經過精密的選擇，不僅輪廓完美，而且肉地厚，大小均勻，還不夠使孩子們樂極麼

正午時分起，街上漸漸熱鬧起來了。轎子啦，行人啦，來來往往，着實不少。他們已經開始向鄰里『賀年』了，可並不一定都真是見了面拱拱手，道賀幾聲的，大概不過在人家閉着的門前，投進一張梅紅色的名片罷了。若問何以見得這裏有詩爲證：

『滿城裙屐此匆匆，
賓主循環一例同；
卓午出門歸路晚，
繞階名紙拾梅紅。』（張春華：滬城歲事衢謌。）

這樣的鄰里交賀，要三四天才完畢。

新出嫁的女兒到年初三才回娘家去拜年，可是不宿夜，當天便得回到夫家，因爲俗語說的好，叫做『正月不空房。』

從初一到初三，家家都禁止室內掃除。孩子們都打敲鼓鑼，樂個盡致。

立春上一日，擺起綵仗，到東城外去迎春，城中人都出城去『看春。』一到立春的時刻，便祭芒神啦，鞭土牛啦，熱鬧個不了。設春宴啦，嘗春餅啦，生菜作成的春盤啦，那口福可也不小。

初四日，街上巷裏，憑空多了許多魚擔子，都是賣新鮮活潑的鯉魚。原來老上海接起財神來，必須要用

鮮鯉魚，越活潑的越好；因爲「鯉」跟「利」聲音相近，稱爲「元寶魚」以元寶魚接財神，當然再適當也沒有了。於是有些人想出『花樣』用紅絲扣了魚鰓，一家家的來『送』稱爲『送元寶』，名義比較好聽，實際也可比較多得點好處的吧。等到一交初五子時，接財神的儀式便開始舉行起來，爆竹之聲，一直要響到天明。這眞是所謂：

『拜年未了接財神，
爆竹通宵鬧比鄰；
鯉尾羊頭增價倍，
那知窮漢餓生塵！』（秦榮光上海縣竹枝詞。）

另一方面，在親友連日招飲的所謂「年酒」之外，人們還在接財神這一天吃「財神酒」哩。

各業相繼着演起戲來，稱爲『年規戲』，豫園裏的熱鬧，是到了極點。人們在新年的忙碌之中，『相約破工夫，早到廟樓日日有年規。』（張春華句）

到了正月十三日，家人在灶前用糯米或珍珠米投入煮沸的鑊水中去，占卜一下這一年的『流年』可好；如果投下去的東西開了花，又碎爲粉末，那便是大吉大利的先兆，稱爲『卜流花』，俗名『爆孛婁』。

正月十五日，元宵，是熱鬧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吃着作爲『節食』的『珍珠圓』啦，接回隔年送上天去的灶神啦，婦女們邀請廁姑（或稱紫姑）來問吉凶啦，這些雖是家家都做的事，然而眞眞的熱鬧還不

在家門之內，而在街頭田間。

去看一看元宵的燈市罷！家家人家的門口都掛起了燈來，有鰲山燈、走馬燈、荷花燈、薺菜燈，種種燈樣，爭美鬪艷。大街上，還有用竹柏結蓋的燈棚。黃浦江邊，船桅上也都點起了燈。寺院前面，紮成塔形的竹桿，作爲燈架，這稱爲「塔燎」。城外的農人，大家在竹竿的梢頭掛起燈來，這寓有特別的意思，稱爲「望田燈」。

您也許會說：難道便只有這一些熱鬧麼，在這老上海的元宵佳節？我說，請別急，俗語道「好戲在後頭」。是的，還有烟火，這烟火是非常盛的。西園裏格外「出色」，假山上，特別是高的地方，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那裏放。放的地點可一點不固定，叫看的人無法預知，只能讓自己的眼睛碰運氣，來不及東張還是西望，大家嘻開了嘴儘笑，儘喝采。

而最不該叫人忘去的，也許是「龍燈」。人們用竹紮成一個個圓形的籠似的東西，糊了紙，畫好鱗甲，有頭有尾，下面各接以柄，上面用布聯了起來，儼然是一條龍的樣子。年青力壯的人，舉龍旋舞於街頭巷尾。龍前面則有燈牌爲導，燈牌上寫些「五穀豐登」啦，「官清民樂」啦，這一類好聽的話兒。另外的人，却編紮好非常大的球，中間也像燈一樣點起了火，這叫做「滾燈」。滾燈遇到了龍燈，可就成爲「狹路相逢」非鬥不可，因爲「龍」需要「珠」，而「珠」當然不肯給「龍」要去。這一場惡鬥稱爲「龍搶珠」。

那麼看燈看烟火，要一直鬧到了天明。十六日的深夜，有些人家，大概城內便不大普通的，要坐在床沿上用芝蔴裹餛飩，名爲「包蚤蝨」，想來因爲芝蔴形似蚤蝨，所以要叫芝蔴做替身，包起來之後可以不再

出現。說起餛飩，元宵除了以「珍珠圓」爲正式節食以外，也要肉餛飩的，不過餛飩可不能祀灶神，俗語說得好：「顛顛倒倒，餛飩獻灶。」

二十左右，師塾都開館了。新年的景像，這才逐漸成爲過去。二十四日，有風，名「落燈風；」「塔燈」也卸落了。

二十七日相傳是三官菩薩的生日，三官堂裏是擠滿了善男信女，鄉下人也都趕到，買了些木器才回去。

二月

二月十二日是「花朝，」俗稱「百花生日。」這也是老上海很熱鬧的日子。花木上都繫了五色的綢，這可不必細說，我們還有「花神燈」哩。這「花神燈」俗稱「涼傘燈。」有些「雅士」之流，往往以爲元宵的燈市太俗，「無可觀，」可是對於「涼傘燈」卻讚不絕口。「涼傘燈」大概都是六角形的，間或也有圓形的，上面鏤刻着人物、花卉、珍禽、異獸，看起來細於繭絲，實際卻不過用土產「談箋」這一種紙頭做的；而燈的纓絡鬚帶也無不精妙異常，與燈相配。「出燈」時用十番鑼鼓，又有紙紮花枝花籃，繫細腰鼓，采采花女，雜遝而謌，後面還有「亭閣，」上面坐着穿五顏六色衣服的孩子。

二月十九日相傳是觀音大士的生日，燒香的人又得忙一天，沈香閣同善堂是格外熱鬧。

春天的景色漸見濃厚，老上海的孩子們，忙着放起紙鳶來了，到了夜裏，紙鳶上掛起了燈，其中還有飛

砲流星百壽燈等，有光有聲，煞是有趣。

三月

三月，桃花開了。老上海的人們忙着看桃花。到西城名爲『大境』的城樓上，去眺望桃花如錦的人，特別的多。有的興緻更好，索性趕到南城外三里多路的俗稱『望大橋』的望塔橋去，因爲那裏遍種桃花，雜樹，人稱『小西湖』的。

除了看桃花之外，三月也是一個忙月。首先，自然是清明節。清明節須祀先掃墓。新喪的，必於清明日設祭，老坟則或有先後，但總不出前七後八，俗稱『前七後八，陰司放假』，過早過遲都不會靈。掃墓燒化的紙箔，盛在草壜之中，壜形如甕，圓、方、六角、大小不一。凡掃過的坟，都以竹懸紙錢，插坟上，名爲『標墓』。

清明日還有祭邑厲臺的儀式。上一天先由縣官行文給城隍神，城隍神便在那一天到邑厲臺去賑濟各義塚幽孤，到晚上才用彩燈去迎接回廟。儀衛整肅，邑人執香花擁導者甚衆，輿從駢集，常四五里。這稱爲『祭臺會』，因爲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初一日有同樣的會，一年共有三次，所以又名『三巡會』。

三月十五日龍華寺香汛極盛。至晚多風雨，名『龍華暴』。二十三日天后生日，東門外搭燈棚，遍懸燈綵；到二十八日燈綵移進城內，因爲這一天又是城隍夫人生日了。人們日夜游觀，前後差不多有十天的樣子。

四月

立夏日進新麥於城隍。正午懸秤，合一家老小，記其輕重，說是可免暑天瞅唧，卽不『蛀夏。』人們吃草頭攤、栖酒釀、梅子、櫻桃。草頭攤栖是用金花頭和入米粉煎成，味甚香脆云。又取麥穗磨之黏如蠶，名『麥蠶』，給小兒吃了，可不「蛀夏。」

四月八日釋迦降生日，尊稱「大佛誕，」各寺作『浴佛會』靜安寺香市最盛，城內則推廣福寺。

四月十四日呂純陽生日，致祭。

四月是農事方面非常重要的月份，所以有許多關於天時喜忌，不妨附記於此。四日爲稻熟日，喜晴。八日雨則傷小麥。十六日夜忌陰黑，語云：『此夜烏鹿禿，西鄉村子繞田哭，』是怕多雨水的意思；又云「四月十六亮悠悠，鯉魚遊到灶前頭。』二十一喜雨忌虹，語云『二十分龍念一雨，破車閣在赤堂裏；二十分龍念一鱟，拔起黃秧便種豆。』

五月

五月五日，貼門符。親隣以『粽子』枇杷相贈。午時，縛艾人，採藥物，吃『粽子，』飲菖蒲雄黃酒。小孩子們以雄黃抹額上，以綵絲縛大蒜，繫於胸前，爲辟邪之用。女人以色綢製成人形，插髮髻上，名曰『健人』。黃浦江中則龍舟競渡。上海縣竹枝詞云：

『鼓角聲中煥彩游，
浦江午日鬧龍舟；

紅兒綠女沿攤看，

看客多登丹鳳樓。」

丹鳳樓是東北角上的城樓，即「萬軍臺」，

夏至祀先。夏至至立秋逢四祭灶。

十三日爲關帝生日致祭。俗以竹爲弓矢，以紙爲馬，掛於神座，說是爲小兒解將軍剪，易養易長。有雨，爲「磨刀水」，可去疫癘，但不利農事，諺云：「五月念三落了麻花雨，紅粉嬌娘出踏車。」

六月

六月六日天貺節，曬書帙、衣裘。城隍廟有曬袍會，由全邑衣匠爲之。滌器於河。食餛飩，所以免「疰夏」。

六月十九日，又逢觀音生日，這一天是觀音生日中最盛的。二十三日火神生日，致祭。二十四日雷祖生日，香火以丹鳳樓下名爲「小穹窿」的雷祖殿爲最盛。

又關於天時，六月初一日雨，主旱。初二三日雨，主雨。小暑日雷，亦主雨，所謂「小暑一聲雷，倒轉做黃霉。」

「三伏宜大熱，否則「六月不熱，五穀不結。」

七月

七月七日晚上，陳瓜果作乞巧會。婦女以鳳仙花汁染指甲，向月下穿針。

七月十五日舉行盂蘭盆會，放水陸蓮花。家祭多以素食，說是祖先亦嘗去看盂蘭盆會的緣故。城隍舉

行『三巡會。』

二十七日，三官菩薩誕日，進香。

三十日是地藏王生日，俗稱大月開眼，小月不開眼。夜間街衢遍燃炬燭，插棒香，名爲『地燈。』考究的人家，且剪紙作蓮花布地，或以茜草心編爲花籃瓶盆等等。

八月

八月初一日，黎明拂花枝露水，以古墨研勻，取淨筆蘸露，點小兒太陽穴及四肢諸穴，名曰『天灸，可免百病云。』

八月十五日中秋，燒香斗；吃月餅梨藕等，亦餽送親戚；賞月，婦女夜遊謂之『踏月。』燒香斗，向以南園爲最盛。

十八日俗稱潮生日，浦口觀潮最盛。上海縣竹枝詞云：

『十八潮頭最壯觀，
觀潮第一浦江灘：
銀濤萬壘如山湧，
兩岸花飛捲雪湍。』

明顧彧亦有竹枝詞云：

「南蹌東邊水接天，
黿鼉出沒蜃樓連，
柴客魚商休早發，
大汛湖頭要覆船。」

二十四日，以新稻作粉團祀灶。

九月

九月九日重陽節，蒸重陽糕粽，以五色紙旗供神佛，祀先。對菊嘗新酒，或遨遊寺閣曰登高。丹鳳樓有奎宿閣，登立三層，遠眺及數里，故登高於此者最多。

十九日，觀音生日，進香。

十月

十月初一日，俗呼十月朝，祀先，祭掃新坟，開爐做餅，獻於家祠，故亦稱鐙節，城隍出巡。

立冬起五風信，五日一風；有雨，名「濕五風」。

二十七日，三官菩薩生日，進香。

十一月

「冬至大於年」，「冬至前一夜」，有「冬除夕」之稱。做花糕粉團祀先。親朋冠帶相賀，名「分冬酒」，「熱

關僅比元旦稍差。

十二月

十二月八日，各寺和尙備豆棗雜榛菱芡栗於中，名曰「臘八粥」，尼姑先期煮糯米，風乾之，倍大於米粒，名曰「兜湊」，以餽檀施，博厚貲。上海縣竹枝詞云：

「庵寺僧徒日打齋，
粥分臘八按門排；
乾菱炒栗兼兜湊，
更有庵尼送滿街。」

十五日以後，大家已經預備以「年禮」相餽贈了。二十日左右，官署封印，師塾「散學，」老上海於是急轉直下的現出殘年的急景來了。

二十四日「送灶，」用酒果粉圓，又恐灶神到天上去說出人們的過失，所以另用糖和茨菇，糖作元寶形，俗稱「廿四糖，」爲膠住灶神牙齒之用；茨菇音近「是個」（是的），意在請說好話。這眞是：

「柏子冬青插遍簷，
灶神酒果送朝天，
膠牙買得糖元寶，

更爲茨菇免奏愆。』（上海縣竹枝詞）

二十五日俗謂諸佛下降，掃屋塵，稱爲『除殘』。合家吃赤豆粥，出外的家人亦必如數留出，說是可以辟瘟，無非祈祝全家人口安全的意思。

從十五日以後，一直到除夕，先後不一，有『做年』的儀節。做年時，祭祀祖先，祭祀畢，全家團坐宴樂，名爲『合家歡』，也稱『吃年夜飯』。

一到除夕，供祖先遺像，像前陳果品，名爲『齋眞』。室內用灰散地上，畫出弓矢戈矛等形像，足以『辟邪』。又取冬青柏枝芝蔴梗等物插在簷前，取其冬夏長青，含有期望康健的意思。門上更換門神、桃符，貼春聯，無非寓辟邪和除舊更新之意。鑼鼓敲了起來，爆竹也放了起來，各室均點燈，名『照虛耗』。農人以長竹竿縛稻草，燃照田地，名爲『照田蠶』。有詞云：

『鑼鼓年除夜鬧街，
照田蠶燭列村排，
抱兒有個貧家婦，
此夕還忙手做鞋。』

俗語也說：

『年三十夜敲鑼鼓，

不曉得窮爺苦不苦！』

有井的人家，須備神馬，設酒果，置井欄上，祀井神，稱爲『封井』；既封之後，不再汲水，要到新正三日再開的了。

炒白豆分食，鄉鄰互擊炒豆，迎而相投，一邊吃，一邊祈禱，這叫做『湊投』（投去聲），又名『兜湊』。

商家忙着討帳，那麼照了字號燈籠奔來跑去的尋找帳戶。鞋帽店一直要開到天明，因爲特別忙碌的店夥，要到那時候，才能得到購置一頂新帽，添買一雙新鞋的閑暇的。

新娘須於夜半，捧紅氈毯，向翁姑及其他尊長行禮，名爲『辭歲』。尊長賞幼者以『壓歲錢』。有終夜不睡覺的，稱爲『守歲』。

人們忙過了舊年，又在等待忙的新年了。

老上海婦女生活素描

一　滬諺中的婦女一生

「養囡女八面下風」，女性一生下來，便那麼不成其爲『人』似的，甚至把恥辱塗上同是女性的母親的臉，使她受盡所謂『八面下風』的味兒。

一到男孩子開始上學讀書的年齡，女孩子要受『小脚一雙，眼淚一缸』的體刑。幼小的女孩子的身

上，已經打上了奴隸的烙印了。

更不幸的是做了童養媳的女孩子。『養媳婦單望婆阿媽死，』這句話大概是做『婆阿媽』的人連自己都知道太虐待『養媳婦』以自己的心來猜度別人的心而說了出來，以增加『養媳婦』的罪惡和必須虐待的理由的。

幸而不做童養媳，她們到了相當年齡，便在母家以爲『嫁出囡女潑出水』的情形下，開始到夫家去過日子了。但『娘家屋裏百曉通，到子夫家患子鷄掌瘋，』即使是一個能幹的女子一到夫家也會弄得動不來手的。這是什麼原因呢？

有人會『借囡駡新婦，』這是原因之一。

『公要餛飩婆要麵姑娘小叔要吃蕎麥麵，』這是原因之又一。

丈夫的種種，妻是好像非負完全責任不可的。『要知別人妻，但看丈夫身上衣，』妻要管丈夫的衣着。『家有賢妻夫不吃淡飯，』妻不僅得料理丈夫的膳食而且甚至負有經濟的責任。（關於經濟責任這一點，後文將有提及）『妻賢夫禍少，』那簡直要妻擔負丈夫胡作胡爲的直接責任了。

但丈夫眼中的妻是怎樣的呢？即使是一個最沒用的男子，他也可以『在家欺欺大娘子，出門欺欺告化子』的妻是不值什麼的，因爲『三脚蛤蟆無尋處，兩脚婆娘各處多』。然而要說丈夫絕對沒有把妻稍稍好待一點的時候那也是一句不甚確實的話『莫飲卯時酒，昏昏睡到酉；莫駡酉時妻，一夜受孤悽』丈

夫的性慾是必須發洩的，妻僅僅以丈夫洩慾器的地位，在某些時候，可以免去被『罵』

如果做了年輕的寡婦那麼雖然大家知道『少年寡婦十艱難』『苦苦到後生寡婦』然而這雖已經難定，苦也苦定了，『再醮嘸好佈再嫁嘸好婦』『三醮女人弗是人。』

總結婦女的一生：

一，在母家時『小姐養到一百歲，究竟別人家格人』她不是家庭的一份子；

二，到了夫家『弟兄骨肉親，嫂是外來人』她仍不是家庭的一份子。

老上海的婦女，像同時代其他地方的婦女一樣，終身是奴隸——封建的奴隸！

二　老上海產業中的婦女地位

『朱門織手惟談笑，貧戶操勞錠幾球？』（胡氏雜抄）

『朱門織手』究竟只能算是例外，老上海的一般婦女，是不僅『操勞』而且對於生產方面，有着非常大的貢獻上海自從元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鎮升為縣起，一直到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開為商埠，社會機構開始發生轉變之前為止，這五百多年之間，漁鹽耕織是人們生活所賴的事業，其中哪一種沒有婦女的血汗在內的呢？

漁　老上海濱海一帶，漁民很多。有到海中去捕魚的，也有在江浦中捕魚的。捕魚是非常危險的事：

『捕蟹撈蝦十二時，潮來棹向浦心馳；用家苦羨漁家樂，那曉衝風犯浪危？』（上海縣竹枝詞）

這說的還不過是黃浦中的事，海上的情形，當然還不僅如此的，但婦女也跟男子一樣，不僅要結漁網，還得參加捕魚的工作：

「更有漁婆髻不梳，柳陰結網落潮初；夜乘月黑衝風雨，出助漁翁網巨魚。」（同上）

鹽　鹽是老上海沿海居民的另一主要生業。根據『熬波圖』的記載，製鹽工作中有婦女直接參加的，亦有數種：

製鹽一定要先造好『團舍』。團內有『滷井』的建築，以為儲滷之用。滷中不可雜淡水，所以井上必須蓋屋以防雨。蓋屋的時候，『老婦挽茅柴，壯丁擔竹木，』連老婦都動手的。

製鹽的另一個大建築『攤場』在開闢好了之後，一定要有海中鹹潮的灌浸，使鹹味入骨才成。但當五、六、七、八月間，天晴酷熱，雖大潮亦不到岸。於是要開河，用水車逐級接高，車戽鹹潮進來。『誰家少婦急工程，徑上車頭泥兩脚』，婦女也像男子一樣在那裏辛勞地車戽鹹潮。

等到『攤場』上的泥土已經吸收了相當鹹質，成為所謂『灰』的時候，每天得由『丁工老幼男女，分布場上』，『扒掃聚灰』。這掃聚起來的『灰』要挑到『井』裏去，用鹹水淋過，婦女也做這挑『灰』工作，所謂『健婦肩灰何火急，不顧饑兒扳担泣』，另一方面仍得處理像管領孩子這一類的家務的這樣挑『灰』入『井』以後，『場』地已空，於是在傍晚的時光，又得『不分男女』，用繩索縛住的水桶，棹水上岸，預備潑灑『攤場』。到下一天侵晨，又須從『井』裏挑出上一天淋過的『灰』來，攤在『攤場』上

曬太陽；『男子婦人，若老若幼，夏日苦熱，赤日行天，則汗血淋漓，嚴冬溯風，則履霜踏冰，手足皴裂，悉登場地，無敢閒情。』不參加這工作的婦女，在家料理膳食等家事，參加的還有比男子更多的惦念：

『海天無風雲色開，相呼上場早曬灰，滿場大堆仍小堆，前擔未了後擔催，少婦動作亦可哀，嘗聞冬日眠嬰孩。正苦飢腹鳴如雷，轉頭饁婦從西來。』

耕　老上海雖說『男耕女織，外內有事，』但『田家婦女，亦助農作。』（明嘉靖上海縣志等）婦女除紡織及料理一家膳食等家務之外，凡耕種、車水、收穫等事，多與男子共同工作的。『妾生田舍家，自小能踏車，從知力稼穡，不但執桑麻』（明顧彧田家女行）可知婦女從小便參與農作了。而『踏車』戽水，上海比鄰邑尤費人力。鄰邑地低，不過比水高一二尺，間有通潮往來，不費人力的。但上海田，而浦東尤甚，與水相隔丈餘，水車幾成垂直形，踏起來非常辛勞，卽壯男也多感疲敝。『女子既日勤紡織，又饁餉之任，復佐男以踏車，尤可憫也！』（乾隆四十九年上海縣志）

男女那麽辛勞耕種，所得結果也不過是：『豐年飯不足，凶歲生何涯！』（田家女行）往往在農事正忙的時候，卽使吃着被別地方人譏爲『東鄉麥子』的劣食，也還有不能吃飽的人：

『圓麥磨粞雜飯蒸，蒸粞按口日盈升，枉嘲食麥東鄉子，長夏貧農飽未曾！』（上海縣竹枝詞）

農家婦女當然分擔着這種苦難，請看明王冕江南婦行中的描寫吧：

『江南婦，何辛苦！敝衣吞落裙斷腰，赤脚蓬頭面如土，日間力田隨夫郎，夜間績麻不上牀；績麻成

布抵官稅，力田得米歸官倉。官輸未了憂鬱腹，門外又聞私債促；大家揭帖出陳帳，生穀十年還未足。大兒五歲方離手，小女三過未能走；社長呼名散戶由，下季官糧添兩口。舅姑老病毛骨枯，忍凍忍饑蹲破廬；殘年無物做慈孝，對面冷淚如流珠。燕趙女兒顏似玉，能撥琵琶調新曲；珠翠滿頭金滿臂，日日春風厭酒肉。五侯七貴爭取憐，一笑可博十萬錢；歸來重藉錦繡眠，不信江南婦人單被穿。」

上海農產，素以棉花為大宗，農人「植木棉，多於粳稻」（上海縣竹枝詞）而「邑種棉花，自海嶠來，初於邑之烏泥涇種之，今遍地皆是」。（木棉譜）

木棉於陰歷四月初散子，五月出苗，漸有枝葉，六月驟長，高的有四五尺，七月中已可採取棉花，八月可以收足，遲的也不過九月中旬，從散子到採花，婦女多與男子共同工作。植棉最勤苦的工作，當推所謂「脫花」。「脫花」便是將棉叢中的雜草，一一細細鋤去，一共大約須鋤七次以上。到梅雨連綿的時候，雜草又很快很多的長了起來，棉易受害，所以必須趁黃梅信，盡力「脫花」，雖赤日當空，也無歇午的人。這真是：

「邑產惟棉實大宗，脫花炎暑力疲農；春收菜豆和三麥，罄室先將租賦供。」（上海縣竹枝詞）

婦女也一同做「脫花」的工作，忙得「至有女舉趾而男為之餉食者」（木棉譜）請看婦女在烈日下「脫花」的情景：

「永晝西疇笑語嘩，一一女伴踏晴沙；一肩酷日千鋤綠，祇恐明朝草沒花。」（滬城歲時衢歌）

所謂「笑語嘩」，未必是實情，因為農婦是那麼愛棉，急於工作，「祇恐明朝草沒花」，而且晚上也還

有別的工作要做的：

『淞南好，婦苦最農家；午汗花田鋤蔓草，宵飢蚊帳紡棉紗，商女斥琵琶！』（淞南樂府）

那麼辛勤種棉，即使在每畝能收雙擔的極豐的年頭，結果也不過如此：

『新穀新絲一例看，降豬割肉強顏歡；年來歲歲收雙擔，無褲依然怯暮寒。』（滬城歲事衢歌）

織 上海紡織，最初是工具簡陋，出品粗俗的。到元朝元貞年間（一二九五—一二九六），淪落在崖州的烏泥涇人黃道婆，回到了她的故鄉，才改良了紡織的工具，改進了出品的品質，使上海的棉布成為輸出到別地方去的一種名產了。於是『白屋朱門無懶婦』（清陳金浩松江衢謌黃道婆詞）老上海不論鄉落城市，婦女多從事紡織了。

『田家收穫，輸官償息外，未卒歲，室廬已空，衣食尚有不給者，』織布的婦女，於是往往有『通宵不寐者。』節婦的自給和撫養子女，所賴亦往往即是紡織，而『游手之徒，』當然『有賚婦女養生者』了，所以『農暇之時，所出布疋日以萬計。』（乾隆四十九年上海縣志）老上海婦女的紡織，對於社會，對於家庭，其所佔經濟上的地位如何重大，是可以想見的了。

木棉採好之後，便須『揀花，』即摘去不潔及不好的部份；然後『軋花，』用軋車去其核。核去了之後，用弓『彈花，』使它輕鬆如雲，成為『絮』，『絮』捲於削竹而成的『棚子』上，『搓』成『條子，』這才可以用『紡車』紡成紗。善於紡紗的，每天可成八兩。紗搬滿『筒子，』上『經車，』又經過漿漬的手續即

所謂『刷布』的，然後才可以上機開織。

婦女一人普通一天可以織布一疋，也有一天可以織兩疋的。貧家往往賴織婦舉火，等到布疋織成，已交四更，卽由丈夫或兒子抱布入市，賣布買米復買紗。

但織布也是『辛苦利如毛』的。（淞南樂府）明董宏度描寫織婦的勤苦道：

『饑亦織，凍亦織，一梭一梭復一梭，日短天寒難成匹。豪戶徵租吏徵糧，兩兩叩門如火急。丈夫欲催不忍催，向屋無言向機立。織婦宛轉訴可憐：「自來君家已十年，嫁衣雖有豈堪着？布袴百結和服穿。無朝無夜儉且辛，寸絲寸縷不上身。丈夫有志苟富貴，勿忘機上糟糠人。」努力織成力況瘁，回頭忍淚聊相慰：猶勝鄰家賤且窮，布機賣却賣兒童。』（織婦歎）

種棉而又織布的人家，好容易採了花，再經過『揀』、『軋』、『彈』、『紡』、『織』這一切工作，但織出來的布也有自己的份兒麼？——

『秋陽收盡枝頭露，烘綻青囊翻白絮，田婦攜筐採得歸，渾家指作機中布。（採花）大兒來覓襦，小兒來覓袴，半擬償私債，半擬輸官賦。竹籠漸着活火熏，霍蟲母子走紛紛；（熏花）尺鐵碾出瑤空雪，（軋花）一弓彈破秋江雲；（彈花）中虛外泛搓作索，（搓條子）晝夜踏車聲落落；（紡紗）車聲纔冷催上機，（織布）知作誰人身上衣！小女背面臨風泣，憶曾隨母圍中拾。』（明熊渭谷木棉詞）

繡　除了上述漁鹽耕織等老上海四大主要生業以外，繡也是老上海的名產，稱爲『顧繡』，卽顧氏

露香園的組繡，『寫生如畫，他處所無，小民亦習以糊口，略與紡織等。』（乾隆上海縣志）刺繡的人固然『半多男工』，但『女子……於井臼之餘兼工刺繡』（同上）刺繡的女子也不過終年爲人而忙罷了：

『妾繡雙頭貼水荷，把看顧繡笑如何？賣來只得供郎醉，愁聽湖橋說百婆』（松江衢歌）

三 『列女』在上海

被認爲了不得的婦女，够得上『傳』，够得上名列地方正式（Official）歷史中的，是丈夫死了之後可以不嫁人，不再過性生活的節婦；孝婦孝女未婚夫死了之後終生不嫁，不營性生活的貞女；拒姦而死，或丈夫或未婚夫一死便自殺的烈婦烈女以及爲數甚少的賢婦才女。這些婦女，稱爲『列女』。明嘉靖上海縣志八卷，『列女』附於卷五『人物』之末。清乾隆四十九年上海縣志全志十二卷，『列女』佔第十卷八目之一，雖然所記『列女』，自晉迄清，已共有七四九人之多，其中清朝的計六七八人，乾隆以後的縣志，便大不相同了：

嘉慶上海縣志　共二十卷　列女佔二卷

同治上海縣志　共三十二卷　列女佔三卷

上海縣續志　共三十卷　列女佔四卷

列女卷數增多，當然是因爲當朝執政之輩旌表不遺餘力，地方紳學之流倡導不稍倦怠，列女人數越來越多的緣故。今將嘉慶、同治及續志等三志所記各種列女人數，列表於下：

列女別 \ 志別	節婦 元代	節婦 明代	節婦 清代 旌表明代	節婦 清代 已旌	節婦 清代 由官額旌	節婦 清代 待旌	節婦 清代 其他	節婦 清代 共計	節婦 總計	孝婦孝女 元代	孝婦孝女 明代	孝婦孝女 清代	孝婦孝女 共計
嘉慶志	三	一三四	〇	一八一	九〇	八一二	七四	一一五七	一二九四	一	四	五三	五八
同治志	三	一六一	一一	二四二四	八二	七六一	六三	三四四一	三六〇五	三	九	七五	八七
續志	〇	〇	〇	一六三四	一八	五五六	一〇八	二三一六	二三一六	〇	〇	六一	六一

貞女	元代	三	四	○
	明代	四	六	○
	清代（併入孝女中）		五六	二三
	共計	七	六六	二三
烈婦烈女	元代	七	八	○
	明代	一九	三○	○
	清代	六六	四八三	五三
	共計	九二	五二一	五三
賢婦	明代	二	三	○
	清代	一五	一七	三
	共計	一七	二○	三
才女（清代）		一五	一九	五

（右表同治志所記，包括嘉慶志。續志則僅包括同治志載明尚未旌表後來却已旌表的。又，右表不包括客籍節孝貞烈。又，續志賢婦才女補遺共十二人，未列表內。）

道光十二年九月（一八三二），上海設立『採訪節孝公局』，延聘紳董，專司採訪節孝貞烈，預備給

銀建坊，設祠致祭，「以垂不朽。」該公局輯有「旌表上海縣節孝貞烈闡幽錄」四卷，這是關於上海列女的專書了。那以後，此種專書續有出版，據我所見，也有「上海闡幽錄匯正編」、八卷及光緒十五年、十八年、民國癸丑年出版的「欽旌上海縣孝貞節烈婦女姓氏錄」等數種。今據上述闡幽錄「欽旌節孝表」，將死在嘉慶年間及道光元年至十二年的六四七個節婦，推算出她們開始守節的年齡，統計如下：

年齡	人數
十二	一
十三	一
十四	〇
十五	〇
十六	〇
十七	四
十八	二
十九	九
二十	一七
二十一	二五

年齡	人數
二十二	三〇
二十三	三八
二十四	四六
二十五	六八
二十六	六四
二十七	八四
二十八	七五
二十九	九四
三十	七七
三十一	一
三十二	〇
三十三	〇
三十四	一
共計	六四七

平均開始守節年齡爲二六・〇二

據想像，也許以爲節孝貞烈之中，孝是，且不說別的，總至少不會那麼鬼氣逼人吧，然而事實却不盡然。因爲篇幅關係，我們不能把孝的內容作一個詳細的事實的分析，這是可惜的，但單提出割股以治父母翁姑或丈夫疾病的這一點來說，也可以窺見一斑了。同治上海縣志所記明代孝婦孝女九人之中，有七個是因爲割股的緣故；所記清代孝婦孝女七十五人之中，割股者二十一人。上海縣續志載孝婦孝女六十一人，除十二人未記原因外，四十九人之中，割股者二十人。最近出版的民國上海縣續志，孝婦孝女有十四人，三人是割股的。一個孝婦或孝女，割股往往不僅一次，割了左股以治父母的症，再割右股以治翁姑或丈夫的病，是常有的，而所割也不一定是股罷了，說割股不過爲了行文的方便；除股之外，割過的，還有指，「胸肉」甚至還有所謂「剖脊」，「封肝」。這在新上海的人們看來，未免有點那個吧，然而即使是現在吧，誰說沒有想嘗嘗婦女的股和胸肉等等味兒的人呢？而企圖割去婦女精神上的股和胸肉等等的人，是比較還要多些的。

雙十節上海慶祝情形的回顧

一　開場的話

寫上這個標題之後，就覺得十分躊躇，如果是詳細地將已過的二十二個雙十節上海的慶祝情形都來談一談，怕不是幾千幾萬字可以包括的，如果簡略一點呢，又怕會將慶祝的情形抹殺了，那末索性將這

個標題塗去了，另外寫一點「雙十節感想」或是「國慶日感言」來應個景兒吧；不，上海通是研究上海歷史的刊物，空洞的廢話是不講的。過去如此，現在仍是如此，因此我們總得想法將過去的二十三個雙十節的慶祝情形設法寫得我們所需要知道的一樣；但是上面說的兩種困難又如何解決呢？在再三考慮之下，我們決定將特殊的、重要的，或者是值得紀載的幾個雙十節，特別單獨的提出來講一講，如果是平常的，或者是普通的，那末衹能請你們從「慶祝的方式」和「總說一句」兩節裏去想象那幾個雙十節的慶祝情形是怎樣。

二　慶祝的方式

提起慶祝，自然為了有欣喜的事或者值得紀念的事纔舉行的，雙十節是我國推翻滿清政府的日子，同時也是中華民國開始的日子，這樣天大的紀念日，怎能不慶祝呢？因此在民國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參議院就將議決的國慶紀念日案公布定十月十日為國慶紀念日，同時規定國慶日應舉行的事務八項：（一）放假休息；（二）懸旗結綵；（三）閱兵；（四）追祭；（五）賞功；（六）停刑；（七）恤貧；（八）宴會，以示慶祝。照上列八項辦法，如果都一一實行，那末這一天慶祝情形的熱烈，也就可想而知，可是上海歷年慶祝情形，除了明令規定的八項以外，還可以找到很多慶祝的方法，而這種方法，幾乎歷年都是如此，因為方法不變，我們也就稱之為「方式」了。現在可以將從民國元年到民國十五年每年雙十節上海舉行慶祝的方式寫在下面：

甲、交涉署在上午或者下午招待外賓，前往道賀的有駐滬各國領事副領事等，由交涉署負責人員殷

勤招待；其他如滬地著名紳商，亦前往道賀。「車水馬龍，極一時之盛云。」

乙、各校童子軍在南市公共體育場舉行會操，舉行慶祝典禮。（民國五年以前，並未舉行。六年起至十五年，幾每年如此）

丙、各學校開會慶祝，或集合遊行。

丁、各團體各學校舉行游藝會，或舉行提燈會。

戊、萬國商團華隊赴交涉署舉行檢閱。

以上五項，從民元到民十五，幾乎年年按例舉行，所不同的，祇是（甲）項道賀的人數，（乙）項參加的人數，（丙）項和（丁）項舉行團體的多少而已。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抵定江浙以後，上海慶祝雙十節的情形也一變過去的方式，像民國十六年的雙十節的市民大會，參加人數據報載竟有三十餘萬之多，雖然這種紀載未免失實，但是集合大多數民衆來共同慶祝的情形，至少上海以前是沒有的。

三 值得紀念的兩個雙十節

所謂值得紀念的兩個雙十節，是指民國元年的十月十日和民國七年的十月十日而言。這兩個雙十節上海慶祝的情形，其實也並不一定如何熱鬧，照例懸旗結綵，舉行提燈，開會遊行等慶祝着，但是巧得很，這兩個雙十節總理却都在上海，民國元年，他在寰球中國學生會演講，民國七年，他又在愷自爾路中華學界聯合會演講。

翻一翻總理的年譜，他辛苦地推翻了專制，建設了民國，但是不幸在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就逝世了，那末雙十節的國慶他一共也祇逢到十三次，而這僅有的十三次裏面，竟有兩次在上海，豈不是該紀念的呢！所以我們在上海的人要慶祝雙十節，總該忘不了民元和民七這兩年的這一天。

據當時的紀載，民國元年雙十節的下午，寰球中國學生會開了個盛大的紀念會，計到來賓二千餘人，由伍廷芳氏報告開會詞，繼後即由總理演說。現在可以將當時的一席演說辭約略錄在下面。至於民國七年，因爲找不到相當的紀錄，我們也祇能略去了。民國元年的演辭是：

「……去年今日爲武昌起義之日，即中華民國開始之第一日，其時余在美國，同志居正君有電達香港黃克強君，託余籌款助餉，余閱電文，知革命軍已得武昌，不勝忻喜。……從前在廣州、汀州、河口等處革命事業種種失敗，皆因同志過少，未達目的，自廣州失敗後，乃運動武昌軍界，一舉而成此大事，所以然者，國民有堅忍心，武昌軍界有冒險心無畏難心之效力，但民國雖成立，而今尚在危險時代，內亂未靖，外患頻聞，譬之建造大廈，基礎已立，尚待建築，猶望同胞自今以後亦須有冒險心堅忍心，協力贊助政府，以造成地球上頭等大國，是鄙人深望於諸君者也。……」

四　帝制推翻以後的這一年

因爲袁世凱一心想做皇帝，使中國的政治整整地混亂了幾年。民國五年六月六日袁世凱死。黎元洪次日繼任大總統，當時民衆的心理，誰都充滿了共和復活的喜氣，因此這一年雙十節，上海的慶祝情形，

可以說是空前的熱烈，就是民國元年，也決沒有這一種舉埠若狂的情形。現在祇是將這一年慶祝的情形摘要的列在下面：

這一天的燈會，是上海救火聯合會發起舉行，自第一區至第七區各區會員一律參加。下午七時出發，由淞滬警察廳騎巡隊及保安隊警士爲前導，其後卽爲馬隊、救火車及台閣燈綵。凡經過之處，鳴鞭炮歡迎，至中華路一帶各校學生亦提燈加入，接連遊行。經過的地方，歡聲雷動，大有塡街塞巷的情勢。

追祭先烈由上海縣署派員與公款公產經理處事先佈置，上午九時，由滬海道尹、上海縣知事、上海地方審判廳長等至也是園公祭，儀節極爲隆重。

這一天的慶賀，凡上海的行政機關、軍事機關，如淞滬護軍使署、滬海道尹公署、製造局以及駐泊浦海的海軍各艦，莫不舉行慶祝典禮。

此外各學校各商店亦均放假休息，或舉行遊藝會，或舉行慶祝儀式。所有各教堂以及泊滬的各國兵艦，亦都懸掛燈綵。總之這一天的五色國旗到處都可見到。無怪事後中外各報都說這一年的雙十節，是民國成立以後從來未有的盛況。

五　從民八說到民十二

民國八年到民國十二年這五個雙十節，上海的慶祝情形可以說都在一條水平線上，除了民八這一年稍稍起勁以外，其餘都是不熱烈，也不冷靜。這五年的中國，其實並不是沒有事情，內亂外患，始終也不曾

停過，但是祇要在國慶日期的前後幾天，上海一地沒有特別的事情發生，所謂雙十節，也就效法了「黃連樹下操琴，苦中作樂」的辦法來慶祝着。現在將這五年的雙十節比較得特別一點，或者熱烈一點的慶祝情形寫一點，其餘可以參考慶祝的方式。

民國八年，南市公共體育場舉行全體慶祝盛會，參加人數八萬餘人，行禮演說後，排隊遊行，共一百零九個團體。午後由第二師範等學校及民治學會、尊學會、精武體育會等表演。夜間有電影、燄火及提燈會。

民國九年，各路商界總聯合會於外灘德國總會舊址開交誼會，共同慶祝國慶，到會者一千餘人。

民國十年，舉行提燈會，參加者三十餘團體，人數一萬餘人。

民國十一年，工商三十餘團體於尙賢堂開慶祝大會，到會約八百人。

民國十二年，護法議員於大世界舉行國慶祭典，到護法議員及各團體代表二百餘人。

六　「五卅」前後的幾年

「五卅」前後幾年，是包括民國十三年到民國十五年這三個年頭的雙十節，民國十三年的國慶日，正是江浙戰爭的時候，明星橋、嘉定、松江、黃渡各處，戰爭都很緊急，在這被炮火包圍僅靠着租界而苟安的上海，自然不能熱烈的慶祝，雖然各機關銀行錢業以及規模較大的商店都停業慶祝，同時少數的學校也曾舉行遊藝會，可是戰地難民和受傷的兵士不斷的運來，誰也沒有這項興緻再來慶祝國慶了。

民國十四年的雙十節，正是離五卅慘案發生四個多月，原來的計劃，這一年似乎預備熱鬧一下的，像

遊行提燈都預備舉行，但是到九月七日還有不幸的事發生，因此當局爲了避免糾紛，用勸導的方法來禁止了這一天的集會、遊行等慶祝；而整個慶祝情形，自然減色不少。至於軍政機關及學校，仍是放假，商和以前沒有兩樣。總之民國十四年雙十節最足紀載的，就是這一天不論租界華界的巡捕和警察，都是尚能守職的注意行人。

民國十五年的這一天，情形和十四年沒有多大分別，因爲這時北伐軍節節前進的時候，上海雖然在聯軍手中，集會遊行是不得不禁止，因此這一年的雙十節，也就很淡淡的過去了。

七　最近的八年

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抵定江浙，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的上海，可以說每一個人都充滿了喜氣，因此在九月還不曾過完十月剛開始的時候，已經由市政府、市黨部、市農會等機關籌備慶祝，經過幾次的開會籌備，終於在雙十節那一天，展開了一次空前的慶祝。當時情形，確是熱鬧到極點，但是因爲篇幅關係，我們僅能將重要的摘一點：

一、這一天淞滬衛戍司令部、上海特別市政府、特派江蘇交涉公署三機關，合併在交涉公署外交大樓舉行慶祝典禮。九時半，各機關大小官長及軍政當道約一千多人，由市長及交涉員率領按照禮節舉行，並鳴炮二十一響。十一時半招待中外來賓，計交涉署前停放的汽車，先後竟有一千輛之多。

二、上午十時公共體育場開市民大會，到團體五百餘，人數約二十餘萬。

三、新舞臺遊藝會由上海民衆國慶紀念大會籌備，一時開會，到來賓六千餘人，分日夜兩場，日場節目十七，夜場節目二十四更新舞臺遊藝會由上海民衆國慶大會閘北分會舉辦，參加人數約萬餘人。遊藝節目二十三。

僅是上面提出的三項，已經可以想象得到這一天的上海，是多麼的熱鬧，雖然關於參加的人數，報紙上紀載的未免失實但是這一年的雙十節上海有空前的盛況，誰也不能否認的

民國十七十八這幾年的雙十節，雖然在事先同樣地由各機關籌備慶祝，但是怪得很，要想有十六年那樣的盛況是不可能了。到九一八以後，東北四省淪陷，接着一二八降臨，滬地滿目慘象，雙十節雖然每隔一年總得逢到，而慶祝的心情，誰也打動不起。因此最近幾年的雙十節，總是平淡的度過去至於詳細的情形，好在時間隔得不遠，恕我們不再多寫了。

八　總說一句

如果將二十三年以來上海雙十節慶祝的情形來總說一句，可以知道最熱烈的是民五和民十六兩個雙十節最冷清的是民三和民四民元民二以及民六到民十五這幾年，都是在普通慶祝情形之下度過去。從民國十七年以後，照理想是可以一年熱烈一年，但是因爲政治不甯和外侮頻仍，所謂民十六雙十節那項熱烈的記錄，始終保持着沒有打破。今年的雙十節，全國運動剛在上海開幕，預料比往年該熱鬧些，不過這種熱鬧還是「苦中作樂」的味兒，我們希望民國元年總理在寰球中國學生會那一段演辭裏的幾

句「願吾同胞自今以後亦須有冒險心堅忍心，協助政府，以造成地球上頭等大國」的話能夠實現，那時候才是我們眞正慶祝雙十節的日子

人物

上海喬公子

一 引言

「英雄無命佐皇廷，滴水崖頭隊將星，天不欲延明國祚，喬公子拔枉精靈。」

這是秦榮光爲明代上海鄉賢喬一琦所作的一首竹枝詞。說到上海的人文，在明代中葉以後，可稱盛極一時，相業如徐光啓，政績如潘恩，直諫如董傳策，學術如陸深，書法如董其昌，都是名垂史冊，爲後世所欽仰。其餘科第鼎甲，衣金紫當方面重任的更指不勝屈。即就武科而論，登進士的有十五人，中舉的有五十四人，位至參戎以上的亦有七八人，濱海小縣人文的發達，也算極盛的了。不過武將的功業，除喬一琦外大都淹沒無聞，比了文臣不免稍見遜色而已。

喬一琦是明萬曆三十一年的武舉人，歷官至遼東鎮江堡游擊，風流如儒將，而衝鋒陷陣雖古時猛將無以復加。當萬曆時滿族崛起遼東，時來侵犯邊境，一琦以游擊官率五百兵爲劉綎先鋒，破寨十座，斬將二人，深入三百里，血戰四晝夜，徒以孤軍無援，力竭戰死，可稱壯烈之至。一琦的事蹟，明史附見劉綎傳，但僅記死事，語焉不詳；縣志雖有專傳，闕略尚多，爲紀念首遏胡虜兇焰的先烈，並表彰鄉賢起見，茲彙述其事蹟於

火。

二　喬氏家世

喬一琦本是世家子弟，曾祖名積，官安陸州判，自約極嚴，時稱長者。祖名訓，官霄德丞，頗多惠政，見祠於名宦。父懋敬，字允德，號純所，以進士起家官刑部主事，更由員外郎遷福建僉事，後轉江西參政，升湖廣按察使，以廣西右布政使致仕。懋敬生性孝友，所至必奉母同行；居官極清廉，雖位至藩臬，仍布衣蔬食，不脫寒儒本色。當官福建僉事時，正值倭寇初靖，地方土劣豪強不奉法，極稱難治。懋敬到任後，振刷吏治，撫循集黎，恩威並用，寬猛相濟。於是瘡痍漸復，土豪匿跡。又值劇盜嘯聚，聲勢浩大，復上破賊方略於制府，率兵擊賊，轉戰至廣東韶州境，別出奇計，結合呂宋兵直搗賊巢，殲其巨魁，賊勢方平。一琦的產生，正值懋敬任福建僉事的時候，其年是一五七一年，卽明隆慶五年。

何三畏雲間志略記喬將軍伯圭傳說：懋敬在閩僉憲任上，一天晝寢，夢見宋韓琦來拜訪，醒來內衙就報生了公子了，因爲韓琦字稚圭，後封魏國公，所以就取名叫一琦，字伯圭，號原魏。一琦在襁褓中，就是玉質霜眸，狀貌非常魁偉。那時候福建有一位陳姓的先達，很精風鑑，見了一琦的相貌，就說這位公子的風骨，不亞於漢代的班定遠，但未必能生入玉門關，要請善爲養育，將來當有一番功業可見。

三　少年時代

生有異質的喬一琦，在孩童時代，已是天才絕世，讀書一目十行，所以在十六歲上就做了諸生。隨後又

進太學，到部門應試。三場完畢，文字甚覺得意，出示懋敬門下的幕客，也無不贊賞，都道如此佳作，取青紫殆如拾芥，這一科定必高中無疑，並同聲向懋敬致賀。不料文章無命，文字雖佳，不入試官的眼目，發出榜來，竟是榜上無名。以後再來一回，依舊還是名落孫山。一琦從此厭薄經生儒業，傾向於棄文就武了。他覺得大丈夫生不能封萬戶侯，死亦當留萬古名，長此坐守寒氈破硯，局促如轅下駒，如何會得成就事業呢！

因爲文場失意，而使文質彬彬的白面書生，一變爲遊俠少年。一琦於是開始結納豪傑，疎財重義，矜尚意氣，走馬擊劍，並學習起孫吳兵法來了。他本有天賦的膂力，常用大繩索縈懸巨石，插身其間，奮呼拳擊，忽進忽出，可以毫髮不傷；又能開五石弓，向左右射；慣用巨槊運動如飛；騎馬的技術也不弱。因此他的武勇騎射，名冠三吳，人家便都稱他爲喬公子。

南吳舊話錄載一琦嘗馳馬過一牌坊，他手攀坊楹，用雙股夾馬，令四蹄懸空，離地二尺許，旁觀的人無不歎絕。三岡識略也有類似這件事的一段記載。雲間志略又載一琦里居時，有一顧姓狂生，常常輕辱一琦，有一次竟在稠人廣衆前痛詆起來了。他說喬一琦無非是大言欺人，有什麼勇力，竟然浪得虛名。語既侮慢，又加喃喃不休，這時意氣自豪的喬公子，自然忍不住氣憤，要從座上跳起來了。他一到庭前，便請堂中的賓客出來，說願和顧姓鬪一次力。鬪法是每人坦腹受擊三拳，藉決勝負，並可叫顧姓先來打三下。賓客中有撫叩一琦腹部的，覺得其腹硬如石鼓，而顧生却是不識相，偏要來嘗試一回，那知用足力氣，打過三拳，一琦竟是絲毫不動，如若無事；這輪到一琦還擊，祇見一拳出去，顧姓已倒在地上，起不來了，於是不得不叩頭哀求，

免打以後兩拳而衆客也幫同解勸，方得負痛踉蹌而歸，顧生因受傷過重，回家後不到三月，也就死了。

這時代的喬一琦疎財重義，好勇尚俠，凡狗屠賣漿吹簫擊劍的一流人物，祇要有一技之長，無不爲座上客，眞像是演義小說中游俠公子了。因爲他的武技極精，吳下一般武屬官弁，無不敬憚畏避；但是他狂放不羈的行爲未免常爲鄉里先進和拘守繩墨的士夫所訾議。剛巧吳下有幾個無聊子弟，私冀天下有事，可以從中取利，時時流露出不肯安守本分的言語，風聲傳到地方官的耳內，自然要拘捕懲辦。不料這件事竟牽涉着喬一琦，於是一琦也就被捕入獄

在牢獄內的生活，一琦就是大練習其書法，他摹倣的是懷素帖。撫按兩台窮治他們的不軌案件，經過一年多時期，可是始終沒有得到實據，最後也就把他們釋放了。等到一琦出獄的時候，書法已經成功，所寫多龍蛇飛動的姿勢，於是一琦更爲多才多藝了。

四　將才初展

其時明朝的天下正當多事，身懷絕技的喬一琦，自然不免起「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慨，每見風塵揚起，輒北向長歎說：「天下男子奈何獨使喬伯圭不得向刀劍中討生活」

俗語說「有志者事竟成，」喬一琦到了三十三歲頭上，果然得中武舉了。時江南巡撫是周孔敎，素仰一琦的武勇，竟刮目相看，待以國士的殊禮，並委一琦做把總練兵孟河。孟河本是劇盜出沒處所，不逞之徒無慮數千人，專以劫掠客商爲事，不但越貨，並且殺人而投屍於河。迨一琦奉檄到任，羣盜聞風散逃，不敢再

在境內逗留，其先聲奪人如此，當時喬公子的英雄，就可想而知了。

有一次，孟河中發見一艘巨大的盜艦，揚帆鼓噪而來，兩岸商舟震慄懾伏，驚惶無措，恰好一琦巡行來到，立即引弓發箭燒去他的布帆，盜船便不能前進，並且羣盜知發箭的人就是喬把總，自料萬敵不過，只好棄船泅水遁去。但是羣盜尚不甘失敗，隨後派了一名劇盜喬裝鑷工，直造營內，要想就理髮的時候乘機行刺，迨鑷工舉起小匕首，要從一琦耳畔刺進的時候，驀見這位把總的象貌，威嚴如神明，就此手戰股慄，竟不敢下手。迨一琦覺察，執而拷掠，纔知道是盜窟中派來的間諜，於是就梟首示衆，一軍無不驚服。

孟河盜藪經一琦的鎮壓，竟然成爲商旅往來的坦途。直指使者薛某特爲上疏表薦於朝，疏中有「七尺長軀，騎射巧兼其技；一腔赤膽，韜略雅擅其長；素懷裹革之忠，久切報君之志」的語句，蓋無異視一琦爲天下奇才了。因爲這一次薦舉，一琦得蒙欽授遼東廣甯衛守備。

五　策馬關外

廣甯衛在明洪武間設立，屬遼東都指揮使，地點在錦州的東北，今名北鎮縣。這是明代邊塞後防要地，喬一琦到任以後，少不得要礪兵秣馬的將軍容整頓一番。其時懋敬的故人熊廷弼正充遼東巡按，一見一琦，便大加賞識，留語十日，深加契重，並謂「人言南方人沒有將才，看了喬守備，便知此語無稽。」迨熊回京覆命，就調一琦守衛撫順城（即今撫順縣）。地點是更近於邊塞了。

從廣甯取道到撫順的路上，正遇着一位姓張的遼東巡撫，任滿回京，虜騎突來，圍困數重。喬一琦便策

與虜交戰，力斬其渠魁數人，虜不能敵，便解圍散去。於是張巡撫大爲感謝，一到北京，便奏喬一琦才可大用，從此又被調到滴水崖駐防。

滴水崖的地點，現已無考，雲間志略謂「密邇胡部，最稱要害。」張鼐撰「遼傳謂：「在山海關之東，壁立千仞，積石如蝟繞崖下。」一琦到任以後，首先修繕城堡，訓練士卒，並宣佈威德，一境帖然悅服。時適有胡婦老娘子，率衆攻龍門，守衛龍門的參將力戰而死。再進便到滴水崖，一琦單騎到敵營前斥責說：國家未嘗薄待汝輩，現在來此意欲何爲。胡婦答以老婦別無他求，但願一識喬將軍。一琦謂汝輩既是好意而來，爲什麼要用許多兵馬？於是胡婦便率親信五六人入見，以賓主禮接待，嚴定賞格，相與歡宴而去

這時期遼東巡撫是周永春，巡按是陳玉庭，對於喬一琦的將略和勇力最爲佩服，敬禮也出諸將之上。周陳兩人還知道一琦寫得好字，所以叫他在滴水崖的石壁上寫「鎮星之精」四個大字，每字方廣二丈，凌空矗立，數十里外咸得望見，筆勢健勁雄奇，頗增邊關壯觀。

明萬曆中年，滿淸崛起於建州（今吉林柳河縣境）。到一六一六年（萬曆四十年）滿酋愛新覺羅奴兒哈赤僭號稱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建元天命，於是邊境驟告緊張。時朝中大臣多以缺乏將材爲慮，科臣首薦一琦，可以獨當一面，因而擢升遊擊，進守鎮江城。鎮江原是綠鴨江上的一座城堡，在今鳳城縣東南和朝鮮交界處。此時喬一琦已負着兼防朝鮮和滿淸的重任了。

遼東總督汪可受及周陳兩巡按，聽得調一琦到鎮江堡，都很歡喜，以爲喬遊擊一去，可以東顧無憂了。

但遼東經略楊鎬和熊廷弼有隙，因一琦是熊所賞識的人，因此猜疑一琦。許多僚友都勸一琦不要東去，說建州的事情不容易辦理，但一琦很慷慨底說：大丈夫爲國家出死力，是不能計算利害的，但願遇着滿奴一決雌雄，便可死而無恨，且經略爲國求才，也決不至和將士爲難。一琦既決定意志，便即到鎮江堡任事，日夜訓練士卒，以備戰守。因鎮江堡逼近朝鮮，所以朝鮮邊界的守兵，也盡歸一琦統帶。楊鎬時命一琦出口哨探，也時有斬獲。這是一六一八年的事。

六　四路大戰

一六一八年（萬曆四十六年）四月，滿兵攻撫順，千總王印命戰死。巡撫李維翰命總兵張承廕率兵赴援，又幾乎全軍覆沒，於是除撫順外，還損失了撫安、三岔、白家衝三處城堡。同年七月，滿兵又從鴉鶻關進圍清河堡，城破副將鄒儲賢，參將張旆，部將二十人，兵民萬餘人俱戰死。經略楊鎬見滿奴勢盛，遂徵兵四方，圖大舉征伐。同年十二月，各路援兵大集於遼東。時進攻方略未定，而朝臣以師久餉匱，日發紅旗催楊鎬進兵。

一六一九年正月，遼東經略楊鎬，邀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玉庭及諸將等，開軍事會議於遼陽。即席議決分四路出兵，進攻滿都建州衛（清稱興京，今名新賓縣）。派定山海關總兵杜松爲左翼中路主將，輔以舊總兵趙夢麟，保定總兵王宣，率兵六萬由撫順趨渾河攻其西，並以廣甯道張銓爲監軍。派遼東總兵李如柏爲右翼中路主將，輔以遼陽副將賀世賢，率兵六萬由清河出鴉鶻關攻其南，並以遼陽道閻鳴

秦爲監軍。派開原總兵馬林爲左翼主將，輔以大同副將麻岩，率兵四萬，並游擊竇永澄監葉赫軍，俱從開原出三岔口攻其北，監軍是開原道潘宗顏。又派遼陽總兵劉綎爲右翼主將，率兵四萬，並以遊擊喬一琦率壯卒五百人監朝鮮兵從寬甸口向蕭鄂路搗其後，監軍是海蓋道康應乾。四路大兵共二十萬，號稱四十七萬，約期三月一日出邊，四路並進，直搗滿奴巢穴。

二月十一日楊鎬在遼陽誓師出兵。恰巧天下大雪，兵隊不能前進，右翼中路主將杜松以貪功輕敵，先於二十九日夜間出撫順關挺進。三月一日抵撒爾湖谷口，遇伏稍受損失。二日抵吉林崖，滿兵以六旗之衆來援。三日杜松兵爲滿兵前後夾擊，全軍大敗，杜松、王宣、趙夢麟俱陣亡，兵士死者無算。當杜松兵到吉林崖時，左翼馬林的兵已到尚間崖，結營浚壕，嚴佈斥堠，鳴金伐鼓，以示有備。及聞左翼中路兵敗，兵心大爲動搖，滿兵乘勢衝擊，左翼兵又敗，馬林僅隨數騎脫去，麻岩、竇永澄、潘宗顏俱戰死。葉赫兵見明兵戰敗，即收兵退回。

楊鎬見兩路兵敗，立卽傳檄右路兩軍停止前進。檄未到，劉綎軍亦覆沒。時李如柏一軍已進至虎欄路，聞信大驚，兵隊爭相奔回，自相踐踏而死的很不少。滿兵乘勢追殺，又死千餘人。四路大兵只餘這一路沒有全軍覆沒。

劉綎所當的一面，道險而遠，崗嶺重疊，多森林僻道，兵馬不能成行列。但是劉綎知道喬一琦智勇足恃，便命一琦作左路的先鋒，獨當前隊，於是一琦監着朝鮮軍出鎭江堡，劉綎大軍出寬甸口，到涼馬甸會合前

進。二月二十五日出兵向董鄂路，一琦覺得孤軍輕進，易招危險，告劉綎且慢進兵。但劉綎是久經大敵的猛將，所用鑌鐵刀重一百二十斤，能於馬上輪轉如飛，當時出名叫作劉大刀，他看滿洲兵簡直不在眼裏，自然不肯聽喬一琦的話。於是整軍直進，二十八日到牛毛寨。滿洲兵立栅斷路，阻止明兵直入，一琦便率衆斫栅而進，斬滿兵八十餘人。三月初一日兵抵馬家寨，一琦又率兵攻克；二日抵深河，滿洲馬隊萬餘列陣而待，一琦率所部兵交戰，斬獲亦不少；三日再進至牛彔，又遇滿洲馬隊五百餘騎，互相搏戰，滿兵不支敗逃，傷滿將二人，滿兵五十人，獲得器械牛馬無數。四日劉綎再令進兵，一琦諫說：此地深入山險，未審道路虛實，頗不宜於鳴鼓前進，且連日敵兵連敗而退，怕是誘我深入，別有謀略。劉綎以兵隊已深入三百餘里，離滿都不遠，急欲長驅直搗敵巢，且爲杜松一路兵的策應，所以不但不聽一琦的諫，還逼着一琦立刻進戰，初不知左翼中路兵已在昨日潰敗，杜松也戰死了。

時左翼兩路兵已全敗，滿酋便移得勝的兵六七萬人，併力來禦劉綎，將劉綎的兵包圍起來。喬一琦率親兵五百人，奮勇奪圍而出，轉戰十餘里，始和劉綎的兵會合，因整隊同禦追兵。一琦挺身力戰，手斬滿酋第三子阿都，及滿婿火胡里奴二人。

滿酋見子婿被殺，而劉綎的軍營又四面下鐵蒺藜，屢攻不破，於是想出僞計來了。他將捕獲的杜松敗兵一隊，仍穿明兵制服，並持令旗到劉綎營中，請劉綎出兵去援救杜松。劉綎不知是假，居然開營放入，滿兵便乘勢湧進，四面伏兵又起，營內遂亂，劉綎退入後營，後營又潰，綎於重圍中受流矢死，其養子劉招孫最爲

驍勇，突圍護縱，格殺滿兵數人，亦力戰而死。時喬一琦手執虎尾叉，指揮朝鮮兵殺入重圍，鏖戰數十合，手斬數十人，亦爲流矢所中敗退（此據雲間志略所記，與清東華錄及明史記載頗多出入）。

海蓋道康應乾的一枝兵和朝鮮兵，駐紮在富察的曠野，攜帶火礮不少滿兵乘勝來攻，明兵發礮抵禦，而大風忽起，沙石飛揚，烟塵俱撲回明營，兵心大亂，滿兵就勢衝擊，此一路兵又潰，死萬餘人，康應乾僅率數百人逃出。於是楊鎬所統的四路兵全敗，共死文武將吏三百餘人，軍士四萬五千餘人，損失馬駝甲仗無數。

七　壯烈捐軀

喬一琦既中流矢敗，率殘兵退入朝鮮營，據固拉庫巖（南吳舊話錄作靑石山，上海縣志作滴水巖）自固，而朝鮮都元帥姜宏立，副元帥金景瑞尚有兵五千人，眼看明兵已敗，便向滿兵投降。他們知道明兵都被殺害，所餘祇一遊擊和少數親兵，想要執着一琦去獻功，並叫副元帥先到滿營充質，約定明早率衆投降，且將明將執而擲於山下。

當一琦鎮守滴水巖時，有一位松江少年叫富文的，正隨其父在遼東甯前所經商，年紀只得十七歲。偶然有一次在酒醉後走入教場，遇着一個騎赤驑馬執棗木棍的兵士，縱馬馳驟。他是少年好事，並且在酒醉之後，就直前叱咤起來，以致人馬俱大驚辟易，這一班兵勇當然不肯就此干休，便想要借故殺死富文。富文於是逃避到滴水崖，隨後結交勇士二十人，名爲拜香兄弟。迨喬一琦到任，富文以爲同鄉，來到便率衆謁見一琦於私第，一琦一見大喜，立解狐裘爲贈。在喬一琦受困在固拉庫巖的時候，這二十一位拜香兄弟來了。

哼滿兵闖山的不下數萬人，富文同着一琦說：我如不能三次衝貫敵人的陣勢，便算不得勇武。於是率領着二十人同行馳馬而出，一琦登高瞭望，但見敵營如風起水湧，當者盡皆披靡，等回到巖上，檢點人數，損失二人，而十九人的袍袖多已染成赤色了。休息了一刻，這十九人又去，這樣到第三次衝陣，喬一琦見滿兵旗倒轍亂，騷動不堪，最後又見一大纛旗將折復起，這正是富文努力殺敵的時候。這一次回到巖上，人數又減少了一人。一琦撫着富文的背說：老兄眞是神勇，我是萬及不來的。

在富文衝過三陣以後，滿兵愈來愈多，困拉庫巖完全被包圍了，朝鮮兵更驚懼得哭起來。富文急和他的弟兄割生羊肉飽啖，向喬一琦辭別說：我等素沒有隸屬兵籍，這一次的來意，原在爲爵軍設法的。一琦知道他們的意思，是勸他逃去，因而仰天長歎說：兄等徒死誠然無益，倘能脫出重圍，保全性命，將來總有識得諸位英雄的人，還有一番事業可做。至於這一回的敗，全因統兵長官不聽我諫所致，好像有天意似的。現在既到這樣地步，我是唯有一死，我義不肯屈節辱國，也肯不屈節辱身的。於是富文和他的拜香兄弟十七人，便抄着小路逃出重圍，而一琦便自投危崖而死（清東華錄作自縊死）。他的家將盛勇，也是一個驍勇善戰的猛士，就隨着主將一同殉難；同時殉難的親兵還有四十二人；便是一琦所騎的駿馬，也自巖上躍墜斃命，喬一琦所帶親兵五百人，到此已全數結束，富文等十八人雖是夜行晝伏，脫離戰地，但祇剩四人得生入山海關，富文也就入終南山做道士了。

一琦死後，朝鮮國王上疏明廷，略稱：「陪臣不能訓士，有帥二人降賊，爲陪臣羞。……有如天朝遊擊將

軍喬一琦者，手斬酋愛子愛婿，足奪旗裘之氣，而以勢窮力屈，烈烈而亡，豈非萬人之敵大國之光哉。……」

一琦的慷慨死難，朝鮮人也是很感動的。

遼東的空前慘敗，死了許多將吏士卒，兵科楊漣奏聞，萬曆帝少不得要致祭陣亡死事的人，並優賜贈卹，來一套照例的廟文。喬一琦是在次年三月間得贈都督僉事，襲陞四級，廕子本衛世襲百戶，仍予祭立祠奉祀。到了一七七五年（清乾隆四十年）清廷賜謚忠烈，入祀忠義祠。

八　生平餘藝

上海喬公子除以任俠著鄉里，忠勇震邊塞外，詩文書法俱都來得。他是天才絕世的人，於書無所不讀，詩文極奇警超拔，著作有故藝稿，惜已散佚無存。他所做的詩，雖尚有少數流傳，亦僅一鱗半爪而已。

姚弘緒輯松風餘韻，載有喬一琦詩十餘首，茲轉錄數首於下，以見一斑。

「長干行

少小解含羞，低頭却懽讌，相見卽相離，重逢不識面。
出帷牽小姑，問郎在何處，小姑向儂言，早向雅塘去。
聞說雅塘水風濤八月多。郎舟歸未得，音信近如何？
漠漠江上雲，惻惻意中人，飛雲有往復，人去不知春。
夢裏報歸舟，已下巴陵道，古風凌曉看，獨有孤飛鳥。

贈趙古城

見說紅顏日，曾居大將營，只今垂短髮，猶擬是長城。幃幄貪文武，邦家仗老成。素聞黃石略，願以投書生。

送杜文姚大之東陽

雲旆霓旌出帝畿，銅章墨綬路生輝。卽今匹馬從南去，他日雙鳧向北飛。

吳越由來是一鄉，山川佳處卽東陽，湯湯溪水流無盡，白日彈琴不下堂。」

讀了以上的長千行，風流旖旎，幾不像是持長鎗大戟的人所做的，卽如其餘兩首，亦可無愧爲作家。又吳履震五茸志逸卷五，載有天啓五年元旦，喬一琦在李家衡家降乩詩一首，頗虎虎有生氣，以其與喬一琦的個性很相像，併錄於次：

「當年裘馬五陵徒，俠客場中氣亦粗。待詔明光渡遼海，彎弓元菟扼強胡。一身轉戰三千里，四月軍坑十萬俘，回首故園惟有泪，精魂夜夜向東吳。」

喬一琦所寫的字，有喬將軍草書帖及金剛經石刻兩種行世。草書帖是寫他自已做的詩十八首，寄給他兄弟喬仲安的，前附丁遠所寫的喬一琦像，後有葉鳳毛喬光烈兩跋。刻石舊藏喬氏家祠，後移於也是園，但搨本流傳頗少。

金剛經石刻係一琦集王右軍書刻石，舊藏法華觀音寺無梁殿，嵌在壁間，後寺燬於火，石亦殘缺，清乾

降時天華人李炯命子熙坡覓得初搨精本，補摹六石，炯作浮海觀音供座，有李炯及喬鐘沂兩跋。

喬、趙二生的大概事蹟已具詳前述，但其遺聞軼事流傳在鄉里的還不少，暇當另爲搜集備考。

吳歷傳評

一　緒言

吳歷是清初著名的一個畫家，約三百年來中國談書畫的人沒一個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和王時敏、王鑑、王原祁、王翬、惲格同被稱爲「四王吳惲」，換一句話說，就是清初六畫家之一。

他雖非上海人，而久住在上海，所以後來上海縣志的游寓傳裏也就有他的名字。

然而自清史稿、蘇州府志、常昭合志、上海縣志，以及私家的記載，對於他的事蹟，都有不明瞭之處。這是甚麼道理呢？就是因爲他是個天主教徒，較早的記載，有意諱言，較遲的記載，輾轉誤解，輾轉抄襲，所以弄到後來，連記載者自己也「莫名其妙。」

然而他的遺著被保存在天主教徒方面的，還是不少。他的墳墓在上海，至今還存在，墓碑也沒有磨滅。我們現在就根據這些信實的史料，將他的事蹟整理整理，寫成一篇有系統的吳歷傳評，雖然不能說是絕對的完備，但總算是相當的完備。尤敢說是絕對的立在客觀的立場，盡力求事實的真確。

二　吳歷的生平

吳歷，號漁山，常熟人。其所居之處，在常熟縣北一百九十步相傳其地爲孔子弟子子游的故居，有井，名言公井，水色如墨，號爲墨井，又稱墨井。漁山居其地，故自號墨井道人。

漁山生於公曆一六三二年，即明崇禎五年（從墓碑說推算如此，與李杕所撰行狀略異，詳見下文）。一六四四年，即崇禎十七年明亡時，漁山爲十三歲。

漁山爲明都察御史吳訥裔孫。訥字敏德，號思菴。明洪熙時官監察御史，宣德時巡按浙江，旋巡按貴州。後官南京右僉侍御史。正統五年告歸，卒年八十六。謚文恪。著有性理補註，小學集解，北溪字義，惜菴文錄，文章辨體，文集等共若干卷。

訥於漁山爲七世祖。漁山父早死，母甚賢，善教育其子，使他學科舉文於陳確菴（瑚），因爲諸生。然漁山性淡泊，不慕榮利，但專心於藝術；學詩於錢牧齋（謙益），學畫於王煙客（時敏），學琴於陳岷阿。無不精妙，而尤工於畫，即藉畫取潤資以養母。

漁山娶某氏女，生二子。既而母歿，自是哀毀，鬱鬱不樂。於死生苦樂之故，思之不能徹悟。旋聞天主教名，與教士交遊，考問其教理，乃有意歸皈。未幾，妻亦亡，修道之志愈切。發「三絕願」。甚麼叫三絕呢？就是絕色，守鰥貞；絕財，甘貧乏；絕意，從長命。他將此意和教士商量，遂實行其志願。時在華比國人柏應理（P. Philippe Couplet）司鐸將往羅馬，漁山乃慨然欲與同行。漁山何故欲往羅馬，不得而知，大概總是爲了入教會的關係。

漁山於公曆一六八一年即清康熙二十年，料理家事，別其二子，隨柏應理而登程。此時漁山五十一歲。他們先到澳門，漁山便留滯在那裏不曾實行往羅馬。旋於第二年入教。後人說漁山嘗遊歐洲，實因此而致誤。而他到澳門也是由陸路經江西而到那邊，並不是由海道去的。後人說漁山浮海，也是不準確。他的澳中雜詠三十首之第二十九首云：

西征未遂意如何！滯澳冬春兩候過。明日香山重問渡，梅邊嶺去水程多。

他的自註云：「柏先生約余同去大西，入澳不果。」這是他自述欲往羅馬而復中止的話。「明日重問渡，」是說由澳門回來。「梅邊嶺去水程多，」是說越大庾嶺下贛江而北歸。「滯澳冬春兩候過，」是說往在澳門經過冬春二季，就是一六八一年秋冬間到澳門，而於一六八二年春季北歸。澳中雜詩三十首之末首云：

江路陰晴覺較量，歸帆遲緩下南昌。榜人還認冬來客，爲報春流比舊強。

他的自註云：「予歸途多雨，水漲行舟。」這一首詩是他自述歸途中入江西境下贛江到南昌的情形。他說：

「榜人還認冬來客，」這分明是說他往澳門時也是由這條路而去的。

澳門雜詩三十首，他自述在澳門之事，「往」至「返」首尾完備。據此，他在澳門自冬到春，只有兩季。

他的墨井題跋中亦有一條云：

墨井道人年垂五十，學道於三巴（三巴，寺名，詳見下文），眠食第二層樓上，觀海潮渡日已五閱月於茲矣……

他的題跋一卷，多半是題畫之作，然其中也有記澳門風俗人情之處，類乎雜記。上面所引的一條，是題跋中的最後的一條。他說「已五閱月於茲」，按自冬到春兩季約五個月，與「五閱月於茲」一句正合，據此他住在澳門的時期，是五個月光景，然清末李問漁（杕）所撰吳漁山先生行狀，則與此略異。李氏行狀中有一段云：

「……乃部署家事，棄二子登程，年已五十有一，此康熙二十年事也。比抵澳門，寓耶穌會教堂，（原註：堂名三巴，即聖保祿之名首音，）院長某知先生意，請留此修省，免數萬里跋涉之勞，先生曰：諾！於是西行之意絕，而柏子獨往羅馬。明年，先生入會，初學會規，兼讀辣丁神學教律諸書閱二年，發三絕願。康熙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某主教行禮，晉先生司鐸職。年五十有八。後回滬，傳教於上海、嘉定等處。」

如照這一段記載看，他於康熙二十年往澳門。時年五十一歲，於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一年入教，於康熙二十七年晉司鐸職。時年五十八。接著說「後回滬」，是說他於五十八歲後回滬。則自五十一歲自五十八歲，這幾年似乎都是在澳門，如此，他在澳門有八年之久，彼此不同，未知孰是。大約在這幾年中間，他回來了，又再去一次，李氏行狀所記，是總括前後兩次在澳門的時期而言。如此解釋，雖尚未找到實據，然於兩說都可通了。且後人多說他再至歐洲，（詳見下文）其語雖未知所據，然漁山兩度遠行，大約是事實。說他再至歐洲，當然是錯的，應該改作「再至澳門」。

漁山在澳門，一意修道，學辣丁文，讀神學教律諸書。他的澳中雜詠有幾首是說他在澳門時候的生活

情形。其第十七首云：

第三層樓三面廳，無風海浪似雷霆。去來畢竟誰關[illegible]，長保雙飛入畫屏。

自註云：「樓房概有三層，予眠食第二層上。」其第二十五首云：

性學難逢海外師，遠來從者盡童兒；何當日課分卯酉，靜聽搖鈴讀二時。

自註云：「黌館有大學小學，課讀只卯酉二時，搖銅鈴上課。」這首詩，除了記當時的書館的情形而外，並言數年老，不能與一羣兒童一同聽搖鈴而上課，這可以看得出他的生活的一斑。其第二十六首云：

門前鄉語各西東，未解還教筆可通；我寫蠅頭君鳥爪，橫看直視更難窮。

自註云：「西字如蠅爪，橫行讀之，實疾者上。」我們讀了這首詩，可以想見他曾感覺到語言文字不通的困苦。其第二十八首云：

老去誰能補壯時！工夫日用恐遲遲。思將舊習先焚硯，且斷塗鴉並廢詩。

自註云：「余學道計久矣」讀這首詩可知他擬一意修道，將塗鴉書文字、指中之一，然實際上並不能完全拋棄，有些詩及畫是在他入道以後作的。

漁山從澳門回來以後，在上海、嘉定等處傳教，先後歷三十年。公曆一七一八年，即清康熙五十七年正月，十五日病歿於上海時八十七歲，葬在上海南門外天主教士孟由義為他立碑碑文云：

「公諱歷，聖名西滿，常熟人，康熙二十一年入耶穌教會，二十七年登鐸德，行教上海[illegible]

瞻禮日壽八十七康熙戊戌夏季同會修士孟由義立碑。」

按碑文中所說戊戌爲康熙五十七年，這塊碑在清代中年，曾經埋沒在荒草中，同治光緒間，由上海人徐渭仁從荒草中發現重爲樹立。徐渭仁藏有漁山小像，他在像上寫了一篇題跋，說明漁山的事蹟。此事詳載於王韜所撰瀛壖雜志清宣統時李杕所撰吳漁山先生行狀說「葬上海南門外耶穌墓會中」這大概是指宣統時候的情形而言。

墓碑中說「壽八十有七」而李氏行狀則說「壽八十有八」。今從墓碑說，並附記李氏說以備參考。

墓碑中說「墨名西滿」，今按「西滿」爲漁山的西文名字。李氏行狀云：先生洗（受洗禮）名西滿沙勿略，西姓雅古納（A Cunha）蓋當時之華教士皆有西文姓也。「西滿沙勿略」是全名，「西滿」是簡稱墓碑所謂「登鐸德」就是任職司鐸。

三　吳歷的遺著

漁山的遺著，有墨井詩鈔、三巴集等多種，今分述如下：

（一）墨井詩鈔　有小石山房叢書本有清宣統元年李杕所輯墨井集本，爲墨井集之第二卷。（第一卷爲傳記。）

（二）三巴集　內容係詩鈔。有小石山房叢書本，有李杕所輯墨井集本，爲墨井集之第三卷小石山房本只有前三十首，墨井集本多八十四首，爲以前未刻之作。

(三)墨井題跋　有昭代叢書本，有小石山房叢書本，有李杕所輯墨井集本，爲墨井集之第四卷。

(四)吳漁山先生口鐸　內容係趙侖（修令）所記漁山名言，略似宋儒語錄。趙修令生平無可考。口鐸向無刻本，抄本藏上海徐家匯天主堂圖書館，李杕輯入墨井集中，爲墨井集之第五卷。墨井集鉛印於清宣統元年，共五卷，除第一卷爲傳記而外，其二至五卷卽上列四種，卷末又有補遺，計漁山詩九首，附陶淑天懿氏弔漁山詩一首。

(五)三餘集　內容係詩鈔。現尙無刻本，抄本藏上海徐家匯天主堂圖書館，懷琛曾借抄副本，此本爲李杕編墨井集時所未見，但其中有九首曾見於墨井集。

(六)桃溪集

(七)寫憂集

(八)暫永編　以上三種各一卷，原書皆未見，書名見於李杕所撰行狀，

漁山遺畫原蹟保藏至今者價値頗貴，但近三十年來用玻璃版印出的已有多種，頗易覓得。

四　淸史稿以下各記載的錯誤

前面已經說過漁山因爲信天主敎的關係，所以關於他的記載，或有意諱言，或輾轉誤解；於是就造成許多錯誤。其錯誤的總原因雖然相同，而錯誤的程度則亦有深淺。今列舉如下：

(一)蘇州府志云：「晚年絕人逃世，泛海不知所之。」

(二)琴川志云：「晚年絕人逃世，不知所之。」

(三)爾源云：晚年泛海，不知所之」

以上都是說他「不知所之」的。

(四)道光常昭合志云：「晚年浮海經數萬里，歸而隱於上海，或往來嘉定。」

(五)同治上海縣志云：展游數萬里，歸憩海上。」

以上都是說他游歷數萬里而歸隱於上海的。

(六)同治嘉定縣志云：「棄家浮海至西洋，後歸寓城（指嘉定）東十餘年。」

(七)巢延塤鷗波漁話云：「道人入彼教久，嘗再至歐羅巴，故晚年作畫，好用洋法。」

(八)徐渭仁吳漁山小象跋云：「嘗再至歐羅巴」

(九)清史稿漁山傳云：「晚年棄家從天主教，曾再遊歐羅巴。」

以上都是說他曾至西洋或歐羅巴的。

以上九種書三種說法，以「不知所之」最爲疏謬。說他到過西洋或歐羅巴，是因他欲往羅馬，不果，止於澳門，因而致誤。說他游歷數萬里，歸憩上海，是比較的爲最對，而「展遊」比「浮海」爲尤確。但仍沒有說出他遊歷數萬里究竟到過何處。總之，大家所記都不十分明瞭。

不明瞭的總原因，早已說過，是因爲他信天主教的關係；雖然也有幾種書說明他是信教，然因成書的

時代較晚，對於漁山的事蹟已經不明瞭，因明清間稱澳門或稱西洋，因有「至西洋」之說，後來又由「西洋」一變而爲「歐羅巴」了。

五　吳歷的詩

吳漁山的詩集，除了桃溪、寫憂等現已不可得見而外，其他墨井詩鈔、三巴集、三餘集三種，很分明的是三個時代的作品。墨井詩鈔是他早年作的，三巴集是他到澳門入天主教以後作的，三餘集是他在上海、嘉定間傳教時作的。而墨井詩鈔和三巴集又很分明的表現他的三種思想及風格。我們把墨井詩鈔和三巴集細細讀一下，覺得漁山最早的詩是「遺民詩」，稍後的詩是「藝術家的詩」，入教以後的詩，當然是「宗教家的詩」了。就詩集而論，墨井詩鈔是遺民詩及藝術家的詩，三巴集（三餘亦可包括在內）是宗教家的詩。

明亡時，漁山雖然還只有十三歲，然明亡後十年間，一班遺民的文學，當然能使漁山受了很大的刺激所以漁山早年所寫的詩，也就是這一類的詩了。墨井集的第一首，題目是「無端次韻」，這也不知是次何人的韻了，我們看他的詩罷：

十年萍跡總無端，慟哭西臺淚未乾。到處荒涼新第宅，幾人惆悵舊衣冠。江邊春去詩情在，塞外鴻飛雪意寒。今日戰塵猶不息，共誰沉醉老漁竿。

第二首「秋夜」云：

秋夜眠無着，秋聲雙耳盈風多沈鼓角，月小暗山城。野哭那能絕，戰爭殊未平。故人何處宿，惆悵淚縱橫。

第三首「病馬」云：

毛骨尙殊衆，秋深奈病何！戰場空草綠，壯士且悲歌。力盡塵無限，嘶殘歲幾多！主恩知不淺，淚血灑晴莎。

第四首「避地水鄉」云：

二年身世歎如萍，兩鬢相看白漸生。舊里悲秋惟蟋蟀，異鄉愁雨共鵁鶄。南中見說收番馬，京口猶聞拔漢旌。安得此時爭戰息，還家黃葉滿溪迎。」

接下去就是「讀西臺慟哭記」三首，這全是「遺民詩」。以後因他一心學畫，他的詩就以題畫爲多，就變爲「藝術家的詩」了。墨井詩鈔中除了有「題畫」絕句四十首而外，再有「題萬山飛雪」、「題秋江晚渡」等十一首，又有「與陸上游論元季畫」一首題畫四十首之一云：

吟骨衝寒獨浩然，萬山飛雪滿江天。不知何處詩情好，只在梅花月影邊。

四十首之四云：

流水間過拖艇西，幾重樹色隔雲溪。客來盡日吟窗下，松靜門無一鳥啼。

四十首之十云：

一雨初收樹色新，深堂獨坐淨無塵。不須更作江湖計，有客秋來寄紫蒓。

四十首之二十云：

高歌白苧倚舟斜，一曲晴陂滿樹鴉。黃葉亂飛煙水闊，夕波紅處是漁家。

四十首之三十七云：

蕭疏竹樹倚江濱，石脚披莎拂浪新。一帶遠山銜落日，草亭秋影淡無人。

四十首之三十八云：

村叟相逢話雨天，昨宵新漲沒南田。不如賣犢買舟去，結網來張縮項鯿。

這幾首詩的意境閑適簡淡，確是畫家的詩。

三巴集前三十首「澳中雜詠」係記澳門風土人情，及其往返途徑而外，其他多宗教家語。如「感詠聖會眞理」九首之一云：

三一含元妙，靈樞啓妙能。厚生非了義，歸極是眞憑。搏土嗟中落，回天許共升。緝熙純嘏備，先我有人曾。

「感詠聖會眞理」九首之七云：

自天申爾福，有母性徽柔。美麗黃金殿，高超白象樓。人光通上下，渥寵富春秋。蛮蠍含芳處，瞻依十

旋。

這可見他的宗教詩的一斑。此外再有「誦聖會源流」十二首，七克（克傲、克吝、克淫、克忿、克妬、克饕、克怠）七首，並「頌先師周鐸」、「讚聖若瑟」等多首，都是這一類的充滿了天主教的教理及天主教的典故。「三餘集」是在入教以後做的，但宗教色彩則不及「三巴集」中的詩那樣濃厚，在漁山的全部份的詩中沒有特徵，這裏不多說了。

六　吳歷的畫

吳漁山的畫起初是從王時敏學習的，後來便自成一家和王時敏齊名了。和漁山同學於時敏的，還有王翬，後來也和時敏漁山等人同爲六畫家之一。（六畫家詳見第一節。）

這六位畫家之中除了惲格以畫花卉著名而外，其他都是畫山水的。他們的畫法都是師承宋元以來名家的舊法，獨漁山的畫和西洋畫有些關係。鷗波漁話謂「故晚年作畫好用西法。」今人向達則謂「漁山作畫特主意趣，不重形似，則所謂晚年作畫好用西洋法者，毋亦耳入之辭！」（見明清之季中國美術所受西洋之影響一文，原文戴東方雜誌中國美術專號。）今按，漁山見過西洋畫，確是事實。若謂其「題跋」中未嘗言及師法西洋畫處，亦是事實。然既見過西洋畫，於無形中受其影響而不自知，這就是所謂「能融化」，若必拘拘摹擬自己以此標榜，則決非名家所應如此。這話或在情理之中。然我不懂畫，這裏便不必多說了。總之，漁山見過西洋畫，是絕對的事實。

七　吳歷的師友

我們在這裏再說一說吳漁山的師友，以見漁山學問藝術的源流。

(一)陳確庵　漁山最初的業師是陳確菴。確菴事詳見於清先正事略，今節其大要如下：

先生諱瑚，字言夏，號確菴，江蘇太倉人。明季爲諸生。與同里陸桴亭講明義理經濟之學。著聖學入門，分小學爲六，大學爲六。小學先行後知，大學先知後行。小學之終，卽大學之始。而每日課程卽以敬怠善過自考。又以全史浩繁難讀，乃編爲四部，以政治人文別之。手書巨帙，略能背誦。又旁通當世之務，河漕、農田、水利、兵法、陣圖無不研貫。崇禎壬午舉於鄉。赴禮部試，不第歸。時婁江湮塞，水旱洊至，民大饑。先生上當事救荒書，又上巡撫王開江書，而時不能用。明亡後，絕意仕進。父卒，遺產悉讓之弟，避兵行遯，不交人事。康熙十四年卒。年六十有三。所著書自聖學入門外，有蔚村講規、社學事宜、開江築閘書、菊窗隨筆、荒政全書，今不傳。

(二)王煙客　煙客卽王時敏，爲漁山學畫師。時敏，字遜之，號煙客。太倉人。明崇禎初，以官太常奉使楚閩。至淸代，閉門不出。工詩文，善隸書。書法尤爲世所珍。吳梅村文集中有一段記煙客畫的話，今節錄如下：

先朝（指明代）論畫取元四家爲宗，董宗伯爲集其成，而奉常略與相亞。當其搜羅鑑別，得一秘軸，閉閣凝思，瞪目不語，遇有賞會，則遶牀狂叫，拊掌跳躍，於黃子久所作，早歲遂造闢奧，晚更兼采諸家之長，陶冶出之，解衣盤礴，格高神王，追古人於筆墨畦徑之外。

關於王煙客的畫法，讀了這一段文，可以知道其大概了。煙客卒時，年八十九歲。

(三)錢牧齋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其事蹟人所知者，今不多述。漁山嘗問詩法於牧齋，牧齋題其桃溪詩稿有云「漁山不獨善畫，其於詩尤工。思清格老，命筆造微，蓋亦以其畫爲之。士罔未有不汲古，不考文，而可謂之善畫者。漁山執古人之六要六長，以研味於風雅，其進而挾轂古人也，孰得而禦之。」按，桃溪詩稿卽上文第三節所云桃溪集，今已不傳。牧齋題詞，見於陳瑚題墨井詩鈔。

(四)柏應理　柏應理爲漁山入天主教學道師，李杕輯墨井集卷一載其事蹟，係自費氏教士傳略譯出。今節錄大要如下：

『柏應理(P. Philippe Courpiet)，字信末，比國人。生於一千六百二十二年（或作一六二四）。順治十一年來華，傳教於閩豫楚粵等省，於江左爲尤久。康熙十九年（今按二十年），奉檄回羅馬，偕吳漁山先生首途，比至澳門，先生因事不果行，柏乃獨往。一千六百八十二年，西十月初抵荷蘭，後往羅馬。以教士所譯文書四百冊呈獻教皇。教皇悅，飭置御書樓，用示珍重。既而往法國，見法皇路易第十四。法皇許發帑助教士經費。時值葡皇不用教皇令，阻教士東來，柏候十年，始得與七教士回東，行至印度洋，大風作，全舟顚蕩，一箱懸高處，索裂而墮，適中柏頭，受大傷，竟不起。』

(五)王石谷　王石谷名翬，與漁山同里，同庚，又同就王煙客學畫。惟世傳王吳因借古畫事而絕交，今人已辨明其不確。漁山有與石谷尺牘一首，中多勸石谷信教語。其原蹟今在日本，又曾收入淸朝書畫譜。今

錄其文如下，可見二人之交誼。

『憶在蘇堂相會計有二十餘年。人生幾何？遠闊如是！仰維先生之名與智傑出於衆，但百年一蓍，爲之備否？若得今忘後，得地失天，非智也。爲今之計，朝斯夕斯，省察從稚至老，纖悉無遺。蓋告解時口心吐露，不願改解後補贖，得當虔領耶穌聖體，衆領聖寵，以增神力，必有升天之實。此乃第一要務也，幸勿爲煩瑣！托筆代面，諸不宣。清暉先生有道。半我同學弟吳歷頓首。』

今人陳垣跋此尺牘云：

「……此云蘇堂相會，當在漁山自澳回滬後，又加二十餘年，則二人殆皆八十矣。書中言『告解』言『聖體』，皆教中聖禮所謂七事之一也。然告解，領聖體，均須在領洗入教而後，方能舉行。今漁山以此勸石谷，則石谷必爲曾領聖洗之人，特石谷領洗僅爲居士，而漁山之學道則直出家，故其入教之名尤著。二人本同庚，同里，同學，晚又同教，又同享高年，奇也。書中『半我』二字甚新，蓋出利瑪竇友論，曰：『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王肯堂筆麈錄友論，刪此句，則『半我』二字不知所云。……此簡現藏大阪上野氏有竹齋。內藤虎曾收入清朝書畫譜，縱英尺九寸一分，橫三寸一分，中缺一字，非『傾』字即『盡』字也。一九一九年九月，新會陳垣。」

今讀陳跋，可知石谷也是天主教徒。跋中於漁山尺牘『半我』二字解釋尤爲明白，不然，眞『不知所云』矣。

漁山師友中比較關係最深的爲此數人。此外有張雲章，漁山同時人，嘗爲漁山作墨井道人傳。唐宇昭，於康熙七年爲漁山作桃溪集序。陳玉堪，漁山同時人，爲漁山題詩集。余懷，即著橋雜記者，爲漁山題寫憂集。宋實穎、尤侗，皆爲漁山題三巴集。陳砥阮，爲漁山學琴師。墨井集中相與贈答唱和者有陳南浦、陳集生、許青嶼、馮子玉、陳子象□燦文、許師六、吳梅村、何蘐音、張西又、蔣南涯、馮半人□聖公□祖培□天右、唐茂宏、陸上游、侯大年、金民譽□半厓□漢昭、金聖徵、沈惠子□紱吉、張九上等人，又有只稱姓不稱名者多人，及西洋人多人，均不及備載。

八　結論

我們讀完了這篇關於吳漁山的記載，可以得到幾點結論如下：

（一）確知漁山晚年是往來於上海嘉定間，卒後，葬在上海，可以矯正他種記載「不知所之」之誤。

（二）確知漁山只到過澳門，沒到過歐洲，可以矯正他種記載「至西洋」「至歐羅巴」之誤。

（三）確知漁山曾見過西洋畫。（他自己作的畫和西洋畫的關係深淺，暫且不論。）

（四）知道漁山不但是一個畫家，而且是一個詩家。他的詩實在不差，只不過一向被畫名所掩罷了。

（五）知道漁山的詩可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期是「遺民詩」，第二期是「藝術家的詩」，第三期是「宗教家的詩。」

（六）知道漁山遺著的詳細的情形。

(七)知道漁山與王石谷的友誼的情形。

(八)知道王石谷似亦爲天主教徒。

以上各點，都能矯正舊有的記載的差誤，及補充舊有的記載的遺漏。我們讀了，可以知道我們的大畫家吳漁山生平的大概了。

近代名人在上海

龔自珍

龔自珍的生平，說起來，想大家都知道一些，或者，知道的很多很多。張之洞曾經稱許他爲經學家和史學家，那也許是正確的「論定」。現在談談他和上海的關係，也只在學藝淵源上着眼罷了。

龔氏的先世，據稱：「世有隱德」，至自珍的祖父叫「敬身」的時代，纔以科甲起家。敬身和他的兄弟禔身、澡身，在當時的杭州，並有「東城三龔」之目。不過，在現在看來，萬萬不及自珍父子名頭的響；雖然這樣，自珍的學問，一半還是得於「庭訓」的，倘若談到自珍，又怎麼能夠丟開他的父親麗正，置於不論呢？

麗正字暘谷，又字賜泉，別號闇齋（同治上海縣志作字闇齋），乾隆乙卯舉人，嘉慶丙辰進士，曾官上海道台。他的著作有三禮圖考、兩漢書質疑、楚詞名物考以及國語注補（一作國語韋昭注疏）等書。他係有名的小學家段玉裁的女壻，並曾師事段氏。據云：在滬道任內時，因爲宿學重望，「一時高才碩彥，多集其

門。」他的風釆也就可見。夫人名馴，字淑齋，能詩，著有綠華吟榭詩草，後病歿於上海道署內。

自珍初名自暹，字愛吾，更名後，字璱人（一作率人），號定庵，一名易簡，字伯定，又名鞏祚。段氏很愛重他，復以孫女美貞許字，惜結褵未久，她卽疾故。他幼年卽隨父北遊，年二十五歲時，纔到上海省侍麗正，和鈕樹玉、何元錫等人搜討典籍。凡文淵閣未曾著錄的，以及坊間流傳，根據善本校正的書類，他必多方設法，鈔錄副本。後來這事，他自己在「邵子顯校刊婁東雜著敍」裏也曾說起，略謂：「國家以蘇州、松江、太倉州爲一道，睿皇帝朝，命家大人分巡之，自珍實侍任。凡關甄綜人物，搜輯掌故之役，大人未嘗不以使自珍焉。」他的著作生活，論者以此爲兆端。

自珍和鈕氏交誼極好，當時，他倆並涉及詩文的論賞。鈕氏贈他的詩，有云：「大雅久不作，斯文日儻怳，蛙聲與蟬噪，傾耳共嗟賞。浙西挺奇人，獨立絕俯仰，萬卷羅心胸，下筆空倚仗。」可算極盡讚美的能事。此外，有兩個文士來訪問他，一個叫王曇，是他在北平結交的「忘年友」。這人有身世的隱痛，很不得意，當時留居上海有一月之久，到別後的次年，竟病死，自珍乃爲營葬虎邱。一個叫夏璜，是他在北平的「總角交」，那次因事將去北平，紆道到滬和他作別。自珍做了一篇序贈行，文中有「是書生，非俗吏」之語。但到他三十四歲時，夏氏竟逝世，他又作詩悼念，可見他對於文友的交誼，看得很重的。

那時，他已到中年，服官北平，但和上海，還不脫藝文的來往。上海有個秀才，叫李學璜，曾代他做文集序文，他賦詩答謝，有「婦才善哀君善怒，哀以沈造怒則飛」之句，原來李的夫人歸氏也能詩，有千餘篇的著

作。除此以外，他還先後做了三篇文章，一係上海張青琱文集敍，一係上海李氏藏書志敍，一係上海徐泰母碣，都是有關藝文的珍品。現在都被人收在他的詩文全集裏。

龔橙是自珍的長子，字昌匏，後更名公襄，號孝拱（淞濱瑣話作名孝拱字公襄），能傳家學，因不得意，竟流於怪誕。生時，係在上海，並傳說有一段神話。後隨自珍官遊，住北平最久。中年，作上海寓公，曾佐英人威妥瑪(Wetmore)司理繙譯，和王韜、蔣敦復都有交誼，但後和蔣反目。歿時，也在上海，生平著述，無人收拾，都散失。據云有元志五十卷漢雁足鐙考三卷。

那時，自珍的文集曾有人刊行，僞稱爲他的手寫本。孝拱很不滿意。但在孝拱手裏保存的眞蹟，後爲他的下堂妾偷出求售，竟不知下落。傳說的人，說來好像有憑有據，倘然確實的話，那倒也是「藝林憾事」呢。

宮慕久

宮慕久係上海開埠時的道台，時代雖然距離我們很遠，歷史關係卻極重大。他的事蹟，據同治志名宦稱：

「宮慕久，字竹圃，山東東平州人，嘉慶二十四年舉人。道光二十五年任蘇松太道，力持大體，撫輯中外。西商有狎視廳縣者，慕久戒之曰：吾官雖尊，無刑柄；彼雖小，有刑柄，朝廷分職意也。愼毋狎，將加若刑。商遂戢焉。凡西商有饋送不能卻者，則鐍其物一室中，去官後，封識如故。世尤重之。遷按察使。」

本來，同治志對於上海開埠經過，太愛惜筆墨，可算始終沒有正面提起一句，當然，對於宮氏在職的經

歷，也就這麼寥寥的幾筆了。因此，我們後來的人從這裏所得參考印證的，可以說是竟等於零。不但這樣，它所說的「道光二十五年任蘇松太道」一句話，也有使人懷疑的地方。

請先看道光朝東華續錄裏面有這樣的紀載：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十一月丁丑，諭軍機大臣等；孫善寶奏，辦理上海開市情形一摺，內地販運湖絲，前赴上海，應查明赴粵路程，少過一關，卽補納一關稅數，該領事求免補納，業經該道等告以定章不能更改，該領事無辭而退。著耆英、孫善寶諄飭該道等謹守見定章程，妥爲辦理，毋任妄意干求，致有增減。至開市伊始，商販之多寡，本不能官爲招徠，止可聽民自便。其走私、漏稅諸弊，尤須實力稽查，着卽責成宮慕久、咸齡和衷商榷，認眞經理，毋稍疏懈，致滋流弊。』

據上所述時已在上海開埠以後，而道光二十三年那年宮慕久已在上海可以確定。但還不能將它上面所說「該道」和下面所說「宮慕久」牽合在一起，因爲另外還有一個咸齡罷了。

這裏，請你再看蘇撫孫善寶奏稟清廷的原文略稱：

『竊臣等前准欽差大臣耆英咨會，樸鼎查派令巴富爾前來，管理該國貿易事務，現據蘇松太道宮慕久稟報，九月十七日，有火輪船一隻，由吳淞口駛至上海，詢卽英國領事巴富爾之船。旋據該領事投遞照會，約期而見，該道卽於十八日會督在城文武，親赴大關，與之接晤，情形極爲恭順。該領事帶有夷官麥華陀一員，通曉漢語。據稱：俟將章程稅則逐細講論後，卽定開市日期等情，當經臣等批飭妥速

定議去後連日接據該道等稟稱，已與該領事將章程稅則逐條覈對。反覆辨論，該領事均能懍遵……；隨即議定九月二十六日先行開市等情。臣等查該領事既已到滬，貨船亦有七隻，自應飭令早爲開市，以廣招徠。」

以上所述當然同爲道光二十三年的事。裏面大書特書「蘇松太道宮慕久」；那麽，宮氏在那年已任滬道却是事實。爲什麽同治志要說在道光二十五年呢？（另於職官表中該志紀載亦極含糊。）

許是它是指租界創設時代而言的吧。那倒是不錯的，宮氏確是在道光二十五年纔用告示文件公佈他和英領「交涉定妥」的地皮章程二十三款，卽係現在引人注意的所謂洋涇浜章程以前最先的「租法根本法」，而未經清廷批准者。同治志說他「道光二十五年任蘇松太道，」幸當中還未有「始」字，我們還可以勉強說它沒有弄錯，似乎比較徐愚齋上海雜記將宮氏的姓名誤爲「龔慕九」，還算差強人意的了。

李鴻章

李鴻章在上海的事蹟很多，並且關係重要。現在整理太平天國一段史實的人士很不少，因此，李氏生平也早被人熟知。這裏，我可以從他的一封家信裏看他自己敘述着他在上海的行動。那封信，是他寫給他的母親的，原文如下：

「前賊犯上海，上海官紳立會防局，議結外國助剿，遣使由海道進都，請旨旋得嘉許。至是，賊犯旲

淞口，又盤踞浦東高橋鎮，均為美人華爾，英何伯，法兩提督與法人卜羅德擊退。華爾與白齊文教練中國兵勇習洋槍，稱洋槍隊，為常勝軍。旋華爾陣亡，白齊文以索餉不遂，投賊軍；於是以戈登代領常勝軍。二月曾夫子遣男赴援上海。初曾夫子議遣男別領一軍，由鎮江進窺蘇常。適以上海會防局雇備輪船，遣員至安慶迎援師，遂改令男率楚軍及新募本鄉軍，乘輪東下，紮營於上海城南。聖恩浩蕩，授男江蘇巡撫，男以軍事有燃眉之急，遂以十二月拜表謝恩受職視事；而別授薛煥通商大臣，專辦交涉事宜。營中條例，悉遵曾夫子釐訂之湘軍規則。」

信裏的話雖然簡單，但他在滬和太平軍作戰的經過，可略知梗概；關於他說的「賊踞浦東高橋鎮」一語，在另外一封信裏他更敍述難民苦處，極為動人：

「賊軍踞浦東各地閭里邱墟，雞犬不甯，來滬避難者十萬餘人。芸芸衆生，罹此浩刧，夫妻分散，父子失蹤，一片哭聲震動山岳。男身膺疆寄，職司巡撫，對此景象，寢饋難安。計與賊軍開火二十餘次，各有勝負。前日一役，於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者，計四百餘人，法提督卜羅德亦陣亡。卒賴天佑聖朝，將士歃血，士卒用命，而賊衆盡數覆沒，擬現用士卒之餘勇，進援蘇常，使賊腹背受敵，早日翦滅。」

原來李氏寫這封信時，太平天國的威勢已逐漸消沉，而太平軍已絕跡於淞滬一帶了。

鍾天緯

鍾天緯，字鶴笙，他是淸道光至光緒時，江蘇華亭縣（今松江縣）人。生於道光二十年，卒於光緒二十

六年。六十一歲。

他於三十歲入上海廣方言館肄業。時英文教師爲美國人林樂知，經學教師爲俞曲園。天緯中西學都很好。他於三十九歲時，隨德國公使李丹崖，居住德國兩年。回國以後，以通「時務」著稱於時。在太平天國以後，庚子以前，通「時務」是極時髦的。天緯於當時國際情形確是比同時候的「名公鉅卿」以及所謂「名士」等要知道得清楚。光緒甲午中日戰事既起，天緯亦多所建議。然當道不能採用他的話。

初，光緒八年天緯四十三歲，任上海製造局翻譯館事，與西人羅亨利、傅蘭雅等編譯西國近事類編，及考工紀要等書。光緒十三年離局，至二十一年仍入局繼續譯書工作。先後編譯的書有西國農事類編，工程致富，英美水師表，鑄錢說略，船隖論略，行船章程，考工紀要等多種。但在當時候的譯書界中並不佔最重要的地位。

光緒二十二年，調任機器廠委員、二十三年兼任吳淞電報局長。二十四年，康有爲變法，開經濟特科，天緯被舉，未及試而政變起、二十五年天緯仍在製造局，二十六年卒。

天緯在製造局翻譯館前後有十年之久。然其翻譯工作並不佔十分重要的地位。惟在當時候提議改良教育，自編兒童讀物，則頗爲重要。

天緯於光緒元年，即感舊式教授法之不良。嘗慨然謂「爲蒙師者日強其弟子誦讀四書五經，而聖賢載道之文，說理深奧，通儒耆宿皓首所不能通者，童子豈能領悟，乃但以記誦爲能，而於書中之意義茫然也，

恐非聖賢教人之本旨，」於是提倡所謂「新教授法，」從識字入手，以講解爲先務，而不拘拘於記誦。然是時所用的書則仍爲舊式之書。

光緒九年天緯寓居製造局旁，即以新教授法自課其子。一時親友子弟，多從之學。

光緒二十二年，天緯在上海與張經甫、朱燕生、趙頌南、孫仲瑜、胡中巽等結「申江雅集」之會，每七日一集，討論改良教育，提倡新教授法。這可謂爲後來教育學會、教育研究會等之雛形。

光緒二十四年，天緯在高昌鄉辦小學校四所，實行其「新教授法。」又自編課本十二冊，統名爲「讀書樂」這可謂爲後來教科書之初祖。

這十二冊書的內容，頗爲別致。其第一冊曰字義，其二曰歌謠，其三曰喻言，其四曰故事，其五曰智慧，其六曰格言，其七曰女鑑，其八曰經餘，其九曰格致，其十曰史略，其十一曰文粹，其十二曰詞章。這種編製法在今日看來自然是太不高明；然在大家都在讀四書五經的時候，而有這樣一套「讀書樂」出現，不可不謂爲創作也。

天緯遺著詩文集名爲「刖足集」分內外兩編。其文多爲談「時務」的話，詩亦甚平凡。因他並不是專門文學家，自不當苛論。又有星軺隨筆二卷，格致課存二卷，佐幕芻言一卷，救時一百策一卷，其書今皆未見。

聶緝槼

聶緝槼字仲芳，當一八九〇年（清光緒十六年）時，曾任上海道台。他在任的政績值得提起的，有這樣的三件事：一樁便是華人公園的開放。那公園所在地係在四川路與博物院路之間，本是一塊漲灘，經工部局按照納稅人會決議，闢作公園之用。但該項地產實係中國官有，以前就很多糾紛，至是，聶氏仍認為工部局無權任意處置，提出交涉，並允以官地改為「公用」。結果，公園是造成，但不售門票，並專作為中國人遊息的處所，就在那年十二月十八日（十一月初七日）開放，園中並懸有「寰海聯歡」扁額，為聶氏手筆。

一樁係蘭路的開築。一八九一年（清光緒十七年），工部局計劃自楊樹浦捕房北界起至黃浦止，沿楊樹浦築一灘路，長約七百英尺，因路線侵佔中國官地，並將浦面填狹之故，該處農民羣起反對，且與巡捕衝突。工部局一面要求中國官方將為首四人拘獲法辦，一面仍繼續工事。經聶氏查得實情，即向領事提出抗議，認為路線完全侵佔官地，浦面也不應填塞。領事無法偏袒，主張工部局將該路北端縮短二十英尺，經工部局同意，但仍以中國官方拘辦為首四人為要挾。聶氏對於此項請議加以拒絕，稱謂如工部局將該處浦面恢復原狀，則該鄉民自應拘訊云云。結果，工部局終於讓步，至次年，雙方派員查勘，工部局先行動工改短路線，然後聶氏通知彼方，說已得知縣黃承暄稟呈，將該處鄉民三人拘獲嚴訊，餘一人在逃等語。事情便如此解決了。

還有一樁，是南市的築路，卻與華界市政大有關係。滬南的市面，在乾嘉中葉，本就繁榮。但在一八九五

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以前，尚無新式馬路的開築，行人極感不便當聶氏在任時，也曾經諭飭知縣黃承暄略稱「自本埠大關碼頭起至集水街口止興築沿灘馬路一條，以便行人猝遇火災水龍皮帶易於安設」云云。後因甲午戰爭發生，上海局面不安，此事遂作罷論。但至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知縣黃氏因清理南市浦灘，終於向上海道台黃祖絡作同樣的建議，經轉稟兩江總督，得清廷許可，遂有上海南市馬路工程局的創設而上海市政也即由此發軔。所以，歸根結底的說起來，聶氏還是上海市政的「開山祖師」，不過事實上計劃未經實現罷了。

考緝槼的生平，他係湖南衡陽人，爲曾國藩的女婿。其夫人紀芬，乃係曾氏第六女。他後官至巡撫，現在公共租界有一所聶中丞公學，是紀念他的，因爲他家曾捐助地畝。

余聯沅

說到上海在義和團時代，人們總會想起這一個上海道台余聯沅。他的生平，據上海縣續志載稱：

『余聯沅字搢珊，湖北孝感人，光緒三年進士，二十五年，任蘇松太道。越明年，北方拳匪亂，中外失和，通商各國調戰艦來滬濱，內地匪徒蠢動。聯沅稟承南洋大臣，與各國領事議訂東南保護約款，飭縣嚴懲土匪，地方賴以安謐。性廉而儉，關書餽銀八千兩，却之以舊例；對因捐充龍門書院經費。累遷湖南布政使，署浙江巡撫，卒。敕建專祠。』

右項紀載，值得注意一下的就是「稟承南洋大臣，與各國領事議訂東南保護約款」一句。關於東南

保護約款的訂立，原可算是余氏在任的功績，但其經過並不簡單，要是爲探明眞相起見，文章就不能那樣簡潔。原來東南各省的互保，並非爲江督劉坤一初意所及，更非余氏個人的主張；即言約款條文的擬定也非出自余氏之手。當時，係由沈瑜慶、何嗣焜、沈曾植、陶森甲等多人建議，由盛宣懷主持，電請各省督撫派候補道員來滬會同滬道余氏與各國駐滬領事訂約簽字。盛宣懷事前還十分顧慮，恐怕僨事，經何、沈、陶等人先期約一美國人同往勸說，後又力爲慫恿，方纔應允。張之洞旋即覆電參與；而劉坤一初遲疑未決，經張謇、沈瑜慶在旁陳說，始堅決表示同意；其他各省也先後允派員來滬。當經盛氏擬定條款八條，後又加漢口租界及各口岸，共成十條；並即決定會議日期爲該年，即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六日（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地點爲新建的會審公廨，約定盛氏個人不在簽約之列，對外不發言，但怕滬道余氏拙於辭令，不能應付，他們又想出一個錦囊妙計來

在會議席上，設法使余氏的席次緊近盛氏，以防有什麼難題，由余向盛轉詢致答。到會議的那天，領袖領事華德師（Valdez）果然開口就是一炮，因爲那年五月十五日上諭，有飭各方與外人啓釁之意，即嚴重質問稱：「今日各督撫派員與各國訂互保之約，倘貴國大皇帝又有旨來殺洋人，遵辦否？」當時余氏聽了，大爲躊躇，要說「遵辦」呢，則約不須訂；要說不遵辦，即係逆命，逆命就沒有外交，還能訂約嗎？他回答不了，便向盛氏請教。盛老先生的心思可眞靈敏極了，當即教他回答說今天訂約的事，係「奏明辦理」。這四個字本是公牘專用名詞，外國人已很慣熟。那領袖領事華氏以爲已得清帝俞允，自無問題，當即諾諾連聲

簽字而散。事後，他們都很慶幸這把戲的完成，對於設計人的巧妙，以及盛氏答詞的圓滿，都表示欽佩，而佘氏得安渡難關，自此以後，聲名一震，也就成爲所謂幹員了

以上係根據惜陰室筆記所載著者爲自始至終參與其事的人，當可稱爲信史。（另考張謇年譜，也有此項紀載，）不過惜陰先生載稱該年領袖領事爲古納（Goodnow）查領事年表實爲華德師（Valdez）之誤。

辜鴻銘

一九一一年（淸宣統三年），辛亥革命發生。上海那時新聞紙紛紛登載革命的消息，並且發表一些同情革命軍方面言論。對於這一事件，辜鴻銘很爲氣憤，就在十月二十五日（九月初六日）那天，寫給字林西報一封信，表示一些他認爲重要的意見。信裏約略這樣說：

「今以鄙意重煩貴報登載，意在使外國官團得知此可爲模範之租界，猶屬大淸之世界。若肯從上海報館中癡人妄說，刊刻排滿鬧畫文章，非獨有違萬國公例，抑豈事理之平？外人猶記對於排外之文章情狀何若耶？今獨對於排滿之文章若此，毋乃大謬乎？夫此等排滿文章，意在鼓動長江及各埠數百萬飢民，使其拋却服從皇帝之職，意使乘間起事耳。試又設喻譬之，當印度變亂時，葡萄牙人設有租界在印度。使任令印人刊刻排英文字，如今日望平街前所刊排滿文章，英人豈能置之不言？我愈思英將戈登之誠實盡職矣。」

他這封信，係把外國人、報館、革命軍都駡進了，就是可惜保皇氣太濃重了一點，而他所企望的「戈登」是不會再有的了。當時「排滿文章」是否「意在鼓動」，事隔二十餘年，現在大家總已明白；而辜氏的措詞，却大有挑撥外僑使其對於同情革命之心逐漸拋却的用意，這也不容否認的。

這封書札發表後，中文報紙都曾譯載，並在標題中贈與「怪物」的嘉名。這還能了，他那時正在郵傳部高等實業學堂裏擔任教務長。該校學生得悉此事，立刻請他到來，當面責問，辜氏答詞模糊，學生大嘩，當場即將他逐出。此後未久，上海光復，該校就改名爲「中國南洋大學堂」，由校長唐文治宣佈廢除教務長的名稱，辜氏則不知何往。

最近，蔡元培爲越風辛亥革命紀念特號撰「辛亥那一年」一文，也曾提到這事，說：

『自武昌起義以後，望平街各報館每日發好幾次傳單，並在館門口用大字謄寫，藉示行人；於是望平街有人山人海之狀。辜先生那時正在南洋公學充教員，乃撰一論說，送某報，責問公共租界工部局謂：望平街交通阻滯，何以不取締？南洋公學學生閱之，認辜先生含有反革命意，乃於辜來校時，包圍而詰責之。辜說，言論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辭職。學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復到校。此爲我回國以後所聞，未知確否？』

此段和前項紀載互有詳略，蔡氏親歷辛亥革命之役，聞見當然更爲眞切的了。

詹天佑

從上海到綏遠的路程，似乎也够遠的了，然而從這裏趁平滬通車，到了北平以後，再趕上了平綏鐵路，那倒也十分方便的給與我們，不能不懷想起那踏着實地去幹，够得上人們讚頌的詹天佑。

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平綏鐵路（當時稱京張路）設局開辦。因爲路線所經，有關溝天險，須鑿嶺開山，工程很爲艱巨。當時外人都懷疑國人無此能力擔任，甚且著論披露報紙，謂「中國造此路之工程司尚未誕生」，措詞極盡冷嘲的能事。但到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自北平到張家口一段路工畢竟告成。當行開車禮的那天，中外來賓參加的有萬人以上。我方由郵傳部尚書徐世昌致詞，有「本路之成，非徒增吾華工程司之榮譽，而後此從事工程者，亦得以益堅其自信力而勇於圖成。將來自辦之鐵路繼興未艾，必以京張爲先河，所關非細事也」等語，眞代中國人吐了一口氣。

當時該路工程司，即係由詹氏擔任。我們考他的生平，知道他和上海也有些關係。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曾國藩、李鴻章等奏准清廷，挑選「幼童」赴美留學，札委劉開生爲坐辦，徐潤爲襄辦，由徐蘭彬、容閎二人帶往，經費由海關發給，即在上海籌辦。第一批出國學生，就是中國官費留學生的老前輩了，於一八七二年八月（清同治十一年七月）出發。詹氏爲其時一羣人當中的一個，那時的年紀纔只有十二歲，所擬學習的科目是「技藝」，大概就是現在所謂機械工程了。

後來到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他還發起組織了一個中國工程師學會，這一個學術團體，現在還存在，事業也非常發達。現在的會址，是在南京路。但該會成立不久，詹氏也就故世了。

他爲安徽婺源人詹家本係那地方一個望族。從前在上海經商的詹姓，也很不少。

康有爲

清光緒二十四年，康有爲變法失敗，由北京（今北平）逃出，經上海而轉至香港，得免於難。其時清廷已有電致上海道守候捕拿，然終以外人保護之故，捕拿未得。讀當時申報所載此項新聞，則上海道及上海知縣之狼狽情形，歷歷如繪，眞可笑也。玆照錄其原文如左，以存當時之眞相：

清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九日，申報載一新聞，標題爲「嚴緝官犯。」其正文云：

『前晚一點鐘，江海關道憲蔡觀察，接到京都密電，知工部主事康有爲謀爲不軌，犯罪出京，恐其潛來滬上，奉飭密拿。觀察即飭上海縣黃大令，於黎明時，手持該犯照相，至招商局金利源賬房坐待。一面通知法租界捕房，派出包探，帶領通班探夥，至碼頭守候。至下午三點鐘，新濟輪舟抵埠，令泊浦江，不准傍岸。大令等上船嚴緝，督標騎兵營及撫標滬軍營，各派勇丁前來照料。至五點鐘，搜查無著，始各分馳而回』。

第二日的新聞，標題爲「欽犯無蹤。」其正文云：

『欽犯康有爲謀爲不軌，奉旨嚴拿，經上海縣黃大令在新濟輪船搜查未獲，已紀昨報。江海關道憲蔡觀察以此係要犯，罪情重大，恐被遠颺，即函致駐滬各國領事，請飭捕房包探，一體嚴拿，並懸賞銀二千兩。昨日招商局岡南輪船及太古行重慶輪船抵滬法界，各包探仍帶通班探夥守候碼頭，上船密

查，殊無踪跡。』

第三日的新聞標題爲「犯黨脫逃。」其正文云：

『欽犯無踪，已紀昨報。茲悉欽犯康有爲附重慶輪船至滬，在吳淞口外時，有西人上重慶輪船，挈康下小輪船，送入英國愛斯克兵輪船，載之而去。先是，道憲蔡觀察接得密電，尙有粤省舉人梁啓超卽梁卓如，係康門生，在大馬路開設大同譯書局，亦令一體拿究，因飭上海縣黃大令立發硃籤，派差薛貴，捕役柴穋、徐文，前往拘拿。至則梁已逃避。僅將司事張其明，拉包車之錢阿金，家丁胡啓發，送書之唐阿二、劉德榮五人解縣。下午卽由委員李二尹提案密訊。張供廣東新會縣人。錢供東台縣人。胡供亦廣東人。唐劉同供洞庭山人。均在書局東人梁卓如，數日前已往他處，不知踪跡，亦不知有何事。小的等不過在局管事，餘皆未悉。求恩鑒察。二尹研詰再三，皆不吐實，乃判將張等五人概行交差看管，候再復核。』

九月十三日載一翻譯西報的新聞，標題卽爲「西報述國事要聞。」其正文云：

『工部主事康有爲，奉旨嚴拿，然其得罪之由，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康附太古公司重慶輪船潛逃至滬，在吳淞口外，卽爲英人挈之入愛斯克小兵輪船，未被拿獲。康已於昨日清晨由英公司輪船載往香港。』

丁文江

從今年回溯過去，剛巧十個年頭，係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丁文江那時正在上海。

上海那一年，在江浙戰爭、五卅事件、奉浙戰爭種種劇變以後，總算比較的安定。淞滬的人士剛換了一口氣，便看見當時稱爲天之驕子的孫將軍躊躇滿志的到來，除了挽請陳陶遺爲蘇省省長外，另委丁文江爲淞滬商埠總辦，並不辭勞瘁，自任督辦。陳丁兩氏，據說和孫傳芳都並無舊誼，只是孫仰重他們二人的名望，特地拉來的。一般人都稱譽孫的知人善任，也可見他們倆的名望是怎樣的了。這話且按下不表。

却說淞滬成立商埠一事，確是當時上海紳商學工各界一致熱烈的期望着的。在前一年，就是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的那一年，蘇省當局以爲上海關係重要，非成立特別市不可，照會紳董從事籌備，當卽邀請專家以及關係人士多人共同擬定淞滬特別市公約。此項市憲，實採用歐美市制之長，爲中國市制史闢一新紀元。但其時北京政府對於上海政權却不願就此放鬆，不肯認可該項特別市公約，另又公佈淞滬市自治制和淞滬市區督辦官制，以致局勢僵化；兩者都未經實現。到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這一年，丁氏以淞滬商埠公署總辦名義爲上海事實上最高長官，一般人對於商埠名義的成立固然表示欣感。但該項機關仍屬官辦，不免覺得「滬人治滬」的企圖仍然一場幻夢。雖然這樣，大家還是希望丁氏脚踏實地的來做幾件事。可惜，時局仍然是亂糟糟，欲談建設，眞不知從何說起。除了勘定商埠區域一事外，我們眞很難再找到他的功績了。

勉強說來，也許收回會審公廨，係另外的一事吧。但很顯然的，這事是得着各方的助力，並非丁氏一人之功。這段交涉，經過時間本就很久，自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冬起，到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春

止，前後計經交涉五次，都無結果。五卅案起，收回會審公廨並列爲十三條條件之一，後終因此一事，談判破裂。到了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我方改定計劃，將此項事件作爲局部交涉，繼續在北京開議，但亦無甚進步。於是蘇省當局乘機而起，接受上海各法團的建議，由丁氏及交涉員許沅代表和領團作就地收回的祕密交涉。從五月初最初交換意見，五月二十一日開始預備會議起，到八月卅一日止，先後經過四個月，將協定大綱議妥簽訂。這樣，經外人把持多年的會審公廨總算在名義上收回來了。

總之，丁氏在上海的那一年，也就是這兩樣事情。此外，關於他在地質學研究中曾以上海爲對象的一點，我們倒也不能忘記。上海地質及其構成的歷史，雖尚有待於進一步的探討，但就丁氏僅有的成績而言，我們推他爲科學的上海研究者之一，怕還不嫌過分吧。

丁氏逝世的第二天，本埠字林西報於評論欄內發表短文，敍論他的生平，標題爲「一個眞正的愛國者」，所述頗有足供參考之處，因亟爲迻譯如左：

丁文江博士在四十九歲的壯年逝世，那眞是中國的不幸，而在各方的悼念中，上海應占特殊的成分。一個江蘇生長的人，在一九二六年他曾經做淞滬商埠公署的總辦，在以前孫傳芳督軍的統治下，奠定上海市政的基礎，替現在吳鐵城司令有力的領導着的，做了許多光榮事業的市政府作了一個開路的先鋒。他在職的特殊功績，那就是手創淞滬衞生局的一件事了，經他負責籌劃組織成立，而後來繼任此項工作的人，也都能有相當的貢獻。

他係一個地主階級的兒子，早年就受教育，據他自己所說，彷彿只有四歲的年紀，已經是一個小學生了。後來年齡到了十二歲，對於經書，他差不多都能背誦。雖然還不能夠寫一封通常的書信，但他已經很能夠寫詩和八股文。他這時有些歷史知識，而對於地理，却還完全不懂，至於算學上的乘法，他並不能用它，找得一個總數。

這樣，當他繼續赴日求學以後，這未來的科學家就有了轉變。因爲那學校課程並不嚴格的緣故，他轉換了方向，研究法律，正像他自白中所謂，他曾費去大部份的時間來寫很多的革命論文，以及吸了很多的捲烟。後來，他轉學到英國去，在劍橋大學有了短時間攻讀經驗以後，接着在格拉斯戈大學畢業，得科學士的學位以後，又在德國富里堡大學專攻地質學，從那時起，他努力研究，深感學術的興趣。不久，他就很成功的得了博士的學位。於是他以地質學專家的身份爲國家服務，在一九一三年，他被委爲地質調查所所長，任職一直到一九二一年。

荷樹夫人在她的「中國貴婦人之描畫」裏曾經說到一件故事，敘述他由歐返國的途程中，曾遍歷各國，考察人情風土，以覘其執政者的優劣。這種勇壯的精神，却是他的特點。當幾年以後，被任爲地質研究所所長的時候，他就訓練他的學生利用他們的手去採集標本，用脚去爬山，洗刷他們的書癡氣質。他這樣做，使得他在管理開灤煤礦事務方面也告成功，曾經指定他的一部份學生，仿照歐洲學生實習方法，從事於地下工作，並和他們立下「不從者卽開除」的規約。在此項實習工作中，頭三名的學生有兩個曾因違

抗除名，但另外一個，丁博士認爲很得意，在公司中有異常優良的成績，並且已經有了很負責任的位置。說到這裏，我要來一句插白：像他這樣對於青年提攜勸誘，無怪他是很得現代人信仰的了。他確是現代中國教育界學術界一個了不起的人。

他曾經準備製作中國地質詳細全圖，這與中國經濟問題極關重要。可惜天不假年，以這樣豐富的人生經驗的人竟然只有這樣短促的生命！他第一次服務經驗的獲得係在他回國以後，擔任南洋中學教員的時候。那時，他已經有些自負的神氣，說他未來會是新中國的創造者。他的朋友，也以上海的狄克魏嵩登相許。在揚子江流域裏，他的地質調查以及他的標準工作「中國五十年來之礦業」指示着他的科學和工業知識豐富的程度。以上這樣簡明的介紹他的事蹟，本報謹以最誠敬的哀忱致獻於丁氏國人之前及其家庭。目前僅足以爲我們解慰的，就是我們感覺這成就了若干事業的丁博士精神上仍然是不朽的。我們現在最好的悼念他的辦法，就是繼續他忠實於學術的努力和精神，去發揚光大起來！

胡展堂

胡展堂先生逝矣，不用說，全國上下，都爲之痛悼哀戚。前傳先生春暖北來，而今是春也歸去，先生也不在人間了，眞是件令人黯然無已的事。

先生不大到上海來，在早年革命時候，僅僅來過兩次，一次是在光復以後，卽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辛亥年十一月初六日）「中國六十年大事」中有記云：

『孫文由美國渡歐洲歸國，途經香港，偕胡漢民北來，於是日抵滬，民軍聲勢大振。』

一次是在民國五年該年五月十八日陳英士先生在薩坡賽路十四號寓所被刺的時候，先生也剛巧住在那寓所的樓上。先生於民國十九年敍「陳英士先生紀念全集」文云：

「余始識英士先生於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後，其時義師失敗，國士傷亡，相對慘然，莫能盡意。不半載，先生遂克復上海，旋克金陵，余由粵從總理至滬，始復相見。民國建立，先生砥柱東南，且銳意北伐，總理倚如長城，余亦時參大計及清帝退位，召還義師，余知非先生意也。二年，吾黨起兵討袁，不克，余從總理之日本先生亦最後亡命東京，贊總理成立中華革命黨，兩人過從益密。三年，先生遊大連，規畫北方事，既復奉命歸滬，以滬爲革命中心勢力如元年時。袁世凱、馮國璋忌之甚，使賊刺先生於薩坡賽路，余方寓是家樓上，賊數人僞爲言礦事者以進，先生予接見，忽聞鎗聲砰然，余等下視，則先生已不起矣。同志聞耗皆走視痛哭，余輓先生云：

「其魄甚弱，其意甚強，死者若有知，豺狼當道豈能久

爲黨太厚，爲身太薄，爲方正多難，麟鳳非時故不祥」

閱月而袁世凱死。先生智勇絕世，自任以天下之重，天下人咸畏之，然接物溫溫，欿然常不自足，視同志如骨肉，惻惻沈詳，能使豪傑樂爲之死，又好學多能，其文章議論多不可及，特爲不世之勛業所掩耳。余與先生交雖僅數年，而屢共艱虞，相契愈深，先生歿後，求虎賁之似中郎者，同志皆以爲不可得。今

覽此編，不知涕淚之何從者！

民國十九年二月十三日漢民敬識」

敍文悲惻，哀惋痛惜，然也正表現了先生自己。

章太炎

被一般人尊敬稱爲「樸學大師」的章太炎先生逝世的噩耗傳到上海，使我們懷想到他早年在上海的事跡。

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夏曾佑、汪康年、梁啓超發起「時務報」於上海，且聞他的大名，特禮聘爲記者。是爲章梁二氏相識的由來，但他和梁啓超終究不能水乳交融，他曾向梁氏詢問康有爲的意旨，所得的回答是：「變法維新，創立孔教」八個大字。他就很不客氣的說：「變法維新爲當世之急務；惟尊孔設教有煽動教禍之虞，不能輕於附和。」

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因夏曾佑、錢恂二氏紹介，張之洞專電聘他去鄂，但他和張之洞、梁鼎芬論見不合，終於回到上海。當時「時務報」不久由汪康年改組爲「昌言報」，他乃復被聘爲記者。至八月政變發生，黨禍大興，汪氏既被捕，章氏亦自危，賴日本詩人山根虎雄薦充台灣「台北日報」記者，遂亡命離滬，在「台北日報」上，他曾著文忠告康梁二氏脫離清政府。

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唐才常邀請旅滬名流開「國會」於張園，到會者數百人。章

氏這時已由日本回滬，在「亞東時報」任筆政。該會起初他也參加，但眼看着唐氏對於革命、保皇兩派趨向不明，且「國會」的對外宣言，既主張創造新國，又表示勤王靖難。前後矛盾，就勸告唐氏，勿爲康有爲所用。唐才常不能聽從；於是他毅然剪除辮子，表示決絕，並拂袖還鄉。後自立軍失敗，他又避居上海，旋去蘇州。

一九〇三年（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上海愛國學社成立，他被聘爲教習。原來以前他旅蘇沒有多時，又去日本，這次回國，還不到一年工夫。除了替鄒容著的「革命軍」做了一篇序文以外，他見康有爲著書反對革命，就爲文痛駁一番。並在當時蘇報上發表明目張胆的言論，極觸清吏忌憚，乃有轟轟烈烈的革命大獄「蘇報案」發生。章氏被捕入獄以後，清吏初擬引渡未成，後經判定永禁，又有外人反對，終於改判監禁三年。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六月六日，他和湯國黎在上海愛儷園舉行結婚禮。介紹人是張百純，證婚人是蔡孑民。這一天，新郎太炎指上特御一隻金戒子，爲的結婚必須交換飾物之故云。章氏又特乘雙馬車去迎接新娘娘，婚宴是設在一品香。來賓着實不少，席間大家想和新婚夫婦熱鬧一下子，於是就有一位女士出來，提出三項條件，要求新婚夫婦履行：

（一）請新郎即席吟詩一首，以三十分鐘爲限，否則罰酒十杯。

（二）於白紙板上寫二寸徑的字八個，新郎新娘於距離一丈五尺外認識之。

（三）請新娘新郎各述笑話一個，如來賓聽了有不笑的，三人以上罰酒一杯，五人以上罰唱歌一首。

男賓中以爲第一條也適用於新娘的，請等新郎吟成後，新娘繼續和唱。如果新娘短時間中未能步韻，則錄寫舊作一首也可。

太炎在得意中，而且詩究竟做慣的了，有何難哉，於是就吟詩道：

「吾生雖稀米，亦知天地寬。振衣涉高岡，招君雲之端。」

大家聽了，一致拍掌。接着就請新娘做詩了，新娘稱沒有新郎那麼文思敏疾，請改爲寫錄舊作一首：

「生來瘠泊習篷門，書劍攜將隱小村。留有形骸隨遇適，更無懷抱向人喧。消磨壯志餘肝胆，謝絕塵緣慰夢魂。回首舊遊煩惱地，可憐幾輩尚偷生。」

舉坐一致稱讚。第二條件接着就實行，寫了「章童湯煬團圓炳柄」八個形相似的字，想難倒近視的新郎，不料新郎門人去暗通關節，於是不罰新郎，反罰了新郎的門人。第三條要請新郎新娘講笑話，這難倒了新婚夫婦了。太炎想了半天，說道「和紅樓夢賈二爺講笑話時相彷」笑者不多，也就馬虎過去。新娘笑話也講不出，由四個女學生代唱一首歌了事。

高奇峯

高奇峯，廣東番禺人。早年留學日本，習美術。其作畫能融合歐亞中東而自成一家。高氏已於民國二十二年病故，林主席爲題墓碑，稱爲「畫聖高奇峯」，可想見其推崇備至。

今人對於高氏，但知其在日本時追隨總理，從事革命；及民十以後在廣州爲敎師事。殊不知其民元至

民十之間，寄寓上海及來往滬粵間之生活，亦有足記者。

高氏於民元在上海創辦眞相畫報，爲圖畫雜誌之先進。內容文字與圖畫相參，而尤偏重在圖畫材料頗爲精美。但彼時讀者對於此類雜誌之興趣，殊不濃厚；因之不能持久，旋卽停辦。地址本在福州路東首惠福里內（今該處已無此里名），旋遷移至棋盤街，改辦審美書館，專售精印西洋名畫，並高氏自作畫片。如此數年，高氏則往來於滬粵之間。在民十以後，審美始停辦，後來棋盤街民智書局卽審美書館之舊址也。

奇峯有兄名冠天，字劍父，作畫亦甚奇偉，頗負盛名。眞相畫報及審美書館乃其兄弟所合辦。奇峯體瘦而長，常着西裝；劍父則體微胖而矮，亦着西裝。兄弟狀貌殊不相似也。

葉楚傖

黨國要人葉楚傖先生，人皆知其爲報界先進，爲國民黨報界先進。因葉先生於民十六以前在上海的生活，無非報紙生活也。民元創辦太平洋報，體裁新穎，爲當日日報之富有創造精神者。旋因太平洋報停刊，先生曾一度入民立報操筆政。旋又創辦生活日報。袁氏叛國時，先生在上海創辦民國日報，昌言反對。一時聲譽極佳，而經濟方面亦受盡種種困苦。時葉先生喜作小說及小品文，嘗署名「小鳳」。說者謂先生身軀魁梧，所謂「南人北相」是也。與其別號殊不相稱。實則因爲他的老太爺的別號中有一「鳳」字，故他以「小鳳」自號，無關乎或人所謂相稱與不相稱也。

民國成立的前後幾年，在上海的國民黨的報紙，多以「民」字命名，如民呼、民吁、民立、民權、中華民報、

民國日報等是也。或稱爲「民」字號。其中以民國日報最晚出，而以民國日報支持得最長久。

杜威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美國杜威博士(Dr. Dowey)應中國學界之請，至中國講學，在上海住二星期，講學多次，一時青年思想，頗受其影響。此亦中國思想界轉變之一關鍵也。今考杜威在上海之日期，及其本人之生平與著作，略述如下，或足爲學術史料之一種。

杜威於民國八年四月三十日到滬，由陶知行、蔣夢麟等人招待。胡適之亦由平來滬。

五月三四兩日下午，在江蘇省教育會公開講演。前一日晚（即二日），在該會講「實驗主義」，以爲公開講演之導言。三四兩日，相繼演講「平民教育主義」。

五月十六日，離滬赴南京。住二週，轉赴北平。

按，杜威博士於西曆一八五九年，生於美國弗耳卯梯州之柏林頓城。一八七九年，畢業於弗耳卯梯州立大學。一八八四年，在約翰司霍布金大學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歷充米支干大學和米尼梭泰大學哲學教員。至一八九四年，即應支加哥大學之請，擔任哲學及教育正教授。一九〇二年，改任該校教育院院長。一九〇四年以後，均在哥倫比亞大學服務。所出版之著作甚多，今彙錄如下：心理學，一八八六年出版。刺滓尼此，一八八八年出版。人生哲學的評論，一八九四年出版。人生哲學的研究，同年出版。數目的心理學，同年出版。我之教育主義，一八九七年出版。學校與社會，一八九九年出版，學校與兒童，一九〇〇年出版，學校與課

程，一九〇二年出版論理學的研究，一九〇三年出版人生哲學，一九〇八年出版思維術，一九〇九年出版德育原理，同年出版教育叢報，一九一〇年出版達爾文在哲學上的勢力及其他雜論，同年出版興味與用功，一九一三年出版德國的哲學與政治，一九一五年出版將來的學校，同年出版平民主義的教育，一九一六年出版試驗的論理學，同年出版創造的智力，一九一七年出版除上列書籍之外，還有著作散見於各雜誌中，例如哲學評論報，心理評論報，哲學心理科學方法雜誌，和新民國等。

羅素

近十五年內，西洋名流到上海講學者甚多，而以美國之杜威，英國之羅素為最，此今人所共知者也。關於杜威在上海之情形，及其生平等，筆者已有文記述之，今再述羅素在上海之日期如下：

羅素於民國九年十月十二日上午九時到滬，係受尚志學會、北京大學、中國公學等團體公聘而來。十三日應江蘇省教育會、中華職業教育社、新教育共進社、基督教救國會、中國公學、時事新報六團體，在大東旅社歡迎演講「中國宜保存固有之國粹」

十四日下午，在中國公學講「社會改造原理」

十六日下午，在江蘇省教育會講「教育之效能。」

二十日晚，由滬赴湘，便道遊南京，於二十一日午後在南京講「愛恩斯坦引力新說。」

按，羅素為近代之大數理哲學家，集數理邏輯之大成，本數學之批評研究，成立哲學之一種新方法。以

精神言之，爲哲學中之科學方法；以方式言之，爲邏輯的與解析的方式，或譯名理解析法，於現代哲學界思想界最有影響。羅素又取名理解析法爲心理學之研究，其結論與美國發生之行動主義（Behaviorism），最新心理學，及中立一元論（美派之新實在論），大部份相同。此爲近日學問界最可注意之事也。

羅素又爲文學界第一流人物，有邏輯與作散文之天才，其文明析透澈，周密銳利，一時莫與比倫。

羅素生於一八七二年五月十八日，英國蒙門斯縣（monmonth Shire）之推來刻（Trelleck）。其生長於貴族家庭，正與托爾斯泰、克魯泡特金等相同。嘗肄業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雖學數理與哲學，而頗關心政治。得劍橋大學碩士學位，於一九〇八年爲倫敦皇家學會會員，爲亞理斯大德學會與倫敦數學會會員。一九一五年，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受第一次巴特洛金牌。

歐戰以來，羅素大唱和平論，不抗主義，反抗戰爭論英國外交之謬。一九一六年，因作小冊子，爲良心上不肯當兵而得罪者辯護，被政府處以徒刑。劍橋大學三一書院將其數學原理講席革去。

羅素不屈不撓，倡改革論愈力。一九一八年，爲政府逮捕，處以六個月之監禁。但其出征歸國之當兵學生，已強迫該校將彼請回，並在大學紀錄中將其免職紀事塗消。

羅素於歐戰以前，赴美講學者數次，亦曾至法國演講。一九二〇年又隨英國勞働委員團赴俄視察，著有批評。

羅素極注意中國。稱中國詩詞之美，爲西方所未有。亦好中國老莊之書。所著「到自由之路」書中卷

首題有引老子「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數語。羅素改造之思想，大致類此。又引莊子馬蹄篇，以爲是古代無政府主義之學說。

羅素近日之主張爲一種行爲(Guild)社會主義。羅素謂人之行爲，多發於衝動。衝動分二類：一「創造的」，二、佔據的。學術等起於創造，財產爲佔據之表現。談改造者，須由「佔據衝動」變而爲「創造的」云云。

羅素之著述：德意志德謨克拉西（一八九六年。）幾何原理論文，（一八九七年。）來本之哲學批評，（一九〇〇年。）數學原理卷一，（一九〇三年。）哲學論文，（一九一〇年。）哲學問題，（一九一二年。）柏克森哲學，（一九一四年。）客觀世界之知識爲科學方法之哲學範圍，哲學之科學方法，（一九一四年。）戰爭爲恐怖之產，（一九一五年，）戰爭時之公理，（一九一六年。）社會改造原理，（一九一六年，）政治理想，（一九一七年）神秘主義及他種論文，（一九一八年）到自由之路，（一九一八年，）數理哲學導論，（一九一九年）

克寧瀚

駐滬美國總領事兼領袖領事克寧瀚(E. S. Cunningham)氏，因爲倦勤，將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乘大來公司林肯總統號離開，住了五年的上海，回到他的故鄉田納西(Tennessee)州之曼菲爾（Tryille Me）去了，日來是正忙於各方餞別的宴會自然，離開上海，對他不免有些黯然，因爲他的朋友都

在這裏，但終因需要退休，所以毅然預備走了。

據說，他將來還想回中國來，所以，他傢具的一部份依舊留在上海，以備萬一回來，一部份則送到他曼萊維爾老家，其餘則運到在弗洛列達的他的兄弟家裏去。又據說他的計劃還模糊，換句話說，就是他將來的行止還沒十分決定。

克氏是做了三十七年的領事職務，因此他的經歷頗多。他自己說，他離開老家，到遠方去求幸運時，他的兄弟們，一個祇有三歲，其餘一個也祇有七八歲光景——就連這點也僅約略記得了，雖然從一八九八年二月離開美國以後，也曾回去過九次。他一出了法律學堂門，所以就投身於領館的職務，是爲的借此可以便於遊歷，而遊歷是他所歡喜的，而且，在那時候，取到一個領事，是極爲容易的事。

他歷經了南非、印度、瑞典、挪威的領館職務，於一九一四年年底到了中國，任漢口領事；一九一九年九月八日任命爲上海總領事，他就於是年十一月一日到滬就任，一直做到現在。在這許多年裏，他是曾經目睹了中國不少的革命和戰亂。但他自己說，就是中國，最使他有興味，他所以發生興味的原因，就是爲他到華以來，中國已有了這麼許多的建設和進步；而且，他歡喜中國人，以及在華的外國人，他愛「苦學」，愛解決各項問題所生的一切困難。

克寧漢先生也有他的嗜好。他喜歡野獸，這是說，當地在阿騰(Aden)時候，他在那邊曾經養過兩隻雄獅，一隻雌獅，幾隻小獅子，一隻豹，一隻鴕鳥，幾隻猴子。小獅子養到九個月，就送到華盛頓的國立動物院去，

那隻豹後來也掛上了「克當瀚贈」的牌子送進動物院。但一待離開阿騰以後，他自己惋惜，却沒有繼續這種癖好了他還愛好收集照片，照片簿上貼滿了他自己所拍的放大照

他原也高興騎馬，但二十年來，由於身體不能騎的緣故，這樁娛樂，對他是絕緣了，可是，最令他傷心的，怕是他美好的姻緣的拆散，他的愛妻，不幸於去年（一九三四）四月死在杭州。

現在，當他痛逝傷離，一個人踏上征途，雖不至於淚眼糢糊，怕也要滿懷淒涼罷。

演講

上海如何發展到今日的樣子

上海最初僅爲華亭縣的一個海口，一個寂寞的漁村而已。但依時勢的遷移，上海逐漸繁盛，而至成爲像今日這樣的世界上一大都市，中國唯一的工商埠了。就時勢變遷而論上海，約可分爲五大階級。

第一是上海鎮的成立。宋末於上海之地，設立市舶提舉司，於是始有上海鎮。所謂市舶提舉司者，簡言之，即爲管理中外商船貨物稅收的官署。宋史職官志卷七「提舉市舶司掌蕃貨海舶征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者。」又宋會要（國立北平圖書館鈔印）「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諸國物貨航舶而至者。」所以上海最初的登場，就是用商港的身份的。從捕魚的海口一變而爲商港，站足於東南，這是上海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變遷。

第二是上海縣的設置。元初創行海運，以上海爲發動之地。黃浦江吳淞江的水面於是成爲海運船隻的寄居所，而各地水手亦以上海爲逆旅。兼以其時濱海所產的鹽量，下沙場竟居松江府下最大鹽場之列。木棉的種植與紡織亦早輸入而日就發展的坦途。上海不僅是一個商港，幷且自己建立了產業，又時時能聚集各地水手的地方了。上海於是從鎮而陞爲縣，成爲我國行政制度上的一個單位。上海在政治地位上

的陸進，又是上海的一大變遷。

第三是上海棉産物業的發達。政治的權力由胡元而入朱明，上海的棉産物業跟着時代而益開展。棉田漸行佔據上海大半的地域，而男女老少幾無不知紡織之利益。明嘉靖時代倭寇的侵入只能焚掠房屋財物，卻奪不了上海的産業。上海棉織物業到了明萬曆時代，果然風行各地，而上海人竟得以「衣被天下」的口號誇耀於世了。因爲各地商人挾銀而來，購買棉與布以去，遂使上海日益富裕，而上海的風俗跟着也日就奢侈澆薄了。降及明末，巨大的房屋，豪著的庭園，在上海增建起來，華美的裝飾，精良的肴饌，在上海流行起來。這時上海縣的興旺早非上海鎭所能比的了。

第四是江海關的設立。明代一轉入清代，不久，上海設置江海關，倭寇後閉港的上海於是又重行開港。各地來滬的商人更多了。他們爲買賣便利起見以及其他原因，團結了同鄉在上海各自建設會館與公所，黃浦江中帆檣林立；十六鋪前，市聲嘈雜；上海簡直是繁華熱鬧的港口了。

第五是上海的開闢商埠。鴉片一戰，結果使上海成爲五口通商之一；繼而開闢居留地——外人盤踞了上海的一角。居留地開闢不久，太平天國興起，所謂租界的居留地於是變質，成爲華洋雜居的區域。外人更會利用時機，巧佔豪奪，使居留地益形開展，同時也日使上海畸形發達；不僅居留地的租界成爲中國的一個特別區域，並且整個的上海變爲中國的一個特別區域了。這是上海最近的情勢。然而這種情勢並不將久長繼續，我上海市民與市府所共同努力建設的大上海市，不是已着着成功了嗎？那市中心區，不是已

實現於黃浦江右了嗎？大上海的將來，還是要我們來支配！（一九三六・五・三）

上海市政的發展

中國市政的近代化，雖然從頭算來，只有三四十年的歷史，但就最近的實況加以考察，比較過去，確是進步不少，尤其是這所謂「華洋雜處」工商業爲全國重心的新上海、大上海。茲特就市政進步的三個原素分別略述上海市政發展的經過實況於次：

一、上海地方人士的認識　市政的發展有賴於開明的市民，已成學理上一種定義，無待贅言。談到上海地方人士對於市政的認識，可以分爲三個階段來說明：（一）新舊的鬥爭。晚清末季，地方自治倡行，一般人士熱心研究組織團體，紛紛參加選政，情緒確是非常的高；同時，却另有一部份比較保守的紳董，對於這個從外洋販來的政治上的新花樣却非常的冷淡，並且從中阻撓。就拿拆城一件事來說吧！那時就有地方耆舊姚文枏老先生出來主張，說那城牆阻礙交通，對於商埠的發展很蒙不良影響。這理由本很充分，古時築城的用意也不過保護居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罷了，這在當時受現代文化洗禮最早的上海，事實上確已消失它的必要性，反而成爲那時城市發展的一個障礙物的。可是，拆城的建議剛得地方官吏的同意，馬上就有人來反對，提出的理由雖然簡單，力量倒很大，竟把拆城那一件事暫時擱起。而反對人當中有個姚文棟老先生，却正是姚文枏老先生一家人。一家人一個主張拆除，一個主張保留，也就有趣得很。當時的市政，

就在這新舊矛盾衝突中向前開展的。(一)官紳的衝突。前一階段是清末時代的實況，到民國以後，却又入於官紳鬥法的時期。當時舊派鄉紳已經落伍，新興份子因辛亥革命成功，聲勢非常浩大，秉承從前參預地方行政的毅力，時時想擴張市政機關的權限；而政府呢，却又不肯放鬆，並且加以嚴重的壓迫。當時，紳方不得不暫爲屈服於威令之下，不過，結果他們一再掙扎，總算得着最後的勝利罷了。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南市、閘北的兩市政廳改組爲上海工巡捐總局和分局，以及到了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以後又分別由紳方接收，改組爲上海市公所和閘北市政局的兩件史實是一個極好的例證。(二)雙方的合作。到了最近，自從本市市政府成立以來，當局固然極具改進市政的熱忱，而地方人士却也盡了他們應盡的力量。所以，目前政府和地方紳商很有和衷共濟相得益彰之概。請看市政府歷年所組織的委員會略舉一二，從前的如建設討論委員會，最近的如禁烟委員會，此外，還有一個議決機關的臨時市參議會，列名者均爲一般很負時望的人士，在旁方面給予市政府推行政策的便利確很不少。將來自治推行，本市市民想來更要活躍起來，力量的集中，所收的效果怕也更大的吧！

二、上海市政制度的進化　完美的市政制度也是發展市政的一個重要關鍵。上海的市政制度，同樣的也可分爲三個階段：(一)啓蒙時期。起先，政治上未曾根本改革，當然談不上什麼市制。直到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纔有第一個市政機關稱爲南市馬路工程局的成立了。當時並沒有市政組織規程，所以稱爲「工程局」的緣故，還是因爲那時官吏根本不知市政爲何物，只以爲築路收捐，可以給居民相

當利便，免得外僑越界的藉口。所以，那時市政很少成績可言，只不過築了一兩條馬路罷了。後來到了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官紳雙方合作，從事於所謂「新政」，却在清政府訂定的第一項中國正式市制，稱爲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的頒佈以前，先期成立了一個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作爲上海第一項市憲的「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簡明章程」，是擬定了，條文雖很簡單，規模却也具備，和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以及辛亥革命後的江蘇暫行市鄉制大致相仿。當時市政設施纔稍稍繁複一些了。(一)孟晉時期。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上海地方被明定爲不駐兵區域，一時頗有擴展商埠行政的趨勢。江蘇省長韓國鈞氏有電令給上海紳董李鍾珏等諸位先生，請他們籌備改組淞滬特別市，隨後不久，就有淞滬特別市公約草定。該項市制規定市長的職權很大，倘然當時能夠實現，現在的市政成績也許更好，也未可知。可惜，後來北京政府終於不肯認可，另訂淞滬市自治制和市區督辦官制公佈，採用從前青島的膠澳市區督辦官制，使市長聽督辦的指揮，職權上受種種限制，正和淞滬特別市公約的精神相反，上海地方人士也不願接受。兩方相持很久，結果成爲僵局，後因浙奉用兵，只以不了了之。不過，這樣一來，淞滬的名稱使政府和市民都感受到相當的好印象，無形中促成上海市政一個很大的進步。後來的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組織條例總竟把「淞滬」字樣保留下來，而使上海市區範圍擴大了，統一了，成爲現在大上海市區的雛型。(二)開明時期。最近自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本市市政府成立以來，起先是根據國府頒佈的上海特別市暫行條例，規定採用「上海特別市」的名稱，嶄新面目的大上海，這纔實現，市政設施也就大踏步向前，

非從前篳路藍縷,掣肘不前的可比。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國府制定了市通律,將特別市組織法公佈,上海特別市遵照改組。但該項市通律仍只限用於特別市,爲使直轄市和省轄市同適用於單一的市通律起見,國府又訂定市組織法公佈,上海那時起才改稱上海市,直到現在。其他各市爲此項市通律所限制,變遷很多,上海因爲地位已經固定之故,除組織略有更動外,倒沒有什麼影響。

三、上海市政組織的改進　有系統的,集中權責的市政組織也是發展市政的一個重要條件。上海的市政組織也可分爲三個階段說明:(一)分治時期。上海的市政機關,起初分爲南市、閘北、吳淞、浦東四個部份,各自爲政。組織上,以南市的比較完備,設置董事會和議事會分別爲執行和議決的機關;董事會下分科辦理行政,但職權係非常的狹小。其他如閘北、吳淞、浦東,組織上根本沒有系統,當然更有不能發揮行政效率的缺憾了。(二)擴大時期。好,到了後來,淞滬特別市公約擬定,規定淞滬爲特別市區域,設置市長和市參議會;市長以下分幾個幹部,擔任辦理市政,一時市政組織頗有擴張之勢。此項市憲雖爲一紙空文,但給與上海的影響卻不少,並且那也是地方人士精心考慮,和專門學者審愼訂立的一種成績,我們直到現在還值得來提起一下的。(三)統一時期。上海市政府的成立,使市政組織實現眞正的統一,權責眞正的集中。形式上是採用市議會市長制的分權主義,而市長的職任,很有集權的傾向。此項市組織的精神,實採用歐美各國市制之長,我們不能忽略。市政府的幹部機關爲秘書處和社會、公安、財政、工務、教育、土地、衛生、公用等各處局,完全秉承市長的意旨,管理關係行政。市長是現在最高行政機關的領袖,他的一言一動關係全市

三百萬人口的福利。現在的市政能有今日的進步，却正是現行市組織規定市長的職責集中的效果。

歸納上面所講的話，我們可以得到這個結論，就是本市市政發展的由來，是因爲市民認識市政制度，市政組織都有相當改進的緣故。說到這個因果律，那倒也不單是上海一處獨然；歐美市政的比較專門化，技術化，科學化，又何嘗不是這三項原因的關係呢。末了，我還有幾句話想告訴諸位美國市政學者孟洛(Munro)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無論研究政治學那一部份，必然牽涉到一點歷史知識，研究者對於已往的史實，才能求得一國所以有現今中央及地方組織的原故；因爲求得一國所以有現今政治組織之故，才能眞正了然於一國政治情況應該在將來有怎樣的發達。」

諸君對此，不知感想如何？老實說，要研究上海市政如何進步，預占它將如何發展，也似乎應有充份的歷史認識才是。本市當局諸位領袖，大都是專門學家，又辦理市政多年，早就感覺到這種必要。所以，自從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七月起，成立了上海市通志館，擔負這種歷史研究責任。本館的成績雖不能和紐約、東京的市政調查會相比，可是本館同人很知道此項使命的重大，種種的工作，都想把本市全部歷史普及到每個市民，使他們熱心輔助市政的進行。（一九三六·五·一五）

上海金融業的發展

上海是全國金融市場的中心，這是誰都承認的，同時上海金融市場的中心是散在金融業，我們也不能否認。所以上海之在中國，正和倫敦在英國，紐約在美國，巴黎在法國一樣，它的金融市場確實有左右全國金融商業的勢力。因此我們要知中國金融市場的情形，應該先知道上海金融市場的情形，要知道上海金融市場的情形，應該先明白上海金融業的歷史是怎麼樣，它的組織是如何，它們相互間的聯絡又是怎麼樣。

講到上海金融業的歷史、組織，以及它們的聯絡，眞是千頭萬緒，十分的複雜，決不是幾十分鐘、幾小時，或者幾天可以講得了的，所以今天我先拿上海金融業的歷史，就是它們如何發展的經過來向諸位作一個簡要的敘述，以後如果有機會，不妨再拿詳細的情形，來講給諸位聽。

上海金融業發達得最早的，就是上海的錢莊。錢莊在上海創設的歷史是很早，可惜我們以前「重士輕商」的觀念太深，對於這些是沒有專書來記載的；不過據錢業前輩的傳說，在清代乾隆年間，即公元一七三六—九五年這個時候已經興起了。據說當時有一個浙江紹興人在上海南市開設炭棧，常常將棧中的餘款來兌換銀錢和放給鄰近的店鋪和北洋的船幫，以權母子，以後逐漸推廣，就是如今錢業的始祖。這一種傳說，雖然不一定可靠，可是每一種事業的產生，自有它的原因：我國的幣制，素來是紊亂得很，當在乾隆年間各地所通用的貨幣，除銀兩以外，就是一種制錢，銀兩和制錢的成色既不一律，而銀錢和制錢兌換的價格又不相同；並且我國土地廣大，交通阻隔，各地與各地的貨幣，往往不能通行，於是做兌換生意的就

因時勢的需要而興起了，對於顧客既感便利，而本身又能從中取利，所以煤炭商人將餘款兌換銀錢，是很可能的事。這是原因之一。又上海南市素來是豆麥業聚會的地方；到如今還有豆市街的名稱，當時生意很好，因爲交易上的需要，居間調劑的金融機關的產生是必然的事；而煤炭商人將餘款放給鄰近的店舖和北洋的船幫，亦很可能。這是原因之二。就拿以上這兩個原因來推論，那末錢莊的起源，或者竟是像錢業老前輩的傳說一樣也不一定。

和錢莊差不多同時候在上海興起的金融業，是一種票號。票號是經營匯兌爲主要業務的金融機關，又稱票莊，亦稱匯兌莊，因爲經營這一業的都是些山西人，所以我們又稱爲「西幫」，外國人則稱爲山西銀行（Shansi Bank）。票號的起源，說者不一，有謂起於唐代，有謂起於明代，可是據我們的推測，是在清代乾隆和嘉慶年間，即公元一七三六——一八一〇年那個時間裏興起的。上海當時亦有它們分號的設立，像平遙幫的蔚泰厚，祁幫的大盛川等都是。所以在乾隆和嘉慶時代，上海的金融業，就是本地興起的錢莊，和山西人分設的票號兩種。本地的兌換、存款、放款，由錢莊擔任，各地的匯兌，由票號擔任。這是上海金融業在未付開埠以前的情形。

清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上海根據江甯條約開爲商埠，隔了兩年，租界開闢，於是上海就一變以前的情形，不但和國內發生關係，國際間也有了交接。這時候起上海金融業除了原有的錢莊和票號以外，又有外國銀行在本埠設立分行，作爲外商在上海經營商業的輔助。上海外國銀行的歷史，普通都承認

是英商開設的麥加利銀行，是上海最先成立的外國銀行，有的說它成立在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有的說它成立在咸豐七年（一八五七）。這一點不單普通人，就是知道上海金融歷史的人，也都那樣的想，可是據我們反復考證的結果，事實正錯誤得利害，因爲比麥加利銀行先在上海成立的，還有東方銀行和有利銀行兩家，東方銀行在上海分設，離上海開埠祇有五年，在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就成立了；有利銀行，亦要比麥加利早成立三年。關於這個問題，上海市通志館出版的通志館期刊第二年第三期有一篇上海的外國銀行，那裏面說得詳細，希望關心上海金融歷史的人加以注意。

外國銀行在上海設立的年份既然很早，可是最初的幾年在上海是沒有什麼事可以做的，因爲我國人素來抱閉關自守的政策，深怕和外國人接觸，設立租界也就是這個意思。那些外國銀行，一方面和中國人既沒有往來，另一方面來上海的外國人很少，對於商業還沒有發達，因此從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起到同治四年（一八六五）這十八年之中，在上海先後分設的外國銀行，雖然有東方、有利、麥加利、匯豐、匯隆、匯川、呵加刺、法蘭西、德意志、匯泉、利中、利商這十二家，實際上它們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是很薄弱的。可是上海自從經過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小刀會和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太平軍進佔上海的兩次軍事以後，人口逐漸增加，商業逐漸發達，進出口交易也逐漸繁多，於是上海的外國銀行除了一部份因爲生意清淡而停業以外。其餘存着的幾家，就有了發展的機會。這樣在商業方面既然有了依靠，外國銀行在上海也就站住了。

後來，清政府開始向各國募集外債，外國銀行除了經營商業方面的事務以外，又多了一種很有利益的事業，於是其他的外國銀行見有利可圖，紛紛在上海設立分行，像德國的德華，日本的正金，法國的東方匯理，美國的花旗等，都先後在上海設立分行，這樣到民國十五年止，上海設立的外國銀行，連先後停歇的一起在內，竟有五十六家之多。這還不過是家數的驚人，其餘關於國外匯兌的操縱，紙幣的發行，鐵路礦產權的攫取，供給外債銀團的組織等等，眞是說不盡言。所以過去許多國內的經濟學者和專門家，像馬寅初先生、陳光甫先生等，他們都仔細地分析過那些在上海設立的外國銀行它們的目的和侵略我國的情形。

現在再說關於我國人自己開設的銀行在上海的歷史：

上海由我國自己開設的銀行，最早的是中國通商銀行。它成立的年代是在淸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當時因爲正是外國銀行發達的時候，我們雖然有錢莊、票號這些舊式的金融機關，可是資本很小，營業的範圍又不大，絕對不能和外國銀行對抗，於是由盛宣懷在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首先提議創辦銀行，規定資本五萬兩，一面奏准政府，第二年，就是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國通商銀行正式開幕，上海從那一天起，就有了自己辦的銀行了。中國通商銀行成立以後的第八年，卽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戶部因爲我國素來沒有銀行，特地呈請政府，設立戶部銀行，第二年八月（一九〇五年九月）戶部銀行成立，上海分行也就在這一年十月三十一日開幕。這是上海最初有國家銀行分設的一天。以後濬川源、信成、信義、交通、浙江興業、四明、裕商、浙江等銀行，先後在上海成立分設，內國銀行在上海，才算逐漸的

萌芽，可是它的勢力，非但遠不如外國，就是本地的錢莊也是趕不上。

辛亥革命以後，內國銀行在上海逐漸發達，設立的家數也逐漸增多，同時從這時候起，原有以國內匯兌為主要業務的那些票號，已經逐漸衰落，國內匯兌業務，也就為內國銀行所獨占。錢莊在這時候，雖然已曾經過很多的風險、可是因為歷史的關係，在金融界仍有相當的地位。外國銀行則始終十分的發達，像它們發行的鈔票，信用比我國銀行所發的來得大，流通額也很多。所以從辛亥革命以後一直到民國八年（一九一九）這一個時期裏，上海金融業最發達的，當然是外國銀行，次之是因為歷史上佔優勢的錢莊，再次之才算是內國銀行。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以後，上海的金融業除原有的內國銀行、外國銀行、錢莊以外，又有一種新的金融機關產生，就是和交易所同時興起的那些信託公司，當在民國九、十年之間（一九二〇—二一），上海交易所勃興，先後發起和成立的，有一百多家，信託公司亦跟着興起，當時成立的有大中華、中央、中華、通商、通易等十二家，可惜這是一個畸形的發展，不久跟着交易所完全停歇了，所剩的祇有中央（現在已改為中一）、通易、通商這三家而已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以後，內國銀行始終在發達的一條路上走，所以當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國民政府成立以後，中央銀行在第二年就在上海成立，原有的中國、交通兩家，亦頒布條例，前者定為國際兌匯銀行，後者定為發展全國實業銀行，這樣上海的內國銀行，就驟然的在金融界擡了頭，不單趕上了錢

莊，就是外國銀行，亦因爲本身信用的沒落，而失了固有的勢力；同時內國銀行的信用，逐漸增厚，人民對於它們亦漸漸的信仰了。一二八以後，整個的中國受了影響，上海的金融業也起了很大的變動，錢莊的逐漸沒落和銀行的興起是必然的事，此外關於徵信所的設立，票據交換所的開辦，準備庫的成立等等，都是顯示着內國銀行在如今的上海金融界裏已經是一位主人翁了。去年，因爲金融恐慌，中央、中國、交通等銀行，已由政府增加資本，其餘的銀行，亦都竭力改善它們的組織，所以據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的調查上海的內國銀行連各處銀行在上海設辦事處的共有八十多家；外國銀行，有二十八家；錢莊和匯劃莊祇剩了五十四家，如果再不改革，那末以前的山西票號，就是它們的榜樣。今天關於上海金融業的發展，就說到這裏終止。

上海錢莊的發展

上海錢莊，爲舊式金融機關之一，在新式銀行未發達以前，金融週轉，厥惟錢莊，故在上海金融歷史最爲悠久，即以十年前情形而論，上海內國銀行已極發達，然商人不與錢莊往來者甚少，而不與銀行往來者甚多。由此可見錢莊在本埠金融界之勢力矣。

上海錢莊種類極形複雜，依組織標準之不同，有獨資、合資之別，依營業廣狹之不同，有匯劃、挑打、零兌之別，依聯合情形之不同，有大同行及小同行之別，本文所述乃營業最廣在金融界勢力最大之匯劃莊，亦

即所謂大同行是也

上海錢莊之起源，遠在清乾隆年間，當時因上海南市豆麥交易極繁，而錢莊亦應時而興，然當時所有錢莊，均開設於南市，及道光二十三年上海開埠，越二年，租界設立，北市逐漸繁榮，錢莊亦漸於北市設立。嗣後上海經咸豐三年之小刀會及咸豐十年之太平軍兩次軍事以後，南市商業，因受軍事影響驟見凋零，北市則地處租界，並未波及，故上海錢莊之重心，自咸豐十年以後，已由南市而逐漸移至北市。

錢莊起源既遠在開埠前一百餘年，然其創設之初，規模極爲狹窄，資本既薄，業務亦僅兌換貨幣一項。直至租界開闢，進出口交易漸繁，金融流通之需要日增，於是錢莊營業，亦逐漸發達，存款放款，較前繁多，營業亦遂蒸蒸日上，大有一日千里之勢，擁資產者，皆知錢莊利益穩厚，競相合股，紛紛組織，故當時南北兩市開設之錢莊，爲數極多。

關於錢莊發展的經過，因我國以前重士輕商之觀念極深，對於此項情形，絕少記載，故光緒以前上海錢莊家數之多寡，其資本之厚薄，業務之盛衰，絕無確切記述，僅憑該業道老之傳聞，及事實之推斷而已。光緒以後，則經上海市通志館搜集之結果，已有如下之情形：

年別		匯劃錢莊家數		
中歷	公元	南市	北市	共計
清光緒二年	一八七六	四二	六三	一〇五
清光緒九年	一八八三	二三	三五	五八
清光緒十二年	一八八六	三一	二五	五六
清光緒十四年	一八八八	二五	三七	六二

清光緒三十年	一九〇四	二六	五八	八四
清光緒卅一年	一九〇五	二二	六一	八三
清光緒卅三年	一九〇七	三六	七七	一一三
清宣統元年	一九〇九	二〇	八二	一〇二
清宣統二年	一九一〇	一五	六二	七七
清宣統三年	一九一一	一四	三四	四八
民國元年	一九一二	九	一五	二四
民國二年	一九一三	一三	二〇	三三
民國三年	一九一四			五八
民國六年	一九一七	一三	四二	五五
民國七年	一九一八	一三	四四	五七
民國八年	一九一九	一一	四九	六〇
民國九年	一九二〇	一一	五七	六八
民國十年	一九二一	一二	五七	六九
民國十一年	一九二二	一一	六三	七四
民國十二年	一九二三	一一	七三	八四
民國十三年	一九二四	一一	七八	八九
民國十四年	一九二五	九	七五	八四
民國十五年	一九二六	一〇	七七	八七
民國十六年	一九二七	一一	七四	八五
民國十七年	一九二八	一一	六九	八〇
民國十八年	一九二九	一〇	六八	七八
民國十九年	一九三〇	七	七〇	七七
民國二十年	一九三一	七	六九	七六
民國二十一年	一九三二	六	六六	七二
民國二十二年	一九三三	五	六三	六八
民國二十三年	一九三四	四	六一	六五
民國二十四年	一九三五	三	五一	五四

觀上項數字，可知上海錢莊在光緒二年極為興盛，南北兩市匯劃莊，共有一〇五家，光緒九年之減少，

則因內受倒帳風潮之波及，外受中法戰爭之影響所致。自後一經宣統二年之橡皮風潮，再經辛亥革命之政變，錢莊至此盛極而衰，故民國元年錢莊上市，總數僅二十四家，民國以後，錢莊經努力奮鬥，刻苦經營，又逐漸恢復，故民國九年至二十一年止，平均總在七八十家之間。最近數年，又逐漸減少，至民國二十四年底止，僅存五十四家，雖謂受世界不景氣，農村破產，商業凋敝，通貨緊縮，地產跌價，信用低落之影響，然錢莊本身之不知改革，亦爲其衰落之重大原因：蓋錢莊之優點，原在辦事不拘時間與方式，能適合商人習慣，及股東負無限責任，使往來者得無窮保障，然世界進化，人事紛繁，一切事業須有紀律及科學管理方法，始能應付裕如，辦事不拘時間及方式，原爲農業時代商業之特點，錢莊固守此項習慣，自蒙不利矣。又錢莊股東負無限責任，此爲其本票通行無阻之最大原因，但自去年倒閉錢莊之股東不負賠償債權人損失以來，其信用亦已成強弩之末矣。且錢莊組織，向以經理爲最高職員，一切事務，均由經理管理，如經理得人，營業自能蒸蒸日上，否則則大權獨攬，倒行逆施之弊亦隨之而生。故錢莊處此商業競爭時期，趕速改革內部組織，注重抵押放款，自能負其過去光榮之歷史急起直追，不然優勝劣敗，恐不免有天演淘汰之一日也。

上海近代教育的發展

我國科舉時代，有家塾、義學、書院等，是教育的所在，課本自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以至經、史、子、集，學生程度自初學以至能應科舉考試止，童經說：「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可知家塾和

義學等，簡直是出賣科舉技能的處所。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清廷下詔興學，翌年二月，上海知縣汪懋琨照會書院董事等遵詔籌備，是為上海教育革新的起源；但是上海為全國中心，一切新事業都是首先實現，所以在清廷興學詔頒到前五十年，已有新的學校了。

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李鴻章奏請在上海設立廣方言館，（校址在城內，嗣遷高昌廟）學科有國文、英文、法文、算學、輿地等科，規定四年畢業。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正蒙書院（校址在城內梅溪衖）開辦，由張煥綸主持，學科有算術、禮儀、投壺、擊球等科，綜觀教材，德育、智育、體育並重，實在已經是新的學校了。

海通以來，外僑寄居上海的極多，外國教會多以設立學校為一事業，如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天主教設立的徐匯公學，一八五七年（咸豐九年）美國耶穌會設立的清心中學堂，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將聖約瑟堂臺司則客神父所設私塾改組的聖芳濟學院，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美國聖公會將培恩、度雅兩校合組的聖約翰書院等。教會學校既創立不少，國人亦急起直追，奏辦學校有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創立的南洋公學，私立學校有同年設立的育才學塾，女學有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設立的經正女校，其餘如上海滬南三等學堂、澄衷學堂、強恕學堂等陸續設立，故在十九世紀終了時，上海已有不少學校了。

二十世紀開始，清廷興學詔頒到上海，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起，學校陸續成立不少，可分為

五種：

（一）由書院改組的，有敬業學堂、梅溪學堂等，吳會書院，幷將全部財產，移充私立強恕學堂經費。

（二）由義學改組的，如陳行義學改組爲仁巷初級小學堂，筠溪義學改組爲貞固蒙學堂等。

（三）私立學校中學如競業中學、民立上海中學，女校如務本女塾、愛國女學，小學如務敏小學、飛虹義務小學，幼稚園如上海幼稚舍、民立幼童學校等。

（四）官立和道立學校如私立中西啓蒙學堂改組爲官立養正學堂，龍門書院改組爲蘇松太道道立龍門師範學校。

（五）教會學校，如天主教的震旦學院，倫敦會的麥倫書院等。

在此時期內，尙有兩所可紀念的高等學校成立，一爲復旦公學，一爲中國公學，前者爲震旦離校學生組織，後者爲日本留學生退學返國所組織，這兩所學校的獨立奮鬥精神，大可欽佩。是時上海敎育，已甚發達，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全縣共有學校二百七十一校，內國人設立者二百三十一校，華洋合辦者五校，外國教會創辦者三十五校。

市立小學的創辦，以上海城自治公所爲始，該公所於一九一〇（宣統二年）假新閘橋北堍同善粥廠房屋創辦北區小學堂，翌年在九畝地建築校舍，創辦萬竹小學堂，陸續設立肇周小學堂等，以上各校經費，均於市自治款內開支，雖校名未冠以市立字樣，其實是市立小學中較早者；是時，附近各鄉區辦學者亦

多，如法華鄉公所的創辦法華小學堂，馬橋鄉公所的創辦崇正小學堂等。

民國肇建，上海城自治公所改組爲市政廳，辦學更爲積極，民國元年一年間，創辦市立小學十一校，此外，并續辦三校，且共和成立，私立學校創辦者極多，如大同大學、務商中學、共和女學校、紫金兩等小學校等。未幾奉令停止自治，全縣教育行政，由縣公署附設的學務辦公處管理，學校日益減少，至民國六年，全縣除高等學校外，僅存一百八十六校。民國七年六月，設立上海縣勸學所，民國十二年七月，改組爲上海縣教育局，至此，教育行政，始行獨立，全縣教育事業，亦漸發達，至民國十四年，全縣共有學校四百三十七校。

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後，上海陞格爲特別市，設立上海特市教育局，主管全市教育行政，是年七月，接收滬南、閘北兩區小學校，十二月接收洋涇及浦東塘工局所設小學，翌年，全部接收完竣，嗣後陸續添設市立學校，整頓私立學校，至民國十九年夏（卽十八年度第二學期）全市共有初等學校八四〇校，中等學校一二三校，高等學校三六校，共計九九九校，學生一五〇、〇四〇人。

民國十九年七月，改名上海市教育局，仍本原定計劃進行，全市教育，年年發展，又以嚴格取締不良私立學校之故，故初三年，校數減少，而各校學生却增多了，至二十一年度，全市學校共九六七校，學生一八五、六六一人，較之三年前，學校減三二校，學生增三五、六二一人。全市學校，經此次整頓以後，質量兩方而始能平均發展，至民國二十四年夏（卽二十三年度第二學期），全市共有初等學校八九五校，學生十六萬九千餘人，中等學校一三八校，學生三萬三千餘人，高等學校三十二校，學生一萬一千餘人，共計學校一千

零六十五校，學生二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一人，常年經費一千五百三十四萬六千二百九十八元。至於學齡兒童，教育局亦有詳細統計，載於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市年鑑（該書由上海市通志館編輯，中華書局出版），最近吳市長特撥巨款，辦理識字運動，希望於一年內將全市四十萬文盲悉數化成健全國民（其詳情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市年鑑亦有記載），苟其他省市，繼起實行，那麼民族復興，大有希望。

上海新式工業的發展

一

老上海工業，以製鹽、紡織著名，製鹽狀況，上海掌故叢書第一集中熬波圖一書已詳細說明；紡織狀況，我們也曾加以研討。舊時紡紗器械中，有一種腳踏機，它同時能紡三根紗，較之他處手搖機，僅能紡一根紗的，已經加速三倍，可知十八世紀以前的上海手工業，已能利用人力原動的簡單機械了。自前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訂立南京條約，開闢五口商埠，上海通商以後，東西文化接觸，物質文明，源源輸入，原有人力原動的簡單機械工業，為新潮流所摧毀，遂不克存在。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李鴻章創設製砲局（嗣擴充為江南製造局），始利用汽機大規模製造，這是全國新式工業的嚆矢。製砲局僅製軍器，實為一種特種工業，至於利用汽力大規模製造普通商品者，以光緒四年（一八七八）開工的寶昌絲廠為始，但這是外商所經營的，光緒七年（一八八一）成立，翌年開工的公和永絲廠，才是華商的經營，嗣後陸續設立，

棉紡業有機器織布局（籌備期內，卽遭火災，因改組爲華盛紗廠），裕源、大純等紗廠，繅絲業有公平、怡和等絲廠，毛織業有日暉氈呢廠等，製藥業有江蘇藥水廠、科發公司（該公司於寶昌絲廠之前，卽已開工，惟最初僅由德僑小規模製造，至光緒三十一年改組公司，規模乃大）等，造紙業有倫章、龍章廠，火柴業有燮昌等廠，麵粉業有阜豐、三井等廠，榨油業有同昌等廠，捲烟業有德隆等廠，餅乾業有泰豐等公司，針織業有景綸等公司，印刷業有商務、文明等書局，機器業有義興、大隆等廠，公用事業有華商電車公司等廠，至宣統三年（一九一一）清室覆亡止，全上海共有大規模工廠九十餘家。

二

民國肇建不久，歐戰爆發，各國工廠，大都改造軍器，洋貨進口減少，國內企業大增，本市素執全國工業牛耳，是時安肯放鬆機會，故新工廠創立不少，其中以紡織工廠爲最活躍。繼之二十一條案起，羣情憤慨，競製國貨以謀抵制，就中最顯著者，爲化學工業，家庭工業社、永和實業公司等，皆於是時成立，其時已開工的搪瓷廠、毛巾廠、鈕扣廠等，亦都加工製造。歐戰結束後，國外則日美工業突飛猛進，國內則信交風潮迭起，社會發生經濟恐慌，工業大受影響；加以民國十三年齊盧作戰，民國十四年南京路慘案發生，工部局停送電力，本市工業遂一厥不振，雖經各界協力維持，亦不過暫維原狀罷了。民國十六年，國民軍到達上海，不久，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政治已上軌道，於是工業又呈活躍；且內地工廠，或爲採購原料便利計，或爲銷售成品便利計，或爲避免內地匪禍計，紛紛遷徙來滬，故本市工業，發展極速。

民國元年至民國二十年間，本市共計創設新工廠二千一百七十七家，其中以民國三年爲最少，全上海僅二十六家，民國十八年因國民政府注重民生政策，新設工廠每年常在二三百家左右（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市年鑑中有詳細記錄）不過廠數雖驟多，而資本則愈後愈少，民國十六年全市開工七百九十五廠，共計資本一萬二千六百二十五萬餘元，平均每家資本十五萬九千元，民國十八年新設工廠二百二十六家，每家平均資本四萬二千七百元，民國十九年新設工廠三百四十二家，每家平均資本二萬五千元，民國二十年新設工廠二百二十二家，每家平均資本二萬一千元，各廠平均資本既逐年減少，可知表面雖似發展，而實際已呈衰敗現象。

民國二十一年全市工業，受戰事損失頗大，據上海市社會局調查，在戰區工廠，受損失者九百六十三家，金錢損失五千九百八十一萬餘元，人員損失一萬餘人（包括死、傷、失蹤、失業），此僅就戰區言，此外非戰區工廠，亦無不受重大損失，因當時全市工業，均宣告暫時停止，苟以停工損失和上項直接損失合計，則損失之巨，不言可喻。嗣後國外則各國放棄金本位，以致原料日漲，國內則天災人禍交作，農村破產，以致呆貨屯積，經濟周轉不靈，連年雖經黨政機關竭力救濟，社會人士努力經營，但仍未能達到復興之目的；民國二十三年全市共有工廠五千四百十八家，民國二十四年僅存三千六百十八家，（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市年鑑中有詳細統計）一年之間，減少至百分之三十三，可知不景氣已達極點。

三

年來全國各地工業無不衰落，上海工廠，雖一年間減少至百分之三十三，但仍不失爲全國之冠。此三千六百餘家工廠中國人資本實不及半數，因爲上海外資工廠之多，除東北四省外，幾爲全國第一位；即以日本一國而言，在滬工廠，共有一百零三家，資本日金二萬零六百零六萬一千元，佔全市工廠資本額三分之一以上，且各國在滬大都設有工廠，故全市工廠資本總額四萬七千三百零六萬餘元中，國人投資，當不及半數。薛篤弼因之憤慨地說：

「上海是東方樞紐中國第一巨埠，一切社會經濟，很可以代表中國。近數十年來上海的工業，已漸由手工業演進到新式機械工業了。表面上似乎大有生產技術化的趨勢，能不令人色舞！其實不然，馬關條約，日本取得在華經營工業權後，同時各帝國主義者，也因最惠國條約的關係，憑藉他們資本雄厚技術精良和機器進步，利用中國原料人工之價廉，以實行其進一步的工業革命政策——經濟侵略。」

上海運動場地的發展

如同「耕者有其田」一樣，我們可以說「運動者有其運動場。」上海在古代，因爲中國的環境所然，祇有軍人方習武藝，所以祇有演武場。迨海禁開放後，乃先有外僑的運動場，旋新體育與運動在我們的學校裏與社會裏盛行了起來，競技會亦日見發展，於是自己的運動場乃多方產生，終於在民國二十四年有

了最偉大的與固定的上海市體育場。

公元十六世紀初上海卽有知縣黃希英所闢之演武場，到了十七世紀中葉，游擊戴超及守備顧起龍在演武場內加闢演武廳。此後，九畝地又有小演武場的開闢。舊日上海縣的地域，並不廣大，然而有兩個演武場與一個演武廳，則古代軍人習武之事，可想見其盛。

十九世紀中葉，上海開闢爲商埠，外僑來居者衆，彼等素於業餘時間耽於運動，更習慣於集會競技之生活，但上海無有運動場，使他們沒有用武之地，因此亟謀開闢運動場。一八六〇年時，浙江路與護界河（今廣西路）之間，有一跑馬場，跑圈內有空地三十四畝五分，經外僑社會以銀五、三六五兩六錢購置，闢作公共運動場。兩年後，因地價高漲之故，跑馬場於是遷至護界河西（後來沒有變更，卽一直到現在的跑馬廳），次年卽一八六三年，公共運動場董事亦議決出售原有場地，另於新跑馬場之跑圈內置地。舊地售得銀四九、四二五兩，幾乎十倍其本。這一筆錢成爲外僑社會的公款，定名爲「上海運動事業基金」（Shanghai Recreation Fund），組織董事會管理之。先劃用銀一二、五〇〇兩在新跑馬場內購地四百三十畝作爲公共運動場，次用款布置場地，更有餘款，則以出借或捐贈的方式輔助上海的運動事業，幷及社會文化事業。

三十年後，上海運動事業基金董事會又計劃開闢北區運動場，擬在新靶子場與淞滬鐵路之間購地。因爲財力不勝，所以該會主席麥克李與特於一九〇一年函工部局請其購地闢運動場，基金董事會可以

協助計劃並相當的資助建設費。工部局允之，從是年起購地，數年之後，拓地至二百六十餘畝，同時陸續半土布置，至一九〇七年五月一日公布開放條例，名為虹口運動場。該場的布置，兼有花園之勝，故復於一九二一年改名為虹口公園。不過，無論用什麼名稱，牠總是一個運動場兼花園的地方。

此時，我國運動事業亦已萌芽。首期提倡者為教會學校與青年會。上海青年會於一九〇九年在施高塔路購地二十五畝，闢作運動場，乃係會社的運動場。一九一五年，上海縣署奉省令開闢公共體育場，於是在斜橋租地二十六畝建造，至一九一七年三月三十日告成開幕，為上海第一個公衆的運動場。該場初為縣立，至一九二八年八月改歸市立。

在一九二四年以前，上海並無可供開大運動會的自設的競技場，所以第二屆及第五屆遠東運動會在上海舉行，祇好借用虹口公園。五屆遠運舉行時，中國競賽委員察及此點，因撥存五屆遠運餘款一萬元，留充建築大運動場的一部份基金。至一九二四年遠運中國委辦美人葛雷博士向洛氏基金團租得上海勞神父路的一片廣場（共一一三七畝），就用遠運餘款在那片地上開闢田徑場和球場等。次年，葛雷博士回國，這片運動場由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接收，定名為中華運動場。整頓布置，一時成為運動比賽的中心地點。除尋常競技會外，一九二七年舉行的第八屆遠東運動會即在該場舉行。後來到了一九三四年，地主洛氏基金團要收回該地，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乃遷至延平路申園，並在申園另布置田徑場與球場等。勞神父路之中華運動場乃告消滅。

新式運動在中國的發展，亦既有幾十年的歷史，而上海一直缺乏一個偉大與固定的運動場所。至民國二十二年冬本市吳市長始決定在市中心區造一個大體育場爲民衆日常鍛鍊體魄之用，并供舉行大運動會之需該場佔地三百畝，係用上海市立第一公園之地皮原來上海市立第一公園有地三百四十畝許，大部份在虬江之北，小部份在南。市府既決定建築大體育場、因爲所需用的地畝很多，爲免徵收民地及撙節經費起見，遂指定用市公園虬江以北的地畝建之。此體育場包括運動場，體育館及游泳池各一，並臨時的網球、排球場、棒球、壘球場各一，總名爲上海市體育場內部設置完備，凡近代運動所需要各項場地，以及國術場地，無不適當够用，看臺建築，尤適宜於舉行大規模之競技會運動場的看臺有坐位四萬，立位兩萬；體育館有坐位三千五百，立位一千五百；游泳池客座四千。具有如此大看臺的運動場，在中國尙爲初有。上海市體育場於民國二十二年八月興築，朞年而成，第六屆全國運動大會即在該場舉行。自上海市體育場完成後，上海始有完備之運動場地，即其對於市民體育運動上之意義，自此當亦闢一新紀元也。

上海新聞通信事業的發展

在新聞事業的部門中，日常跟我們接觸的是報紙，報紙而外，跟我們間接發生關係的，是通信社。通信社的業務是專門搜集國內國外各地方的新聞，供給報紙採用，每一個報館，當然有它自己的採訪員，但是世界是這麼的大，一定不能夠到處都安排專用的採訪員，而且那是極不經濟的，通信社則以專門採訪消

息爲任務，而以所得的消息供給許多報館採用，得各個報館的酬報來維持事業所以通信社和報館是互助的；通信社不向讀者普遍的發送消息，而以消息供給報館由報館採用後印入報紙然後發送給讀者大衆，所以通信社和讀者的關係是間接的，它對於報館的地位也可以說是輔助的。

通信社雖然是輔助報館的事業，但是因爲它本身進展的緣故，另外造成一種極有權威的勢力，它是成爲國際宣傳的利器之一種了。它能够把有利於祖國的消息向世界各國播送，在各國的報紙上披露；又能够把世界各國的國情報告給本國的報紙和人民，遂使它成爲一種最有力量的公開的情報機關。因此，現在每一國都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巨大的通信社，它的任務是國際的，而它們本國的政府都盡力的保護它，維持它。有的國家的國際通信社，就是政府來主辦的，例如蘇聯就是。

剛才說過，一國的國際通信社能够把祖國的消息向世界各國播送，在各國的報紙上披露，但是手續不是這樣的直接的，它要和對方的國際通信社交換消息，然後由對方的通信社的手裏發出去刊佈；一方面自己也得了對方的消息，向國內報紙供給。所以國際的通信社，不祇是有採訪消息的任務，而且是一個龐大的世界新聞交換市場。

我國的現代報紙，産生得較各國爲遲，而通信社尤遲。我國最初有通信社，是外國的大通信社在我國設立的分社。我國起先沒有國際的通信社，所以不能够和外國的國際通信社交換消息，因此發生了一樁奇突的現象，就是外國通信社在我國的分社，直接向我國報紙供給消息。直到我國的中央通信社組織完

善後，與英國的路透社（Reuter）和法國的哈瓦斯社(Havas)交換新聞，內地報紙（包括上海以外的各大都市）的國際新聞始由中央社轉發，但是上海現在還是維持原狀。

自從我國有通信社以來，上海始終是占着最重要的地位，現在我們講上海通信社發展的經過，可以分爲四個時期：(一)外國通信社獨占時代，(二)本國通信社發軔時代，(三)外國通信社競爭時代，(四)本國通信社進步時代

· · · · ·

上海的第一個通信社是英國路透社設立的支社，時在一八七一年，當時的責任僅爲搜集中國的消息供給它的總部，附帶供給消息給英文字林報。那時候上海的中文報紙，僅有字林報所出的中文版上海新報一種，而申報還沒有出世呢。路透社將歐洲消息以及太平洋消息供給中國報紙，時間已很晚，那是從一九一二年開始的，但是這時候我國還是沒有自己的通信社。一九一二年，路透社上海分社新任總主筆考克司氏(Mr. M. J.)（二八）計劃對我國報紙發稿，那時候就有十八家報紙採用它的新聞稿。

繼路透社在上海設立的外國通信社，有美國的美國聯合通訊社（Associated Press of America, A. P.）和日本的東方通信社及日本電報通信社。美聯社上海分社設立於一九一五年，祇收集消息而不發稿。東方通信社起先並不是日本本國的大規模的通信社，僅僅是日僑波多博氏在我國設立的一個通信社，總社在上海，分社有北京（今北平）、廣州、漢口、奉天（今瀋陽）四處。一九一九年，日本著名記者多

戶氏參加巴黎和會，十分驚歎英國路透社和美國合衆社工作的偉大。和會閉幕後，多戶氏回東京，就建議於日本外務省，擬在中國組織大規模的通信社，以緊聯中日的關係。一九二〇年，日本政府就派多戶氏來華組織通訊社，多戶氏鑑於波多氏所創辦的東方社已有相當的基礎，就想利用它來改組。兩個人經過數次商議後，就把東方通訊社改組，成爲日本外務省在中國的正式通訊機關，而設總社於東京，上海則改爲分社。

日本電報通訊社，是日本的政黨機關，但是在組織上是光永星郞的個人產業。本社在東京，創立於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〇年十月，在上海設立支局，以中日英三國文字供給上海各報以時事通信及經濟通信。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東方通訊社和日本的國際通訊社併合改組爲日本新聞聯合社。因爲以前日本外務省的目的，是要組織一個對華關係的通訊社，而此刻則欲使之擴張成一個對世界關係的通訊社。

近年以來，日本政府因爲國際情勢的複雜化，覺得有設立第一流國際的通訊社的必要，擬設一新通訊社，除將日本新聞聯合社歸併，其中更擬將日本電報通訊社收買，也合併起來。這計劃的第一步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實行，新通訊社定名同盟社，就是把日本新聞聯合社改組成的。第二步於同年七月一日實行，就是把日本電報通訊社併進了同盟社。所以日本現在的國際的通訊社僅一個同盟社。起先兩社在上海設立的支局，現在也合併爲同盟社上海支局。

由東方通訊社數次蛻變爲同盟通訊社的經過，可以簡單的表明一下：

- （一九一四年設立）東方通訊社 ─ （一九二〇年改組）東方通訊社 ─ （一九二六年設立）日本新聞聯合社 ─ （一九三六年設立）同盟通訊社
- （一九一四年設立）國際通訊社 ─ （一九二〇年改組）東方通訊社
- （一九〇〇年設立）日本電報通訊社 ─ （一九三六年設立）同盟通訊社

從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二〇年，這五十年間，上海的通信社都是外國通信社的分社或是外國人設立的。到一九二一年，才有第一個國人自辦的通訊社，那就是胡政之先生創辦的國聞通訊社（我國的第一個國人自辦的通訊社是邵振青先生於一九一六年在北平辦的新聞編譯社，上海較之遲五年）。

胡政之先生創辦國聞通訊社的動機，他曾經自述過，現在我可以轉唸給各位聽：

『當一九一八年歐戰將完的時候，我正在天津編輯大公報，巴黎和會開會之後，我就以代表報館之名義到歐洲參加和會。彼時我國之新聞記者赴歐者只有我一人。和會裏各國通信社之記者，都坐在新聞記者席的前面，並備有紙筆。這種優待，我們中國便不能享受，因爲中國就沒有通信社記者出席。當時我便覺到中國有組織一規模宏大通信社之必要。和會裏路透公司的記者最多，速記差不多五分鐘換一次人，記好後便依次由該公司記者傳出，當時就由路透自己裝設之海底電線傳出。其

傳達消息之迅速，實屬驚人。我目睹這種情形，非常感動。中國的新聞事業與此相比，那能不差之千里呢？……我自歐洲回國後不久即辭去報館職務，在上海創辦國聞通信社。」（新聞學論文集 pp. 229—30）

胡先生說他是受了巴黎和會中看了路透社工作偉大的刺激，這恰和日本記者多戶氏是一樣的。不過國聞社是以私人的力量來經營，況且我國國內的新聞通信事業也從未有過完善的組織，所以它祇能够從組織國內通訊着手，而不能够競爭於世界通訊事業之林。但是它的成績也很好，它有上海的總社，有北京（今北平）、奉天（今瀋陽）、漢口、哈爾濱四個分社，互通電訊，極為各埠報紙所信仰採用。後來在一九二六年，胡政之先生接辦了天津的大公報，國聞社的性質漸漸改變，差不多是成了大公報的採訪部，當然的，大公報以消息敏捷著稱，就是得力於國聞社不少。自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起，大公報在津滬兩地同時出版，而國聞社於五月一日起停歇。

一九二一年以後，國人自辦的通信社，在數量方面日漸的增多了。據一九二七年支那年鑑所載，上海共有中國人所辦的通信社十二家。

我們知道舉辦通信社的方式有三種：一種是私人辦的，一種是各報館聯合組織的，一種是政府辦的。私人辦的又分為兩種：一種是以營業為目的，一種是有政黨的背景的。在前幾年，我國自辦的通信社，完全是屬於私人主辦的。其以營業為目的的因為資本缺乏不能够發展；以政黨為背景的則亦僅知為一黨一

派宣傳，不以事業爲重，較商營者更其不如。所以十年以還，我國的新聞通信事業，雖已發軔，終鮮進步。

在這些商營的通訊社中，成績比較好的也有幾家，像申時電訊社和新聲通訊社都是

．　．　．　．　．

近年以來，國際關係益趨複雜，中國問題關係於世界的安定的影響尤巨，所以各國對於中國的消息都非常的注意起來，英日以外各大國的代表通信社紛紛在我國設立分社；上海已然是我國新聞消息的集中地，所以外國通訊社的分社都設在此間。

德國對外的通訊社是海洋通訊社(Transocean)，它藉大電力的無線電台對外傳播新聞，在一九二八年於上海設立分社；而遠東支局也設在上海，與上海分社在一起。

美國合衆通訊社(United Press Association of America, U. P.)在一九二九年三月設立上海分社。它的遠東支局原來設在日本東京，近來也遷到上海，與上海分社在一起。

法國的代表通信社是哈瓦斯社，它於一九二九年收買了安南的太平洋通信社(Agence Radio Indo-Chine Pacifique, A. R. I. P.) 用以播送消息至中國；迨一九三一年十月，哈瓦斯社始正式設分社於上海。

蘇聯對外的通訊社是塔斯社(Tass)，在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間，就在上海設有分社，當時候的中文名稱是叫華俄通信社。一九二七年，中蘇絕交，華俄通信社就停止活動。到一九三二年三月，塔斯社重在上海

設立分社，下一個月，又在南京設立分社，一般推測這就是中蘇將恢復邦交的預兆，果然在這年的十二月裏就實現了。

上述者外，德國新聞社（Deutsches Nachrichtenburo）從一九三三年起，派有代表駐在上海；意大利的斯丹法尼通訊社（Agenzia Stefani）也有代表在上海。這兩家僅負收集新聞之責，並不發稿，也不與其他通訊社交換消息（據 Dr. R. Lowenthal: The Present Status of the Press in China.）

* * * * *

我國沒有大規模的國際通信社，因此在國際宣傳上萬分吃虧，而本國報紙接受國際新聞也毫無防禦，以致儘代別人宣傳。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到達南京後，對於國際宣傳才注意起來，這年的夏天，外交部在上海設立國民新聞社，主持對外宣傳的事務，委任李才先生爲主任。到了一九二九年春天，國民新聞社和美國合衆通訊社及德國海洋通信社訂立合約，以我國要聞的譯稿交換該兩社的美歐新聞，以之供給本國報社。對於我國新聞通信事業的第一步發展，我們是不能忘了一九二九年的國民新聞社（附帶說明一句：上海還有一個國民通信社，是上海特別市黨部辦的，名稱有些相似，所以容易誤會，現在得說明一下。）

國民新聞社的缺點是：對內它沒有國內通信網的基礎，所以持以供給德美通信社的僅有中央政府的官式消息，對外它與世界通訊事業權威的路透社沒有聯絡。這些，是到中央通訊社增強能力以後才彌

補了缺憾。

在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着手北伐的時候，軍中有一個通信機關，產生於廣東，專門播送軍事消息，這就是中央通訊社的前身。一九二七年革命軍到達漢口後，這通信機關就在漢口隸屬於中央黨部，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奠都，這通信機關就成為中央宣傳部的附屬機關之一，而設在南京。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改組為中央通訊社之前，這通訊社存在靜止的狀態裏，至多不過是一個發佈國民黨公告的衙署而已。它沒有定期的發稿和報紙很少接觸。到了一九三二年五月，中央委任中宣部秘書蕭同茲先生負責改組中央通訊社，並決定三條原則：(一)中央通訊社的總部須在中央黨部之外(二)負責人可以自由行使職權去改組它，但須使它成為一個代表的通信社，(三)它的編輯政策是半獨立的。（據 Mr. Richard L. Je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ews Agencies.）

蕭同茲先生是一位明敏而幹練的人物，他接受了這個造就一個代表的通信社的重命，經過第一年的努力就建築了中央社的總部於南京，裝置了最新式的播音機和收音室，可以迅速的發收全國的消息。

在一九三四年，中央社建築起全國新聞網的第一步，在國內開辦了六個分社，就是：

上海（華東）　北平及天津（華北）　漢口（華中）　香港（華南）　西安（西北）

它的新聞網在一九三五年更向華西及西南展佈，又成立了四個分社，是南昌（江西），成都及重慶（四川），貴陽（貴州）。本年九月一日，又在廣州設立第十一分社。

在十一個分社之外，中央社在別的省會及重要鎭市派有通信員三十人，在那些遼隔的地方，如皐蘭（甘肅省會）、歸綏（綏遠省會）、萬全（察哈爾省會）、昆明（雲南省會）、西甯（青海省會）都有中央社通信員的駐所。中央社還有三位派在國外的通信員，二人在東京，一人在日內瓦。（據 N. C. Daily News, Aug. 23, 1936.）

一九三四年，中央社與路透社及哈瓦斯社訂約交換新聞。同年，上海分社開始發英文稿，供給本市各英文報紙刊發，幷用以與路透哈瓦斯兩社交換新聞。

現在中央通信社供給全國二百五十家報紙以新聞，每天發給的電訊自八千字至一萬二千字。縱使偏遠之地，從此也能得到當天的新聞。此後它的進展，必將隨中國國勢的上昇而活躍於世界新聞通信事業之林無疑！

上海廣播無線電台的發展

在民國二十三年的春天，上海市政府因爲要宣傳市政建設和講演民衆教育，因命市公用局計劃造一座市立廣播無線電臺。這計劃經市公用局製好，幷且由市政會議通過後，就由公用局招商投標承辦。市廣播電臺的發射機是造在市中心區市政府大廈的後邊，而播音室則設在市政府的裏邊；電波的長度由公用局跟交通部國際電訊局商定爲九〇〇千週率（900 Kilocycles）即三三三・三公尺，電力五〇〇

瓦特這一年的四月二十三日，在公用局開標，是由中國無線電業公司得了承裝權。二十四年冬造竣。二十五年三月八日開始播音。市電臺的呼號是XGOI，現在就是從XGOI電臺放送上海廣播無線電臺發展的歷史。

• • • • •

各位，在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歐洲大戰將要告終的時候，無線電的一種新的效用就在實際應用中了。德國腦恩廣播電臺（呼號POZ）在那時候就開始宣傳德國的軍事消息。一面歐美各國也在鼓勵提倡廣播事業，美國的許多無線電公司都從事試驗，到了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的冬天，美國KDK·A電臺大告成功，而現代廣播事業於焉敲世界之門，成爲現在生活中的要素之一。

廣播事業實驗成功以後，不久就移植到上海來了。在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的冬天，有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名字叫奥斯邦（Mr. E. G. Osborn），一向留在日本，結識了一位很有資產的留日華僑張君，他就勸張君在中國籌辦廣播事業，得到張君的贊同，遂以華人的資本假外人的名義在上海大來洋行的屋頂上造了一個五十瓦特的廣播無線電臺，同時組織一個中國無線電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China)發售收音機械。在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八時開始播音。這是上海也是全中國境內的第一座廣播無線電臺，而這一天是從上海藉電浪通過以太廣泛投射聲音的開始。當時還沒有「廣播無線電　的名稱，人家都稱牠叫「空中傳音。」

奧斯邦所辦的廣播事業，有幾點特徵：(一)他是依藉發售收音機械來維持廣播事業的；(二)他的電臺每天祇廣播一小時，從下午八時十五分至九時十五分；(三)他因爲要謀事業的發展，因此竭力與上海大陸報館聯絡，經大陸報代爲宣傳，廣播的事業乃在中國出名。我們知道，廣播無線電的本身，原來也是一種效力強大的宣傳工具，所以大陸報也利用他的無線電臺每晚廣播新聞消息，所以這上海的第一座廣播電臺，就同新聞事業發生關係的。

我國政府，向來對於私人裝用無線電是禁止的。但是廣播無線電臺或者因爲是一種新的發明之故，奧斯邦所裝的電臺竟沒有受到限制。可是收音用的耳機，却因爲那時候海關章程列在軍用品內，禁止輸入。我們已經說過，奧斯邦的電臺是靠出售收音機來維持的，現在既然沒有東西可賣，那能支持？何況他本來也並非無線電專家，所以他的事業，不到兩個月就失敗了。那位張君就此平白地損耗了數萬元。

奧斯邦失敗以後，上海的廣播事業並未因此中止。那時候南京路的新孚洋行 (Electrical Equipment Company) 繼起經營，起初在該行樓上建設一隻五十瓦特的發射機，從事廣播，繼又裝配及發售收音機，營業很好。至於收音耳機，後來也因爲美國的無線電用品公司向我國政府辨述這種機械內容簡單，與軍用品不同，請求解禁，遂獲得自由輸入。新孚洋行的電臺於經營六個月之後停播，而開洛繼起。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開洛公司 (Kellogg Company) 在上海設了一爿分行，發售電話及無線電用品，同時在福開森路建造一個一百瓦特的廣播電臺，電波長三五六公尺，呼號爲KRC。播音室

設在江西路公司內，後來又在大陸報館、申報館、市政廳、派利飯店和美國社交會堂內分裝播音室，都用市內專用電線使各個播音室和福開森路的發射機聯絡。上海自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一月始有播音電臺以來，至此時才有大規模的廣播事業、開洛公司所備的收音機很多，所以發售時無虞缺乏，後來電臺又兼營廣告，所以營業最爲發達，維持亦最久，直至廣播電臺已在上海興盛時，始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十月底停止播音。

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一月，日文報紙上海每日新聞社添設無線電發送部，廣播各項新聞，並放送音樂，呼號爲KSMS，但不久就停止。

自一九二三年至二六年（民國十二年至十五年），上海所有的廣播電臺，均出諸外人經營，除了奧斯邦電臺的資本爲國人者外。迨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夏，新新公司因爲經售大批收音機的關係，特在公司屋頂上建築一座五十瓦特的廣播電臺，電浪長三七〇公尺，呼號爲XGX（今改XHHC）播送商業市況、新聞及中國音樂，爲第一座國人自建的廣播電臺。

「在一九二七年，交通部天津無線電報局從該局的長波放送機開始播音，同年，北平電話局也建造了一個廣播電臺，這是我國政府主辦廣播事業的開始，但是民營制度已許其存在了。」

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冬，亞美公司自造一座五十瓦特的播音機，以試驗播音的方法，結果成績很好。該臺電浪長三三九公尺，呼號爲AMA（今改XHHS）。不久，明遠電料行也自建一座一百瓦

特的電臺電浪長三一二·四公尺，呼號爲XGMY（今改XHHF），這是國人繼新新電臺而自建的兩座電臺。

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春，上海美靈登廣告公司和路透電訊社合設一座規模偉大的廣播電臺，發射機裝在百老匯路瑞豐大厦上，電力四百瓦特，電浪二三四·三公尺，呼號爲XCBL（後改XQHC），名稱是"Shanghai Calling"這座電臺於同年五月開幕，全日播音，並且節目衆多，廣告營業也很好，是當時上海的一座權威的電臺。後來由交通部收買，卽今日之交通部上海廣播電臺。

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上海民營的廣播電臺突呈可驚的興旺的現象，兩年之中，新建的電台幾乎有了三十多座。這原因是：（一）裝置收音機的人家已很多了；（二）上海事變中廣播事業曾顯其報導的偉大功能；（三）欲藉廣播電台經營廣告事業者很多……等。據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底的統計，上海共有廣播電台四十座，其中有六座是西人設立的。而新建的電台還是不斷地在出現。至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底有五十四座。這現象實在太壞了，上海一個地方，擁擠了這麽許多的電台，電浪弄得干擾不堪，況且有許多電台所播的節目完全仰合低級的趣味，廣播電台本來是一種良好的教育工具，而在前幾年在上海，幾乎是要變做破壞教育的一件東西了。因此交通部在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開始的時候決意實施整頓。

在先，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建設委員會無線電管理處就有管轄廣播電台的計劃。一九三一

年（民國二十年）一月，交通部國際電訊局成立，廣播電台管理的職務由該局擔任。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國際電訊局撤消後，上海方面的廣播電台，由交通部上海電報局負管理之責。

在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國際電訊局整頓民營電台，從兩方面入手；在技術方面，是校正各電台的週率，取締簡陋的設備，並且因爲電週率不敷分配，遂停發民營電台許可證；在播音方面，聯合本市社會、教育兩局審查民營電台所播節目的底稿，禁止粗俗的語言與歌曲之放送。在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中，嘗取締設備不完善的電台十三座，所以現在上海的民營廣播電台已經少一點，而賸下來的都比較的精良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依照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華盛頓國際無線電報會議的規定，中華民國治權所達到的電台的呼號，應在下列字母範圍以內，即XGA至XUZ。而上海方面的廣播電台，因爲向來未經指導查察，所以用的呼號大多不準確，譬如有用XC兩個字母起首的，其實這要是墨西哥才能夠用，又如西人所設的其美電台（St. Georges）呼號爲RUOK，這簡直是以呼號爲遊戲了。所以國際電訊局同時也將各電台的越軌呼號釐正，剛才我們提及的新新、亞美各電台，都說過牠們前後不同的呼號，這後面的一個呼號，就是經國際電訊局釐正的。

再說，交通部對於廣播事業的政策：一面是進行整頓民營電台，一面也進行自備電台，廣播有益社會、教育的節目。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在上海收買了外人的XQHC電台，於三月九日開始播音。

這一件事情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爲一方面上海多了一座公立的電台，而一方面也減少了一座外人設立的電台。外人在中國境內私設電台本來是不合法的，所以交通部尚在繼續交涉收回其他外人所設電台。

同時，市政府也感覺到推廣民衆教育和市政建設，有藉於廣播電台，因有XGOI電台之設。現在上海已經有兩座公立的電台，遂使上海廣播事業改變其前十年純粹商業化的狀態，而能夠確收輔助社會進步的功效了。

徐家匯的發展

上海天主教事業之集中地點，計可分爲七個區域，即徐家匯區，盧家灣區，公共租界中區，洋涇浜區，虹口區，楊樹浦區與董家渡區是也。徐家匯有天主堂、耶穌會修院、大小修道院、徐匯公學、徐匯師範、類思小學、藏書樓、天文台、聖教雜誌社、聖心報館、土山灣育嬰堂、聖衣院、聖母院、善牧院等十餘所天主教之布道、文化、社會事業之建設，儼若上海天主教之堡壘焉。其地當肇嘉浜與法華涇兩水匯合處，晚明相國徐文定公光啓營建別莊於此，其卒也亦葬於此間，是以有徐家匯之名。徐文定公於一六〇三年（明萬曆三十一年）奉天主教，其子孫之世居徐家匯者，亦均奉教不輟。雖在十八世紀中葉清廷嚴禁信教之時，凡奉教者不得干祿；而徐氏子姓，則甯爲布衣，未爲所移。是徐家匯與天主教之關係，固淵源有自而形成爲今日上海天主教事業之中心者，亦非無以也。

徐文定公，名光啓，字子先，自高祖由姑蘇徙滬濱，遂爲滬人，公生於一五六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明嘉靖四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自幼穎敏，好學勤讀，文章冠儕輩。二十歲，取金山衛秀才。一五九六年（明萬曆二十四年）在廣東韶州當教授，遇意大利國敎士郭居靜，與語頗愜，始知天主敎厓略。次年，擧鄉試第一。一六〇〇年（萬曆二十八年）赴北京應試，道經南京，謁西敎士利瑪竇，乃考問人生眞宰，利敎士一一爲之解答，公聞之，深加思索，非常悅服。後三年，公以事赴南京，再謁利敎士，適利已北上，乃晤見羅如望司鐸，談論聖道，公奉敎之志乃決，因受洗於羅司鐸，羅司鐸加其名曰保祿，用先聖名爲主保也。一六〇四年（萬曆三十四年）公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時利敎士亦在北京，公因從其講學談道，並習天文、歷法、算數、火器之學，悉盡其術，更徧及兵機、屯田、鹽策、水利諸書。尤其對於歷數，精勤討論；幾何原本，即於一六〇五—七年（萬曆三三—五年）譯成刊印，幾何學由是介紹入我華土，故徐文定公不僅爲我國始奉天主敎之柱石，抑亦我國介紹泰西科學之先鋒也。

一六〇七年（萬曆三十五年）公因遭父喪，回上海原籍守制。次年冬，郭居靜司鐸來滬，天主敎遂在上海開敎。蓋公於返滬時，曾經南京而邀郭司鐸來滬也。郭司鐸留滬二年，領洗二百人，幷創設聖母瑪利亞祈禱所。

一六二八年，明崇禎帝重用公，授禮部侍郎，隨陞禮部尙書。公入閣後，一面提倡科學，重用西士，以整理曆務；一面在宮中推行聖敎，復以明室時方受迫於滿淸，乃力謀救危之術。至一六三三年十一月八日（崇

禎六年十月初七日），公以積瘁逝世，享年七十二歲。公逝世後，崇禎帝亦爲輟朝一日，以表示哀悼，追贈太子太保，給謚文定。一六三四年，公柩運至上海，至一六四一年始營葬於徐家匯肇家浜北原之賜域。時西教士潘國光在滬傳教，曾參加公葬禮，並在公墓前，刻有拉丁文碑銘。

徐文定公逝世後，天主教在滬猶極盛，在一六四四年左右，潘國光司鐸轄有松江府六十六座教堂及五萬餘教友。徐公之次孫女教名甘弟大，嫁與松江許遠度，信教甚篤，對於天主教在滬松一帶傳教事業，協力甚多。

十七世紀中葉以後，清廷禁天主教傳教，並將西教士流至廣州及澳門，雖中經數度解禁，然至十八世紀中葉而益嚴，適於其時，爲江南傳教中堅之耶穌會，其歐洲母會於一七六二—三年間，遭逢解散，益予在滬天主教佈道事業以重大之打擊。然徐公子孫，備嘗艱辛，服從正教，以是在清代中葉，輒掩沒無聞也。

一八一四年，耶穌會獲得恢復，於是重振中國佈道事業，首遣羅伯濟主教來駐江南。我國信徒，乃上書羅馬教廷，要求多派工作人員。至一八四〇年，耶穌會派法國巴黎省耶穌會會士南格祿、艾方濟、李秀芳來滬，於一八四二年到達。會逢一八四四年，中法訂立黃埔條約，約中規定布道自由之文，其歲杪，兩廣總督奏准道光帝准予人民自由信奉天主教，於是上海天主教乃屆復興時代。

耶穌會司鐸到滬時，原駐足於浦東金家巷，隨後由羅伯濟主教捐予青浦橫塘之屋，作爲耶穌會教士之寓所。然橫塘離滬頗遠，而地卑濕，故南格祿會長乃決定擇地徐家匯設立會士寓所，委梅德爾修士負責

建設。蓋徐家匯爲上海開教功臣徐文定公之紀念地，且肇嘉浜南下松江，東浦滬城，交通至便；徐公子孫，並於河濱建有小教堂一所，作爲瞻禮祈禱之用。梅修士於一八四七年三月在該小教堂之側購地，開始建築耶穌會修院，至七月告竣，教士乃由橫塘遷居此，即徐家匯天主教區現狀形成之初基也。

南格祿會長在徐匯起建修院之際，同時在該地建天主堂一所，建築爲羅馬式，雖不宏廠而極壯麗。後因教友日益增多，舊堂不能容，乃於一九〇六年始另建新堂於其右，奉聖依納爵爲主保，至一九一〇年九月二十日落成，即今日徐家匯之「大堂」也，舊堂於是改爲徐匯中學之小堂。

耶穌會修院始在徐匯樹其基礎後，爾來九十年，天主教之布道、文化、社會等各項事業，均在徐匯逐漸發展，遂成今日之巨觀，試爲列簡表如左：

宗教事業：

天主堂（一八四七年設立）；

耶穌會修院（一八四七年設立）；

大修院（一八七八年遷來）；

小修院；

聖衣院（一八七四年遷來）。

教育事業：

震旦大學（一九〇三年創設，旋於一九〇八年遷盧家灣）；
徐匯中學（一八五〇年創設）；
匯師中學原名徐匯師範（一九二〇年創設）；
，
徐匯女中原名崇德女校（一八六七年創設）；
啓明女子中學（一九〇四年創設）；
聖誕女中（一九一三年創設）；
類思小學（創立甚早，至一九一四年始組織完備）

文化事業：
藏書樓（一八四七年創始）；
氣象台（一八七三年創始）；
博物院（一八六七年創設，旋於一九三〇年遷盧家灣）；
聖教雜誌（一九一二年創刊）；
聖心報（一八八七年六月創刊，迄今四十九年）。

慈善事業：
聖母院（一八六九年遷來）；

育嬰堂（一八六四年遷來）。

觀此，則徐匯豈僅爲聖教之中心，其倡導新學與格致之功，抑亦足多。此與昔日徐文定公同時接受加特力教與發因斯，殆無二致歟！

西教士原名及華名對照表

郭居靜（Lazare Cattaneo）
利瑪竇（P. Ricci）
羅如望（P. Jean de Rocha）
潘國光（P. Franciscus Brancati）
羅伯濟（de Bési）
南格祿（Gotteland）
艾方濟（Estève）
李秀芳（Brueyre）
梅德爾（Lemaître）

考上海之有天主教，是始於一六〇八年明萬曆三十六年，由徐光啓引導了一個意大利神父郭居靜(Cattemeo)來滬開教的；……所以上海的天主教，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了。

現在上海主持天主教傳教事務的，是由法國的耶穌會神父來包辦——原來天主教的傳教事業，是分由各種修道會，像耶穌會(Jesuites)，遣使會(Layauists)等擔任——而這耶穌會的組織，是始於一五三四年（明嘉靖十三年），由依納爵(Iguace)所發起，但至一七七三年（清乾隆三十八年），此耶穌會爲教皇克萊孟第十四(Climent XIV)所解散；到了一八一四年（清嘉慶十四年），又由教皇庇護第七(Pie VII)開復之。

當初來上海開教的郭居靜，便是屬於耶穌會的神父；既而耶穌會受了解散的處分，會中神父，乃絕跡來華；上海教務，遂多由遣使會神父擔任，到了該會開禁之後，此時管理滬上天主教者，後爲羅馬教廷直接派來的意大利人羅伯濟(de Beri)爲主教，乃由其上書教廷，請派耶穌會神父來華，助理傳教。

羅馬耶穌會總長勞大恩（Roothaan），接受其請，於一八四一年（清道光二十一年），派了法國的耶穌會神父南格祿（Gotteland）、艾方濟（Eoteve）、李秀芳(Brueyre)來滬，並指定南格祿神父爲駐華的耶穌會會長。

此時在上海傳教者，乃有葡萄牙澳門勢力轄下的遣使會神父，法蘭西的耶穌會神父，同在羅馬傳信部所派的羅主教指揮之下，協力致政。

到了一八四四年（淸道光二十四年），羅馬教廷因徇羅伯濟主教之請，將河南另立教區，委託遣使會前往傳教，而遣使會在滬的神父，乃全體赴豫，以免與耶穌會神父在職務上有所衝突。

耶穌會神父在傳教上佔有優勢以後，而羅伯濟主教忽和南格祿會長發生職權上的衝突；這衝突的焦點，是在調用耶穌會所屬的神父問題和支配耶穌會所有的錢財問題。

因此之故，雙方遂在羅馬教廷大打官司；結果羅伯濟主教，卒獲勝訴。

但在此案的判決書未到滬以前，羅主教已因受不了人數最多的耶穌會神父和江南一帶的若干教民底壓迫，乃於一八四七年（淸道光二十七年）遄返羅馬，辭職了。

羅伯濟在起行前，選任意大利人趙方濟（Narsca）爲副主教，以代其缺。

趙方濟主教就任後，却與耶穌會神父們，尙能相安無事；但在一八四九年（淸道光二十九年），意人徐類思（Speltq）神父受任爲副主教；徐主教對於耶穌會神父的態度，亦和羅伯濟主教一樣，認爲不能容忍！

此時，任耶穌會會長者爲一個姓翁（Bron: Leor）的神父；他以爲主教和會長形勢的對立，終不是個辦法，乃趁一八五三年（淸咸豐三年）選舉耶穌會總會長的機會，親往羅馬，進行以耶穌會中神父接任江南主教的運動。

翁會長到羅馬後，乃向教廷提出報告書，力言：「應委耶穌會神父，爲江南教區的主教。」

同時，他並發行一種宣傳品，名曰：「江南教務現況備考」，其內容亦以「必須委耶穌會神父做江南

的主教」爲言，而且更建議：「遷調徐類思主教到中國他處的教區做主教」

羅馬教廷乃據其報告，派了一個耶穌會神父法國人伏伯祿（Fcminer），前來巡閱江南，探查實情。

翁會長在羅馬宣傳的情形，却由教廷傳信部總長通訊給徐主教知悉；因此，在翁氏隨同伏伯祿來滬時，徐翁二人之間，益從勢成水火了。

徐類思主教，乃於翁會長返滬後，向羅馬報告說：『翁氏回到上海後便自誇耀，以爲已獲到教廷同意，在不久的將來，江南的教區便當劃分，而上海附近一帶，卽可脫離傳信部的統制，以成爲一個法國獨立教會區？』

同時，徐主教更向羅馬傳信部報告：攻擊南格祿神父辦理修道院不佳，並指斥梅德爾（Lemairty）神父擔任法國外交官及軍官的繙譯和干涉政治事件的不當等等。

伏伯祿神父，卽在雙方似敵對情形之下，進行調查；……其調查報告書的結論：亦以在江南教區內，必須任用耶穌會神父爲主教，否則耶穌會甯可退出江南。

在一八五四年（淸咸豐四年）時，趙方濟主教和徐類思副主教，以上海教會並非屬於法國的教會爲藉詞，拒絕法國駐滬領事愛棠請於法皇拿破崙第三節日舉行謝恩彌撒的要求，頗觸法方之怒；以此之故，法國海軍少將辣格肋（Laguen)e乃對伏伯祿聲明：彼將請求法國政府，向傳信部要求請委耶穌會神父爲江南的主教。

一八五五年（清咸豐五年），趙主教返意病亡，維馬方面，遂乃乘機於一八五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清咸豐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由傳信部決定，將江南區域的南京主教區取銷，而改爲宗座代權主教區，由耶穌會中神父任主教；至於徐類思本人，則調往湖廣爲主教。

自是之後，江南教區——包含江蘇安徽二省的傳教權，遂爲法國的耶穌會神父們所專利了。耶穌會神父之首任此江南主教職者，係爲年文思(Borgniet)氏。

江南教區自歸由耶穌會神父包辦後，以教務的發展，其地盤亦逐漸縮小；計在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安徽與江蘇分家，而耶穌會所管者，只有江蘇一省地盤；江南主教乃改號爲南京主教；繼在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海門及崇明等處，又脫離江蘇而獨立以自成教區；嗣在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徐州府屬一帶，亦脫離江蘇以成獨立教區了。至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南京教區又與上海教區分立，現任主教的惠濟良，已改號稱爲上海教區主教了。

上海教區所現轄的地盤，除上海市外，尚有松江、唐墓橋、南橋、蘇州、揚州、東台、阜甯、海州八處。

上海佛教史話

今天的題目是上海佛教史話。說到上海的佛教，要講他有很久的歷史，也可以隨便說說，就是著名的龍華塔相傳是始建於三國孫權時。又在靜安寺有所謂赤烏碑，碑上有赤烏二字，赤烏是孫權的年號，因此

就有人說這寺係始建於三國時。但據精密的考證起來，這兩座寺的年代並不能算是十分早。龍華塔爲孫權所創建，不過傳說如此，並無確實的證據。據可靠的考據，龍華塔的建築或比龍華寺爲早。龍華寺則係五代時吳越忠懿王所創建，再說早些也不過是唐代所創建，而爲忠懿王所重修。以後屢廢屢修，以至於今。靜安寺始建於三國時，亦無確證，大抵爲晉代所創建，名永泰禪院。唐代改名重元寺，寺址在吳淞江北岸。宋時遷至今地，改今名。亦屢次重修而至於今。

總之這兩座寺在上海固然可以稱爲古刹，但在全國的佛教史上，並不佔重要的位置。因爲他們既不能如天台、曹溪自成一宗派；而又不能如普陀、九華等，被稱爲名山，而被視爲中國佛教之聖地。便承認他們創始於三國時，然在全中國也不能算是最早的兩個。所以說這兩座寺在全中國的佛教史上，並不佔重要的地位。

從晉代到清末，一個很長的時期，中間佛教有盛時，亦有衰時，但在上海方面，並沒有多少的重要事情可說。只不過是一種普通的情形，民衆信佛教的很多，換一句話說，就是佛教在上海的民間傳播得很普遍。

佛教在中國分爲十宗。十宗之中以兩種爲最普遍：一是淨土宗，就是一心唸阿彌陀佛，目的在西生淨土。在民衆方面信佛者屬於此宗的居大多數。二爲禪宗，不立文字，沒有經典，直接明心見性。在文人方面，多喜歡此宗。這是佛教在全中國的一般的情形，上海也是如此。（此單指居士而言，和尙除外。）這也是很平凡的情形，沒有什麼特別可注意之處。但到最近約三十年來，上海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就變得很重要了。欲

說上海在佛教史上的地位的重要，須先說明，約自民國前五年到現在，這三十年來，是佛教復興的時候。佛教復興，有種種關係：其一，是因爲楊仁山設刻經處，流通經典，使一般人容易得到佛經；其二，是因爲佛教在日本很發達，中國留日學生習哲學文學者，對於佛學皆有相當的了解，因而引起中國學者研究佛學的興趣；其三，是因爲印刷進步，出版便利，於是大部的藏經，及研究佛學的書報，得以充分的出版，而愈能促進佛教的復興；其四，是民國以來，各種學術團體，乘時勃興，而佛教徒亦團結聯絡，組成團體，討論研究，愈有以促進佛教之復興。以上四事，可說是近三十年來佛教復興之最大原因。而除第一事其重心係在南京而外，其他三事其中心皆在上海。前面所說的留日學生，歸國後，或久居上海，或常往來於上海，即不然，其著作亦大概係在上海出版，故前面所說的第二件事，是以上海爲重心。自民國前二三年到現在，翻印藏經共有四次：一、頻伽精舍翻印藏經，二、商務印書館翻印續藏經，三、宋版藏經影印會翻印宋磧砂藏經，四、宋版藏經影印會翻印宋藏遺珍。這四部書共有五二三〇種，一八三一冊。此外翻印註解及編輯關於佛教的書，這三十年來，據通志館的調查，共有五三二種。關於佛教的雜誌，已停刊及尚在繼續出版的，共有一〇種，以上所說出版的書報的數目，是指在上海出版的而言，他處雖然也有一二種出版物，但和上海一比，就相差得太遠。故前面所說的第三件事，也是以上海爲重心。上海的佛教團體，據通志館的調查，現有的規模頗大的約有七個。他處沒有這樣的多，而規模也比較的小。故前面所說的第四件事，也是以上海爲重心。因此，上海在近三十年來，便變爲在佛教史上佔着一個重要的地位了。

我們講上海的佛教史話，簡直可以說：在三十年以前，沒有什麼值得特別注意的地方，而在三十年以內，便大可注意。因爲這三十年是佛教復興的時代，而佛教復興的重心，大概可以說是在上海。

上海市公債史話

公債是公共團體依基在起債的行爲，對於社會所負的債務。公債既是債一種債務，那末債務必須償還的，所以依公債而得到的公共收入，和他種公共收入不同，因爲他種的公共收入在收得之後，是無須償還，而公債在理論上，不論是本是利或者連本帶利，一定得償還的。所以從公債得來的收入，從短時期看來，確能彌補一時，作一切的用途，而從長時期看來，收入和償還，一定是相抵的，那麼我們稱公債是一種特別的公共收入，亦未使不可。這是關於公債簡單的解釋，

現在我們講上海市的公債：

上海最初有市政機關，是清光緒二十一年（卽公元一八九五年）的上海南市馬路工程局，以後由分而合，由合而分，當中經過的變化很多，現在如果要依機關爲主體而來說明發公債的情形，實在是麻煩得很，所以只以公債做主體，依發行的先後，來說一說：

上海第一次發行地方公債是在光緒三十二年（卽一九〇六年），當時南市的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因爲興辦工程需要款項，由董事稟准道台，發行公債三萬兩，以大達公司租銀作抵押，償還的期限三

年六期，本利完全還清。

第二次公債亦是南市的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發行的，時間是在光緒三十四年八月間（即一九〇八年九月），當時亦因爲舉辦市政工程需費，發市政公債三萬兩，利息八厘，期限三年，仍以大達公司租銀作抵押。

第三次公債，是上海城自治公所發行的。這就是剛才講的總工程局改組的市政機關，在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的時候，因辦地方自治需款，預備發公債十萬兩，利息按年八厘，期限五年，以大達公司的租息和船捐、車捐作抵，可是結果這種公債，實際僅募得三萬八千一百八十九兩，以上三次是清代上海市政機關發行的公債

第四次發行地方公債是上海市政廳，這就是自治公所在上海光復以後，改組的機關，它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九月，因爲政費支絀，發行公債四萬兩，利息八厘，期限五年，以大達公司租息作抵，可是後來因爲以前自治公所發行的公債還有兩期未曾償還，影響這次發行的信用，結果僅募得二萬二千餘兩。

第五次公債，是滬北工巡捐局發行的，這次公債的名稱，稱爲整頓路政公債，是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六月發行的，因爲該局闢北市道路，沒有經費，就是准江蘇省長和淞滬護軍使，發行公債二十萬兩，分兩期募集，第一期十萬兩，在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六月底交齊，第二期在同年十二月底交齊，利息一分，限期五年，以總捐作抵，可是以後因爲時局的影響，第二期始終不曾發行，就是第一期的一萬多兩本銀，

也不曾送清，直到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才由市政府，將它整理淸楚的。

第六次公債是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發行的橋路公債，亦是滬北工巡捐局發行的，當時因添建蘇州河以及曹家渡的橋樑，由董事決定發橋路公債二十萬兩，限期十年，利息一分，其基金由捐稅項下每月撥二千元存在廣東銀行作爲擔保，但這項公債結果也祇募得八萬三千六百兩。

這是上海市政府成立以前各市政機關發行公債的情形。

上海市政府成立以後，先後發行三次：

第一次是上海特別市市政公債。發行是項公債的動機是在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五月，當時市政府第六十七次會議指定周秘書長及財政、公用、土地、農工商四局長討論決定發公債一百萬元。嗣因債額不敷應用，再增一百萬元，當即呈奉中央由行政院通過，正想籌備發行，忽張定璠市長辭職，事遂中擱。後來張羣繼任市長，覺得舉辦市政非錢不行，就在十八年（一九二九年）七月六日成立發行市公債籌備委員會，積極進行，債額是時起增至三百萬元，是年九月，條例經國府核准公布，於是組織基金保管委員會，請本市紳商爲助募委員，分區勸募。是項公債利息常年八厘，期限八年，到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月本利還清。

第二次是上海市戰後復興公債。因一二八戰後，閘北、江灣、吳淞、眞如一帶，所有市政建設，差不多完全被毀，市政府鑒於上海爲全國文化商業的中心，又是中外觀瞻，於是想法恢復，就在二十一年（一九三二

年）十月決定發行復興公債六百萬元，利息七厘，以本市碼頭捐作抵，期限是二十年用抽籤法分期償還，到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年）十月底本息完全償淸。

第三次的公債是民國二十三年上海市市政公債因爲市中心市政府的新屋在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落成，十二月二十日起，各局及市府先後移入，但市中心應辦的建設很多，於是又採取公債政策，發行公債三百五十萬元，經過數月的籌劃，在第二年，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發行，利息七厘，以本市車捐作抵，期限十二年，用抽籤法分十二年償還，到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全數償淸。這是上海市政府成立以來發行公債的情形。

現在計算上海市政府發行公債的本金，第一次尚有八十萬元未償還，第二次尚有五百五十二萬元未償還，第三次尚有九百二十六萬元未償還，合共一千五百五十八萬元。

上海內國銀行的團結

上海最早成立的內國銀行，是淸光緖二十三年（一八九七）開幕的中國通商銀行，以後戶部（後來改組大淸銀行）、濬川源、信成、信義、交通、浙江興業、四明、裕商、浙江，這些內國銀行先後在上海成立總行或添設分行，內國銀行在上海金融界纔算慢慢地萌芽起來，可是它們是散漫得很，相互間是沒有一點聯絡的。宣統元年三月二十日（一九〇九年五月九日），上海信成銀行的總經理周舜卿邀請了大淸、交通、

中國通商、四明、浙江興業、裕商、浙江這七家銀行的經理，會議組織上海銀行公會，宗旨是聯絡感情和鞏固同業的基礎，想參照各國銀行的例子，調查本國銀行的習慣，然後再訂定章程，成立公會；但是後來因爲各行的情形都不相同，而這件事也就沒有結果，不過這一次的集會，也就會是後來內國銀行團結的先聲。

隔了兩年，辛亥革命發生，當時上海金融業受了軍事和政治的影響，變動得很利害；大淸銀行已改組爲中國銀行；信義、信成、又先後倒閉，因此內國銀行在這幾年裏，正在風雨飄搖之中，雖然中華、江蘇、鹽業、上海，這些銀行陸續成立，因爲剛開辦不久，也沒有時間顧到這一端，因此內國銀行團結的這一件事，也就擱了下來，這樣一直到民國四年，才由張公權、宋漢章、陳光甫、葉揆初、李馥蓀、錢新之這幾位先生，來發起組織上海銀行公會。當創辦的時候，並沒有一定地址，只是借了上海銀行做會所，每天中午，聚集各銀行的領袖聚餐，一邊吃，一邊就討論關於銀行的問題，所以既沒有訂定章程，也不曾推舉會長，可以說純粹是一種精神的團結。第二年，財政部頒佈銀行公會章程，當時上海各銀行就打算正式組織公會，但是因爲找不到適當的會所，也就沒有決定。民國六年，香港路的房屋，由中國、交通、浙江興業、浙江地方實業（係浙江銀行所改組，即今浙江實業）、上海、鹽業各行墊款買了下來，於是公會有了正式的會址。七年七月八日，香港路會所落成，聚興誠、四明、中華這些銀行先後加入，連原有的一共十二家，就在這一天開成立大會，由各行代表訂定章程，同時選舉會長和董事；上海的內國銀行，從這天起是有了正式的公共機關。這是上海內國銀行團結的起源。

後來，因為本身營業上的關係，或者因為輔助金融的關係，上海內國銀行團結起來組織的團體是很多，現在將幾個重要的來談一談：

最先要談的是上市銀行業同業公會。這一個團體，就是上面說的上海銀行公會所改組的。它成立的時候，原是董事制，由入會各銀行的代表選舉董事七人（民國十一年改為九人），再由董事互選正副會長各一人，主持會務。民國十六年，該會因為原有的組織制度不合用，改為委員制，設委員九人，共同辦理會務。民國二十年十月，政府公布工商同業公會法，在這時候起改組為上海市銀行業同業公會，照章設執行委員十五人，由執行委員互選常務五人，再由常務選主席一人。加入這一個團體的銀行，從成立到如今，共有四十餘家，可是其中因歷年停業退會的也不少，到現在是有三十多家。

次之要談的是銀行週報社。這一個團體，可以說是上海內國銀行的一個公共言論機關。它成立在民國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是張公權、李馥蓀、徐寄廎、錢新之、陳光甫、孫景西這幾位先生發起的。創刊的時候，僅在中國銀行的一角做編輯室，借了時事新報館的一點屋子做發行部，由張公權先生主持，經費由中國、交通、浙江興業、上海這些銀行負擔。銀行公會正式成立，就搬到香港路，作為公會附屬事業的一種。擔任這刊物的編輯，最初是諸青來先生，以後徐永祚、徐滄水、沈籟清、戴藹廬這幾位先生都担任過。現在的總編輯是李權時先生。

再次要談的是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聯合準備委員會。這個團體，是成立在一二八的時候，當時上海

銀行業同業公會因爲局勢很嚴重，爲穩定金融和充實銀行的實力起見，就在三月十五日正式開辦。加入的銀行有二十三家連四行儲蓄會、郵政儲金匯業局共二十五家。內部的組織，設執行委員十一人，由執委互選常委五人，再由常委互選主席一人，主席以下，設經副理及各科，共同辦理會務。現在加入的銀行和其他的金融機關共有三十餘家，繳存準備財產，據二十四年底的報告有六千二百六十八萬餘元。

最後要說的是票據交換所。這一個團體是附屬於剛才講過的那個聯合準備委員會的，可是據交換所章程的規定，加入交換的銀行，不只限於準備委員會的委員銀行，所以我單獨的提出來說一說：上海票據交換所的發起是遠在民國十一年二月，以後共發起了四次，訂了三次章程，可是始終也沒有成事實，一直到準備委員會成立，才在二十二年一月十日正式開辦。這一個團體的成立，關係內國銀行很重要，因爲上海內國銀行以前關於票據的清算，完全操在錢業的匯劃總會和匯豐銀行，爲了代理收解的關係，內國銀行至少每一家都得和錢莊及匯豐銀行有直接或間接的往來，而內國銀行的勢力，自然減低不少，有了票據交換所，那末上面的困難就可以解決了。現在加入交換所的交換銀行，到去年底止有三十七家，本市分支店八十一家，委託代理交換的三家，共計一百二十一家；交換的票據，平均每日有六千多張，金額每日平均有一千二百餘萬元。

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組織

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機關，是工部局。但工部局之外，還有納稅外人會，這納稅外人會通常是被認爲工部局的監督機關的。

納稅外人會由納稅外人組織之。凡居住公共租界以內的納稅外人，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均爲納稅外人會的會員：

一、所執地產價値在五百兩以上者；

二、每年付房地捐項在十兩以上者；

三、每年付房租在五百兩以上而付捐者。

納稅外人會的會議分爲兩種：年會和特別會。年會每年舉行一次，討論下列各事：

一、通過預算決算；

二、通過捐稅；

三、選舉地產委員一人，

特別會係臨時以特別事故召集的會議，所討論的事項是：

一、批准工部局所定的附律；

二、商議與租界內大衆相關之事。

所謂商議與租界內大衆相關之事，範圍至爲廣大，可以超出納稅外人會的「權力，」例如華董案的通過，

卽是其一。

在這樣「權力」廣大的納稅外人會之下，有工部局的組織。工部局的行政，須對納稅外人會負責。工部局中設董事，其人數最初僅爲五人，後來陸續增加，今爲十四人，華董五人，英董五人，美董二人，日董二人。董事當選資格和選舉方式，中外不同。外董由納稅外人會直接選舉，當選資格爲：

一、每年付房地捐款在五十兩以上者；或

二、每年付房租一千二百兩以上而付捐者。

華董當選資格除與外董相同者外，尚多一種限制，卽須住居公共租界五年以上。華董選舉方式不由納稅華人直接選舉，乃是先由納稅華人會、同鄉團體和商業團體三者平均選出代表八十一人，再由代表大會選出華董。

工部局董事會決定工部局的重要問題和行政方針。但董事均有別種營業，不能常到局辦事，故董事會僅每二週或三週舉行會議一次，平時如遇重要公文，均分送各董事批註意見。董事均名譽職，不支薪給。工部局待理事多，性質又甚複雜，故於董事會之外，又設各種委員會，由董事會規定其辦事範圍，酌定委員人數，除有董事參加外，並另行聘人充任，通例均爲名譽職。此種委員會爲數並無一定，今年所設委員會計有：

一、財務委員會(Finance Committee)

二、警備委員會(Watch Committee)

三、工務委員會(Works Committee)

四、銓敘委員會(Staff Committee)

五、公用委員會(Public Utilities Committee)

六、衞生委員會(Health Committee)

七、音樂委員會(Orchestra and Band Committee)

八、圖書委員會(Library Committee)

九、學務委員會(Education Board)

十、房租估價委員會(Rate Assessment Committee)

十一、電影檢查委員會(Board of Fil Censors)

十二、人力車特別委員會(Ricsha Special Committee)

十三、員司緊縮委員會(Staff Economy Committee)

亦有在委員會之外，另設分委員會，以研究一範圍較小的專門問題，如今年的住宅分委員會（Housing Sub-Committee）便是。

但此種委員會並無決定的權力。工部局遇有某問題發生，通例先由該問題性質所屬的委員會加以

討論，有所決定，再由董事會核准，所以此種委員會毋寧說是顧問性質的。

董事會雖有各委員會的顧問，但日常事務，自須另由工部局有給職員執行之。有給職員的最高者，爲總裁 (Secretary-General)，是實際行政的首領。總裁之下，設總辦處 (Secretariat)，爲工部所屬各處的清理機關，各處之間事務上的接洽，均以總辦處爲中介。工部局一切對外文告，亦均經該處公佈。遇有較重大的事項，爲總辦處所無權辦理者，須呈報總裁，再由總裁呈報董事會請示意見。董事會提交該主管委員會研究討論後，核准交付辦理之。總辦間設總辦 (Secretary) 一人，副總辦 (Deputy Secretary) 一人，會辦 (Assistant Secretary) 二人，及其他下級職員若干。會辦二人，一由日人充任，一由華人充任。

工部局總辦處之下，以事務性質不同，設立各處。設處數月歷來增加不少。現設各處，計有：

一、萬國商團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二、火政處 (Fire Brigade)
三、警務處 (Police Force)
四、衛生處 (Health Department)
五、工務處 (Works Department)
六、音樂隊 (Municipal Orchestra and Band)
七、圖書館 (Public Library)

八、學務處(Education Department)

九、財務處(Finance Department)

十、法律部(Legal Department)

十一、華文處(Chinese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Office)

十二、情報處(Press Information Office)

十三、人力車務委員會(Ricsha Board)——暫時的。

各處規模的大小，組織的繁簡，頗有不同。萬國商團、火政處、警務處、衞生處、工務處、學務處、財務處——這七處比較規模大，組織繁。各處主持人員，多爲西人。華人僅在警務處得一副處長(Deputy Commissioner)的地位，這算是會辦以外最高級的華職員了。

除了上述的行政系統之外，還有地產委員會(Land Commission)的組織。該委員會的職務有三：

一、公斷讓出公地事件，決定償價；

二、公斷路旁執業人應分擔的工程費；

三、對於工部局所定建築物章程或規例，表示意見。

其公斷結果，是最後的，所以地產委員會權力甚大。該委員會現設委員五人，除工部局委派一人外，其餘四人由納稅外人會，外人註冊業主，納稅華人會，及上海地產業主公會分推之。

公共租界的行政組織，大略如此。

（二十五年十月）

上海公共租界財政概況

上海公共租界的財政，像租界其他許多事情或問題一樣，我們實在有明白的必要；但是明白的機會，却非常之少。民國十九年以前，工部局每年只發表英文的報告，不懂英文的人卽使想知道一點什麼，也是無法知道的。民國十九年起，工部局發表中文的年報了，這中文年報是從英文年報翻譯過來的，可是譯得並不完全，特別關於財政部份，最初幾年幾乎什麼都沒有，最近也只有幾張關於收入方面的零星表格，詳情仍舊無從得知。所以公共租界的財政，無論是過去的情形，或者最近的狀況，我們裏面能夠知道一些的，人數恐怕不會很多。現在我們預備用半點鐘的時間，說它一個大概之大概。

工部局的會計年度，是每年一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計帳的單位本來一向是銀兩，民國二十三年起才改用銀元，現在當然是國幣。每年度的收支，必先編製英文預算，提交納稅外人會年會通過，憑以出納，決算也必作成英文報告，提出納稅外人會通過。所以預決算都是要經過納稅外人會通過的。公共租界納稅華人會，在前年去年跟今年的代表大會中議決，要「授權」工部局，把每年度的預決算用中英文合璧編製，交納稅華人會審議。在納稅華人會算是「授權」工部局，但實在是納稅華人還沒獲得這種審議工部局預決算的權利。

工部局的財務行政機關，是財務處（Finance Department），分爲處長辦公室（Treasurer and Controller's Office），財務股（Finance Office）買辦間（Compradore's Office）捐務股（Revenue Office）等數股。其中捐務股中文率稱捐務處，掌管關於徵收捐稅等事，在民國二十一年以前，是不屬於財務處，而直隸於總辦處（Secretariat）的。

另外還有兩個委員會，一個是財務委員會（Finance Committee），一個是房租估價委員會（Rate Assessment Commttee）。這兩個委員會跟工部局其他許多顧問性質的委員會一樣，不過在它所管的房租估價或財務的其他方面發生問題時，加以討論，有所表決，再由董事會復核，核准後才生效力。最近大約八九年來這兩個委員會裏，都有中國委員。

工部局的開支和收入，都分爲臨時和經常兩大類。臨時開支包括工部局所需房屋的建築費，所需土地的購置費等等，都是有永久性質的事項的費用。此種費用，都以臨時收入充之。臨時收入以發行公債爲主，此外尙有餘地出售等。到去年年底爲止，工部局未還公債計有四種：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及一九三四年，共計銀一千二百五十八萬七千五百兩又國幣一千〇四十萬四千七百元，合算成國幣時，共計二千八百餘萬元。利率最低的是一九三四年的公債，五釐；最高是一九二七年的，七釐；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兩種都是六釐。期限除了一九二七年的一種是十年以外，其餘三種都是從十年到三十年，即發行滿十年以後，工部局可由其自擇，隨時償還，但至遲不得過三十年。今年又發行了五百萬元的公債，利

率五釐半，期限十年。

工部局的經常開支，增加得非常快，又非常多。以最近三十多年來說，那麼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工部局經常開支是一百零四萬多兩；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二百二十萬多兩，十年之間，增加了一倍多。再隔十年，即至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又增加了一倍多，經常開支差不多四百八十三萬兩。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可更多了，是一千三百九十四萬多兩，比十年前竟增加了二倍半以上。去年是二千五百五十四萬多元。所以以去年跟光緒二十六年比較，先後三十六年，工部局經常開支竟增加了十七倍以上。（銀兩以每兩一元四角合算。）

工部局各機關中經常開支頂大的，是警務處（Police Force）和工務處（Public Works Department）。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以來，除了民國六年和從十一年到十五年一共六年是工務處開支大於警務處以外，年年都是警務處開支最大。警務處從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以來每年開支都是佔經常收入四分之一多到三分之一多，其中只有民國十三年和十四年比較稍爲少一點，不到四分之一，但亦相差無幾。最近五年，大得尤爲驚人，計民國二十年六百八十八萬多兩，佔該年經常收入百分之四〇・三四；二十一年六百五十一萬多兩，佔經常收入百分之三九・八〇；二十二年六百八十二萬多兩，佔經常收入百分之三九・五五；二十三年九百六十八萬多元，佔經常收入百分之三七・三四；二十四年九百六十萬多元，佔經常收入百分之三七・二二。

工務處經常開支特別大的那幾年，是因爲租界的工務不僅在租界以內積極進行，而且還到租界界址以外去積極進行，這便是越界築路。工務處最近三十多年的開支每年約佔經常收入五分之一多到四分之一多，最近五年都是五百數十萬元。

工部局教育方面的經費，在二十多年以前，不過佔每年經常收入百分之一、二，有幾年竟還不及音樂隊的開支。後來總算逐漸增加，最近三年學務處(Education Department)每年開支二百一二十萬元，除警務處工務處以外，工部局各機關中開支算是最大的了，但跟經常收入比較起來，亦僅佔百分之八、九而已。

工部局經常開支，既像剛才所說，增加得非常快，又非常多，那麼經常收入，自然若不跟着同樣增加，便不能應付。近來工部局經常收入可以大別爲八種，是：地稅(Land Tax)、市政捐(Municipal Rate)、特別廣告捐(Special Advertisement Rate)、碼頭捐(Wharfage Dues)、執照捐(Licence Fees)、局產租金(Rent of Municipal Properties)、公用及工部局事業收入(Revenue From Public and Municipal Undertakings)、雜項收入(Miscellaneous)。最近十年每年收入超過一百萬元的，是地稅、市政捐、執照捐和公用及工部局事業收入等四種。

地稅，據費唐報告中說，是照章只向在外國領事館註冊的地產徵收的，至於中國人所有地產，未借外人名義向領事館註冊，仍執有「方單」的則面積逐漸減少，工部局亦一向未曾課以地稅，然而如果我們

讀一讀去年納稅外人會年會的會議錄，便可從工部局總董安諾德（H. E. Arnhold）對於某一議案的發言中知道事實並不如費唐法官所說那樣，事實是「工部局從未放棄過向未註冊地產徵收地稅的權利，」不過因爲工部局「沒有權力」管「方單」所以不能完全做到。地稅是照土地價值收的。照現行地皮章程規定，地稅稅率爲市政捐捐率的二十分之一，所以現在市政捐捐率爲屋租百分之十四，地稅稅率爲土地估價千分之七。土地估價當然時有不同，以前是增漲個不了，近來可不然了。在民國五年以前，每年地稅收入最多不過六十九萬兩光景，可是最近二年都有六百九十一萬多元。

市政捐在同治九年（一八七〇）以前稱爲房捐（House Rate），中國人現在普通仍稱之爲房捐，也有叫它巡捕捐的。市政捐按照房租多少計算，以前洋房市政捐率比中國房子的捐率小，到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二者才相同。捐率在民國十六年七月一日起到十九年六月底爲止這三年中最高，是百分之十六。民國十六年那一次的增捐，租界納稅華人曾經爲了華人參政等問題，有過一次大大的抗爭，是租界歷史上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十九年下半年以來，市政捐率是百分之十四，最近兩年市政捐每年收入有一千零二十多萬元，當然是各種經常收入中最多的了。

這是工部局在租界以內徵收的市政捐，又稱普通市政捐（General Municipal Rate）。此外，工部局還向界外所謂越界道路上的中外居民，徵收特別市政捐（Special Municipal Rate），或簡稱特捐（Special Rate）特捐的徵收，正式開始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是利用了工部局跟自來水公

司所訂的合同，把自來水接到界外去供給越界道路上的居戶，向用戶徵收的。當時的交涉，相當嚴重，可是工部局終於從此徵收特捐，而且接着又利用它跟電話公司等公用事業公司所訂的合同，增多繳納特捐的人家，又增加捐率。特捐捐率初爲普通市政捐捐率的一半，民國十年起增加到比普通市政捐只少百分之二，所以現在是百分之十二。最近兩年的特捐，每年收入七十多萬元。

執照捐就是向各種領執照的事業徵收的。領照事業逐漸增加，執照捐收入也跟着增加。爲了新徵或增加執照捐，爲了實施或修改執照規程，歷來糾紛最多，大小不一。最近兩年，每年執照捐收入有三百多萬元。公用及工部局事業收入，包括自來水、電話、自來火（煤氣）、電力、公共汽車、電車等公用事業公司每年依照合同條款提歸工部局的款項，以及工部局所有工場等收入和犯人勞作收入等。此項收入，近年屢見略有減少，但前年去年都還有一百八九十萬元。

此外如碼頭捐，特別因爲它在開始徵收的若干年中，交涉較繁，且甚重要，但我們沒有時間多說。還有關於租界整個財政問題，或財政方面的某一個問題，歷來中外人士發言甚多，實在更值得提出來重加一番考察的，可是我們也只得等待以後的機會了。

（二十五年六月）

上海法租界戶口概況

諸位先生：今天我們預備講本市第二特區法租界戶口的大概情形。我們預備用比較簡單的話，解釋

如下的幾個問題：

一、關於法租界最初時的戶口的：法國人在上海獲得居住貿易的權利，其根據何在？最初的法租界內有多少法國人？

二、關於法租界戶口調查的：法租界那一年才開始調查戶口的？那以後直到現在，調查戶口的時期是怎樣的？

三、關於法租界戶口的內容的：法租界戶口的增加情形怎樣？中外居民的比例如何？

四、關於法租界戶口在全市戶口中所佔地位的：法租界跟市區和第一特區公共租界比較起來，戶口數量如何？密度如何？

我們現在便照這次序解釋下去。

關於法租界，因為種種原因，直到現在還有若干人不能認識清楚。有人以為法租界跟公共租界，在法律地位上並不相同，後者是一個外僑居留區，所以英文稱為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前者是真的租界，所以法文稱為 Concession Francaise。這種認識是絕對錯誤的。我們知道法國沒有相當於英文 Settlement 的字，於是稱為 Concession，我們不能據以解釋所謂法租界的法律地位的。法國人在上海所得的權利，規定在清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中法黃埔條約中。黃埔條約第二款和第二十二款，允許法國人在上海等五埠雙方議定的適宜地點，租賃房屋或土地居住貿易，並設立教堂、醫院、墳墓。所以法國人

不過得到跟英美人所得的大致相同的權利。

法國人既因道光二十四年黃埔條約得到在上海租地賃屋，居住貿易的權利，便於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創立了所謂法租界——就是法僑可以租地賃屋居住貿易的區域，也就是法僑居留區。但是法國人到上海來經商的，非常之少，到法租界創立的那年年底為止，全上海一共只有十個法國人，其中除了一個商人住在英租界之外，住在法租界的九個法國人是：法領事敏體尼（Montigny），他的母親，他的妻，他的兩個女孩，領事館翻譯克利高夫司基（Kleezkowki）商人雷米（D. Rémi）和他的兩個職員。法國商人這麼少，而法租界的面積卻簡直太多，有一百六十四英畝，約合華畝九百多畝。

在咸豐和同治初年的小刀會和太平天國的革命時期中，法租界脫離它居留區的法律地位，形成了事實上的畸形狀態。巡捕房設立了起來，公董局也組織了起來。租界面積也因為法國駐滬軍隊助清廷打敗小刀會的緣故，於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擴充到一百八十七英畝。到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法公董局才舉行第一次戶口調查。第二次戶口調查舉行於光緒五年（一八七九）相隔有十四年了，再隔了十一年，即在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才舉行第三次戶口調查。所以在光緒十六年以前，法租界對於戶口調查似無一定計劃，並不重視的，光緒十六年以後，法租界戶口調查才每隔五年舉行一次。到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調查結果，雖亦不過二十九萬多人，但比五年前竟增加了十二萬人以上，於是放棄了每五年調查一次的計劃，只隔三年便又調查，仍有七萬數千人的增加，所以從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起，

索性每年調查一次了。但前年九月調查的結果，一年之間，只增加一千六百多人，於是公董局董事會又因爲戶口增加遲緩的原因，決定以後「應在原則上，每兩年九月間，舉行調查一次」了所以去年法租界並未舉行戶口調查本月是法租界「在原則上」例行調查戶口的時期現在說起來，法租界最近的戶口統計，還是指前年調查的結果哩

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法租界第一次調查戶口，計有華人五五、四六五人，外僑四六〇人，共計五五、九二五人但這個數目似乎不能算是當時法租界的固定的戶口，恐怕還是因爲那時候太平天國失敗不久，許多暫時住在租界裏的人尚未搬走的緣故所以光緒五年（一八七九）第二次調查戶口法租界中外居民一共只有三三、六六〇了那以後雖然繼續增加，但增加速率不大，經過十六年，到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僅僅增加到五二、一一八人比三十年前還少三千多人哩。

但不久以後，情形便不同了租界面積一再擴充，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一九〇〇年一月）擴充了一一七英畝比租界原來的面積幾乎多了一倍，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又大大的擴充，竟擴充了二、一六七英畝之多，於是法租界的總面積達到了二、五二五英畝，約合華畝一萬五千多畝。租界面積既然擴充，戶口當然增加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共計九二、二六八人。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共一四九、〇〇〇人民國四年以後，繼續增加不已，而且增加得相當快的。隔了五年，增加二萬多人。再隔五年，又增加了十二萬六千多人。再隔五年又增加了十三萬七千多人所以算起來從民國四年到民國十九年爲止

的這十五年中間法租界戶口增加了二倍又十分之九。民國十九年到二十三年，四年之間，也增加了六萬多人。二十三年的調查結果是一共四九八、一九三人。

這四九八、一九三人之中，華人有四七九、二九四人，外僑僅一八、八九九人；照比率算起來，華人佔千份之九百六十二，外僑佔千分之三十八。法租界中外居民數量之差，有如此者！但從歷史上看，這個相差的比率已經是最小的了。因爲法租界內外人住宅區的逐漸形成等等原因，在上海的法僑雖然不多，英美等國僑民住到法租界來的，却逐漸增加了起來。法租界到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爲止，外僑所佔居民中的比率除了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是千分之十一以外，都不過千分之八或九，甚至還有千分之七的；到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外僑總算佔了千分之十三。民國九年（一九二〇）起，外僑超過千分之二十了，隔了十年外僑才勉強佔了千分之三十。那以後又逐漸增加到了前年千分之三十八的比率。

以法租界的戶口跟市區和公共租界比較起來，那麽在數量上是市區最多，公共租界次之，法租界最少；在密度上是公共租界最密，法租界次之，市區又次之。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以來市區、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所佔全市戶口的百分比有如下述：

年別	全市戶口	市區	公共租界	法租界
十九年	三、一四四、八〇五	五四	三二	一四
二十年	三、三一七、四三二	五五	三一	一四

二十一年	三、一三三、七八二	五〇・四	三四・三	一五・三
二十二年	三、四〇四、四三五	五二・七	三二・七	一四・六
二十三年	三、五六二、七九二	五四	三二	一四

同時期戶口密度，以每公里所住人數計算，則爲：

年別	市區	公共租界	法租界
十九年	三、四四〇・八〇	四四、五九五・九三	四二、五四四・七二
二十年	三、七一一・八〇	四五、三六四・二〇	四四、六一九・五七
二十一年	三、一九四・八〇	四七、五五七・二六	四六、八二五・〇四
二十二年	三、六三〇・四六	四九、二〇一・一五	四八、五八四・七四
二十三年	三、八九二・九〇	五〇、八三二・七九	四八、七四六・八七

關於剛纔所說的兩項統計，有一點是應該聲明的，即是公共租界的戶口，照例每五年調查一次，所以除了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是根據工部局直接調查結果而計算的以外，其餘四年都不過根據工部局所估計的數目。

（二十五年九月）

上海的地質一斑

上海及其附近一帶土地，本係沖積平原，其積成年代較近，在地質史上並不視爲重要，加以全平原上山嶺絕少，更無巖石透露，所以向不爲地質學家注意。近數十年來，因自流井的開鑿漸多，由其掘出的泥土砂礫，加以考察，吾人始得藉以略悉地面以下的情狀。

根據鑿井所得的紀錄，上海地面以下的沉積物，不外流泥、黏土、細砂、粗砂、礫石等物，亦有火山鋅及海産介殼碎片，各層重疊相間，厚度自數英尺至數十英尺不等。考察上項各種沉積物，有在地上積成的，有在海濱近處積成的，有在海濱遠處積成的，亦有在靜水內積成的。可見這一片土地，曾經數度升降，時而爲海，時而爲陸，滄桑屢更，不知經歷若干萬年，始積成現在的平原。

民國八九年時，上海濬浦局因研究土壤的性質，曾在上海及其鄰近各地，開鑿試驗井八十五處。開鑿的區域：東自揚子江口，西至蘇州城，南達杭州灣，北迄揚子江南水道。開鑿的深度：最深的有二百六十餘英尺，最淺的亦達二十餘英尺。經此大規模的發掘與考察，得悉這一片沖積平原的表面，殆全屬於褐色黏土，其厚度約自六十至一百三十五英尺不等。但在高橋區老鸛嘴一帶，浮面先爲砂層，其下始爲黏土層，再下仍爲砂層，砂層之下又是黏土層，更下因非試驗井深度所及，情形不詳。

再據上海市境內各自流井的紀錄統計，得知地面褐色黏土層的厚度，平均約爲一百二十英尺，最厚處有二百一十英尺，最薄處亦有六十英尺。最上的粗砂層或礫石層，平均約在二百六十英尺深處，但亦有例外，如羅別根路上海自來水公司的自流井，掘至一百六十二英尺深處，即已發見礫石層，而大來碼頭的

自流井，直至三百八十英尺深處始有礫石層發見自礫石層而下，仍爲重粘相間的土層與砂層，有時亦間有礫石層。現時上海最深的自流井爲新別根路上海自來水公司的井，其深達九百二十英尺，但尚未達基礎巖石，所以上海平原的冲積層究竟厚度是多少英尺，現尚無從確定。

考察這一片冲積平原的所以構成，無非受揚子江的賜與。填塞在上海地下的泥土，其來源或遠在九千里外的西藏高原蒿高原地面，受風化侵蝕及雨水冲刷等自然力的作用，其泥土逐漸剝落，隨江水下流入海，沿途更冲蝕江岸，接納衆流，於是水內所挾物質的量大見增加。迨達海口，水流速度驟形減弱，水內所含固體物質便在海口附近沉沒水底。據濬浦局及揚子江水道委員會多年考察的結果，知揚子江水每年輸送的物質，多至六萬萬噸以上：其溶解在水內的，自然隨江水流入海洋；其不溶解的固體物質，便沉積在江海交匯的場所。這樣日積月累，就逐漸積成了揚子江口的江南大三角洲。這一片三角洲的面積，包括淺海區域在內，約估二萬五千平方英里，上海平原不過是三角洲上很小的一部分。據濬浦局總工程司海德生氏的估計，就現時揚子江每年輸送的淤泥量，足可堆成方一英里高四百英尺的土地一塊。如其揚子江每年輸送物質的總量，現在和古代一樣，而冲積上的厚度平均是一千英尺，那末需要六萬年時期，纔得積成這裏的所謂江南大三角洲。

揚子江的冲積作用，現時還在繼續工作。丁文江氏考究南匯縣海塘的增築年代，推知海岸線前進的速度，約每六十九年伸出一英里。海德生氏根據另一假定，算得海岸線每六十年前進一英里。依照以上速

度逆推而上，上海土地的出水，當在三千年以前，而五千年前的海岸線，還是在江陰了。

不過揚子江輸送的物質，古代決無現代的多，因其時兩岸尚無居民墾植，土層堅固，冲刷剝落甚少，所以以上推測的數字，猶不免失於過小。或者在地質史上的第三紀，江南三角洲已在開始沉積亦未可知。果然這樣，三角洲連上海在內，在幾百萬年前，已在建設起來了。

以上是據開鑿自流井的紀錄，而加以推測。至於進一步的確定，尚有待於更深及更多的開鑿。

著者索引